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二一九册目次

百衲居士鐵圍山叢譚六卷（宋）蔡絛撰　清雍正五年徐應占鈔本　〇〇一

國老談苑二卷（宋）王君玉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〇七六

道山清話一卷　宋刻百川學海本　〇八七

墨客揮犀十卷（宋）彭乘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一〇七

唐語林三卷（宋）王讜撰　明嘉靖二年齊之鸞刻本　一四八

楓窻小牘二卷（宋）袁褧撰　明刻唐宋叢書本　二三二

過庭錄一卷（宋）范公稱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二五七

可談一卷（宋）朱彧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二八三

高齋漫錄一卷　（宋）曾慥撰　明刻歷代小史本　二九三
默記一卷　（宋）王銍撰　明穴硯齋鈔本　二九七
揮麈前錄四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二卷　（宋）王明清撰　宋龍山書堂刻本　三二一
玉照新志六卷　（宋）王明清撰　明刻唐宋叢書本　五二九

百衲居士鐵圍山叢譚六卷

（宋）蔡絛撰

清雍正五年徐應占鈔本

鐵圍山叢談六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蔡絛撰。絛字約之、自號百衲居士、興化仙遊人。蔡京之季子也。官至徽猷閣待制。京敗、流白州以死。宋史附載京傳末。稱宣和六年京再起領三省、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絛。凡京所判、皆絛爲之。且代京入奏。由是恣爲姦利、竊弄威柄。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其罪蓋與京等。曾敏行獨醒雜志則載絛作西淸詩話、多稱引蘇黃諸人、竟以崇尚元祐之學、爲言者論列。蓋雖盜權怙勢、而知博風雅之名者。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西淸詩話乃絛使其客爲之。殆以蔡攸領袖書局、憒不知學、爲物論所不歸。故疑絛所著作亦出假手。然此書作於竄逐之後、黨與解散、誰與捉刀。而敘述舊聞、具有文采。則謂之驕恣紈袴則可、不能謂之不知書也。書中稱高宗爲今上。諱石相字一條、稱中原傾覆後二十一年、爲紹興十七年。徽宗買茴香一條稱中興歲戊辰、爲紹興十八年。又趙鼎亦卒於紹興十七年、而此書記鼎卒後王趯坐調護鼎被劾罷官、過白州見絛之事。是南渡後二十餘年、尙謫居無恙、亦可云倖逃顯戮矣。絛所作北征紀實二卷、述伐燕之事。陳振孫謂其歸罪童貫蔡攸、爲蔡京文飾。此書所敘京事、亦往往如是。如史稱京患言者議己、作御筆密進、乞徽宗親書以降。絛則稱政和三四年上自攬權綱、政歸九重、皆以御筆從事。史稱京由童貫以進、又稱宦官宮妾合詞譽京。絛則稱京力遏宦官、遏之不得、更反折角。史稱范祖禹劉安世皆因京遠竄。絛則謂京欲援復安世及陳瓘而不能、已則與祖禹子溫最相契。其巧爲彌縫、大抵類此。惟於其兄攸無怨詞。蓋以攸嘗劾絛、又請京殺絛故也。至於元祐黨籍、不置一語。詞氣之閒、頗與其父異趣。於三蘇尤極意推崇、而丁仙現一條、乃深詆王安石新法。則仍其西淸詩話之旨也。他如述九璽之源流、元圭之形製、九鼎之鑄造、三館之建置、大晟樂之宮律、及徽宗五改年號之義、公主初改帝嬴、後改帝姬之故、宣和書譜畫譜博古圖之緣起、記所目覩、皆較他書爲詳核。以及辨禁中無六更之例、宮花有三等之別、俗諺包彈之始、粤人雞卜之法、諸葛氏筆、張滋墨、米芾硏山、大觀端硯、玻璃母、龍涎香、薔薇水、沈水香、合浦珠、鎭庫帶、藕絲鐙、百衲琴、建溪茶、姚黃花諸

條皆足以資考證，廣異聞。又如陳師道後山詩話稱蘇軾詞如教坊雷大使舞，諸家引爲故實，而不知雷爲何人。觀此書，乃知爲雷中慶，宣和中以善舞隸教坊。三經新義，宋人皆稱王安石。觀此書，乃知惟周禮爲安石親筆，詩書二經實出王雱。又徽宗繪事世稱絕藝。觀此書，乃知皆畫院供奉代爲染寫，非眞自作。尤歷來賞鑒家所未言。其人雖不足道，以其書論之，亦說部中之佳本矣。文獻通考作五卷。此本實六卷，或通考爲傳寫之誤歟。

跋鐵圍山叢談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足本六卷所紀多宋室朝章及宣政間軼事可備外史筆亦雅健是冊校勘精確鈔本之最佳者絛蔡京愛子爲兄攸所嫉時禁蘇黃之學絛著西清詩話多載蘇黃詩句爲蔡攸許奏冊中以遂全之役未罷於王黼蔡攸曲爲京諱在絛安得不云爾然欲蓋彌彰其持論欺三卷中敘王安石坐政事堂嘆天不生才難從執國柄之人因屈指首推其子王雱繼及蔡卞蔡京呂惠卿其後王雱早卒三人皆柄國流毒海內遂釀靖康之禍神宗之子若孫舉族北轅嗚呼宰相薦人宗社攸關冐其奈何弗慎己未秋夜北苑跋

百衲居士鐵圍山叢譚卷第一

蔡絛

太祖皇帝應天順人肇有四海受禪行八年矣嘗軋德之五祀而五星聚於奎明大異常奎下當曲阜之墟也時 太宗適爲兗海節度使則是 太宗再受命也此所以國家傳祚 聖系皆自 太宗應符既同于漢祖而卜年宜過於周曆矣

仁廟晩未得嗣天意頗無聊稍事燕游一日於後苑龍翔池南作兩小亭東一亭曰迎曙未幾立皇姪爲

皇子而賜名適與亭名合不一年即位是爲 英宗

神宗嘗寧已負疾一日後苑池水忽沸且久不已神宗爲睥睨而不樂有挹延安郡王從旁過者池沸輒止莫不駭異未幾延安即位是爲 哲宗

哲廟元符時鄭王覺祈嗣於泰州徐守真世號徐神翁者天意切至徐曰上天已降嗣矣再三遣使迫詢其故即大書吉人二字上之一時莫曉後端王繼立始悟吉人者太上皇御名也

以和間東宮頗不安其後益甚魯公朝夕危懼保持

甚至宣和庚子有孫宗鑑者時為紫微舍人容語魯
公、毋慮昔　哲廟思百官班聯不肅而後臺吏牓
知班者必贊言端笏立定又頃有八寶矣今復增而
九之且名之曰定命寶春宮蓋始封定王世次為九
則立定之語九寶之兆天其命之矣魯公頷之後宗
鑑之言信
政和間太上諸皇子日長立宜就外第於是取景龍
門外地闢以建諸邸時鄆王有盛愛故宦者童貫主
之視諸王所居侈大為甚廼中為通衢東西列諸位

則又共為一大門錫名曰蕃衍宅悉出貫也時患甚
惧蓋取詩之叙蕃衍盛大而下句則識者深疑之亦
知其旨意之屬在鄆邸而已後及都城傾覆然第三
位廼　今上果中興
宣和歲乙巳冬十二月敵北方寒盟二十有三日
上皇有旨內禪時去歲盡不數日故事天子即位踰
年即改元於是中書擬進取月請四方永康兆民二
句請歸年曰靖康為靖康之初今上在康邸因出使
講解而威德暴天下故識者多疑以謂靖康於字為

十二月立康也是後一年而中興
太上皇既北狩略不得中原問以宗社為念久之一
旦命皇族之從行者食御手親將調羹呼左右俾出
市茴香左右偶持一黃紙包以茴香來　太上就視
之乃中興赦書也始知其事於是天意大喜又謂夫
茴香者回鄉也豈非天乎於是從行者咸拜舞稱慶
其後雖八駿忽返然鑾輿竟還矣中興歲戊辰冬十
有一月得之於韋侯者許慈寧皇太后之猶子也頃
得罪高涼台還道過於此劉東弟嘗得　太祖賜后

詔一以藏之　詔曰朕親提六師問罪上黨云云末
有四日令七夕節在近錢三貫與娘娘充作劇錢千
五與皇后七百與充𩟗料問罪上黨者國初征李筠
時也娘娘即昭憲杜太后也皇后即孝明王皇后也
嗚呼有以知　聖祖不忘本者如此是安得不興
太上以政和六七年間始講漢武帝期門故事初出
時左右宦者必攜從二物以備不虞其一玉拳一則
鐵棒也玉拳其於閩王大倍常人手拳紅錦為紐以
繫之鐵棒者廼藝祖仄微時以至受命後所持鐵桿

捧也捧紙錢爾生平時握既久而爪痕至今猶在恭
唯神武得之艱難一至斯乎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一日輦下諸肆有為
丐者不得乞因倚門大罵為無賴者主人遜謝久不
得解即有數十百衆方擁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
刀刺丐者死且遺其刀而去會日已暮追捕莫獲翌
日聞奏 太宗大怒謂是猶習五季亂廼敢中都白
晝殺人即嚴索捕期必得有司懼罪久之迹其事是
乃主人不勝其憤而殺之耳獄將具 太宗喜曰卿
能用心若是雖然第為朕更一覆毋枉焉且携其刀
來不數日尹再登對以獄辭并刀上 太宗問審乎
曰審矣於是太宗顧密小內侍取吾鞘來小內侍唯
命即奉刀內鞘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寧不妄殺
人
仁宗聖度深遠臨事不懼當寶元康定之時西夏元
昊始叛而劉平敗死京師為雨血及報敗聞上喜曰
天下平安久故兵將不知戰今既衂於自警宜少須
之當有人出矣後果勝而元昊請服上又曰國家竭

力事西陲累數年海內不無勞弊今幸甫定然宜防
盜發可詔天下為預防也會山東有王倫者猋起嘯
聚千餘里至淮南郡縣既多備預故即得以殺捕矣
又自秦漢以還時主能享國多歷年數者獨漢武帝
在位五十五載然末年巫蠱事起成衛太子之禍梁
武帝在位四十八載唐明皇在位四十五載是二君
者亦終有侯景祿山之亂而我 仁宗皇帝在位四
十二年始終若一嗚呼休哉
哲宗即位甫十歲於是宣仁 高后垂簾而聽斷焉
及寖長至未嘗有一言宣仁在宮中每語 上從大
臣奏事乃胸中且謂何奈無一語耶上但曰娘、已
處分俾臣道何語如是益恭默不言者九年時又久
已納后矣是時年十有九矣猶未復辟一旦宣仁病
且甚尚時、出御小殿及將大漸謂大臣曰太皇以
久病懵不能自還為之奈何大臣同辭而奏願供張
大慶殿宣仁未及荅 上於簾內忽出 聖語曰自
有故事大臣語塞既趍下退相視曰我輩其獲罪乎
翌日白上命軸簾出御前殿召宰輔喻 太皇太后

服藥宜赦天下不數日宣仁登仙　上始親政以爲上
所以御諸大臣者既獨坐更從數數與臣僚論昔
無篇事曰朕昔見胥背晉公何為患道之亦深歎於
廟之英睿也
頃有老內侍為遇道　祐陵潛邸後苑每備置一茶
牀列香杌以自酌有得一杯湯賜飲者時以為寵章
非常適張貴妃而已後道謁溫成皇后者也又有老
吏嘗至睿思殿文字外殿庫事能言偶得見　泰陵
時舊文籍注一行曰紹聖三年八月十五日奉　聖

旨教坊使丁仙現祇應有勞特賜銀絞一又嗚呼
累聖儉德類乃如此
國朝諸王弟多嗜富貴獨　祐陵在藩時嗜玩早不
凡所事者獨筆研丹青圖史射御而已當紹聖元符
間年始十六七於是盛名聖譽布在人間識者已疑
其當璧矣初與王晉卿詵宗室大年令穰往來二人
者皆喜作文詞妙圖畫而大年又善黃庭堅故祐陵
作庭堅書體後自成一法也時小珮端郎中知客吳
元瑜善丹青元瑜者畫學崔白書學薛稷而青出於

藍者也後人不知往往謂祐陵畫本崔白學書薛稷
凡斯失其元源派矣
太上皇受命灼為天人蓋多有祥應異是舊道家者
流事晚建上清寶籙宮延接方士一日廣前有劉棣
者工其所遇韓真人丹以獻天子其狀如蠟以手指
捐取而服之翌日則又生無窮也工曰汝師賜汝長
年而朕奪之非朕志也當屋前還之此與秦皇漢武
異矣可謂盛德也哉
慈聖光獻曹后佐佑　仁廟定策立　英宗　神宗

迺不剋后妃其間德澤之至者也其在父母家時與
群女共為擲錢之戲而后一錢獨於磚陛中凡三
日止及晚歲疾病急須太后問此為何日太后對以
十月二十日實　太祖大忌日也后領之廻目語曰
只此日去也頃刻有宮嬪請不敢別日立忌使百官
有司有奉慰行香之勞就是日明晃於是以二十日
崩今人學見歸理殊非常一旦于死生之際未不能
遠安后之始終若此豈非天人乎
神廟當常悅然興大有為之志思欲開西北二虜罷

一日破金甲請於壽宮見 太皇太后曰娘娘臣著此好否曹后咲曰汝甲甚稱好也雖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國家何堪矣 神廟默然心服遂獻金甲

慈聖元獻皇后以盛德著而 宣仁聖烈高后以嚴肅稱治平時 英宗疾既愈猶不得近嬪御慈聖一日使親近容以情動諭之官家即位已久今聖躬又痊平豈得左右一無侍御者耶宣仁不樂曰奏知娘娘新婦始得嫁十三團練爾即不曾嫁他官家時多傳於外朝

魯公在小門為承旨起草 哲廟元符末命於是太上從端邸即大位遂有垂簾之舉時欽聖憲肅向后命御藥院內侍黃經臣傳旨曰淵居已長本不願垂以 皇帝聖孝宮中累日拜請泣涕不已今姑猶聖意然俟國事稍定則當還政矣不敢上同章獻明肅與賢仁聖烈二后終身稱制卿可依此草詔明示天下當是時魯公既唯命即書示被旨載諸學士院及家集是後雖同聽斷曾不半載永泰靈駕猶未發引郎還御東朝之養矣外建武諸張且不知欽聖盛德之本旨如此

國朝禁中稱乘輿及后妃多用唐人故事謂至尊為官家謂后為聖人嬪妃為娘子至謂母后亦同臣庶家曰娘娘又呼掌書命之旨曰內侍省次直筆內官之貴者則有曰御侍曰小殿直此率親近供奉者也御侍頂龍兒特髻衣襜小殿直皂軟巾裹頭紫義襴窄衫金束帶而作男子拜乃有都知押班上名長行之號唐陸宣公榜子集諫令渾瑊訪累頭內人者是也知其來舊矣

天子之製六璽元豐間得玉矣行製而未就至大觀時始成之然但螭篆也又元符初得漢傳國璽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是二者 祐陵又自仿為之魚蟲篆也號傳國璽曰受命寶九字璽曰鎮國寶合天子之製六璽是為八寶者施於大觀戊子正月元會日受之因大赦天下本朝禮樂於此百五十年矣至是始備及後政和末又新作一璽上曰八寶者國家之神器令再創璽繼我受命者也因詔於闐國上美玉爲大而得之為璽九寸而作魚蟲篆其文曰

紀閣天地以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詔號定命
寶是歲戊辰元會於大慶又受之
太上始意作定命寶也廼詔于闐國工巽王一日係
扎剌謂左丞闕侍班王內相安中內官近于闐國工
表命譯者釋之將為答詔其表大有悅也同班諸公
書皆從詢曰甚願聞之王內相因誦曰日出東方赫
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國中條貫主阿舅汗黑王表
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
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那玉自家煞是用心只被難
得似你那赤寸底我已令人尋討如是得似你那赤
寸底我便送去也於是一坐為噗吾因曰裕陵寶錄
已載於闐表文大畧同此時少文勝者疑經史皆手
潤色故如是廼默然其後遂以玉來工長經二寸色
喻截肪諸若未有也遂製定命寶歲餘玉人始告成
精巧視古無別矣寶與檢皆大九寸盤螭為紐魚蟲
篆文凡有十六字於是定命寶合六寶通爲九寶下
詔以謂乾元用九之義云
玄圭者古鎮圭也謂洲異常又其色內赤外黑非世

所有因無足彩圭上銳而下方然其末平直非若後
世禮圖為圭之太銳也而旁剡出十二山正若古山
字制度亦非若先儒所繪於圭廼於圭上刻山者也
凡制作精妙又非若秦漢篆玉所能及上則皆雲雷
之文下平無文而中一穴大足容指其長亦有二寸
正合周赤璋同晉赤蓋晉浮舜廟玉赤是以知周古
赤也制有玄圭讓行于世誠不誣也玄圭傳廼丁晉
公家物流落出常貢禧工士人王抱樸獻文若以十
七百金售得之興宜首諦樣得而工之時政和二年
也上以付魯公曰或謂此殆古玄圭試為朕驗之魯
公機務繁又付之外兄徐若谷謂吾曰古圭之制何
可以詳非當根據然王誠異常矣因省請櫝中略不
者一日吾與若谷讀禮記見王制言王執鎮圭繹謂
雲剡十二山吾郡謂王制此王執鎮圭語若谷曰玄
圭者當有山政若古器所謂山尊同意驗之于若谷
笑乎去飲積取圭出如吾語其數之果有十二剡始
相與駭因試以義推之則則不合若谷又白伯氏吾
取太常寺歷代赤度石刻來則又合矣吾與若谷大

熹以白魯公因以具奏為玄圭議中魯公第一劄子
是也但有一致初得之止謂並非後人不知而穿之
作響版耶及付外廷議禮官又引天子圭中必繅謂
以紅綺其中央惜失陷者若谷與吾甚愧弗思獨是
不偶也上得此書廼命宣示百官則禮匣錦爲色組
緩蔣十數俗擲於崇奉道以是歲冬至郊大慶殿受
圭因又降詔時矣　神考　哲宗同告成功上親加
上兩朝徽號會廟爲時詔議玄圭官並加秩而若谷
每笑謂吾曰我二人其介之推乎

八

玄圭既出時晉州上一石有字曰堯天正石綠色方
可三尺餘字皆中成大如掌其畫端楷政若人以手
指畫之者吾字獨居右而天正兩字綴行於左朝廷
驗之於都堂差官監視命工磨礱既去石三分而
字愈明廼於堯字下又出一瑞字蓋曰天正堯瑞若
是則四字相對布置始勻正矣瑞字其畫獨淺未與
三者配則不敢更加磐於是內外咸喜謂晉陽堯都
方玄圭出適有此瑞信天意也
政和初内中降出太白玉璧一赤玉璧一俾魯公考

驗白璧大盈尺鏤文甚美而璧羨外復起飛行雲龍
旁赤玉器則其數二尺兩首如掉刀頸中間以古文
蝌蚪精巧玉色則甚異誠鶴頂之不足擬也當時諸
儒謂璧羨雲龍者廼周公植璧之璧也赤玉器則顧
命所謂陳寶赤刀之寶也吾竊笑諸儒之傅會且龍
雲在上若植之穿不亦異矣豈非秦漢望瑞之屬乎
至於赤刀韻其作非商三代之器然其玉色又如此
為希世之珍謂之赤刀若得之若其後於延福宮又
得見一赤刀同爲所鑄玄圭漢相廼所得傳國璽唐

八

太宗受命寶諸器列於殿中為盛世之美瑞魯
太宗寶乃虞世南真書字玉色不大佳且不可而衣
其文曰受天景命有德者昌
崇寧甲申歲作九鼎有司即南郊為治用中夜時上
為致齋不寐平旦望之焚香而再拜焉及既鑄寶
鑄四鼓矣忽有神光蓮起中政烟焰福寧殿社赤異常
宮殿於是盡明如晝殆曉始熄是鼎一鑄而成廼取祐
神觀旁地立九成宮頤其方爲室成九室以奠是鼎命
魯公爲奉安禮儀使又方其講事也獻有群鶴數歲

于禹飛其上蔽空不散翌日上幸之而群鶴以千餘
又來雲氣變色五彩光艷上亦隨方入其室焚香為
再拜從臣皆陪祀于下先是方士魏漢津欵議其制
各取九州之水土常内鼎中及工行禮至北方之寶
鼎也鼎忽漏水流浸布地且鼎金厚數寸水又素貯
鼎中水始有罅隙不當及上焚香時泄漏乃故止數
上深訝焉魯公為不樂於是劉炳進曰鼎之水土皆
取於九州之地中獨寶鼎者取水土於雄州曰淵之
界上非幽燕之正方也豈此乎故當時尤以爲神然

厥後燕以北方而致亂矣又政和六年用方士王仔
昔建言徙九鼎入於大内作一閣而藏之時魯公為
定鼎使改帝鼐者行亦有飛鶴之祥雲氣如畫卦之
象帝鼐後改曰隆鼎既其大以萬象神之洪行覺不
大用力其去疾速時人皆異之
政和初中間勢隆治極之際地不愛寶所在奏芝草
者動一二萬本斬以聞至有論一舖在二十五里而
野而出汝海諸近縣山石皆變瑪瑙動千百地而致
諸輦下伊陽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皆有喜色及

復上奏山崩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貯之進匣百五十
斤而多至數十百匣來上又長沙益陽縣山谿流出
生金重十餘觔後又出一塊至重四十九觔他多稱
是
太上即位之年明改元建中靖國者蓋專意之際患
熙豐元祐之臣為黨故曰建中靖國實兄弟為紛故
踵太平興國之故事也明年親政求改元崇寧崇寧
者崇熙寧也崇寧至五年正月彗出遂改明年元為
大觀大觀者取易大觀在上但其名也大觀至四年夏

五月彗出又改明年元為政和政和者取庶政惟和
之義也政和盡八年時方士援漢哀故事請帝得
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為得天之紀而漢武
任辛巳朔以冬至然今歲與己酉朔旦冬至真得天
之紀矣又太宗皇帝以在位二十年因大赦天下是
時上在位已十有九年當二十年舉是二者遍下赦
改十一月冬至朔旦為重和元年重和者謂和之又
和也改號未幾會左丞范致虛言紀北虜年號蓋虜
有號重熙年時後來名禧其國中因避重熙凡稱重

熙日為重和朝廷不樂是年三月還改重和二年為
宣和元年宣和改上自以常所處殿名其年然實欲
掩前誤也自號宣和人又謂一家有二日為不祥及
方臘起遂陷二浙數郡上意彌歎易之術數得其名
會於甫平而止七年冬遂內禪云大抵時年既不應
襲用前代又當是時多忌諱以是為難合而古人已
多穿鑿徵兆有自來矣至仁廟初始垂簾儒臣迎合
時事年號天聖為二人聖明道為日月故后人咸社
述之至若元字謂神宗哲宗以元符元豐登遐且本
朝大德不宜用水若若字又謂英廟治平不克久亂
十數義或出於宦官女子不敢爾
國朝故事諸王儀物視宰相張青緒傘蓋靖鞍轡以
親事官呵哄而已政和三年春二月上出西郊幸普
安寺貢帖懷劉太后百官陪位上謁明罷還謁於瓊
林苑御宴津樓上寶簾百官歸或不知皆騎從大道
然樓下過燕越二王亦同塗然百官往往不甚引避
上許之因申嚴其分迺賜二王三接青羅傘七紫羅
大掌扇二金鍍花鞍若茶燎水罐凡儀物皆用塗金
加異錦為韉馬以壯維城之固是後遂為故事蓋自
政和三年始又故事諸王不施狨坐宣和末亦賜之
國朝帝女封號皆循襲漢唐初封則有美號稱公主
出降則封某國公主兄弟又封某國長公主姑又封
某國大長公主祖姑則封兩國大長公主而皇族則
稱某郡主某縣主與畧朝廷議以舉義理然終不克
改作政和三年上又惡其不典咸欲追述歷公主為
帝姬郡縣主宜為宗姬適合於前代矣上曰此議雖
近古特不合時宜因諭大臣曰姬雖周姓後世亦以
為婦人之美稱蓋不獨為姓也在我而已魯公於椙
前忽力爭上愕然詢其所以魯公謂姬乃姬姓也提
有姬使小人得以謗議上矣而魯遂降手詔引經寧
欲釐革而有司不克奉承以至今日周稱王姬見於
詩雅姬雖周姓考古立制宜莫如周今帝天下而以主
封臣可改公主為帝姬郡主為宗姬縣主為族姬其
稱大長者可並稱為大長帝姬仍以美名二字易
其國號由兩國者以四字於是魯公退而異書於時
政記皆是時執政者實欲歸魯公偽云故處患之深

也是後周又改郡縣君號為七等郡君者為淑人碩
人令人恭人縣君者室人安人孺人俄又避太室人
之目因又改曰宜人其制今猶存
唐有弘文集賢史館皆圖册之府本朝草昧至熙寧
始大修廼直左昇龍門建秘書省崇書卷賢其間并
三者皆在故號三館秘閣以盛大一時目之為大天
也中更天聖火後再立規舊亦甚備而秘書省之西
切鄰大慶殿故於殿廊闢角門子以相通禁衛與出
必繇正寢而前則秘書省官自角門子而入班於大

八

慶殿下近車駕起居及罷內亦如之可謂清切矣以
是諸學士多得繇角門子至大慶殿納涼於殿東偏
世傳仁祖一日行從大慶殿望見有醉人卧於殿
陛間者左右亟將呵遣詢之曰石學士也廼石曼卿
仁廟遽止之避從旁過
政和五年因建明堂盡徙秘書省出於外在宣德
門之東亦古東觀類云秘書省自政和末既徙于東
觀之下宣和中蔡攸始告落工因推故事為章之御手
親持 太祖皇帝天翰一軸以賜三館語群生曰世

但謂藝祖以神武定天下耳弗知天縱聖學筆札之
如是也今付秘閣永以為寶於是大臣近侍因得瞻
拜 太祖書札有類顏字多帶晚唐氣味時時作數
行經子語又有小詩三四章皆雄偉豪傑動人耳
目宛見萬乘氣度往往跋云鐵衣士書似仄微時游
戲翰墨也
時因又賜閣下以小李將軍唐明皇幸蜀圖一横軸
吾友侍在班底睹之跼中竊謂御府名丹青為顧陸
曹而下不翅數十百今忽出此何不祥耶古人之於

八

朝覲會同得觀其容儀而知其咎休則是樂也廢有
乖矣遂在大獸而於望昔實畫此疾首
天下會務因不張設條如秘書省號三館秘閣實育
才也獨不以吏事責故許置局然大內前後殿諸
班衛士宿直寓舍及亦得之蓋秘書省本儲賢俊宿
衛士則處其外日端門俾不生他意此咸出祖宗之
深旨
祖宗時朝班燕會多襲用唐制樞密使廼宦者為之
也其位敘甚卑故遇大燕則親王一人伴食於客省

又嘗設則親王宗室皆不坐以用倡故也國朝樞密
使乃儒士爲之寔股肱大臣至神廟時詔用倡則君
臣下不合禮始改爲女童隊小兒隊於是樞密使親
王宗室皆得列坐而觀燕會矣
閤門官者有東上西上閤門使號橫行班後改左右
武大夫然任上閤之職者則自稱知東上閤門知西
上閤門事又舊有通事舍人主贊喝後改宣贊舍人
而閤門宣赦書白麻舊制則皆爲吟哦之聲政和間
詔令止但直讀勿吟焉至今遵用之

禁掖以來警夜之制不過五鼓蓋冬夏自丙戌至寅加斗
杓之建蓋觸終不過五辰故言甲夜至戊夜或言五更
而已然日入之後未至甲夜則又謂之昏刻至五更已滿
將曉之時則又有謂之受夜漏不盡刻國朝文德殿鍾鼓
院于夜漏不盡刻既天未曉則但擂鼓六通而無更點也
故不知者乃謂禁中有六更吾頃政和戊戌未得罪
時嘗侍祠於宣和殿深疑之禁常備聞之
上元張燈天下止三夕都邑舊亦然後都邑獨五夜
相傳謂吳越錢王來朝進錢若干買此兩夜因爲故

事非也蓋乾德間蜀孟氏初降止當五年之春正月
太祖以年豐時平使士民縱樂詔開封增兩夜自是
而始開寶末吳越國王始來朝
國朝上元節燒燈盛於前代爲綵山峻極而對峙於
端門燈山故隸開封府儀曹及儀鸞司共主之崇寧
後有殿中省因又移隸殿中與天府同治焉大觀元
年宋喬年尹開封遂於綵山中間高揭大牓金字書
曰大觀與民同樂萬壽綵山自是成故事隨年號而
揭之蓋自宋尹始

國朝之制立后建儲命相於是天子親御內東門小
殿召見翰林學士面諭旨意鎖院草制外此行其
他除拜但廟堂僉議進呈事得允然後中書入熟第
使御藥院內侍一員持中書熟狀內降封出宣押當
直學士院鎖院竟乃以內降付之俾草制而已故相
位有闕則中外側耳聳聽一報供張小殿子必知天
子御內殿者乃命相矣太上自即位以來尤所考慎
雖九禁至密亦不得預知獨自語學士以姓名而命
之也及晚歲雖倦萬幾然每命相稍自擇日在宣和

殿親札其姓名於小幅紙緘封垂于玉柱斧子上俾
小璫持之導駕于前自四中出至小殿子見學士始
啟封爲以姓名垂玉柱斧子政與唐人金甌覆之何
異
掖庭宮嬪歲給帛多色絲爾遇支賜俸稍綃應生白
者多郎一束十端必間有一端爲紅生綃蓋忌其純
白故也此亦國朝太平一故事
國朝燕集賜臣僚花有三品生辰大燕遇大遼人使
在廷則內用絹帛花蓋示之以禮儉且祖宗舊程也
八
春秋二燕則用羅帛花爲甚美麗至凡大禮後恭謝
上元節游春或幸金明池瓊花從臣皆扈蹕而隨車
駕有小燕謂之對御凡對御則用滴粉縷金花極其
珍巧矣又賜臣寮燕花率從班品高下莫不多寡有
數至滴粉縷金花爲最則倍於常所頒此盛朝之故
事云
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不欲付諸大臣因述藝祖故
事御馬院地大內諸司務在奉宸庫古龍涎事中又
至內後拱宸門之左對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但

謂之東苑門庫內貯毒藥之所也外官一員共臨之
皆二廣川蜀每三歲一貢藥有七等野葛胡蔓皆預
鴆迺在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於是親筆爲詔謂
取會到本庫稱自建隆以來不當有支遣此皆前代
殺不廷之臣藉使臣果有不赦之罪當明正典刑豈
宜用此可罷其貢廢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于遠
郊仍表識之毋令牛畜犯焉嗚呼上聖至仁大哉堯
舜之用心也
國朝故事三省樞密諸房吏分隸其廳行事訂諸官
八
長貳以爲當則僉押於是共議於都堂而可否之事
日已定始將上進御乃入熟降付翰林學士院命詞
而宣付于外焉其約束之辭大致亮吏文也獨大觀
戊子元日受八寶大赦如罷重法分宗室陞班行官
刑名貢賞錫凡數十事以事體既重方賴朝廷彰明
其制不如吏文時多出曾公之手故獨爲國朝之盛
舉
唐制北門學士在內朝樞密使班退天子壽節學士
待制自從樞密院先啟建道場錫羅散花差及壽節

日則宰臣預命直省官具帖子請學士待制赴尚書
省班屬御史臺者獨學士待制不隷外司班自屬閤
門號稱內朝官又曰兩班官則儒者清貴其為世之
榮如此始熙陵時親御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
承旨蘇易簡及泰陵朝魯公亦為承旨以其下一字
犯厚陵御諱因奏請易篆玉堂二字牓於翰林之正
位為儒林之榮制曰可於是錫工牌然近臣館閣學
集天子寵賚非常有踰故事為一時之光華云
魯公為北門承旨時翰苑偶獨員當元符末命召入
內東門草哲廟遺制既未發哀事在秘密獨學士與
宰執而已於是知樞密使曾布捧研以度魯公左丞
叔父文正公為磨墨宰臣章惇手自供筆而授公為
魯公後每曰始豈儒臣之貴也
秘書省歲曝書則有會號曰曝書會侍從時集以爵
為位叙元豐中魯公為中書舍人叔父文正公為給
事中時青瑣班榮從上文正公謂館閣曝書會非朝
廷燕設也願以兄弟為次遂坐魯公下是後成故事
世以為榮

國朝儀制天子御前殿則群臣皆立奏事雖丞相亦
然後殿曰延和曰邇英二小殿乃有賜坐儀既坐則
宣茶又賜湯此客禮也延和之賜坐而茶湯者遇拜
相正衙會百官宣制才罷則其人親抱白麻見天子
於延和告免禮畢召丞相升殿是也邇英之賜坐而
茶湯者講筵官春秋入侍見天子坐而賜茶乃讀讀
而後講講罷又賜湯是也他皆不可得矣
樞密院故事樞密使在院延見賓客領武臣詞訟必
以親事官四人侍立所置七鐵方赤二於何事案上
蓋國初武臣皆百戰猛士在密院多有所是非干請
故為之防微
宣和四年既開北邊度支異常於是内外大匱上心
不樂時王丞相既患之遂用一老胥吏始為免夫之
制均之天下免夫者謂燕山之役天下應出夫調今
但令出免夫錢而已御筆一行魯公為之垂涕一日
為上言曰今大臣非所以事陛下也陛下聖人惠養
元元澤及四海剗前日之政但取地寶走商賈來賓
及畏敵今大臣於前百姓口中飲飯粒以取州錢地

勿亂也上亦悔爰令改作聖旨行下然無益矣自是
作俑故動數田畝因習以為常不但祖宗朝蓋崇觀
政和之所無者是時天下免夫所入凡六千二百餘
萬緡朝廷將以備邊急至宣和七年春已用之止餘
六百萬緡而外二千二百餘萬緡有司奏不知下落
此蓋密以奉宴私者蓋自啟北征則省中別立一房
號經撫房及告切擁遣奏請凡經撫房文籍盡取焚
之故不得而稽考

國朝之制沿襲五季始時武臣皆不封其父母至仁
廟施詔崇班以上得封供奉官以下不得封政和初
方講太平故事且亦順人情乃詔供奉官以下願得
封者聽當是時雖愜衆心小使臣往往封其父母者
多矣不二十年世變風移合門轄不斷得封者

百衲居士鐵圍山叢談卷第一

百衲居士鐵圍山叢談卷第二

蔡絛

冠禮廢於古國初草昧未能行因循至政和講之為
是時淵聖皇帝將來入儲宮也初以皇長子而行冠
於是天子御文德殿百僚在位命官行三加禮畢當
是命字儀與告廟是日方崇作行事而日為之重輪
也凡晨諸王宮北郊宮中行世俗之禮謂之上頭而
已蓋是為父天子諸子庶冠於外廷蓋自淵聖始

樂曲凡有謂之均謂之韻均也者宮徵商羽角合變
徵為之七均也變徵或云始於周如與周時蓋太
子丹遣荊軻於易水之上作變徵之音是周已有之
矣韻也者凡調各有韻猶詩律有平仄之屬此韻也
律呂陰陽旋相為宮則凡八十有四是為八十四調
然自魏晉後至隋唐已失徵角二調之均韻矣孟軻
氏亦言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疑
春秋時徵角已亡使不亡何待言欲作之也迨唐開
元時有若望瀛法曲者傳於今實黃鍾之宮夫黃鍾
之宮調是為黃鍾之宮均韻可爾奏之乃以用中呂

視黃鍾則為徵既無徵調之正乃猶於黃鍾宮調間
用中呂管方得見徵音之意而已及政和間作燕樂
求徵角調二均韻亦不可得有獨以黃鍾宮調均韻
中為曲而但以林鍾律卒之是黃鍾視林鍾為徵雖
號徵調然自是黃鍾宮之均韻非猶有黃鍾以林鍾
為均韻也此猶多方以求之稍近於理自餘凡謂之
徵角調是又在二者外甚繆悠矣然二調之均韻終于
幾竟不能得徵角其歎云古之樂備八音八音謂金
石土革絲木匏竹土則陶也後世率不能全其克諧
至政和詔加封論焉作徵招角招而補八音所闕者
曰石曰陶曰匏三焉匏則加匏而為笙陶乃塤也遂
塤篪皆入用而石則以玉或石為磬配故鐵方響皆
奏之亦甚韶美謂之燕樂部八音蓋自政和始
玉輅始作自唐高宗歷高宗武后明皇及　聖朝真
宗皇帝凡三登岱宗一登嵩高然行道極穩仁廟晚
患之詔輟為一輅及告成因幸開寶寺墜簀於寺門
命有司按行於通衢觀視之焉新輅既先次引舊輅
而舊輅輒有聲如牛鳴不肯前衆力挽之堅不動而
止仁廟末歲登遐而不克御前新輅也其後神祖若
夙聽每郊祀益思舊輅之不安又詔別創之迺更效
古制加以嚴飭甚美新輅既就天子未及御元豐八
年之元日適大朝會有司宿供帳設典輅儀物於大
慶殿下新輅在焉逮明撤去帳屋棟遂毀玉輅為之
碎側殺傷儀鸞司士數十人未數神祖復登遐是後
有司乃不敢易但進舊輅以奉至尊請廟中議者將
持玉輅以遺狄人然地遠不得詣廟詳前路之能神
否也獨書其所聞者
玉輅者殆商人之大輅古所謂黃屋左纛是也色本
尚黃蓋自隋煬唐初乃為青質以謂玉色為青於此
因循繆誤政和間禮制局議政尚黃而上曰朕承此
輅鄙而天真為之貝時青色也不可易以黃迺仍舊
貫有司遂不敢更而玉輅尚青至今如也
國朝故事天子詣郊則宰臣率文武百僚班坐宸殿
下拜辭稱慶宰相獨登殿捧觴上天子萬壽禮畢賜
百官茶湯罷於是天子還內則宰臣夫人在內六宰
執政夫人以班福寧殿下拜而稱賀宰臣夫人獨登

殿捧觴上天子萬壽仍以羅紅綃金縷帕繫天子臂
退復再拜遂燕坐於殿廊之上此儒臣之至榮
國朝垂拱殿常朝班有定制故庭中皆著石位日月
引班明各有行綴皆足而趨然回位既謁羅列直身
立伺本班之班首先行因以次魚貫而去謂之卷班
常朝官者皆將相近臣與執事者而已故儀鸞使習
彤在外侍從常為守帥因事過闕遂朝若學士待制
職名因便前入綴本班然帥臣在外以尊大自慣不
入行綴又況清華嚴肅書豈多因奇失次故在內從臣

共指目之每回此下土官人又來也
大觀初蔡公進師臣及後又第遷功賞與官可恩時
當宁意獨有魚水之際遂以玉帶錫之其錫乃排方
玉帶也排方玉帶乘輿所御於是魯公惶懼力辭
不能得因請辭退之許不知宮高卑玉帶與金魚謂
唐人有此遂奏請改制為方圍帶而佩金魚為弗性
不敢近乘輿且請觀玉佩玉魚亦有例上始可之由
是遂為故事謂玉佩玉魚通祐陵朝所賜
政和間魯公以師臣為建明堂使既考成因進呈面
奏曰臣已位極人臣矣冀因功證賞也第群下之勞
日覬觎不可用臣故絕其望願降旨除臣外並次第
推恩上曰明堂古盛典緣祖宗來暨神考究論弗及
成今賴卿力俾朕獲繼先志況為之使而澤不決當
朝廷所以待元老者報卿其毋辭而魯公卻請不已
上不得已於公始可之乃自今公辭其請所以賞魯
公者即加陳魯兩國公若辭直謂君祖宗以來有是
故事臣亦拜今既創作苟受之郎他日賞臣將何以
為禮第獨有王爵爾此決不可具聖恩之隆異遇所

以酬臣且臣行年七十猶留以為賜也上察公之誠
嘉歎不已曰卿既如此容朕徐議蓋於是三辭恩
數批答迴觀筆褒諭天語甚眷而始俞焉兩國既許
厥封上因賜魯公以三接青羅傘塗金從物塗金鞍
異錦籠馬前閣子二百人大略皆觀王禮儀獨無行
扇繖魯公乃拜賜閣子者凡刻詩使但止於皇城門
外蓋恢小人之疑謗時少公之謙體也至於兩國之
封魯公謂所以榮先則不敢辭於是三代暨小君皆
蒙兩國之贈今遂為故事

崇政殿說書祖宗時有之崇寧中初除二人皆以隱
逸起蔡寶者以嫡子能讓其官與庶兄而不出用其
學行脩飭名呂班者亦以高節文學有盛名隱居弗
仕數名不起始起仍遂其性廼詔以方士服隨班制
詞入侍經筵爲亦聖朝之盛舉者
大觀政和之間天下大治四夷嚮風廣州泉南請建
蕃學高麗亦遣士就上庠及其課養有成於是天子
召而廷試焉上因策之以洪範之義用武王訪箕子
故事爲麗蓋箕子國焉一時稽古之盛蹈越漢唐矣

昔我先人魯公遭遇聖主立政建事以致康泰每匿
匿其間有毛滂澤民者有時名上一詞甚侔麗而睞
潯進用大觀中有趙企、道者以長短句顯如曰渦
懷離恨付與落花啼鳥人多稱道之遂用爲顯官俾
以應制會南丹納土企首之詞曰開道南丹風土美
流出溪、五溪水或儀畫談漢居臣衣對已變者子
凱歌還惜聲裁路一曲春風裡不日萬年觴徑人比
面朝天子而魯公深佳之然趙雖不樂以詞曲進公
沒不敢焉政和初有江漢朝宗者亦有聲獻魯公詞

曰帝平來攀變八載相業君臣魚水鎮撫風棱調燮
精神合是聖朝房魏說山政好還被畫轂朱輪催起
拴銷曹映玉帶金魚部人爭衍丹陛常注意追念裕
陵元佐今無奴繡衮香濃昂把風細榮耀滿門朱紫
四方且瞻師表盡道、一夔足矣運化笑又管領年、
烘春桃李時而學聞語播諸海內魯公喜爲將上進
呈命之以官爲大晟有製撰使遇祥瑞時、作爲歌
曲焉又有晁次膺者先在韓師樸丞相中秋坐上作聽
琵琶詞爲世所重又有一曲聞宮院鎖春風薄無人

桃李自笑亦欲之遂入大晟亦爲製撰時無易初成
八音告備因作徵招角招有曲名黃河清壽香明二者
音調極韶美次膺作一詞日晴景初收風細、雲慶天淡
如洗檻外飄風漫閑忽、佳氣朝羅香煙滿袖近臣報
天顏有喜夜來連得封章奏大河徹底清洪君王壽
與天齊馨香動上穹頻降嘉瑞大晟奏功六樂初調角徵合
殿春風日轉萬花霞千宮盡醉內家列勅重開宴未央宮裏時
天下無間 近遊小大雖偉男嬌女皆爭氣唱之是時海宇宴清四夷
向風屈膝請命天氣亦氤氳異常朝野無事日惟講禮樂祥瑞可

謂昇平極盛之際其後工心弗我屏瑶用事自建儲
後君臣多間伯氏罔習馳而大生畏吾遂得罪貶死
於是象公束手有明哲之嘆矣蓋自七十歲至八十
後旦夜汲湧不已相繼關進小人為政以致顛覆惜
哉可為痛心吾猶記歎次膺之詞時政太平是嘆為
好時節也故書其始末以示後世云
大科始進家字有合則名試秘書者六出論題於九
經諸子百家十七史及其傳釋中為目而六論者以
五通為過為以是學士大夫自非性天明洽筆陣豪

畏則不能為之也頃閱夏英公就試過適天大風吹
試卷去不得所在國令重作亦得過是乃造物者故
弱其記品華道之欲妙爾蓋六論猶足世獨以不記
出處為苦昔東坡公同其季子由入省草試而坡不
得一言對案長嘆且目子由解意把筆管一卓而以
口吹之坡遂寤乃管子注也又二公將就御試共白
厥父明允慮一有黜落奈何明允曰我能使汝皆得
之一和題一瞞可也既是二人皆中隐久不復見
先達如此人物也

國朝科制恩賜特奏名本錄濟倒於場屋以一命
之服而收天下士心爾亦時得遺才但患此曹子日
暮塗遠而罕砥厲首又几在中末之叙得一文學助
敎之目而已或應出仕蓋止許一任異時有後例力
許許曾公巧更一任泉公笑而謂之曰汝一任矣世
至今遂以為口實也
國家初沿革五季敝綱紐未大備而人患周循至熙
寧制度始振於是凡百以法令從事矣元豐時又置
一司勅令所蓋欲凡一司局務咸作一司局務之條

式也吾嘗白魯公切謂為治世弗在是然自熙豐迄
今大抵八九十年而一司勅令未終成政和甲午有
告人殺其父天府獄具矣祐陵與象公深恥之不欲
識第命於獄賜盡焉當是時號治平萬國和洽君相
日夏勤以政化為念如此及後七八歲忽有老父來
府言我出外久聞有人妄許我子之殺其父者今不
見我子何往棋有司乙枉殺我子也果若何於是天
府大窘時魯公輔以退閑而尹屬皆屢易而軋坤時
從大酹鄉兵遂屢得不治信乎獄訟之不可不慎者

故著之
古號百子帳者虜之穹廬也今俗謂之氈帳神廟時
慨然有志於四方思欲平二虜乃詔新作百子帳將
頒諸輔臣未就而泰陵繼之又希及賜至太上崇寧
間工人告落於是魯公暨執政官始皆拜其制度之
華咸焉為本朝之一故事矣
汾晉之俗悍而忮嘗五代國初時號難攻取昔太祖
皇帝親征道過紫峨寺乃焚香自誓不殺一人晉人
聞之於是堅拒不降太祖亦不敢殺一人以之以威

夏諸伯多沒兵遂班師於人亦罪哲言之露根且不
密太祖所以降下太原矣又汾晉所恃而為吾患皆
虜援也當是時驟得燕薊之援兩遂北班師之除遂
盡徙忻代之民于內地六百里一無人煙蓋使虜大
軍來時無仰掠師至必敗是太祖又已得大原為在
舉於此丹而從言事議之哉其大宗繼代而一舉圍
破而天下始大一統
開寶初車駕親征仍濱引汾水灌大原城時屬盛夏
藝祖露臂跣足亦不裹頭手自持刀坐黃蓋下督兵
攻運土築堤以擁汾河城上望見矢如雨全不避也
水浸城者餘數尺而已又命水軍乘舟且焚其郭門
幾陷會班師焉其後虜人有使于行漢者見水退而
城始大圮而笑曰南朝知塹水灌城之利且不知灌
而決之則無太原矣人多服其言
真廟時澶淵之役與虜講解後命輔弼各具上其備
禦策上曰朕不又臣計議因自為之畫付輔等可留
按詳將也大致以真定為本虜若犯河間則中山策
應保塞安肅搗虛而浮入若犯中山則河間策應保

塞安肅亦搗虛而深入若犯真定中山策應河間保
塞安肅亦搗其虛分道而深入真定大軍勿輕動虜
畏深兵南來直犯大名則河間中山齊搗其虛而真
定大軍始徐躡其後大名挫其鋒然後真定大軍遂
力要擊之此真廟之親為圖者甚悉又神祖朝若邊
武除邊防邊帥畢其歲必命中使就五郎監出乾
糒新舊以相易且厲之為御器仗又可知每盼吁
畏朝規模宏遠皆若是也及後金人寒盟所謂大臣
者皆阿諛後進而柱兵柄主國論議者又多任人畧

不知前朝宦處用心昭雪之謀似范照夫措束手待
斃遂終誤國家大計可傷也
西羌唃氏久益有古涼州地鄴青唐傳子董氈死其
子弱群下爭強遂大患之一曰人多零丁一曰青宜
結鬼章而人多零丁最黠鬼章其亞也元豐末神廟
詔諸將人多零丁做援王土既擢其國則從用兵之
際若旋發之屬皇與獨畀其狀者宜暴猛士如讎殺
之或生捕得若有官疑白衣並拜觀察使不半載有
神將彭孫者畏縮陣躍入斬之人多零丁以其首獻
詔拜彭孫觀察使於是鬼章之勢孤未幾又生得虜
元祐初也遂以其事奏告裕陵爲擒鬼章之功蓋多
得一時名臣文士歌詠因大流播然世猶不知斬人
多零丁此青唐所以亡
李丞相士美在北門與吾同班綴嘗言有聘大遼者
其花燕時戎主坐御床上後有烏熊皮蒙一物頗高
大如兩似床則以身倚之意其如古設扆狀爾做於
烏皮間時露一二人手足則問詢其故也及日晏時
熱乃見數番小兒在其中李爲吾言而每呵之吾邸
答曰此乃鮮卑之舊俗如高歡立孝武帝以黑氈蒙
七人以拜其上而歡居其一殆亦類是予因然未識
也
太上在政和初元時遣童貫以節度使副尚書鄭居
中使遼人蔡公時責居在錢塘聞而密止上用無及
當是時上密報魯公明己有取國之意矣北伐蓋自
是而始後其國亂有董龍兒者來亂舉兵擊斬牛欄
寨之神將且函其首來於是天意啟興鄭頻慕公
力請而格時政和已六年矣得河隴建宣和初事益
從蔡公語諸為伯氏得而料諸上遂嚴魯公相乃大
料兵又將命元帥內外為大惧師爲契而狂飲方臘
者作逆陷二浙數郡遂得頓兵戰廬克珍平上以亦
深悔此舉因而嚴海上結約會童貫平方臘始與
王丞相黼生隙黼大懼此患也遂解貫眷當北伐事
宣和四年夏不謀於衆兵乃還起魯公時已退休至
請對非爲上言而不可未幾伺氏亦有宣旨命於
是魯公垂涕頓首上前曰臣不任北伐事自甘閑退
今臣子行誠無以報天下顧陛下作全老臣上不聽

則曰臣請則以敎指毋之語伯氏吾將哭師也及後燕山告功漁公以表賀上其末云臣盡終而不慮始知守而不知通有砌初心徒欲感烈上覽表將書見顏色曰太師能自守直如此因以叙校酒醒領恭甚竄伊公廢伯氏之歸也及後北方寒盟上乃大供宦者梁師成自北前後結納文牘於上前上顧師成曰北事之起他人皆誤我獨太師首尾道不是今至此莫酒問他吾師成與上耳密奏久之上黯然而止嗚呼使群小人不阿同則宗國豈至是故世但知蔡

八

公之不止北伐又豈得公之詩有百年信誓之句且未詳其始末故備其界他盡見吾詩暨北征紀實二卷

宣和歲壬寅北伐事興夏五月出師是日白虹貫日童貫行而牙旗折五月伯氏與之兵引去然次夕所謂宣撫使認旗二為執旗者懷而逃之皆不獲又二師與在雄州地大震已天開地軸出見於應事上龜大如錢色猶朱漆相逐而行二帥再拜納諸大銀奩而呈城北樓真武祠中翌日視之天開地軸俱死矣詠者咸知其不祥

靖康末虜騎再犯闕下粘罕一軍始至河陽宣匠道去而河陽諸中原人多亡命者皆直大河而南走大河皆可涉也虜逐北而追之皆若導之而過河局吾得於遼狄之觀者若大河自古未始可涉獨淺爾朱飛自偶平津亦涉渡而叢淺大救患在計臣之左謀而俾小人因得歸之於時數寧不痛哉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得一大廟人謂其廟甚神靈武襄處為駐節

八

而禱之為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兵諫止一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眾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隨錢疏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爲曰伺凱歸當備謝神始賭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賭取錢與群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詔封廟曰靈順吾道時夢其異之得其事於其人老云

熙寧十年交阯無故犯鄰遂并陷欽廉邕三郡多殺
人民係虜其子女朝廷為赫然出大師行討之時將
遣內侍李憲行王舒公介甫力爭其不可乃止而介
甫亦罷矣於是吳丞相充王岐公珪皆以次當國命
師郭宣徽逵而副以文臣趙卨征為合兩北叙放熙
江淮將士多至十餘萬輜重轉輸不在也及入蠻境
先鋒將苗履燕達從度富良江一擊散走其賊與擒
偽太子佛牙將進破其國矣逵詢而怨且追逐之欲
斬二驍將於纛下賴卨救免因此師於惡地不戰者
六十餘日大為交人慢侮逵第遣辯僮取其要領且
納賂得還報中原人不習水土加時熱疫大起於是
十萬大師瘴癘腹疾死者八九既上聞神廟大不樂
命窮治軍邪文之乃得吳丞相與逵書劄曰安南事
宜以經久者便為佳蓋逵承望丞相風指用以坐敗
事未竟會吳丞相以疾薨於位得不詒其後哉三十
年當大觀之初吳丞相之二孫曰儲曰侔者以同妖
人張懷素有異謀皆賜死一時識者咸謂安南之役
天之所報云嗚呼執事之人主國家謀議者可不慎
哉可不戒哉
章丞相惇性豪邁頗傲物在相位數以道服接賓客
自入坐而下多不平之然獨見魯公則不而魯公時
在翰苑為承旨亦自負章之不能以氣凌公也一日
詣丞相府故事宰執出政事堂歸第有賓吏白侍從
官在客次而大臣者既捨書郎不還家往從衙事所
而下以足客故是章丞相反不揖客行入令覘其公
奕特易以道服而後出衆公方勢上適處見之則亟
李去於是章丞相作惝怳然而語公曰是以以衣服
故得罪矣然願少留公曰某待罪禁林實天子私人
非公條佐籍人從頓不停公子遂默然行去章以手
接公日使留政與例合爲渴而從者以騎至故公得
拂袖同卧家其章白其事且以厚朝廷而待罪貰哲
廟朝公奏深多公之罷竟詔釋之用有旨宰臣章
惇賻銅七斤仍令立法以示後來自是魯公於章丞
相之在相位而不以私見也嗟前朝侍從臣爾風
立矩如此後來罕見之
元祐末宣仁高后崩是歲郎改元紹聖哲廟既親政

有拜章丞相停右僕射故事拜相送御藥院内侍一
員齎詔宣押赴闕章丞相後見蔡公論宣召事因曰
上有破除也蓋前朝召大臣如齎詔内侍遇所歷郡
縣凡土産名物大臣必以書遺之錄書送者次第至
闕乃止獨章丞相能知此故事故也其後蔡公自錢
塘復太師而召上曰御藥院皆老班俱涸擾卿特選
命四方館使童敏此朕親信俾賫詔仍以御筆手書
十幅東南魯公不得力辭時公在道書送故事亦特
承嘗笑謂吾曰賴吾得章丞相語尚有此後人疑不
復知前輩故事矣

上清儲祥宮者乃太宗出藩邸時　藝祖所錫予而
建也中遭焚燬神廟時名方士募人將成之未就及
宣仁高后垂簾乃捐其服御而考落焉因詔東坡公
為之記而哲廟自為書其額後泰陵親政元祐用事
臣得罪遂毀其碑又改命魯公改更其辭魯公時為
翰林學士承旨也於是天子俾置局於宮中工役數
人共主其事號諸司者凡三日一赴局則供張甚盛
有校備水陸陳列諸香藥珍物公食罷躬書丹於石
者數十字則止必有御香龍涎上尊椽燭琉璃隨錫
以歸凡百餘日碑成乃出而金填其字人因爭取之
一本售五千足得數百本分賜群臣餘詔藏之禁中

吾嘗讀歐陽文忠公集見其為學士時抄國史仁廟
命賜黄、封酒鳳團茶等後入二府猶賜不絕國家待
遇儒臣類如此

大觀之前吾竹馬歲與群兒戲適遇文太師韓侍中
語幾一吐則翁媼長者輩必變色以戒曰小後生不
得亂道當是時去二公薨已數十年猶凜凜然尊虔
使人而敬之若神其非朝廷崇養其望至是蓋不若
是無以表天下一其信從者其祖宗之深慮也及後
所謂大臣因事陞不免自重時吾已識事矣則但覩
朝野日為黨仇更相反覆於是士大夫進退之間猶
驅馬牛不翅若使優兒街子動得以指訕之曾不足
以俳優急私竊謂體貌重輕而然乎

宰相堂食必一吏味味呼其名曉素而後供此禮舊
矣獨菜羹以其音頗類魯公姓諱故回避而曰美菜
至今為故事

國朝禮大臣故事亦與唐五季相近等相見記曰上
美官具口宣押賜禮物其中有塗金鍍花銀盆四此
盛禮也獨文潞公自慶曆八年入拜厥後至裕聖歲
丁丑凡五十年所謂閒鍍鈒花銀盆同在還其慶誕
必羅列百數於座右以侈君賜當時衣冠傳以為盛
事

國朝之制待制中書舍人以上皆坐狨鞍學士以上
遇禁煙節至清明日則賜新火往往謂之供行家者
味亦多從執以待花之門茶肆民舍取火熱燭執之
以燒爇未及十旅有濟也吾家除京時出則取賜例
十二蔟歷遇清明得新火者九技門戶於天巡孫德
政和初余嘗始理唐德宗時陸贄有嘗九數事目伯
氏曰蓋六是後兄弟盡嘗用家人禮而以行次呼至
於嬸嫂宜亦從天子稱之以為當也自伯兄則目
十哥李兄則曰十一吾亦荷上聖呼之為十三而內
人又皆見謂蔡家讀書底呼而無以敢稱且奈何
宣和戊己亥夏都邑大水莫知所從來霸州城西彥
水之北有新築堤和界水之通宮苑者偶損阻得且

止微此一夕洪城遂為魚鱉矣時給事中許翰崧老
語帝公陷焚歎入大江有謝中美若謂後三年都邑
必大水令驗矣魯公因語吾使訪其人且以一日原
廟屢行香吾適待罪從班而待制綴行政在百寮前
邂相逢有左司郎官李翔西美偶進吾後謂吾曰曩
求謝中美不得此其人也吾顧之班退亟邀謝中美
歸舍爲言當是時世事方可慮在安每私憂過計得見
中美喜問其術確天官事中美自謂祭唐以來治天
官六世矣六世外不可得而推其家學大抵本太史
公天官書而占以洪範大史公天官書者謂世之經
視他天文猶百家耳歎耶中美中美曰他占數不足
道獨大衍四年乎星之行及聞也入紫宮尋掃帝座
此可畏者吾問占驗果若何則曰彷彿漢中平末也
邪呼主書吏閱櫃取東漢書來用共討之見載者
易弘農而獻帝設事吾之駭慄中美則以手摩拂
書冊而言不以盡然要當似之又問其期曰壬寅時
事也吾更訪慵及壬寅不驗則曰當在乙巳後
乙巳逆賊云又當癸卯歲時中美監京院罷籍部技

資州一旦之任執手言別曰碩公自從天下將亂矣獨蜀中差後甚足終我之殘齡焉未幾虜人果寒盟有詔內禪靖康初兵民殺內侍其後兩宫北狩僭偽出天下亂於是新天子中興江左四川獨帖泰當中興睢陽時許翰崧老者適拜副樞而吾時萬里外聞之謂翰必能薦台中夫為中興用矣吾嘗有兩聞中興之八載有劉公寶學子羽來自川陝佐宣撫使浮丹吾與同處悼白始能道中夷此眾資州廟後死矣並問其子弟劉公曰無以其書亦不傳焉今世罕得

八

其後餘者獨襄陵許翰崧老次其壯則吾也惜亂

崇寧間九重一夕有偷兒入內中穿復殿北過後殿西南歷諸嬪御閣又南直崇恩太后宫而出殆曉覺之有司同捕時魯公當國曰可捕治搭材士儀鸞司有逸遁者于有司曰是夕儀鸞司獨單和者逃魯公亟捕單和來凡三日得於雍丘自肩至踵皆金器也鞫得其蹤蓋和善飛梯為儀鸞司第一手嘗往入禁闈供奉頗知曲折是夕用縋繫橫木歸刺梯

孟翊有古學而精於易魯公重之用為學官嘗謂公言本朝火德應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官名一變世事以厭當之不然期將近不可忽魯公聞而不樂屢止俾勿任三年夏五月天子視朔於文德殿百僚班欲退翊於庠班中出一軸所畫卦象赤白解釋如平時言以為獲國內喜突以獻上亦不樂編管遠方而翊死明年夏彗星出改元政和時事稍稍更易當是時人疑為翊之言頗驗其後十七年金人始寒盟十八年遍有中興事

太上皇帝端邸時多徵兆以獨自負一日呼直省官

八

者謂之曰汝於大相國寺逢其閑寺時持我命八字往郎諸卦肆編問以吉凶來第言汝命勿謂我也直省官如言至歷觀諸肆則禍福大抵常談皆不合未見一人窮悴藍縷坐諸肆後談語曰吾人陳彥也直省官笑之逡巡又出年命以示彥彥曰必非汝命此天子命也直省官大駭狂狷走歸不能復翌日還白端王王默默因又致謁汝辰開寺宜再一往且第言我命不必更隱於是直省官迺往見彥具為彥言彥復諮嗟久之即稱語顧其直省官曰汝歸可白王王天

子也願自愛明年太上皇即位彥亦遭遇後官至節
度使
陰陽家流窮五行術數不得為亡全一切聽之反責
夫人事斯失矣是以古之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德
中以為信也先魯公生慶曆之丁亥其月當壬寅日
當壬辰時為辛亥在昔幼時言命者或不多取之能
通位極人臣則不過三數及逢時遇主君臣相魚水
而彼操術者人人爭談格局之高推窮貴之驗徒足
發賢者之一笑耳大觀初改元歲徂丁亥東都順天
門內有鄭氏者借於以市家頗贍給俗號鄭輪家偶
以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焉歲月時日適與魯公合
於是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時人亦為之傾
倖長則從聽其所欲為鬥雞走犬一切不禁也始年
十八當春末攜妓多從浮浪人跳大禹游金明自苑
中歸上下悉大醉矣馬忽驚入汴水中沒而死
蜀人謝石宣和歲壬寅到輦下以術得名善相字使
人書一字輒知人之用意以卜吉凶其應如響道得
學顯時宣和七年也求歸臨別語吾曰石受見若至
今以武弁躐美官衍衣鉢公能以報公德惟有相字
之術誠無人獨可以傳公公其授之時吾得罪併屏
自揣決不能慎口語果更賞以吉凶他術是益取禍
故辭之不肯聽后又語吾曰自是天下其亂矣獨蜀
猶尚在二十年外則不知也是時語公期蜀中相見
吾更默不敢答未幾流貶後中原傾覆後二十有一
年吾在鉄城內故人有即成都者得寓書逆與石通
寒溫則二十年外期相見者如是予然巧驗奇中殊
有從故特疏其一二事於後始石居市肆人有失金
帶者書一寅字以問石石曰汝有所失乎必金帶也
然我知其人三日內使出果如期出帶公知而召之
為書一公字石曰公踐位極人臣福壽若此必非問
吉凶但長某從術者公踐少年時嘗更名爾魯公
笑而顧之吾最晚生蓋不知此列鮭伯氏樞府為長
且亦不知也太上皇聞而容俾之嘗為書一朝字命
示之石曰此非人臣也我見其人則言事詢何自知
石曰大象天寶以十月十日生此朝字十月十日
也豈非至尊乎上書乃召見石有闕敵中且令中官

索東宮書一字來乃以太字進又問石〻曰此天子
也大石為大惶工詢謂何石曰太字頭徘徊必大
子也他日移置諸上豈非天字耶上以金帶賜之後
聞石貶官在成都時國步甚艱難詔天下科舉分路
類試而四川諸子羣於錦官石曰我能知蜀中題也
且亦知誰題於是儒生之好事者衆醵金錢若干俾
石書所試題又書上七人科第石氏共緘識之及榜
出所取書開示無一不驗大凡石能道人胸臆間意
所未望與人決禍福吉凶加勸戒以道理縱横闔闢
公歲久矣不知其存亡

元豐末叔父文正知貢舉時以開寶寺為試場考
一夕寺火大發首公以待制為天府尹不奔有司始
救焉寺屋既雄壯而人力有不能施次寺廡大牆有
後文正公始得出試官與執事者多焚而死於是都
人上下喧言燒得狀元焦後再命試其殿賜果焦蹈
也

政和末王安中駸遷中書舍人往謝鄭丞相居中謂
曰君作紫微舍人首草者何人詞耶安中答適一當
官誥命爾鄭丞相曰若爾君必入政府居中聞前輩
言紫微為舍人首草者官誥詞者號利市必預政柄
居中當時亦是蓋敗己除居其入二府乎後果然

昔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為天水碧天水國姓也當是
時藝祖方受命言天水碧者世謂逼迫之兆未幾王
師果下建鄴及政和之末復為天水碧時爭襲慕江
南風流然吾心獨甚惡之未幾大戎寇盟悉遭迸
之禍乎

政和以後道家者流始盛羽士因援江南故事林靈
素等多賜號金門羽客道士居士者必賜以金牌銀
牌上有天家成使佩之以為外飾或被異寵又得金
牌而政後女真闖華州郡所是皆佩金銀牌為兵語
始悟前兆何不祥云耳

洛陽古都素號多怪宣和間忽有異物如人而黑遇
暮夜輒出於人相傳謂摸食人家小兒且喜嚙人也
於是家〻持杖待之雖盛暑不敢啟出戶寢號曰黑
漢疑是亦多有偷盜姦詐而為非者踰歲乃止此五
行志所謂黑眚者也不數年黑衣寒盟遂犯中國兩

都督還
靖康改元春正月虜騎始犯闕王黼乃得罪貶道州
咸平縣時不欲殺大臣而使若賊殺之者及中興之
後為楚張邦昌先黜居長沙後以罪賜自盡焉黼死
於雍故村邦昌死於平楚門下官舍
為楚張邦昌始位中書舍人夢秉太上筆擬儀從出
兩山間居暫上回視見二馬逐其後能記其已色也
後自燕山來受虜封冊涵藉秉與服御四顧二馬則
如夢儻邪劉豫者為小官時夢至闕里拜仲尼仲尼
畫答其拜錫氏為之惡而獨自問後果於僭然二者
皆不免終如夢兆時變世或有之至吉亦則辭于
人是以君子獨能守其正而獲其休矣此昔人所以
不貴乎徵夢吾得邦昌之二姓豫之鄉人王寺丞忠
臣云

百衲居士鐵圍山叢談第三

蔡絛

趙安定王普佐藝祖以撥亂得天下平僭叛大一統
當其為相時每朝廷遇一大事定大議纔歸第則至
閉戶自啟一篋取一書而讀之有終日者雖其家人
莫測也及翌旦出則是事必決矣用是為常故世謂
疑有若子房能於黃石公事必得異書焉及後王薨
家人始得閱其篋而見之則論語二十卷
江南徐鉉歸朝從其主出降右掖閣時為州刺史閭
性褒猜不禮鉉一日太宗開閣書其贈人肝且多
不法謂尚行九章亂習法使命郎文寶持漕陝部因
以治閭罪閭倖此報大喝知文寶素師事鉉也逢文
寶要至始末於鉉焉鉉曰彼昔為鉉也門弟子然時
異事背無能為其以如何哉力辭也於是閭再拜曰
先生但賜之一言足矣毋䘏其才曉鉉始語之曰文
寶以其徒持獄具存者不見閭從者步趨入巷
請鉉居以木丸鉉立於庭下鉉徐出有上文寶拜焉
陛自西階道謁請後降拜鉉迴避文寶上立談資藉

者又之且戒文寳以持鄭之重而鉄閣慢廢後勿復
來也之寳方力詢其所欲銘但曰棚開甚相思用文
寳輿出則其事立散始吾待罪禁下時於士大夫間
得此而為懼﹅從又見陝右二三賢者猶能道其事
噫將歷二百年矣前輩敦尚義風流﹅﹅如許是宜不
泯矣

張端公伯玉仁廟朝人也名重當時號張百盃又曰
張百篇言一飲酒百盃一揮詩百篇故也
有士人頗強記自負飲酒世尠儔廼來刺士之有聲

八

價者籍其書牘與先容一旦持謁張﹅得函啟緘書
曰君果多聞耶又能飲吾飲者老矣久無對不意君
之肯辱吾也遂命酒共酌三十餘盃士人者扶辭君
風生而器不為動俄辭以醉張笑之曰果可人然通
止此乎老夫皆為君備引矣遂自啟十舉始以手指
其室中四楣者曰吾家病不如昔今所能記憶者獨
在是君試自探一卷來吾為子誦焉士人曰諾即擢
中取視之偶儀禮也以白張﹅又使士人君宜自舉
此自士人如其言張乃琅然誦之如流士人於是始

駭服再拜端公真奇人也

龐丞相籍以使相判大原時司馬温公適倅并州一
日被檄巡邊温公用便宜命諸將築堡於窟郦不
以聞遂為西羌敗我師破其堡殺一副將為朝廷沄
訝龐公擅興而詰責不已龐公既素重温公之賢終
罷弗自言又之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然龐
公益默不一語温公用是負咆呼龐公其真寡詞工
接古人千載之風矣

歐尚則歸先生也嘗公晚覽世涵晉汪安語後

八

厥意老病鄉井頃為吾言昔時陵在從己三十餘載
時未有繼嗣而司馬温公為并州通判乃工書力言
之朝廷不果也又温成張后當盛寵其叔父堯佐一
日除節度使宣徽景靈三使而包孝肅公為中司擊
馬其白簡若副貼人﹅不忍聞而昭陵容之也是以
仁廟實錄史臣獨載温公書并孝肅三章甚略故鄙
邑語謂人之不足者曰汝司馬家耶曰人之有欠缺
者必曰有包彈矣包彈之語遂布天下人臣立朝要
使後世著聞若此始是諒節之風吾志吾老先生語

子219 0.32

而後每書諸紳也
仁廟至和初暴得疾時皇嗣未建中外大恐及既康
復小大交章而仁廟慨然寤大臣於是共白天子以
韓魏公厚重可屬大事請召之除樞密使未幾爲丞
相丁內艱魏公乃進獨當國因力請建立於是制詔
以英宗自團練使爲皇子封鉅鹿郡公幾年仁廟登
遐英宗即位日以悲傷得疾因號方艱萬機叢脞而
慈聖光獻曹后因垂簾視事者久之魏公度上疾瘳
矣時旱甚乃援故事請天子以素仗出禱雨當是時

八

都人爭瞻日擁竹大慰中外望觀公遂得藉是說奏
乞歸政天子后許矣未堅也一旦魏公袖詔書當簾
曰皇太后聖德光大頃許復辟今書詔在是請付外
施行后未及答即顧左右曰撤簾后乃還宮時鄭公
方爲樞密班雖執政而上將奏事則見簾已撤天子
獨當宁嚴立矣既下而怪親公曰非敢外富公也此
不合則歸政未有期其後熙寧中魏公亮於鄉郡而
鄭公不弔祭識者以爲盛德之歉
王舒公介甫被遇神廟方恭伏至深忽一旦爲人發
其私書介甫慚於是乃罷黜表不待報徑出東水門
中使宣押不復還矣神廟大不樂遂復聽其去然重
其操節且約再召問當是時既求挈其家再登舟而
元澤爲從者誤破其顙而元翁因復命市之則亦一
元翁也其父子無嗜欲自奉質素如此與呂文昌全
道草濯足大異矣吾得之於魯公
王舒公介甫熙寧末從此政事堂每語叔父文正公
曰天不生才且奈何是無可繼吾執國柄者乎乃舉
手作屈指狀數之曰獨兒子也蓋謂元澤因下一指

八

又曰次賢也又一下指郎又曰賢兒何如請以公則
又下一指況吟者久之始再曰吉甫如何且作一人
並更下一指則曰無矣當是時元澤未病吉甫時已
睽云及魯公久位公台秉機務勞自政和後益數悔
嘆亦患才難謂羣者表裏善當因相門出將將門出
相我刷人多矣因歎不力且群無可繼我者天下事
將奈何既莫肯爲之計至卯方士王老志苦求人物
老志同戰二人府寧相也李森李彌遜公大喜於是
亟召用之又不歷公意是後日舉其附意付伏失當

俄厚小大用事公益志弗伸而淪胥矣此吾倫盼公
語目其事亦僞哉

魯公號知人每語其人脩短大畧多驗大觀初有諸
都省掾牒許改官者魯公呂上廳事曰改官非難當
別有賢從用從入侍從行綴矣然反覆不常惟思慎
作掾後態過當卒致身觸揖吾只之而魯公不以為
憾短倘甚也

魯公以崇寧五年罷相帰歸時內柄歸劉公路逵主
之逵為中書侍郎也未幾魯公復相而逵被黜時當
中諸吏咸祖于門逵引諸君何患逵年未五十大師
六十歲人矣俄而逵物故魯公復相每嘆是當訓言
逵引骨已久而我猶享榮祿人之用心宜不當爾可
不戒哉

呂司空公著生且才不與常人也當元祐平章軍國
重事時魯公以待制從娘饋詣呂道閩呂司空避魯
公請東府引諸子侍其右而謂魯公曰蔡君公著閱
人多矣無如蔡君者則以手自撫其座曰君他日必
據此座願以子孫托也魯公後每謂吾言惜以黨錮
事娓不能召副其意者吾且謂人之知也攷在博約
一日呂公之孫切問東門為過見而切刊曰頃魯公
居柱時徐司空又益倚之矣於是相與特申其契
好噫前輩識鑒類多如此

魯公宇量過古人世所共悉也元符初上已錫輔臣
侍從燕故事公家賽御花早集宴時有呂宣侍立以
新龍舟而龍舟既旋於是侍臣以次登舟為金明
公適前而龍舟已遠則去勢大且不可回魯公遂陟
於金明池萬衆喧駭卒殆名若洲者未及用而魯公
自水中得浮木而憑之久乃若神助既得濟岸入次
方一身淋漓於公類取之奇哈公曰几長幸兒濟湖
之役魯公顏色不變猶相手大笑答之曰幾同洛浦
之游一時服公之雅度也公時為翰林學士承旨
時為翰林學士云

魯公拜相維揚親客來賀公略無德色且笑語猶常時
因語客曰其仕宦已久皆嘗為之矣今位極人臣則亦
可人所謂骰子選爾人間榮辱頗可見其骰子選者
蓋自公始為太廟齋郎登上第調錢塘縣尉過內

外而後至大歸也足見公之度
頃客爲我言清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僻
竿舍主人風神甚遠所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之曰
諸君何事挈挈能至是邪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代
而起乎究爭爲言於是主人者嗟嘆久之曰我父祖
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避亂卜是居因不復出以我所
聞但知有歐蘇二公別不嘗挍今爲幾何年矣客又
告以本朝傳叙凡几年次第主人但頷而留數日何知
賊退乃出山數去吾聞客言盼盼然爲客如者疑夕且
此中主人定不知世間有熙豐元祐是非矣嘗謂吾
之罪咎深有愧于士大夫然士大夫者似亦愧我山
中主人因作順昌山中主人說
大觀末魯公責宮祠野渡有吾侍公舟行一日過新
開湖賭魚艇往還上下魯公命吾呼得一艇來戲售
魚可二十貫小大又弗齊問其直曰三十金也吾使
左右如數以金畀之焉去來未幾忽還見艇其魚
戒起大舟矣吾與公咸愕然謂此必得大魚而復者
而復來耶問已及則曰始貨爾魚約三十金也乃多
其一用足來歸爾魚公及而却之再三不可竟置一
錢而去魯公嘉吾時卜四大白借公所答非隱者耶
六月江湖間人不近市廛者類如此吾每以思之公
人於朱紫多造先王法言號士君子又從騶哄坐堂
上曰貴人歎一觸利害杯秋毫則其所守未必能盡
附新湖漁人如故書
劉尚書康法宗也崇寧初爲大司空一日來詣東府
見魯公公時在便坐與程先生漢津對因延劉尚書
弛公裳即與坐焉劉公立不肯就位責魯公曰司空
僕射官百僚之儀表也奈何與黥卒坐對層竊不取
簡遠自公大笑亟揖漢津曰先生可歸矣自是劉公
不敢與漢津並坐漢津鑄九鼎作大晟上甚禮之
當是時侍從之臣例頗正而守輔之士能從容風化
如此予此吾親見也
林中書彦振攄守虞錦有王陵之才趙眼政事去
不侍慮爾揚州是其偶久之息於几筵坐上時時見
形飲食言語如平生狀役使責奴婢甚苦乃振徐密
非是乃徵伺其跡則採地得大穴破之雖有六人老

狐中一狐尤老而白且解人語言嚮彥振求哀曰幸毋見殺必厚報彥振弗顧是命殺之迄無他及宣和歲庚子魯公以弗合罷而北征將與王黼開邊。殺狐并使虜二事乃召之守北門將付以北伐事尤輒沮衆遂落鄉鉞而歸使虜者始聖旨與燕人聘問往來虜使至我則閤門吏以語都亭驛俾使習其儀翌日乃引見惟虜御不能乎朝故也及我使至彼則亦有閤門吏來但誨儀而已不必習而見擇時奉使至虜而虜主已驕縱則必欲令我亦習其儀也謗不從因力强不可折是大然絕不與飲食我雖亦為虜以不索污其井一旦又出兵來亟攫出從者注攫亦不為動既出郎郊野乃視攫以虎因命虎觀而已且謂何如攫顧目視之曰與特吾南朝之狗爾何足畏人虜素諱狗呼聞之氣沮攫負不屈還

詩入座歎賢者也嘗為中司有端直聲政和初工祭魯公以女樂二人詩公曰富李茂馬趁用武夫要取秋晉觀降寶階鄉以和我得金石今公出大儒盍自周公制禮作樂方致太平不應下同此輩宜塞其漸顧公力辭焉魯公大喜之然不克用及政和末伯氏既聯姻戚里後大闢第開河路作複道以通宮禁詩時與吾俱在書局數大磬歎而唁吾曰約之奈何公家而吾言不克用徒以狂妄獲死而已禍亂後痛始定每懷詩入座語君子哉

百衲居士鐵圍山叢談卷第三

百衲居士鐵圍山叢談第四

蔡絛

范元實溫吾所畏友然不護細行吾以時士議勉之元實愁曰我不解令時士大夫不使人明目張膽直道而行率要作遮情說事以王莽曰事沽焉是誰做此豈世美事耶吾每首肯焉又嘗與吾論時勢及開元天寶之末況元實曰不然天寶之勢土崩元解異乎今日魚爛也時魯公亦痛悔一日喟然而嘆數謂吾曰今復得陳瓘劉器之來竟若何救藥乎吾語元實元實大喜語吾曰公之大人有此心宜獨悔因乃公之福第恐難得好湯使多嘗不下爾元實逆持其書款二公而二公是歲皆下世元實爲其寵妾紅霞所困使得傳寞不救日殂可傷哉書此俾世知時不之人

伯父君謨號美髯髯仁宗一日屬清閒之燕偶顧問曰卿髯甚美長夜覆之於衾下乎將寘之於外乎君謨無以對歸舍暮就寢思聖語以髯寘之內外悉不安遂一夕不能寢蓋無心與有意相去適有間乃嘗如此

童貫彪形燕頷亦略有髭瞻視炯炯不類宦人項下一片皮骨如鐵王黼美風姿極便僻面如傅粉然鬚髮與目中精色盡金黃張口能自納其拳大抵皆人妖也吾識黼於未得志時魯公獨忽之後嘗有愧色於吾黼始因何丞相執中進後改事鄭丞相居中然黼首待與援父事宦者梁師成蓋已不能遏

翟參政公巽汝文有文名對人辭語華暢雜談笑歷歷皆可聽然不喜吐也政和間爲給事中每見殿廷賓贊稱不要拜上殿祗候去喏喏曰不要拜此何等語雷同之君俾爲何語乎公巽曰宜稽有旨勿拜時蔡安世靖陳庭賢邦光同在門下外者安世佐公巽之上而庭賢坐其下每相與談論二人必交鬨之一日辭屈於是數曰嗟乎逆厄於陳蔡之間

范溫元實議論卓爾過人嘗宣和初嘗爲吾言孫皓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勸汝一盃酒令汝萬壽春武帝悔之及陳后主上隋文帝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登封書且一種降王

就中後主真驚才
外兄徐若谷字應東賢德君子也常以吾詩謂大可
是非太明為戒常論古人若阮嗣宗口不臧否人物
斯為長者至於對人作青白眼則更甚於臧否吾取
其語
鹿溪生黃洪欽人也從學陳紫中黃漁真文字同不
凡以吾說經每歎今時為春秋者不據聖人之志但
計較其文之傳則論魯三桓鄭七穆窮經則會計書
甲子者若干書侵書戰者為我皆繫漢二劉唐武平
一啟其端見近世愚者皆學佛而誦金剛經卷吾未
晚題問之則曰有一十三恒河沙三十八何以故
國朝實錄諸史凡書事皆倣春秋之義附而勸若至
貴者以不善終則多曰無疾而薨大臣親王則曰暴
卒或云暴疾卒以疾者如李穀是也暴疾卒如魏王
德昭是也大凡前書不若後書前書猶實至後書多
粉飾更易則盡刪諱難取信矣
江漢字朝宗有宋史學惜乎張以長短句奪其名也
嘗與吾論史家流學當取古人用意處使見調度大

史公曰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至宋景文又曰投機之
會間不容趍
王性之銍博洽士也嘗語吾宗景文公作唐書尚才
語淺多易前人之言非不佳也至若張漢陽傳前史
載武后問狄仁傑朕欲得一好漢行是語雖弗文實
不見當時吐辭有英氣耶景文則易之曰安得一奇
士用之此因點則失然失其所謂英氣者否不得答
王元澤嘗詔修三經義於王丞相介甫為之提舉盖
以相臣之重所以假命於其手也吾從見魯公與文
正公二父相與談往事則每云詩書蓋多出元澤豈
諸門弟子手至若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為之筆削當
改政和時有同以言天官府籍吳氏皆居檢校庫有
吳氏者王丞相之姻家也且多有王丞相文書於是
朝廷悉令取諸私間因見吾得見之周禮新義筆跡
猶存於兩無今有點竄而後知二父之說信
歌者支洞為天寶之季頹年也宣政間供奉九重嘗
為吾言東坡公昔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
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俄月色如畫遂共登金山、

頂之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
酒問青天歌罷坡為起舞而顧問曰此便是神仙矣
吾謂文章人物誠千載一時後世安所得乎
五季文章趣卑陋甚矣然當時諸僭偽其國頗亦有
人吾頃遊博白之宴石山號普光禪寺者為屋數楹
而已其山迫虵洞穴怪奇得一碑乃偽漢時人為寺
記特喜其兩語曰虵足果足松寒水寒
熙寧初王丞相介甫既當軸處中而神廟方然一切
委聽號令騷出但於人情適有所離合於是故臣名
人
士往往力陳其不可且多被黜除後來者乃亦結其
舌矣當是時以君相之威權而不能有所帖服者獨
一教坊使丁仙現爾丁仙現時俗但呼之曰丁使丁
使遇介甫法制適一行必因燕設於戲場中便作為
嘲諢肆其誚難輒有為人笑傳介甫不堪然無如之
何也因遂發怒必欲斬之神廟乃密諭二王取丁仙
現匿諸王邸二王者神廟之愛弟也故一時諺語有
臺官不如伶官
熙寧間東平有名士王景亮者喜名亂人後反為人

號豬嘴關世謂鄆有豬嘴關錄此始繼有不肖者乃
更從而和之曰又人號豬嘴關大使亦各有寮吏之
目呂升卿者形貌短劣故論好舉臂指畫奉使遂秉
平遂被目為說法馬留厥後相去將三十餘年王大
將亂以給事中出守東平乃被目為香棖圓者蓋謂
不能善人且不治病也凡輕薄類此者魯公以元祐
時亦即鄆對郎大會賓客把酒當廳坐謂之曰聞公
號豬嘴關凡人物皆有所嘲黃某下車來未幾然敢
問其目其人曰已得之矣魯公皆為憮然喜且笑而遏
人
之則曰相公璞也
東坡公元祐時既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
標目殆遍也獨於司馬溫公不敢有所重輕一日相
與共論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同及歸舍方卸袍
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崇寧初建三衛府多大臣與勳戚子弟一日衆坐共
談西漢事有為不疑者其人曰彼何故不來見大臣
於是一時大傳為口實然不至是此特王甫道家輕
薄造以為笑案有邊才時為三衛中郎後遭極刑

崇寧中有一名士過浙右姑蘇有州將風武學河豚者士人甚惧頗語其家人我聞河豚有大毒中之必殺人今州將愚貴且厚意逆之必不可為之奈何倘一中毒是獨有人屎可救解汝輩當志吾言也及就之主人媿艳而謝客曰且力求河豚反不得幸買其責前欲以盡款坐客於是咸為之竟所士人者歸洗額畧不省人事內大吐其家人環之爭歎謂果中毒矣夜走取人糞亟投以水絞取而泥之爲飯後吐則又灌不已舉室伺守天殆曉酒醒能語言始詰不得河豚則已弗及

米芾元章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羈士大目之曰米顛魯公深喜之嘗為書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去一日以書抵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子行間魯公笑焉吾得是帖而藏之時錄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諸魯公洎執政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百首用吏能為稱首一無有以顛薦者世遂傳米老辨顛帖

頃一天府尹用吏能稱頗不大博灼五鼓與侍坐同待漏院舍忽語衆曰夜來不能寐偶讀孟子一卷好甜張嘗鄉內相謝隨答曰必非孟子此定唐書爾一坐為哄

祖宗故事誕育王子公主每移其服則有浴兒包子並賚臣庶裏包子者皆金銀大小錢金果塗金果犀玉錢犀玉方勝之屬如誕皇子則賜包子衆又逐後命中使人賚家賜來約領諸宰相餘臣不可得也家賜者亦金合多至二三百兩中貯犀玉帶或珠璣寶及太上朝皇子既洗時何執中為相因力丐衆去家賜故事上可之後魯公自錢塘而再相也與何傳適有皆名之美而何傳每歎進時錫賚薄少者魯公頓敷知曰公所謂自作自受故也蓋是時方丐傷太平務從古禮制一日殿廷講事罷與歸都堂魯公復向何傳歎衍禮之頗厭疲勞何傳於是忽起向敘曰此亦吾公師所謂自作自受矣公為之笑

豫章郡王孝恭曹王之次子曹王甚賢神廟季弟也於太上是姪從兄弟也孩未一時甚有寵之號三大

王著政和間始建春宮既事大體重乃命近成參告
諸陵而三大王遂行朝廷亦為妙選行事官與之偕
盡館閣上才一時之盛舉也諸名士既與王同塗而
王亦自矜持朝夕譚對簡札間獨喜用其字諸公為
快．不樂且以其崇貴故不敢斷讓焉往返者多將
及國門於是爭前敘別始僉約得共報之曰某等其
有天幸獲侍大王其將半月不勝其榮幸今遂顧矣
願大王保其玉體益其令明某等不勝其依戀十其
而後歸莫不撫掌書後數見字文叔湏虛中延康偕
尚稱快不已

八

汪內翰祖禹作唐鑑名重天下坐黨錮事久之其幼
子溫字元質與吾善政和初得為其盡力而剸進因
覓其見數遂官溫為溫寶寄士也一日游大相國寺
而諸貴璫澄不辭有祖禹獨知有唐鑑而已以溫勲
指目方自相謂也曰此唐鑑兒也又溫嘗預貴人家
會者人有侍兒善歌秦少游長短句坐間略不顧溫
亦謹不敢吐一語及酒酣惟洽侍兒者始問此郎何
人耶溫遽起叉手而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壻也聞

者多絕倒

蔡內相文饒羈以殿黜進既知杭州稍失志時宣
和間錢塘方經寇破殘後其用意將敦弘崖公何成
都故事花判府有寡婦詣訟庭投牒而不離袴部大
書曰紅袴白襠禮法相妨臂杖十七其守孤孀又有
田殿撰升之登者名家亦賢者也歸歷中外一日為
留守南都時每下每以其名登毀蹇為大恐遇上元
於是諸於通衢奉台旨貶罰依例放大三日遂皆被
白簡至今遺士大夫談柄不可不知

八

吳考功孀夫劭正有風槩吾與友也吾既友以來諸
孀夫而孀夫亦自喜知人嘗知閩出守洋州嘗以書
付其甥周離亨者便轉致諸吾而吾不知也離亨郎
陰發其閱書見有厚責名字其一題許景衡蔓苫果
諸王丞相韓時宰國正與魯公爭北伐事不相合託
得孀夫書為奇備藏之且數年時孀夫已休退而景
行又自除殿中侍御史矣一日工忽有意似向魯公
者騙詞得之懼始矜孀夫之書謂安穩處住於大臣
子弟也上偶覺然而孀夫與景行遂皆免司居官雖

亨乃得拜符寶郎於是朝班無小大咸揶揄之曰亨
爲其後冏青鳥之名竟載白簡則士大夫樞機吁安
得不慎

長安西去蜀道有梓潼神祠者素號異甚士大夫過
之者風雨送必至宰相進士過之得風雨則必殿魁
自古傳無一失昔有王提刑者過焉適大風雨王心
因自負然獨不驗時介甫丞相年八九矣侍其父行
及後知風雨送介甫也魯公帥成都一日出郊遇大
風雨平地水數二十寸道傍人目何文縝丞相㮚
政和初與計偕亦得風雨送仍見夢曰汝當殿魁
策所問道也文縝擬對下筆得大工迨徹程明日
夜夢治復讀策曰果問道而何爲殿魁

李贊林倪以和初出宰尉芮城時因公事過河鎮偶
監鎮夜同會坐數人相與共談鬼神事鎮官忽言乃
者河中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遭遂累代旌表號
義門姚家也一旦大小死欲盡獨兄弟在方居喪而
弟婦又卒弟且獨與小兒同室處喪度百許日其家
人忽聞弟室中夜若與婦人語笑者兄知是弟信也

因自往瞰之當一日勵其弟曰吾家雖累衰且世號
義門吾弟縱哀偶守不少待方喪除而召外婦
人入舍中耶爍辱吾門將奈何弟因泣涕而言不然
也夜所與言者乃亡婦爾兄瞠愕詢其故則曰亡婦
期月即夜叩門曰哀念吾兒之無乳而復至此因開
門納之果亡婦遂往登榻接取兒乳之弟甚懼自是
數來相與語言大抵不異平時人且懼且怯而不敢
以駭兄也兄念家遭死喪殆盡今手足獨有二此是
又欲亡吾弟爾且弟既不忍絕然吾必殺之因夜持
大刀伏於門左其弟弗知也果有排門而入者兄盡
力以刀刺之其大人呼而去翌旦爲視之則流血塗
地兄弟同共尋血蹤至於墓所則弟婦之屍横
墓外傷而死矣會其婦家遺至聞此而訟於官則發
則啟空棺而已官莫能治俾兄弟咸死獄中姚氏遂
絕李贊林者聞是始大不然鎮官郎子生命大后壹
其獄牘來視之乃信嗚呼亦異矣夫見神之事有不
可致詰者涉五行志言之始元年判方女子病死斂
棺積六日出棺外對如此予從三十一年時當癸亥

夏四月會於郡齋李撙林為吾道之即書以補後世
聽訟者之末也
魯公在從班時以趙安定王甲第傍近賜便詔見
因儀止焉其地甚古號多凶怪既入居之是夕有異
人劉快活者詣魯公求宜寢也公曰諾乃命酒與痛
飲歷三鼓矣中堂異時處蘇裕々有聲甚厲忽躍一
猴々類人長大緣々而出于外因忽不見時夜中分
卒故不大驚然劉但顧曰汝人勝他不過公亦大笑
謂劉此堂非所謂山魈者耶遂偕就枕矣
任宗堯者字子高名家子仕至典樂後改服武弁致
時觀察使宗堯多藝能洞曉天官律呂蓋其傳授於
祖漢津先生宗堯始仕官時郎壽功名大減末從為
書王寧中書舍人張邦昌使高麗為工部人至四明
則放洋而去不十日四明忽傳副使船壞衆為痛之
始時宗堯將登舟則寄所費玩好琴書於相識故人
家而道及是傳也其故人者嗟惘一旦有女奴忽暴
病不省遂為宗堯告訴其故人曰某所以涉鯨波為
果未希尺寸賞不謂遽持千金之軀而葬于魚鱉之
腹故人念我乎其所寄三琴實平生所愛賞甲可歸
之我家乙亦奇古當奉故人下者可與某凡所寄書
畫篋笥中百物歷々分區不遺一毫驗其故人大駭
為損哭久之女奴始甦翌日則四明一郡皆傳詔使
者舟壞信矣其後我歸使人自高麗上下一無恙故
人者得見宗堯備書舊笑樂異於常宗堯始疑而詢
為方道其事始知為黠鬼所侮吾觀見字甫言之
雒陽大明興五自隋唐五代至聖朝藝祖嘗破契之
聞寶末幸為而宮中多見怪且疑處兩徒雩祀謂見
上常而歸矣是後至宣和又為年百五十又虛曠益
自金鑾殿後鉅由盡罕人散入々亦多有異驀戎大
於十地常為巨蛛日夜必有蛛絲之聲不久也宣和
未有紅官吳太者戎人情常不樂事夏月同納涼於
咸寧閣至晴時夜天尚未分黑而從者堅請歸舍不
聽俄忽聞躍聲自內而出既有衛從隨紛執紅竿金
龍燭者數十對成行既列中一衣黃人如帝王狀物
間常帶鮮血班紅甚盛衣々皆躡嚴肅從大寓舍前
道本與其從者急趨入戶避之得詳眺焉最後有一

爵士似恐以納涼故妨其行從也乃以手兩指按其
臥榻之四足遂穿磚而陷於地頃刻轉仙殿而去遂
忽不見木大駭自是不敢宿止其中矣因閱盡所見
編以視人雖陽士大夫多能傳之曰此沿宮昭宗也
吾頃嘗聞是事蕭流落不偶久而客七八矣偶流寓
者趙令子與來猶能道其略因著于編

剝器之安世元祐臣也晚在睢陽以銀二十萬鑄一
舊宅或謂此地素不可止器之不信始入即有蛇
地四三出屋宇間呼僕脩屏去則奉拱立謂有鬼神
不敢指其手器之怒改命家人并行納諸筐筥而棄
諸汴流翌日則地出益多再棄輒復又倍曾不決旬
日乃至日得五七籠不已也器之不樂因自焚香於
土神祠前曰此舍某用己錢易之者即是某所居矣
蛇安得據以為怪乎始猶覬鬼神之有識而後桜年
今不數日而怪益出是土神之不賊耳且當受罰從
倘仍其舊貫不可得矣因循從者盡掊土得五六擲
之河中呂匠手為之改塑其蹤是怪不復作
時稱許欺陰理至重嶔林有謝秀才者衣冠後也善
以術籠人上下頗愛之於田井間易龍僧事每以小
堂輕挺貨與人必用大器巨秤貴償自書其得計剩
深匿一日也人往往不覺一旦從以僕其手自提升
行諸誑其奸入林野絕出城東門未數里所雷雨驟
興有黑雲追逐及霹靂一聲謝秀才震死矣屠篆明
屠為雷所擊伺其內潰散乃於屍腹中得一雷楔也
世人昧鍛刀間一不顧義理至為鬼神所譴猶多不
戒且甘以此何哉

建炎當三紀虜馬將飲江於是天子幸明越隆祐太
后龍輿駐豫章行李狀爲時警殺在外有舊官僕
李彪凡三人者每至城東南隅得園林僻寂私相謂
曰使虜一不可逃得相與匿于是宜死生以之未幾
行宮南遷倉卒之際果不克去而虜騎已還入矣三
人者行如約共竄於林內伏堂之巨梁上夜則潛下
取食而還伏為累十數日矣幸略無人至者一旦忽
多人物且皆至三人但伏梁之上計此豈皆避虜者
耶胡為至哉語未已即有黑衣數十人雜來共坐於
堂命左右選擒男女無少長悉以挺敲殺之積尸空

子219 011

午向暮盡死始去當是三人者伏擾于梁慨〻然想
脫一俯其首見必死矣黑衣既散皆謂得免況已昏
夜俄復出紅紗燈籠數十對引導有主者數人又至
亦坐於堂郎多摩吏據吁閱人姓名者三人益懼於
此殆不得脫矣則細下視之但見人物可半頭而供
弗辨乃知非人也允默聞死籍至多趣忘呼其姓名
中間偶呼及一名羣吏爭報曰不見不見類如是者
凡有四三人者咸能記憶也夜過半矣事竟皆去殆
曉則四顧烏者不聞聲知虜已洗城而引遁矣即於
亂尸中偶有呻吟聲三人共詢其名乃夜來摩吏所
謂不見者四人令急復活矣異哉吾得於宗高州高
州得於侯懋〻等皆顯官不宜妄云

郴州郴侯祠提羅池者不十許丈爾廟設甚嚴其祀
靈則遇之國戴諸文辭矣自吾放嶺外舉詔諸郴人
云父老遍傳郴侯祠中夕輒聞喝鑼代鼓之聲亦時
舉絲竹之音廟門內閉始曉則戒已開爭以為常近
百許年稍〻無此異矣又紹興乙丑歲有揚經幹者
過郴州因謁于祠則據其廡間以接賓客且笑語自
若及還館合然入房後仆而卒

鎮城之小南街有廢宦官舍廨已死久矣一日其家
木偶土地者忽自相毆擊不止家怪異之焚香拜禱
又不止乃投於井中一夕於井中又出送今僕遠送
之然僕人者亦懼夜以緡錢遷木偶但浴置於私務
門小石橋下不敢遠人皆不知也石橋去行街止數
十百步翌日則街市人皆見木偶土地夫婦行於街
衆大駭爭相傳或聚百十人而木偶土地自行衙前
以手相接扛而復鎮行轉街復抵私務入其中擲頭
因以絕繫于柱葉戎宰因下務見衆喧譁詢之乃曰
曰木土地自行也葉戎曰豈有此理呼五百簿令二
人持此木偶擲之江中後乃寂然此非所動而動在
五行有占當時趙守不易充除生事人不冀居吾意
謂其有兵火之厄乎此紹興乙亥夏六月十有六日
也吾親見之至九月末許簽判某死十月趙守俎而
揚司戶又死南流黃知縣丁憂而去戲陽巡鋪朱推
官皆死次年六月葉戎又死此其驗矣

百衲居士鐵圍山叢談卷第四

百衲居士鐵圍山叢談卷第五

蔡絛

天下苦蚊蚋都城獨馬行街無蚊蚋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樓極繁盛處也蚊蚋惡油而馬行人物嘈雜燈火照天每至四鼓罷故永絕蚊蚋上元五夜馬行南北幾十里夾道藥肆蓋多國醫咸巨富聲伎非常燒燈尤壯觀故詩人亦多道馬行燈火

近世兒女戲有宵夜圖者多為博塞以競勝負而作宵字或可謂消長夜卜也乃元宵夜圖耳吾待罪西清時於原廟祖宗神御諸殿閣遇時節則皆陳設珍好之具如平生時嘗得見宵夜圖者皆象牙局為之宵夜起自端門及諸寺觀作游行次第疑宵夜圖本此

有戲諸伎其精者皆挾法術元豐中有藝人善藏舟用數十人舁而置之當場萬衆不見也嘗經御樓前上下莫不駭異裕陵見之曰其人但杜來舟工耳因知伎術不能誑真人

金明池始太宗以存武備且為國朝一遊觀也其龍舟甚大上設一殿日時乘觀歲久之而聖末詔名作楊試者新作為久之落成華大於舊矣捐錢費十八萬所他物累稱是蓋樓閣殿所高巨雖浮重物迺始可運先是池北絲大屋深濬以貯龍舟俗號龍奧者政和前舟而舊舟第奧之西岸而已都城忽累夕大風異常不止衆共為戚雖暫斂頗亦憾兩風息方知新舊二舟既池中戰目三日矣新舊戰一日舊龍所傷尤甚從此工匠皆斂手歎之始信知

魯公崇寧末不入政事堂以使相奉朝於閤門外俗號梁門者僦第之以往居人舊冢或有誌文皆云葬城西二里大梁當唐宣武節度梁門外知已為墓田矣又多得婦人脛骨每長於今時長大男子幾寸焉或謂吾曰嘗親見陝晉間古墓平為秦人趙坑趙卒處白骨尚存其脛長大異隋唐時也知今人寖為小弱氏之語或不妄

李密之死唐書謂徐世勣表請收葬其尸迺具威儀以君禮葬於黎陽山西南五里墳高七仞政和導河田大伾將復禹跡因跡三山而繫浮梁為大伾

者乃蓉陽山也答墳高邃甯守導河之衛有司以聞
詔以禮改葬之時為部役者先發其壙則多取去金
玉及發下壙珓卜然不見其骸獨得頭顱且甚大傳
又謂容頰鬚而角方不知其故
昔與小王先生者言王舒公介甫何在於無後小王
先生曰介甫上天之野狐也又安得有後吾與然不
平歸以語魯公魯公曰有是哉吾益賤魯公始通為
吾言曰頃有李士寧者異人也一旦同上七日入醮
泉觀獨傾啟所之祈拜視、大夫路繹登階拜於神

者遊睹一衣冠巫問之曰女非我兒乎衣冠者為之
拜廼介甫也士寧謂介甫汝從此去踰一紀為宰相
矣其姤許蓋士寧出入介甫家識介甫之初誕生竟
呼小子曰我兒也介甫見士寧從果相神廟而士寧
又出入介甫家最坐宗室世居事我死賴介甫得免
即尸解去矣吾得此更疑惑久之又白魯公造化快
乩天道渺鴻徵實靈物也歟其於中用愚賢有令名
唯佩文救於人世中或窩庵多有所要諭其心斯可
字曾公為領之而吾以得以政和末或於洛水得石

大如拳色青黳有篆字兩行作篆白文工之低一士
人又得洛石政相同亦上皆曰魯公天與之道急：
欲公之奏行此次有名
始與歲而泉唐左大歡瀾海尤苦病逆介己之恭斗
米千錢人多莩死而嶠南風俟李平論至是珠正朗
李花退謝遂成李、實復成李梨亦變梨與皆可食
凡物多類是有茹蒙然枝間或結瓜大如拳此吾親
睹於中原所等
始時士夫夫起復則墨縗光幞繫紫袍黑角帶而已

上竟無患之政和末能者謂入公門不應衰服遂造
請亂浴所皆吉服與常時無別矣大凡有識之士不
肯起復變衣起者時多放要或無志之人偷觀
公相居中政和七年遭母去不哭尚二日則已拜
士大夫深惜之然吾家獨服衰也宣和後起復者韓
在家奉其几筵如故再接賓客兼觀舊蓋如常人無
異禮義於是掃地李丞相士美邦彥鄭起復中拜相
嘗於時復入政如吾得出入禁闥一日遂憩吾二已
謝之矣意諸其亂容李公邦彥乃是黑衫角帶出家岐

作優戲以見待吾得此大快力辭不去總是致疑罔
以訶罪此亦穫戾之一端焉然賢者但不諒吾之
狂也焉以著當時之習俗
趙吉陽元鎮號者中興名宰相也一日於行在所因
過三館食竟語些小頃一夕忽夢以罪貶海上何郎
狩無是事於是諸館職學士爭進其德而以休美曰
公為國柱石安得有此其間一二點又設然更起行
吉陽其門下士也藉第使如夢則某等誓將乘桴而
從公行決矣一時以為金石莫該人故多之而傳遶
於四方為美談吉陽去相位後竄於潮陽後果然
海上數年而趙吉陽死是時獨有一王海康逆者頗
從而況人調護海上無所薪米有物泳康馳津致之
又說諸家問勸懇不少寘然後果為人告訐坐是為
所居官而海康弗怨也當趙吉陽已死王海康始受
代能歸時是吾、正詠海康異聞三館之語甚笑底
日有戲言者安君居雷州雷州衛一路通海上旁無
他道君又書與況人道地宜先知之顧有所謝也王
海康郎笑謂吾曰寧有戲言者耶鎮吉陽觀齋魯書

貼一字之往來矣吾得此中心愁焉為之短氣且士
大夫此風蕭矣然豈無人乎慨世哉未知便強謂曰
必果若何
嶺南苦熱雖盛冬狀、有揮扇時吾僕入十月矣猶
感熱病呼醫診之曰伏暑又有持竹竿皆類其便呈
曰十有二月望劉子友納涼
古者祀天必養牲必在滌三月他牲惟具而已又見
祭祀之禮降神迎尸矣而後始呈牲、入於是因君
即執事割射之為至漢規而下有國有家者此禮漫
日朔獨在嶺以南他俗猶存也今南人喜祀雷神者
謂之天神祀天神必養七豕曰以神牲人見神牲
則莫敢犯傳養之率百日外成矣始見而祀之猶天
牲如此他牲則但取具而已又大凡祭祀之禮致除
神而從是始牲於是主人者同來觀而共從之極界
諸原意而為以為又過遂惡氣禳疾病必殊犬與古
同殊有可異者則俾謂社史亦試野信然
浮鄙祀志言粵人俗鬼而以雞卜李奇注謂特雞骨
卜也唐柳子厚亦言雞骨占年致之今粵俗且不然

實用雞卵爾其法先祭男乃取雞卵墨其表以為外
象畫皆有重輕類分段別彼猶易卦所謂世與應者
於是北面名曰神而道所事然後烹之投卵鍋中其
之熟則以刀橫斷雞卵既中破焉其黄白厚薄處為
內象配用外象之從我以求其從克與否凡卜病卜
行人雅殊有驗

嶺右僻且陋而博白在嶺右又甚焉惟其僻陋而甚
故俗淳古則多壽年動八九十歲不為異也大凡人
未壽頗嗜飲思慮猶之爾博白城下不可步則已號
新村吾朝夕曳杖其間一日至村舍見大小環立者
拱而有十餘人有兩老人坐飲乃兄弟也大者年九
十四指其小者謂客曰此我幼弟耳問其年則曰幾
七十人矣擁旁環拱而侍之皆兩老人之曾孫是殆
可入圖畫也又嘗見數村媼聚首有不平色相共嘆
與顧云吾語諸媼胡為者諸媼對曰我巷南並舍翁
昨暮死矣第令我輩有所不滿爾問其年曰九十九
吾失笑報諸媼九十九人安所謂淳而不滿耶諸媼
共辯折謂吾曰惜更一年且百歲使滿百寧不可而

天遣天之郎

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嶽麓二寺名刹也唐沈傳師有
道林詩大字行字書於牌藏其寺中常以一小閣貯
之米老元章為役官時游宦過其下艤舟湘江就寺
主僧借觀一夕張帆攜之遁去僧亟訟于官、為遣
健步追取還世以為口實也政和上命取詩牌為內
諸禁中亦倣道林而刻之石過暘岸喧然後不若道
林舊碑要不失真

魯公始同叔父文正公授筆法於伯父君謨既而
調錢塘尉時東坡公適倅錢塘因相與學徐季海當
是時神廟喜浩書故熙豐士大夫多尚徐會稽也未
幾棄去學沈傳師時邵仲芥進其文命書殿學北宮
公故待教仲蔡亦學傳師而仲蔡遂自名家及元祐
末又厭傳師而從歐陽率更由是字勢豪健痛快沈
著始知聞天下號能書然出魯公之右若其後又
厭率更乃深法二王晚每嘆右軍難及而謂中令去
父遠矣遂自成一法為海內所宗焉人在公北門有
執役親事官二人事公甚恪因各置白團扇為公扇

源以心畫之妙為書少陵詩一聯而二卒大檯見不
數日忽示觀新裝墨氣充溢以觀王持二萬錢以之
矣顧若此書公笑而不荅觀王時迺太上皇也後宣
和初因燕在保和殿上語及是顧謂公昔二扇者朕
今尚寶諸御府也
元符末魯公自翰苑謫香火祠因東下遊所歸止從
抗卜儀真以居焉排徊久之因艤舟亭下米元章
賀方回來見俄一惡客亦至且曰承旨書大字世舉
無兩然某私意若不過托燈燭光影以成其大不然

安得運筆如椽者哉公哂曰當對子作之也二君亦
喜俱曰願與觀公因命具飯磨墨時適有張兩浙素
芳餘因左右傳呼舁中庭公大筆來那瞻一筍從旁
下出筒有筆六七枝多有大如椽臂三人已愕然相
視公乃徐徐調筆而操之顧謂客子欲何字耶惡客
即拱而答某願作龜山字爾公乃大笑因一揮而成
莫不太息墨甫乾方將共取視方回獨先以兩手作
勢如欲張圖狀忽長揖卷之而急趨出矣于是元章
大怒坐此二人相告絕者數歲而始講解乃刻石于

龜山寺中米老自書其側曰山陰賀鑄刻石也故魯
公大字自唐人以來至今獨為第一
米芾元章有書名其投筆能盡管城子五指撮之勢
翩翩若飛結字殊飄逸而少法度其得意處大似李
北海間能合者時竊小王風味也魯公一日問芾今
能書者有幾芾對曰自晚唐柳近時公家兄弟是也
蓋指魯公與叔父文正公爾公更詢其次王晉卿家
舊寶徐處士碧梧蒼鵲圖但二幅晉卿每欲闕其半
惜不滿也徽廟默然一旦詔得之乃從晉卿借半圖

晉卿從命但謂端以失而彼得私爾徽廟始命匠者
標軸成全圖乃招晉卿以觀視之因大以贈晉卿一
時咸傳人已悅思厥後禁中謂之就日圖者是以大
上天縱雅尚已著龍潛之時也及即大位於是酷意
訪求天下法書圖畫自崇寧始命宋喬年掌御前書
畫所喬年後罷去而繼以米芾輩迄至末年上方所
藏率舉千計實熙朝之盛事也吾以宣和歲癸卯嘗
得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
幅顏魯公墨迹至八百餘幅大抵歐虞褚薛及唐名

陸李太白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會獨兩晉人則有
數矣至二王破羌洛神諸帖真奇殆絕蓋亦偽多焉
又御府所秘古來丹青其最高遠者以曹不興玄女
授黃帝兵符圖為第一曹髦卞莊子刺虎圖第二謝
稚列女貞節圖第三自餘始數顧陸僧繇而下不興
者吳孫權時人曹髦乃高貴鄉公也謝稚亦兩晉人
列女謂綠珠寶當時所華又如顧長康則古賢圖戴
逵破琴圖黃龍負舟圖皆神絕不可一二紀次則士
鄭虔子虔有北齊後主幸晉陽宮圖文書法從圖之
屬大率奇特甚至唐人則固已不足數然唐則變人
經者乃褚河南書字兩闕博陵繪其打類多有此千
今按眼中亡無復茲睹矣每令人短氣蓋自政和間
既好尚一行世間為之貴賂亦為時病此則良說矣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著焉後世由漢武帝汾脽得寶
鼎因更其年元而宣帝又於扶風亦得鼎款識曰王
命尸臣官此栒邑汝後和帝時竇憲勒燕然還南
單于者遺憲仲山甫古鼎有銘而憲遂上之凡此數
者咸見諸史記所彰灼者迨魏晉六朝隋唐亦數〻

言復古器梁劉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
十百種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皆金錯字然在上者
初不大以為事獨國朝來寖乃珍重始則有劉原父
侍讀公為之倡而成於歐陽文忠公又從而和之則
若伯父君謨東坡數公云爾初原父號博雅有盛名
曩時出守長安長安號多古簋敦鏡甗尊彝之屬因自
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
又著書名集古錄咸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款由是學
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風遂一煽矣元豐後又有文士
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時實善畫性希古則又取生
平所得暨其聞睹者作為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
考古圖傳流至元符間太上皇帝即位憲章古始眇然
追唐虞之思因大宗尚及大觀初乃效公麟之考古
作宣和殿博古圖凡所藏者為大小禮器則已五百
有幾世既知其所以貴爻故有得一器其直金錢數
十萬後動至百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塚墓破伐殆盡
矣獨政和間為最盛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
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殆有可哂者

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鍾而後得以作大晟及是又複
被諸制作於是朝聖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越先
代嘗有旨以所藏列崇正殿豎兩廊召百官而宣示
爲當是時天子尚留心政治倚神移清閒從瑣闥容
窺聽臣條訪諸左右知其爲雖樂其博識味其議論
喜於人物而百官矜覺也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
若秦漢間物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蒙世
錄且累數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
殿之繪像凡所知名罔司臣相遠近悉索入九禁而
宣和殿後又爲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
等諸閣咸以貯古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圖畫
在焉世事則蓋爛漫上志衰矣非復前日之敦尚致
驗者代遇俗亂倜則都邑方傾覆時所謂先王之制
作古人之風烈悉入廣營夫以孔父子產之景行名
公散季文之鼎牛盡象樽之規模龍執鷹燈之典雅
皆以食戎馬供熾烹腥鱗溫痍散落不存文武之道
中國之昵莫甚乎此言之可爲於邑至於圖錄規模
則班班尚在期流傳以不朽矣作古器說

藝祖始受命久之降討釋氏何神靈而忠若天下令
我抑薄好之不然廢其教矣日且暮則微行出徐入
大相國寺將昏黑俄至一小院戶旁則望見一髡大
醉吐穢于道左右方惡罵不可聞藝祖陰怒從旁
過忽不覺爲髡揪則肩於定曰莫除惡心且夜矣
捏有人害汝汝宜歸內可亟去也藝祖動心默以手
加額而禮焉髡乃捨之去藝祖得徐步還宮召忠謹
小璫爲行往某所視此髡爲在不且以其吐物狀來
及至則已不見小璫獨從臥地上遺吐狼藉至御前
視之盡香也釋氏教因不廢釋氏有旃檀瑞像者
見於內典謂釋氏在世時說法於忉利天而優填王
思慕不已請大目犍連運神力於他方取旃檀木攝
匠手登天視其相好歸而刻爲釋氏首身長丈六赤
紫金色人間世金色不可假獨他方有旃檀木者能
比方故也瑞像則入赤而已蓋底師之半肖釋氏在
忉利時適休夏而還由天而下其瑞像乃從空迎
逆之即得授記汝後於震旦（釋氏謂東方為震旦）度人無量其
後藏龍宮或出在西域諸國拔其說甚怪語多不載

至梁武帝時發兵越海求之以天監之十有八年扶南國遂以天竺旃檀瑞像來因寘之金陵凡歷閱梁陳隋唐五代偽吳楊氏南唐之李氏迄本朝開寶既降下江南而瑞像在金陵不涉及太宗皇帝以東都有誕育之地乃新作啟聖禪院太平興國之末始命迎取旃檀瑞寶公二像自金陵而内于啟聖院兩側殿其中如正寢者則熙陵之神御也其後取熙陵神御歸九禁大觀間魯公因奏請願以側殿之瑞像復之於正寢詔曰可特命將作監李名犯中興御諱時臣后意主之故李奉安以太史擇時日教坊集音樂有司儀從奉像輿而安置之焉是樂大作像輿者舁輿至殿將上入正寢則朵殿橫梁低下不可度瑞像又奉安時且迫衆為惶惧李監者恃其才笑曰此匪難也忽召搭材士雲集命夫擇諸棟梁盡斷之以通像達位當鬧則未事者大呼曰勿鋸勢若可度矣萬衆皆聞顧則見瑞像如人齊肩俛僂與廼得行遂達正寢於是上下鼓舞驚嘆所未曾見往往至泣下因即與奉安是時祐陵雖獨後已崇道家然事頗不背之又書

開慈聖光獻曹后舊禮像而於足下嘗度線且故事奉安則翌日天子必幸之時忽上自以一普紙付小璫曰汝持此從乘輿後至是上既焚香立俟近輒拜竟乃臨視取小璫所持紙命左右從足下度之則畧無纖假於是左右侍從凡百十咸失聲曰還矣上為之再拜蓋自神州陸沉郎不知旃檀瑞像今在不也元祐歲壬申魯公時帥長安因旱用故事上請禱雨于紫閣紫閣者終南之勝地及報可廼以軍府事付諸次官而自攜帥幕兵甲行經一夕矣翌旦叙竟與僚屬共憩大樹下樹旁有神祠焉兵將則多入其祠坐未定忽群走奔出長安素號多虎在外者睹人自祠廟中出奔疑有虎伏於廟於是亦爭鳴鉦伐鼓露白刃圍守魯公公曰徐之留出奔者即窮其所以廼曰祠殿上有土偶人旁積楮錢中若有物動搖者故疑其為虎公詰不然曰命二指使汝入往瞰則竊笑而出報曰乃一傑婦人坐楮錢中以楮錢自障其面爾公心物拉賓行往共視焉纔見公則長揖曰奉俟於此三日矣公曰某何人辱仙姑惠也復曰本欲罰

中相見休止於此相見可也公曰某即長安則又曰
本待於蜀中相見爾因自舉手撫土偶人而謂公曰
此亦有佛性公因謁云此乃泥土丸碟合成安得有
佛性耶則亦喜笑曰不然則一非一二則非二當如
是解遂起揖別去公亟展兩手攬悼之曰願以仙姑
下山使萬人共瞻仰豈不美哉因顧公曰好事不如
無保其體累不思恥委蛇而去矣望之行其緩倏已
在廟背山之上高公倚迎道人追其蹤則已不見矣
問湖為何人公疑其為觀世音大士然世多謂是毛
女魯公自紫閣禱雨思從蹤月果還龍圖閣學士助
成鄉黃王先生老志道人前事未卒十九有戢國不
中韓文公粹彥吾妻父也嘗得其手字曰遇取一真
語天官自相尋不月餘自工部除禮部侍郎小天一
日命吾紹介往見之老志書郎語小天曰紫府真人
小天亦疾應曰吳公魏國蘂後有家吏孫翻日主澱
掃因射大斎死被逐故有紫府真人事或壽於青瑣
小說不謬也老志又曰紫府真人實陰官之貴匯天
仙觀公功德茂盛近始陞諸天矣其初十華真人下

侍者也小天疾應曰乃十華真人下侍者也二人相
語郎吟咏同時吾大為之駭小天徐云吾及老志曰
先公既在鄉郡但嚴與食外對夕性嚴道室中靜默
有獨坐至夜分者未亨之前遽自悟其身乃十華真
人下侍者也時吾歎息不已而老志書包自布也此
事猶吾目久矣懷世猶未知也仰惟魏忠獻王全德
佑世為本朝宗臣第一然其始也一真人下侍者而
已今人動自負莨家真伯釋氏果位昭然過矣得不
勉旃
聞寶實戲命率然故人力學克振魯公時尹天府夜
師役夫擔之煙焰属天矣略一夫在屋上探火狀亟
令傳呼當斯性命不宜前僧不顧處屋上經營自若
俄火遽出屋壞僧墜于烈焰中人情其不疑快之則
又見在他屋柱來不已蓋使傳呼萬衆在是猶不可
施力汝一僧話猶栽耶又不聽則後墜如是者出沒
四三見晚火息人謂是僧必死於是天府吏檢校寺
衆則僧在無一損獨於稿勝閣下一阿羅漢像頭面
焦赫汗珠如雨猶流未止故俗號救火羅漢役數游

福勝閣下魯公指示得識之
劉快活信之縣卒也不知何州人始以猖狂避罪入山中遇有所遇遂能火神多作變怪與人言率道人吉凶雖有驗每自稱快活故時人呼之為劉快活喜出入將相貴人門又能為容成術所與游從老媼皆度弟子容色光異或多至八九十歲快活亦至百歲然世常見猶作五十歲顏狀甫丞相曾布在東府一夕屋三鼓不得寐呼侍婢執燭視室中有聲侍婢曰此鼠嚙爾耶謂在帳中耶試啟手舉帳蓋則有一劉快活尺許大因忽不見時劉快活在外方與門客然夜叩門客曰竟說入公門數不得出也始知其為戲魯公嘗飲之酒無不大醉夜乃吐出無肉識其根籍只人為府涂吏無鄉貫也後乞葬丘云葬丘其鄉丹一日尸解去
時都邑又有一人號風僧哥亦佯狂時時言事多中然風僧哥遇見劉快活輒戰栗逡巡退拱作畏避狀世莫曉其故豈所謂小巫見大巫者也
觀漢津照卒也不知何許人自云遇李良仙人以其入山歲世號李八百者得尸解法已七世尸解復投他尸而再生漢津嘗過一山龍門關人靜謂人曰下此有干闐解衣投水出石而出果玉也崇寧中召見製大晟樂鑄九鼎嘗其所獻議初禁制一日其官者楊戩在內後苑會上朝獻景靈宮還見漢津立道左視車駕工望之嘉禮小閣傳音拍問漢津因鞠躬以謝及還內戩至上曰漢津能出現武耶戩曰不然早自車駕出漢津同臣視鑄工方與欲遽閱踝臣除也蓋還至於此然漢津不出也上曰吾適見之覺妄呼因呼小閣共議其故戩愕然知漢津能分身上雅重之漢津明樂律曉陰陽數術多可中嘗私語所親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為成樂亦封先生號然漢津每歎息謂倚不如初議未久死數年忽有人自陝附漢津書歸其家者仍遣封以示魯公始驗為尸解云
老王先生老志者濮人也事親以孝聞幼嘗為任毋吮疽和去為漕計吏持心公平能自守一毫饋不受人賄同二十年其後每往來市肆遇一丐人見輒乞之錢一旦丐人自書我鍾離生也因授之丹老志服

其丹始大發狂遂能逆知未來事翰林學士強淵明紹聖初為教官過濮見老志授之書曰四皓明達出[illegible][illegible]明大貴而主是事時吾亦與汝相見於帝所矣及政和時貴妃劉氏薨追謚為明達皇后其制書畀淵明視草始悟四皓者賜號也時太僕卿亶薦之名老志館於魯公賜第上遣使詢明達使老志曰明達后乃上真紫虛元君且能傳道元君語以白而上語亦遣白元君事甚夥然頗迂怪一日喬貴妃使祝老志曰元君昔日與吾善今念之乎明旦老志密封一

書達上開讀乃前歲中秋二妃侍上燕好之語喬貴妃得之大驚此亦異也詔封洞微先生當是郊天而天神為出見於方澤而地祇為應皆老志先時奏而啟發之又士大夫多從而求書字其辭始若不可曉後卒合者十八九故其門如市魯公以為慶賞刑威乃上之柄借伸不應從方士驗禍福且不經而老志謹畏乃奏斷止之老志日一食獨湯餅四兩冬夏衣一襲後云見師責以受羅穀之服且屢留貴不知厭足凡有衣六七襲老志封還魯公改病乃力丐歸久之病甚上乃許其去及步行出然車不病也歸濮而死葬日又云若有笙簫雲鶴焉老志又獻乾坤鑑法上命鑄之鑑成老志密奏謂他日上與鄭后皆有難深可儆懼欲各以五色流蘇垂鑑異於所處之殿且往死之後時時坐鑑下記憶往語切謹慎必思所以消變者

小王先生仔昔者豫章人也始自言許遜真君授以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知人禍福老志死後仔昔來都下上知之名令隨老志事寓於魯公賜第大

抵巧於斯中道人腹中委曲其神怪過老志知如見又自言盡見星事多不及載詔封通妙先生然魯公疑不樂從容奏曰臣位細臣輔政而家養方士且甚逆怪非宜上甚然之乃徙之於上清寶籙宮仔昔建議九鼎神器不可藏於外乎是詔納鼎於大內其後宮人有為道士下居寶籙宮者以奸事疑似發因逮仔昔性傲又少戇上嘗以客禮待仔昔故仔昔視臣閹若奴僕又欲使群道士皆師己及林靈素出乃使道士孫密覺發其語不遜下開封獄殺之陷昔者

中官馮浩為力，仔昔未得罪時先以書示其徒曰上
蔡過寬人仔昔死甫四年而馮浩以罪竄還行至上
蔡縣工命殺之焉靖康初言事者至訟馮公當欲使
仔昔歸祀鐵幘以臥燕山蓋誕云
皇太子始冊拜將廟見其禮儀甚盛禮應乘金輅建
大旂而議者從中大不㑹於是東宮遜辭而止獨前
一夕於甬傳於左掖門外翌日質明但常服御馬入
太廟更衫衣冠遠遊𠌃九寸圭而款祖宗焉當是時
清道親事官有呵喝言皇太子者父老都人爭擁和
呼衆中一父老忽嘆息曰我昔嘗睹是傳呼今久不
聞此聲矣攷之仁廟雖嘗在東宮然學亦又未嘗郎
大位獨真宗為皇太子歷年且數出入自至道乙未
至政和甲午為年當百二十餘則父老者又不知幾
何歲人時太上方留神道家流事聞亟使散索已忽
不見
政和丙申汴梁運舟火因順流在下難通津門者縣
東水門也通津異其而大聲猛甚傍接體現其日真
武見於雲間神吏左右儼然萬衆皆瞻睹

僧道楷沂州之村夫也始事真華嚴者不肯乃自取
一木橫置大井上端坐作禪觀且九年一旦大悟使
操筆作文偈無不通解道價日盛大觀間住持東都
之淨因禪院有天府尹李壽者雖法家然喜禪學時
爱重楷時因陛見力舉之上曰朕久已欽其名也李
壽退上即命中使錫以磨衲僧法衣而加賜四字禪
號者釋氏之異數然楷初弗知也中使忽持襆來楷
不肯受之又故事門中應以白金五十鎰遺中使賜
書送而楷曰豈可以我故為常住費又止不予中使
人亦恨不樂遂堅辭不受之之上乃命李尹諭旨列
重閱勤然楷不回也使者前後凡十七往返而志崖
確上始大怒命坐以違制罪焉始進逮楷天府也都
有於千許人隨之至庭下李尹慚因不敢出獨使其
兩戚官主鞫而少尹者頗聞是僧七十有餘卧楷曰
六十有二矣二人黙相視失色陰呼齊至又曰是
僧瘦弱疑若疾病狀行可驗之楷又大言曰道楷平
生無病二人因俯首私語如此則當杖矣楷笑曰不
受杖何時了於是編管沂州監郡淄將俾近其鄉井

實李尹甚至洞明道佛之學蓋儀楷又取之一以
忽失去累走求諸郊野聞於山中得於郎山之上石
穴精舍而止其關為後十許年乃死方其死時招然
衆曰汝等皆來嘗吾大醉餚食竟獨入深山又不出
衆視之坐石上已跏趺而化矣嘗謂浮屠氏時有立
志若是者頗恨吾士大夫進偶罕見之何哉
道士李德柔字勝之能詩善書酷肖於傳神可照出
入公卿門東坡公有詩叙尹尊師可見甫往於李氏
者德柔也魯公亦喜得其戒行王好色句數為大筆

書之其後天子方擅道家流爭尊礼方士都邑宮觀
因寖增崇修於是人人爭窮土木飾臺榭為游觀器
臺曲檻華僭宮掖入者迷人獨德柔漠然若示為朴
魯群黃冠多揶揄之遂聞於上上曰德柔實郎命參
錢五百萬俾作新其齋居德柔不得已拜上乃為一
軒而名之曰翼壇上笑亦為之御書金字暗之宣和
甲辰春德柔一日報吾榮感入端門守内有吾屏星
城增貯水器我始寢榮感里元鮮放大耶吾不能答
其後竟坐誚神霄事被逐嘗謂世不足人人物之是

非義不得以一切論
宣和戊己亥夏都邑大水泛冒入城隅高至五七丈
久之方得解時泗州僧伽大士忽現於大內明堂殿
雲龍之上凝立空中風飄飄然吹衣為動旁侍更岸
木又皆瓦鳥又有白衣巾裹跪於僧伽前者若受戒
喻狀莫識何之也萬衆咸瞻迨夕而沒白衣者疑為
龍神之徒為僧伽所降伏之意爾上意甚不樂
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寶工元節故事天子御樓觀
燈明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西觀下天子時從六宮

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幙無家下無縣知是
日上偶倚在西觀之上而宦者左右皆不捷其下則
萬衆忽有一人躍出緇布衣若僧寺童行狀以手指
簾謂上曰汝是耶有何神乃敢破壞吾教吾今語汝
報將至矣吾猶不畏汝汝豈能壞諸佛菩薩耶時上
下聞此皆失措震恐捕執于觀之下上令中使傳呼
天府亟治之且親臨其上則又曰吾豈逃汝乎吾故
示汝以此使汝知無奈吾教何爾曉汝苦吾吾今不
語矣於是箠掠亂下又加諸炮烙詢其誰何界不

一言亦無痛楚狀上益憐復召行天法羽士曰宗冲
妙世號宗法師者亦神奇至視之則奏曰臣所治者
邪見此人者臣所不能識也因又斷其足箭鏃施刀
當血肉狼藉上大不怡為罷一日之歡至暮終不得
為何人什獄甚之嗚呼浮屠氏實有人
有南僧將嫁志同常俗鐵城去容州之陸川縣甚近
一日令尹者入寺見數泥像乃坐亡僧也令尹忽欣
然且歎息顧寮晃曰是亦有坐亡者耶然不易得耳
而置從忽作暴露而略不恤耶其間一兇觀欲亦並
甫對曰此數僧今已無子孫矣聞者笑之
鐵城有富士成君相知甚喜道家流事吾間之子有
所聞即何述而不複字成君曰有也我以少年時未
識好而門在桂林與一韓生者游韓生嗜酒自云有
道術初不大敬重之也一日相別有自桂過平明同
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之伽藍而韓生亦來夜
不眠自起一籃持去杓出就庭下與共往視之即見
以杓酌月光作傾瀉入籃狀爭戲之曰子何為耶
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慮他夕風雨作夜黑留此

待緩急爾衆笑爲明日取視之則空籃與杓如故衆
益哂其妄及舟行至昭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廝辦
治有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作日暮風益急燭
燈不得張坐上墨黑不辨眉目矣衆大悶一客忽念
前夕事戲謂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寧可用乎
韓生大撫掌而對曰我幾忘之微子不言幾我負郎
即起走從舟中取籃杓而一揮則月光燦爛見於梁
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爛如秋天夜晴月色激
灔則秋毫可得辨衆乃大呼從達四鼓韓生者又酌
取而收之盡杓不見黑如故始知韓生異人也成君
又謂吾曰我時在中洲營生於西林數夕客忽邀我
棄投其壻大凡存套陸然我不聽及別去不知所在
後聞挽頭竟東適湖湘者謂流湖上數年至陸川而
說及學客但空籃知其尸解矣我始悔不從之學用
是觀之神仙事必有非謬成君說後又五載適得
詠陳道判將家以訊陳而成君之言信

訂補居士鐵圍山叢談卷第五

百衲居士鐵圍山叢談卷第六

蔡絛

昭陵晚歲開內宴嘗數與大臣侍從從容談笑賞歡御飛白書以分賜仍命內侍王岐公禹玉各題其上更且以香藥名墨遍賚焉一大臣得李廷珪墨而君謨伯父所得乃廷珪君謨時覺大臣意歎有不足色因密語能易之乎大臣者但知廷珪為貴而不知有超也既能易輒欣然及宴罷騎從出內門去矣分道君謨於馬上始長揖曰還知廷珪是李超兒否

宣州諸葛氏素工管城子自右軍以來世其業其筆制散卓也吾頃見尚方所藏右軍筆陣圖自畫捉筆手於圖亦散卓也又幼歲當元符崇寧時與米元章輩士大夫之好事者爭寶愛每遺吾諸葛氏筆又皆散卓也及大觀間偶得諸葛筆則已有黃魯直樣作棗心者魯公不獨喜毛穎亦多用長鬚主簿故諸葛氏遂有魯公羊毫樣從為叔父文正公又出觀文樣既數數更其調度由是奔走時好至與挈竹臨闤闠貨雞錐子入奴婢手抄圭撮者爭先步武政和後諸葛氏知其有書名乃持右軍筆二枝乞與其人不樂宣帥再索則以十枝去復報不入用諸葛氏因請宣帥一觀其書札乃曰似此特常筆與之耳前兩枝非右軍不能用也是諸葛氏非但藝之工其鑒識固不若所以流傳將七百年向使能世其業如唐李時則諸葛氏門戶豈遽滅息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昔有張滋者真定人善和墨色光瑩膠法精絕舉勝江南李廷珪大觀初時內相彥博許入底光凝其薦之於朝廷命造墨入官庫是後歲加賜錢至三十二萬政和末魯公辭政而後止滋亦能自重方其得替債時皇帝燕趙二王呼滋至邸命出墨謂雖百金不吝也滋不肯曰滋非為利者今墨乃朝廷之命不敢私遺人二王乃丐於上詔各賜三十斤然滋所造實超今古其墨精大觀庫無慮數萬斤世謂膏若用度廣空皆藏墨慮縣誤不知元豐大觀二藏雖斫墨盡何事不見仍豐盛異常爾且以膏把順時元豐與內帑自出河北山東精鑄一千萬足他捐則勿取以是證焉斯可知已

江南李氏後主寶一研山徑長寸踰咫前聳三十六
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為研及
江南國破研山因流轉數十人家為米元章得後米
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勿就而蘇仲恭學士之
弟者才翁孫也號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基
多群木蓋唐晉人所居時米老欲得宅而蘇覬得研
於是王彥昭侍御兄弟與登北固共為之和會蘇米
竟相易米後號海岳菴者是也研山藏蘇氏未幾索
入九禁時東坡公亦嘗作一研山米老則有二其一

曰天容者殊瑰奇後工亦自為二研山試視江南所
寶殊亞肩吾在政和末得罪時嘗預召入萬歲洞至
研圖詩盡見之
太上留心文雅在大觀中命廣東漕臣督採端溪石
研上焉時未嘗動經費非復知之事也乃括二廣頭
子錢千萬日役五千夫久之得九千枚皆珎才也時
以三千枚進御二千分賜大臣侍從而諸王內侍咸
願得之詔更上千枚餘三千枚藏諸大觀庫於是但
有司封禁端溪之下巖穴蓋欲後世獨貴是研時人

或不知厥由今世有得此者非常材矣
國朝兩浙有二廣南有交趾故凡真八豈字所通道
太宗時靈武受圖因詔西域若大食諸使是後可由
海道來及哲宗朝始得火浣布七寸大以為異政和
初進火浣布者已將甲扱矣其後屢自南至大抵若
今之木綿布色微青黳蓋投之火中則潔白非鼠毛
也御府使人自紡績為中禪衣袍之屬多至不足貴
亦可證舊說之謬
奉宸庫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揔攬

綱不欲付諸臣下因踵鄧祜故事檢察內諸司於是
東典御馬而從以技直方大內中諸司局大駭牡乳
數日而止因是併奉宸俱入內藏庫時於奉宸中得
龍涎香二琉璃缶玻璃母二大篚玻璃母者若今之
鐵滓然大小猶兒拳人莫知其力又歲久無籍且不
知其所從來或云柴世宗顯德間大食所貢又謂真
廟朝物也玻璃母諸璫以意用火煅而模寫之但能
作珂子狀青紅黃白隨其色而不克自大也香則多
分錫大臣近侍其模製甚大而質若外國不大佳每

以一豆大爇之輒作異花氣芬郁滿座終日累不歇於是太上大奇之命藉被賜者隨數多寡復收取以歸中禁因號曰古龍涎為貴也諸大璫爭取一餅可直百緡金玉穴而以青絲貫之佩於頸時於衣領間摩挲以相示坐此遂作佩香焉今佩香者蓋因古龍涎始也

舊說薔薇水乃外國採薔薇水上露殆不然實用白金為甑採薔薇花蒸氣成水則屢採屢蒸積而為香此所以不敗但異域薔薇花氣馨烈非常故大食國薔薇水雖貯琉璃缶中蠟密封其外然香猶透徹聞數十步灑著人衣袂經十數日不歇也至五羊效外國造香則不能得薔薇第取素馨茉莉花為之亦足襲人鼻觀但視大食國真薔薇水猶奴爾

香木初一種也膏脈貫溢則其結沉水香然沉水香其類四有謂之熟結自然其間凝實者也謂之脫落因木朽而解者也謂之生結人以刀斧傷之而後膏脈聚焉故言生結也謂之蟲漏而後膏脈亦聚焉故言蟲漏也自然脫落為上而其氣和生結蟲漏則其氣烈斯為下矣沉水香過四者外則有半結半不結為美水沉美水香者番女久婆菜者是也因其半結則實而色重半不結則大不實而色褐好事者故謂之鷓鴣斑也婆菜中則復有名蓬盤頭承盤頭結實摩者亦近乎沉水但香木被伐其根盤必有膏脈湧溢故亦結但毀為水漬其氣頗腥烈故婆菜中水盤頭為下矣餘雖有香氣既不大凝實若是一品號為箋香大凡沉水婆菜箋香此三名常出於一種而每自高下其品類名號為多爾不謂沉水婆菜箋香各則有種也三者原其占城國則不若真臘國真臘國則不若海南諸黎峒又皆不若萬安吉陽兩軍之間黎母山至是為冠絕天下之香無能及之矣又海北則有高化二郡亦出香然無是三者之別第為一種類箋之上者若久處炎中厭聞沉水香況適者貴游取之多海南真水沉一星直一萬居貪賦詩之國嘉海北香若浸水地號丸窟者高地號沒灘者色中時時擇其高勝其一娃其香味淺短乃更作花氣百和旖旎古人說香略續本草酉陽襍俎諸家汎論殆遍

其要
合浦珠大抵四五所皆居海洋中間也名託寶名對
望者最而斷望地近交趾尤產珠尤美大父老史傳
昔珠還時盡自海滲珠母生猶山然高壘數百千丈
其或出露波濤上雖不知得幾何代也刺史者每欲
其貪欲心或因是罪產人人不自聊此珠所以去去
皆遠徙徙交阯東蠻諸異國而珠母亦不生就生亦
不實矣俗言珠母者謂蚌也凡採珠必資人謂曰蛋
戶丁為黃丁亦王民爾特狀怪醜能若辛常業捕魚
生皆居浮艇中男女活計也也弗嘗捨也採珠勿以
時聚或累採會大艇以十數環池左右以石墜大絙
垂下深十百丈捨於絙而摸取珠母曾未移時然氣已
迫則亟撼小絙小絙動舶人覺乃絞取人緣大絙上出
輒大叫因倒死久之始甦下遇天大寒既出而叫為
又急以苦酒可升許飲之耐於是七夜為出四久
後活其苦如是世且勿知也父老云聞聖祖未必南
連瑤欽廉被系虜生靈疊疊事甫定而珠為靡當瑤
是時商賈走四方爭利溱走民賴以安樂吉生主者

復棲潤則珠復徙去久矣中興後乃復池海底積高
緣數尋一刺史來得此大喜即妄為辭以聞其上請
復稍置內綱保諸蛋俗其利一方始大擾走視珠母
則皆見白沙布底爾後得珠母雖合數千百既破開
累無一珠摩壘狽環之則大哭勿恤也自是以貢則
求諸他且又加配率閭告許凡枉楷而破產者大率
皆無辜千里告病然耳目使者又勿吾側是天以珠
池毒禍吾民也吾聞此為憮然後詩點陵寶綠見李
大平興國七年事某月甲子海門採珠場獻真珠五
千斤皆徑寸者為捲屯吹愕何其異哉而致是歟又
而思之此無他知寶命吏之故
太宗時詩巧匠因勅試視于紫雲樓下造金帶得三
十條匠者為之神耗而死于是獨以一賜曹武穆彬
其一太宗自御之後隨入熙陵而曹氏所錫帶即莫
測何往也餘二十八條特命貯之庫號鎮庫帶乃後
人第徒傳其名而宗戚羣璫間一有服金帶異花精
緻者人往往獻指目此紫雲樓帶其實非也故吾這
不得一識之自時鎮庫帶後屋歷百十年所及虜騎

祀開大上皇狩丹陽因盡挈鎮庫帶以往而一時有
從行者有若帝胄伯氏諸貴皆得賜紫雲樓金帶矣
事後甫平太上皇言歸宮闈於是靖康皇帝復命追
還之庫吾在萬里外獨嘗聞諸然又不得一識也中
興之十三祀有來自海外忽出紫雲樓帶止以四銙
視吾虜騎弃入遠給從所退還匆及者其全譽歷歷
光彩溢目異常金又其文作醉拂菻人皆笑起長不
及寸眉目宛若生動雖吳道子畫所弗及若其華絞
則有云七枝層、為之錦象之精其微細之意知入
神而不可名且往時諸帶方銙不大此帶乃獨
大至十二稍且左往時為寬極臣寶不覺為之再拜
大抵我祖宗根模鎮一帶猶貽厥後世若無以加也
于是亟歸諸客而竟始遣中國書此以詔後之人
都邑禀民多增五局貨藥濟四方其舉也歲交出入
得息錢四十萬緡入戶部助經費然往時議者甚大
不然矣時工每儀和劑局凡藥材皆闕伊時工謂爲
大亂而和劑局宜一日請內帑撥藥庫百數歸餉之
偶忽得一枝天紀帶庫且異其因不敢用復上之朝

廷乃命工為之帶能工人亦嘆賦此工德有所感名
之故矣蓋倒透中途成正透其面猶黃蠟中有異寶
一朵雲中天嬌一金龍孤盤挈空八角供金盒為御
府第一號瑞雲盤龍御帶
于闐國朝貢使每來朝必攜其寶鍮以進往自國初
以來迄今如是也我主客儕見之貫一賴鍮耳蓋其
來入中國道涉流沙踰三月程無水大獨攜其水而
行從鍮若掇之以水頃刻已百濟、未用是得不乏故
寶之
伯父君謨嘗得赤籐杖中有松花一枝窕如新折恭
頭十兕蹇四散其中渙然作變妓蜎狀竊視之若生
動每寶惜之　錢塘之龍華寺有傅大士真身供藏
所謂貝門擺頌金剛經相板與藕絲燈三物昔為吾
越錢王從婺女發棪取來藕絲若乃梁武帝時物也
緣言藕絲織成深不然但疑當時之　工　爾　所
織紋寶華嚴會釋氏說法相狀凡七所即所謂七處
九會者是也有天人鬼神龍象宮殿之屬極幻妙
奇特不可名臥和後索入九禁崇和初以大熙禪代

教閲復以鶴鳴塔既在者梁師成吾昔在錢塘日之
後於梁師成家得識焉師成請索副籍沒而歸於
者莫知所在
唐雷氏孫德宗來世擅斷琴著名過其得意不識之
故國初尚方所藏玉鶴琴獨為世甲胄在仁宗時號
塘有名人水丘者又得玉磵琴而君謨伯父帖曰調
賢郎在錢塘得玉磵琴屬與玉鶴輩為法玉鶴藏禁
中而磵落人間此豈常物也哉其後玉磵琴得一
見顧不稱其琴又唐李汧公者號喜琴乃自製堂於

為之曰百衲琴百衲琴流傳皆祐陵劉六入九禁是
天下號殊絕獨玉鶴百衲乃第一工方時得古琴推
若蓍畫奇工得以待詔日親近往往被褻賜而琴工
獨閑於日　光赫因日月以冀恩澤即共奏取御府
所寶琴面與理治之工亦可為於是首取百衲琴破
之乃止八段然膠漆處解散群待詔及大恐懼因茲
屢得合併玉鶴輩入九咸被壞遂得時時奏功第賞
但求金石之奏思得山水之清音然矣此良足惜者
爾

聞粤有福清縣瀕海人家于海中間得一物乃藤面
闊角白木枕一枕之則皆炫四發又有青毛坐碍人
坐其上毛蝨颯然豎起拂面人驚請示不可名異狀
怪以為妖乃并函獻之福清士人來為吾言乃中興
之初也
金蠶毒始蜀中近及湖廣閩粵浸多有人或捨此去
則謂之嫁金蠶率以黃金釵器錦段置道左俾他人
得焉鬱林守為吾言嘗見福清縣有訟遭金蠶毒者
縣官治求不得以或献謀取兩刺蝟入捕必獲矣蓋

金蠶畏蝟蝟入其家金蠶則不敢動雖匿榻下牆罅
果為兩蝟擒出之亦可驗也又嶺嶠多蜈蚣動長二
三寸螫人未死不得然獨畏托胎虫多延行井幹橋
壁上蜈蚣雖大偶從下過托胎虫必故自落于地蜈
蚣為虫縮不得行托胎虫乃徐徐圍繞周匝蜈蚣盡
然後登其首陷腦而食之死故人遭蜈蚣害者
取托胎虫涎敷傷處立止且金蠶其毒若有
鬼神蜈蚣君是之甚且大也然則蝟捕金蠶托胎制
蜈蚣物理有不可致詰而不可不知者如此

往時川蜀俗喜行毒而成都故事歲以天中重陽時
開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貨其間號名藥市者于是
有于窓隙間呼貨藥一聲人識其意亟投以千錢乃
從竇間度藥一粒號解毒丸故一粒可救一人命
大從既臣測故時多疑出神仙政和間祐陵以仁往
惠天下嘗命工清寶籙宮之前新作兩亭左曰仁濟
給藥治疾若右曰輔正主符水除邪四門莞詔海內
凡藥之治病彰、有驗者考索其方書而上之焉於
是成都守臣監司奉命相與窮其狀乃始得售解毒
丹家蓋世、俱行毒者為作害故匿其迹非有所謂
神仙也既據方脩治得其全即并藥奉御事下殿中
省工日賦自此天子所服御以齊亢、毋慎有司也
由是殿中省群醫驗諸師驗其方則王氏博濟方中
之保靈丹方倚當是時擒子行遊須殿中雖事故獨
得其詳吾泰南來用是藥常救兩人食葫蔓州毒得
不死蓋不可不書
太上受命享萬乘至尊之奉而一時諸福之物畢至
加好奇賞異故天下琪珠歷入尚方皆萃於宣和殿

小庫宣和殿小庫者天子之私藏也頃聞之以寵妃
之侍從者頓首御上意而賜之內命侍取北珠采奏
上閱選御手親擇而酌之凡五七酌以賚焉初不計
其數也且又不知其數蓋北珠在宣和閣圍寸者價
至三二百萬又乙巳歲冬魯公得疾其始上為臨問
而醫者奏當進附子物上意惻怛命主小車內侍與
附子以進御手亦為揀擇取四還中使賜魯公率大
循拳其一重三兩四錢次二三兩二錢二皆二兩八
錢吾往安平居朕孔臨宇留睹此亦歎所未始見則
他可稱是
萵介一名候蘇木草謂性溫不然質微涼吾嘗嚼顏
數見金黃顏魚似死薑介者少立死甚於鉤吻毒矣
物性相反有可畏如是也於是禁始不可不知
寳陵有草生丸髮間實產嶺暮然今二廣所向多有
之在嶺南初木大香一持出嶺北則氣類馨烈南方
至易得賞者往、但以為床薦
建炎龍茶始江南李氏號北苑龍焙者在一山之中
間其周匝則諸葉地也居是山號正焙一出是山之

外焙曰外焙正焙外焙色香必殊此亦山秀地靈
所鍾之有異色已龍焙又號官焙始但有龍鳳大團
二品而已仁廟朝伯父君謨名知茶因進小龍團為
特珍貴因有大團小團之別龍團見於歐陽文忠公
歸田錄至神祖時即龍焙又進密雲龍密雲龍者其
雲紋細密更精絕于小龍團也及　哲宗朝益復進瑞
雲翔龍者御府歲止得十二餅焉其後祐陵雅好尚
故大觀初龍焙於歲貢色目外乃進御苑玉芽萬壽
龍芽政和間且增以長壽玉圭玉圭凡廑盈寸大抵
北苑絕品曾不過是歲但可十百餅然名益新品益
出而舊格遞降於凡劣而又茶芽其貴在于社前
則已進御自是迤邐宣和間皆占冬至而嘗新茗是
率人力為之反不近自然矣茶之尚蓋自唐人始至
本朝為盛而本朝又至祐陵時益窮極新出而無以
加矣

漢宣帝在仄微有售餅之異見于漢紀至今凡千百
歲而閭中餅師每圖宣帝像於肆中今殆成俗漢氏
之德于世如此也

國初吳越王錢俶始來朝垂至太祖謂大官錢王
浙人也來朝宿共帳內殿矣宜創作南食一二以燕
衎之于是大官倉卒被命一夕取肥羊為醢以載蒸
餅為旋鮓至今大燕首薦是味為本朝故事

种和師賜名將也出陝右元祐時朝廷付之以邊事
呂丞相大防始召之敘寒勞汝魚線患似呂丞相嘉
問君解識此物耶和拯其西音口不托便不識至今
傳以為笑

魯公盛德蓋自小官時搢紳間一辭謂之有手段元
祐時守維揚多過客日夕盈庭寺一日本是春膳合
客為涼餅會也人人饑報客繼至者公出留偶給、
來又不已坐間私語茶四盡覷有手段今卒然留客
且若是他食斷然嗟為尚可如涼餅者茶何便辦耶
請共嘗之及食時計留客則已四十人而咸詢皆至
乃精腆時以為話柄

太上皇在位時屬升平手藝人之有稱者甚則劉仲
甫號國手第一棋待詔士明人逸摩琴則僧梵如
者海大師凡工足也然有疾左手無右手禁如之狂

謂則全根本領雖不及龍如但下指能作金石聲教
坊琵琶則有劉繼安舞有雷中慶世皆呼之為雷大
使笛有孟水清此數人者視前代之伎一皆过之獨
丹青以上皇自擅其神逸故凡名手多入內供奉代
御染寫是以無聞焉爾對仲甫棊士大夫特以數唐
開元國手王積薪而仲甫猶出積薪上而道但仲甫
亦自挾數術能循纏士君子故喜其為人用是名聲
益表撰著棊經傚孫子十三篇又作造微精理諸集
成見棊之有道用意成一家說世遂為與以道之矣

及政和初晉士明者自河東來輦下方年二十八九
獨直出仲甫右一時又敕之乃為仲甫兩道猶有餘
其藝左右縱指特神出思没於是名聲一旦籍然邪
日宵貴然終不棄其故妻指仲間尤多之先哲廟時
有棊手號王憨子者以其能延仲甫未究而病以死
故世以謂仲甫除害之也及士明出仲甫聞而呼之
與角遂為士明再四連敗之於是仲甫乃欲以女妻
之則又辭曰我有室矣仲甫怏不悅居月餘偶以病
殂往往為士明所排死故好事者益為浮言計憨

子死之歲者實士明生之年也則士明果憨子之後
身造物者俾之復其仇云
花蕊夫人蜀王建妻也號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
衍而小徐妃其女弟在王衍時二徐坐游燕淫亂亡
國莊宗平蜀後二徐隨王衍歸中國半途遇害焉及
孟氏再有蜀傳至其子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宮詞
者是也國朝降下西蜀而花蕊夫人又隨昶歸中
國昶至且十日則召花蕊夫人入宮中而昶遂死昌
陵後亦惑之嘗造毒屢為患不能禁太宗在晉邸時

數數諫昌陵而未去一日兄弟相與獵苑中花蕊
夫人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政擬走獸忽回射花
蕊夫人一箭而死始所傳多偽不知蜀有兩花蕊夫
人皆亡國且殺其身
本朝宦者之盛莫盛於宣和間其談流嘉祐元豐著
於元祐而元祐時有李憲者則已節制陝右諸將譏
且如鄧中司潤甫力止其漸不可憲遂用事矣至元
祐又以垂簾者久故其徒得預聞政機官通廊廟且
事事名譽有陳衍者跡狀既露後又撼天子太上惧

多以郎中應寶帶賜之得稍止及親政而李救之爲
然勢已張若禁綱則具存也及崇寧初止與魯公弗
能救於是創寄班法因資任事大觀後遂有官至皇
城使官達者至引進客省矣至外廷藩邸餘風則猶
尚存也時士大夫自由公輔而進取從此徒亦罕戴
交通及政和三四年由工自攬權綱政歸九重而後
皆以御筆從事於是宦者乃出無復自顧藉祖宗垂
裕之模蕩矣蓋自崇寧既建九豐任李箴故事命童
貫監王厚軍下青唐後貫因盡攘取決右兵權魯公

再從東南召復相而力遏之朝廷降詔著方劾奏請
五路然遏之不得更反折角政和末遂竟領樞密腰
武柄主廟算而梁師成者則嘗黠慧其事任類古
輔政者一時宰相執政盡出其門如中書門下從奉
行文書於是國家將相之任文武二道咸歸此二人
因公五黨伍甚於水火又當是時御筆既行且相拉
擅都邑內外無所遵從庠序有司大惧得罪必待宦
人領之則可入奏矣緩急有所主故諸司局務爭奏
乞中官提舉是後大小百司上下之權悉由閹寺外

路則有廉訪使者或置承受官于是天下一聽而絕
律大壞矣宣和之初豎中間宦人有至太師少保節
度使正使承宣觀察者比比焉朝廷貴臣又皆由其
門遂不有廟堂士大夫始羞與之朝班禁近咸更相
指目此立里客也此木脚客也反以為榮而爭趨羨
之能自防勵者無幾矣魯公則居家悔歎每至嗟泣
而上亦覺其難制始救鴻浩又殺王堯臣若揚十承
宣小李使皆死不明逮割數人然勢已成未睹其益
而群閹既惧避贖禍無術則愈爭燕游用蠱上心冀

免夫朝夕議者深憂且疑有蕭墻之變漢唐之事了
在目前俄禍自外來大敵遂犯都人情洶至殺至啗
之背征無能矣凡此始終自非皇天推祐聖祚不然
可勝抬哉故書其畧如此政和以還侍從大臣多奴
事諸璫而取頭貴其倡始者首有王丞相黼事梁師
成俛則成尹兼事何所宜八座事王仍後又有王右
轄安中亦事師成然柴彭詹於宣和以降則士大夫
急歸之內寺之門無顧恥師成為貝府先生無父
事之要中石翁茲凡事師成麻制必極力作為好辭

其句褒頌功德時人謂之王內相工樂部成啟事章
則與折捧藥而進昇對吟王作為王爺又有幼鈴者
自小官在童宵帳始終與之盡力後任在延康殿學
士及都邑領貴索先鈴入膚當取兩宮將指點鈴聞
之又知膚欲用鈴遂自縊而死獨能以忠節蓋前跡
矣

漢元狩二年南越獻馴象能言鳥應劭注能言鸚鵡
鵡也然二廣閩鸚鵡視隴右實差小宮門王色又白
出外國但今西甌之地邊春夏間山青謝碧而木綿

花發紅耕溢日如火與相間錯即多有鸚鵡群飛動
千數百高下爭掠人頭面去其笄吮吮可喜疑若渊
造一道家義門方城中南人或得其雛養視而教謂
語言初皆丹喙中變而黑度歲餘乃復丹於不變此
雄者也親名鸚鵡有喙常黑而不變此獨雌者說名
未廣是二種者實藉人力而教之言語等有今其自
然至百數十中然一大棧群集始能用教然終乃同
諸人而性靈斯足尚矣吾頃見京東陳瑞誠家一鸚
鵡能自談對諳老兵攜米筒出則報曰院子偷物出

也右首內其小奴竊酒又巫報曰惠奴偷酒眾秘之
鵡語畏與之反詐其左乃又曰蘇東下矣共哈之信
于是奴婢大慚後以計而殺之也嘗讀既菴小說載
晉張華有鸚鵡每出還輒說僮僕好惡一日寂無言
華問其故曰被禁在瓮中何由得知事殆類此
都下飛鳶至多而大內中為最每集英殿下燕則飛
鳶動千百為群翔庭中百官燕食至則多為所掠
故事遇燕設乃於鄰殿置肉以賜鳶拔刹刹得剖去
然尚多有之也周官射鳥氏賓客會同以弓矢毆傷

鳥鳶則鳶之善鈔盜有自來矣今乘輿在御又鳶飛
就衆是弓矢有不可毆者故賜鳶肉乃出本朝第不
知其始私竊謂從非仁廟之至仁又由祖宗之聖智
矣

魯公以元祐末帥對道行過一小館有物倒懸于梁
間初疑為怪後覆見古今江乃知為蝙蝠也又於於
子亦謂蝙蝠五百歲則白而倒懸食之壽如其年吾
每記公此說靖康初販嶺陵始發自長沙偶一夕寓
方宇忽有類鴉鵲從房中飛掠吾身過者時亦以為

跡其蹤乃在空中後空舍而倒懸則知其為伏翼
矣大為之感愴依還觜外博白暇日還與客行天慶
祠幾昇殿則觀梁間舉然倒懸者以十數僧眼伺人
久忽飛去博白天慶祠蓋唐營極宮也則是物亦不
暇三四百歲矣客有力勸吾羅捕取而畫食之者因
為之一哂

政和中于闐國朝貢以馬四足其一高六尺五寸其
一六尺二寸其二皆五尺九寸殆不類常馬其狀已
怪則穆王八駿其國天矯宜若有之

相州古鄴郡其西有隆慮名山也寺則鄴禪師道場
亦有名刹也寺大門之前左右二池東為黃龍西為
白虎所窟宅政和間遭大旱安陽人禱于池既大澍
于是一時為之飛奏詔加封澤為侯眾命下世俗不
知歟由但迎置諸涼池而已一日雲霧四合如墨天
大雷雷異常有頃眾登寺樓望則了然見白龍與黃
龍爭戰而黃龍敗焉白龍乃奮迅下趴山嶺將墨東
池垂半矣黃龍兢護其居故屢鬪而屢敗且不已其
右山谷間白龍之所據則水出寺門之外波浪高瀚

寺樓也群見大惧為焚香祖呪於樓之上始寤向之
大雨蓋白龍為之而黃龍以其有故一至此競于是
寺究力為之講解仍許再告諸上終日始得平白龍
因收水而退矣詔復封白龍為吾妻家相人也有妻
兄檢得親見故特為吾道之且龍號稱神物能變化
誠為遠乃亦爭虛名角勝負未免作世俗態所以貴
乎君子

江湖間小龍殊雪異見諸傳說甚衆崇寧中泗水暴
漲而汴口橋舟不能進一日晡麥小龍者出運網之

舟尾有柂工之婦不識也謂是蜥蜴擒置之則跂跂
又緣柂而上柂工之婦尤懇大紫擊其首隨擊霹靂
大震一聲汴口所積舟不問官私自柂與士大夫家
所座船七百隻舉自相撞擊俄碎死數十百人朝廷
聞而不樂第命官為賑卹焉會發運使上計而小龍
者又復出大博甚駭異乃共奔視之顧與王儀上計
入覲天子可予龍即作書恢狀因舉身入香匳中不
動大漕遂攜至都帑先以示魯公得奏聞上遣使索
入內為其洒掃以祝之龍輒躍出匳兩爪據金盆欲

錢酬于是天子異之敕大琉璃合貯龍為親加封識
為降付都城汴水之都門外小龍祠中一夕封識宛
如故視合中龍則已變化去矣上書加封四字仍大
敞其祠宇至大觀末魯公貴東南舟行始抵汴口而
小龍又出迓魯公照小龍所隸南北當江湖間素未
至二浙也政和壬辰魯公在錢塘居鳳山之下於第
以正月七日小龍忽出佛堂中於是家人大小咸歎
異亦疑必有故明日而魯公召命至復加六字王及
靖康之初家破魯公貶嶺外吾從行至江陵將遵陸
出爲漢閩公是暑因以小舟行下江陵趨渚宮之沙
頭一舍官廨令熟泄橋則小龍復出見魯公為之涕
下且戚合神龍乃不在是舊一如此吾戲公曰固知
小龍之必來前公嘗詢其故吾始曰此亦出公之間
世尚每加意於是然世情者則人日必來使此龍一
出世間有世情當又不來是爲足厚人懷抱耶公乃
收淚而笑且謂神物而春風有古聖賢抱烈因爲書
其初末是亦春秋褒貶之餘吉不敢廢者也
宣和元年夏五月都邑大水未作前兩數日連夕如

烟如霧開封與局茶肆有衆起搏挌捕若有大
犬蹲其旁則視之龍也其人大叫而倒茶肆旁與軍
器作坊近遂為作坊士卒取而食之府不敢奏都人
皆圖畫傳玩其身僅六七尺若世所繪龍鱗作蒼黑
色然驢首而兩頰宛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座極長
其際始分兩岐焉又其聲如牛考諸傳記實龍也後
十餘日大水至故俗傳謂之龍復仇
世所識龍家師降八大府門昂錢塘人也始任左藏
其小君因出遊還過宣德端門時郊禋禮迎有司
日接駕行外旗幟迎至門下而朝習之夫人偶過焉
遂見而大駭歸告其夫曰異哉左藏侯今日道大
內前安得有此大異獸耶人傳以為笑
吾人說江東不識橐駝謂是廬山精少令南方宜未
嘗過五嶺也頃因雲援後有北客賂一橐駝來吾時
在博白博白人小大為數聚爭欲一識客輒閉戶斂
錢乃取十數金錢許一入如是遍歷湖海諸郡藉橐
駝致富矣後橐駝間瘴熱死其家如喪其怙恃
嶺右頃俗淳物賤吾以靖康歲丙午遷博白時虎未

始覺人村落間猶有人家羊豕雞婦人小兒見則呼
而逐之必要置而走有客嘗過摇井警門民舍窗下
虎來敵雞客為懼民曰此何足畏欲雞旁一叱而虎
已去村人視虎猶犬然爾十年之後此方流寓者日
益衆風聲日益變加百物湧貴而虎漸傷人今則與
內地常殊過人畏不遺毛髮風俗澆薄乃亦及禽獸
耶先王中孚之道信及豚魚知必不誣
將白有達村號錄舍皆高山大水人足跡所罕及斗
米一二錢且山險不可出有小江號龍背魚大者動
長六七尺皆癡不識人也村民自誇我此多豚魚告
且請客沒而語之則曰其大如豬五色有斑章居大
木之顛穴木而巢存遇天氣清明出出之於殿、而
飛所過則鴿鳥群為之噤竄伏首而伏不敢鳴者久
之吾歎曰此真鳳皇也古人謂南方丹山產鳳為信
博白張生公謂者蜀人喜學問能苦辛卜築于城西
北隅山間盛聚也吾手助其餅菜以成名曰常栝堂
下闢地得山藥自然成玄武者龜大于掌首尾皆全
蛇乃夭矯纏龜猶世圖狀張生以獻吾為再拜受而
食之斷物理有是不可致詰者
苑開帝廠宜和末爾謂艮嶽正門曰陽華亦五戰劃
同宸禁也自華陽門入則夾道荔枝八十株當前椰
實一株有大樹居口神運昭功高四十六尺立其中
為亭以覆之每召要臣游覽其間則一瑞熟荔枝傳
立后亭下中使一人宣旨人各賜若干於主者乃對
簿付以分賜吳鋼而奉宿高吾一日偶獲侍從魯公
入時許共賞擲寶一小璫登梯就摘而剖之諸璫人
荔子二枚於是大璫歌師成者盡怪張吾笑而領之
曰諸人文飲矣且飴舌一端是時摩殆多而文字要
相慕御戚以吾乘始賞故也語此一事令人噫慨
蒲中產梨處已久得名若唐之宗時有鳳儀北梨樹
上因變肌肉細膩紅顏玉擬至今號鳳棲梨他至木
剏一家獨出一種青枇瑳肌香脆甘冥倫衆目之美
又勝絕于填林某人常池御役得文林郎且以青肩
足珍類進人之形色因但錦之曰文林郎成千得餘
過餘則但歸諸勢細快下即武共分餉為他莫得入
口矣吾得于張中周佐常官蒲故能道之張名仲冀

雒陽牡丹號冠海内歐陽文忠公有譜言之備然吾
狂病來詩時常侍魯公入屢宣召延福宮賞花内宴
私竊謂海内之至極者也及靖康初元魯公司河南
吾獨從魯公行時適春三月矣略得見雒陽牡丹一
二始知九重之燕賞殆虛設而文忠公之語其殆推
有未究者因問諸洛陽人為吾言姚黃檀心碧蟬生
異花葉獨殊花王雖有其名亦不時得率四三歲一
開、或得一兩本而已遇其一必傾城其人若狂而
走觀彼餘花縱盛弗視也於是姚黃花圃主人是歲
為之一富又吾見二父言元豐中神宗常幸金明池
是日雒陽適進姚黃一朶花面盈尺有二寸遂卻宮
花不御乃獨簪花黃以歸至今傳以為盛事
雒陽芍藥甲天下其間一花若紫袍而中有黃緣者
名腰帶金腰帶萬僅得之雒揚傳一開則為世瑞且
簪是花者位必至宰相蓋數、驗昔韓魏公以樞密
副使出維陽一日金腰帶忽出四蕊魏公異之乃燕平
生所期望若三人與共賞焉時王丞相禹玉為監郡
王丞相介甫同一人俱在幕下及將燕而一客以病

方謝不赴及旦以呂司空晦叔為過客來魏公尤喜
因留呂司空合四人者咸簪金腰帶其後四人果皆
輔相矣或謂過客乃陳丞相秀公然吾嘗聞此又得
是説于呂司空疑非陳丞相也是後魯公守維揚金
腰帶一枝又出則魯公簪之而魯公亦位極未幾叔
父文正公亦嘗守維揚一旦金腰帶又出而維揚人
大喜貪文正公之重望必折以獻然花适開未全也
文正公為之悵然亦簪而賞之蔑久之文正公獨為
樞密使後加使相檢校少保視宰相恩數噫一花之
異有曲折與人合乃若是物戲人乎
有小米書題於此書之眉者何元朗手跡也乙未二
月十七日時眉公識

百衲居士鐵圍山叢談卷六終

憶雍正丁未秋先從兄應占在延月閣下鈔此書蓋其從毋兄李宮允北苑所囑也余取一二冊閱之惜字多譌脫間夾識質正兄笑謂余曰弟所識良是他日必善讀書但少年當專精制藝此非所急也兄性方嚴承命因不復卒業然是書常耿耿心目中今冬於北苑孫坦未君錄伯所復睹之行楷娟麗筆墨燦然良可寶愛距鈔時歷四十餘年矣撫歲序之如流愧脩名之未立有辜兄長屬望之意既用自傷復念北苑墓木已拱而從兄運窮多故一棺尚滯淺土讀竟不禁泫然乾隆乙丑研山徐敦復謹跋

國老談苑二卷

（宋）王君玉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國老談苑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夷門隱叟王君玉撰。考陳振孫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作國老閒談、卷數與此相合。而註稱夷門君玉撰、不著其姓。然則此名後人所改、王字亦後人所增也。是編所紀乃宋太祖太宗眞宗三朝雜事。於當時士大夫頗有所毀譽。尤推重田錫而貶斥陶穀。其餘如馮拯諸人俱不免於微詞。雖間或抑揚過情、而大致猶據實可信。如范質不受路遺、竇儀諫令皇弟開封尹署敕、趙普請從征上黨、曹彬平蜀回囊中惟圖書諸條、宋史皆採入本傳中。他亦多敘述詳贍、足與史文相參考。惟記太祖清流關之戰、謂臨陣親斬僞驍將皇甫暉、不知暉兵敗見擒、送壽州行在、周世宗尙賜以金帶鞍馬、因創甚不肯治而死、並非戮之陣前。又謂是時瑯琊僧寺皆鳴鐘、遂爲定制。案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乃後人感暉之義、以資追薦、亦非爲太祖助戰而起。此則傳聞之誤、異未可槩從。至謂太宗獨用老成、寇準欲求速進、遂餌地黃蘆菔以求白髮、恐準亦未必至是也。

國老談苑卷第一

夷門隱叟王　君玉　編

太祖嘗語趙普曰唐室禍源在諸侯難制何術以革之普曰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替則無虞因從之

開寶中御廐新調御馬成進　太祖御宣政殿親閱時　太宗尹天府亟召之既至俾自殿陛乘之太宗固辭以人臣之禮不可　上勉之不從其懇已而目送之且語左右曰令公眞他日太平天子也

太祖以范質寢疾數幸其家其後虜熲在朝大臣上令內夫人問訊質家迎奉器皿不具內夫人奏知太祖即令翰林司送果子牀酒器凡十副以賜之擭其第因謂質曰卿為宰相何自苦如此質奏曰臣向在中書門無私謁所與飲酌皆貧賤時親戚安用器皿因循不置非力不及也　猥蒙厚賜有涉近名望陛下察之尋薨開寶中因相位之人　太祖累言如范質眞宰相也嗟悼久之

太祖嘗曲宴翰林學士王著御宴既罷著乘醉喧譁太祖以前朝學士優容之令扶以出著不肯退即趨近屏風掩袂慟哭左右掖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著逼宮門大慟思念世宗　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諳況一書生雖哭世宗能何為也

太祖曰周世宗征淮南　太祖總軍政然分部之制專於世宗時宣祖不豫是役當淮將皇甫暉之敵也宣祖憚之密請移軍　上告以世宗之命遂止上翌日衛威奮志以圖報効捷身死戰血濡袖既而擒暉淮南平　上功居第一王業肇於是矣向若苟私循軍移世宗有命則得禍無類又安能建不拔之基以延祀於萬世者乎

太祖提周師甚寡當李景十五萬衆陣於清流山下士卒恐懼　太祖令曰明日午當破敵人心遂安翌旦正午　太祖果臨陣親斬偽驍將皇甫暉以殲其衆是時環滁僧寺皆鳴鐘而應之既平鳴鐘因爲定制趙時進滁州午鐘記

太祖嘗暑月納涼於後苑召翰林學士竇儀草詔處分送事儀至苑門見　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儀即退立閤門使督趣儀曰官家方取便未敢進閤門使怒而奏之　太祖自視微笑遽索御衣而後召入未及宣詔意儀奏曰陛下新即大位四方瞻望宜以禮示天下臣即不才不足動聖顧臣恐賢傑之徒聞而解體　太祖斂容謝之自後對近臣未嘗不冠帶也

太祖將親征潞賊李筠詔留後呂餘慶趙普貝於京師普因私謁　太宗於朱邸且曰普託迹諸侯十五年今偶遭龍變家為國賊勢方盛萬乘蒙塵是臣子効命之日幸望啓奏此誠願軍前自効　太宗即以聞上　太祖笑曰趙普豈勝甲冑乎因謂太宗曰是行也朕勝則不言爲一不利則使趙普

分兵守河陽別作一家計度及凱旋第賞羣臣擬
官 太祖曰昔有從朕伐叛之勳宜當加等於是
授侍郎樞密使
太祖一日狎楊李翰林就職學士盧多遜獨直上行
與語引入寢殿因指鞹有綠帳紫綾褥謂多遜曰
爾在外意朕豐侈耶朕用此猶常慊之
太宗嘗冬月命徹獸炭左右或答曰今日苦寒上曰
天下民困是寒者衆矣朕何獨温煖哉
太宗嘗幸龍圖閣閱書指西北架一漆函上親自署
鑰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已而愴然
久之
太宗一日寫書筆滯思欲滌硯中宿墨顧左右咸不
在因自俯銅池滌之既畢左右方至上徐顧曰爾
輩何處來
太宗志遵儉諡每居內服澣濯之衣或有穿者則命
紉補以進
太宗退朝常以經籍自娛所閱之策以帕裹小黃門
持之巡行殿籞輦以爲從樂榭之須率皆副焉又
以栢爲界尺長數寸謂之隔筆簡每御製或飛宸
翰則用以鎮所臨之紙
眞宗初即位暇日召翰林學士王禹偁與之論文禹
偁奏曰夫進賢黜不肖闢諫諍之路彰爲誥命施
之四方延利萬世此王者之文也至於雕繢之言
豈足軫慮思較輕重於瑣瑣之儒哉願棄末務大

以成宗社之計上顧曰此所愛朕之深矣
眞宗在朱邸時諸王競營假山亢王山成合宴以賞
眞宗預焉酒方洽王指謂侍讀姚坦曰是山崇麗
乎坦曰聚血爾何山之謂也昔年夏侯嶠爲宛丘
令田賦充而還督刑之血日沃于庭此山之工實
倍彼賦非聚血而何上不懌而輟宴還第乃去山
爲壁寫儒行篇他日對而命宴坦叩頭謝曰非英
賢何能及此 太宗聞之意有屬焉
眞宗在東宮一日 太宗勗令學草書乃再拜曰臣
聞王者事業功侔日月一照使隱微盡曉草書之
蹟誠爲秘妙然達者蓋寡儻臨事或誤則罪有歸
焉豈一照之心哉謹願罷之 太宗大喜顧謂之
曰他日之英王也
仁宗在儲宮 眞宗愼擇官僚皆難其人魯宗道時
作正言慷慨敢諫忽一日使坐召對 眞宗曰太
子天下之本當得正人輔之令以付卿其志心以
導吾子宗道退讓敢辭遣之翌日除右諭德
仁宗既即位每朝退多弄翰墨一日學書適遇江陵
王欽若奏章上達因飛帛大書王欽若三字旣罷
左右取之呈於 太后是時欽若有再命相之議
太后遂令中使合其字緘爲湯藥馳駟以賜欽若
即口宣召之欽若至闕下故寂無知者
周世宗在漢爲諸衛將軍嘗遊畿甸謁縣令姓鍖令
方聚邑客蒱博弗得見世宗頗銜之及即位令同

部夫犯贓數百疋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曰
親民之官贓狀狼籍法當處死質奏曰受所監臨
財物有罪止贓雖多法不至死世宗怒屢詰曰法
者自古帝王之所制本以防姦朕立法殺一贓吏
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即可若付有司臣不敢
署勑遂貸其命因令今後犯者並以枉法論質乃
奉詔令刑統中強率斂入己並同枉法者是也質
之守正不回大率如是

范質在中書急於銓品人物凡清資華級未嘗虛授
於人廷士大夫講貫世務以觀器識顯德中殿中
侍御史柴自牧右補闕裴英同謁質于中書質語
及民間利病因謂自牧曰嘗歷州縣乎自牧對以
數任職事次問英英爲相裔之後以門地自負乃
曰徒勞之役惟英偶免質怒責英曰質雖不才備
位宰相坐政事堂與諫官御史論生民疾苦非戲
言也浮薄之徒安可居諫署英慙懼而退明日質
具奏其事英遂被散秩

趙普在中書每奏牘事有違戾　太祖意者固請之
於上或拂之於地普緩拾之振塵以獻有及再三
者理遂而已

曹彬初尅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度食
且戒左右是將進御當審衛之洎事寧咸訪其親
以還之無親者備禮以嫁之彬平蜀回輜重甚多
或言悉奇貨也　太祖令伺之皆古圖書無朱金
寸錦之附

范質性儉約不受四方遺賂自五代以來宰相取給
於方鎮由質絕之爲相輔居第止十一間門屋庳
隘周　太祖嘗令世宗詣質時爲親王軒馬高大
門不能容世宗即下馬步入及嗣位從容語質曰
卿所居舊宅耶門樓一何小哉因爲治第

周世宗嘗欲以竇儀陶穀並命爲宰相以問范質質
曰穀有才無行儀執而不通遂寢其事　太祖又
欲令參知政事趙普憚其剛嚴奏以儀居正代之
終不入中書亦其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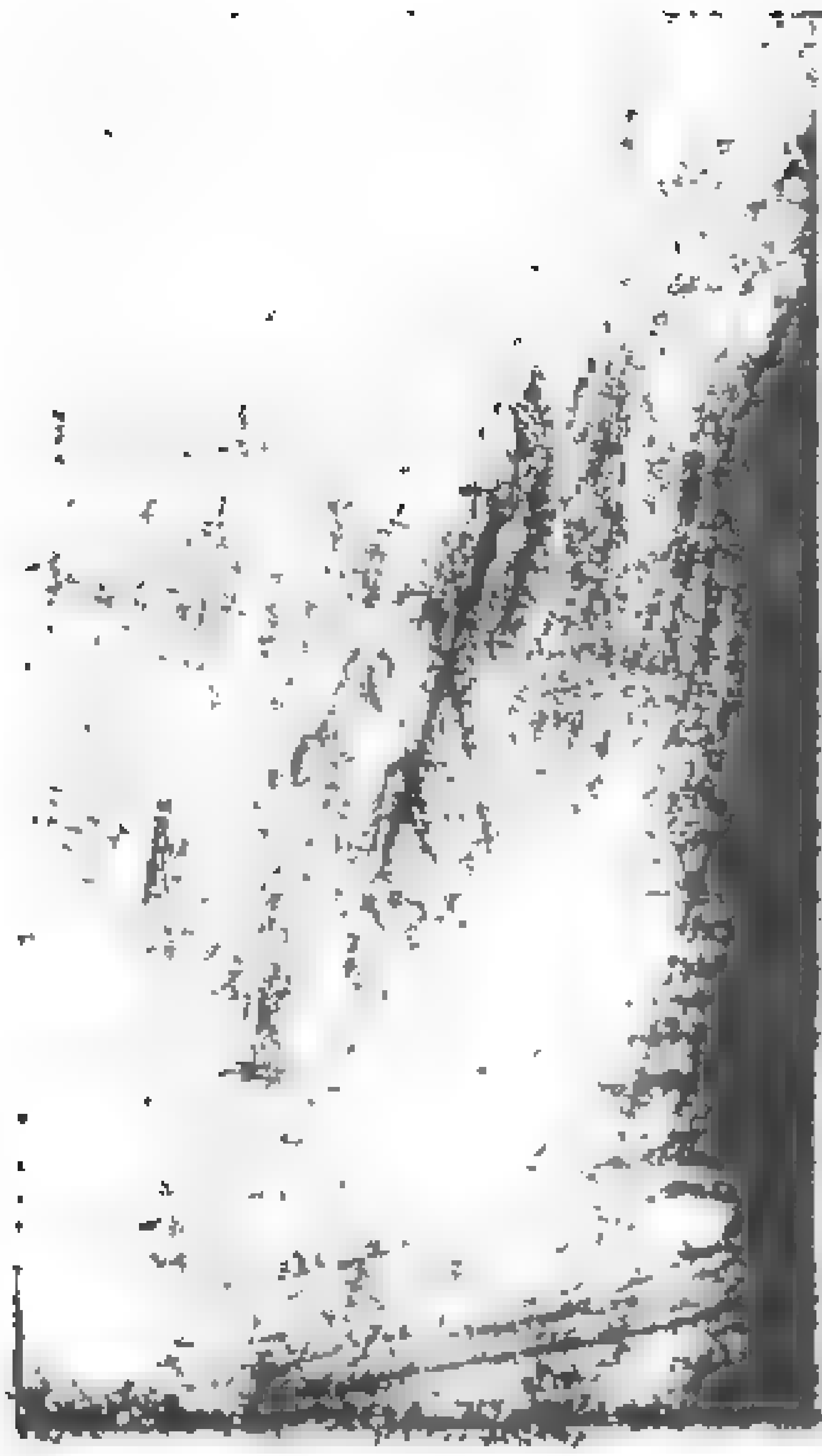
雷德驤判大理寺一日有疑獄非次請對時　太祖
放鷙鷹於後苑見德驤奏曰陛下以放鷹爲急刑
獄爲常臣切未諭　上怒舉柎玉鉞撞之二齒墜地
德驤拾而結於帶中上詬曰汝待訴我耶德驤曰
臣安敢訴陛下自有史官書之　上從而悔厚賜
以遣之

竇儀自周朝以來負文章識度有望于時搢紳許以
廊廟之器儀因以公台自許急於大用乃設方略
以經營之爲端明殿學士判河南府時括責民田
增其賦調欲期恩寵以致相位當時洛人苦之又
嘗奉詔按鎮州獄希世宗旨鍛鍊成罪枉陷數人
士君子以此少之

權其爲翰林待詔有良馬日馳數百里陶穀欲取之
畏言于權權曰學士要誠合拜獻柰年老有足疾

非此馬馴良不能出入更俟一二年解職必以爲
贄穀心銜之後因草密詔召權於閤中書之穀曰
吾嘗受權卿破體王書寫了進本來權即與書之
穀突入閤中取其本乃謂權曰帝王密詔內有
國家機事未經進御輒寫一本欲將何用洩漏密
旨罪當不赦即呼吏作奏牘發其事權不能自明
但皇恐哀訴而已穀曰亟將馬來釋爾遂并馬券
取之
又嘗奉使兩浙獻詩二十韻于錢俶其末云此生頭
已白無路掃王門時穀官是丞郎職爲學士奉命
小邦獻詩已是失體復有掃門之句何辱命之甚也
又浙帥開宴置金鐘以爲罰爵穀後因問知浙帥使
人問其所欲穀以金鐘爲請浙帥以十副贈之乃
以詩謝云乞與金鐘病眼明其苟得無耻之如此
及復命將出其境即賦詩于郵亭云井蛙休恃重
溟險澤馬曾嘶九曲濱請令人傳誦蓋掩前詩之
失穀之狡譎多此類也
劉溫叟方正守道以名教爲己任幼孤事母以孝聞
其母甚賢初爲翰林學士私庭拜母即命二婢箱
擎公服金帶置于階下謂溫叟曰此汝父長興中
入翰林時所賜也自先君子薨背以來常懼家門
替墜今汝能自致青雲繼父之職可服之無愧矣
因欷歔掩泣溫叟伏地號慟退就別寢素衣蔬食
追慕數日然後服之士大夫以爲得禮溫叟累居

顯要清貧尤甚未嘗受人餽知貢舉時有經學門
生居畿內者獻粟草一車溫叟却之其人曰此物
出於躬耕願以致勤溫叟不得已而受之即命家
人置衣一襲以爲答計其直即倍於粟草矣自是
無敢獻遺者爲御史中丞時嘗道由乾元門左右
奔告聖駕方御樓溫叟如常而行樓側下馬入奏
曰此門按故事非大禓大誤不御今陛下無故而登
軍庶幾或闕則有恩給之望臣所以不却導從者
不欲驚彼耳目也非禮勿動臣職當風憲敢不言
之上遽還給內帑三千緡付縣官以白罰
趙普自樞密副使授集賢殿大學士是時范質等皆
罷相中書絶曹署授官勅無人署字　太祖在資
福殿普因入奏其事　太祖曰卿但進勅朕爲卿
署字可乎普曰此有所行非帝王所親之　太祖
俄曰卿問陶穀竇儀必有所說普乃召問之儀曰
唐文宗時甘露事後中書無宰相然當時册命輔
相即不知何人今皇弟京尹官是中書令此正宰
相任也署勅宜矣普入奏遂命　太宗署勅焉
田錫爲諫議大夫疾亟進遺表　眞宗宣御醫賫上
藥馳往已無及矣俄召宰相對袖其表而示之且
曰朕自臨大寶閲是表多矣非祈澤宗族則希恩
子孫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爲慮而敢戒於朕者
歎久之命優其贈典
寇準再入中書魏野貽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去來



平地作神仙未幾南遷常誦此詩句

崔遵度爲太子諭德性方正清素尤精於琴嘗著琴箋以天地自然有十二聲徵非因數也范仲淹嘗問琴理於遵度對曰清厲而靜和潤而遠琴書是也

李遵勗楊億劉筠常聚髙僧論宗性遵勗命畫工各繪其像成圖目曰禪會

陳省華以大卿居家其子堯叟堯佐堯咨掌制誥每朝退端服夾侍偶賓至則導茗醪焉

張詠爲兵部尚書臨終上疏言丁謂奸邪用之亂國願斬之以謝天下

國老談苑卷第一

國老談苑卷第二

夷門隱叟王　君玉　編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帑災縑帛幾罄三司使林特請和市於河外草三上旦悉抑之頃而特率僚佐詣於宰府旦徐曰瑣微之帛固應自至奈何彰國弱於四方居數日外貢併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

王嗣宗爲御史中丞　眞宗一日幸相國寺回自北門嗣宗上言曰天子行黃道豈可由後門臣任當風憲詎敢廢職上悅其直給內帑三千緡以自罰北門由是不常開焉

曹瑋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瑋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

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泊準南遷時北使至內宴宰執預焉使者歷視諸相語譯導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畢坐無答者

王旦在中書二十年常曰罷歸徑趍書閣闔扉以自息雖家人之親密者不復接焉常以蝗旱憂懼辭位俄而疾發不食　眞宗命內饔調肉糜宸翰緘器以賜日常三四旦疾亟聚家人謂曰吾無狀久坐台司今且死矣當祝髮緇衣以塞吾平昔之志未幾而絕家人輩皆欲從其言惟晉蘇耆力排而

止之
張知白爲參知政事嘗言參政之名實貳彼相禮當
隆之每乘馬直入政事堂下
寇準鎮大名府北使路由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
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
不可
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
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圖即時飛謗
至京師至於監司亦屢有奏削　眞宗悉封付允
則然攻者尚喧沸　眞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
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
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爲其備然
後謗毀不入畢其所爲
陶穀以翰林學士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
詢其名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蟚蚏凡羅列十餘種
以進穀視之笑謂忠懿曰此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田錫知制誥　太宗命三班奉職出使回上殿因訪
民間利病錫上言曰陛下苟令三班奉職上殿言
事未審設呂蒙正巳下何用乃罷之
趙世長以宗正卿北使時九月既宴薦瓜主客曝謂
世長曰此方氣候誠早彼想未也世長對曰本朝
來歲季夏此味方盛故知其節物晚也
滕涉以戶部副使聘北朝既至宴主客謂涉曰南朝
食肉何故不去皮涉曰本朝出產絲蠶故肉不去皮

揚億在翰林丁謂初參政事億列賀焉語同列曰歠
子還爾何多尚哉未幾辭親逃歸陽翟別墅
陳彭年在翰林所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秘之目時人
謂其署銜爲一條冰
馮拯姻媵頗衆在中書密令堂吏市珠絡自持爲遺
或未允所售出入懷之有及三四夕
魯宗道爲正言言事違忤　眞宗稍忌之宗道一日
自訟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言事乃臣之職陛下以
數而忌之豈非有納諫之虛名俾臣負素飡之辱
矣臣切愧之請願罷去上嘉其忠愨勉而遣之他
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壁曰魯直
蘇易簡在翰林　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上謂易
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答曰忠孝一生心上
悅以所御金器盡席悉賜之
种放隱終南山至老不娶養母非力耕之粒不饘四
方從學者幾百人由此被召
寇準有飲量每飲賓席常闔扉輟驂以留之未嘗點
油雖溷軒馬廐必用蠟炬
陳恕長於心計爲鹽鐵使聲望著大興利益　太宗
深器之嘗御筆題殿柱曰眞鹽鐵陳恕
李宗諤爲翰林學士家雖百口雍睦有制　眞宗嘗
語侍臣曰臣僚家法當如宗諤
李遵勗爲駙馬都尉折節待士宗揚億爲文於第中
築室塑像晨夕伸函丈之禮刻石爲記未幾億卒

寇準年三十餘　太宗欲大用尚難其少準知之遂服地黃兼餌蘆菔以反之未幾髭髮皓白

查道以謹儉率己爲龍圖閣待制每食必盡一器無不勝則不復下筯雖蔬茹亦然嘗謂諸親曰福當如是惜之

祥符中議營昭應宮計其工十五年而成丁謂總領其事以夜繼晝每繪一料給燭二條踰七年而就

杜鎬廣博爲龍圖閣學士　眞宗一日問楨食原於何代鎬對曰漢景帝爲太子文帝鍾愛既居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必料差殊乃命太官每貝兩揩槓以一賜之此其始也

魯宗道爲參政以忠鯁自任嘗與宰執議事時有不合者宗道堅執不回或議少有異則還諍不已然多從宗道所論時人謂曰魚頭公蓋以骨鯁目之也

天聖初朝廷賞罰必信時王欽若王曾張知白魯宗道皆以忠義許國故風采聳動雖姚宋佐唐蕭曹出漢無以方此數君子者

戚綸待制龍圖閣天書初降羣臣表賀詞皆溢美綸獨言曰曠古未有此事不可恃之爲祥當戒愼修省以答天意　眞宗覽而嘉之

張詠鎭杭州有訴者曰某家素多藏某二歲而父母死有甲氏贅於某家父將死手券以與之曰吾家之財七分當主於甲三分吾子得之某既成立甲氏執遺券以析之數理於官咸是其遺言而見抑

詠嗟賞之謂曰爾父大能微彼券則爲爾患在乳臭中矣遽命及其券而歸其資

魯宗道以孤直遇主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每中書罷歸私宅別居一小齋繪山水題曰退思巖獨游其間雖家人罕接焉

查道罷館陶尉與程宿寓於逆旅中夕有盜取其衣既覺呼宿曰衣有副乎翌日當奉假盜聞之棄獲而去

寇準謫官道惟衣裘數爲相時所得金笏頭帶當權希時者諷其逾禮準拒之曰君父所賜服之不忘未見禮之失也諷者慙恧而退

丁謂在朱崖家于洛陽爲書敘致　眞宗恩遇厚自刻責且勵家人不可興怨遂寄洛守託達於家洛守不敢私開遽奏之上覽而感動遂有雷州之命

王旦在中書東封西祀悉嘗總領祥符中處士魏野令山童持詩以獻曰聖朝宰相頻頻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禮畢好來相伴赤松遊旦袖其詩累於上前求退不遂

查道初應舉自荆州湖遊索獲資十餘萬至襄陽逆旅見女子端麗秀出非塵中之偶因詰其所來乃故人之女也遂以行橐求良謹者嫁之是歲由此罷舉又嘗於旅邸床下獲金釵一束且百隻意所遺者必復來求之向晚果二人至見道但嗟愕而已道詰之具言其所遺如道所獲遂盡以付之其

人驚嘗請留三之一以爲謝道固拒之而去

丁謂既竄朱崖路由湘潭佛寺飯僧爲文以自敘其略曰補仲山之袞雖盡巧心和傅說之羹難調衆口既至貶所敎民陶瓦先爲公宇次營所居之第爲小樓日遊其上閱書焚香怡然以自得後將有衡陽之命諫官劉隨上言曰彼擅移於陵域將不利於嗣君合取頭顱置之郊廟遂中止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號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經擲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

寇準初爲密學方年少得意偶撰江南曲云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云日暮江南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意皆悽愴末年果南遷

种放以諫議大夫還山　眞宗命宴餞於龍圖閣羣臣賦詩以贈行杜鎬學士獨跪上前誦北山移文音句鏗越一坐盡傾上尤善之

徐鉉爲散騎常侍　太宗謂曰官家之稱其義安在鉉曰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蓋兼皇帝之謂也淳化中上苑象斃　太宗命使宣問鉉鉉對曰請於前左足求之果得以進詔復詢之鉉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臣故知耳初自南唐入京市宅以歲餘見宅主貧困之甚因召而謂曰得非售宅虧直而致是耶予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宅主固辭不獲受命左右輦以付之後黜邠州年七十手不釋卷常親寫許愼說文一部謹細無誤一日櫛罷命紙大書曰道者天地母投筆而絕

賀蘭歸眞有奇志異術隱居嵩山景德中　眞宗朝陵因訪異人左右以歸眞聞乃召對問曰知卿有點化之術可以言之歸眞奏曰臣請言帝王點化之術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可致太平惟陛下用之

盧多遜既卒許歸葬其子察護喪權厝襄陽佛寺將易以巨櫬乃啟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遂逐時易衣至祥符中猶然

王欽若毋賓古同倅三司一日賓古曰天下宿逋之財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亡族破家疵民大矣俟啓而蠲之欽若即命吏理其數翌日上奏　眞宗大驚曰先帝豈不知耶欽若曰先帝非不審其弊蓋與陛下收天下心　眞宗感泣久之遽詔有司俾盡釋焉欽若自此寵眷之厚

張詠鎭永興有父老訴牛舌爲人所割詠詰之爾於鄰仵誰氏最隙訴者曰有甲氏嘗貸貧粟於某家不遂構怨之深詠遽遣去戒云至家徑解其牛貸之父老如教翌日有百姓訴殺牛者詠謂之曰爾割某氏牛舌以償貸粟之怨而反致訟耶其人遂伏罪而謂神明焉

寇準探知丁謂謫朱崖將假路於雷康準聞之寘
遂誡究於謂令謂窮來而吾僕有剛者必將致仇
當爲防之於是聚令博易亦閉之詰旦聞夜三更
謂往矣乃令散

李宗諤以京秩帶館職不預賞花釣魚故事賦詩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見赭黃衣無憀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不第
歸　太宗覽之大喜特詔預宴即日改官

祥符中天書降羣臣稱賀宗道上疏略曰天道福
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祐以延報
治乖於上則出異以警戒又何書哉臣恐姦臣肆
其誕妄妖惑上聽　眞宗雖不開納然甚奇之

查道性淳古早寓常州瑯山寺躬事薪水以給衆常
衣巨衲不復洗濯以育蚤虱晚年待制龍圖閣朝
列伏其重德咸謂之查長老

丁謂爲侍中嘗賦詩云千金家累非良寶一品高官
是強名未幾而籍沒資産削免官爵果符言志也
其中書時總領山陵事李維在翰林將授其親職
爲撫郎懇請於謂曰更在陶鑄謂應聲曰陶鑄復
陶鑄齋郎又挽郎維對曰自然堪淚下何必更殘
陽未幾而謂敗至朱崖撰詩賦文論數十篇號知
命集其詩有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
之句

國老談苑卷第二終

道山清話一卷

宋刻百川學海本

道山清話一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說郛摘其數條刻之、題曰宋王暐。案書末有暐跋語云、先大父國史在館閣最久、多識前輩、嘗以聞見著館祕錄曝書記并此書爲三。仍歲兵火、散失不存。近方得此書於南豐曾仲存家、因手鈔藏示子孫。後題建炎四年庚戌孫朝奉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賜紫金魚袋暐書。則撰此書者乃暐之祖、非暐也。周煇清波雜志稱成都富春坊火詩乃洛中名德之後號道山公子者所作、亦不言其姓氏。書中記元祐五年其父爲賀遼國正旦使、論范純仁、呂公著事、歸奏哲宗、哲宗命寄書純仁。後純仁再相、哲宗問曾見李某書否。則撰此書者李姓、非王姓也。然考李燾通鑑長編、是年八月庚戌、命吏部郎中蘇注、戶部郎中劉昱爲正旦使、供備庫使郭宗顔、西京左藏庫副使畢可濟副之。後郭宗顔病、改遣西頭供奉官閤門陸孝立、無李姓者在其間。而所稱去年范純仁出守潁昌、呂公著卒於位事、考二人本傳、實均在元祐四年。則五年字又不誤。不審其何故也。或蘇字劉字傳寫譌爲李歟。所記終於崇寧五年、則成書當在徽宗時。書中頗詆王安石之姦、於伊川程子及劉摯亦不甚滿。惟記蘇黄晁張交際議論特詳。其爲蜀黨中人固灼然可見矣。其書皆記當代雜事。王士禎居易錄嘗議其誤以兩張先爲一。今考歐陽修集張子野墓誌銘、蘇軾集張子野詩集跋及定風波引、士禎之說信然。又所記陳彭年對眞宗墨智墨允出春秋少陽事、稱上令祕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云云。其說頗誣。案春秋少陽篇隋唐志已不著錄、彭年安得見之。宋祕閣又何自有之。今考皇侃論語疏、陸德明經典釋文、邢昺論語疏皆引春秋少陽此條。其時尚未有昺疏、彭年所舉、非陸氏書、則皇氏書耳。是則傳聞者失實、此書因而誤載也。

李常爲言官言王安石理財不由仁義凡言安石遂非喜勝日與其徒呂惠卿等陰籌竊計思以口舌以文厭過以公論同乎流俗以變國爲癈黜朕師以百姓愁歎爲出自兼并之言以鄉士僉議爲生乎怨嫉之口而又妄取經據傅會其說且言理財用而不由仁與義不上匱則下窮矣臣自知朝夕黨戕不憚開乖閉之口吐將腐之舌爲陛下反覆道之凡數千言上覽之驚歎再三撫諭曰不意班行中乃有卿也從前無臣僚說得如此分明待便爲施行明日安石登對 神宗正色視安石昨覽李常奏豈不恨他百姓安石垂笏低手作忿慢之狀笑而不對 神宗愈怒遂再問之安石略陳數語人不聞安石所言何事但見上連點頭曰極是極是常之奏竟不見降出常後對人言不知安石有甚狐媚厭倒之術

司馬君實洛中新第初遷入一日步行見墻外暗埋竹簽數十問之則曰此非人行之地將以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豈可以此爲防命亟去之

人之叩齒將以收召神觀辟除外邪其說出於道家者流故修養之人多叩齒不聞以是爲恭敬也今人往往入神廟中叩齒非禮也

唐明皇名隆基故當時改太一基爲至今因之不改何也予嘗兩入文字不報

秦觀少游一日寫李太白古風詩三十四首於所居壺隱壁閒予因閱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之詩史但言築宮而師事不聞黃金之名太白不知何據少游曰上谷圖經言昭王築臺置千金於其上遂因以爲名閱之信然

正獻杜公嘗言人家祀祖先非簡慢則媟瀆得其中者鮮矣

天聖中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甎甓當時有一縣尉投書啓具言不可力懇不已至於叩頭流血遵以其故沮格朝命按罷之自是人無敢言者遵因此得進用何斯舉詩云長安古碑用樂石蟲尾銀鈎擅精密決訛摸道已足哀況復鐫裁代甎甓有如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衣吁可惜斯舉蜀州人少年識蘇子瞻初名頡字頡之後名頡之黄庭堅嘗直極推重之嘗與斯舉簡云老病昏塞不記貴字欲奉字曰斯舉取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但恐或犯公家諱字爾（[illegible]）斯舉又作黃綿襖子歌其序言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既晴鄰里相呼負日曰黃綿襖子出矣

子瞻嘗言韓莊敏對客稱 仁宗時一夜三更以來有中使於慈聖殿傳宣慈聖起著背子不開門但

於門縫中問云傳宣有甚事中使云皇帝起飲酒
盡問皇后殿有酒否慈聖云此中便有酒亦不敢
將去夜已深奏知官家且歇息去更不肯開門納
中使

王陶爲中丞劾韓琦曾公亮不押班有背負芒刺之
語參政吳奎言不押班蓋已久來相承寖成廢禮
非始於二人陶以臺制彈劾舉職便可何至引用
背負芒刺跋扈之語且言陶天資險薄市井小人
巧詐翻覆情態萬狀邵安簡亢反攻奎言陰陽不
利咎由執政奎乃言由陶所致所言顛錯奎遂罷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見卧榻枕邊有一劍公問
儀公何用儀公言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
能手刃賊賊死于此汝何以處萬一奪入賊手汝
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青氈之說汝不記乎何至於
是也吾皆見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刃物自隨吾
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非所以自重也

神宗時文州曲水縣令宇文之邵上書極言時政且
言好聲亂色盈溢耳目備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
有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於此　神宗乃
遣一二内侍於通衢中物色民言竟以無是事而
止予謂縱物色得其言如何敢舉於上前劉貢父
常對人言内官如聽得只道是尋常文談

魏公在永與一日有一幕官來參公一見熟視蹙然
不樂凡數月未嘗交一語儀公秉間問公幕官者

公初不識之胡然一見而不樂公曰見其額上有
塊隱起必是禮拜當非佳士恁地人緩急怎生倚
仗

哲宗御講筵所手折一栢枝玩程頤爲講官奏曰方
春萬物發生之時不可非時毀折　哲宗亟擲于
地終講有不樂之色太后聞之歎曰怪鬼壞事呂
晦叔亦不樂其言也云不須得如此

温公在永與一日行國忌香幕次中客將有事欲白
公悮觸燭臺倒在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

韓持國爲人凝嚴方重每兄弟聚語玉汝子華議論
風生持國未嘗有一言

邵康節與富韓公在洛每日晴必同行至僧舍韓公
每過佛寺神祠必躬身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爲佞
乎韓公亦笑自是不爲也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卧
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
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慶曆中親事官乘醉入禁中上遣内侍諭皇后貴妃
使閉閤勿出后聽命不出貴妃乃直趨上前明日
上對輔臣泣下樞相秉間啓廢立之議獨梁相適
厲聲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其事乃止

契丹遣使諭國書中所稱大宋大契丹以非兄弟之
國今輒易曰南朝北朝上詔中書密院共議當時
輔臣多言此不計利害不從恐生怨隙梁莊肅曰

此易屆爾但答言宋蓋本朝受命之主契丹亦彼國號令無故而自去非佳兆其年賀正使來復稱大契丹如故

京城界多火在法放火者一不獲則主吏皆坐罪民有欲中傷官吏者至自爇其所居罷免者紛然時邵安簡爲提點府界縣鎮寨公事廉得其事遂請自今非延及旁家者雖失捕勿坐自是絕無遺火者遂著爲令

仁宗時王文正公爲諫官因論王德用所進女口上曰正在朕左右文正曰臣之所言正恐在陛下左右上色動呼內侍官使各賜錢三百貫令即今便般出內東門文正謂不須如此之遽但陛下知之足矣上曰人情皆一般若見涕泣不忍去則朕決不能去之既而上即閑說漢唐閒事又言太宗黜李勣使其子召用大是入思慮來喜見于色忽內侍來奏云已出內東門去訖上復動容乃起其廢郭后也臺臣論列尚美人上曰隨即斥去矣豈容其尚在宮中也上之英斷如此盛矣哉

蘇子瞻詩有似聞指麾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之句嘗問子瞻當是用少陵談笑無西河之語子瞻笑曰故是但少陵亦自用左太沖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

子一日在陝府官次中見一官員與人語話因及守將怒一孔目官始效守將奮髯抵掌爲聲之狀次又作孔目官皇懼鞠躬請罪至於卑僂呼杖直之聲一少年方十二三冠帶在衆中坐忽叱曰是何輕薄舉止一坐爲笑後問知是蔡子正家子弟

元祐八年呂大防因講筵言及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前代人君雖在宮禁中亦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止欲涉歷黃庭稍冒寒暑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唯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御廚止用羊肉皆祖宗家法陛下不須遠法前代只消盡行家法既而上退至宮中笑謂左右曰呂相公甚次第好

微仲爲人剛而有守正而不他輔相泰陵八年朝野安靜宣仁聖烈上仙因爲山陵使既回乃以大觀文知潁昌時元祐甲戌三月也公既行而左正言上官均言其以張耒秦觀浮薄之徒撰次國史以李之純爲中司來之邵楊畏虞策爲諫官范祖禹俞執中呂希純吳安詩或主誥命或主封駁皆附會風旨以濟其欲時監察御史周秩及右正言張商英連上疏交攻之微仲遂落職猶知隨州秩等攻之不已至循州安置未踰嶺而卒人頗寃之

程伊川嘗言醫家有四肢不仁之說其言最近理下得仁字極好

館中一日會茶有一新進曰退之詩太孟浪時貢父

偶在座厲聲問曰風約一池萍誰詩也其人無語
蘇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閑坐忽命左右取紙筆寫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兩句大書小楷行草書凡寫七八紙擲筆太息曰好好散其紙於左右給事者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掊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塗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磈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其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則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

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非閤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鏁碎又何嘗說日月也二公大笑

常秩之學尤長於春秋或問秩孫復之學何如秩曰此商君法爾步過六尺與弃灰於道者有誅太不近人情矣

周重實爲察官以民間多壞錢爲器物乞行禁止且欲毀弃民間日近所鑄者銅器時張天覺爲正言極論其不可恐官司臨迫因而壞及前代古器重實之言既不降出憤懣不平謂同列曰天覺只怕壞了鈸兒磬兒

呂晦叔爲中丞一日報在假館中諸公因問何事在假時劉貢父在坐忽大言今日必是一箇十齋日蓋指晦叔好佛也

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云聞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但晦叔貪佛已不可勸人亦不怪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今日已暮矣姑任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彥國招數客共飯堯夫在焉因問彥國曰主上以裴晉公之禮起公公何不應命又聞三遣使公皆卧內見之彥國曰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即出恐亦未是彥國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

神宗時韓子華爲中丞劾奏宰臣富弼人言張茂先爲先帝子而弼引爲管軍鄭公即罷子華亦待罪仍牒閤門更不稱中丞又不朝參令中書密同諫議以爲管軍人無間言絳欲以危言中傷大臣事既無根徒搖衆聽兼絳舉措顛倒不足以表率百官於是子華削職知蔡州子方亦請外知荊南數過門下何郯知封駁事封還子方乃留

仁宗時梓州妖人白彥歡能依鬼神作法以詛人至

有死者獄上請讞皆以不見傷爲疑梁莊肅曰殺人以刃尚或可拒以詛則其可免乎竟殺之

張堯佐以溫成之故除宣徽使唐質肅時爲御史裏行爭之不可得求全臺上殿不許求自貶不報於是劾宰相并言事官皆附會緘默乃又援致舊臣帝急召二府以其章示之予方猶立殿上梁莊肅爲樞副曰宰相豈御史薦耶叱使下殿殿上莫不驚愕相視於是貶春州別駕又改英州宰相諫官明日亦皆罷逐

眞宗不豫荆王因問疾留宿禁中宰執亦以祈禳內宿時御藥李從吉因對荆王叱小黃門荆王怒曰皇帝服藥爾輩敢近不圍子高聲以手中熟水潑之從吉者自言與李文定是族人　仁宗既即位從吉使其徒乘閒言於上曰頃時先帝大漸八大王留禁中者累日宰執恐有異謀因八大王取金盂熟水李迪以墨筆攪水中八大王疑有毒藥即時出禁中去上曰不然安有是事若八大王見盂中黑水便不會根究翰林司且蘸筆在熟水中也則甚計策當時八大王纔到禁中便要出去却是孃孃留住教只在禁中明日即去直是無此事必是李從吉唆使爾輩來說上即位未及一年英悟已如此

余少時嘗與文潛在館中因看隋唐嘉話見楊祭酒贈項斯詩云度度見詩詩揔好今觀標格勝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因問諸公唐時未聞項斯有詩名也文潛曰必不足觀楊君詩律已如此想其所好者皆此類也

韓莊敏一日來予子弟讀書堂觀子姪程課喜甚謂門客曰舉業只須做到這箇地位有命時儘可及第自此當令日日講五經依次第觀子史程文不必更工枉了工夫若無命時雖工無益

東坡在雪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徧即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寃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西人皆作[illegible]音）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卧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秦觀南遷行次郴道遇雨有老僕滕貴者久在少游家隨以南行管押行李在後泥濘不能進少游留道傍人家以俟久之方盤跚策杖而至視少游歎曰學士學士他們取了富貴做了好官不枉了恁地自家做甚來陪奉他們波波地打閧官方落得甚聲名怒而不飯少游再三勉之曰沒奈何其人怒猶未已曰可知是沒奈何少游後見鄧博文言之大笑且謂鄧曰到京見諸公不可不舉似以發一笑也

子瞻愛杜牧之華清宮詩自言凡爲人寫了三四十
本矣
仁宗時大名府有營兵背生肉蜿蜒如龍時程天球
判大名因其人於獄具奏于朝上覽其奏笑曰是
人何罪哉此贅耳即令釋之後其兵輒死上頗疑
焉一日對輔臣言大名府兵士肉生于背已是病
也又從而禁繫安得不死又其後天球在延州累
立功上欲大用輒曰向來無故囚人至今念之也
元符三年立賢妃劉氏爲后鄒至完上疏言不當立
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首曰
無以妾爲妻況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
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爲妻者臣條
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
爲國治之則上行下効難以責人先帝在位動以
二帝三王爲法今陛下爲五伯之所不爲者哲宗
讀至此震怒詔浩言多狂妄事質不根除名勒停
新州覊管當時人見至完之貶大峻而未見其疏
遂有士人僞爲之者不樂至完者錄其僞本以進
有商王桀紂之語言至完外以此本矯示於人以
邀名其實非也上愈怒故行遣至完嘗所往來之
人甚衆
曾紆云山谷用樂天語作黔南詩白云霜降水返壑
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原山谷云霜
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

白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飧春來夢何處合眼
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
來夢合眼在鄉社白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
十書九不到何以開憂顏山谷云相望六千里天
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紆愛之每對
人口誦謂是點鐵成金也范寥云寥在宜州嘗問
山谷山谷云庭堅少時誦熟久而忘其爲何人詩
也嘗阻雨衡山尉廳偶然無事信筆戲書爾寥以
紆點鐵之語告之山谷大笑曰烏有是理便如此
點鐵
人問邵堯夫人有潔病何也堯夫曰胸中滯礙而多
疑耳未有人天生如此也初因多疑積漸而日深
此亦未爲害但疑心既重則萬境皆錯最是害道
第一事不可不知也
山谷在宜州服紫霞丹自云得力曾紆嘗以書勸其
勿服山谷答云公卷疽根在傍乃不可服如僕服
之殆是晴雲之在川谷安得霹靂火也
山谷之在宜也其年乙酉即崇寧四年也重九日登
郡城之樓聽邊人相語今歲當鏖戰取封侯因作
小詞云諸將說封侯短笛長吹獨倚樓萬事總成
風雨去休休戲馬臺南金絡頭催酒莫遲留酒似
今秋勝去秋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
自羞倚欄高歌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
范寥自言親見之

范寥言山谷在宜州嘗作亥卯未脾肫又作未酉丑
脾肫豕參皆得其之
王沂公每見子姪語話學人鄉音及效人舉止必痛
抑之且曰不成登對後亦如此
李公擇每飲酒至百杯即止詰旦見賓客或回書問
亦不病酒亦無倦色
老蘇初出蜀以兵書徧見諸公貴人皆不甚領略後
有人言其姓名於富韓公公曰此君專勸人行殺
戮以立威豈得直如此要官職做
忠宣公范堯夫居常正坐未嘗背靠著物見客處有
數胡床每暑月蒸濕時其餘客所坐者背所著處
皆有汗漬痕迹惟公所坐處常乾也公所著衣服
每易以澣濯並無垢膩屢幾弊敝亦皆潔白子弟
書室中皆坐草縛墊子或杌子初無有靠背之物
有一幕客好脩飾邊幅其衣巾常整整然公未嘗
以目視之每遇筵會公不以上官自居必再三勉
客待其飲盡而後已惟勸至此幕客一舉而退然
此客不悟每遇赴席愈更潔其服而進乎每舉此
以戒吾家子姪
王荆公謝公墩詩云千枝孫峄陽萬本母淇奧滿門
陶令株彌岸韓侯蔌貢父云不成語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云彼讀書未多心源
未明纔拈著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
范蜀公鎮每對客尊嚴靜重言有條理客亦不敢慢

易怪尠子瞻則撫掌鼓掌若無人然蜀公甚敬
之一日有客問公何爲不重黃庭堅公曰魯直一
代偉人鎮之畏友也安敢不加重又問庭堅學佛
有得否公曰這箇則如何知得但佛亦如何恁地
學得
彭汝礪久在侍從剛明正直朝野推重晚娶宋氏婦
有姿色器資承順惟恐不及後出守九江病中忽
索紙筆大書云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以往不
打這鼓投筆而逝
晏文獻公爲京兆辟張先爲通判新納侍兒公甚屬
意先字子野能爲詩詞公雅重之每張來即令侍
兒出侑觴往往歌子野所爲之詞其後王夫人寖
不容公即出之一日子野至公與之飲子野作碧
牡丹詞令營妓歌之有云望極藍橋但暮雲千里
幾重山幾重水之句公聞之憮然曰人生行樂耳
何自苦如此亟命於宅庫支錢若干復取前所出
侍兒既來夫人亦不復誰何也
陳瑩中云嶺南之人見逐客不問官高卑皆呼爲相
公想是見相公常來也
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
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
要易長育往往以賤名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
是也聞者莫不服公之捷對
裕陵嘗因便殿與二三大臣論事已而言曰嘗思唐

明皇晚年倦心一摇其爲禍有不勝言者本朝無
前代離宫別館游豫奢侈非特不爲亦不暇爲也
蓋北有狂虜西有黠羌朝廷汲汲然左枝右梧未
嘗一日不念之二虜之勢所以難制者有城國有
行國古之夷狄能行而已今兼中國之所有矣比
之漢唐最爲強盛大臣皆言陛下聖慮及此二虜
不足撲滅矣上曰安有撲滅之理但用此以爲外
懼則可

溫公無子又無姬侍裴夫人既亡公常忽忽不樂時
至獨樂園於讀書堂危坐終日常作小詩隸書梁
間云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其回人簡有云草
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
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可見公存心也

石曼卿一日在李駙馬家見楊大年寫絶句詩一首
云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
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後書義山二字曼卿笑
云昆裏没這般文章塗去義山字書其傍曰牧之
蓋兩家集中皆載此詩也此詩佳甚但頗費解說

熙寧四年呂誨表乞致仕有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
者用術乖方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
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
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難行步非徒憚跕盭之
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
身之微固未足䘏其如九族之托良以爲憂是思
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於戲獻可之論可
謂至矣

周種言垂簾時一日早朝執政因理會事太皇太后
命一黃門於內中取案上文字來黃門倉卒取至
悞觸上幞頭墜地時上未著巾也但見新髮擺
數小角兒黃門者震懼幾不能立旁有黃門取幞
頭以進上凝然端坐亦不怒亦不問既退押班具
其事取旨上曰只是錯太后命押班只是就本班
量行遣又言一日輔臣簾前論事甚久上忽顧一
小黃門附耳與語小黃門者既去頃之復來亦附
耳而奏上忽矍然而興俄聞御屏後小鑼鼓之聲
交作須臾即止上復出一黃門抱上御椅子再端
拱而坐直待奏事畢乃退太皇亦顧上笑

章子厚爲侍從時遇其生朝會客其門人林特者亦
鄉人也以詩爲壽子厚晚於座上取詩以示客且
指其頌德處云只是海行言語道人須道著乃爲
工門人者頗不平之怨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以
其不似命別爲之既而又以不似凡三四易畫工
怒曰若畫得似後是甚模樣滿坐烘然

章子厚人言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爲人
救止其後朝士頗聞其事蘇子瞻嘗與子厚詩有
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之語子厚謂
其譏己也頗不樂

熙寧中有薦華山陳戩者博學知治亂大體三十年

不出户庭鄭人有不識者云是希夷宗人既對便
坐上先睹見其所進時議甚喜之至是命坐賜茶戩
乃趑趄皇恐謝不敢者再三云上有鵲尾乞陛下
暫令除去上使之退左右皆掩笑上亦不怒對輔
臣亦未嘗言及一日忽有旨賜束帛令還山
太祖嘗有言不用南人爲相實録國史皆載陶穀開
基萬年録開寶史譜言之甚詳皆言太祖親寫南
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或云自王文穆
大拜後吏輩故壞壁因移石於他處後寖不知所
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爲人竊去如前兩
書今館中有其名而亡其書也頃時尚見其他小
說往往互見今皆爲人節略去人少有知者知亦
不敢言矣
十一日道過毗陵舍於張郎中巷見張之第宅雄偉
園亭臺榭之勝古木參天因愛而訪之問其世家
則知國初時有張佖者隨李煜入朝太宗時佖在
史館家常多食客一日上問卿何賓客之多每日
聚說何事佖曰臣之親舊多客都下貧乏絶糧臣
累輕而俸有餘故常過臣飯止菜羹而已臣愧非
薄而彼更以爲羡美故其來也不得而拒之七日
上遣快行家一人伺其食時直入其家佖方對客
飯於是即其座上取一客之食以進果止糲飯菜
羹佖皆麄塈陶器上喜其不隱時號菜羹張家佖
三子益之盈之查之皆嘗爲郎官至今彼人呼其
所居曰張郎中巷
唐子方爲人剛直既參大政與介甫議事每不協嘗
與介甫議殺人傷者許首服以律案問免死爭於
裕陵之前介甫強辯上主其議子方不勝憤懣對
上前謂介甫曰安石行乖學僻其實不曉事今與
之造化之柄其悞天下蒼生必矣上以其先朝遺
直驟加登用亦不之罪既而子方疽背而死方其
病革車駕幸其第以臨問之子方已昏不知人忽
開目而言曰願陛下早覺悟可惜祖宗社
稷教安石壞却上首肯之問其家事無一言及薨
又幸其第見其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以賜
其家上有昭陵御題直哉君人爲國砥柱八字印
以御寶下有昭陵御押字子嘗親得見焉其家傳
有云子方一日見介甫誦華嚴經因勸介甫不若
早休官去介甫問之子方曰公之爲官止是作業
更做執政數年和佛也費力介甫不荅一日子方
在朝假介甫乃以子方之言白于上將以危之上
大笑而止
紹聖改元九月禁中爲宣仁作小祥道場宣隆報長
老陞座上設御幄於旁以聽其僧祝曰伏願皇帝
陛下愛國如身視民如子毎念太皇之保佑常如
先帝之憂勤庶尹百僚謹守漢家之法度四方萬
里永爲趙氏之封疆既而有僧問話云太皇今居
何處荅云身居佛法龍天上心在兒孫社稷中當

時傳播人莫不稱歎於戲太皇之聖安夫稱為女
堯舜方其垂簾每有號令天下人謂之快活條貫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初夜開寶寺塔表裏通明徹旦
禁中夜遣中使齎降御香寺門已閉既開寺僧皆
不知也寺中望之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
上仙
嘗聞祖父言每歲三月二十八日四方之人集于泰
山東嶽祠下謂之朝拜嘉祐八年祖父適以是日
至祠下言其日風寒已如深冬時至明日地皆結
冰寒甚幾欲裂面墮指人皆閉戶道無行迹自欲
入忽聞傳呼之聲自南而北儀衛雄甚近道人家
有自戶牖潛窺者見馬高數尺甲士皆不類常人
織扇車乘皆如今乘輿行幸望廟門而入廟之重
門皆洞開異香載路有丈夫絳袍幞頭坐畫屋之
下亦微聞警蹕之聲亦有言去朝真君回來又有
云真君已歸皆相顧合掌中夜方不聞人語又明
日天氣復溫皆揮扇而行後數日方聞昭陵其日
升遐
昭陵上賓前一月每夜太廟中有哭聲不敢奏一日
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壞
杜少陵宿龍門詩有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為
閱黃魯直對衆極言其是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他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周
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
矣大年但呼朱翁梁翁每以言侵侮之一日梁戲
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
曰不要與衆皆笑其捷雖一時戲言而大年不五
十而卒
今上初登極羣臣班列在庭忽一朝士大叫數聲仆
地不知人扶未出殿門氣已絶
予頃時於陝府道間舍於逆旅因步行田間有村學
究教授二三小兒閑與之語言皆無倫次忽見案
間有小兒書卷其背乃蔡襄寫洛神賦已截為兩
段其一塗汙已不可識問其何所自得曰吾家敗
籠中物也問更有別紙可見否乃從壁間書夾中
取二三十紙太半是襄書簡亦有李西臺川牋所
寫詩數紙因以隨行白紙百餘幅易之欣然見授
問其家世曰吾家祖亦嘗為大官吾父罷官歸死
于此吾時年幼養於近村學究家今從而李姓然
吾祖官稱姓名皆不可得而知頃時如此紙甚多
皆與小兒作書卷及糊窗用了會日已暮乃歸旅
舍明日天未明即登涂不及再往至今為恨也
先公嘗言頃見李公擇云曾於高郵道上時正午暑若
見臨清流有竹籬茅屋畫之極雅潔前有脩竹長
松二道士臨流奕棊於松陰間其一疎髯秀目其
一美少年肌體如玉見公擇來皆欣然與之語
則凡俗鄙俚入其茅屋下往往堆積葉結聚在之
類觀其寢處織汙如僕厮然忽問子能飲否曰

粗能之其少年道士徐起取酒既而酒如米泔且
尚臭敗於樹間摘小毛桃子數枚置案上予疑其
仙也乃危坐斂衽滿引不敢辭其盛酒物乃一大
瓷瓮於破陶器中徐顧予僕曰此人亦得乃與之
酒一陶器二道士先醉長嘯而入予愈疑焉既別
數里許詢道旁人家曰二人者里胥之子也在城
中出家今其父死歸謀還俗而分其家財耳

慶曆中胡瑗以白衣召對侍邇英講易讀乾元亨利
貞不避上御名上與左右皆失色瑗曰臨文不諱
後瑗因言孟子民無恒產讀爲常上微笑曰又却
避此一字蓋自唐穆宗已改常字積久而讀熟雖
曰尊經然坐斥君父之名亦未爲允上嘗詔其脩
國史瑗乃避其祖諱不拜

舊制講讀官坐而講讀或別置書策於御案上仁宗忽
一日講讀官已班立殿上出父之忽有內侍官自
御屏後出大聲曰有聖旨今後講讀官起立御案
前講讀自是遂爲定制至神宗朝王安石爲侍讀
以言道之所存請復賜坐有旨下禮官議韓維以
謂當賜坐劉攽以謂不可紛爭不已議於上前維
曰今有時禁中宣長老說法猶陞高踞坐吾儒講
聖人大中至正之道乃獨不得坐耶攽曰彼兇徒
何知自是朝廷不約束耳維讀聖人書乃亦欲如
彼髡無君臣上下乎安石非爲道爲己重耳於是
安石之請不行至元祐初程頤復請坐講太皇曰
皇帝幼沖豈可先教改動前人制度有旨令不得
行

今皇帝即位之明年范純仁卒其遺表有曰伏願陛
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
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正邪之歸搜抉幽隱以
盡才人屛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毋輕議
邊事包容狂直而毋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未
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皆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
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
而特敘尚使存沒猶玷瑕疵又復不解疆場之嚴
幾空帑藏之積有城不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
留聖聽此李之儀端叔之文也上令大書此表留
禁中章惇由是再貶雷州司戶端叔後坐黨籍終
身廢弃

黃庭堅宜州之貶也坐爲承天寺藏記

張舜民彬州之貶也坐進兵論世言白骨似山沙似
雪之詩此特一事耳兵論近於不遜矣舜民嘗因
登對云臣頃赴潭州任因子細奏陳神宗感疾之
因哲宗至於失聲而哭

元符二年十二月一日水開五丈河數處波浪湧起
亦有聲如潮水高丈餘數日而止

富丞相一日於壇寺擧度一僧貢父聞之笑曰彥國
壞了幾箇才度得一箇人聞之曰彥國每與僧對
語往往效乎遏當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者激

目擊數人矣豈非壞了乎皆大笑然亦莫不以其
言爲當
趙悅道罷政閑居每見僧至接之甚有禮一日一士
人以書贄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
學校有科舉何不勉以卒業却與閑退之人說他
朝廷利害士人皇恐而退後再往門下人不爲通
士人謂閽者曰參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閽者
曰尋常來相見者僧亦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只
是重他袈裟士人者笑曰我這領白襴直是不直
錢財閽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便那頼不得些
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爲笑
元祐五年先公爲契丹賀正使虜主問范純仁今在
朝否先公曰純仁去年六月以觀文殿學士知潁
昌府又問何故教出外先公云純仁病足不能拜
暫令補外養病爾又問呂公著如何外補先公云
公著去年卒 丁位初不曾外補乃咨嗟曰朝廷想
見闕人先公曰見不住召用舊人先是虜主聞先
公言純仁以足疾外補乃回顧近立之人微笑先
公既北歸不敢以是載於語録嘗因便殿奏陳上
微語曰因通書說與純仁著未幾先公捐舍八年
純仁再入相上首以此告之且曰嘗令李某通書
說純仁曰不曾得書
頃時都下有一賣藥老翁自言少時嘗爲尚書省中
門子門旁有土地廟相傳爲大將軍廟靈應如響

廟有斷碑題額篆漢大將軍王公之碑龍在壁間
堂後官香燭牲酒無虛日亦露及閽者每有一除
拜必先示朕兆一夜聞羣鬼聚語或哭或笑或曰
他運既當限只得此來怎柰何朝廷去裏一曰社
稷如此又待如何其一曰改東作西幾時又疊至
曉方不聞聲不數日果有拜相者
元祐五年文太師自平章軍國重事致政而去初潞
公再入劉摯於簾前言王同老所入劄子皆文彦
博教之乞行下史官改正宣仁曰此大不然也吾
於此事熟知之矣仁宗時乞立英宗爲嗣者文太
師也後策立英宗者韓相公也功不相掩不須改
史宣仁既退歎曰劉左丞幸是好人何故如此摯
既相故潞公力求退麻既入御批紙背有云音聲
不退尚有就問之禮几杖以峖岭陪親祀之朝勿
以進退之殊云云 後學士院入此五句下添而廢
謀猷之告潞公年九十二至紹聖五年卒公逮事
四朝七換節鉞爲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知永
興大名秦州者再兩以太師致仕五判河南出將
入相者五十餘年可謂功德兼美既而黨論興無
所不有矣
華老入相不及一年而罷坐父死不葬後華老作家
廟記自辯劉器之爲其集之序
建中靖國辛巳都下有一僧行誦法華經晝夜不停
聲雖大雨雪亦然行步極緩聞之不應招之不來

有人隨其後行亦無止宿處每誦數十句即長歎
一聲曰怎柰何無人知者
元祐丁卯十一月雪中予過范堯夫於西府先有五
客在坐予既見因衆人論說民間利害公甚喜書
室中無火坐久寒甚公命溫酒來人與坐客各舉
兩大白公曰說得通透後令人心神融暢
或問范景仁何以不信佛景仁曰爾必待我合掌膜
拜然後爲信耶
司馬君實嘗言呂晦叔之信佛近夫佞歐陽永叔之
不信近夫躁皆不須如此信與不信纔有形迹便
不是
裕陵嘗問溫公外議說陳升之如何溫公曰二相皆
閩人二執政皆楚人風俗如何得近厚又問王安
石如何溫公曰天資僻執好勝不曉事其拗強似
德州其心術似福州上首肯微笑又嘗稱呂惠卿
美才溫公曰惠卿邃於安石使江充李訓無才何
以動人主
司馬君實與呂吉甫在講筵因論變法事至於上前
紛拏上曰相與講是非何至乃爾既罷講君實氣
皃愈溫粹而吉甫怒氣拂膺移時尚不能言人言
一箇陝西人一箇福建子怎生厮合得著
趙先生蔡州人後往來無定蘇子由諸公極愛重之
嘗言人將發不惟門戶有旺相視僕史輩亦可知
洛中士大夫家僕史往往皆官樣吾嘗觀主人將
興其僕史輩必氣宇軒昂仍忠勤不爲過主人將
替僕史輩縱不偷錢使一身疲務周世宗與本朝
藝祖方潛龍時識者識其門下人皆是節度使
趙先生能使人夢寐中隨其往以觀地獄實靈長老
不信欲往觀之先生與之對趺坐命長老合眼正
念人視之二人皆已熟睡鼻息如雷俄頃而覺長
老者流汗被體視先生合掌作戰慄之狀人問之
皆不荅但亟遣人往州橋問銀鋪李員外如何既
而人回曰今早殂矣明日長老遂退院而去
京師慈雲有曇玉講師者有道行每爲人誦梵網經
及講說因緣都人甚信重之病家往往延致一日
與趙先生同在王聖美家其僧方講說趙謂僧曰
立爾後者何人僧回顧愕然者久之自是僧彌更
修謹除齋粥外粒米勺水不入口人有招致聞命
即往一錢亦不受
熙寧壬子九月華山阜頭穀崩聲震數十里西嶽祠
門戶皆震動鐘鼓成聲陷千餘家有大石自立高
四丈周百八十尺
今宣德門即正陽門自明道元年十一月改此名今
得七十年民閒但呼正陽門也
明肅既上賓時遺誥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軍國大
事內中商量閤門促百官班賀皇后時蔡齊爲中
丞厲聲叱曰誰命汝來不得追班閤門吏皇懼而
退既而執政入奏今皇帝二十四歲何必更煩太

后垂簾豈有文后相繼之理識者未定御史龐籍奏
言適已將垂簾儀製了矣敢有異議請取旨斬于
庭左右震慄后自屏後曰此間無周公於是刪去
道語中內中與皇太后商量一節當時倉卒中寢
自蔡齊先發之
劉貢父言每見介甫道字說便待打諢
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
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
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思處安道云若然則
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
大參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 定陵凡有問無不
知者其在北門因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因問墨
智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
曰春秋少陽即令秘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
幾板第幾行檢果得之上極喜自是注意未幾執政
程頤一日在講筵曰聞有旨召江西僧元某不知何
爲泰陵曰聞其有禪學故召來欲一見之頤曰臣
所講者君臣父子仁義道德性命之說盡在此矣
不省陛下以何爲禪也上不語頤又曰陛下深居
九重之中元某之名如何得達上後不語既能講
頤即移書兩省諫坡謂豈可坐視而不救不惟負
兩宮之委任抑且負先帝之厚恩於是頤稱病在
假太皇夜遣使至頤家密傳旨云皇帝既服不是
說書且看先朝面明日早參既朝參又明日當講

既講畢欲退一中官附耳密奏數語上曰風露早
寒可共飲蘇合酒一杯酒未至上曰前日召江西
僧何益於治道已令更不施行頤曰人主好佛未
有不爲國家之害陛下知之社稷幸甚越數日又
因講次頤復奏陳曰梁武帝英偉之姿化家爲國
史稱其生知淳孝篤學勤政誠有之終其身無他
過止緣好佛一事家破國亡身自餓死子孫皆爲
侯景殺戮但盡可不深戒上曰前日江西召禪僧
已曾說與卿更不施行頤曰願陛下取梁武帝紀
一看不然臣當摭其要而上之上曰想是如此卿
必不妄言
近時一從官其父本胥也屢典大藩府其治刻木輩
極嚴少有過吏則黜配親舊有勉之者則曰吾豈
不知但吾爲民父母之官豈可見病民者坐視而
不治也其爲郡所至有聲其父年九十二方卒官
封至宣奉大夫
張先京師人有文章尤長於詩詞其詩有浮萍斷處
見山影小艇歸時聞草聲之句膾炙人口又有雲
破月來花弄影隔墻風弄鞦韆影之詞人目爲張
三影先字子野其祖母宋氏莊章皇后親妹也祖
遜因是而貴太宗朝爲樞密副使子野生貴家劇
苦過於寒儒取高科甫改秩爲鹿邑縣以殂歐陽
永叔雅敬重之嘗言與其同飲酒酣叙客或歌或
呼起舞子野獨退然其間不動聲氣當時皆稱爲

長者令人乃以張三影呼之哀哉歐公爲其墓銘
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
庭堅一日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
顧亦無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來胷中未嘗起一
思慮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
夜分方睡雖兒曹讙呼只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
是學佛作家公不悅
神宗一日在講筵既講罷賜茶甚從容因謂講筵官
數日前因見司馬光王昭君古風詩甚佳如宮門
銅鐶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
布神嵩替嫁鄉縣請之使人愴然時君實病足在
假已數日矣呂惠卿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何從
而得此詩上曰亦偶然見之惠卿曰此詩不無深
意上曰卿亦嘗見此詩耶惠卿曰未嘗見此詩適
但聞陛下舉此四句爾上曰此四句有甚深意
仕見曾子固家有五代政要一百卷令人家難得之
頗恨無筆力傳寫嘗愛世宗自敗賜江南書有曰
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
險語意雄偉眞得帝王大體蓋是嗣王欲削尊稱
求緩師也
黃庭堅年五歲已誦五經一日問其師曰人言六經
何獨讀其五師曰春秋不足讀庭堅曰於是何言
也既曰經矣何得不讀十日成誦無一字或遺其
父庶喜其警悟欲令習神童科舉庭堅竊聞之乃
笑曰是甚做處庶尤愛重之八歲時有鄉人欲赴
南宮試庶率同舍餞飲皆作詩送行或令庭堅亦
賦詩頃刻而成有云君到玉皇香案前若問舊時
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錢穆父嘗言頃在館中有同僚曹姓者本富家子賁
緣入館閣不識字且多犯人錢一日因誦子瞻詩
曹叟然曰每見諸公喜此人不知何謂或言其文
章之七世曹曰吾近得渠作詩皆重疊用韻全不
成語言錢恐人作僞命取以觀之乃子瞻醉中寫
少陵八仙歌錢曰此少陵詩子瞻寫耳曹曰便老
陵也好喫棒一日諸公過其家觀其所藏書畫其
家多貲雖眞贋相半然尤物甚多有虞世南寫法
華經楮河南寫閑居賦臨蘭亭云其父得於天上
蓋錫賚之物也諸公愛玩不能去手又有閻立本
粉畫羅漢橫軸上各有贊字書皆眞楷可喜乃唐
時帝王御製不知何帝所作皆有小長印御製之
寶兩頭皆尖如橄欖核狀外標首題云應眞橫軸
曹問坐客何故爲應眞或對曰眞即羅漢也曹曰
好好地團甚謎亟命易去自題云十八大阿羅漢
或言應眞橫軸四字亦是名人書
晏臨淄臨川人其未生時有仙人曹八百見其父固
謂之曰上界有眞人當降汝家自是其家目爲臨
淄公既顯其季弟穎自幼亦如臨淄公警悟章聖
聞其名召入禁中因令作宮沼瑞蓮賦大見稱賞

賜出身授奉禮郎頴聞之走入書室中反關不出其家人輩連呼不應乃破壁而入則已蛻去案上有紙大書小詩二首一云兄也錯到底猶誇將相才世緣何日了了却早歸來一云江外三千里人間十八年此行誰復見一鶴上遼天其年十八歲也章聖御篆神仙晏頴四字賜其家

李覯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文古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家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丈人尚自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聞者莫不絕倒

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飯時正春時營妓皆在後圃賣酒相與至筵前聲喏君謨留以佐酒烈已不樂酒行飛妓方歌烈併酒擲于案上作皇懼之狀踰牆攀木而遁時泰伯坐上賦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沽酒處幾多鳴艣逐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既而烈聞之遂投牒云李覯本無士行輒從倡婬詆釋氏爲妖胡指孟軻爲非聖授吾聖經一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誅市朝君謨覽牒笑罰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使弟子也君謨後每會客必以示坐上以供一笑云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方熟眠謂湯燖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獨看紅蕖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云白墮既是一人莫難爲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間厮魔蓋文潛時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過亦去失酒器之類既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坐皆絕倒

劉貢父平生不曾議人長短人有不韙必當面折之雖介甫用事諸公承順不及惟貢父屢當面攻之然退與人言未嘗出一語人皆服其長者雖介甫亦敬服之

黃魯直嘗云高祖紀恐能淳止是才能之能合作奴登切孟堅不必解說彼音奴來切者三足鱉也徐浩詩法士多壞能却在來字韻押乃是借似鱉爾

嘗見蘇子瞻一帖云歲行盡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青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爲

愧一日對貢父舉此貢父云前數句是杜行迷路
誤入田螺精家中來
黃育字和叔嘗直叔父也爲童兒時其伯氏長善將
諸兒出行天驟雨長善問諸兒日在雨落翁婆相
撲是何語和叔曰陰陽不和也時年七歲矣
朱康叔送酒與子瞻子瞻以簡謝之云酒甚佳必是
故人特遣下廳也蓋俗謂主者自飲之酒爲不出
庫
范堯夫帥陝府有屬縣知縣因入村至一僧寺少憩
既飯步行廊廡間見一僧房頗雅潔閴無人聲案
上有酒一瓢知縣者戲書一絕於窻紙云爾非慧
遠我非陶何事窻間酒一瓢僧野避人聊自醉卧
看風竹影蕭蕭不知其僧俗家先有事在縣理[illegible]
坐罪明日其僧乃截取窻字黏於狀前訴于府且
曰其有施主某人昨日攜酒至房中值某不在房
知縣既至施主走避酒爲知縣所飲不辞但有數
銀盃知縣既醉不知下落銀盃各有鐫識今施主
迫其取之乞追施主某人與廳吏某人鞫之堯夫
曰爾爲僧法當飲乎杖而逐之且曰果有失物令
主者自來理會持其狀以示子姪輩曰爾觀此安
得守官處不自重即命火焚之對僚屬中未嘗言
及後知縣者聞之乃修書致謝堯夫曰不記有此
事自無可謝還其書
張子顏少卿晚年嘗目前見白光閃閃然中有白衣
人如佛相者[illegible]頗厚[illegible]禮謹乃不食肉不飲酒然
體殊而多病矣時泰陵不豫王壽卿自蜀入京診
御脉聖體極康[illegible]壽卿醫道盛行其門如市子顏
一日從壽卿求脉壽卿一見大驚不復言但授以
大丸數十小丸千餘粒祝曰十日中服之當盡却
以示報既數日視所見白衣人衣變黃而光無所
見矣乃欲得肉食又思飲酒又明日俱無所見覺
氣體異他日矣乃詣壽卿以告壽卿曰吾固知矣
公脾初受病爲肺所尅心脾之母也公既多疑心
氣一不周自然有所睹吾之大丸實其脾小丸補
其心肺爲脾之子既不能勝其母其病自當愈也
子顏大神之因密問所診御脉如何壽卿曰毋得
泰氣脉當絕雖司命無如之何時元符改元八月
也至三年正月泰陵晏駕壽卿後入華山年已八
十餘矣
昭陵上仙之日金陵城外有人聞數千百人吹簫聲
自空中過久之方寂然
崇寧改元之明年蔡丞相既遷左揆百令議天下州
縣皆建佛剎以崇寧爲額時石豫爲中丞其門人
陳確賢士也夜過豫問豫曰中丞豈可坐𥅗豫曰
少待數日看行與不行未幾豫招確罰之曰前夕
之言今早已納劄子矣上甚喜乃是乞詔州郡仍
置崇寧觀
熙寧二年四月大內火宰輔請以司馬光等三百九

人姓名大書刻石於文德殿門謂之元祐黨人凡
元符三年應詔直言人為邪等附黨籍於刑部云
以禳災変其年罷科舉頒三舍法於天下
王安石配享文宣王廟庭坐顔孟之下十哲之上禁
李學親行奠謁或謂安石巍然而坐有所未安蔡
知院元度曰便塑底也不得
四年正月元度引見嫌以資政知河南府送東塞道
凡三日始見絶賓客然後得行禁中給賜之人絡
繹於路觀者榮之
明年彗星見其長亘天禁中戶洞明與其他處不
同連夜詔毀文德殿門石籍宮門方開有旨取刑
部籍入或云亦焚之

後跋語

先大父國史在館閣最久多識前輩嘗以聞見著館
秘録曝書記并此書為三仍歳兵火散失不存近方
得此書於南豐曾仲存家因手抄藏示子孫暉老矣
未知前二書尚及見乎建炎四年歳在庚戌孫朝奉
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賜紫金魚袋暉書

道山清話終

墨客揮犀十卷

（宋）彭乘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墨客揮犀十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彭乘撰。案北宋有兩彭乘、一爲華陽人、眞宗時進士、官至翰林學士、宋史有傳。其作此書者則筠州高安人、史不載其仕履、故始末無可考。見書中稱嘗爲中書檢正。又稱至和中赴任邕州、而不言其爲何官。又自稱嘗至儋耳。其所議論、大抵推重蘇黃、疑亦蜀黨中人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十卷、續十卷、稱不知撰人名氏。今本爲商濬刻入稗海者、卷首直題彭乘姓名、蓋以書中所自稱名爲據、而止有十卷、則已佚其續集矣。書中如陳瑩中言後苑牧豭、潘大臨作滿城風雨近重陽詩、彭淵材遊興國寺諸條、惠洪所作冷齋夜話亦載之。皆全同其文、不易一字。惠洪本高安彭氏子、與乘同族同時、不應顯相蹈襲若此。又如魏舒詣野店、張華博物、傅融有三子諸條、皆全錄晉書北魏書原文、別無考證、亦不相類、疑原本殘闕、後人又有所竄入。然於宋代遺聞軼事以及詩話文評、徵引詳洽、存之亦頗資參考焉。

墨客揮犀卷之一

宋彭乘

包拯自御史直諫院危言正議傾動朝野仁廟常溫顏優納近侍以為難帝曰忠鯁之言固苦口而逆耳然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又何必拒而責之大聖之度慈厚若此

張相昇為御史數上封章論及兩府仁廟固詰曰卿本孤寒何故屢言近臣公奏曰臣安得謂之孤寒臣自布衣不數年致身清近更朱腰金加陛下乃孤寒也帝曰何為孤寒曰陛下內無賢相外無名將官冗而失黜陟兵多而少教習孤立朝廷之上此所以孤寒也帝喜而優容之近侍皆為之懼自此名重朝野

徐資政沔出帥環慶宿管城値夏州進奉使至或曰當避驛者公曰使夏國王自入朝亦外臣也猶當在天下況陪臣乎羌使遂宿白沙仁廟聞而嘉之

寇萊公卒於海康詔許歸葬道出荊南之公安縣邑人迎祭於道斷竹插地以掛紙錢竹遂不根而生

茂然如一畝邑人神之立廟於側祠宇嚴潔化奉甚謹今侍讀王公樂道文其事於石

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某于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材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行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兩曰徑行毋顧家也部將得以活去投江南居　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將斬主是夜城將陷先諭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謝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惜建民妾願先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誠不得已為之戢兵而入一城獲全至今連氏為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相踵皆連氏之後也　又李煜使人將胡則守江州江南未下曹翰以兵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則怒一饔人鱠魚不精欲殺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多年矣疲瘠滿地奈何以一食殺士卒耶則乃捨之此夜卒縋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之虛實先是城西南隅依嶮素不設備卒

乃引三師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則一門無遺類二人者其爲德一也何其報効之不同哉

王文正太尉局量寛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但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爲饔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其半爲饔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撤屋新之暫於廊廡下起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其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知也

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故老杜詩曰黑暗通蠻貨又謂睡美爲黑甜飲酒爲軟飽故東坡詩曰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左傳晉使子貢請鄭人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人註行李謂行人也今人乃爲行裝爲行李非也

鄭希仲云凡仕宦有三難一謂統十萬之衆而爲帥二爲翰林學士三謂宰劇邑三者茍非其材則事必墮廢除是三者雖宰相猶可以常才處之

寇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唐郎中謂方爲郡久夢有人告云宰相至唐畢之不聞朝廷有宰相出鎮者晨興視事而邏吏報寇廷評入界唐公驚喜出郊迓勞見其風神秀偉便以左輔待之且出諸子羅拜唐新飾勤鶴置廳之左寇既歸船其子極白其父曰適者寇屢目此宜即送之寇果詢牙校何人知吾欲此對以十四秀才既而力爲延譽極於孫漢榜中第由是成名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誌甚明熙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寡

載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其像是
熙載後世不復可辯退之遂爲熙載矣
今人於榜下擇婿號臠婿其語蓋本諸袁崧尤無義
理其間或有意不願而爲貴勢豪族擁逼不得辭
者有一新後輩少年有風姿爲貴族之有勢力者
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略不辭
遜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
女亦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
微得托迹高門固幸將更歸家試與妻子商量看

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舊制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券肉半斤祥符中有
人爲題詩所在驛舍門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
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
朝廷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議增月俸
嘗有一名公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戲爲詩答
之曰五貫五百九十俸虛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
未厭糟糠僮僕豈免遭飢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喫
酒喫肉何曾夢爲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謁索甚

熙寧中例增選人俸錢不復有五貫九百俸者
此實養廉隅之本也
潘閬字逍遙咸平間有詩名與錢易許洞爲友狂放
不羈嘗爲詩曰散拽禪師來蹴踘亂拖遊女上鞦
韆此其自序之實也後坐盧多遜黨亡命捕跡甚
急閬乃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許洞密贈之詩曰
潘逍遙平生志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
嗔爾口嗷嗷罰教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條
山神鎮常在驚雷吼電依前趕出這老怪後會赦

以助教授之尋閬乃自歸送信州安置仍不終受
從爲掃市舞詞曰出砒霜價錢可雙得撥灰兼弄
火暢殺我以此爲士人不齒放棄終身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
售此所謂耳鑒又以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
色不隱指者爲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
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未
叔未知其精妙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家相近一
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

此日中時花也猫眼異精如線此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精圓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司馬溫公詩話曰魏野詩曰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窻下有殘燈而俗人易燒葉爲藥不止不佳亦和下句無氣味曾直曰老杜詩曰黃獨無苗山雪盛黃獨者芋魁小者耳江南名曰上卯南州多食之而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至作道人劍客食黃精也如淵明詩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其

渾成風味句法如生或改而俗人易曰望南山一字之差遂失古人情狀如此者不可不知

揚州芍藥名著天下郡圃最其盛處仁宗朝韓魏公以副樞出鎮維揚初芍藥盛開忽於叢中得黃一緣稜者四朶土人呼之爲金腰帶云數十年間或有一二朶不常見也魏公開宴召二人者同賞時王禹王作監郡王荊公爲幕官陳秀公初校尉衛寺一丞爲過客其後四人皆相繼登台輔蓋花瑞也

御史臺儀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罷爲外官有侍御史王平拜命垂滿百日而未言事同寮皆訝云或曰王端公有待而發苟言之必大事也一日聞入劄子衆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者是何髮若之容忽覩卷如之狀

墨客揮犀卷之一　終

宋彭乘

倪彥及朔奉嘗爲太原府幕官云太原人喜食棗無貴賤老少常置棗於懷袖間等閑探取食之則人之齒皆黃緣食棗故乃驗嵇叔夜齒居晉而黃之說

潁州雪峯有應潮泉其廣不過二三尺水纔數寸而進退淺深與潮候無差然四傍皆頑石惟當中有數沙眼每潮上則涓涓而出潮退復竭故老相傳以爲海眼但其處高當山脊不知何以能與水澤相通也又湯院有泉凡四五泓其一當中獨冷如冰餘皆沸引入浴室冷煖正得其中餘溜導以灌田爲利甚博蔣穎叔留題詩所謂及物魏爲多灌田一萬頃是也

蒲陽壺公山有蟹泉在峽嵒之側一杖大可容臂其源常竭求涓滴不可得州縣遇旱暵即遣吏齋沐置淨器於前以茅接之泉乃徐徐引出滿器而止有一蟹大如錢色紅可愛緣茅入器中戲泳俄頃乃去若遇蟹出雨必霑足此亦應天寺鰻井之類也

王聖美爲縣令時尚未知名謁一達官傳其方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聖美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主人問不曉何義聖美曰從頭不曉主人曰何如不曉試言之聖美曰孟子見梁惠王不曉此語達官深訝之曰此有何與義聖美曰既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

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爲文穆修張景輩始爲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嘗同造朝待旦於東華門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澀當時已謂之工傳之至今

桂州婦人產男者取其胞衣淨滌細切五味煎調之召至親者合宴置酒而啖若不與者必致怨爭

紹聖初曾子宣在西府淵材往謁之論邊事極言交

軍不可用用士人爲良子宣喜之既罷與余遊
國寺和尚食素分茶甚美將畢問奴揚照取錢奴
曰忘持錢來柰何淵材色窘余戲曰兵計將安出
淵材以手持鬚良久目余趨自後門出若將便旋
然余迫之淵材以手挈幞奉衣走如飛余與奴揚
照過二相公廟淵材乃敢回顧喘立面無人色曰
編虎頭捋虎鬚幾不免虎口哉余又戲曰在兵法
何計淵材曰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湖南之俗好事妖神殺人以祭之凡得儒生爲上祀

僧爲次餘人爲下有儒生行郴連道中日將暮過
耕者問秀才欲何往生告之故耕者曰前有猛獸
爲暴不宜夜行此村下有民居可以託宿生信之
趨而前始入一荒逕詰屈行者甚少忽見高門大
第主人出見客甚喜延入一室供帳赫然肴饌豐
美既夕有婦人出問生所闕其色甚妍生戲一言
挑之欣然而就生由是留連數日婦人亦比夜而
至情意款昵乃私謂生曰是家將謀殺子以祭鬼
宜早自爲計我亦良家子爲其所刼至此所以遣

妾侍君者欲以緩君留耳生聞大駭乃夜穴壁與
婦人同出比明行四十里投近縣縣遣吏卒捕之
盡得兹狀前後被殺者數十人前所見指途耕者
亦其黨也於是一家盡抵極法生用賞得官遂娶
婦人偕老焉

北人喜鴉聲而惡鵲聲南人喜鵲聲而惡鴉聲鴉
吉凶不常鵲聲吉多而凶少故俗呼喜鵲古所謂
乾鵲是也而中多有信鵲者類鵲而小能爲百鳥
聲春時其聲極可愛忽飛鳴而過庭簷間者則其

占爲有喜凡野禽或獐狐之類入人家者必有不
祥事余累試甚驗不但人家路行遇飛鳥過者切
避之若遺糞汚人衣者亦不祥又見雀鬭者不得
相逐遭官事

鸂鶒能勑水故水宿而物莫能害鸛能巫步禁蛇故
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觜畫字成符印蠹蟲自出
鵲有隱巢木故鷙鳥莫能見燕銜泥嘗避戊巳日
故巢固而不傾鶻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
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銜艾置其巢中燕

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不由人雖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

王君貺為三司使乞更河北鹽法條約頗精密仁廟批曰朕不忍河北軍民頓食貴鹽三司即時寢罷

後刻詔於北京望宸閣

錢君倚學士服除知江寧府常州有無賴男子來謁曰我乃先公故侶也先人嘗貸我二十萬幸見還君倚愀然變色起謝之延餞送保寧館留且將聚貲償之常有老先生數人聞之俱至責無賴子曰舍人方起復貧甚奈何以其親為言欺取無券貲之財父老俱白君倚請執送之君倚笑曰豈可彼以吾父有所貸未償為請公輔為之子何敢不償哉於是償之遣去無賴至常州人人聚罵遂自縊而死

雀有色純白者有尾白者構巢人家多為祥瑞余曾見貨藥老人有白雀數枚問何從得之答云雀方出殼未羽時以蜜和飯飼之乃然

夔峽間有子母鵲比常鵲差大雌雄未嘗相離虞者必雙得之閉雌於籠中縱雄出食食飽輒歸縱雌亦然若雙縱則徑去不復返矣

河州有禽名骨托狀類雕高二三尺許常以名自呼能食鐵石郡守每置酒輒出以示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

即啄而吞之良久牽出視石已軟爛如泥矣

文潞公往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和眗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七十八嘗為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一十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採芝山清談亹亹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河中府鸛雀樓五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

者甚多惟李益王文奐暢諸三篇能狀其景李益詩曰鸛雀樓西百尺牆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蕭鼓隨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知長風烟併在思歸處遠目非春亦自傷王文奐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暢諸詩曰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侍中甕差內臣張都知督役事玄堂甃以石一切用度皆出於官上自撰其碑題其額曰兩朝顧命定冊元勳之碑明年曾侍中甕上題其墓碑額曰兩朝顧命贊冊亞勳之碑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磬折稱新昌布衣彭几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鏡自照又捋其鬚曰大略似之矣但只無耳毫數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也又至廬山太平觀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鬢又前再拜贊曰有宋進士彭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鑷者使剃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鬢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吾前見范文正公恨無耳毫今見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乎耳毫未至天也剃眉人也君子修人事以應天柰何兒女子以爲笑乎吾每欲行古道而不見知於人所謂傷古人之不見嗟吾道之難行也

設山有老僧云數十年前曾登靈源洞見一禽自海上至身大如牛翼廣二丈餘下村疃間低飛掠食俄攫二大羖羊復望海而去識者云是虎鷹能捉捕虎豹

墨客揮犀卷之三

宋彭乘

虎每食一人則耳成一缺汀洲西山有虎爲暴十餘年後爲射者所殺兩耳如鋸焉父老言虎性甚靈不妄食人遭其患者蓋命所値或是宿冤也武康民朱泰事母甚孝嘗爲虎所搏負之而去泰大呼曰虎暴殺我我母將無所依虎遽棄于地蹣跚入山泰後安健如故鄉里號爲朱虎殘

歐陽文忠公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幹當滁州一鎭時文忠守滁州有先生爲學子不行束修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先生訟於向向判其牒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豈兩辭而遣致先生不喜向判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之延譽奬進成就美名卒爲聞人

蜀人魏野隱居不仕宦喜爲詩以詩著名卜居陝州東門之外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縣重陽菊繞灣一聲離岸櫓數點別州山最爲警句所居頗瀟灑當世顯人多與之遊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詩云好向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後忠愍鎭北都召野坐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硬士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愍令乞詩于野野贈之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樽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吳正憲憶陝郊詩云南郭迎天使東郊詔隱人隱人謂野而野有子名閑亦有清譽今尚居陝州

慶曆中范希文以資政殿學士判邠州予中途上謁翌日召食時李郎中丁同席范與丁同年進士也因道舊曰某修學時最爲貧窶與劉某同在長白山僧舍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十數莖醋汁半盂入少鹽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鍾弱翁所至好貶剝榜額字畫必除去之出新意自立名令具牌當爲重書之鑱刻工匠十數輩然自書不工人皆苦之嘗經過廬陵一山寺有高閣非麗弱翁與僚屬部曲擁立望其榜曰定慧之閣白

徑入寸旁題姓名没滅弱翁放意稱謬使僧呼梯

取之拭拂視之乃魯公顏真卿書弱翁顧謂客曰

似此字畫何不刻石即令刻石傳者以為笑

漳州漳浦縣地連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為羣然不

為害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踐至肉骨糜碎乃去蓋

獨象乃衆象中最獷悍者不為羣象所容故遇之

則蹂而害人

僧悟空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

中母腹母呼其雛至付子已哀鳴數聲乃拔箭擲

地而死射者折矢棄弓誓不復射

貉行十數步輒睡以物擊竹警之乃起既行復睡鐵

膚紙狀如兔毛質滑膩可愛子元符中於京師買

蔡翁處見之

蔣堂侍郎為淮南轉運使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

投書即還有一縣令投書人獨不肯去須索回書

左右諭之皆不聽以至呵逐亦不去曰寧得罪不

得回書不敢回邑時蘇子美在坐頗駭怪曰皂隸如

此野很其令可知蔣曰不然此必健者能使人不

敢慢其命如此乃為一簡答之方去子美歸吳中

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者遂延譽後卒為名臣

或云天章閣待制杜杞也

國子博士李餘慶知常州強於政事果於去惡凶人

皆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醫博士多過

惡常憚為餘慶所發因其困進利藥以毒之服之

洞泄不已勢已危餘慶察其姦使人扶舁坐廳事

召醫博士杖殺之然後歸卧未及牀而死葬於橫

山人至今畏之過墓者皆下馬有病瘧者取墓土

著牀席間輒差其敬憚之如此

石守道學士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

無比者王侍郎獨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

石謝曰甘脆者亦某之願也但日享之則可若止

修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享膏粱暮厭粗糲人

之常情也某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益重之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

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也

蛟之狀如蛇其首如虎長者至數丈多居溪潭石穴

下聲如牛鳴岸行或溪谷者時遭其患見人先以
腥涎繞之既墜水即於腋下吮其血血盡乃止昔
有舟人爲蛟所毒但見於水上嗤笑而入明日尸
出兩腋下有穴如杯焉小說言漢武帝曾得蛟作
鮓甚美又別處亦曾殺蛟然此物似神通人或見
其首尾能殺者亦少

余伯祖嘗於野外見蜈蚣逐一大蛇甚急蛇奔過一
溪蜈蚣亦隨之蛇知力屈不免乃回身張口向之
蜈蚣遽入其口俄頃蛇死乃穴其腹傍而出析蛇

視之已無腸矣傳言蝍蛆甘帶蛆即蜈蚣之別名
蝸牛不特能伏蝎亦能制蜈蚣蜈蚣見蝸牛則
不復能去蝸徐登其背以涎繞之其足盡落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
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遊西湖諸寺有客
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爲開籠縱鶴
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爲驗也逋高
逸倨傲多所學惟不能棊常謂人曰逋世間事皆
能之惟不能擔糞與著棊

邊城守具中有戰棚以長木抗於女牆之上大體類
敵樓可以離合設之頃刻可就以備倉卒城樓摧
壞或無樓處受攻則急張戰棚以臨之梁侯景攻
臺城爲高樓以臨城上亦爲樓以拒使壯士交槊
鬭于樓上亦近此類預備敵人非倉卒可致近歲
邊城有議以謂既有敵樓則戰棚悉可廢者恐講
之未熟也

鞠眞卿守潤州民有鬭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
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財兼不憤輸錢于敵人

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王雱丞相荊公之次子也娶撫州龐氏踰年生一子
雱素有心疾至是與其妻不睦丞相念婦之無罪
逐離而嫁之是時侯叔獻死而其妻魏氏悍甚不
修丞相聞其事而斥去時有謗語曰王太祝生前
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東野下第詩曰出門如有礙誰云天地寬既登第乃
作詩曰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夫名
利之重輕人所不能免東野尤甚

蜴有異類交者孔雀與蛇交蚯蚓與人斯交南方溪澗中有魚生石上號石斑魚作鮓甚美至春含育則有毒不可食云與蜥蜴交也

舊說見龜蛇集者有印綬之喜博物志云龜純雌無雄與蛇交通而生子列子亦謂純雌其名大腰今有遇龜蛇集者皆以謂與武降必焚香虔誠懇禱而未嘗獲福蓋蔽於流俗而不究此說也

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各以大瓮貯水插柳枝泛蜴蜥使青衣小兒環繞呼曰蜴蜥蜴蜥興

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開封府准堂劄責坊巷等覓蜥甚急而不能盡得蜴蜥往往以蝎虎代之蝎虎入水即死無能神變者也小兒更其語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昏怎得甘雨

墨客揮犀卷之四

宋彭乘

熙寧中高麗遣使求入貢且求王平甫學士京師題詠有旨令權知開封府元厚之內翰抄錄以賜時厚之自詭平甫求新者平甫以詩戲厚之曰誰使詩仙來鳳沼欲傳賈客過雞林

舒王性酷嗜書雖寢食間手不釋卷晝或宴居默坐研究經旨知常州對客語未嘗有笑容一日大會賓佐倡優在庭公忽大笑人頗怪之乃共呼優人

厚遺之曰汝之藝能使太守開顏其可賞也有一人竊疑公笑不由此因乘間啟公公曰疇日席上偶思咸常二卦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覺發笑耳

世謂太守為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龐幾先朝奉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古者三公開閤郡守比之古侯伯亦有閤所以世之
書題有閤下之稱前輩呼刺史太守亦曰節下與
宰相大僚書往往呼執事言閣下者少劉子玄為
史官與監修宰相書呼足下韓文公與使主張僕
射書呼執事即其例也記室賓佐也他人亦非所
宜執事則指所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用侍者士
庶盡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閣
下至於初命賓佐猶呼記室今則一例閣下可謂
上下無別矣其執事纔於舉人侍者止行於釋子

而已今之布衣相呼盡曰閣下雖出於浮薄相戲
亦是名分大壞矣又中表疎遠卑行多有座前之
目尤可戀怪矣閣下去殿下一階座前降几前一
等此之乖僭其可行耶宗從叔諸姑及姨舅行施
之可也

柳如京開知蔡州有監兵錢供奉者亦忠懿之近屬
也乃父方奉朝請在京師開來謁過其第開
見壁有繪婦人像甚美詰以誰氏監兵對曰某之
女弟也既笄矣柳喜曰開喪偶已踰期願取為繼
室錢曰僕白家君錢聞婚事柳曰以開之材學
辱于錢氏之門遂委禽焉不旬日遂成禮錢
之敢拒走介白其父遂乞上殿面訴柳開劫取
女仁宗問曰識柳開否不識謂曰真奇傑之士
卿家可謂得嘉婿矣吾為卿媒可乎錢父不敢
言但拜謝而退

陳瑩中為予言神宗皇帝一日行後苑見牧猳猪者
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宗以來長令畜之自
養之以至大則殺之必養其稚者前朝不敢易

不知果安用神宗沈思久之詔付有司禁中自今
不得復畜數月衛士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
卒不能致神宗方悟太祖遠略亦及此

舒王在鍾山有道士來謁因與棋作數語曰彼亦
不敢先此亦不敢先舒王曰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惟
其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舒王笑曰此特碁
隱語也

東坡作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銀燭照紅
粧事見太真外傳曰上皇登沈香亭詔妃子妃子

時郎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顔
殘粧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是豈妃子醉
直海棠睡未足耳作仙童詩曰故將白練作仙衣
不許夤汚天質事見則天長壽二年詔書曰應
天下一用白練爲衣作橄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
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崖蜜事見鬼谷子曰照夜清
螢也百花醴蜜也崖蜜櫻桃也作僧峯子詩曰平
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事見梁僧史曰世祖宴東
府王公畢集詔跋陀羅至跋陀羅皓然清癯世祖
望見謂謝莊曰摩訶衍有機辯當戲之跋陀羅起
外陛世祖曰摩訶衍不負遠來唯有一死在耶應
曰貧道客食陛下三十載恩德厚矣無所欠所欠
者只一死耳
蜀路泥溪驛天聖中有女郎盧氏者隨父往漢州作
縣令替歸題於驛舍之壁其序略云登山臨水不
廢於諷吟易羽移商聊舒於羈思因成鳳棲梧曲
子一闋聊書于壁後之君子覽之者毋以婦人竊
弄翰墨爲罪詞曰蜀道青天烟靄翳帝里繁華迢

遞何時至回望錦川揮粉淚鳳釵斜嚲烏雲膩鈿
帶雙垂金縷細玉佩玎璫露滴寒如水從此鸞粧
添遠意畫眉學得遙山翠
大庾嶺上有佛祠嶺外往來題壁者鱗比有婦人題
云妾幼年侍父任英州司録既代歸父以大庾本
曰梅嶺之號今蕩然無一株遂市三十本植于嶺
之左右因留詩于寺壁今隨夫任端溪復至此嶺
詩已爲杇鏝者所覆郎命墨于故處詩曰漢江
一日學刑遐上得梅山不見梅輟俸買栽三十樹清
香留與雪中開好事者因此夾道植梅多矣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
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尤膾炙人
口據唐紀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
嘗六月在驪山也然荔枝盛暑著才熟詞意雖美而
失事實矣
李翰林作襄陽歌云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
倒非人推人皆推此句佳何至歐陽文忠公題蘇子
美滄浪亭詩乃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

萬錢二人致而雖異然皆善談風月者也
張端公倚正大科成名篇什豪邁尤為清脫過姑熟
見李太白十詠嘆美久之用游泉石間後見一水
清激詢地人曰此水名明月泉公曰太白不遇此
泉將留以待我也公有詩曰至今千丈松猶待數
岩雪不見纖塵飛寒泉鑄明月
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著棊喫酒唱曲也
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
正以不能唱曲耳

蔡君謨善別茶後人莫及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
間寺僧採造得茶八餅號石嵒白以四餅遺君謨
以四餅密遣人走京師遺王內翰禹玉歲餘君謨
被召還闕訪禹玉禹玉命子弟於茶笥中選取茶
之精品者碾待君謨君謨捧甌未嘗輒曰此茶極
似能仁石嵒白公何從得之禹玉未信索茶貼驗
之乃服王荊公為小學士時嘗訪君謨君謨聞公
至喜甚自取絕品茶親滌器烹點以待公冀公稱
賞公于夾袋中取消風散一撮投茶甌中併食之
君謨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謨大笑且歎公之
真率也
有小兒夜戲溪傍見星墜視之得一石圓如雞卵因
攜以歸是夕其家大火明日棄于道上為一士人
所得經數夕又火遂還棄溪中夜將半復化為流
星而去
荊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
荊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
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
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
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荊公亦為之解頤

館閣新書淨本有悞書處以雌黃塗之嘗校改字之
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
數遍方能滅惟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
人謂之鉛黃蓋用之有素矣
賈魏公為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
皆稱我時人謂之許我言談頗有可採然傲誕視
公卿蔑如也公欲見使人邀之數四卒不至又使

門人苦邀致之許騎驢逕欲造丞相廳事門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相廳門雖丞郎亦須下許曰我無所求於丞相丞相召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耳不下驢而去門吏急追之不還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謝而召之終不至公歎曰許市非人耳惟其無所求於人尚不可以勢屈況其以道義自任者乎

墨客揮犀卷之四 終

墨客揮犀卷之五

宋彭乘

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陶隱居以謂蜾蠃自生子如粟粒捕取螟蛉者所以飼其子非以螟蛉為子也余童稚時屢驗之陶說誠不貮其類有一種乃銜泥於室壁間者名蜾蠃穴地為巢者名[illegible]於書卷或筆管中者名蒲盧名既不同其質狀小大亦異蜾蠃蒲盧即捕桑蠖及小蜘蛛之類[illegible]唯捕蠨蛸與蟋蟀耳捕得皆螫殺去其足盡置其穴

中生子其上旋以泥隔之旬日子大成蜂能飛而諸蟲盡矣

蝗一生九十九子皆聯綴而下入地常深寸許至春暖始生初出如蠶五日而能躍十日而能飛喜旱而畏雪雪多則入地愈深不復能出蝗為人掩捕飛起蔽天或墜陂湖間多化為魚蝦有漁人於湖側置網蝗墜壓網至浸漁輒有喜色明日舉網得蝦數斗

水蛭雖死子同官林承奉常言少時曾取大水蛭

蝚為乾數月後投水掜中復生又以為末散水中
悉化為小水蛭有人夜臨溪而涸蛭入其尻中數
年瘦病而死其家將殮蛭自亡者口中擁出至數
升而止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竹為竹箭為箭蓋二物也
今採箭以為矢而通謂矢為箭者因其材名之也
至於用木為矢而謂之箭則謬矣
丁晉公之逐士大夫遠嫌莫敢與之通聲問一日忽
有一書與執政執政得之不敢發立具上聞洎發

之乃表也深自敘致詞頗哀切其間兩句曰雖遷
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北還命謂多智變
以流人無因達章奏遂託為執政書度以上聞因
蒙寬宥
唐華清宮今靈泉觀也七聖殿之西南隅十數步間
有皂莢一株合數人抱枝幹頗蒼相傳云明皇洎
貴妃共植于此每歲結實必有寸數莢合權者京
兆尹命老卒數人守視之移接于他枝則不復合
權也

蟲之類能入耳者不獨蚰蜒如壁虱螢火叩頭蟲蟲
莢蟲皆能入耳為害余有外親曾為蟲入耳自謂
必死乃極其家所有恣情耗蕩凡數年家業遂破
蟲出疾愈驗之乃叩頭蟲也又余從祖多患腹痛
類為蟲所食或教之以桃葉為枕一夕蟲自鼻出
形如鷹觜人莫識其名者有人為蚰蜒入耳過其
極時不覺以頭撞柱至血流不知云痒甚不可忍
蚰蜒入耳往往食髓至冬又能滋生凡蟲入耳者
惟用生油灌之為妙

有蟲狀如蟬形小而扁好隱於屋壁及書策中前有
兩長足如蟹螯觸後則另行觸前則却行有鄭君
秀才因揭策見之不知其有毒也戲以手指再三
撥之欲觀其行或為所螫痛臥數日遇良醫治之
得愈醫云此名惡蜹不治殺人
凡夜食必以燭余一夕大醉渴甚取水將飲聞水中
有聲急呼燭觀之得一蟲狀如蚯蚓細而長間左
右曰水蠱蟲也入腹中食人腸胃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其間敘草木異物尤多

謬矣牢記異國所出欲無沉棧亦云一木五香根
旃檀節沉香花雞舌葉藿香膠薰陸此尤謬所以與
沉水兩木無異雞舌即今丁香耳今藥中所用
者亦非藿香自是草葉南方至今甚多薰陸小木而大
葉海南亦有薰陸乃其膠也今謂之乳頭香五物
迥殊元非同類也

眞宗且晚年病目每奏事丁謂其奏自成誦于口至上
前展奏目誦之其實不目也同列害之密以他書
易其奏目宗且不知也云云上前所誦與奏目不同

歸方覺之遂乞致仕

蔡子正久在邊任晚年以龍圖閣直學士再守平涼
作喜遷鶯辭一闋以自廣曰霜天清曉望紫塞古
木寒雲衰草溪馬嘶風邊鴻翻月隴上鐵衣寒早
欲歌筒角悲壯盡道君恩須報塞垣樂盡路鞭錦
領山西年少談笑刁斗靜烽火一把長劍平安耗
聖主憂邊戍懷遐方驕虜且寬天討歲華向晚愁
恩誰念玉關人老太平也且歡娛須把金尊頻倒
此曲成大傳都下

嶺南有異蟲如蚯蚓長尺餘觜利如錐多夜出半身
一者地半指空而行或有誤觸之者直入人心腹食
人至死乃出土人目之爲夜虎甚畏避之
一蜈蚣頓夜飛宜避之撞入胸腹或臂股間輒遺子而去
人或不悟于漸隱入肉中爲患生股臂間者猶可
傳療若入心腹則不可治也

長安道中有行人倦息古松之下因觀巨蟒蛇長丈
餘死轉刺棘間若傷痛者行者怪而諦觀之但見
腦門上蟲大如栗粒色紅如丹因取置地以足跐

之逡巡蛇遂能去行者漸覺足間微癢須臾愈劇
毒氣俄升於股旬日之間血肉潰爛遂墮股而死
細微之物其毒至是人終莫知其名

李溥爲江淮發運使每歲奏計則以大船載東南美
貨結納當途莫知紀極嘗獻太后乘輿將溥因奏
事盛稱浙茶之美云自來進御惟建州餅茶而浙
茶未嘗修貢本司以羨餘錢買到數千斤乞進入
內自國門挽船而入稱進奉茶綱有司不敢問所
貢餘者悉入私室溥晚年以賄敗竄謫海州然自

此遂爲發運司歲例每發運使入奏舡艢載江自
淛州七日至京余出使淮南時見有重載入汴者
購得其籍言兩浙牋紙三船他物稱是
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象冠
于室以禳之今自有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爲
飛魚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時易名爲鴟吻狀亦不
類魚尾
蘇伯材奏議云凡欲松偃蓋極不難栽時當去松中
大根惟留四傍鬚根則無不偃蓋

登山有行木一株長數尺半化爲石半猶是堅木蔡
君謨見而異焉因運置私第余莆陽日親見之
菌不可妄食建寧縣山谷間忽生一菌大如車蓋鄉
民異之取以爲饌食者輒死凡菌爲羹照人無影
者不可食食殺人又有日菌蕈生於竹木或糞壤上
其形如瑞芝紫白可愛夜則有光可以鑑物
江南陳彭年博學書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歸朝列於侍
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頗爲
詳洽嘗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
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
敢詰問
李獻臣好爲雅言曾知鄭州時孫次公爲陝漕罷赴
闕先道使召入京所過乃獻臣故吏到鄭未參
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從臣
誤意餐者謂次公也遂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待制
已治裝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慙
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爲三司軍將日曾乞却十三
爺郎諸例造杖爲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餐

與未曾餐正欲奉留一食耳
至和中余赴任邕至金城驛郵置早膳聞如以手杏
腰鼓者問郵卒曰何處作樂曰非也乃鴆鳥禁蛇
凌霄花金錢花渠那異花皆有毒不可近眼有人仰
視凌霄花露滴眼中後遂失明
楊梅皂角木皆有雌雄雄者不實鑿木餘作方寸穴
取雌木塡之乃實銀杏栗如鴨脚獨窠者不實偶
生及竝生者乃實

墨客揮犀卷之五 終

墨客揮犀卷之六

宋彭乘

郭朏字景初泉州人少有才學而性甚輕脫嘗夜出為醉人所誣太守詰其情狀朏笑曰諺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者乃朏是也太守怪其言不屈命取紙筆使作張公喫酒李公醉賦一首朏操紙立就其畧云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也乃李老之醉焉清河丈人方肆酒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酩酊之愆太守見而大笑乃釋之

或傳得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雪膚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江湖乃賈島李白潘閬四詩人名也或以為王丞相所撰

李璋太尉罷鄆州入朝至襄陽疾病止驛舍兩月餘璋嘗命蜀人費宗一作道畫一鳳止於林下有闕焉又畫一鳳自外來又畫不棨而哭者五人蓋襄州南數里有鳳林寺其舍名鳳棲驛始璋止二子侍三子守官于外聞璋病甚悉來奔赴至之翌日璋乃卒果臨其喪者五人

嶺南僻遠之地有驛名翠嵐往來宿者多飼馬於堂上驛吏諫諭不聽乃題小詩於壁以戲之曰大馬本非堂上物莫言驛舍暫經過大都人畜須分別不然嘶聲可奈何嘶聲之喻蓋昔人曾有驢鳴犬吠牡丹賦云展偕織之雙蹄驚回蝶夢聳如船之兩耳不勝驢鳴驛吏之意出於此

熙寧中呂大卿申者嘗擇權王丞相生日即飯僧具疏籠雀鴿造相府以獻丞相方家會即於客宴開籠指物手取雀鴿跪而一一放之每放一鳥且

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

會有秀才因藥爭訟彼執亦以其賦獲免其齊對云寬其尸而聞其無人心乎愛矣見其利而忘其有義卷而懷之

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之至海上見海中央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平甫欲與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謂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甫自是頗習不凡為詩

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擪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夢覺時

世有奇疾者呂縉叔以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但縮小臨終僅如小兒古人不曾有此疾終無人識

有松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數年方稍稍復舊　又有一人家妾視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鉤醫僧奉真親見之　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飽徐德占過逆旅老婦愬以飢其子耻之對德占以蒸餅啖之盡一竹簀約有百餅猶稱飢不已日飯一石米隨即痢之飢復如故

京兆醴泉主簿蔡繩余友人也亦得飢疾每飢立須啖物稍遲則頓仆悶絶懷中常置餅餌雖對貴官遇飢亦便齕啖繩有美行博學有文爲時聞人終以此不幸無人識其疾每爲之哀傷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而猶有嬰兒之色傳正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其術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惟當絶色慾耳傳正俛思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有一郎官年六十餘置媵妾數人鬚已斑白令其妻妾互鑷之妻忌其少恐爲羣妾所悅乃去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不踰月頤頷遂空　又進士李居仁與郎暉爲友居仁年踰耳順鬚盡白暉少年輕侮乃呼之爲李公居仁於是盡摘其鬚去之暉一日見居仁陽驚曰數日不見而風彩頓異何也居仁益容喜曰如何曰昔日皤然一公今日公然一婆矣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部伍相遠飢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曰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饋以蒸猪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爲有佗技也僧自言能詩公令賦食蒸豚詩援筆立成曰觜長毛短淺含臕久住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熟真堪玉筯挑若把氈根來比並氈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東坡元祐初見公之玄孫討夜話及此爲記之

余在中書檢正時閱雷州奏牘有人爲鄉民詛死問
其狀鄉民能以熟食呪之俄頃膾炙之類悉復爲
完肉又呪之則熟肉復爲生肉又呪之則生肉能
動復使之能活牛者復爲牛羊者復羊但小耳更
呪之則漸大既而復呪之則還爲熟食人有食其
肉覺腹痛淫淫而動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則
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獄具案事覶其語
呪但曰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兩句而已其他
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慶曆中有焉

叔淵材好談兵曉大樂通知諸國音語嘗曰行師
頓營每患乏水近聞開井法甚妙時館太清宮於
是日相其地而掘之無水又遷掘數尺觀之四旁
遂其掘鑿孔穴棊布道士月夜登樓之際顧瞻曰
吾觀爲敗龜殼乎何四望孔穴之多也淵材不懌
又嘗從郭太尉游園咤曰吾比傳禁蛇方甚妙但
呪語耳而蛇聽約束如使稚子俄有蛇甚猛太尉
呼曰淵材可施其術蛇舉首來奔淵材無所施其
術反走汗流脫其冠巾曰此太尉宅神不可禁也

太尉爲之一笑嘗獻樂書得協律郎使余跋其書
曰子落魄當公不可以叔姪故溢美也余曰淵材
在布衣有經綸志善談兵曉大樂文章蓋其餘事
獨禁蛇開井非其所長淵材觀之怒曰司馬子長
以鄭生所爲事奇獨說高祖封六國爲失故於
本傳不言者著人之美爲完傳也又於子房傳載
之者欲隱實也奈何言禁蛇開井乎聞者絶倒淵材姓彭名几卽乘之叔也

鎮陽於諸節中尤重寒食是日不問貧富皆製新衣

燦然諸習云一歲終惟此日易衣雖甚弊不復易
至來歲是日復還一新也余嘗知北人重此節然
不聞有易衣之俗自踰嶺已南觀此節則若不聞
矣故沈佺期謫嶺表日有詩云嶺外逢寒食春來
不見餳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則南北異俗可
知矣

嶺南無雪閩中無雪建劍汀邵四州有之故北人嘲
云南人不識雪向道似楊花然南方楊柳實無花
是南人非止不識雪兼亦不識楊花也大元庚寅

季冬二十二日余時在長樂雨雪數寸遍山皆白
土人莫不相顧驚嘆蓋未嘗見也余是日偕友人
吳述正同賞府南軒梅一株盛開述正笑曰此
景致亦恐北人所未識是歲荔枝木皆凍死□□
連野彌望盡成枯至後年春始於舊根株漸抽芽
蘗又數年始復繁盛譜云荔枝木堅理難老至今
有三百歲者生結不息今去君謨殁又五十年矣
是三百五十年間不有此寒也

浙人喜食蛙沈文通在錢塘日切禁之自是池沼之
蛙遂不復生文通去州人食蛙如故而蛙亦盛人
因謂天生是物將以資人食也食蛙益甚

陝西鳳州伎女雖不盡妖麗然手皆纖白州境內所
生柳翠色尤可愛與他處不同又公庫多美醞故
世言鳳州有三出謂手柳酒也宣州士人李愈云
吾鄉有四出問何物荅云漆栗筆紙

王雱字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麞一鹿同籠以問雱
何者是麞何者是鹿雱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
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歐陽文忠常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之
句文忠以謂語新而屬對親切鉤輈鷓鴣聲也李
羣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郭
索蟹行貌也楊雄太玄經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鄭州東百里有水名相思河岸有郵置亦曰相思鋪
令狐挺題壁以詩曰誰把相思號此河塞垣車馬
往來多只應自古征人淚灑向空川作浪花

黃魯直使予對句曰呵鏡雲遮月對曰啼妝露著花
魯直罪余於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余竟不曉此
論當有知之者耳

墨客揮犀卷之六　終

墨客揮犀卷之七

宋彭乘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于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帳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學究則悉徹帳幕氊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氊幕供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嘗有敗者故事爲之防歐陽文忠有詩焚香禮進士撤幕待經生以爲禮數輕重如此其實自有爲

楊大年內翰七歲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illegible]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illegible]離鄉曲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歎賞久之

杜學士鎬博聞強記凡有檢閱先戒小吏某書某書第幾行取視無差士大夫有所著撰多以古事訪詢之無不知者雖晚學單品亦應答不勸時人號爲杜萬卷性和易有懿行士君子推之

西洛有五相宅常有五相鄰居詩屛相繼和乃文潞公富相王相二張相也伊洛山水之秀士風之厚自昔卿相間出故彥云吾鄉有宰相坊侍郎里

華亭船子和尚有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叢林盛傳想見其爲人山谷倚曲音歌成長短句曰一波纔動萬波隨蓑笠一鉤絲金鱗正在深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鉤遲水寒夜靜滿目青山載月歸

崔刑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女也西平生日中堂大

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女耳語久之崔女頷之而去有頃復至王問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王擲箸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人婦豈有阿家體候不安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爲遽遣之檐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謝教訓子女不至姻族聞之無不媿赧故李夫人婦德克備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粧梳勳臣之家特數西平禮法

參政趙侍郎宅在東京麗景門內後致政歸睢陽買
第東門之宅更以爲客邸而材植雄壯非他可比
時謂之無比店李給事師保篤西京時駝馬市有
人新稿酒樓李諫馬過其下悅其壯麗忽大言曰
有巴時人對曰酒苑叔平無比店洛中君錫有巴
樓

除拜官職謂除拜舊籍不然也除猶易也以新易舊
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虞
以新易弊所以備不虞也階謂之進以自下而上

亦更易之義

崔堅白侍郎口不談人之過澹於勢利祥符中掌右
史者幾十年每立殿墀上常自退匿應上見之精
易象善鼓琴所館舍有小閣手植竹數竿朝退默
坐其上翛然獨酌以自適

韓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玉盞一隻云耕者入壞
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真絕寶也公以百金答
之尤爲寶玩乃開醇召漕使商官特設一卓覆以
繡衣致玉盞其上且將用之將酒遍勸坐客俄爲
吏將誤觸臺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
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時謂
吏將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公之量寬大重
厚如此

有人說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
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乃遺箱擎一故皂襆子
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
業一似西平寰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箱擎一破
臟脂襆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
生初得仙時襆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賓寮無不

大笑

李侍郎性清介簡重知杭州惡其俗輕靡不事遊燕
一日微雪遽命出郊衆謂當召賓朋爲高會乃獨
訪林逋處士清談至暮而歸任中未嘗買物及去
惟市白樂天集一部而已

丞相龐公初登第爲袮掾會郡守性褊急好責人小
禮常年掾屬羅拜庭下而已坐受之衆皆忿恥竊
罵公獨處之自若公曾以疾在告月餘方出倒當

庭㮚偶是日大雨守乃命張傘布茅於庭下使公
設拜起惟謹此亦公遠到之道也
少保歐陽公永叔在政府將求引去先一詩寄頴陰
隱士常秩其畧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
朝雞及公致仕還頴有詩贈秩曰頴有東都常處
士披簑戴笠伴春鋤旣而王丞相介甫秉政遂以
右正言直史館召秩而秩遂起先是歐公旣致政
凡有賓客上謁率以道服華陽巾便坐延見至是
秩授官來謝公乃披衣束帶正寢見之明年直拜

侍講判國子監李有無名子改前詩作秩寄歐公
詩曰笑殺汝陰歐少保新來處士聽朝雞又曰昔
日頴陰常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雞
有僧法名無夢自云蘇州人多化府縣村落間手持
木牌一面正書詩二首云身爲車兮心爲賊車動
輒隨何計息交梨火棗是誰種自是不除荆與棘
又云身爲客兮心爲主主人平和客安堵若還主
客不康寧精神智定辭君去後至封丘縣當國村
日此一片地可以寄吾身乃坐化鄉人共叠堂以
庇之其髮每月生一二寸則人爲剃之後爲一嫗
人以手摸面觸之即不復生人有疾者往請藥即
有藥隨袋中服之多愈其真身儼然面色紅潤必
有道者也

之有詩贈同遊者曰起頭金縷催歸曰未酉無心
在裏自更與盡情啼嘗自曰余兒時每哦此詩而
了不解其句自出陝右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晚偶
得此詩方憶嘆起催歸二禽名也名不虛設人故
不覺耳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況其大者乎

叢其學問淵源有五石六鷁之旨催歸子規也喚
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於春晚鳴江南謂之春
喚
潤州士人李媿言嘗夢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戲毬
山陽蔡繩爲之傳述其事甚詳有拋毬曲十餘闋
詞皆清麗今獨記兩闋侍燕黃昏曉未休玉階夜
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醉笑倩傍人認繡毬堪
恨隋家幾帝王舞裀揉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毬
處不是金爐舊日香

常秩舊好治春秋凡著書講解僅數十卷自謂聖人之意皆在是矣及詔起而王丞相介甫不好春秋遂盡諱所學熙寧六年兩河荒歉有旨令所在散皆本錢權行倚閣三年人戲秩曰公之春秋亦權倚閣乎秩色頗赭

滑州韋城縣有廟曰龍王廟中有井曰豢龍井其泓澄人莫敢汲汲則井有怪不然水且沸汲者病國經曰春秋時周侯治滑病目久不愈醫者曰當得龍肝治之乃平復捨此不可治周侯詢左右皆曰

龍蟠韋城池中歲旱民禱皆有應屠而取其肝可矣侯下令俾人取之是日驚雷怒風大作龍由南而去銜其城鉠補之復壞如故慶曆年有知縣門客馬存秀才因醉入廟乃以礫投井試其靈異俄有金雀自井底飛出至井口化爲烈焰存[illegible]傷甃盡無子遺臥病歲餘方愈

謝諫議名知人喜引薦下吏知襄州日待[illegible]張逸特厚將薦之鶻乃先設几案庭中置薦其上望闕焚香再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能吏乃封上之逸後官至樞密直學士累典大郡皆有能名公性端直奉道及病盥沐衣道士服怡然坐逝

國初置天文院於禁中漏刻觀天臺銅渾儀皆如司天監與司天監互相檢察每夜天文院具有無謫見雲物禎祥及當夜星次須令於皇城門未發前到禁中門發後司天占狀方到以兩司奏狀對勘以防虛僞近歲皆是陰相計會符同寫奏習以爲常其來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爲怪其日月五星行次皆只據小曆所算躔度謄奏不曾占候有

司但備員安祿而已熙寧中予領太史嘗按發其欺官者六人未幾其弊復如故

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時魯直在黔南聞之作偈云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人子瞻百世士出處固不同風味亦相似蓋又還似其久之天下傳聞子瞻已仙去矣後七年北歸時魯直在南方與當州東坡至荊府太守榮公祖治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邪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

宋彭乘

許懷德爲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爲門客懷德許之舉子入謁拜于庭下懷德據坐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沒階之禮只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唐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而舒王東坡用其意作古今不經人道語舒王詩曰木末北山煙冉冉草根南澗水冷冷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東坡曰桑疇雨過羅紈膩麥壠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舉果知因譬如蓮華方其吐花而果具蕊中造語之工至於舒王東坡山谷盡古今之變舒王曰江水轉空爲白晝嶺雲分暝與黃昏又曰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又曰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坡山谷曰此皆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韻終不勝

古之石刻存于今者惟石鼓也本露出于野司馬池待制知鳳翔府因輦置于府學之門廡下外以木櫺護之其石質堅頑類今人馬碓磑者古篆刻缺辨者幾希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再適朱氏公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及顯非賓客不重肉妻子僅能自充然好施與所得俸祿[illegible]置義莊以贍宗屬泛愛樂善故雖里巷之人亦知公之好字

蔡君謨議茶者莫敢對公發言建茶所以名重天下由公也後公製小團其品尤精於大團一日福唐蔡葉丞秘教召公啜小團坐久復有一客至公啜而味之曰非獨小團必有大團雜之丞驚呼童詰本碾造二人茶繼有一客至造不及乃以大團兼之丞神服公之明審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一豪家日聞歌鍾之聲其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爲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

家妾皆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
君素未嘗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
言聞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之一日果
使人延曼卿曼卿即著帽往見之坐于堂上久之
方出上人著頭巾繫勒帛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
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入一別館供帳赫然坐良久
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
餘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
肴饌名令擇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群妓十餘人各

執肴果樂器妝服人品皆艷麗絕然一妓酌酒以
進酒罷樂作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
左右京師人謂之軟盤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
亦翩然而去略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豪
者之情狀懵然愚騃不分菽麥而奉養如此極可
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
者問其近鄰云其人未嘗與人往還雖鄰家亦不
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杜德俗呼為杜麻胡遞鋪中卒也附郵筒物至重者

健卒莫當之德卯時而去曾不休息一日醉牽一
虎臥於鋪前居人大驚德即梳而繫食久方起解
縛縱虎而去衆詢之曰復歸霍山不得害人虎默
日若聽伏者乃去人始以此異之數日後與衣召
等擁坐共飲曰德性根好道宿業所牽未能脫
去乃此狗留近因引虎幾洩神妙吾非久去矣汝
等善勤王事無生怠忽各宜保育翌日德果死德
惟一身乃瘞路傍治平年大雨水泛溢橫流德墓
壞浮其屍出外為耕夫立其屍於路傍瓜髮鬚眉

皆不蹙叩之蓬蓬若空革有識者復瘞之亦是異
人也

程丞相性嚴毅無所推下出鎮大名每晨起據按決
事左右皆惴恐無敢喘息及開宴召賓佐飲酒則
笑歌歡譁釋然無間於是人畏其剛果而樂其曠
達

梁適以旌節鎮邢城張文節居其幕下例以幕職每月
料入十五千以文節家貧食甚衆命倍給之文節
亦止取其半或不得已過有所用即其所用之因

聞于桑歸其餘于祭歲桑狩雖武人嘗謂文節曰公異日必大用恨吾老不得見也祥符中文節爲京東轉運使奏稱昔在桑贊幕下知臣長厚今贊死盡洪州子弟悉官於外臣乞每遇寒食節至贊墓拜掃詔可之是歲歲一往祭奉之禮如在日在相府凡桑氏子孫來見者待之有如骨肉

解叔謙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即瘥即訪醫及本草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遇見山中一老翁伐木問曰何用答云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即差 南史

魏舒嘗詣野店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者男也女也曰男年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後果爲三公

蕭叔明母病風積年沈臥叔明晝夜祈禱時寒叔明下淚爲之冰如箸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叔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

于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羹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介然即病血明日而死劉明聞之欲手自戮其屍既而曰滲存刀乃止

李預得古人餐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預乃椎七十枚爲屑食之及疾篤謂妻子曰吾尸體必當有異勿速殯令後人知餐法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屍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閉常謂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不受含言訖齒啟納珠因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於棺堅直不傾委預叔祖皎爲寇謙之弟子遂服氣絶粒數十年隱

於常山年九十餘顏如小童一旦沐浴冠帶家人異之俄而坐卒道士咸稱其得尸解仙道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淵明歸來引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吾是以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故老杜謂之詩史者其大過人在誠實耳誠實著見學者多不曉如王川子醉歸詩曰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摩挲青

莓苔莫嗔驚著汝舒王用其意作扇子詩曰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嬋娟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

仁廟朝皇族中太尉夫人一日入內再拜告帝曰臣妾有夫不幸為婢子所惑帝怒流婢於千里夫人亦得罪居於瑤華宮太尉痛悔而不得輒經歲方春暮夫人為詞曲名極相思令云柳煙霽色方春花露逼金莖鞦韆院落海棠漸老纔過清明 嫩玉腕托香脂臉相傅粉更與誰情秋波綻處相思淚迸天阻深誠

丁晉公為昭玉宮使夏英公時以翰林學士為判官一日會宴席上伶人有雜手伎號藏擫者在焉丁顧夏曰古無詠藏擫詩內翰可作一首英公即席獻詩曰舞拂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伎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卻被傍人冷眼看

薛尚書歷典大郡其治嚴明每五鼓冠帶黎明據按決事雖寒暑無一日異也其精強如此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真宗面賜藥酒一餅令空腹

飲之可以和氣血辟外邪文正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稱謝上曰此蘇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同煮極能調五臟却腹中諸疾每冒寒夙興則飲一杯因各出數榼賜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効為之蘇合香丸盛行於時此方本出廣濟方謂之白朮丸後人亦編入千金外臺治疾有殊效予於良方叙之甚詳然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篋中方蘇合香丸註云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即謂此也

魏傅融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用得人乘有一人曰惟傅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惟有傅靈根堪引此弓又有數紙文字人皆讀不能解人曰惟有傅靈越能解此文靈慶後爲軍主靈根爲臨齊副將靈越爲前軍將軍

墨客揮犀卷之八 終

墨客揮犀卷之九

宋彭乘

晉張華初惠帝時中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坐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信之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乃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

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搥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强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

年出六十位登三公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歟
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
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為豐城
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
非常中有雙劍幷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
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
拭劍光芒艷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曰精芒
眩目遣使送一劍幷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
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張公將受禍此劍

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
服華得寶劍愛之常置座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
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
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
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
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
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
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
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

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類此
[illegible]天聖中人工部郎中知洪州舟南
波往往不進或問其故曰職由以四月為限多
過之往往無復趨利之輩踰月乃上當時仕宦
者無不嫌服
張宗永華州人倜儻不羈嘗為詩寶元中以職官知
建安縣時鄭州陳相尹兆宗永嘗以事失公意
公有別業在鄠杜縣間宗永知公好絕句詩來閑
詣之於舍壁大書二韻喬松拏竹絕纖埃門對

南山盡日開應是主人公報國功成名遂不歸來
莊摭錄以聞公覽而善之待之如初宗永嘗有詩
云大書文字隄防老剩留峯巒准備聞嘉句甚多
往往膾炙人口
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赴入對數不下三千人謂
之蓋見遠方士皆未知朝延儀範班列紛錯有司
不能繩勑見之日先設禁圍於著位之前舉人皆
拜于禁圍之外蓋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拖持
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歲遂止令解頭入見然

尚不減數百人嘉祐中王亨奉在解頭別為一班最
在前列目見班中進從前一兩行稍應拜起之節
自餘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為閤門之累常言殿
庭中班列不可整齊唯有三色謂舉人番人駱駝

曹武穆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慴憚由是邊境無虞
一日方召諸將飲食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者
候騎報適至諸將相顧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
騎曰吾命也汝無泄西人聞之以為襲己皆殺之

山民云行於山中行數十里悉有潛伏之所必在右
嵓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不
知道路

楊行密之據揚州民呼為蜜為蜂糖夫蜜密二音也呼
吸不同字體各異亦由荀子伽子之義甚哉南方
之好避諱者如此

山谷言余頃與范內翰純甫同局純甫多能言事方
公初官鳳翔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臥齋中忽
蹶起著公服執手板危坐久之率以為常竟莫識
其意　常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安危
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邪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
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為賢此石呵之則水流
孫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
受

孫元規知杭州擿姦發伏號為神明有僧元久市中
然頂求化以新寺守左右旒利山積公出見立馬
不行瞰其情久之入呼僧前詰其姦狀僧惶恐頓
伏　又一僧醉臥道上為邏者所擒公問其故僧

答曰野性所嗜不能自禁又問復能飲酒否曰公
家賜酒安敢不飲遂與酒一壺一引而盡公戒邏
者曰速扶師歸院勿使為羣小侵侮僧明日擊鼓
登坐謂衆曰吾西城之人也涵跡於此不幸為此
子識破不可復留矣於是結跏趺坐奄然而逝其
分別淑慝皆此類也

石參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為員外郎時西域獻獅
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率同列往觀或
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吾輩忝預郎曹日不過數

所人翻不及鈇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死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並邪

趙侍讀師民學問淳德天下所共稱也仁廟時講書後殿說乾卦四德至貞字不以他音代呼直言其字近侍皆掩口公徐曰臨文不諱講罷帝目送之顧左右曰此眞古儒也其眷重如此

謝逸字無逸高才江南勝士也曾[illegible]見其詩歎曰使在館[illegible]當不減晁張朱世英為撫州舉人行不就間屋多從衲子游不甚對書生一日有貢士

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一事輒忘之問人言歐陽修果何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無逸之子宗野方七歲立於旁聞之匿笑而去

墨客揮犀卷之九 終

墨客揮犀卷之十

宋彭乘

郭進有才略累有戰功嘗判邢州今邢州城乃進所築其厚六丈至今堅完鎧仗精巧以至封貯亦有法度進於城北治第既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與焉設諸工之席于東廡人或曰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進死未幾果為他人所有今資政殿學士陳彥升宅乃進舊第東

一隅也

孫夢得中丞爲英宗復爲御史或曰公平生不識何由知之公曰若閒中復知贊爲縣多美政及替不載一物其愛民廉潔如此使之立朝必不苟且知賢則薦何用識面邪

包拯爲知府謂上日衆吏當請所諱公曰何諱也吏曰公祖先之名諱吏當避之公瞋目曰吾無所諱惟諱吏之有贓汙者吏懼而引去呼公儒者之通敏者也任府尹十餘年民吏稱爲神明然爲大尹十

餘字近世亦稀有

興化隱士陳易字體常熙寧初在太學通經術既而隱居廬山以歸乃築室于興化縣之縈溪居不下山者三十年惟與沙門有審親善人或就見亦無忤也易傑悍易聯點韻灑然見者無不愛慕忘歸祭子由正言首以入行薦之易以啟事謝之云心若死灰任彼吹噓之力身如槁木難施雕琢之功又云昔在儒門雖粗修於入行晚歸但道惟務了於一心心既已忘行復何有其所造如此其後轉

運判官陳達野復以行能尤異薦易於朝易終不起

黃州潘大臨工詩多佳句然貧甚東坡山谷尤喜之臨川謝無逸以書問有新作否潘答書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為俗氣所蔽翳昨日清臥聞攪林風雨聲欣然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聞者笑其迂濶

初作東府望氣者言曰異哉乃有天子氣及府成車駕果臨幸時龍圖張秩以詩賀兩府諸公而王丞相和曰曾留上上經過迹更費多人賦詠才

王荊公患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醫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洗面公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王相有邊功久居樞要仁廟朝有諫官言公宅枕乾岡貌類藝祖公上章請罪云宅枕乾岡乃朝廷所

賜貌類藝祖蓋父母所生仁廟嘉納益厚遇公言者內懼夫言事諫官之職豈然責得其實則不曠苟求其微過以邀名非義也況無過失乎

羅可沙縣之碩儒也性度寬宏詞學贍麗嘗預鄉薦見黜於禮部遂慨然不復有進取意以疎放自適鄉人共以師禮事焉人有竊刈其園中蔬者可適見因躡足伏草間避之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乃攜壺就之其人慙悚服罪可執其手曰與子幸同里閈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乃設席

呼其夏挈環坐盡醉而歸終不以語人人由是相
誠無犯年六十七而卒所爲詩賦多播人口嘗作
百韻雪詩其間有斜倚潘岳妻横上馬良君誠佳
句也

杜甫贈高適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愈贈
張工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
杜牧寄小姪阿宜詩云參軍與簿尉塵土驚老勤
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以此明唐之參軍簿尉
有過則受笞杖之刑猶今之胥吏也

西頭供奉官錢昭度粗有詩名曾作詠方池詩云東
道士人心匠巧鑿開方石貯漣漪夜深却被寒星
照恰似仙翁一局棊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正所
謂一局黑全輸也

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
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陳俗哉山谷作酴醿詩曰露
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
之若將出類而吾叔淵材作海棠詩又不然曰雨
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趙叔平罷參政致政居睢陽歐陽永叔罷參政致政
居汝陰叔平一日乘興來訪永叔時呂晦叔以
金鑾學士知　州啟宴以召二公於是歐公自爲
優人致語及口號爲頌淸才搢紳以爲美談口號
曰欲知盛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
三學士淸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過陽猶轉青杏
初嘗酒正醇好景難逢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

趙閱道爲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唯攜一琴一龜坐
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

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頹然鼓琴不顧

治平年江南吉州太和令忘其名治邑以嚴殺民有
罪大小不赦或喝治民亦失和有好客爲道爲啄
木鳥詩云南北東西日勤紅嘴鐵爪羅不顧泥危及
林食得食多少　枯朽木又其最高擲是園林
潤昔年參何今見其詩爲之少緩民目爲君爲
馬啄木

俗語有之曰槐花黃舉子忙謂槐之方花乃進士赴
舉之時而唐詩人翁承贊有詩云雨中粧點望中

背匄引蠅聲遶々陽憾得年當隨計吏馬蹄終日
爲君忙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
盧東侍郎嘗爲江南小郡司戶參軍於傳舍中題詩
云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糶黃粮換酒罇但得有錢
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荆公過而見之尤極
稱賞俄薦於朝數年間遂超顯仕
東坡曰羅浮有野人山中隱者或見之相傳葛稚川
之隸也有鄧道士者嘗見其足跡余偶讀韋蘇州
寄全椒道士詩云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

束荆薪歸來煑白石遥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
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其風度則全椒道士豈亦
鄧君之流乎因以酒問且依蘇州韻作詩寄之曰
一盃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遥知獨酌罷醉卧松下
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人飛空本
無跡
楊某尚書以耳聾致政居鄧縣別業同里有高氏者
背頗聾有二子小字大馬小馬者業明經屢上謁
楊以兩聾之故雖病下常待以温顏一日里中社
小馬携酒一榼就楊公曰此社酒善治聾願得侍
盃杓之餘凝楊瞑目良久呼小僕取箋書絕句與
之曰十數年來聾耳聵可將社酒便能醫一心更
願清盲了免見高家小馬兒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
適値鄉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
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
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
從文館士人大夫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

供帳爲游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
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
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
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
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旣受命得對上面諭除
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則曰臣非不樂燕游者直以
貧無可爲之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
上益嘉其誠寔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廟朝卒至
大用

陳亞大卿性尤俊逸好諧謔其辭士大夫共[illegible]道
者笑吃吃不止今見其詩如浪平天接[illegible]山畫洞
同身之句皆深得作者之格古人有詠竹詩銜公
有借竹詩云出檻亦不剪從教長瘦節年年當盛
夏葉葉是清風何清格老皆此類

郭祥正字功甫有逸才詩多新意丞相荆公過金山
寺於壁間得長篇讀之反覆諷味問知功甫所爲
由此見重最愛其兩句云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
忽斷蘆花風又曾題人山居一聯云謝家莊上無
多景只有青鷗三兩聲公乃命工繪爲圖自題其
上云此是功甫題山居詩處即遣人以金酒鍾并
圖遺之

唐人詩云嫩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不記
作者名字鄧元孚待制曾見舒王親書此兩句於
所持扇上或以爲舒王自作非也

東坡夜宿曹溪借傳燈錄讀燈花墮卷上燒一僧字
即以筆記於窗間云[illegible]曹溪夜[illegible]傳燈[illegible]
覺燈花落茶毗一箇僧[illegible]

唐語林三卷

（宋）王讜撰

明嘉靖二年齊之鸞刻本

唐語林八卷永樂大典本

宋王讜撰陳振孫書錄解題云長安王讜正甫以
唐小說五十家倣世說分三十五門又益十七門
爲五十二門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未詳撰人效
世說體分門記唐世名言新增嗜好等十七門餘
皆仍舊馬端臨經籍考引陳氏之言入小說家又
引晁氏之言入雜家兩門互見實一書也惟陳氏
作八卷晁氏作十卷其數不合然陳氏又云館閣
書目十一卷闕記事以下十五門另一本亦止八
卷而門目皆不闕蓋傳寫分併故兩本不同耳讜
之名不見史傳考書中裴佶一條佶字空格註云
御名宋惟徽宗諱佶則讜爲崇寧大觀間人矣是
書雖倣世說而所紀典章故實嘉言懿行多與正
史相發明視劉義慶之專尚淸談者不同且所採
諸書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沒明以來刊
本久佚故明謝肇淛五雜組引楊愼語謂語林罕
傳人亦鮮知惟
武英殿書庫所藏有明嘉靖初桐城齊之鸞所刻殘
本分爲上下二卷自德行至賢媛止十八門前有
之鸞自序稱所得非善本其字畫漫漶篇次錯亂
幾不可讀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參互校訂刪其重
複增多四百餘條又得原序目一篇載所採書名
及門類總目當日體例尙可考見其梗概惟是永
樂大典各條散於逐韻之下其本來門目難以臆
求謹略以時代爲次補於刻本之後無時代者又
後之共爲四卷又刻本上下二卷篇頁過繁今每
卷各析爲二仍爲八卷以還其舊此書久無校本
譌脫甚衆文義往往難通謹取新舊唐書及諸家
說部一一詳爲勘正其必不可知者則姑仍原本
庶不失闕疑之義焉

唐語林序

史外文餘稗類之帙非事別語別不能使聞者興歎若慕唯臨川世說蓋有奇情昔人評其機鋒似沉滑稽又汰可以為談之宗信善述也是後唐有語林殆又濫觴於是者乎間嘗得而諷味之其意象詞致乃更不同蓋世說清曠簡遠而語林精博典贍世說情勝語林實勝其大較也且夫探賾造語以為文也不曰樹幟脫穎之難乎學士才人苦心大篇而訖無傍賞者蓋不少矣則酬應之頃單言隻辭不經慮謀而神理超暢又其最難者也唐人懲江左玄虛矯以渾淡故今所述似多要確雖其折之以道未必盡然而筆舌翩翩意與彼符神奇爽爽非若非煩雖是石中片金沙中遺金礫中尺錦帶中禁臠滓中纖芽青黃之斷要不可以常品視之信哉藝苑之奇珍也其為書亦非贅矣惜乎所得本多謬稍嘗正之而縣吏劇俗莫能詳也復命庠生顧應時沈維伊加校勘焉又有不能意曉者並令闕疑承誤以俟善本二生遂請梓行因嘱而僭書其端

皇明嘉靖二年歲次癸未三月既望桐城齊之鸞敘

澠水燕談錄一　宋　王闢之撰

德行　言語　政事

德行

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谿著王氏六經北面授學者皆時偉人國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貞觀後三百年間號至治而王氏六經寖不傳孫元和初劉禹錫撰宣州觀察使王贊碑盛稱文中子能昭明王道以大中立言務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餘士大夫擬議及史冊未有言文中子者

姚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遣與兒姪連名（名符）

玄宗時重午日敕賜丞相鍾乳宋璟命子弟將此付醫人合鍊對曰上之所賜必當珍異付其家必遭竊匿璟曰持誠示信尚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乎亦勿以此待人

開元天寶之間傳家法者崔沔之家學崔均之家法

玄宗諸王友愛特甚常思作長枕大被與同起卧諸王或有疾上展轉終日不能食左右開喻進膳上曰弟兄吾之手足手足不理吾身廢矣何暇更思睡食上於東都起五王宅又於上都制花萼樓蓋與諸王會聚或講經義賦詩飲酒歡笑戲謔未嘗猜忌

肅宗在東宮爲李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鬢髮斑白入朝

上見之惻然曰汝歸吾當幸東宮上至宮中庭宇不灑掃而樂器屏幃塵埃積其上左右使令亦無妓女上爲之動色顧謂力士曰太子居處如此將軍盍使我知乎（上在禁中呼力士名爲將軍）力士奏曰臣嘗欲言太子不許云無勤上念乃詔力士令京兆尹亟選人間女子頎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復奏曰臣宣旨京兆尹閱女子人間嘗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伏見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五人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後生代宗皇帝

肅宗爲太子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太子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啖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玄宗西幸車駕將自延秋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西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以俟駕上駐蹕曰何用此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斂容曰盜至若不得此必厚斂於人不如與之無重困吾民也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語曰吾君愛人如是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以過於此也

玄宗西幸始入斜谷天尚早煙霧甚晦知頓使給事中韋

偶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兢獻于厩昔執田土不為之獻
個僕乃注以他器自引一滿於上前上曰卿以我為疑耶
始尋郎位之初嘗飲大醉損一人吾悼之自以為戒迨今
四十餘年未嘗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
紿卿也

天寶中有一書生旅次宋州時李勉公勉年少貧苦與此
書生同店而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不救臨絕語公曰某
家住洪州將之北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
金百兩遺公曰某之僕使無知有此足下為我畢死事餘
金奉之李公許為辦事及禮畢置金於墓中而同苑為後
數年公尉開封書生兄弟齎洪州牒來而累路尋生行止
至宋州知李為主喪事專詣開封請金之所在公請假至
墓所出金以付焉

德宗初郎位深尚禮潯諫聞中召諸王食馬齒羨不說塩
酪自姨有寡居者時節入宮粧飾稍過上見之極不悅異
日如禮迺加敬焉

崔刑部李夫人太尉西平王晟之女也晟生日中堂大宴
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婦耳語久之崔氏婦頷之而去有頃
復來晟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晟
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為人婦豈有阿家體不安
不歸寧而與父作生日邀遽遣歸身亦續至崔氏家
問疾且拜請教訓子不至成治家整嚴貴賤皆不許時共
稱流裔臣之家稱西平禮法

李師古跋扈憚杜黄門為相未敢失禮乃寄錢物百萬并遺
車一乘使者未敢進乃於宅門伺候有婢輿自宅出從婢
二人青衣繿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
乃止

杜太保宣簡公大曆中有故人遺黄金百兩後三十年為淮
南節度使其子來投公取其黄金還之緘封如故

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
有所訾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為辨曰此皆眾人妄傳其
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於廣坐被人酷罵席上愕然皓
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必盛口

高利自濠州改楚州時江淮米貴職田每年得粳米直數
千貫淮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職田利欲以讓前
人發州所在故為淹泊過限數日然後到州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檝相次商胡病因邀
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與一珠約甚惟惟及商胡
死財寶鉅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
時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死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

諸管可發者撿之夜光粟皆其所得皆以刻也
僕射鄭元公家行爲士大夫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夫人之孝尤甚未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以小字呼公者[redacted]性嚴重居外下輦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嚴顏色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內外當世無比宗族窮苦無告因公而存立者甚衆在方鎮子弟有非他適所經境內人不知之族子應規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曰鄭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造新宅殊不若兄稚居之爲善也及水部沒公撫視孤幼恩意加於特爲營生處諸子皆與身名族孫立爲以兒女託公廣宗鄂州嫁其孤女雖箱篋刀尺微物必手自閱視以付之公出自清門崔氏前後與方伯徒同時領方鎮居省閣又與許氏鄭氏同時爲親家使其父兄僕射同時居大僚未嘗敢以齊位自尚或[redacted]求下之故其行已如此元和已後大僚與親族若薛華有可述鄭公中間有楊虞事爲鄭元公其後李和同式部公宗閔
裴尚書武奉寡嫂撫甥姪爲中表所稱尚書某從工部夫人崔氏諱其仁輓流涕工部名礼御名有清德武之長兄也兄弟皆爲八座自丞相歸鄉至工部子泰帝四世入南北省群從居顯列者不可勝者天寶後亦爲尚書

沈其部傳師性和易不狡流俗不揚凡遊行二郡出錢轉餘蓄京城居處隘陋不加一椽所辟賓僚無非名士身沒之後家至貧乏二子繼業並致時名人以報施不妄其父禮部員外郎既濟撰建中實錄見稱於時公亦爲史官及出領湖南江西奉詔在鎮脩憲宗實錄當時榮之
劉敦儒事親以孝聞親心緒不理每撻之見血則一日悅暢敦儒當斂衣受杖曾不變容憲宗朝旌表門閭又趙郡李公道樞先夫人盧氏性嚴事亦類此道樞名聲已聞又在班列貧至門往往值其受杖
榮陽鄭還古俊才嗜學性孝友初在青齊間佐李師道叛命扶老親歸洛與其弟自異冒難投荒奔至所請詹事鄭氏僕射元公之女有婦道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帶中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儻博勿使別取債息爲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誠爲之稍節有堂弟蕃欲求投許昌軍爲謹兒還古使召之自與洗沐同爛而寢因致書方鎮求補他職竟以剛躁喜持論不容於時
路利隨幼孤其母問汝識汝父否曰不識母曰正如汝面也隨號絕久之終身不照鏡李衛公慕其淳素篤行結爲親家以女適路氏

孫傳則載在懷抱父爲太子詹事分司東都敎因春時進
宴歡忽念温凊進狀乞省覲其詞曰陟彼岵兮孰不瞻父
方寸乱矣何以事君自内庭徑出時皆稱之至乎除拜河
南尹

宣宗天資友愛每幸十六宅諸王無少長悉預坐樂陳百
戲抵暮而罷諸王或有疾以時臨幸床去戲樂即其臥内
躬自撫之

宣宗郊天前一日詣太廟至憲宗室捧觴而入涕泗交下
左右觀者莫能仰視

宣宗嘗出内府錢帛建報聖寺大爲堂殿金碧輝煥之麗
近所未有堂曰介福之堂憲宗御像在焉堂之北曰虔思
殿上休憩所也每由復道至寺凡進獻於介福者雖甚微
細必手自題緘

萬壽公主宣宗之女上在藩時主尤鍾愛及下嫁武德禁
中舊儀車輿有白金爲飾者及呈進上曰我方以儉化天
下宜從近戚始乃命以銅製主既行每進見上常誨曰無
輕待夫無干預時事又降御劄勗勵其末曰苟違吾戒當
有太平安樂之禍汝其勉之故十五年間戚屬翕然如山
東衣冠之法

[illegible]上番理者上曰
此女子朕近與會食對朕輙折筯性情如此恐不可爲士
大夫妻尋改琮尚廣德公主亦上次女也

博陵崔倕緦麻親三世同爨貞元已來言家法者以倕爲
首倕生六子一爲宰相五爲要官太常卿邠太原尹鄑外
壺尚書郎郾刑部尚書鄯左僕射平章事鄲 [illegible]
兄弟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宗嘗嘆曰崔鄲家門孝友可
爲士族之法矣鄲嘗構小齋于別寢御書賜額曰德星堂

太中下丞郎宴席蔣伸在座忽酌一盃言曰座上有孝
於家忠於國名重於時者飲此爵衆莫敢舉李孝公景讓
起引飲之蔣以爲然

李尚書蟾性仁孝篤於中外親戚時推爲首嘗爲一簿遍
記内外宗族姓名及其所居郡縣置於左右歷官南曹牧
守及選人相知者赴所任常閲籍以賙之

東川常有巽尚書判鹽鐵鎮梓潼有重名平生不飲酒
不務歡笑爲家諱平故也

王咸少監舊族之後少入仕遭喪服除數年不飲食酒肉
後因會衆人勸勉之咸捧肉歔欷淚下發盤竟不食而離
席一坐爲憯怛後有人傳於獨孤公者慕其獨行遂聘其
女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困篤謂
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土殯
脫殁君能終始之否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得之能
蹈火赴水實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之曰吾一進士巡州
邑以自給柰何忽畜異寶伺無人置於柩中瘞於阡陌後
一年崔遊亳州聞番人有自南來尋故夫并勘珠所在
陳於公府且言珠必崔秀才所有也乃於亳來追捕崔曰
儻窀穸不爲盜所發珠必無他遂剖棺得其珠汴帥王彥
謨奇其節欲命爲幕僚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

懿宗器度深厚形貌瓌瑋孝出於天性鄭太后崩而蔬

菜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無不感泣

沈頍遊鍾陵自帝江入峽也過臨川時天旱水將涸阻風
泊小渚獲敗碑字存者十七八乃撫州刺史顏魯公之文
即臨川所沉碑也其文多載魯公之德業

李英公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粥火燃輒焚其鬚姊曰僕
妾甚多何爲自苦若是勣曰豈爲無人耶顧姊年與勣皆
老欲久爲姊粥復可得乎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與徐大理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
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
曰彼曩時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爾所言者
指公於死公所守者公法安可以私害公也

朱正諫敬則代著孝義自宇文周至唐並令旌表門標六
闕

元魯山自乳兄子兩乳湩流能食乃止

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賈然大官薨其門如市至有喧競
構致不由喪家者裴均之子求銘於韋相許縑萬疋韋
却之曰寧餓不苟

言語

杜司徒常言處世無立敵已後好嘗言丈夫中年能捐嗜
欲未有不貴達者

陳子云代宗時有術士曰房某山劍之未嘗氣導引時不
逾八十郭尚父立勳業出入將相窮奢極侈壽隣九十

興元中有僧曰法欽以其道高居徑山時人謂之徑山長
者房孺復之爲杭州也方欲決重獄因詣欽以求理之曰
今有犯禁且獄成於至人活之與殺之孰是欽曰活之則
慈悲殺之則解脫

陳子曰衛公之戰伐無兵也杜員外詠歌無詩也張長史
草聖無書也

太宗止一樹下頗嘉之宇文士及從而頌美之不容於口帝
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爲誰意常疑汝而

[redacted]

公乃果然士及叩頭謝曰臣衛群官面折廷爭陛下能舉首令臣輩在左右若不少順從陛下雖貴爲天子何抑乎意遂解

四將軍秦叔寶晚年常多疾病每謂人曰吾少長戎馬經百餘戰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疾乎

太宗將致櫻桃於酅公（隋後封酅公）稱奉則似尊言賜又似卑乃問之虞監曰昔梁帝遺齊巴陵王稱餉遂從之

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爲梯首者城中矢射如雨竟爲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即大健要是不解思量帝聞將罪之

司稼卿梁孝仁高宗時造蓬萊宮諸庭院列樹白楊將軍契苾何力鐵勒之渠率也於宮中縱觀孝仁指白楊曰此木易長三數年間宮中可得蔭影何力一無所應但誦古人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此是冢墓間木非宮室中所宜種孝仁遽令拔去更種梧桐

昆明池者漢武帝所置蒲魚之利京師賴之中宗朝安樂公主請之帝曰前代已來不以與人此則不可主不悅因役人徒別鑿號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黃門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及睿宗即位謂之曰當時朕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若是

魏徵陳古今理體言太平可致太宗納其言封德彝難之曰三代已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徵書生若信其虛論必亂國家徵語之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其所化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戰既勝之後身致太平四夷亂德顓頊征之既剋之後不失其理桀爲亂德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返朴素至今應悉爲鬼魅寧可得而教化耶德彝無以難之徵薨太宗御製碑文并御書後爲人所譖勅令踣之及征遼不如意深自悔恨乃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驛以少牢祭之復立碑焉

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非不能恣情爲樂當須勞心苦節卑宮菲食者正爲蒼生踐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殷周得稷契伊呂四海乂安此事朕並兼用之給事張行成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禹湯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雖文武之烈實無以加何用臨朝對衆與之校量將謂天下以之不籍其功後

[illegible]

隋狩首伏待罪面太宗深納之俄遷侍中

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雉有聲經旬不止高宗以問張行成行成對曰陛下本封於晉今晉州地震不有徵應豈使然哉夫地陰也宜安靜而乃屢動自古禍生宮掖釁起宗親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諸王公主謁見頻煩承間伺隙復恐女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慮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納之

則天以武承嗣為左丞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姪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父子母子尚有逼奪何論姑所能容使其有便可乘寶位其能安乎且陛下之子受何福應而委重權於姪手事之去矣則天懼曰我未思也即日罷承嗣政事

太宗射猛獸於內苑有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吏部尚書唐儉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太宗以尚書令史多受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遺之司門令史果受絹一疋太宗將殺之裴矩諫曰陛下以物試之遂行極法誘人陷罪非道德齊禮之義乃免

張玄素貞觀初太宗聞其名召見訪以理道玄素曰臣觀自古已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有五條不中者何況萬務乎以日繼月以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鑒危亡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納之

太宗幸九成宮還京有宮人憩湋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為禮靖等而輕我宮人即令按驗湋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賤隸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闕廷法式朝覲陛下問人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不可不謁至於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谷那律貞觀中為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為九經庫永徽中常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油衣若為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為之不漏也意不為畋獵高宗深賞焉賜那律帛二百疋

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三上表以事諫其一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凡可能守貞順四時陛下即位之明

行之又聞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
弓箭並蒙賞賚但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有
所欲何求不得豈少此物乎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
此謂淫風不可不改其三曰太子諸王左右群僚不可不擇
願陛下納選賢才以為僚友則克宗盤石永固維城矣高
宗覽之使賜帛百疋遂拜為侍書御史
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世長以漢南歸順
高祖責其後服世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為逐鹿之喻
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獵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
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後從獵於高陵是日
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顧謂群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
曰陛下廢萬機事畋獵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變既
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
矣嘗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之所作也何雕麗
之若此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
之所造何須詭疑是煬帝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
琉璃之瓦並非帝王節用之所為也若是陛下所造誠非
所宜臣昔在武功幸當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
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侈人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

陣本左傳作
爭引傳武令手
少作溝乃酒誤
以下博字在建
后傳作誤行
為無疑

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於陵寢之前後臣諫諷刺多所匡
益
張玄素為給事中貞觀初修洛陽宮以備巡幸上書極諫
太宗省之嘉納三百匹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
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太宗將幸九成宮馬周上疏諫曰伏見明敕以一月二日
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晨
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軔俄經旬日非
可朝發暮至也脫上皇或思感欲即見陛下者將何逮之且
車駕今行不意近日則上皇尚留熱處而陛下自逐涼處
溫凊之道臣切不安太宗稱善
房玄齡與高士廉偶行過少府少監竇德素問之曰北門
近來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謂玄齡士廉曰卿但知南
衙事我北門小小營造何妨卿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
不解陛下責亦不解玄齡等謝臣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
目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陛下所為
若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為若非當奏罷之此乃事君之道
玄齡等所問無罪而陛下責之玄齡等不識所守臣實不
諭太宗深納之

[illegible]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為非便高宗
開之召五品以上謂曰帝王五載一巡狩群后四[illegible]朝
此蓋常禮朕欲暫幸涼州乃聞中外咸謂非宜宰臣已下
莫有對者詳刑大夫來公敏進曰陛下巡幸涼州[illegible]王
略求之故實未虧令典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高麗
雖平餘寇尚梗西道經略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少
寡供侍車駕備擬稍闕臣聞中外實有竊議高宗曰既有
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即還遂下詔停西掘公敏
為黃門侍郎
德宗既貶盧杞然常思之後欲稍遷朝臣恐懼皆有諫疏

上問李泌公曰盧杞何處奸邪對曰陛下不知此所以為
奸邪也
馬司徒之孫始生德宗名之曰繼祖笑曰此有二意謂以
索繫祖也
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為巡官咸誠年輩
相懸謂源口大虫老鼠俱為十二相屬何怪之有旬日傳
於長安中
高貞公為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曰前輩有制集焉
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
[illegible]

[illegible]
德宗忽問京兆尹幾員李相吉甫對曰京兆三員一員大
尹二員少尹人以為善對
衛州人余長安父叔二人為同郡方全所殺長安八歲自
誓十七乃復讎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余氏一家遭橫死
者實二平人蒙顯戮老而孝子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
復讎之義時共惜為宰相李刑部郗為有司事竟不行
老儒薛伯高遺錫書大司寇是俗吏司刑人柄乃小生余
氏子宜其死矣
憲宗問趙相宗儒曰人言卿在荊門毬場草生何也對曰

罪誠有之雖然草生不妨毬子上為之笑
鄭陽武絪常言欲為易比以三百八十四爻各比人事又
云仁義之有詮周循禪律之有維摩詰欲圖畫之未能也
王相涯注太玄常取以卜自言所中多於易筮
高貞公之子定通王氏易為圖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
方合則為重轉則為演七轉為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
著外傳二十二篇定小字董二時人多以小字稱初年七
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曰柰何以臣伐君父答曰應天順
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心不能
答年二十三為京兆府參軍卒

李[illegible]常與[illegible]者以經學為首標[illegible]二標枇
為三標為四衛枇為五或薦務技曰齊舉之又問事如之
何曰寂有實事不出八九如范曄以諸香品時輩使味歷
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

宋濟老於詞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語失官韻乃撫膺曰宋
五又坦率矣因此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先問宋五
坦率否

伊慎每求族望以嫁子李長榮則求時名以嫁子皆自署
為判官奏言臣不敢學交易上德宗從之

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
親表勉之衛公曰好驢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敘官也
吉甫為相以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懌
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
求出領智計已聞於早成矣

政事

高祖時嚴甘羅武功人剽劫為吏所拘上謂曰汝何為作
賊對云饑寒交切所以為盜上曰吾為汝君使汝窮之吾
之罪也赦之

太宗親錄囚徒歸死者二百九十人令來年秋就刑及期
畢至悉原之

李文本論入曰吾見馬周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推古今
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亦不可減聽之靡靡令
人忘倦昔之蘇張終賈正應尓耳

姚崇引宋璟為御史中丞頃之入相宋善守法故能持天
下之政姚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二人執性不同同歸
于道協心輔贊以致於治

姚元之牧荊州受代日民吏泣擁遮道不使去馬鞭鐙民
皆截留之上聞賜詔褒之

玄宗宴蕃客唐崇當蕃頭先述國家盛德次序朝廷歡
娛又贊揚四方慕義言甚明辯上極歡崇因長入人許小
客奏教坊判官久之未敢奏一日過崇崇曰今日崖公甚歡
樂歌為翁奏請況吟未敢崇謂小客有所欲乃贈絹兩束
擁教日上遇小客行永巷中小客口臣請奏事上乃推
去之問曰何事對曰臣所奏坊判官小客奏云唐崇上
遽曰欲得教坊判官也小客蹈舞曰真聖明未奏即知上
曰前宴蕃客日崇辭氣分明我賞之判官何慮不得汝
出報令明日去武門來小客歸以語崇崇蹈舞懽躍上密
勅北軍曰唐崇來可馳馬踐殺之明日不果殺乃勅教坊
使范安及曰唐崇何人敢干請小客奏事可決杖遞出五
百里小客決杖不復令來故崇呼天子為官人少欲為觀

時以鋪口役至酌有寫長入
顏魯公真卿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馬
使五原旱有冤獄決乃雨郡人呼御史雨
玄宗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人物塡咽金吾衛
士揮撾不得上謂力士曰吾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
爲宴樂與萬姓同歡不謂衆人喧鬧若此汝有何計止之
力士曰臣不能止也請召嚴安之處分打場以臣所見必
有可觀上從之安之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衆曰踰此
者必死是以終日酺宴咸指其畫曰嚴公界境無人敢犯
者

玄宗所幸美人忽中夜夢見人召去縱酒密會極歡盡意
醉歡而歸覺來流汗倦怠忽忽不樂因言於上上曰此術
人所爲也汝若復往但隨時以物記之必驗其夕熟寐飄
然又往美人半醉見石硯在前席密以手文印於曲房屏
風上寤而具啓上乃潛令人詣宮觀求之果於東明觀中
得其屏風手文尚在所居道流已潛遁矣
開元中山東連有蝗蝻姚崇奏請遣使分捕上曰蝗蟲天災
也由朕不德而致焉卿請捕之無乃違天乎崇曰大田之
詩秉畀炎火者　古人行之於前陛下用之於
後行之　事也臣下竊思之上曰事

駁古用□可救時用之心已遂行之是時中夕咸以爲不
可上謂左右曰與賢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死自
是所司結奏捕蝗十分去四
進士王如泚者妻翁以伎術供奉玄宗欲與改官拜謝而
請曰臣女婿王如泚見應進士舉伏望聖恩回授乞一及
第上訊之宮付禮部宜與及第侍郎李暐以諮執政相曰
王如泚文章堪及第否暐曰與亦得相曰若爾未可與之
明經進士國家取材之地若聖恩優異差可與官今以及
第與之將何以觀材郎自奏聞居二日如泚宿朋讌賀車
騎盈門忽中書門下牒禮部王如泚可依例考試聞者悶
然自失

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無不察每有公事吏未敢訊劾
先稟於九齡名因而訊曲直口占系牘無輕重皆引服
張廷賞爲河南尹有出行道未嘗屈膝所犯既頻不可容
者但謝遣之先自下拜泣與之辭郎令郡官祖送由是寮
屬嚴憚各修飭河南大治
德宗時李納陸梁上表欲進錢五百萬上怒謂丞相曰朕
豈籍進奉崔文公曰陛下欲知其僞不難但許納使以回
賜三軍則其情露矣納若遵詔是陛下恩給三軍納若不
從是其姦愆於軍中也上曰賜之何名祐甫曰兩河用軍

已求天平功居多朝廷未及償會卒以疾卒至絳州界
搆疾而終
廣德二年春三月勑工部侍郎李栖筠京兆少尹崔沔拆
公主水碾磑十所通白渠支渠溉公私田歲收稻二百萬
斛京城賴之常年命官皆不果敢二人不避強禦故用之
閻伯璵袁州刺史時征役繁重袁州特為殘破伯璵專以
惠化招撫逃亡皆復歸境其慕德襁負而來數年之間漁商
闐湊州境大理及改撫州百姓相率而隨之伯璵未行或
曰有先發伯璵於所在江津見航問之皆云從袁州來隨
使君往撫州前後相繼吏不能止其見愛如此到職一年
參卷二　廿三
撫州復治代宗聞之徵拜戶部侍郎未至卒
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
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為等級日滿乃釋吳人著此服出
入州鄉以為大恥皆相勸勵無敢犯賦税常先諸縣既去
官竟不撻一人
劉晏為諸道鹽鐵轉運使時軍旅未寧西蕃入寇國用空
竭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十艘為一綱載江南穀麥自淮
泗入汴抵河陰每船載一千石揚州遣軍將押至河陰以
轉相受給遞大倉十運無失即授優勞官
汴水至黃河訖多嫌其焚毀上卒運之後無不發白者吳楊
議造所每一船用錢百萬或曰今國用方乏宜減其費五
十萬猶多矣晏曰不然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
謀經久船場既興即其間執事者非一當有羸餘及衆人
使私用無窘即官物堅固若使謀便朘削安能長久數十
年後必有以物料太豐減之者減半猶可也若復減則不
能用船場既隳國計亦圮矣乃置十場於揚子縣專知官
十人競自營辦後五十餘歲果有計其餘減五百千者是
時猶可給至咸通末陸官杜侍御又以一千石船分造五
百石船兩艘用木痲箸又職事人吳堯卿為揚子縣官變
鹽鐵之制令商人納榷隨所送物料皆計折納勘每船板
大唐卷　廿四
釘灰油炭多少而給之物復勝長軍將之家即時委弊船
場[redacted]
韓晉公鎮浙西也痛行捶撻人皆股栗時德宗幸梁洋衆
心遙怒公控領十五部人不動搖而徧懲里胥或有詰者
云里胥皆閭檢賊不捉必死而逆亂聚其頭曰我輩進退皆
死何如死中求生乎乃恐持以縣從憂忿多且里胥者皆
鄉縣豪吏族系相依慾一番老而狡黠者其後補者悉
用年少惜身保家不敢爲惡矣令在外不欲吏有小寃
以撓上心其旨如此其里胥不杖死皆必恐爲乱乃置浙
東營吏甲子在浙東以宗長者樂爲之用除兩家人不覺

是公與事諸肯
遠該元和身故
中宗非事不之權
王如文詳若之

也又宿幽屏中諸將聚逃進曰謂人曰草賊非羣本罪稍不成結構之計深其罪所以絕其謀耳當此時賊皆失圖

德宗躬親庶政中外除授皆自攬臨察裴行析東觀察判官趙修特授高陵縣令裴尚書武亦自鄜坊益安撫陽二人同制後數日因遊苑中有親校者上問何處人云是高陵百姓上曰汝是高陵人也我近爲汝揀得一好長官知否 修貞元六年進士及第又制策登科

韋皋薨行軍司馬劉闢矢留後率將士逼監軍使請奏命闢爲帥以徇軍情發兵把鹿頭關下蜀帥李康宗城走上勑宰臣選將討伐杜黃裳曰保義軍節度使劉澭武成節度使高崇文皆剛毅忠勇可用上曰二人誰爲優黃裳曰劉澭自涿州拔城歸闕扶老携幼萬人就路飲食舒徐與衆共之居不設樂動物法令峻嚴於是衆人望而畏付以專征必著勳績 澭爲之弟濟嗣幽州任瀛州刺史與有陣奇訓書之母氏居報是乃密擁城歸闕不由驛路而行既至引見但初劉澭朝當賜壽陰等餘行於州以當時多理所得兼爲軍號朝延行秦州刺大夫保義軍節度使所領行十餘於此澭鎮普潤七年使鎮隴右 上曰鄉選劉澭甚得其人然鄉處亦未盡知崇文驍果善騎射固是良將性本倔強與衆不叶危急歸命河朔兵度尚在當闢驕翦把腕恨不待名崇應有深意若征伐有功須令鎮西川以爲寵況今蜀重地數十年間須德名臣方可寄任崇文生長幽燕只知軍旅節制不識朝儀凡施章向者幽燕將吏殺縣令皆河朔規狀我輒爲之發貸若使鎮西川是自撥心腹處不如崇文久將親軍寬和得衆用兵沉審乃命爲西川行營節度使崇文下劍門長子曰暉不當矢石將斬之以勵師次綿州斬硤州節度使李康跳度擅離征鎮不爲拒敵 當時議者云康被擒州刺史收韓武亦崩 初崇文自官宋君平之父崇文致此事爲之報酬 入成都日有若闕悉命節級將吏凡軍府事無巨細一取韋皋故事一應爲闢脅從者但自首並不問韋皋參佐房式韋乾度獨孤密符載郗士美 本名紀文 崇文蕭侍郎論薦館驛巡官沈衍段文昌闕迎令判按禮同上介亦接諸公後銜崇文謂文昌曰公必爲將相未敢奉薦叱起沈衍令梟首於驛門外衆酒與諸公盡驩俳優者請爲劉闢責買戲文曰闢是大臣謀及非鼠竊狗盜國家自有刑法安得下人輒爲戮弄拔優者皆令戍邊 房式除給事中韋乾度兵部郎中獨孤密除起居郎郗士美除太常書符書陪上待詔沈除起居郎下獄劉闢就食得侍妾二人皆失色監軍使請進上崇文曰監軍由事商初收大藩且要境內蕭清萬姓復業以寬聖慮進奏久入作狐魅天子意崇文此生不爲也遂命配銀廳將校入闕之語曰崇文翻是忠直也是田舍人也 三年爲蜀帥忠化大行不事威儀禮賢接士身與子弟車服玩用無金玉之飾一朝謂監軍從事曰崇文河北一健兒耳遂戎務旅幸以成功何敢久處大府西川

通寧相徊翔地崇文所居已久豈宜自安但得解衛節遣
鎮死於王事誠願足矣乃陳謙請邠寧以至于卒
憲宗寬仁大度不妄喜怒使𢿱與宰臣論政容貌恭莊延
英入閤未嘗不以天下憂樂爲意四方進女樂皆不納謂
左右曰嬪御已多一旬之中資費盈萬豈可更剝膚取髓
強娛耳目其儉德優民如此
吳元濟亂淮西以宰相裴度爲元帥名對於內殿曰朕聽
稱兵非晚擇帥甚難天子用將帥如造大船以越滄海其
功既多其成也大一日萬里無所不届若乘一葦而欲渉
流即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託卿以推任是可謂一日

因話卷一　廿七

萬里矣度曰臣雖不才敢以死効命因泣下憲宗上亦爲
之動容
憲宗時權長孺知鹽鐵進院贓敗有司上其獄崔相群救
曰此德輿族子上曰德輿不合有子弟犯贓使德輿自犯
朕且不赦後知其母老免死杖一百流康州
宣于鄭相之銓衡也選人相賀得其入銓劉禹錫弟某在
鄭銓注潮州尉一唱唯唯而出鄭呼之卻迴鄭曰如此所
試場中無五六人一唱便受亦無五六人此而不獎何以
銓衡公要何官去家穩便曰家住常州乃注武進縣尉選
人翕然畏而愛之及後作相選官又稱第一宜其有後於

近有社攝東來
郁王月幹以附
大合以此爲證書
[illegible]

曾也
又陳諷張復元各注畿縣尉請換縣允之既而張却請不
換鄭牓子引張縱入門報已定不可改時人服之
相國晉公裴度出鎮興元因入覲值范陽節度使朱克融
因春衣使奏曰使者假賜衣惡軍士皆無衣兼請之又聞
車駕幸東都請以丁匠五千先理宮殿敬宗各公問公對
曰克融兇駭有此抗叛之徵也欲挫之則曰所遣工役當
令供於遠行也若欲緩之則發一詔曰聞中官慢易俟歸
當痛責之春服所司之制我已罪之也瀝各之葦職司所
供固不煩士卒也三軍請衣吾無所愛但非徵役例克融

因話卷二　廿八

郎出使宴賄命迴乃厚齎資以獻不數月克融果死
李衛公鎮浙西甘露僧知主事者新交代常住什物爲前
主僧隱沒金若干兩引證前數年皆遞相交割傳領文籍
分明且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交割之日不見其金乱
憲之際公疑其未盡微以意論之僧乃對居寺者樂於知
事前後主之者擅其以求宇文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群
製以某孤立不雜輩所以由此積之因流涕言其冤狀公
曰此非難也俄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召兜子數輩命
關連僧入對事以遣坐擔子下簾指揮門下不令相對命
取黃泥各令模前後交付下次金樣以憑據僧既不知形狀

竟梜不成數輩等皆伏罪

寶曆中亳州云出聖水服之愈宿疾亦無一差者自洛已來及江西數十郡人爭施金做人使往汲以欲爲獲利千萬人轉相惑李德裕在浙西命於大市集人置釜取其水同猪肉五斤煮云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逡巡熟爛自此人心稍定妖者尋而敗露

敬宗時吏部郎韋頊宰相忠貞公見素之孫大曆中刑部員外郎蘂震爲公益之子孝友貞垂未丱角紺鍾大覺成長謝事終身抱瓜及稱揖命服棄衣不稱絹素怦覽群書不爲諷詠嗜學强記自筮仕至夕拜秉筆記録不暫廢輟

士流出身內外揚歷行能所長某材何適必廣詢搜載於別録武臣謀將毅勇忠廉可將千人可重萬人可攻可守無不傳記其姓名州郡征賦重輕物產繁劇凋殘富庶風俗里路山川險易兵甲強弱無不備詳山澤利害國用經費凡曰能吏與之較量字物字人除苛撫理之術蔚爲吏師外國所習邊境控扼曾往歷者無不與之論洞曉天之數術陰陽易象四方災參朝廷休寧無不先知丞相裴公相韋公貫之李公絳崔公群蕭公俛皆布衣相結登台衮每有朝廷重事斷謀未决者必資於韋公及數奏施行咸稱衍中或尹京推鎮御命雖理之邦金屬示之定其人資

[illegible]其勁峻忠恭卹撫和人某殘尅執滯某明於辨博某練達刑書某可以任繁劇某可以輯撫察裨贊朝略未嘗有私性沉厚容納進退情理而士大夫親昵交友莫能知者五丞相敬服以爲龜鏡相顧而歎曰吾輩五人知處自眘及曉籌度事不逮韋公欵當之間房杜姚宋相兼若於簡書吾恨不得親承規矩韋公之才但恐房杜姚宋不相遠也

劉栖楚爲京兆尹號令嚴明誅罰不避權勢先是京城惡少及屠沽商販多繫名諸軍十把府縣法令有罪即逃入軍中無由追捕劉公爲尹一皆窮治有匿軍中名目自稱百姓者罪之坊市姦偷宿猾屛跡嘗有儒生入市市内有一軍人乘醉誤突生驢過旁諸少年譟曰癡男子尚敢近衣冠也與屬吏言不傷氣未嘗叱責一官人常謂府縣官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恣意遊賞勿致拘束

權寔子範爲殿中侍御史知巡有小吏從市有取事發官十數他日複有如此者白於其長杖背十五同列疑其罪同罰異權對曰前吏所取者名屬左軍軍壘之威令不振久矣百司尚有不禀奉者況總其軍之勢耶彼受賄於此輩猶是怵豪強可以末減後吏則挾將之威以恐百姓杖背

猶為己難

張傑夫前自襄州從事至京失馬望中三院多親故爲求馬償同列或前却不肯署字權獨先署謂衆曰其間不與張熟且聞其在窮喪馬正當求祿求知之際不可使徒行且一千何足爲輕重

開成中李石作相兼度支一日早朝中箭遂出鎮江陵自此詔宰相坐擔子出入令金吾以三千人衛之李尚公從相判云在其贍之地自有國容居無事之時何勞武衛所遂並停李衛公初入相是太和七年名李石之前衛兵不因李衛公之言罷

武宗將賜杜悰之子冊選衣所司條列其日衫色奏進上曰不可賜白衣又其年幼未有官不可從以服色但賜青衣並衫可也

會昌中晉陽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善爲政州境亢陽涉春夏數百里水泉耗竭禱於晉祠者數旬無應有女巫郭者攻符術厭勝之道有監軍携至京師因緣出入宮掖其後歸遂號天師天旣久不雨境內莫知所爲皆曰若得天師至晉祠則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師曰災厲流行畊庶焦灼若非天師一救萬姓恐無聊生於是主師親自爲請巫者許之惟謙具幡蓋迎白於郊驛爲控馬旣至祠所盛設供張依稀自日及夕立於庭下如此者兩日語惟謙曰爲爾飛符于上帝請雨三日而當足矣觀者雲集三夕雨不降又曰此土災沴亦由縣令無德爲爾再請七日當有雨惟謙引罪於己奉之愈恭及期又無應郭乃驟索馬入州宅惟謙曰天師已爲百姓此來更乞祈禱郭怒罵曰庸瑣官人不知禮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徒奚爲惟謙謝曰明日排比相送遲明郭將歸肴醴一無所設坐於堂上大怒惟謙曰左道女子妖惑日久當須斃此焉敢言歸叱左右曳於神堂前杖背二十投於潭水祠後有山極高遂令設席焚香端笏立於其上闔縣駭云長官打殺天師馳走者紛紜祠上忽有雲如車蓋覆惟謙遂巡四合雷震發聲甘澤大澍數尺於是士民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初責以專殺巫者旣而嘉其精誠有感與監軍表言其事制書襃曰狄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覩此天災將彈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頃投巫於鄴縣暴山極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剪爪遂使旱風特息甘澤施流昊天猶鑒於克誠余志豈忘於襃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賜章服并錢五十萬後歷絳隰州刺史所治皆有名稱

盧元公鈞鎮北都推官李璋於幕中飲酒醉決主酒軍職衙前虞候明日死公出行將及北門八十人擁街見公論

頭門撲送決衙前虞候例元公命收禁責狀至衙命李
推官所決者更決配外鎮其餘虞候各罰金內外不測璋
惶恐衣公服求見公問何事公服請十郎褲衫麻鞋相見
璋歎引咎公語皆不及臨去曰十郎不決衙前虞候只決
所由[illegible]假使錯誤亦不可縱況太原邊鎮無故二百虞
候橫擲節度使須當挫之璋後為尚書右丞
盧公鎮太原同日補左右都押衙其牒置案前搭上補右
者先自探之展見右字却搯於搭上退身致詞云在軍門
幾十年前後主帥未嘗敗績伏乞右補情有嫡讐謹未敢
授公曰君近前君知軍中無半劣知有技卒為將否君不問

東觀奏記 卷一 三十三

蔡襲有功朝廷合議超寵其人未逃公復名衙排衙大
校悉前曰君快恨右補都衙衆未見盧鈞所以宜乞鄭從
自呼姓名皆悚然盧鈞進士出身歷中外五十年並不消
中書一頓餘臨年暮齒亦是得眾者紙合如何於是牙
中感泣頓拜謝而去蔡受左都衙押郎日未幾為上將軍
尋建幢節鎮湖南
武宗好神仙道士趙歸真者出入禁中自言數百歲上頗
敬之與道士劉玄靖力排釋氏上感其說遂有廢寺之詔
宣宗即位流歸真於嶺南戮玄靖于市
宣宗性至孝奉養鄭太后於大明宮不欲別宮彰鄭光
為平盧河中兩鎮節度使大中七年自河中來朝上詢其
政事光不知文字對皆鄙俚上命留光奉朝請后以光生
計為憂乃厚賜金帛不復更委方鎮
宣宗微行至德觀見女道士盛服濃妝者赫怒歸宮立召
左街功德使宋叔康令盡逐去別選男子二人住持其觀
武宗於大明築望仙臺其勢中天宣宗即位後道士趙歸
真而罷望仙臺院大中八年復命葺之右補闕陳嘏已下
面論其事立罷之以其院為文思院
宣宗能納諫李燧除嶺南節度已命中使頒旌節矣給事
中蕭倣封還詔書上正聽樂不暇別差中使謂伶人曰汝
可就李燧宅却喚使來旌節及燧門而返劉潼自鄭州刺

東觀奏記 卷一 三十四

史除桂州觀察右諫議大夫鄭裔綽疏言不可中使至鄭
賜告身已數日亦命追還
宣宗命相一出於己皆詔樞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
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仰指揮學士院降麻處分樞密使
王歸長馬公儒以鄴先判度支再審聖旨未審下落或仍
舊上疑在右[illegible]乃召翰林院戶部侍郎判
部事崔慎由可工部尚書平章事落下判戶部
宣宗以崔鄲為京兆尹以筆書其名翰林學士蕭寘授之
便令赴任上賜度支錢二萬貫令造府宅鄲公正方嚴吏不
敢欺僕長安縣尉崔上作莊告成侍于極一時其選尚

有英緜進澳達書信兩上下考
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甲等三級以甄行能其後挽於
權勢而不行宣宗時裴澳爲尹牓曰禮部備格本無等第
京府解送不當區分今年所送者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
試前後爲定更不分等第之限詞科本以京兆等第爲榜
級建中二年崔元翰崔敖崔備三人府元府副第三人于部
知貢舉依次放及第蓋推藝實不能易也自文學道衰朋
黨弊興紛競既多澳雖憤疾而革之然人亦惜其故事
之廢
牛叢任拾遺補闕五年多論事上志記之後自司勳員外

爲睦州刺史入謝上命至軒砌問曰卿頃任諫官頗能舉
職今忽爲遠郡得非宰臣以前事爲懲否叢曰新制未任
刺史縣令不得任近侍官宰臣以是獎擢非嫌忌也上曰
賜紫叢謝畢前曰臣所衣緋衣是刺史借服不當陛下便
賜臣紫爲復別有進止上遽曰且賜緋上慎重名器未嘗
容易服章之賜一朝無濫[redacted]
李蔚自司勳郎中遷駕部郎中知制誥衣綠如故鄭裔綽
自給事以論駁楊漢公忤旨出商州刺史始賜緋沈詢自
禮部侍郎爲浙東觀察使賜紫韋愨自司勳員外郎除洛
陽縣令[illegible]赴任裴[illegible]自司封郎中[illegible]以[illegible]到任

本府奏薦賜緋給事中崔罕駁還手詔褒之曰有不當卿
能駁還職業既脩朕何所慮
宣宗嘗召學士常澳於左右謂澳曰朕每與節度觀察刺
史語要知所委州郡風俗物產卿採訪撰次一書進來澳
即采十道四方志撰成題曰處分語自寫而進雖子弟不
得聞後數日薛弘宗除鄧州刺史澳有別業在南陽名弘
宗餞之弘宗曰昨日中謝聖上處分當州事驚人澳訪之
即處分語中事也
宣宗微城西及渭水見父老數十人於佛祠設齋上問之
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秩已滿

百姓詣府乞未替來此祈佛上歸於御床大書君奭名中
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懷州刺史闕請用人御
筆曰醴泉縣令李君奭可爲懷州刺史人莫測也君奭中
謝上諭其事
宣宗尊待詞學[ ]之臣於翰林學士恩禮特異宴遊無所
間惟於遷轉皆守常法[illegible]自吏部員外名入改司勳
員外計吏員二十五箇月轉司封郎中知制誥孔溫裕自
禮部員外改司封員外名入二十五箇月改司勳郎中知
制誥
[illegible]第一[illegible]變易新制[illegible]得罪於武宗

恃恩自恣宣宗初亦以其藝寵之程審上曉音律尤自刻苦往往令侍嬪御歌必為奇巧聲動上由是得幸程一日果以眦睚殺人上大怒立命斥出付京兆他工輩以程藝天下無雙欲以動上意會幸苑中樂將作遂旁設一虛坐置琵琶於其上樂工等羅列上前連拜且泣上曰汝輩何為也進曰羅程負陛下萬死不赦然臣輩惜程藝天下第一不得永奉陛下以是為恨上曰汝輩所惜者羅程藝耳我所重者高祖太宗法也卒不赦程

故事每罷龍左護軍由右出罷右護軍由左出蓋防微也宣宗慨以法馭下每罷去敕令自大街出中外不能測

宣宗雖寬仁愛人然尅於用法嘗曰犯朕法雖我子弟亦不宥內外肅是畏憚

優人祝漢貞者累朝供奉滑稽善伺人意出口為七宗語上有所指顧遽令羣詠捷若風指允為當宗所善上行幸召漢貞前抵掌呼笑頗言及外間事上正色曰我養汝輩供戲樂耳敢干預朝政耶遂疎後其子犯贓上命杖殺而徙漢貞于邊

柳僕射仲郢任鹽鐵使奏勅用人劉集宜與一場官仲郢行間閻問頗通中禁遂有此命仲郢手疏執奏曰劉集之藝若精可用為翰林待詔其人合授伎術官所帶職務同鹽鐵不可遽補求以授官此非材所宜臣不敢奉詔

宣宗御筆批劉集與絹百疋放東回數日延英對曰卿論劉集大好

宣宗獵苑北見樵者數人因留與語言涇陽百姓因問邑宰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滯有劫賊五六人匿軍家取求直不肯與盡杖殺之上還宮以其名帖於殿柱上後二年行言領海州中謝上曰卿曾宰涇陽否對在涇陽二年上曰賜金紫不拜謝上曰卿知著紫來由否行言奏不知上顧左右取殿柱帖子來宣示

宣宗微疾召醫工梁新對脈梁新中以診對脈為對脈數日得陳求官不與但每月別給錢三百緡

高尚書少逸為陝州觀察使有中使於硤石驛怒飯餌黑鞭驛吏見血少逸封餅以進中使亦有誑上上怒曰高少逸已奏木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也遂[illegible]謫配恭陵後令過陝赴洛

宣宗賜鄭光雲陽鄠縣田官令免稅宰臣奏不可[illegible]上曰朕初不思尔等每為臣救必極言無避親戚之間人所難言苟非忠愛何以及此

鄭光宣宗之舅別墅吏頗恣橫為里中患積歲征租不入戶部侍郎韋澳為京兆尹擒而械繫之及延英對上曰卿

禁鄭光莊吏何罪澳具奏之上曰卿擬如何處置澳曰臣
欲寘於法上曰鄭光甚惜如何澳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為
京兆是使臣理畿甸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為蠹得寬重
典則是朝廷之法獨行於貧下臣未敢奉詔上曰誠如此
但鄭光再三于朕卿與貸法得否不然重央貸死可否澳
曰臣不敢不奉詔但許臣且繫之俟徵積年稅物畢放出
亦可為懲戒上曰可也為鄭光所撓卿行法自近澳自
延英出徑入府杖之徵欠租數百斛乃縱去
宣宗京兆府有獻蠱獄作符劾者郭群偽飛龍三牒不可
取常澳入奏之上曰郭群偽飛龍不錯否翌日內養押郭

群付府
宣宗每行幸內庫以紫衣金魚朱衣銀魚三二副隨駕或
半年或終年不用一副當時以得朱紫為榮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令狐陶
進李遠為杭州上曰我聞李遠詩云青山不厭千杯酒白
日惟消一局棋何以臨郡對曰詩人必以着酒為言臨事
未必然也仍薦廉察可任上曰且令行要觀其如何
宣宗初遠郡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上曰遠郡吏無
非時章奏只有此謝上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
宣宗殿日召翰林學士韋澳入上曰要與卿款曲小問出

外但言論詩上乃出詩一篇有小黃門置案於前亟屏之
乃問朕於物使如何澳曰威制前朝無比上閉目搖手曰
總未依前怕他在卿如何計將安出澳既不為之備率意
對曰謀之於外庭郎恐有大和事不若就其中揀擢有才
者委以計事上曰此乃末策朕行之初擢其小者至黃至
綠至緋皆感恩若紫衣掛身即合為一片矣澳慚汗而退
大中初雲南朝貢及西川質子人數漸多節度使奏請釐
革有詔報雲南詞不遜詞云一人有慶方當萬國而朝四海為家豈惜十人之有費
國後納貢不時旋上崩屬宣宗崩命內臣告哀行及其國南節王蒙豐祐已死子世隆立號曰驃信乃恨情謂我國
亦有喪朝廷不賜弔問詔書又賜故王於是待使者禮薄

旋又累把封疆挈越雋朝廷以驃信名為廟諱復無使朝
貢不告國喪遂絕東立弔祭使杜悰再入輔議曰雲南向
化七十餘年滋木之陰弓弛甲解諸蠻納賦如綰匹撫慰
懷來不勞靡策悰二十年間再領西蜀近者費用多於往
年聚蓄不得盈費今者雖起釁端未深為敵宜化以禮誼
彼狄之君立名犯上雖為無聞下詔令其改更纔未行典
冊且發使弔祭以息信全其國體詔請平官也下諭其君
長名犯廟諱朝廷未可便行冊命驃信必遣使謝恩易名
獻貢若不納使臣入國城即遣陳祭禮命使臣錄文奔聘
曾不從遂還臣具報有司以聞乃命左司郎中孟穆為

[illegible]所[illegible]使已報破越有攻[illegible]以附使臣論[illegible]
數月不發未幾惊出鎮鳳翔議多異同復言未可發使乃
詔西川令遣使示朝旨宗後連陷城邑徵兵討遂明責邊
絕

宣宗時党項叛擾推其由乃邊將貪暴利其羊馬多欺取
之始用右諫議大夫李福爲夏州節度刑部侍郎畢諴爲
邠寧節度大理卿裴識爲涇原節度發日臨軒戒勅

宣宗時浙東觀察李訥爲軍士所逐訥朗州刺史訥狂猾
遇軍士不以禮遂及於難監軍使王宗景撫循無狀杖四
十流恭陵仍此戒臣夫往監軍使指坐從大中十二年後

藩鎮繼有叛亂宣州都將康全泰逐觀察使鄭薰湖南都
將石載順逐觀察使韓琮廣州都將王令寰逐節度使楊
發江南都將毛鶴逐觀察使鄭憲宣宗命淮南節度使檢
校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兼領宣池歙三州觀察使以宋州
刺史溫璋爲宣州刺史以右金吾將軍蔡襲爲湖南觀察
使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勛爲廣州節度使以光祿卿韋宙
爲江西觀察使各以本道兵討之諸州皆平[illegible]

令狐公綯文公楚之子也自翰林入相最承恩渥先是宣
宗詔諸州刺史秩滿不得徑赴別郡須歸朝參對後許之
任綯以通劣郴地除一故舊徑令赴州上表謝上因問

綯曰此人緣何得便之任對曰比近擬守庶其便於迎送
上曰朕以比來郡守因循故令至京師親問其施設優劣
將行[illegible]黜陟此令已行而復廢之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
綯汗透重裘上爲邀郡守凡進見雖其人[illegible]

宣宗在位逾一紀憂勤無怠天下雖小康而閒水旱又[illegible]
宣洪軍有廢等數郡軍亂逐將帥失於統御而不日安輯
時稱小太宗

大中已後宰相判定州縣節嚴杜尚書慆惊之弟守泗
州爲龐勛所圍以孤城拒全高錫望守滁州嬰城固拒而
死嚴刑崔雍狀亦鋤守城而死已有追崇杜慆孤壘獲

全守加異獎

王尚書式僕射起之子見重於武宗常稱薦於上稱有文
武才式有武幹善用兵既平浙東徐州溫璋失守朝廷以
彭門頻年逐帥乃自河陽移式鎮河陽全軍赴任駐軍境
外而緩進徐州將士自王智興後驕橫難制其銀刀都父
子相承每日三百人守衛露刃坐於兩節廊下稍不
如意相顧笑議於飲食間一夫號呼衆卒和之節使多懦
怯聞亂則後門逃去如是且久聞式至先遣衙隊三百
人遠接式仗衣小胡床受參乃問其[illegible]之罪命盡斬於
長衎既而後來者皆是前皆也絕之所之遂滅銀刀都數千

人迫盡徉州軍士平居自恃吞噬及式衣襖子半臂或袴
危坐拱手渠縮沉死無一人敢犯者其後親戚乞恕不能
自知為式所殺既免徙[illegible]祀部郎中以安史式初為京兆
少尹多從前詞者令遠時或避之他適京城號為鄉子性
放率不拘小節長安坊中有夜攔街鋪設詞樂者遲明未
已式過之駐馬謁曰巫者爲奉主人杯跪獻於馬前曰主
人多福感達官來顧因味稍美敢尋觴式取而飲之行百
餘步復回曰向之酒甚惡可更一盃復據鞍引滿而去其
放率如此

太宗閱醫方見明堂圖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乃愴然曰
今律杖笞背奈何斷獄者分受乃詔不得笞背

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郎當闕求之未得乃自職之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以墨敕示僕射蘇良嗣
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園葵況臨万乘而販蔬菜上從
之不行

開元始年上悉出金銀珠玉錦繡之物於朝堂若山積皆
焚之示不復御用

姚開府凡三爲相皆兼兵部軍鎮道里與騎卒之數皆能
闇計之

郎尚書元休出為[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求[illegible]京郎人[illegible]爲

婉婉背甚報式后聞之始錯其家惟有書數卷后令問其
資財所在皆以濟人爲對於是奇而免之後為凉州都督
路不拾遺諸蕃聞風請朝獻唐興已來善為凉州者郭其
居最

蘇頲神龍中給事中并脩弘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
瓌為宰相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填委文誥
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嘆曰舍人思如泉涌嶠所不及後
爲中書侍郎與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
從其美璟甚悦之嘗謂人曰吾與父子前後皆同時為宰
相僕射長厚誠爲國器獻可替否罄盡臣節頲過其父也
後罷政拜禮部尚書而薨及葬日玄宗遊咸宜宮將舉獵
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乎遂中路還
宮

[illegible]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爲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平既誅
徵爲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昭彈之玄宗未
納俄校獵于渭濱密令會于行所玄宗謂曰卿頗獵乎崇
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兎爲

繇旋不久書張璟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無何棄也尔來折
節讀書以至將相臣以爲撫師老而猶能玄宗大悅與之
偕爲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玄宗惟其樂則樂斜側則
答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乱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
玄宗心益開聽之疊疊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崇崇罷
充職脩舊章內外有叙又請無赦有無度僧無故遷吏無
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李福尚書鎮南梁境內多有朝士莊産子孫僑寓其間而
不肖者相效爲非前牧以其各有階緣弗克禁止聞者若
之福嚴明有斷處分寬猛能名其尤者皆其家世譜

第在朝姻親乃曰郎君籍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無乃辱
於存亡乎今日所懲寶親眷聞之必賞老夫[redacted]遂命盛
以竹籠沉於漢江由是其儕惕息各務戢斂崔氏二男剃
州三害不免行刑也[redacted]

梨園弟子有胡鶵善吹笛尤承恩寵嘗犯洛陽令崔隱甫已
而走禁中玄宗非時託以他事召隱甫對胡鶵在側指曰
就卿乞得此否隱甫奏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人也
臣請休官再拜而出玄宗遽曰朕以卿戲遂令曳出纔至
門外杖殺之俄而復敕釋放已死矣乃賜隱甫絹百疋

劉忠州晏通百貨之利自言如見地上錢流每入朝乘馬
則爲鞭算嘗自言居取安便不慕華屋食取飽適不務多品
馬取穩健不務毛色

江淮賈人有積米以待踊貴畫圖爲人持米一斗貨錢一
千以懸於市楊子留後徐[redacted]　梁[redacted]杖殺之

李惠登自軍吏爲隨州刺史自言吾二名惟識惠字不識
登字爲政清淨無迹不求人知兵革之後甿戶大化

武相元衡遇害朝臣震恐多上疏請不窮究獨尚書右丞
孟容言罪京兆尹金吾擒吏大索求賊時京兆尹裴武
問吏吏曰殺人者未嘗得脫數日果擒張晏

王悅爲盩厔鎮將清苦嚴下有軍士犯禁杖而枷之約曰

[redacted]百日乃脫未及百日而脫者死又曰我死則脫
[redacted]天子之命則脫非[redacted]由是秋毫不犯[redacted]

李建爲吏部郎中嘗曰方今秀茂皆在進士使吾得志當
令登第之歲集于吏部使尉緊縣既罷復集稍尉望縣既
罷又集使尉畿縣而升於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
清列遲速爲宜既登第遂食祿既食祿必登朝誰不欲也
無淹滯以守常限無紛競以求再　曹得選舉上位
得其更歷就而已之其利也博議者是之

文學　方正
雅量　識鑒

文學

文中子見王勃少年任硯曰爾為文乎曰然因與題太公遇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絕近風雲尚於渭舟倚石釣浦横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攘惡龍鈐辟邪雖逢初近儔侍安車君王握手何期晚耶

杜審言初為椽吏嘗業詩文自勤定內難詠開為奇意曰寒食東郊道飛翔競出籠花冠倚照日芥羽正風頤敵知心勇先鳴覺氣雄長翹頻掃陣利距屢通中文皇覽之嘉歎數四竟擢用之

二之尋　[illegible]今本卷五

王勃凡欲作文先令磨墨數升而痛飲數盃引被覆面而寢寤援筆而成文不加點時人以為腹藁也

駱賓王年方弱冠時徐敬業據揚州而反賓王陷于賊庭其時書檄皆賓王之詞也每與朝廷文字極數大[illegible]天后覽之至琡眉不肯諫人獄媚偏能惑主初微笑之及見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乃不悅曰宰相因何失如此之人蓋有遺才之恨初徐敬業十餘歲時射必溢鏑走馬若飛英公每見之曰此兒[illegible]破家族也

詠頲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患無燈燭常於馬廄爐中吹火照書誦焉其苦學如此

長安公許盛於遊賞蘇頲應制詩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玄宗覽之嘉賞遂以御花親插頲巾上

玄宗初即位鋭意政理好觀書留心起居注選當時名儒執筆其稱職者雖十數年不去多則悉名曹郎兼之自先天初至天寶十二載冬季成七百卷內起居注為多

開元二年春上幸寧王第敘家人禮樂奏前後酒食霑醉上不自專皆令諮於寧王上曰大哥好作主人阿瞞但謹為上客（上禁中常自稱阿瞞）明日寧王從容問奏曰臣聞起居注必記天子言動臣恐左右史已叙其事四季末印縫[illegible]肆送史館附依外史上以八分為答詔謝而許之至天寶之載冬季凡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黄麻為一軸用彫檀軸紫龍鳳綾標寧王每請百部納于史館上命宴侍臣以寵之上寶惜此書令別起閣貯之及祿山陷長安用嚴高計未升宮殿先以火千炬焚是閣故玄宗實錄百不叙其三四以是人聞傳記尤衆（祿山謀主嚴莊高尚等）

[illegible]卷一

李白名播海內明皇見其神氣高朗軒然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與之如知友嘗製胡無人云太白入月敵可

劉文樹[illegible]謂之不[illegible]耳

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以領詞藻之士滎陽鄭虔久被貶謫是歲始還京師參選除廣文館博士虔主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執政謂曰廣文館新置總領文詞故以公名賢處之且令後代稱廣文博士自鄭虔始不亦美乎遂拜職虔天寶初協律採集異聞著書八十餘卷人有竊窺其藁草上書告虔私修國史虔蒼遑焚之由是貶謫十餘年方從調選授廣文館博士虔所焚書既無別本後更纂錄率多遺忘猶成四十餘卷書未有名及為廣文館博士詢于國子司業蘇源明源明請名為會上音名粹下音名取爾雅粹會粹補說也西河太守盧象贈虔詩云書名會粹才偏逸酒號屠蘇味更醇即此也

著作郎孔至撰百家類例第海內族姓以燕公張說為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駙馬張垍燕公子也覩至所撰謂弟埱曰多事漢天下族姓何關汝事而妄為升降埱與至善以兄言告之時工部侍郎韋述諳練士族至書初成以呈韋公以為可行也及聞垍言至懼將追改之韋曰文士奮筆將為千載之法奈何以一言自動推有死而已胡可改也遂不改

長安莊嚴寺僧弘道于寶末見王右丞為賊所囚於經藏院與左丞張生亦往還衆號賊會宴於太極西內王聞之泣下為詩二絕書經卷麻紙之後弘道藏之相傳數世其詞云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又云安得捨塵網拂衣辭世喧悠然策藜杖歸向桃花源[illegible]

代宗獨孤妃薨贈貞懿皇后將葬尚父汾陽王子儀在邠州其子尚主欲致祭以問諸吏皆云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子儀曰此事須柳侍御裁之時殿中侍御史柳并字伯存掌書記奉使在邠郎急召之既至子儀曰有切事須藉侍御為之遂說祭事殿中初亦對如諸人既而曰禮緣人情令公勳德不同常人且又為姻戚今自令公始亦謂得宜子儀曰正合某本意殿中草祭文其官銜稱駙馬都尉郭曖父具官某其文哀叙特恩許致祭之意辭簡禮備于儀大稱之

德宗暮秋獵于苑中是日天已微寒上謂近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衣袍與時候不相稱欲遞遷一月何如左右皆拜謝翌日命翰林議之而後下詔李趙公吉甫時為承旨以聖人上順天時下盡物理表請宣示天下編之於令李相程初為學士獨不署名別狀奏曰臣謹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玄宗皇帝刪定不可改易上乃止由是與吉甫不協

書應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後人多說率尓成章不知江左嘗有人於紙尾寫洞庭橘三百顆韓晉公治左氏爲浙江東西道制節爲淮寧叛亂從戎途僕乘籍跡雖而未嘗廢卷在軍中撰左氏通例一卷刻石

金陵府學

憲宗問宰相曰天子讀何書郎好權德輿對曰尚書吾王軌範歷歷可觀又問鄭餘慶曰老子列子如何奏曰老子述無爲之化若使資理甚覺爲理國之樞要郎未若貞觀政要上曰尚書留讀

卷二　五十

裴晉公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臨薨欲還進使記室作表皆不愜乃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珍藏先朝特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

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爲農器賦首云皇帝之嗣位十三載寰海既清方隅砥平偃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

憲宗平諸鎮幾至太平元和十二年而晉公以儒生作相竟爲章武佐命

楊汝士兄弟皆能文爲學士時同賦偏若登庭石霜積漿由漿成乃已

劉集錄云與鄭人歸也請施士丐聽毛詩說維鵜在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之梁毛注失之矣又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無可恃也以岵之無草木故以譬之因言異蹤者從思也今之栰障屏牆也天子有外屏人臣將見至此復思其所對敬去就避忌也魏大闕樓觀也人臣將入至此則思其遺闕桓楹者郎令之華表也桓宇與鵝因呼爲桓楹亦丸丸然柱之形狀也又說古碑有孔令野外古碑有孔古者於此孔中穿棺以不於墓中耳又說甘棠之詩勿拜召伯所憩拜言如人身

卷二　六十一

之拜不低屈也上言勿剪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得也毛注拜猶伐非也又言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言不得其入也毛都不注此下劉禹錫曰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常疑之因讀毛詩鄭箋說吹簫處云即今賣餳者所吹六經惟此中有餳字吾緣明日重陽押一糕字尋思六經竟未見有糕字不敢爲也嘗訝杜員外巨顏折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云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飽卿毒手豈虛言哉劉禹錫曰司馬牆何也曰人不能過處即呼爲司馬也不呼之何也劉禹錫曰言己之遷邪呼字不呼之之詩曰我

萬姓統譜 恐白居易詩五月以後也

思肥泉若淝同四分之曰肥也言我今彼女嫁于曹如肥
泉之分也魏文帝詩云[illegible]翻覆提即今往淅肥谷翩翩蓬子
上帷[illegible]唐書處乘傳云泛船于若淵[illegible]比惑之見魏詩
方悟又曰頮在者上側下高曰旋丘吕君臣指指也鄭注云
旋當為壞說又言嵇未詳何也郭璞山海經叙曰人不得
耳聞眼不見爲無非也是有不知不見耳夏虫疑冰之類
是矣仲尼云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帝
編三絕所云明未會者多於解也有揚何者有禮學之廷
平梁夔州觀安陵回過劉禹錫與之[illegible]何云仲尼
合葬於防防地名非也仲尼以聞墓合葬於防防隣近也

旦潛然流涕義合葬也若謂之地名則未聞墓而已潛
然何也絢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送之今惟言乙夜或
子夜何也未詳[illegible]劉禹錫曰樂吏二字經二字人用以能
若杜甫言醉把茱萸子細看王右丞偏插茱萸更[illegible]嚴[illegible]
劉禹錫曰牛叔相奇是公初為詩務奇特之語至有地獄
草聚短之句明年秋卷成呈之乃有表[illegible]氣色沮也而老仍
仲益加能矣明年乃上窮楊茂御云城勢崑崙遠山形[illegible]
爾秋此詩題其過華山下作[illegible]
晴前矣劉公鍔倚程泰韓核評之入其兄怒之其姊曰從
積須是[illegible]

重而不啇則存之承定矣又曰爲文作閑與之對不得于當
爲大司徒杜公之故吏司徒家嫡之禮於桂林也振過渚
宮于時在郎州作二介大詩以申門吏之禮爲一祭文
云事吳之心雖云已矣報智之志豈寄之然報知人或用
之事其貪[illegible]得出鄉八吳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飧右粥
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禹錫曰吳憲宗俯下之道
蓋是柳曰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討叛矣劉
禹錫曰韓碑柳雅余詩云城中晨鷄喔喔鳴城頭鼓角聲
和平淮西詩云[illegible]之象城也須要之閑城都不覺又詩
各句言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時所以言十二

載者因以記淮西平之年段相文昌重爲淮西碑碑頭便
曰韓弘爲統公武爲將用左氏樂書將中軍藥屬佐之文
勢也[illegible]是一家之美文曰薛
伯昇[illegible]禹錫曰我則不然[illegible]
作史官以記[illegible]之爲元和[illegible]能爲一
大勇[illegible]禹錫曰吞敘[illegible]以八百乘元帥能口以由
也由以之行世又曰兵[illegible]和爲名如今之司天台太
蜀太史氏故春秋史魚[illegible]蜀都賦
言[illegible]夏雉子卯之卯也而公孫羅云節[illegible]也且
[illegible]可以恐懼[illegible]有分水[illegible]楊之

從水力所激也亦用筆心筆亦心法一也與新安之理
晉藥家之妙用又曰近代有中正中正鄉曲之表也藻別人
物知其鄉中賢愚出處晉魏之王東晉東部侍郎裴嶷乃
請改為九品法即今之上中下分為九品官也
王武子曾為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
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鸛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
三蜀雪消之際㶁㶁滉瀁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磑巨石
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聚石為堆者斷可知
也及乎水已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
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淘灑推激迨今不動劉禹

錫曰是諸葛公誠明一心為玄德効死況此法出六韜是
太公上智之材所攄日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
一定而不可改也東晉桓溫征蜀過此布常山蛇陣竿頭則
尾應擊尾則頭應擊其中則頭尾皆應常山者地名其蛇
兩頭出於常山其陣適類其蛇之兩頭故名之也溫遂勒
銘曰望古識其真臨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郫下南山石
陸法和亦曾征蜀及上白帝城插標曰此下必掘得諸葛
鏃既掘之得箭鏃一斛又何哉或曰當法和至此時去諸
葛亮猶近應有人向說故法和掘之爾法和雖是異人未
必知諸葛亮箭鏃在此諸葛亮所亡今任八上獨揀其箭

者何也曰取其甲生啖一也葉舒者煮食二也久居則隨
以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
根可斸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博哉三蜀之人今呼蔓菁
為諸葛菜江陵亦然○禹錫曰芍藥和物之名也此藥之性
能調和物或音者略語訛也緬時獻賦用此為辭字以燁
兮霧兮氣兮露兮言四物調和為雲也公曰甚善因以
辭之

長慶二年白居易自中書舍人為杭州刺史替嚴員外
休復休復有時名居易甚為之代時吳興守錢徽吳郡守
李穰皆文學士悉生平舊友日以詩酒寄贈官妓商玲瓏
謝好好巧於應對善歌舞後元稹鎮會稽參其酬唱每
以筒竹盛詩來往故彭門崔大夫彥曾為郡日追題尚書數百篇居易在杭樂
於蘇而詩有使君全未厭錢塘之句及罷俸錢多留官庫
繼守者公用不足則假而復填如是五十餘年及黃巢至
郡文籍焚燒其俸遂亡
張弘靖十一世掌書命至丞相楊巨源贈公詩云伊陟無
聞祖常嗟不到孫當時稱其能與張氏說家門巨源在元
和詩韻不羣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自旦至暮吟詠不
輟年老頭數搖人言吟詩多所致
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

語韓第元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大變又柳柳州李尚
書翺皇甫郎中湜馮詹事定祭酒楊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為
諸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後學為務楊公尤
深於獎善遇得一句終日在口人以為癖長慶以來李封
州甘為文至精獎拔公心亦類數公甘出於李相國宗閔
下時以為得人然終不顯又元和以來詞翰兼奇者有柳
柳州宗元劉尚書禹錫及楊公劉楊二人詞翰之外別精
篇什又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為新樂府當時言歌
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國程王僕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張舍
人仲素為場中詞賦之最言程試者宗此五人 伯仲

以史學繼業蔣敢多者
蘇少常景胤堂弟尚書滌 諸家無比而皆以小字為
後來所重景胤弟與堂兄特並時世以為美
呂衡州溫祖延之父渭俱有盛名至大官家世碑誌不假
於人皆子孫自撰云世傳慶善於後嗣故文學之流傳
裴晉公自為誌銘曰裴子為子之道備存乎家諜為臣之
道備存乎國史杜牧亦自銘曰嗟爾小子亦克厥修謂二
銘詞簡而備白居易亦自為銘顏魯公在蔡州知必禍及
自為誌銘置左右
文宗皇帝曾製詩以示鄭覃覃奏曰且乞留聖意於萬機

天下仍望文皇不以覃出復示李宗閔歎服不已一句一
拜一出之矣言之曰勿令適來詩人見之
文宗尚詩恭謹率以每宰臣學士論政必稱才術文學之
士故當時以文進上每視事後即閱群書至亂世之君
則必扼腕嗟歎讀堯舜禹湯事即拱手斂衽謂左右曰若
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則何以為君試進士上多自出題
目及所司試覽之終日不倦嘗召學士於內庭論經較量
文章宮人已下侍茶湯飲饌
李石謂唐揚嶠可上意時方崇尚文取其如意朗訓上曰
鄭覃為宰柄謂尚郭在鄭學識白居易未必非賦謂之玄

鄭本鄭員外郎齊高諫宗文宗好五言詩品格與前代為
宗同而古調尤清以常欲置詩學士七十二員學士中有
薦人姓名者當時詩人李... 宰相楊嗣復曰今之能詩者無
若賓客分司劉禹錫上無言李珏奏曰當今起置詩學士
名稱不嘉況詩人多窮薄之士昧於識理今翰林學士皆
有文詞陛下得以覽古今作者可怡悅其間有不解問學
士可也陛下昔者命王起許康佐為侍講天下謂好
古宗儒敦揚樸厚臣聞憲宗為詩格合前[illegible]之
作[illegible]章論可贊其[illegible]詩[illegible]時事開後[illegible]名[illegible]謂
之元和體詩非聖意好尚如此今陛下更置詩學士臣深慮

婦溝小人競爲嘲詠之詞屬意於兼山草木亦不謂之閑
成體乎玷黷皇化實非小事
文宗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漢文帝廢喪議又立左氏學議
以孔子脩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爲魯
史載述時政惜善惡失墜以日繫月本非扶助聖言緣飾
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之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
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孔子所以爲經當與詩
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爲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二義
不侔乃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盡婉章有所未一其後
吳郡陸龜蒙亦引啖助趙匡爲證正與商義同

進士李爲作泝賦及輕薄晴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
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世言文字可以見分命之
優劣
上元瓦官寺僧守亮通周易性狂易李衛公鎮浙西以南
朝舊寺多名僧求知易者因帖下諸寺令擇送至府瓦官
寺衆白守亮曰大夫來取解易僧汝常時好說易可往否
守亮請行衆戒曰大夫英俊嚴重非造次可至汝當思愼之
守亮既至衛公初見未之敬及與言論分條析理出没幽
賾公凡欲質疑先已演其意公大驚不覺前席命於甘露
寺設館舍自於府中陳講席命從事以下皆橫經聽之逾
年方畢既而請再講講將半亮請歸計諸既至命浴浴畢
整巾櫛曰公云大限今至不及面辭言訖而終公聞甚驚異
明日率賓客至寺致祭適有南海使送西國異香公於龕
前焚之其煙如弦穿屋而上觀者悲歎公自草祭文謂舉
世之官爵俸祿皆加於亮亮盡受之可以無愧
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有才學時中使齎詔
書賜德裕德裕謂曰子謂我草表能立構否三復曰文貴
中不貴速得德裕以爲然三復又請曰中外皆傳公文請
得以文集觀之德裕出數軸三復乃體而爲表德裕尤喜
之遣詣京師果登第其子鄴後爲丞相上表請德裕歸洛

中
段郎中成式博學文章著書甚多守廬陵常遊山寺讀
一碑無因於世矣成式讀之不過答有以此[illegible]字遍問人
果無知者連與江南數郡皆有名山九江居廬緍雲爛村
盧陵麻姑前進士許棠寄詩云十年三領郡郡郡管仙山
廬陵時爲人妄訴逾年方辯乃退居于襄陽温博士庭筠
亦謫隋縣尉節度使徐太師商在幕府與成式尤相善嘗
送墨一挺與庭筠往復致謝搜故事者凡數函成式子安
節娶庭筠女安節仕至吏部郎中沂王傅善音律著樂府
新録傳於世

令狐綯自吳興除司勳郎中入禁林一夕寓直中使宣召行百步至便殿上遣內人秉燭候之引於御榻前賜坐問卿從江外來彼中氓庶安否廉察郡守理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賢佐逐來朝庭皆未覩其忠蓋綯降堦俯伏曰聖慮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方為翰林學士所職者朕之誥命向來之言本不相及以玉杯酌酒賜綯有小案覆御床上有書兩卷謂綯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觀書此讀者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舜謨後問曰卿曾讀金鏡否對曰文皇帝所著之書有裨國理身之要披閱誦諷不離於口卿試舉其要綯跪於御前誦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又書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為首綯奏曰先臣每言金鏡可為万古格言曰非聰明之資無以採其壼奧上曰曩者知卿材器今日見卿詞學顧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當時近臣恩澤無比居歲餘遂秉宰相

宣宗因重陽便殿大合樂錫宴群臣有御製詩其略曰款塞旋征騎和戎委廟賢傾心方倚注叶力共安邊宰臣已下應制皆和上曰宰相魏謩詩最出其聯云四方無事去宸豫杪秋來八水寒光動千山霽色開上嘉賞久之魏謩舞謝

宣宗嘗書耕一殿每退朝必獨坐內觀書或至夜中燭灺委禁中謂上為老儒生大中十二年以左諫議大夫鄭漳兵部郎中李鄴為鄆王已下侍讀時鄆王居十六宅夔昭已下五王居大明宮內院數日追制改充夔王已下侍讀五日一入乾符門講讀懿宗即位停讀○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禮部者千餘人其間有名聲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濤具麻來鵠賈隨以文章稱溫庭筠鄭瀆何涓周鈐宋耘沈駕閔繁以詞翰顯賈島平曾李洞劉得仁喻坦之張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傳張維皇甫川郭鄩劉庭輝以古風著雖然皆不中科

陸翺為詩有情思其閑居即事云衰柳[redacted]隋苑斜門噪暮鴉茅廚煙不動齋日室斜悔下東山石貧於南阮家況憂於神慮着草仰開花安趙氏北樓云朝題趙公子良夜竟相留明月生東海仙娥在北樓酒闌珠露滴歌迴石城秋木為悲人設愁人到曉愁題鸚鵡早鶯鄉祭燕子俱傳於時然第累年無所得名遊東[redacted]右伏待錢僅百萬而卒於江南長子希聲好學攻文勤勤於讀書史非寢食未嘗釋卷中朝子弟好讀史者無及此宗時為相

李郢有詩名鄭尚書顥門生也居杭州不務進取綠[illegible]作郎官初赴舉聞鄰女有容求娶之適有爭取者女家無以為辭乃曰備錢百萬先至者許之兩家具錢同日皆至女家無以為辭復曰請各賦一詩以為優劣郢乃得之登第回江南駐蘇州遇故人守湖州邀同行郢辭以決意春歸為妻作生日故人不放與之胡琴樵祠方物等令且寄歸代意郢為寄內詩曰謝家生日好風煙柳暖花春二月天金鳳對翹雙翡翠蜀琴新上七絲絃鴛鴦交頸期千歲琴瑟諧和願百年應恨客程歸未得綠窗紅淚冷涓涓兄子咸通初守杭州郢至宿虛白堂云鉄月斜明虛白堂寒蛩唧唧樹蒼蒼江風徹曙不得睡二十五聲秋點長

馬博士戴大中初為太原李司空掌記以正直被斥貶浪州龍陽尉戴著書自痛不得盡忠於故府而動天下之議行道典詠奇悄哀楚凡數十篇其方城懷古云申胥枉向秦庭哭靳尚終貽楚國羞新春閨赦云道在猜讒息仁深疾苦除兗聰能下聽湯網本來疎

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名之外更無有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注行李使人也及行結束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介按舊文使字作岑傳寫之誤作李焉舊文使字山下人人下村

漢四皓其一號角里角音祿今多以覺呼者非也魏子凱氏秘記荀氏漢紀顏師古注之誤作音祿里按王綱等字書音云東方為祿音或作角角亦音祿魏子秘記漢記不書鑑而作祿者其字與又陸氏曰故也孝王之文云角里當東方何者按陳以留志縣京師亦呂為覇上記生當作京師之東則角里東方不疑矣以字書而言角直作用字加音角音覺者渠里声也或亦通則角之角字點畫有分別令人皆不知角兩各有二音字聲皆同而其義有異也

又禮記君大夫髮爪實于綠中鄭司農注云綠當為角聲之誤也既云聲誤是鄭讀角中為綠中綠與綠是聲若讀角為覺覺是喉聲綠是舌頭之聲注復云角中謂棺內隅也據此則又以音祿之角與音覺之覺義同陸氏釋文孔氏疏不能窮其聲義亦但云當為角莫之角與禮之綠中皆當作祿者

月令今人依隨心明說云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為之非也蓋出於周書時訓兩篇蔡邕玉篇云周公作是呂紀自采於周書非載記取於呂紀明矣

論語宰予晝寢梁武帝讀為寢室之寢晝胡卦反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歎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杇也今人皆以為韓文所說非也又傷人乎不問馬今亦云韓文公讀不為否言大德聖人[illegible]豈仁於人不仁於馬故貴人所以前問賤畜所以後問然[illegible]不字[illegible]豈更必助詞其亦曲矣況又未必韓公所說故陸氏釋文亦[illegible]云一讀至不字句絕則知以不為否其來尚矣誠以不為否

子219 .82

則宜至乎字句絕不字句爲一何何者夫子問傷人乎乃
對曰否既不傷人然後乃問馬其文別爲一讀豈不愈於
陸云乎
李匡文曰學識何如觀點畫之難不唯句度義理兼在知
字之正音若某字以朱發平聲即爲某字發上聲變爲某
字去入改爲某字悖乎去入易耳知合發爲難不可無條
舉之今略指一隅至如亡字無字毋字並正無字不借音
也今略點畫過亡有字必以朱發平聲其過毋亦然是不
知亡字無字毋字毋字點畫又有區別亡從一點一畫下
觀京文當以矣是與無字正體作無亡矣之亡中有人毋有字其畫通也父
毋字中有兩點劉伯莊音義云凡非毋字呼爲無字是以其見於書字之上其无无二
字下無令然死書陸德明已有論矣
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爲迂繁徒自騁學且不解
文意遂相尚習五臣者大誤也所資徵引非李氏不能編
人之功有務注有必遂舛錯存之仍題元注人之姓字或
有迂闊乖繆猶削去之苟推注未備或興新意必於舊注
中稱臣善以分別既存元注元注例皆引某人某氏續之雅
宜然歟近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有覆注者有
三注四注當初旋被傳寫之誤其絕筆之本兼釋音訓
義注解甚多匡文家華而有隔數本並校不同注之

[illegible]邪不稱無似余家之一本該備也因
而比量五臣好劣悟所注宜盡從李氏注中去開元進表
及非斥李氏無乃擬心歟且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明
引憑證細而觀無非率爾今聊各舉其一端至如西都賦
說綿云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李云許少秦成未詳五臣云
昔之捷人壯士搏格猛獸施巧力折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
豈假更言況不知二人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
西京也何太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
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會耶況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
上乎又輕改前賢文者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隨
卷二　十二
而改之其有李氏解而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能繁亦略
指其所改一字曹植樂府云寒鱉炙熊蹯李氏云今之時
以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
熙釋名韓雞爲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之膾鯉臇胎鰕
因注云詩曰炰鱉膾鯉五臣兼上句有臇字改寒爲炰
鱉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啓云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
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爲搴注云搴取也何以對下句之膾
耶況此篇全說殺事之意獨入此搴字於理甚不安上句
既改寒爲搴下句亦宜改膾爲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
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爲炰搴耶

斯頡篇有之學者卑留意仍知李氏絕筆之本縣若日月
焉方之五臣狗甩狗爲鷄耳其改字有翩翩對恍惚則獨
改翩翻爲翩翩與下句不相叙李氏舊本作泉及千代
字五臣皆有此同改其字知犯劇謬豈惟矛楯也
衡山五峯曰紫蓋雲密祝融天柱廪成下人多文詞至於
樵夫往往能言詩嘗有廣州幕府夜聞舟中吟曰野鶴瀧
西一棹孤月光遥接洞庭湖堪憎迴鴈峯前過望斷家山
一事無聞之乃其所作也
李華字遐叔爲文學白名與蕭穎士賈幼幾爲友華作賦
云星鏈電火於鵝熊霜鍔氷解於千尋擁稀爲山擬杵爲
林頴士讀之謂華曰可使孟堅瞠乎子土前矣幼幾曰
未若天光流於紫庭則霧入於朱戶瞻拜靈於黯淡映旭
日之忽龍華曰某所自得惟括鵠泉以爲首於魏魏於上
京分命徵般石之匠下荆揚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欣積
礫而崔巍實不謀東西二都也時人以華不可居蕭賈之
間
鄭□云張燕公文逸而學奧蘇許公文似古學少簡而
密張有河朔刺史冉府君碑序金城郡君云毓華前族之
瘞城隅天使馬啓臏公之室人之命肇見仙鳥之琛從亦
其比也公又云張巧於才近世罕比端午三殿侍宴詩云

甘露垂天□之酒擇衛黃人冊同蝘蜓及舍蕃蔡蜥蜴上親
群紫拂萎帶以賜又蘇黃學黃瑩云元□見遂讓人孔多
既議群鬼方宣大化後十三年視草禁中拜劉幽求左僕
射制上親授其旨意述求上行盖前四句乃夢中之詞也
又問杜工部詩如爽鶻摩霄駿馬絕地其八哀詩詩人比
之大謝擬魏太子鄴中八篇杜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吾
詩曰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
春入篇中有此句代日百川赴巨海衆星拱北極所謂
世有其人杜詩又曰唯昔劉曹二劉矣杜善鄭
虔文皆以花卿及□□□公□□歌示鄭□足下此詩可
以療疾他日鄭虔病杜曰爾但言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
擲還崔大夫如不瘥即云觀者徒驚帖壁飛畫師不是無
心學本朝史有太宗拳毛騧郭家師子花如又不瘥雖和
扁不能爲也其自得如此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此
行秘書虞公爲秘書監於貞後宗稱書可爲文章用者
號爲此堂書鈔後北堂獨存而世盛傳於世
楮遂良爲太宗哀冊文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不覺
沈佺期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人曰沈三兄詩須還他
第一代有文山士大夫頗例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下見錄

習云相州僧崇刪撰從鄉常侍□所以姓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謝偃者舊云自隋已來不聞有僧名崇剛者□蹤於時隱其名氏云

近代言樂衛道弼爲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與弼皆爲樂令比監郊丞御史有怒於夔欲以樂不和爲之罪雜叩鍾磬使夔闇別之無誤者由是反歎服其能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科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其二請以韓愈配饗太學存唐以來一人而已尚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列於典禮未爲備也日休字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隱於鹿門山號醉吟先生臨末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目何休對曰侍郎不可以一目廢二目謂不以人廢言也官至太常博士黃巢時陷賊爲巢文著文數十卷皮子三卷當巢時遇害其子仕錢鏐

王維好佛故字摩詰性高致得宋之問輞川別業山水勝絕清沅亭是也維有詩名然好取人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英華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

柳芳與韋述友善俱爲史學述卒後所著書未畢者芳續之

李華作含元殿賦蕭穎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著論言龜卜可廢可謂深識之士後以失節賊庭故其文□百四皓元魯山頌等於推者作爲心所愧也

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澀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

天寶已後學士多窮經蔡廣成周易強蒙論語啖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丐毛詩袁彝仲子陵韋彤裴茝講禮章廷珪薛伯高徐潤通經地理則賈僕射兵賦則杜太保故事則蘇冕蔣乂曆算則董純天文則徐澤氏族則林寶

楚僧靈一律行高潔而能爲詩吳僧皎然一名晝一工篇什著詩式諸僧及至德宗遣使取其遺文中世文僧二人皆出

韋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

李益詩名早著征人歌一篇好事者畫爲圖障回樂峯前沙似雪天下以爲歌曲

沈既濟撰枕中記韓愈撰毛穎傳不下史遷二篇良史才也裴鉶登科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結細繁之狀中世有造謗而著者有傳蟻穴而稱者李公佐南柯太守有妓衆而工篇什者蜀妓薛濤有家僮善樂章句者郭氏奴皆文事之異也

進士爲時所尚久矣俊乂實在其中由此出者然聞人爭名常切爲俗亦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輩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考而升之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謂之拔解各相保任謂之合保群居而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問謂之往還既捷列其姓名於慈恩寺謂之題名會大讌於曲江亭謂之曲江宴籍而入選謂之春關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毷氉飛書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習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秋卷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略其風俗繫於先進其制置存於有司

雖然賢者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常有六七而魯山張睢陽有焉劉闢元脩有焉自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爲士子所訴天子以郎署權輕移職禮部始置貢院天寶則有表成用列長卿分爲棚頭是時常重東府西監至貞元八年李觀歐陽詹以廣文登第自後乃群奔於京兆矣貞元十二年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不協蔡南史獨孤申叔播爲樂曲號義陽子有團雪散雪之歌德宗怒欲廢進士科後但流斥南史而止

或有[illegible]朝客譏宋濟曰近日白袍子何太紛紛濟曰蓋因緋袍子紫袍子紛紛使然也

元和已後文筆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怪

建中初金吾將軍裴冀白若禮部先時頒天下曰某年試題取某經中某年試題取某經史至期果然亦觀學之一術也

熊執易通易建中四年試易簡知險阻論執易端坐剖析聲動場中一舉而捷

方正

狄梁公仁傑爲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宮仁傑奉使修供頓并州長史李玄沖以道出妬女祠俗稱有盛衣服車馬過者必致雷風欲別開路仁傑曰天子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敢害而欲避之玄沖遂止果無他變上聞之歎曰可謂真丈夫也後爲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撫使楚風俗歲時尚淫祀祠廟凡一千七百餘所仁傑並令焚之有項羽廟吳人所憚仁傑先擬書責其喪失江東八千子弟而妄受牲牢之薦然後焚之

陸少保字元方曾於東都賣一小宅家人將受直矣買者求見元方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聞之遽辭不買子姪以爲言元方曰不爾欺人也

裴光庭累典名藩皆有異政玄宗謂宰相曰裴光庭姓好
惡如犲驅蚊蚋焉
宋璟爲廣府都[redacted]玄宗思之使内臣楊思勗馳驛往追璟
就路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倖殿中訴于玄
宗上嗟歎良久拜刑部尚書
代宗惑釋氏業報輕重之說政事多託於宰相而元載專
權亂國事以貨成及常袞爲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專
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進擬稍繁則謂之沓伯於是京師
語曰常分別元好錢賢者愚愚者賢崔祐甫素公直因於
衆中言曰朝廷上下相蒙善惡同致清曹峻府爲鼠輩養
資豈所以裨政耶由是爲持權者所忌建中初祐甫執政
中外大悅
郭尚父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
抵[redacted]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虞候縱橫之狀公叱而
遣之明日對賓客歎息數四以其事告客曰不賞父之都
虞候而惜母之阿妳兒非奴才而何
中書侍郎張鎬爲河南節度使鎮陳留後兼統江淮二[redacted]
道將圖進取中官絡繹鎬起自布衣一二年登宰相正身
持立不爲苟媚閹官來以常禮接之由是爲閹豎所構其
無經略才徵入改爲荊府長史未幾又除洪州長史江南
觀察
相里造爲禮部郎時從官魚朝恩用事稍語於百寮有庭
評議凌鑠在位宰相元載已下唯唯而已造抗言酬對無
降屈之色朝廷壯之
崔祐甫爲中書舍人時宰相常袞當國祐甫每見執政問
事未嘗附會又參掌中書袞不從衆人情雖[redacted]憚
而不敢發崔獨入見以舍人移疾既多不可離局袞曰此
子痼病日久諸舍人豈不能容之崔曰相公知本舍人抱
疾本不當遷授今既居此安可以應務了事乎袞默然無
以奪也由是忌銜之及德宗在諒闇之際制除崔爲河南
少尹未幾貶袞爲遂遂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而袞謫於
嶺外
李悰爲單于御史判官其使尚衡第於政悰屢言之衡
曰兄第孤遺相依不忍失意悰曰君既愛之當訓以道何
使其縱恣衡未以爲然悰與出入其兄甚之悰又進諫衡
不能用他日衡對悰客有所問悰曰悰前後獻愚直大夫
不用今復何問衡曰吾子好爲訟訴久居何益請從此辭
遂趨出衡怒不使從之
裴操者[illegible]
事及村黃門侍郎爲吏部[illegible]正[illegible]見[illegible]二

李希烈跋扈蔡州時盧杞爲相奏顔魯公往宣諭希烈而謂顔曰十三丈此行自聖意顔曰公之先忠烈公爲上血足某舐之忍以垂死之年餧虎口杞聞之踣焉盧即元御史中丞弈之子

裴澥爲陝府錄事參軍李洧公勉除長史先觀察始至官屬吏爲詞令別名裴錄事與之語公曰少頃有疏使請陪判官同赴凡三名不至公怒明日召澥讓之曰久聞公名故超禮分相名何忽而不至澥曰以此正名分司其局古人所守某敢忘之中丞自有賓僚某是吏也安得同宴所公曰吾過矣遂請入幕澥之子充大常寺太祝年甚少時

京司書考官之淸高者例得上考■同輩皆上中考於會長曰此舊例也充曰奉常職重地高不同他■寺本設考課爲獎勵有勞則書豈辭於官秩若一例官上下爲優劣則卿當上上考少卿上下考丞中上考主簿中考協律下考某等當受秩矣卿笑且歎遂特書上澥後累遷同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充至胡州刺史

張萬福以父祖力儒不達因焚書從軍遼東有功累官至右散騎常侍致仕萬福爲人慷慨疾險佞雖妻子未嘗敢輕干嘗徑造延英門賀諫官陽城雪陸贄■時人稱之仕宦七十年未嘗病一日雖不識字爲九郡皆有恩愛

順宗寢疾不常執誼王叔文等竊弄權柄憲宗在東宮執誼懼之遂令給事中陸質侍讀潛伺上意因解之及質發言上曰陛下令先生與寡人講讀何得言他也質懼而出■

李相國忠公自元十九年爲饒州刺史先是郡城已連失四牧故府廢者七於公族仆從人命啓鑰而居之郡吏以有怪堅請公曰神好正直守其直則邪不勝德矣德則妖與居之在人

李忠公之爲相也政事堂有會食之床吏人相傳移之則宰臣當罷者五十年公曰朝夕論道之所豈可使朽蠹之物穢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聽也以此獲免余之願焉敢

徹而焚之其下雖去聚壤十四畚議者稱焉

裴先德自任中書有故人官亦不卑自遠而至圖給卿甚厚從容款狎乘閒求京府判司裴曰公誠佳士也但此官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庭綱紀他日有瞎眼宰相憐公者不妨卻得其執守如此

柳元公初拜京兆尹將赴上有神策軍小將乘馬不避公於市中杖殺之及因入對憲宗正色詰專殺之狀公曰京兆尹天下取則之地臣初授陛下獎擢軍中偏裨躍馬衝過此乃輕陛下曲法不獨試臣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打神策軍將上曰卿何不奏公曰臣只合決不合奏曰既死合

非延何人奏公曰在街中本街使金吾將軍奏若在坊內即
左右巡使奏上乃止
柳公綽爲張正甫判之子仲郢嘗遇張於途去蓋下馬而
拜張卻之不從他日張言於公綽曰尋郎相逢其禮太
過柳作色不應久之張去柳謂客曰張尚書與公綽往還
欲使兒於街市騎馬衝公綽耶張聞深謝之尋郎仲郢小
字也公綽爲西川從事嘗納一姬同院知之或徵其出妓
者公綽曰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饋備洒掃公綽買妾非
妓也
張正甫爲河南尹裴中令伐淮西置宴府西亭裴公舉一
人詞藝好解頭張正色曰相公此行何爲也何記得河南
府解頭中令有慙色
韓愈病將卒召群僧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
足支體無誑人云韓愈癩死也
文宗時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襲父節將少年明俊自謂
河朔近無倫比及入朝公卿輻湊其門以納金帛於權倖
名譽甚著求帶平章事人多許之而憚宰相李固言且其
意遇休假謁於私第遂言其情固言曰僕射先君以天下
功書於簡冊及鎮上黨近二十年但聚斂貨財雄壯軍旅
不發一卒戍邊未嘗修朝覲之禮及即世後以僕射先君

公卷三　二十二

第十當有此字

本相作李和
正

勳績不絕[illegible]延賞領偏師輸忠答恩遂不行與褒將
何以上報國恩豈不能效田承嗣張氏王承元攜家赴
闕永保祿位若請遷隱一鎮拓境復歸朝廷豈不以家職
命賞偃區求之一何容易從諫赧然失色再拜趨出從
諫得絳倖臣竟加同平章事命相餞於鄭亭李公曰相
公少年勉報國恩幸保家勿殃後嗣從諫以笏叩額下淚
至鎮謂將校曰昨者入覲遍觀德望唯李公貞明凜
凜可憚真社稷之臣也
唐尚書持大和六年尉渭南爲京兆府試進士官杜相悰
時爲京兆尹將託以所親等第時重十人內爲等第名與
從容語及舉人則趨而下堦俯伏不對杜竟不敢言而止
是年上第內近三十餘人數年內皆及第無缺落者
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未開成已入翰林因寓直忽中
夜有內使宣召引入數重門至一處庭宇華煥簾幕畫嚴
見二中尉對燭而坐謂慎由曰上不豫來已數日兼自登
極後聖政多虧今奉太后中旨有命學士草廢立令慎由
大驚曰某有中外親族數千口兄弟甥姪僅三百人一旦
聞此覆族之言寧不敢承命況聖上高明之德覆于八荒
豈可輕議二中尉默然乃以爲對良久啓後戶引慎由至
一小殿見文宗坐於殿上二人進堦而數文宗過惡上惟

公卷三　二十二

倪首又曰不爲此柳木枕錯矣不合更往也矣仍戒愼由
曰事泄即死也於是二中尉自執炬送頭由北敗門復令
中使送至院柳木枕者皆咲強項也頃由尋以疾出翰林
遂金滕其事付其子閣切於勒絕宦官者由此。
李相石在中書京兆尹薛元賞謁石於私第故事京尹將
至宰相宅前驅不復呵元賞下馬未之知方在廳若與
人訴競者元賞問焉云軍中軍將元賞排闥進曰相公朝
廷大臣天子所委任撫萬夷和陰陽安百姓叶衆心無
敢爭謗於紛毀不肖過功罰罪者公之職者安有軍中一
將而敢如此哉夫貴賤失序綱紀之喪常必由之苟朝廷
如此猶望相公整頓頹壞世有出自相公者即疾趨而去
顧左右曰無禮將軍可擒於馬下械繫候元賞至則相
背踞之矣中尉仇士良有威權其輩已有訴之者宦官連
聲傳士良命曰中尉奉屈大尹元賞不答即命杖殺之士
良大怒元賞乃白服請見士良士良出曰敢必杖殺軍中
大將可乎元賞即具言無禮狀且曰宰相大臣也中尉大
臣也彼既可無禮於此此可以無禮於彼乎國家之法中
尉所宜保守一旦壞之可惜哉已白衫惟中尉命士良以
其理且命左右取酒飲之而罷不從子爲吏擢進士第石
之力也累累拜監察分司東都鎮淮南到洛累日

卷之二

不拜瑩庚其即日將奏之時人稱焉
武宗數幸教坊作樂優倡進酒妓皆謹如民間燕席
上甚悅。盲奏疏乃不復出遂名優倡入禁內習之宦
官令揚州選擇妓女詔揚州監軍取解酒令妓女十人進
監軍得詔請節度使杜悰請同於管內選擇悰曰監軍
自承旨悰不奉詔書不可擅預撥房義監軍怒奏之宦者
請幷冶悰上曰不可藩方取妓女入宮掖非禹湯所爲斯
極細事豈宜詔大臣杜悰累朝徒從深得大體眞宰相也
及悰入相中謝上曰昨詔往淮南監軍選擇酒令妓女欲因
行幸聚酒爲樂歡耳音聲使奏偶然下命朕德化未被而
色荒外聞賴卿不從苟且不然天下將獻納取悅朕何由
得知報卿忠讜命卿作相內懷自如得魏徵
懿安郭太后旣崩禮院檢討王皥請祔景陵配饗憲宗廟
宣宗大怒宰相白敏中召皥詰其事皥曰郭太后是憲宗
元妃汾陽王孫迨事順宗爲婦憲宗崩夢出曖昧毋天下
五朝不可以疑似之事黜合配之禮敏中怒甚皥聲色益
壯宰相將會食周墀立敏中廳門以候敏中語墀正爲一
書生恟亂但乞先之墀就敏中問其事皥益不屈墀以手
加皥額賞其正直翌日皥貶句容縣令墀亦免相大中十
三年秋八月上崩令狐綯爲山陵禮儀使奏皥爲判官皥

卷之二 二十五

又論懿安合配享憲宗始 衛尉

帝澳為京兆尹豪若歛手數月宣宗以舅莊租不納澳繫其吏督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太后為言之上延英問澳曰今日納租足放不澳曰尚在限內未日即不得矣與既出上速言之曰國舅莊租今日納足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白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且與送錢納可頃刻而租足

李景讓夏侯孜立朝有風采景讓為御史大夫視事之日以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搢王蕤不稱職請移他官孜為右丞以職方郎中裴誠虞部郎中韓瞻無吏才請換諸職容誠改太子中允瞻為鳳州刺史

李景讓為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樓皆封泥之懼其劾奏也然終以強毅為衆所忌故事除大夫百日內他人拜相謂之辱臺景讓未旬將相伸先拜景讓除西川節度不過年致仕歸東都

崔瑨知貢舉以貴要有情不畏外議榜出率皆權豪子弟其弟兄見之輒曰勿觀察吾眼[illegible]

劉允章祖伯芻父寬夫皆有重名允章少孤自立以臧否為己任及掌貢舉尤惡朋黨初進士有十哲之號皆通連中官郭纁羅虯皆其徒也每歲有司無不為其干撓根蒂牢固堅不可破鄭尉宗方以恩澤七擢為縣挫力允章不應紉竟不就試比者所收名士問允章誦學士詩有康外桃花照紅不知紅何用也且在去留中對曰詩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作即得不思之項之喝落然莫不失色及出榜惑於浮說者衆不能塞時望允章自鄂渚分司東都其制中書舍人孔晦之辭竹紓為諫官乃允章門生率同年送於坡下紓補闕前行允章正色曰請遂公不去故事門生無答拜者允章於是不拜同行皆愕然

懿宗迎佛骨自鳳翔至內禮儀盛於郊祀中出一道照臨連索不得輒有犯者車馬相接綿以組繡緣路迎拜數十里不絕天子親幸安福樓以錦綵成橋骨至即陞樓瞻然後迎入禁中置於安國寺宰相已下施財不可勝計百姓竟為浮圖以至失業明年懿宗崩京兆尹薛逵毀之無遺

封侍郎知舉首訪能賦人盧駢藷羅鄴與云主司愛賦十九[illegible]官羅曰主司安邑住鄴與居宣平彼處愛賦無由得知

鄭少尹師蕭知舉放榜曰[illegible]畢令到宅謝恩至蕭相公知舉放榜日並無人及門時論稱之主司放榜日於貢院見門生焦顧鄉尚書及待許郎禮部故事每年主司於場

多作風采鄭詹尹知舉第一李侍郎嵩知舉落人極多唯
許下杜相公帖日每去一人必吁嗟移時
太宗得鷂子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鄭公乃藏于懷公知之
遂前白事因語古帝王逸豫微以爲諷上惜鷂子恐死
而又素嚴憚徵欲盡其言徵語愈久鷂竟死懷中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於飛騎中選
卒之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宗正卿傅奕
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干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召
僧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爲物所
擊者更不復蘇

王義方時人比之稷卨鄭公每云王生大直高宗朝李義
府引爲御史以定册立武后勳情寵任每王惡而彈之坐
是見貶坎坷以至於終
徐大理有功每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常與武后反
復詞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回顧曰身雖死法終
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爲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朝
廷倚賴至今猶傳之其子孫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安可
拘以常調乎
狄內史仁傑始爲江南安撫使以周赧王項羽吳太暴王
春申君趙佗馬援吳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於人悉
除之惟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子胥四廟存焉
李日知初爲大理丞武后方肆誅戮胡元禮承旨欲陷人死
刑令日知入斷再三不從元禮使人謂李曰胡元禮在此
人莫覓活李謂使者曰日知在此人莫覓死竟免之
高祖即位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進
諫曰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得預於士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
師襄皆終身繼代不改其業故魏武帝欲使禰衡擊鼓乃
解朝衣露體而擊之問其故對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
人衣也雖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安馬駒爲開府有國家
者但爲殷鑒天下新定開太平之運起義功臣行賞未遍

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
馳廊廟固非創業規模貽厥子孫之道高祖竟不能從
周興來俊臣羅織衣冠朝野懼慴御史大夫李嗣真上疏
諫曰臣聞曲逆之事漢祖謀疎楚之君臣乃用黄金七千
斤行反間之術項羽果疑臣下陳平之計遂行今告事紛
紜虛多實少如當有凶害焉知不先誅陛下君臣後除
國家良善臣恐爲社稷之禍伏乞陛下迴思遠慮察臣狂
瞽然後退就鼎鑊實無所恨臣得歿爲聖朝之鬼[illegible]爲諂
人如羅織之徒即是疎間之漸深乎反間其深乎遂爲
俊臣所構放于嶺表俊臣死後[illegible]州

刺史中宗則追[illegible]後奉官
武三思得幸於中宮京兆人韋月將等不堪憤激上書告
白其事中宗盛怒命斬月將黃門侍郎宋璟執奏請按而
後刑中宗愈怒不及整衣履岸一出側門迎謂璟曰朕以
爲已斬矣何以緩之命促斬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
下竟不問而斬之臣恐有竊議固請按而後刑中宗大怒璟
曰請先斬臣不然終不奉詔乃流月將於嶺南尋使人殺
之
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illegible]以斜封官復[illegible]職[illegible]疏諫曰
陛下即位之初納姚宋之計咸黜斜封令以爲斜封之人
不忍棄也是先帝之意不可違若斜封之人不忍棄是當
月將燕欽融之流不可褒贈李多祚鄭克乂之徒不可清
雪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忍於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
致令君子之道消小人之道長爲正者銜冤附僞者得志
將何以止姦邪將何以懲風俗耶睿宗遂從之因而擢澤
拜監察御史
韋仁約彈右僕射褚遂良出爲同州刺史遂良復職黜仁
約爲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對曰僕狂鄙之性假以雄權
而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不能碌碌
爲保妻子也時武候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禕不協
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仁約歷
階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而不能自理若
仁會眩惑聖聽致仁禕非常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
矣請專對其狀詞辯縱橫高宗深納之乃釋仁禕仁約在
憲司於王公卿相未嘗行拜禮人或勸之答曰鵰鶚鷹鸇
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耳
後爲左丞奏曰陛下爲官擇人無其人則闕令不惜美錦
令臣制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李義府恃寵放縱婦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繫大理乃託大
理丞畢正義曲斷出之或有告之者詔劉仁軌鞫之義府
懼[illegible]正義於獄侍御史王義方將彈之告其母曰奸臣
當路懷祿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以危身不孝進退
惶惑不知所從母曰吾聞王陵母殺身以成子之義汝若事
君盡忠立名吾死不恨義方乃備法冠橫玉階彈
之叱令義府下三叱乃出然後跪宣彈文云云高宗以
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秩滿家于昌樂聚徒
教授母卒遂不復仕進總章二年卒撰筆海十卷門人何
彥先員半千制師服三年學畢而去
李昭德則天朝[illegible]者必見擢用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
有數點赤詣闕請進[illegible]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

昭德叱之曰洛水昌當盡反邪左右皆失笑昭德建立東
都羅城及尚書省洛水中橋人不知役而功成就除數凶
人獄遂罷以持正廷諍爲周文所構與來俊臣同日弃
市國人歡感相半哀昭德而快俊臣也
魏元忠以權孕二張反爲所搆云結少年爲耐久朋則天
大怒下獄劾之易之以張說爲證召大臣令元忠與易之
說等定是非說氣逼不應元忠懼謂說曰張說與易之共
羅織魏元忠耶叱曰魏元忠爲宰相而有委巷羅織之言
豈大臣所謂則天又令說言元忠不軌狀說曰臣不聞也
易之遽曰張說與元忠同逆則天問其故易之曰說往時

卷二　四十三

謂元忠居伊周之地臣以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成王之位
此其狀也說奏曰易之昌宗大無知所言伊周徒聞其語
耳未知伊周之本末元忠初加紫命授紫綬臣以郎官拜
賀元忠曰無尺寸功而居重任不勝畏懼臣曰公當伊周
之任何愧三品然伊周歷代書爲忠臣陛下遣臣不學伊
周使臣將何所學說又曰易之以臣宗室故託爲黨然附
易之有台輔之望附元忠有族滅之勢臣不敢面欺亦懼
元忠寃魂耳遂貶高要尉元忠免死流於嶺南
張易之昌宗貴寵用事有潜相者言其當王險薄者多附
會之長安中右衛西街有牓云易之兄弟長孫謀裴安立

等謀反宋璟時爲御史中丞奏請窮理其狀則天曰易之
已有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爲飛書所逼窮而自陳且
謀反大逆法無容免請收付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等久
蒙驅使分外承恩臣言發禍從即入鼎鑊然義激於心雖
死不恨則天不悅內史楊再思恐忤旨遽宣王命左拾遺李邕歷
階而進宋璟所進事爲國家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則天
意始解乃傳命令易之就獄推問斯須特敕原之仍遣易
之昌宗就璟辭謝拒而不見令使者謂之曰公事當公言
之私見即私法無私也璟謂左右恨不先打竪子腦破而
令混亂國經吾負此恨久矣時朝列呼易之昌宗爲五郎

卷二　四十二

六郎鄭果曰公何稱易之爲卿璟曰鄭果何庸之甚若以
官秩正當卿號若以親當爲張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張氏
家奴號五郎六郎何也果大慚而退宋璟則天朝以頻論
得失不能容而憚其公正乃止勑璟往楊州推按奏曰臣
以不才叨居憲府按州縣乃監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
不識其所謂請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
璟復奏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且仲翔所犯贓
汚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今勑臣恐陛下
有危臣之意請不奉制作月餘優詔令副李嶠使蜀嶠
喜召璟曰叨奉恩命以公副璟曰恩制示禮數不以禮

道璟璟不當行謹不謝乃上言曰臣以副嶠同也恐非朝
廷故事請不奉制易之等並璟出使當別以事誅之既
不果伺璟家有婚禮將刺殺之有密以告者璟乘車舍
于他所乃免易之等伏誅

宗楚客兄秦客後以罪死天年命累遷內史後以罪流于
嶺南死楚客無他材能附會武三思神龍中爲中書舍人
時西突厥阿史那忠節不和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徙
忠節於內地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納忠節賂請發
兵以討西突厥不納元振之奏突厥大怒舉兵入寇甚爲
邊患監察御史崔琬劾楚客等中宗不從遣琬與楚客和解

俄而韋氏敗楚客等咸誅

文宗謂宰臣曰太宗得魏徵採拾闕遺弼成聖政今我得
魏謩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望貞觀之政庶幾處
無過之地令授謩右補闕勅舍人善爲詞又問謩曰卿家
有何圖書謩曰家書悉無唯有文貞公笏在文宗令進來
鄭覃在側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
非要笏也

崔鉉有美名李吉甫常欲一見及鉉至獻文其首云十五嫁
王昌邑吉甫起曰小子無禮遂不接

肅宗以王璵爲相尚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禱山川有巫
者少年盛服乘傳而行中使隨之所至誅求金帛積載於
後與惡少十數輩橫行州縣至黃州左震爲刺史晨至驛
門扃戶不啓震命破鎖而入曳巫斬階下惡少皆死籍其
縑錦萬金寶堆積悉列上曰臣已斬巫請以所籍錢代臣
貧民輸稅其中使遣之上宜詔褒之朝廷嘉歎之

李汧公勉罷嶺南節度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水
中

德宗在東宮雅好楊崖州字常令打[illegible]洛碑釘壁以翫及
即位徵拜炎有岸谷之貌對見必爲之加敬識餘不
俟及後以劉晏事上不悅盧杞偏知上意因傾之

許孟容爲給事中宦者有以權幸相請者拒絕之雖不大
拜亦不爲患

常相晉之爲右丞僧孺問曰竊知閤下不久拜相賀之
叱曰安得此言命草奏僧懼恐而出

朝廷每除使新羅其國必以金寶厚賂唯李納判官一無
所授深爲同輩所疾

雅量

狄梁公與婁師德同爲相狄公排斥師德非一日則天問
狄公曰朕大用卿卿知所自乎對曰臣以文章直道進身
非碌碌因人成事則天久之曰朕比不知卿卿之遭遇實

師德之力因命左右取從篋得十許通薦表以賜梁公梁公閱之恐懼引咎則天不責出於外曰吾不意為婁公所涵而婁公未嘗有矜色

唐公臨性寬仁多恕常欲吊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僕誤持餘衣懼未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又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失

裴度在中書印忽亡失度命張筵舉座不說其故夜半宴酣左右曰印復得度不荅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度曰此蓋諸胥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人服其臨事不撓

陽道州城未嘗有所蓄積雖所服用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佳可愛公輒喜授之有陳長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

韓皐為京兆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專心記公家諱及稱官銜畢誤呼先相之名皐但憱然因命重讀亦不加責在夏口常病小瘡令醫傅膏而療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皐實是硬初皐自貶所量移錢唐與李錡不協後皐在鄂州錡為萬歲樓上樹冰因名曰冰者寒也寒者高也是韓皐來代我乎高甚惡之果移鎮浙右

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稱陳拾遺名擬舍人璟目之裴不覺上顧擬曰陳子伯王近亦多以字行

裴晉公為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多此輩優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皆注定未嘗退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弘達皆此類

文宗將有事南郊前本司進相撲人上曰方清齋宣令觀此事左右曰舊例也已在外祗候上曰此應是要賞物可向外相撲了即與賞令去又常觀鬭雞優人稱歎大好雞上曰雞好便賜汝

文宗時入閤即官有竊窺者上覺之班退語宰相曰適省即班內第某人忽斜盼視朕何也裴度對曰省即卑微安得如此欲與行者上曰此小事不打了

諸安等少師宗閔不以威重自處好與賓客飲宴談笑皆飲酒常月臨池以荷為盃滿酌酒密繫持近口以簪刺之而飲不盡樽既散有人言昨飲大歡也李曰今日言歡明朝日之不歡負今好惡一不得言

裴度狀在學坊有王仁者有時名過坎下第皆遊京西鳳

拘節度使節之從事有宴召馬酒酣以從事[illegible]
明年但得第[illegible]王生百貸怒曰[illegible]
敎同年乎不悅而去[illegible]
閣敎在河中王生之子不知有隙[illegible]
蹤希特以謁敎敎問其所欲一以帛[illegible]
事

鄭公嘗拜掃還白太宗人言陛下[illegible]
而竟不行何有此消息帝笑曰[illegible]
耳

盧尚書承慶總章初考內外官[illegible]

[illegible]卷三　四十八

曰監運損粮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illegible]
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illegible]
辱不驚考中上

李昭德爲內史婁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illegible]
屢頓待不即至乃發怒曰田舍漢[illegible]
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illegible]
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illegible]
也將何以全先人髮膚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illegible]
取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不爲兄憂師德[illegible]
以我爲憂也夫前人唾者發於怒也汝今拭之[illegible]

唾而拭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而自乾何若笑而授之當
武后時竟保其寵祿率是道也

皇甫德參上書言陛下修洛陽宮是勞人也收地租厚斂
也俗尚高髻是宮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國家不
收一租不役一人宮人無髮乃稱其意魏徵進曰賈誼當
漢文帝之時上書曰可痛哭者三可長歎者五自古上書
率乃激切不激切則不能動人主之心激切則似謗訕所
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在陛下裁察不可責之則於後
誰敢言乃賜絹二十疋命歸

[illegible]卷三　四十九

陸兗公爲同州刺史有家僮不下馬參軍責之僮誓見血
悶謁曰小吏犯公請去兗公顧之曰奴見官人不下馬打
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參軍不測而退[illegible]
去也得

袁係之破袁晁擒其僞公卿數十人州縣大具桎梏謂必
生致闕下係曰此惡百姓何足以煩人乃各遣之還去

當冊少在洛陽嘗至中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濱乃魚者網
得大黿繫之橋柱冊不忍問曰幾錢可贖曰五千冊曰吾
驢直三千可乎於是贖之投黿於水徒步而歸

任迪簡爲天德判官軍中宴後至當飮酒吏誤以醋酌
迪簡以軍使性嚴[illegible]乃[illegible]飮之[illegible]遂嘔吐

血軍中聞之皆泣下景略爲之省刑又宗於軍中請以
爲主自衛佐拜御史中丞兼觀軍使終于定節度使
裴相垍[illegible]進士[illegible]第[illegible]之[illegible]爲祠部侍
郎笑曰此[illegible]德也[illegible]欲[illegible]又笑曰[illegible]也
長慶初[illegible]太常卿贊郊廟之禮時裴相[illegible]二十餘年矣
七十六矣於其徒右常侍郎[illegible]笑曰是[illegible]爲東府試官
所送進士也
[illegible]之敗其[illegible]危[illegible]德宗即位[illegible]至
[illegible]告其父死[illegible]德宗曰爲有鬪
親之喪書其哭[illegible]遂[illegible]出[illegible]

識鑒

貞觀二十年王師旦爲員外郎[illegible]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
並有文辭聲振京邑師旦考其策爲下等舉朝不知所以
及奏等第太宗怪問無昌齡等名師旦對曰此輩誠有詞
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擢之恐後生效
倣有變陛下風俗上深然之後昌齡爲長安尉坐贓解而
公瑾亦無所成
中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張守珪陝州平陸人也自幽州入覲過本縣見令李元申
[illegible]之禮見陝尉李[illegible] [redacted] 裴晃呼張公困尼中[illegible]能
相救至[illegible]使奏晃判官晃後至宰輔
代宗[illegible]出於天性幼時玄宗[illegible]於前熟視之謂武惠
妃曰此兒有異相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新曲[illegible]開元中列上獻之[illegible]而問
之寧王進曰此曲雖佳臣有聞焉夫音者始之於宮散之
於商成之於角徵羽莫不根抵[illegible]於宮商也宮[illegible]而少
商徵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
有餘則臣下僭君卑則畏下臣僭則犯上益行之於音律
播之於歌詠見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亂之
患莫不由斯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祿山之亂華夏鼎沸
所以知寧王知音之妙也
安祿山初爲張韓公帳下走使韓公嘗洗足韓公足下有
黑子祿山竊窺之韓公顧而笑曰黑子是吾之貴相汝何
窺之祿山曰賤人不幸兩足皆有亦似將軍者色黑而[redacted]
公奇之約爲義兒深加親[illegible]
王瑀爲太常卿早起聞永興里人吹笛問是太常樂人否
曰然已後因閱樂而撻之問曰何得罪曰聞吹笛又見康

崑崙彈琵琶也云琵琶聲多己解少亦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
也自下而上謂之琵引上而下謂之琶
裴寛尚書罷郡西歸汴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故
弊召與語大奇之謂君才識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
奴婢與之客亦不讓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撲之裴公
益以為奇其人乃張建封也
杜丞相鴻漸世號知人見馬燧李抱真盧杞陸贄張弘靖
李藩皆云並無（為）將相既而盡然又大司徒杜公見張弘靖
曰必為宰相貴人多知人也
潘炎德宗時為翰林學士恩遇反異其妻劉氏晏之女也

卷三　五十二

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
之為潘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縑帛其危可
知也遽勸潘公避位子孟陽初為戶部侍郎夫人憂惕曰
以爾之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諭再
三乃曰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
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後慘綠少
年何人也荅曰補闕杜黃裳韋獻公夏卿有知人之鑒人不知也
因退朝於街中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丹三人皆二十
四並為郎官簇馬久之獻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
題目之語執誼曰汝必為宰相善保其末語渠牟曰弟

當別奉主上恩而速貴公卿語丹曰三命中弟最長遠重
位極旄鉞由是竟如其言
韋獻公夏卿不經方鎮唯上於東都留守辟吏八人而路
公隨李甫崖州鈞皆為宰相張尚書賈段給事平仲衛大
夫中行李常侍翱李諫議景儉李湖南詞皆至顯官亦知
名矣
李相絳先人為襄州督郵方赴舉求鄉薦時樊司空澤為
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為判官主鄉薦張公知丞相有前途啓
司空曰舉人悉不如李某秀才請只送一人請眾人之資
以奉之欣然允諾又薦丞相弟為同舍郎不十年而李公

卷三　五十三

登庸感司空之恩以司空之子宗易為朝官人問宗易之
文於丞相答曰蓋代時人用以蓋代為口實相見論文必
曰莫是蓋代否後丞相之為戶部侍郎也常侍為本
司郎中因會把詩侍郎唱歎李終不唱而哂之潘府大虛
謂太保樂生曉音律常觀客彈琴為止息乃歎曰妙哉稽
生之音也為是曲也其當魏晉之際乎止息與廣陵散同
出而異名也其音主商商為秋聲天將肅殺草木搖落其
歲之變乎此所以知魏之季慢也其商弦與宮同是臣奪
其君之位乎此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廣陵維揚也散
散亡之謂也揚者武后之姓言揚后與其父駿之傾復晉

旅若也晉雖興終上思如此其音哀憤而噍殺操者變而
憯痛永嘉之亂其應此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且
避晉禍託之神鬼史氏非知味者安得不傳其謬歟
吳興僧晝一字皎然以律詩著名常蘇州恐詩體不合乃
於舟抒思作古體十數篇爲獻韋皆不稱賞晝一極失望
明日寫其舊製獻之韋吟諷大加歎賞因語晝云幾致
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以所得希老夫之意人各
有所得非卒能致晝一伏其能鑒
駱浚者度支司書手也常從事一雜事典題詩一絕於桁
樹曰幹從外一條青玉直葉鋪千疊綠雲低爭如燕雀偏巢

此却是鳶鸞不得栖會度支使巡諸司見此題問左右云
浚所爲也召與語可聽曰我殺粗驍詞氣不卑言語吉壯
人倫亦佳翌日以語巡官李吉甫遂擢爲度支巡官浚請
兼巡覆官自以微賤不敢厠士大夫之列月餘九門內句
出數十萬貫數月間右補闕京西京北三輔句四百萬佐
大門却河陰斗門遭水宿夾無水潦之患後典名郡有令
名於春明門外築臺榭食客皆名人盧申州題詩云地甃
如拳石磯橫似葉舟即駱氏池館也
裴晉公爲相布衣交友受恩子弟報恩奬引不暫忘未大
臣中有重德寡言者忽曰某與一二人皆受裴公白衣時

約他日顯達彼此引重其任僧所得已多然晉公有毀者
初不以輔相相許晉公聞之笑曰實負初心矣問人曰曾
見靈芝珊瑚否曰皆希世之寶又曰曾遊山水否曰名山
數遊唯廬山瀑布狀如天漢天下無之晉公曰圖畫尚可
悅目何況親觀然靈芝珊瑚爲瑞爲寶可矣用於廣廈須
杞梓楩楠瀑布可以圖畫無濟於人若以溉良田激碾磑
其功莫若河之水其公德行文章器度標準爲大臣儀表
望之可敬然長於有餘心無伐術傷於畏法剸割多疑前
古人民質朴征賦未分地不過數千里官不過一百員內
無權倖外絕姦詐畫地爲獄人不敢逃以赭染衣人不敢

犯雖云列郡建國侯伯分理當時國之大者不及今之一
縣易爲匡濟今天下設官一萬八千列郡三百五十四十
六道師八十萬甲兵禮樂文物軒冕士流盛於前古材非
王佐安敢許人
相國牛僧孺或言仙客之後居宛葉之間少孤貧力學有
志永貞中擢進士第與同輩過政事堂宰相謂曰掃廳奉
候僧孺獨出曰不敢衆從其之元和初登制科歷省郎至
丞相大中初年從白敏中入相乃奏諡曰簡
宣宗在藩邸常爲諸王所法一日不豫鄭太后奏上若心
疾文宗召見端覲上見以玉如意撫其背曰此我家他日英主

竇疾子郎賜御史人余世帝

李珏字待價，趙郡贊皇人，早孤，居淮南，養母以孝聞。舉明經，華州刺史李絳見而謂之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當舍擢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發跡之地。一舉不第，應進士，許孟容為禮部，擢上第，釋褐署烏重胤河陽府推官，書判高等，授渭南縣尉，遷右拾遺，左遷下邽縣令，丁母憂，服除，居三年不入室，免喪，諸侯交辟，皆不就。牛僧孺為武昌軍，書記徵，歸御史府，為殿中，東政稱同清朝之器，當舉稈才，季權拜禮部員外，改吏部員外，李宗閔為相，權知制誥，改司勳員外郎，庫部郎中，文宗召充翰林學士，珏風格端肅，為詞

語林卷三　五十六

敏贍，目傾一時，累遷戶部侍郎承旨。天子屢欲以為相，鄭注以方術為侍講學士，李訓自流人入內庭，珏恥之，不與訓注交，訓注貶江州刺史。訓注誅，微為戶部侍郎，與楊嗣復同日拜丞相。上雅切於求理，終優游不斷，同列陳夷行、鄭覃請經術孤立者進用，珏與嗣復論地胄詞彩，皆居先，每延英議政，多異同，卒無成政，但寄之頰舌而已。文宗將崩，以敬宗子陳王成美屬託武宗，立為皇帝，貶昭州刺史。宣宗即位，累遷河陽三城節度使，吏部尚書，又拜檢校左僕射、淮南節度使，三載，薨，贈[illegible]以

李鄴為武寧軍節度使，不公，右補闕鄭魯上疏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乞速命良將，救此一方。宣宗未知省奏，熟，而徐師果亂，上感悟，命擢為起居舍人

懿宗晚年政出群下，路巖年少固寵，勢當路，時傾中外，帥臟所指，未必實也。初，巖為淮南節度支使，除監察，十年不出京師，致位宰相，鉉謂巖必貴，常曰：路十終須與他那一官。自監察入翰林，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何能至老？皆如言

武宗平澤潞，僕射李德裕請還於朔方，以實空虛之地，於是入吾長安者且萬家，魏鄭公以為夷不亂華，非久常之策，爭論數年不決，至開元中，六胡反，叛其地，復空

語林卷三　五十七

太宗命衛公教侯君集，君集言於帝曰：李靖將反矣，至微隱之術，輒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此乃君集反爾。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矣，而求盡臣之術者，將有他心焉

開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餘月，造磬者法月數有十三，今闕其一，宜於黃鐘九尺掘之，必得。爲勑州求之，如言而得

鄭公見秦王破陣樂，則俯而不視，奏慶善樂，則觀而不厭

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女奔奏，其處如市。傅奕方病臥，聞之，謂子曰：非是佛齒也，吾

闍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唯羚羊角破之文但取試焉胡
僧監護甚嚴固求良久乃得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
乃止今理珠者用此角
闍立本善畫至荊州視張僧繇舊跡曰定虛得名耳明日
又往曰由是近代佳手耳明日又往曰名下無虛士坐臥
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
高宗時蠻群聚為寇討之不利乃除徐敬業為刺史發
卒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緣理
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他事已畢方曰賊安在曰在南岸
乃從一二佐使而往觀之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及見
船中無人及無兵仗更閉營隱藏敬業直入其營內告云
國家以汝等為貪吏所害非有他惡可悉歸田里後去者
為賊唯召其帥責以不降之意各笞數十而遣之境內肅
然其父英公壯其膽略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兒
英公既薨高宗思平遼勳令製其冢象高麗中三山猶
霍去病之祁連山後其子敬業舉兵反武后令掘平之大
霧三日不解乃止
張沛為同州任正名為錄事劉幽求為朝邑尉沛常呼二
公為任大劉大皆友之玄宗誅韋氏沛兄涉事臨淄見誅
併令誅沛沛將出就刑正名時謁告在家聞之遽出曰朝

廷初有大難同州京之左輔奈何單使至害其州將請以
死守之於是勸令禮使繫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君可憂
不然無憂也時劉幽求方立元勳用事居中竟脫沛於難
蕭至忠自晉州之入也大理蔣欽緒即其妹婿送之曰以
足下之才不憂不見用無為非分妄求至忠不納欽緒退而
歎曰九代之卿族一舉而滅可哀也哉至忠既至拜中書
令歲餘敗
高公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於刺史衙對郡山頂
有開元寺是夜聞寺僧禮佛其聲嘈遲命衙侯悉擒
誡之來晨皆斥逐之召將吏而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
過但此寺十年後當有亂丁數千亂我疆境以是厭之其
後土人皆竟執兵號大昆據此寺為寨凌為州將崇時高
公之言得於資中處士王迥
張九齡開元中為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
祿山頻失利送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
孫武行法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
中書張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戮之以絕後患玄宗曰卿勿
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誤害忠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
至武德初玄宗在城都思九齡先覺制贈司徒遣使就韶

州致祭
李和夷簡未登第時為鄭縣丞涇軍之亂有使走驛東去
甚急夷簡入白刺史曰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請執問
果朱泚使活者
德宗自復京闕常恐生事方鎮有異必姑息之唯渾瑊奏
事不過輙私喜曰上不疑我
順宗風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上乃召學士鄭
絪於小殿草立太子詔絪執筆不請而書立嫡以長四字
跪呈順宗然之乃定

唐語林卷第二

唐語林卷第三

賞譽　品藻　規箴　夙慧
容止　企羨　栖[redacted]　賢媛

賞譽

正觀中蜀人李義甫八歲以神童至京師太宗在上林苑便對有得烏者上賜義甫義甫登時進詩曰日裏揚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棲上笑曰朕今以全樹借汝後相高宗

玄宗燕諸學士於便殿顧謂李白曰朕與天后任人如何白曰天后任人如小兒市瓜不擇其香味唯取其肥大者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其精粹上大笑

德宗每年徵四方學術直言極諫之士至者萃於闕下上親自考試絕請託之路是時文學相高當途者咸以推賢進善為意上試制科於宣德殿或下等者即以筆抹之至尾其稱旨者必吟誦嗟歎翌日遍示宰相學士曰此皆朕之門生公卿無不服上精鑒宏詞獨孤授吏部試放馴象賦上自考之稱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獻或遠斯性則[redacted]感於至仁上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時外方進馴象世有二上即位悉令放荆山之南而授獻賦不傷其類异上賞其知去就

白居易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况况覩姓名熟視曰
米價方貴居亦不易及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
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卽
易也因爲之延譽聲名遂振
李賀以歌詩謁韓愈愈時爲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因人
呈卷解衣旋讀之首篇送鴈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
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illegible]帶命迎之
廣平程子齊昔範未舉進士日著程子中謨韓文公稱嘆
之及赴舉於主司曰程昔範不合在諸生之下當時不第
人以爲屈庚尚書承宣知貢舉擢始終第以試正字從事
涇原單李逢吉在相位見其書特薦拜右拾遺竟因逢吉
湮厄而沒其爲身正若能清談樂善士多附之與常男李
信州虞相善又交裴夷直皆士林之望也
元稹有鄂州周復爲從事稹嘗賦詩命院中屬和周簪笏
見稹曰某偶以大人往還高談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
稹曰遽以實告賢於能詩者
劉侍郎三復初爲金壇尉李衛公鎮浙西三復代草表云
山名北固長懷戀闕之心地接東溟却羨朝宗之路衛公
嘉歎遂辟爲賓佐時杭州有蕭協律悅善畫竹家酷貧白
居易典郡嘗叙云悅之竹舉世無倫頗自秘重有終歲求

[illegible]八〇 卷三 二

其一竿一枝不得者又遺之歌曰餘杭邑客多鸞鶴其中
甚者蕭與殷天寒身上猶衣葛日高甑中未掃塵悅年老
多病有一女未適他日病且亟呼其女曰吾聞長史劉從
事非有通家之舊復無舉薦之力欲自[illegible]衆爲辟僚幕府
必有延攬者今知未婚吾雖未識然以畫託汝三復覽其
書數日未決嘗夜夢有黃衣使致畫一束於其門翌日言
於衛公公曰葉蕭也此固定矣三復遂成婚
白敏中在郎署未有知音惟李衛公器之多所延譽然而
無資用以奉僚友衛公遺錢十萬俾爲酒肴會省閣諸公
宴已有日時秋霖涉旬日賀拔惎員外求官未得將欲出
京來別惎與敏中同年生閽者告以方候朝客辭以他適
對惎駐車留書叙離闊之困敏中得書嘆曰士窮達當有
時命苟以僥倖取容未足發吾身豈有是理上邀惎路參
晝而遣蒼頭故令名惎先宴既而朝客來聞惎在宴
衆人咸去他日見衛公問來者誰敏中具對以留惎宴於
推引衛公亦稱云此事真古人所爲惎自後以此事先拜
而敏中以庫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未逾三年爲丞相
大中末諫官獻疏請賜白居易諡上曰何不讀醉吟先生
墓表卒不賜諡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使李商隱爲
之

[illegible]八〇 卷三 三

宣宗舅鄭僕射光鎮河中封其妾爲夫人不受表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上大喜問左右曰誰教阿舅作此好事對曰光多任一判官田詢者掌書記上曰表記尤佳便好與翰林一官論者以爲不由進士又寒士無引援遂止

光德劉相宗望舉進士朝望謁鄭太師從讜閽者呈刺裴侍郎瓚後至先入從容乃召劉秀才劉相告以主司在前不敢并坐隅拜于副階上鄭公降而揖焉鄭公佇立目送之又方回乃言瓚曰大好及第舉人瓚唯唯明年爲門生

令狐滈弟澄皆好文自楚及澄三世掌誥命而輔相揚中以父爲丞相未得進滈出訪鄭侍郎道遇大丑校同學遊之偶廣文生吳畦從容文之畦袖卷呈滈由是出入滈家滈薦畦于鄭公遂先滈一年及第後至郡守

懿宗嘗行經延資庫見廣廈錢帛山積問左右誰爲庫侍臣對曰宰相李德裕以天下每歲度支備用之餘盡實於此自是以來邊庭有急支備無乏上曰今何在曰頃坐吳相貶崖州上曰有如此功微罪豈合誅譴由是劉鄴進表雪遂許加贈

劉仁表劉允章門生初允章知舉仁表與李都善即訪之而謂鄴曰儀之拱爲朝廷委任何以見擇少寒士貢乎都歆廣其所知者允章迎謂之曰謂不言牛孔安得歲歲須人先是牛孔數家憑勢力每歲主司爲其所制故允章以云適中都所欲言者都中編中錯也願其往之以與允章推轂都納焉即孔紆也復授允章以文一軸焚之且大半曰此可以與乎允章佇貴比及卷首乃仁表也允章鄙其輕薄而辭之鄭公延遜雅者奈何復[illegible]於廷旨許之仁表後爲許州趙隱爲崇[illegible]作錄事酒不中者罰之仁表酒不能前詠揄揚之仁表曰鄂渚尚書辭取錄事[illegible]允時允章鎮江夏仁表皆自謂也

崔相誠家素賤李肅忠素者有舊院允弟與誠熟誠至李氏子書室中諸子賦詩誠亦爲之頃有李氏至觀諸子詩又見誠所作稱其最美誠初亦避之及問曰此誰作也諸子不敢隱乃曰某叔頃來舉誠秀才作也誠遂出見飲而李呼左右責曰何令馬入池中踐浮萍皆聚蘆荻斜倒怒甚左右莫敢對誠曰萍聚只因今日浪荻斜都爲夜來風李大悅遂諾爲客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父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父問左右此是劉僕射否曰是戴因急就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在職無異跡當朝似不能言者及薨高宗嘆曰自吾

衷至德無復開諫言往時事有不足者未嘗放過因索其
前後所陳章奏閱而泯第朝廷始重之
相國劉公瞻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爲漢南鄭司徒掌
牋禮因題商驛側泉石司徒奇之勉以修進俾前驛換麻
衣執贄見之禮後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孤平業辭登
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餼術不給甞於安國寺相
識僧處謁食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上致仕劉賓客遊
寺見此文覽甚奇之怜其貧窶厚有濟卹又知其連山人
朝無引援訓僧曰其聞發能爲此人致宰相遇後授河中
少尹餘俸有資族子弟者悉減之一日一日微入翰林

進而餞之輕薄客呼相國爲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國
對曰得路即作宰相比部官大笑之在席亦有異言者自
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至拜相王屋庭一上人細治之
鄭愚尚書廣州居人雄才奧學擢進士第揚歷清顯聲稱
烜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爲半臂在魏公玄鎮荊南鄭除廣
南節經過魏公有禮遇鄭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
門此日於客次換麻衣先贄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
歎至三四不覺日其新得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人尊重
儀庭參不得已而授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備見之矣其敬
服形於辭色也或曰鄭公因晝眠左右見一白猪蓋狂征

南吐蛇之類
郭曖尚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即席賦詩公主[illegible]帷而觀之
李端中宴詩成云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衆
稱妙絕或謂夙構端曰願試一吟錢起云請以起姓爲韻復
云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戲出名馬金帛爲
贈是席端爲首送王相鎮幽朔端爲首送劉相巡江淮
錢起爲首
獨孤郁權相之婿也歷掌內外制有美名憲宗歎曰我女
婿不如德輿孔戡爲華州刺史奏江淮進海味道路擾人
并其類十數條後上不記其名問裴晉公亦不能對久之
方省乃拜戡嶺南節度有異政南中士人死於流竄者子

女悉爲嫁娶之
呂元膺爲鄂岳都團練使夜登城女牆已鎖守者曰軍法
夜不可開乃告言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辨是非雖
中丞亦不可[illegible]元膺乃歸明日擢爲重職

品藻

姚梁公與崔監司在中書梁公有子喪在假旬日政事委
積處置不得言于玄宗玄宗曰朕以天下事付姚崇
以卿坐鎮雅俗及梁公出頃刻間決遣盡畢時齊平陽爲
舍人在旁見之梁公有以自能頗有得色乃問平陽曰余

之爲相此何等人齊未及對梁公曰何如管晏曰不可比
管晏管晏作法雖不及後傳及其身相公前入相所立法
令施未竟悉更之以此不及梁公曰然則竟如何曰相公
可謂救世之相也梁公投筆曰救世之相豈易得乎時齊
平陽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作相凡質疑問難皆
此二人因歎曰欲知古事問高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
無敗政矣
玄宗西幸駕及古靈武遁至房綰新除丞相玄宗於馬
上看除目顧左右謂裴士淹曰亦不是滅賊手士淹低語
曰請陛下勿復言上色少愧

卷三 八

玄宗西幸肯蘇頲不悅多與裴士淹並馬語語及平日之
事時亦解頤上曰李林甫之材不多得士淹曰誠如聖旨
近實無傳上曰但以妒賢嫉能以此至敗士淹曰陛下既
知何故久任之豈唯身敗蕪亦誤國計今日之事林甫所
啓也上愀然不樂
喬彝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彝日午叩門試官令引入
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不肯作曰兩人相對作得此題
速改之乃改爲渥洼馬賦彝奮筆斯須而就其辭甚工便欲
首送京兆尹曰喬彝崢嶸甚以解副薦之[illegible]尚書
白舍人初到錢塘令訪牡丹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師

得此花始栽植於庭欄圃甚密他亦未知有也時春景方
深惠澄設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東越分而種之也會稽徐
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公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誰種慚愧
僧門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
藥徒勞妒羞殺玫瑰不敢開唯有數苞紅幞在含芳只待
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歸時張祜榜舟
而至甚若疏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隱各希首薦焉中舍
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鬭鼠穴較勝負於一戰也遂試長
劍倚天賦餘霞散成綺詩既解送以凝爲先祐其次耳張
祜詩有地勢遙尊岳河流側讓關多士以陳后主日月光

卷三 九

天德山河壯帝居此徒有前名矣祜題金山寺詩曰樹影
中流見鍾聲兩岸聞[illegible]塔影掛淸漢鍾聲和白
雲此二句不爲佳也祜[illegible]四句及宮詞白公張三作簇
詩以定王右丞多則未敢優劣也王維詩曰風勁角弓鳴
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
細柳營回看落鴈處千里暮雲平祜詩曰曉出禁城東
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背手抽金鏃翻身
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白公又以宮詞四句之
中皆對偶何足奇乎然徐生云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
破靑山色余嘗賦曰[illegible]江渡馬守幃中

㫁易禮於盧虔如我明公薦昔附偏黨平張術門虎舒彭九
奏非瑞馬之至晉荊玉三投付良工之必鑑且拱鍾部毅手
庭並雷鳴茱聲以絕復可定分祐遂行歌而過數作鼓撻
而歸二生終身偃仰不隨鄉賦者乎先是李補闕林宗杜
殺中牧與白公輦下較文具言元白詩體雜而用清苦者
見嗤因茲有恨也白為河南尹李為河陽令道上相遇尹
乃乘馬令則肩輿以非趨事之禮當時罪天下人嗤為公閑
者皆笑樂天之名利成白曰李吉木林宗吾之鬮寸也其
鋒不可當後杜舍人之守秋浦與張生為詩之交酷愛祐
宮詞亦知錢塘之歲自有是非之論懷不平之色為詩二
首以[redacted]曰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云如
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辭滿六宮□輩平京相兄弟二人俱
有盛名世謂休不如倚倚不如休休好釋事倚嗜祿東所在
寺額多書之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主選見梁公房玄齡蔡公杜如晦愕
然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內廳食甚恭曰二賢當為王霸佐
命位極人臣然杜年壽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相託正觀
初杜薨於左僕射房位至司徒秉政二十餘年

太宗稱虞監博聞得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兼是五善

貞元中楊氏穆氏兄弟人物才名不相遠或云楊氏兄弟
賓客皆同穆氏兄弟賓客比焉其異以此為優劣穆氏兄弟四
人贊賞質員時謂贊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多[redacted]為酥員
為醍醐賞為乳腐言最為凡固也

德宗晚年絕嗜欲尤工詩臣下莫及每御製奉和而退笑
曰排公在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上謂使者曰
此惡詩焉用進時人呼為准勅惡詩

盧肇黃頗同遊李衛公門下王起再知貢舉訪二人之能
或曰盧有文學黃能詩起遂以盧為狀頭黃第三人

規箴

太宗常幸洛陽頗見可欲多治隋氏舊宮或縱畋遊魏徵
驟諫上怫然罷曰非公無此語

肅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顧山人李唐曰念之勿怪唐曰
太上皇亦應思陛下肅宗泣涕是時張氏已用事不由己
矣

陽城為諫議大夫德宗欲用裴延齡為相城曰白麻若出
我必裂之而死德宗以為難奪不相延齡

國子監諸生猥雜陽城為司業以道德訓諭有遺親三年
不歸覲白天寶九年罷廣文館至元和中堂上寺匿搆材
積主若或盜用之
陸□雖契簡勿邢立字式邪□論問孚及其成功多邪公方

也詩題以戰蹴之故發略同學中則務以禮省中多士二
日趣不一遂言遺術相惜御史同曹從容相狎
于司空因常大尉奉迎驃頎以進每宴必使奏
之其曲將半綴首伏而一人舞於中衣於兵刃外綴矣曰何
用窮兵之事舞雖盛美而無雅意既而有羽衣之觀又令女妓爲佾舞
壯妙號爲武順聖樂

夙慧

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孫也儀之子庭芝得罪婦鄭氏填宮遺腹
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下文士
鄭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視之云秤量天下豈是汝也口
中啞如應曰是

玄宗善八分書將命相皆先以御札書其名於案上會太
子入侍上以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此宰相名也汝庸知其
誰即射中賜若巵酒肅宗拜而稱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
曰然因舉甌以示乃賜巵酒是琳愿皆有宰相望上倚
爲相者數矣竟以宗族蕃盛附託若衆不能用之

蘇瓌初未知頲常處頲於馬廄中與傭僕雜行一日有客
詣瓌候於客次頲擁篲庭廡間遺落一文字客取而視之
乃詠昆侖奴子詩云指如十挺墨耳似兩張匙客異之良
久瓌出客備言詠以其詩問瓌何人豈非足下宗族之
孽也瓌備言其事客驚賀之請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
子也瓌稍稍親之有人以兔懸於廊廡之下乃召頲詠之
曰兔子死闌珊將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中看瓌
讀詩異之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玄宗平內難旦夕
制誥皆繇其手非頲之所出時稱小許公云

開元初上留心理道去弊[redacted]訖六七十年間天下大理河
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爲郡縣置開遠門亘地
萬餘里入河[redacted]賦稅滿右藏東納河北諸道租庸充滿左
藏財寶山積不可勝計四方豐稔百姓樂業戶計一千餘
萬米每斗三錢丁壯之夫不失兵器路不拾遺行不齎糧

奇瑞異表重譯麕至人物欣然咸思登岱告成上猶揚厲
不已揚敬數四是時彭城劉晏年八歲獻東封書上覽而
奇之命宰相出題就中書試張說源乾曜咸相慰薦上
以晏間生秀妙引於內殿縱六宮觀看楊妃坐於膝上親
爲晏畫眉總髻宮人投花擲果者甚多拜爲秘書正字張說
問曰居官以來正字幾何晏奏對曰他字悉正獨朋字
未正說聞而異之

燕文正公郭某女婦盧氏嘗爲男求官候公下朝而
問焉公不語但指榻下箴而示之女拜而歸室告其夫曰
舅得簪事矣

開元中有李幼奇者以藝干柳芳念百韻詩芳便暗記題
之於壁謂幼奇曰此吾之詩也幼奇大驚徐曰相戲耳此
君所念詩也因謂幼奇更念他所著文章皆一遍能記
開元初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數年遍通五經上書
自舉云一遍誦千言勅赴中書考試張燕公問曰學士能
一遍誦千言十遍誦萬言乎對曰未曾自試燕公遂出書
非人間所見也謂之曰可十遍誦之敬忠危坐而讀每遍
畫地為記讀七遍起曰此已得燕公曰可滿十遍敬忠
曰若十遍即是十遍誦得今七遍已得何要滿十燕公執
本觀覽不暇而敬忠誦畢不差一字見者莫不嗟嘆即日

聞奏引對賜緋衣一副兼賚物拜東宮衛佐仍直集賢侍
講毛詩百餘日中三改官為同輩所嫉中毒而卒
天寶中漢州雒縣尉張陟應一藝自舉日試萬言須中書
考試陟令善書者三十人各操紙執筆就席環庭而坐但
占題目身自巡歷依題口授言訖即過周而復始至午後
詩成七千餘字仍請滿萬宰相云七千可謂多矣何必須
萬具以狀聞勅賜縑帛拜太常丞直廣文館時號張萬言
常皐鎮西川進奉聖樂曲兼樂工舞人曲譜到京於留邸
按閱教坊人潛窺得先進之
李衛公幼時憲宗賞之於前吉甫每以敏捷誇於同列武

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德裕不應翌日元
衡具告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宰相不問理國
調陰陽而問所嗜書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憲宗強記默識宮中廝役之賤人備灑掃者數十百輩一
見輒記其姓字或將有所指命必曰名某人令措某事無
一差誤者宮官宮婢以為神簿書刑獄卒吏姓名紛雜交
至經覽多所記初守杭州視事數日召都押衙謂曰爾到
郡未能記諸走使當直將吏凡幾人對曰直者三百乃令
以紙一幅大書其姓名貼於胷每人閲過由此一閲至三
考未嘗悞喚一人杭州端午競渡於錢塘弄潮尤數百

於湖沂列舟舸結綵為亭檻東西衮高數丈其夕北風飄
泊南岸消宮至湖上大將擢之事消問競舟凡有幾令齊
棹南岸每一鼓舫齊以三五小舟號令齊力鼓棹而引之
倏忽皆至
湖守飲餞客有獻木瓜所未嘗有也傳以示客有中使即
袖歸曰禁中未曾有宜進於上頃之解舟而去郡守懼得
罪不樂欲撤飲官妓作酒一著立白守曰請郎中盡飲某
度木瓜經宿必委中流也守從之會送中使者還云果潰
爛弃之矣郡守異其言召問之曰使者既請必不貯以行
初因席觀則以下視之此物芳脆易損必不能入獻守命

有司加給取香錦面賫之
弘農楊牢幼孤六歲時就學歸誤入人家乃父友也戲之曰
入彈棊次見楊氏子戲之曰尔能為丈人詠此局否楊登
時叉手詠曰魁形下方天頂凸二十四寸窓中月父友驚
撫其首遺以梨栗曰爾後必有文年十八一上中進士第
有詩集六十卷性情急累居幕府夫同列多[redacted]不容同
列有周護之者嘗詩云蝦蟆欲喫月保護長教圓又云心
明外不察月向懷中圓又云羅幃若不卷誰道中無人其
辭多怨忌長笑亦有志行在青州幕奉使出得疾不許蘇
服藥而殞

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乃以餅拭手帝屢目之士及佯為
不悟更徐拭而後啗之
太宗令虞世南寫列女傳以裝屏風未及閱卷乃闇書之一
字無失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李司空勣
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松樹李曰此
槐也何言松嘉隱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
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復能矯對耶嘉隱曰何須矯對
但取其鬼木耳李歎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
應聲曰胡頭尚作宰相獠面何廢聰明李狀胡也

崔相慎由豪爽廉察浙西有瓦棺寺持法經僧為門徒或
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問姙娠之所在夫人洎
媵妾閱皆無所見相國徐思之乃名曾侍更衣官妓而示
術士云果在此也及載誕日眼下有文[redacted]大分明即瓦官
僧名阿命
[illegible]
[illegible]小子[redacted]排[illegible]下[illegible]之此人豈享富貴者乎幽求聞之揮
衣而出盧令遽下將扣幽求衣伸謝之幽求竟去盧向謂

諸郎官曰輕笑劉生何從此始盧令竟為宗紀所排左遷
金州司馬六月中宗宴駕十五日酬酒間裴崔卧於私第
幽求忽來詣崔直入臥內戴襯耳帽子着白襴衫底着短
緋白衫執崔手曰衆三死生一決言訖而去崔大驚不測
其故謂其妻曰僕貴坐與將非類此子恐禍在須臾明日
時未清九日明中宗小祥百官奉慰少帝是日月華門至辰巳
後方聞傳聲曰斬夫決劉相公出衣黃金印佩櫜鞬統萬
騎兵士白及耀日負不紀及邪黨前時輕笑者咸受戮於
朝又嗟兵部員外郎裴崔灌股慄而前幽求曰相識否崔
答曰不識劉曰幽求請公使以本官知制誥赴中書上任

其夜凡制誥百餘首皆幽求作也自然拜相白麻云前朝邑尉劉幽求忠貞貫日義勇橫秋首建雄謀果成大業可中書舍人參知機務賜甲第一區金銀器皿十床細婢十人馬百匹錦綵千段仍給鐵券特恕十死翌日命金州司馬盧齊卿京兆少尹知府事載柳沖常侍所著姓系劉氏

卷中

玄宗為潞州別駕入覲京師尤自卑損暮春豪家子數輩游昆明池方飲次上戎服臂鷹疾驅至前諸人不悅忽一少年持酒船倡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自言酒至上大聲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臨淄王李某諸少年驚走不

敢後視乃連飲三銀船盡一巨觥乘馬而去

玄宗幸太山回車次上黨路逢父老負擔壺漿遠迎上親加存問受其所獻賜賚有差父老有識者上悉賜酒與之話舊所過村鄉必令詢問或有喪疾俾令郵卹百姓欣然乞願駐[redacted]及□車駕過金橋（橋在潞州）御路縈轉上見數十里旌旗嚴潔羽衛整肅謂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千里挾[redacted]上黨止于太原真才子也左右皆稱萬歲從詔召吳道玄韋無忝陳閎等令寫金橋圖其扈從上所乘馬照夜白陳閎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仗帷幕吳道玄主之犬馬騾驢牛羊駱駝猫猴猪貀之類韋無忝主之其圖謂之三絕上為皇孫時風神秀異英姿挺特遇於朝堂叱武攸暨我國家朝堂汝安得恣蜂蠆而很顧耶則天聞之曰此兒氣概終當是吾家太平天子

玄宗在藩邸時每歲獵於城南韋杜之間嘗因逐兔意樂忘反與其徒十餘人饑倦休息於大樹下忽有一書生殺驢拔[redacted]為具甚備上頗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姓名王琚也自此每遊必過其舍戒語多合上意乃益親之及韋氏專制上憂甚密言之琚曰亂則殺之又何慮焉上遂納其謀平國內難累拜琚為中書侍郎預配饗食

玄宗洞曉音律絲管皆造其妙制作調曲隨意即成如不

加意尤愛羯鼓橫笛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為比（有蠟話之說賞故事）天常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雨晴景氣明麗殿庭柳杏將拆上曰對此景物豈得不為他判斷乎左右相目將令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自製也）神氣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曰不喚將我天公可乎嬪嬙侍臣皆稱萬歲又嘗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迥徹纖埃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墜下其神妙如此

玄宗起凉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令力士召對時暑毒方甚上在涼殿座後水激扇車風獵衣襟知節至賜坐

石壕陰霊泉吟在不見日的隅横水成麻飛而生内含栗
復冰骨麻節飲陳體生㝹憐腹中鬲鳥再三卅七ク斤上
猶枉千不已陳繞及門遂復報錫劍曰復故謂一鐔論事
宜當勿以已方事兼也
玄宗性俊邁不好琴會聽琴正弄未畢叱琴者曰待詔出
請内官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
玄宗封太山進次奉符縣 黑龍命弧矢而親射之
矢發龍滅自是楠然伏于泥今百餘年矣按楠然即今木
鹽而為泉遂名楠然本傳楚州濟于楠然即是地
武后朝嚴安之挺之昆弟也安之為長安尉權過京兆

一冊 卷三 千

至今勢寧者賴安之術焉挺之則登歷臺省亦有時名
挺之嬖妾而愛其子嚴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
英薄未嘗省視者其母何至於斯母曰吾與汝子母也以汝
尚幼未知之也汝父薄行嬖吾寢隅枕席數年遂即懷汝
自後相弃汝父嬖婦隔其朋僕因武亦憤惋候父出玄
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及挺之歸驚愕視之已斃
矣在右曰小郎君戲運鎚而致之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
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
殺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子武年二十三為給事黄門明
年擁旄西蜀累於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拾遺乘醉而

言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兒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擬
將頭鬚大人坐皆笑房太尉綰亦微有所誤憂怖成疾武母
恐害損賢良遂以小舟送甫出峽李太白為蜀道難乃為
房杜之危也曰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
守或非人化為狼與豺杜甫自作閣中行刹貌當路無他
遊從或謂章仇大夫[illegible]瓊為陳拾遺雪獄陳子昂[illegible]高侍御
適與王江寧昌齡申冤當時用為美談士李翰林作詩朝右聞
之嚴武有劉焉一作之志又為刺史章彝因小罪遂杖
殺後為彝外家報仇嚴氏非遂繼類太師魯公刻姓名于石
或致之高山之上或沉之大洲之地而云安知不有陵谷
之變耶

一冊 卷三 廿

劉司徒玄佐滑州匡城人曾出師經其本縣欲申桑梓之
禮於令令辭曰不敢玄佐歎恨久之先是陳金帛數匡將
遺邑僚以其無知而止時鄉里姻舊以地近多歸之司徒
不欲以私權居將校之列又難置於賊卒盡署為將判官
此職列假緋衫銀魚外硯楽之實處在散冗其類漸衆女
之有賴務訴於公者乃署他職
憲宗七歲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懷中對
曰是第三天子德宗大奇
鄭大隱郎中為余州刺史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頔傲睨無

郡僚之禮書曰閤下容納寰宇之大明作天中之一柱鶚騰
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頹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鑑也
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俸薄尚爲衣食之憂
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恩造逮之成事特達之節
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兩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
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高澤
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君所須吝依来狀一半以戎旅
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符山人至安寧學業書乞
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
者寓居於漢上蘊有文藝而家貧其姑有婢通其婢端麗解
音律漢南之最也姑貧鬻婢於連帥愛之以類無雙無雙即薛
太保愛姬也于令爲之親之給錢四十萬郊思之不已即強就府署願一
見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從事家遇值郊立於柳陰馬上連
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
泪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
詩於公座公覩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及見郊曰侯
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是君製也四百千小哉
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於幃帟奩匣悉爲贈
歸之物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公遂
命召焉戎不敢違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

谿卷二　廿二

妓之詩其詞曰寶鈿香娥翡翠裙裝成掩泣欲行雲慇懃
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
異代之所稱豈有奪人愛姬爲己之嬉娛以此觀之誠可
見罪於經人之地遂以繒帛贐行詩書謝零陵守
李尚書翱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
當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座
繡衣皆不識可憐】殷以雙垂變李公詰其事乃故姑蘇臺
韋中丞愛姬之女也李公曰吾與韋族其姻舊矣速命吏
其舞即延入與韓夫人相見夫人吏部之姪顧其言語清楚宛有
冠蓋風儀遂於賓榻中選士嫁之舒元輿侍郎聞之贈李

谿卷二　廿三

公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誰是琴書
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李尚書初守廬江有以事繫者當大
辟引慮之時辭曰昔於羣小專習一藝願於貴人之前試
之乃口長嘯也公命縱繫而聽之曰不謂蘇門之風出於
縲衣之下遂釋其罪後鎮山南夜聞長嘯之音而劉亮
絕問是何人之吹也且公府假吏因今明日引來官吏遂
相尤怨便使內徒爲縲累必深及至公曰此吹竹已
其能少不事衆樂可爲伶人耳學咸而伶路遠使令奔
去
李相紳督大梁日聞鎮海軍進健卒四人一日富倉龍二

日沈萬石三曰馮五千四曰錢子壽悉能拔撅角觝之戲
翌日於毬場犒勞軍老牛筋皮爲炙以饋壯士兩壯
也盛一斗以補 跪盛飯之已持鑄也 出於地前大拜令食之萬石等一
入視炙堅靡莫敢就食獨五千瞋目張口兩手捧炙如虎
嗜肉丞相曰眞壯士也可以撲殺西域健胡又令試於觝
戲倉龍等亦不利獨五千勝之十萬之衆爲之披靡於是
獨進五千倉龍等退還本道語曰壯兒過大梁城北門常
扃鐍不開開必有事公命開之驟于營騷動軍府萬悉誅
之自此遂安也
李公既治淮南丞其相之獄而持法清峻犯之者無有

巖張之風也故奸豪潛形遠遁然以李獨見容後丈獻
諫之李元將評事及第後嘗僑寓江都李公[redacted]鄉旅之年
每止於元將之館而呼之崇速之後元將稱弟姪皆不
悅也及爲孫子方似相容又有任巡官者居鄭圃也與丞
相同年之舊特遠來謁纔到客舍不意僕與市人有競
詰其所以僕曰宣州館驛崔巡官下其僕市人皆抵極法
令捕崔至曰昔常識君到此何不相見也崔生叩頭謝曰
適憩旅舍日已逼晚相公尊重非時不敢具陳卑禮伏希
哀憐獲歸鄉里丞相留服罪笞[redacted]二十送過狹陵時人相
謂曰李丈公宗叔雖爲孫子放入忽作瓶因已入聞渡工

淮者衆主吏啓曰屋燬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見柳麥乎
秀者在下比概隨死者不必報来自此一言[redacted]無踰境者
白居易元相詩曰閑勸迓辛酉閑吟短李詩且曰辛大丘
度性迂嗜酒李二十紳短而能詩辛氏即君即丘度之子
也來謁丞相問李公曰小子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曰閑勸
嗜昔酒閑吟二十丈詩李曰辛大有此狂兒吾敢不存舊
契乃請官族快辛氏子之能忤[redacted]丞相之受侮有一曹官
到任儀質頗似府公府公見而惡之書其狀曰着青把笏
也請科錢觀此形骸足可傷嗟左右皆竊笑焉又有宿將
有過請罰且云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軍門一

百也決竟不免其刑凡所書判或是卒然故趁事皆驚神
破膽矣初李公赴淮南以古風求呂化光溫謂齊夕照及
第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
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中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先是
元相廉察江東之日修龜山寺魚池以爲放生之所戒其
僧曰勸汝諸僧好自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看經
坐便是浮生得道時李公到鎭捉於野寺觀元公詩笑曰
僧有漁者之事必役於晚向後有犯者亦不怒從後爲二絕
而示之云剃髮多緣是代耕好聞人死惡人生祗緣說法

無高下爾輩何劳尚世情汲水添池活白蓮十千[illegible]盃
生天九庸不識恣悲意自弃江魚入九泉忽有老僧[illegible]頷
以因果喻之丞相問阿師從何處来答曰貧道從來處来
遂決二十日任從去處去爭如浮[illegible]實客莫敢俟問三教
所来俱有區別海内服其才俊
李衛公佐武宗平上黨破回鶻自矜其功於平泉莊置構
思亭于伐叛亭以自旌
李丞相回少[illegible]遊覽懷王氏別墅王氏先世仕宦子孫以
力自業待之甚厚回深德之及貴王氏子貴[illegible]家諜来
謁不得通於金吾鼓舍伺丞相出拜于道左父之方省曰

[illegible]卷之 廿六

故人也遂厚饋之逾旬以前銜除大理評事取告身面授
舊制大理寺官初上名寺僚或在朝五品以上清資保識
王氏本耕田示無故舊復邀回言之回問有狀乎對曰無
又曰有紙乎曰無柚中何物取即告身曰中書侍郎兼禮
部尚書平章事李回識仍謂諸曹長曰此亦五品以上清
資也
宣宗晏苑中回顧仗外金屋際有筒竹一竿可見者止尺
餘去御焉百步外遂命弓橫綜止挾矢曰朕以法制威天
下而宄兎窃寇敢来干我速乎矢不解我今射此竹卜其
齊否左右皆晚上袞袖帨[illegible]一發洞其竹分而為二矢[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諸
[illegible]下是五六人[illegible]裴與[illegible]
[illegible]笑語[illegible]
[illegible]任何[illegible]對曰諾郎不敢新授[illegible]州[illegible]縣令[illegible]
[illegible]所任何職[illegible]郎不敢新授宣州[illegible]
而去一帝[illegible]大笑左右訪於吏部云有[illegible]縣令
已請[illegible]不在[illegible]郎閒[illegible]無及
即[illegible]承[illegible]麻制司[illegible]左右曰[illegible]郎不[illegible]授中
書侍[illegible]

[illegible]卷之 廿七

[illegible]朝[illegible]酒酣樂闋顧群公曰無忍不[illegible]
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illegible]
[illegible]公楊[illegible]有大[illegible]封[illegible]公或對曰不如或曰過之公曰[illegible]
[illegible]不羨越公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illegible]少
[illegible]大師[illegible]女來聘[illegible]當時[illegible]因後[illegible]
鄭[illegible]門[illegible]曰[illegible]
多偶[illegible]可[illegible]求名族[illegible]選得一婿[illegible]
子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州孔明渠者其子孫訓盡功後二年收石堡城渡洮龍駒
島皆有所收
馬司徒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名曰
埋璟大喜曰擒賊必矣

容止

開元中燕公張說當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玄宗嫌其
異已賜內樣巾子長脚羅幞頭燕公服之入謝玄宗大悅
玄宗早朝百官趨班上見張九齡風儀秀整有異於衆謂
左右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裴僕射遵慶二十入任累折上巾子未嘗隨俗樣凡代之

移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時尚幼少所著者今巾子有樸
射樣
韓晉公父鎮浙西所取幕佐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有故
舊子弟投之與語更無他能召之讌而觀之畢席端坐不
旁視不與比坐交言後數日署以隨軍令監庫門使人視
之每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
李相國程為翰林學士以階前日影為入候公性懶每入
必逾八磚後號為八磚學士
鄭珣瑜為河南尹進迎中使皆有常處人吏窺之馬足差
跌不出三五步議者以珣瑜為河南尹可繼張延賞而重
厚望正前右莫有及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鈞年八
十餘自樓南步而及殿墀稱賀上前舉止中禮士大夫歎
之十二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太子少師柳公權亦年八
十復為百官班首自樂懸南步至殿下力已委頓及上尊
號畢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權誤曰光武和孝御史彈
之罰一季俸世譏公權不能退身自止
薛調李瑨同年進士調美姿貌人號為生菩薩瑨俊爽人
號為欽調身恕而增猜之論者以為前人所稱協其性也劉
元章罷江夏入朝以風儀自任一日謁見之倒屣出迎愛

其風韻去而復留者數日既去謂左右曰君不見其□也
調為翰林學士郭妃悅其貌謂懿宗曰駙馬盡若薛調乎
頃之暴卒時以謂中鴆卒年四十二帝覽鏡曰薛調豈止
四十二乎豈常有言者耶
杜相審權鎮浙西性寬十五年左右僮僕希見其語在翰林最
久習於慎密在鎮三歲自初視事坐於東廳至其罷去未
嘗易處雖大臣經過亦不踰中門視事之暇日未夕非有
故不還私室端默斂衽常若對賓終日中欲寢息則顧
將軍令下簾或有頃無人即自起去簾鉤以手捧軸徐下
簾至地方拱退止正容如畫時杜悰先達人謂之老杜

相國楊收爲小杜相

魏僕射元忠每五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尺寸

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爲世所聞鎮成都日委軌政於孔目吏邊咸日以技樂自隨宴于江瀆郡人士女懷擲果之羨雖衛玠潘岳不足爲比善巾裹爲人見必効之後乃剪紗巾之脚以異于衆也閭巷有眩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比常豬豚之肆見脂豕者謂屠生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裴氏忍恥之說何莫由斯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後鎮渚宮日於合江亭離宴贈行雲等感恩多詞后有離魂何處斷烟雨江南岸至令搖手偶樓也

江淮客劉圓常謁江州刺史崔沆稱前拾遺沆引坐勸曰諫官不可自稱司直許事可矣須史他客至圓稱曰大理司直劉圓沆甚賞之

李鍔錡從父弟也爲宋州刺史聞錡反狀慟哭恚驅妻子婢奴無老幼量頭爲枷自拘於觀察使朝廷憫之特貸[illegible]

天寶已前多刺客李齊公勉爲開封府鞫囚有意氣者感勉求生縱而逸之後數歲勉罷官客行河北偶見故囚迎歸厚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償縑千疋可乎曰未也二千疋可乎亦曰未也妻曰大恩難報不如殺之　故囚心動其僮哀勉密告勉衣衣乘馬而出比夜半百餘里至津店津店老父曰此多猛獸何故夜行勉因言其故未畢梁上有人瞥下曰我幾誤殺長者乃去未明攜故囚夫妻二首而至示勉

田神功自平盧兵使授淄青節度舊官皆偏裨時部曲神功平受其拜及此前使判官劉位已下數人猶留在院神功待之亦無降禮後因閱宋州見李光弼與劉使打毬聞判官張傪至光弼答拜神功大驚歸呼劉位問之曰太尉今日見張郎中來與之答拜是何禮也位曰判官幕客使主無受拜之禮神功曰公何不早說我令衆諸判官謝

之曰神功武將起自行伍不知朝廷禮數誤受判官等拜判官又不言成神功之過令還諸公拜遂一一拜之

包諠江淛人下第在漢南刺太真相會頗難劉辭忌責其不敬諠擲盃中其額後太真爲禮部侍郎諠應舉太真覽其文卷於包侍郎諮之家初甚驚嘆復視其名乃包諠也遂默然至出牓宰相欲有去留面問太真擬一名太真不能對忽記諠之姓名遽言之遂中第

魏僕射本名真宰武后朝被誣構下獄有司將出之小吏聞之以告魏魏喜曰汝名何曰元忠遂改從元忠焉

進士張緒僕陽王東之爵務也時初落第兩手捧登科記
頂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其企羨如此
盧杞令李揆入蕃揆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於道不
達君命上惻然欲免之謂盧相曰李揆莫老毋使杞曰和
戎之使且須憎練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年少於揆
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長曰聞唐家第一人李揆
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人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
謾之也揆門第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揆致仕東都大
司徒杜公罷淮海也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
若道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周悴
看即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苗給事子纘應舉次而給事以中風語澁而心中至切臨
試又疾亟纘乃爲狀請許入試否給事獨能把筆淡墨爲
書曰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纘及第
陸相贄受淮南尉吏部侍郎不與碩少遷擬與江淮一尉
不伏竟得之顯其聽而自吟曰送堦流渤渤夾砌樹陰陰
後罷相在假日勑下不謝官又貶爲忠州司馬大
官降勑日令朝謝但恐私忌亦須出入難了
開元以後不以姓名而可稱者燕公許公曾公不以名而
可稱者宋開府陸兗州王右丞房太尉郭令公崔太尉楊

司徒鄧忠州杜亦州段太尉位卑而名著者李北海王江
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獨孤常州崔比部張水
部梁補闕韋蘇州二人連呼者岐薛燕許大手筆李杜姚宋
劉柳蕭李韓文元和後不以名可稱者李太尉韋中令裴晉
公白太傅賈僕射路侍中杜紫微位卑名著者賈長江趙
渭南二人連呼皆白元又有羅鉗吉網酷吏推常狀元又
有四變四凶
于良史為張徐州建封從事每有吟曰出身三十年白髮
衣猶碧日暮倚朱門從朱汙袍亦公聞之爲奏章服焉
韓僕射皐爲京兆尹常相賀之爲餞自尉及貫之入爲相
皐爲吏部尚書每至中書省常畏禮以申故吏之敬
韓皐家自黃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
授於僕人之手歸則別置于卧內一榻以示敬慎
趙昭公以舊相爲吏部侍郎考前進士杜元穎宏詞登科
及鎮荆南又奏爲從事杜公入相昭公後守選至杜出鎮
西川奏宋相申錫爲從事數年杜以南蠻入寇貶循州
遂卒宋以宰相被誣謫佐開州後數年昭公始卒公凡八
在銓衡三領節鎮皆帶府號爲尚書惟不歷工部其長部
太常皆再任年八十七而薨其間未嘗遇重疾僚寀諸者爲
閒中之首

李深之第三
李文饒第九

柳文公僕與身不由科第皆知貢舉三十四門下所出諸生
相繼為公相號得人之盛
趙郡李氏元和初三祖之後同時一人為相藩南祖吉甫
西祖絳東祖而皆第三至大和開成間又各一人前後在
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藩再從第皆第九珏亦絳之近
從
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公而人謂尚書
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戶李益而尚書亦尚兼門地焉嘗姻
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redacted]席兩个
座頭總是李益

合卷十　五十四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榜成未放而入相禮部尚書王播代
放牓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脚迹門生
陽城為朝士家苦貧常以褒木枕質錢數萬人爭取之
李愿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愿為夏州徐[redacted]四鳳翔宣
武河中五節度憲為江西觀察嶺南節度愬為唐鄧鄜坊
徐泗鳳翔澤潞魏博六節度聽為夏州靈武河東鄭滑魏
博邠寧七節度一門登壇受鉞無比焉
胡尚書証河中人大傅昭公鎮河中尚書進節赴振武備
桑梓禮入謁持刺稱百姓献昭公詩云詩書入京國旌旆
過鄉州里不亡進士韻留者即席一篇李河東人物之

盛皆可錄也
卿中趙氏軒冕文儒最著曾祖父祖父世掌綸誥擢第
五人進士及第皆歷臺省盧少傅洪[redacted]盧尚書簡辭弘正
簡求皆其姑子也時稱[redacted]出外家故氏先世亦出自河中
人物名望皆謂至盛稽舊鄉籍載之
楊僕射於陵在考功時與李師稷及[redacted]第至其子相國嗣
復知舉門生集候僕射而李公在座時人謂之楊家上下
門生世有姑之[redacted]與姪之女壻謂之上下同門蓋以此況
也

合卷十　五十五

李相石使尚書本宣門生不數年李亦佐魏博軍因奏事特
賜紫而使尚衣緋令謂李侍御將紫底緋上座主
李相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雅俊茂唐沖薛庠袁都時謂
之玉笋
柳公權與族[redacted]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大柳舍人自祖
父郎中芳已來奕世文學居清列人有名場蹇屈及擢第
首冠諸生當年宏詞登高科十餘年兩掌綸誥侍翰苑性
喜汲引後進出其門者以誠明待物不妄然諸士益附之
開成三年為判考官刑部員外郎紀干公崔相群門生也
紀于及第時於崔相宅小廳中住見座主及為考官
在前廳中崔相故第亦於此廳見門生為遇自科目人

粉龍務河南數先於鳳門入公紛丞然于封鳳門
文宗自大和乙卯歲后上疏戚不樂事稍開則必有歎息
之言會昌三年歲東亭見橫廊架巨軸上指謂畫工程修己
曰此開元東封圖也命內臣縣於東廡下上舉玉如意指
張說輩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則可見開元之理
文宗為莊恪太子選妃朝臣家子女悉令進名中外為之
不安上知之謂宰臣曰朕欲為太子求汝鄭間衣冠子女
為新婦扶出來因令罷勑地如聞朝臣皆不願與朕作親
情何也朕是數百年衣冠無何神堯打朕家事羅詞並遣
罷其選

馮河南宿之三子陶韜圖兄弟連年進士及第連年登宏
詞科一時之盛無比大和初馮氏進士十人宿家兄弟叔
姪亦八人焉
李右丞廙年二十九為尚書右丞宣宗好儒多與學士不
殿從容議論殿柱有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臣出鎮賦
詩以贈之凡對宰臣及上言者必先整容貌易衣盥手然
後召見語及政事即終日忘倦
宣宗愛羨進士每對朝臣問登第否有以科名對者必大
喜便問所賦詩賦題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優而不中第
者必歎息久之嘗於禁中題殿柱曰鄉貢進士李道龍宣曰御自

文宣二宗故
宣宗尚學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宣宗索登科記
顥表曰自武德已後便有進士諸科所傳前代姓名皆是
私家記錄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郎趙璘採訪諸科目記
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于聖朝勑封翰林自今放牓
後仰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仰所司逐年
編次
李某為中丞奏孔尚書溫裕相國為監察御史孔為中丞
李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而為丞即每讌集時人以為
盛事

大中九年沈侍郎詢以中書舍人知舉其門生李彬父畋
為萬年令同年有起之會人各部李郎中增時在座因戲
諸進士曰今日極盛某與贊座主同年謂彬州李侍郎也
衆皆以為異是日敬今皆詣賀登溫尚書皆則文彬州座
主楊相國之同年也舉座異之張不疑進士擢第宏詞登
科當年五府交辟江西李中丞疑東川李相回淮南命到
府未幾以協律郎李不疑娶崔氏以不協出之後娶顏
氏
東吏有識山川者備禮五岳一拜而退猶入關望華山自
謂曲門步拜禮至山下仰望歎詫七日而去謂京師衣

冠文物之盛由此而至
崔起居雍少有令名進士第與鄭顥齊名士之游其門者
多登第時人語爲崔雍鄭顥世界白起居郎出守和州遇
龐勛寇歷陽雍棄城奔浙西爲路巖所搆賜死雍兄明序
福兄弟八人皆進士列甲乙科當時號爲點頭崔家詹容
貌清瘦明白擢第补朝在鉉辟入幕先是朝中以流品爲
朋甲以名德清重者爲首咸通中李鄴爲大龍甲頭少沐
名士以經綸其伍崔詹兄弟也詹在品中以崔強使爲龍
卒不取焉有甲屈歎見取其黨皆避之
瑯琊王氏與太原皆同出於周瑯琊之族世貴號雒頭王

氏太原子弟爭之稱是已族然實非也太原自號鈒鏤王
氏崔氏博陵與清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第二房雖
長令其子孫卽皆拜第三房子弟爲伯叔者蓋第三房婚
娶晚遲世數因而少故也姑臧李氏亦然其第三房皆受
大房第二房之禮清河崔氏亦小房最著崔程出清河小
房也世居楚州寶應縣號八寶崔氏寶應本安宜縣崔氏
夢得八寶以獻勅改名焉程之姊北門李相蔚之夫人蔚
乃姑臧小房也判鹽鐵程爲揚州院官舉吳堯卿蔚以爲
得人竟亂究擢之任程累郡無政績小杜相閒程諸女有
容德教習爲其子瓌能娶焉程初辭之爲人曰崔氏之門

若有一杜郎其何堪矣而杜相堅請不已程不能免乃於
寶應諸院取一姊姪嫁之其後讓能貴爲國夫人而程之
女不顯
進士舉人各樹名甲元和中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
張猶可三楊殺我後有東西二甲東呼西爲茫茫隊言甚
無藝也開成會昌中又曰鴛鴦瑤家識卽合通又曰鄭楊
段薛炙手可熱又有薄徒多輕侮人故裴泌侍御作
美人賦以譏之後有環衒蕭維[illegible]曰[illegible]佰都雍識郎命通
又有大小二甲又有汪已十又有四字甲言其深輝軒庭又
西甲又芳林十哲言其與宦官交遊若劉曄任江泊李

巖士蔡鋋秦韜玉之徒鋋與巖士各將兩軍書題求華州
解元時謂對軍解頭太和中又有杜顗竇紃蕭嶰極有時
稱爲從來須拍杜昇白拾遺賜緋後應舉及第又拜拾遺
時號著緋進士鄭延昌相公爲京兆尹兼知貢舉
白居易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於石立于
墓側相傳洛陽士人及四方游人過瞻墓者必奠以卮酒
故塚前方丈之土常成渥
崔魏公鉉與江西李侍[illegible]隔同在李相石襄陽幕中鉉
自下追入不二年拜丞相隔時在幕爲李相草賀書白寅
廷初降會昌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杜佑 攝德

鄭商綽為浙東觀察奏侍御史鄭公綽為副使幕客與府
主同姓𪚰名者甚夥
咸通末鄭渾之為蘇州錄事談銖為鹽院官鍾輻為院巡
俱廣文時湖州牧李超趙蒙相次俱狀元二郡地土相接
時為語曰湖接兩頭蘇連三尾
蘇氏外粹與弟沖俱鄭都尉顥門生後粹為東陽守沖
為信陽守欲相見境上本府許之兩郡之守攜賓客同府
主出省俱自外郎兄弟之榮少比
范陽盧自興元元年癸亥德宗幸梁洋〔一〕二年鮑防侍郎
知舉至乾符二年乙未崔沆侍郎知舉計九十二年而二
年停舉九十年中登進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諸科在外而
為宰相者聯子所不聯者不十數人然而世謂盧氏不出座
主自唐來唯崇雲二年考功員外郎盧遠知舉後無繼者
常都尉保衡嘗恨之咸通十三年盧莊為閣長都尉欲以
知禮部莊七月卒盧相携在中書以為恥廣明元年乃追
盧□盧渥中丞入知舉帖經後黃巢犯闕天子幸蜀常貽
議於是於蜀代之放十二人
開中貞元已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選序請獨孤
郁□及為浙學紀天受胡之變化為青衿林岸彩鑑與歟

陽府觀之歎息相與結誓繼登科第
薛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
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常凌
晨入朝循〔一〕洛堤步月徐轡詠詩脈脈廣川流驅馬歷長
州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群公望之猶若神
仙焉
玄宗既誅韋氏擢用賢良華中興之政依貞觀故事有志
者莫不想太平中書令姚元崇侍中宋璟御史大夫畢構
河南尹李傑皆一時之選時人稱姚宋畢李焉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勑宰臣入集賢院分寫告
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既而謂人曰聖上
好文書籍之盛〔一〕自古未有朝宰允使學徒云集官家設
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宋有總
華陳有德[redacted]
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沒洛陽王師敗績關門不
守車駕幸蜀次馬嵬驛六軍不發賜貴妃死然後駕發行
至駱谷上登高平馬上謂力士曰吾蒼惶出狩不及辭宗
廟此山絕高望見秦川吾今遙辭陵廟下馬東向再拜嗚
咽流涕左右皆泣又謂力士曰吾取張九齡之言不至於

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既而取長笛吹自製曲
曲成復流涕詔樂工録其譜至成都乃進語而請名上已
不記頋左右曰何也左右以駱谷望長安奏上索笛吹出對
之良久上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齡可號爲謫仙怨有人自
西川得者無由知其本末但呼爲劍南神曲其音怨切
動人大曆中江南人盛傳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
馬祖送閻之長卿因撰其詞意頗自得其詞本不知事之始
詞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攜鳥向平蕪遠近人隨
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
江潭春草萋萋後谷州刺史竇弘餘以長卿之詞甚矣

而製本曲意思與不同復作詞以廣不知者其詞曰胡塵犯
闕衝關金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消散君王何日歸還傷
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蛾眉獨自彎
彎

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緑乘驢戴帽至
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直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
之尹召萬年捕賊官李鎔使促求訪李尉停立思之曰得
必及出召幹事所由於春明門外數里内應有諸司職
事及藝人悉搜羅之而緑衣者果在其中詰之對曰某天
寶教坊樂工也上皇當時數登此樓每來奏此於樓上號
為得老郎非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群臣盛事又覺景象
宛如昔時必知天子在上悲喜且欲泣下於是勅盡赦此
輩却係教坊李尉亦爲京尹所擢用後至郡守

貞元四年劉大真侍郎入貢院前宋司勳聰以其詩曰
獨坐貢闈裏愁心芳草生山公昨夜事應見此時情

大和九年仇士良誅王涯鄭注已後發臨遊宴雖百戲列
於前未嘗少悦往往瞪目獨語左右不敢進問題詩云輦
路生春草上林花發時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更於殿
内看牡丹翹足凭欄誦舒元輿牡丹賦云俯者如愁仰者
如悅開者如語合者如咽久之方省元輿不覺歎息泣下

時有宮人沈阿翹爲上舞河满子詞聲態宛轉曲罷錫以
金臂環乃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女元濟敗因入
此宮

王大尉播少貧居揚州寄食多稱其所薄及登第榮顯掌
鹽鐵三十餘年自劉忠州之後無如播者後鎮淮南乃遊
揚州故居賦詩感舊李衛公出在蜀聞而致和其詩採
揩

宣宗以憲宗常幸青龍寺命復道開便門至寺昇眺追感
者久之

杜悰以岐陽公主選尚駙馬都尉云臣無見官銜有駙

思守悵感類聯

太宗謂衆公曰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用防己過今魏徵殂逝一鏡亡矣

太宗聞虞監亡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

杜羔有至性其父為河北尉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嘗抱終身之感會堂兄兼為澤潞判官鞫獄於私第有老婦辨對見羔出入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詰之乃羔母也自此迎歸又往求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煙煤之下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迹言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號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丘壠遂得歸葬

栖逸

宣州當塗隱居山巖即陶貞白鍊丹所也鑪迹猶在後佛舍有僧名彥範俗姓劉雖為沙門而通儒學邑人呼為劉九經顏魯公韓晉公劉忠州穆監寧獨孤常州皆與之善名執經受業者數十人年八十猶強精神僧律不虧唯頗嗜飲酒亦不亂學者有携壺至者欣然受之每飲三數盃則講說方銳所居有小圃嘗云茶為鹿所損衆勸以短垣隔之諸名士悉為運石共成楊兵部贊事之[illegible]

酒客少者盡言於懷中畢居之際白師曰有少好酒和尚飲不多能笑而酬引徐謂稷曰不用般石且來聽書遂與剖析與日至多不倦人有得穆兵部遺彥範詩者其詞云某偶不名宦因話錄白居列線日應相思昔歲臨清湖陰長松接待座下談聞微言未知何時復遂此事遥瞻水中月嶺上雲似馳心想而已和尚講於禪味深於酒德所念僅同嬰兒所欲或如少壯常恐身體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實係憂悲其誠切如此月日之下稱門人姓名狀和尚前

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弘有道業遠近稱之號曰蔣田天資高峻虛心待物不為表飾呂侍郎渭楊侍郎憑觀察湖南皆師事之潭州旱祈雨不應或請邀楊曰田先生豈為人祈雨者也不得已迎之良逸蓬髮[illegible]弊衣欣然就轝到郡亦終無言即日降雨所居岳觀內建黃籙壇場已具而天陰晦弟子請先生祈晴良逸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左右收壇或扶而昇壇亦遂晴霽嘗有村老持一筆絹為寄將良逸對衆便召坐受或不介意楊憑嘗迎至潭州良逸方病足使到來小舟侍行侍者以履襪追及於衙門中於門外坐瓶指於掇若無人在側楊自京兆謫臨賀尉使使候之遺以銀器良逸受之便盡付門人使還宅[illegible]

曰報汝阿叫不久即歸勿憂也未幾楊果移沂州長史良
逸未嘗干人人至亦不送不記人官位姓名第與呂渭分
最深後呂郎中温爲衡州刺史因祭嶽候先生告以使君
侍郎之子及温入良逸下繩床撫其背曰你是呂渭兒子
耶温泫然降堦先生亦不止其真率如此良逸毋[redacted]
寺中皆呼良逸爲小師良逸常日負兩束薪以奉母或自
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偶寺衆晨起見一虎在四
媪門外走以告媪媪曰毋怯應是小師使致柴耳
將君舍弘有操尚時人以爲不及良逸然二人齊名常見
事良逸舍弘善符術後居九真觀曾使弟子至將市齋

物不及期遂詰其故云於山口遇猛虎當道不去以故遲
滯舍弘曰吾居此庇累已多時何敢如此即以一符置所
見處明日虎踣符下舍弘聞之曰吾本以符却之豈知遂
死既以害物安用術爲取符焚之後不復留意及有歐陽
平者行業亦高見事舍弘而道業不及也歐陽曾一夕
夢三炉自天而下若有名諡既寤潛告人曰二先生不久
去矣我繼之俄而田良逸死舍弘大笑卒桐柏山陳寡言
徐虛符馮雲翼三人皆爲之弟子也衡山周混于將之弟
子也陳徐在東南品地見田將而馮在歐陽之列周自幼
入道善科法亦爲句曲徽之冠

江南多名僧貞元元和以來越州有清江清晝婺州有乾
後乾輔時謂之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白居易爲傳分司東都以詩酒自娛著醉吟先生傳以自
敘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伊水亭樹清峻方冬與群從子
姪同登眺嵩洛既而霰雪微下說鎮金陵時江南山水毋
見居人以葉舟浮之就食孫朱鱸魚念之不忘逡巡忽有
二人衣蓑笠循岸而來牽引一舡舡頭覆青幕中有白衣
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竈安銅甑而炊丱角僕烹茶
[redacted]泝流過於檻前閑州中吟笑方甚盧歎其高逸不知何
人從而問之乃告居易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

舍
李瞻漢之子有文學氣兒浮古非其人雖富貴不交也累
遷司封郎中歸茅山徵拜給事中不就后兩京亂竟不罹
禍
李尚書褒晚年修道居陽羨川石山後長子名爲吳興
子昭爲常州當時榮之
唐吳郡陸龜蒙字魯望舊族也其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
從事侍御史家于蘇龜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與顏蕘
皮日休羅隱吳融爲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禄與張
摶爲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又補

李公蔚與公撰墓志綵給事衎陸詩云龍挾公家列者
嶶仰高文黃門令無主清山竟不焚盖每有徵聘之意唐
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化三年贈右補闕吳
侍郎融爲傳賜史官右補闕李洙文相國陸公撰
碑文給事中顏蕘志日休傳為詩庭冤死沂江方千
詩名著於吳中陸未許之一日方千詩續作詩五十首
裝為方千新製詩雜近卯陸乃下官教方千
之所作也亦然薛許州
能以詩道為己任選劉得詩卷有詩百首如一首卷
初如卷終識劉不能能乃陸之兄也

[illegible]卷三　四十八

天寶之亂元結自汝墳率鄰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
乃舉兵宛葉之間有戍守扞寇之力結天寶中稱中行子
始在商餘山自稱元子逃難入猗玗山或稱浪士漁者呼
爲聱叟酒徒呼爲漫郎
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徑山曰出家是大丈
夫事非將相所能爲
大曆中初關東飢疫人多死榮陽人鄭損率有力者每鄉
爲一大墓以葬棄尸謂之鄉葬翕然有仁義之聲損盧藏
用之甥不仕鄉里號爲雲居先生
嘗友曾於永寧得姓仁者爲子弟稍長自達得寂之
漸踈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
有文學多意思恥一物不盡其妙嗜茶鞏縣為瓷偶人
號陸鴻漸買數十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羽
於江湖稱竟陵子於南越稱桑苧翁貞元末卒
韓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頂度不可下遂發狂慟哭爲
遺書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鋼居閿鄉拜拾遺李周南
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爲轉遠轉高轉近轉卑也
高祖乃煬帝丈人煬帝以圖讖多言姓李將王排斥之
而後因大會煬帝曰上呼爲阿婆面上不懌歸家色猶慍
沮后怪而問之方說帝曰某爲阿婆面后喜曰此可相
賀公是襲唐公唐之稱言堂也阿婆面是堂主天人悅
上都崇勝寺有徐賢妃粧殿太宗呼徐妃又不至怒之因
進詩曰朝來臨鏡臺粧罷且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
來

[illegible]卷三　四十九

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別墅未嘗入城仁傑
伏臘每修禮甚謹嘗雪後休假候盧氏安否適見表弟挾
弧矢携雉兔來歸着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
傑因啓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所欲願悉力從其志姨曰吾

出有一千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懟而去

玄宗柳婕妤有才學上甚重之婕妤妹適趙氏性巧慧因使工鏤板爲雜花象之而爲夾結因婕妤生日獻王皇后一疋上見而賞之因勅宮中依樣製之當時甚秘後漸出遍於天下乃爲至賤所服婕妤生延王肅宗每見延王則語左右曰我與王兄弟中更相親小家皆闕中貴依之柳氏奕葉貴盛人物甚高方與公孫城公皆兄弟行矣睦州俊邁風格特異自隋之後家富於財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曰嬌陳若姿藝俱美爲士之子所奔走睦州一見因求納焉嬌陳曰第中設錦帳三十重則奉事終身矣本易其少年乃戲之也翌日遂如言載錦而張之以行嬌陳大驚且賞其奇特竟如約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節操爲中表所推玄宗在人間聞嬌陳之名及召入宮見上因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欲皆柳氏乃許其歸因語之曰我聞柳家多賢女子可以備職者爲我求之嬌陳乃以睦州女弟對乃選入充婕妤生延王及永穆公主焉

玄宗在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誕遂不出降常令衣道衣主香火小字蟲娘玄宗呼爲師娘特代宗起居上曰汝在東宮甚有令譽因指壽安曰蟲娘是鵶女汝後可與一名號及代宗在靈州遂命蘇澄尚之封壽安公主也

刑部郎中元沛在妻劉氏全白之妹賢而有文學著女儀一篇亦曰直訓劉既寡居奉道受籙於吳筠先生清苦壽考長子固早有名官歷水部郎刺史國子司業次子察進士及第累佐使府後隱居廬山察之長子憐好道不仕次子充進士及第亦尚道家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肅宗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綠衣秉簡謂之參軍樁天寶末番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爲參軍樁上及侍從皆歡樂公主獨俛首嚬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寃橫又豈忍使其妻與群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公主卽柳晟母

郭子儀鎮汾陽時殿中柳芳爲掌書記時柳君有母汾陽王每因大讌嘗誠左右曰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先來告及趙夫人與至王降堦與僚屬序立候至棚而退嘗謂柳君曰子儀幼孤不識家養今日幸承恩寵論勳王雖爲貴盛實無侍御之榮因爲咽久之又曰若太夫人許見禮子儀

之家嘗使南陽夫人以下執贄于儀因捧饌趙夫人以請絜行居終不往

劉玄佐貴爲將相其母月織絁一疋示不忘本每觀玄佐視事見縣令走階下退必語玄佐長爲將相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悲慄思汝父爲吏本縣時嘗畏長官汗慄今爾當廳據按待之亦何安也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玄佐終不失臣節

陸相贄知舉放崔相群群知舉而陸氏子簡禮被黜群妻李夫人謂群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乎公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陸氏門生知禮部陸氏子無一得事者是陸氏一莊荒矣群無以對

穆宗大漸內臣議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向者武后妖蠱幼惑高宗横親庶政及中宗踐位又務擁聖德遲行遜還幾於革命賴宗社威祐神器再復每聞其說未嘗不疾首痛心奈何今日吾兒厥世卿等躐與此議我家兄今與武氏同流先祖汾陽王有社稷大勳我外氏□門閥赫奕我禮嬪帝室非復嬪嬙之比豈可汚形篡逆者耶今皇太子聰睿卿等各宜夜持親侍左右遠屏邪佞勿令近習宰相任重德名賢內官勿干時政吾所願也遂取制裂之時太后兄釗任太常卿聞其議密進疏於太后曰果御此請當率子弟納官爵歸田園太后覽疏泣曰我祖書忠於國餘慶鍾於我兄

劉異尚安平公主辭以其侍女從宣宗曰此何人也曰劉郎音聲人上喜安平不妬顧左右曰與作主人不令與宮娃同處

李尚書景讓少孤母夫人性嚴明居東都諸子尚幼家貧無資蓄雨久宅墻夜隤僮僕修築忽見一船槽實之以錢俾僕等來告夫人戒之曰吾聞不勤而獲猶謂之災士君子所慎者非常之得也若天實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爲俸錢入吾門此未敢取乃

令閉如故其子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鎮景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初夫人孀居猶 未中年貞幹嚴肅姻族敬憚訓厲諸子必以禮雖貴達稍怠於辭循杖之景讓除浙西問曰何日進發景讓忘於審思對以近日夫人曰若此日吾或有故果行如何讓惶懼夫人曰汝今貴達不須老母可矣命僮僕斥去衣撻于堂下景讓時已斑白矣搢紳以爲美談在浙西左押衙因應對有失杖死既而軍中洶洶將爲亂大夫人乃候其入衙中坐廳中叱景讓立廳下曰天子以方鎮命汝安得輕用刑如衆心不寧非惟上負天子而令垂白之母銜羞而死使吾何

面日見汝先人於地下乎[illegible]感咽命杖其[illegible]大將
拜從乞之良久乃[illegible]遂[illegible]其
被黜即皆其[illegible]不用曰
朝廷知是[illegible]名者[illegible]畏放從第是咸[illegible]
斜
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田舍[illegible]帝曰誰觸
忤陛下帝曰魏徵[illegible]我嘗不得行[illegible]后退而具朝
服立於庭帝驚曰是何爲后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
聖明故魏徵得[illegible]備數後宮安敢不賀
高宗乳母盧氏本滑州總管杜才幹妻以[illegible]逆伏誅故虜沒
入宮帝既即位封燕國夫人品第一盧既藉恩寵屢訴及
杜[redacted]氏臨亡復訴與才幹合葬帝以獲罪先朝亦不許
之
隴西李知璋妻滎陽鄭氏[illegible]不見重知璋爲江夏尉因醉
杖殺人母其子入從[illegible]以杖拒門鄭君惟念而
入鄭氏以身救知璋[illegible]求救於左右[illegible]後
斷之猶以身代夫[illegible]刃[illegible]其腹胎出於外
而隕乃告知璋及其二子州司以聞[illegible]杖[illegible]人
太宗造玉華宮於宜春縣[illegible]爲殿之本貫
在儉爲切見[illegible]之功不可兼遂比闕[illegible]是宮[illegible]微曾

未論時王章創[illegible]因山藉水非架築之勞損之又損
頗有無功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顧
取人豈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illegible]明主之所安金屋瑤
臺[illegible]之作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
身願陛下[illegible]以時則力不竭不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
充容名[illegible]姑也文彩綺麗有若天生太宗
前衰矣而卒時人傷異之
蜀之士于莫不[illegible]相如滌器之風陳會郎中家當
壚爲業爲[illegible]其母甚曾勉以循進不違不
要歸鄉以成名[illegible]皆自成都
[illegible]
齊至中都助業後業成入韶作蟾蜍賦大行元和元年及
第李相國吉甫見報狀處分庙界牀下洒旆閭其戶家人猶
[redacted]之逸逃宕後第[illegible]之力也後爲日中人令婿
西川副使建與彭漢兩郡而終
尚書左丞相有庾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
造庾[illegible]至寢室見其門簾甚敝乃[illegible]潛度廣狹以麁竹織
成加緣飾將以贈庾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江左之亂江陰[illegible]鄧待徵妻陳氏爲盜所掠將以待徵官
告託於村媼而後死之[illegible]婦賦以行於世
苗代[illegible]其父太師也男張河東也夫廷賞也子弘靖也婿

常太尉也衣冠婦人之背繇如苗氏者

唐語林卷第三 終

唐語林雖非善本然是牧翁架上故書
經其點閱者又從春興季氏散出而余
得之沈氏（況字扶𢿙、承樸）書肆者也康熙丙申端陽節
假余以先君子忌辰不出因理書冊漫記
以留示壽餘 義門潜夫

楓窻小牘二卷

（宋）袁褧撰

明刻唐宋叢書本

楓窗小牘二卷（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明海鹽姚士粦序。以書中所載先三老一條、證以洪适隸釋袁褧碑、知其姓袁。又有少長大梁及僑寓臨安語、可知其鄉貫。其名則終莫得詳。查愼行註蘇軾來鶴亭詩、引爲袁褧。未詳何據。褧實明人、疑愼行誤也。上卷記見崇寧間作大饗方額、下卷言嘉泰二年月食事、卽以崇寧末年而計、亦相距九十七年。舊本題百歲老人。不誣也。所記多汴京故事、如艮嶽京城河渠宮闕戶口之類、多可與史傳相參。其是非亦皆平允。惟洪芻以搜括金銀之日、勢劫內人、徵歌佐酒、其罪不可勝誅、長流海島。宋法已爲寬縱。此乃力辨其無辜、則紕繆之甚。不足徵據矣。

楓窗小牘卷上

宋 袁褧

予追隨渡江僑寓臨安山中父昔年定都爲鳥有第日對窗西烏桕岩念舊聞得數十事錄之以備遺忘時晚秋蕭瑟喜有丹葉殘霞來射几案會錄成輒呼酒蕩之名曰楓窗小牘

藝祖受命元年秋三佛齊來貢時尚不知皇宋受禪也貢物有通天犀中有形如龍擎一蓋其龍形騰上而尾少左向宋其文即宋字也真主受命豈偶然哉

藝祖即以此犀爲帶每郊廟則繫之

予僑家後圃有一大井是武肅王外祖家舊物井上有文曰於維此井厚育坎靈有莘有邰實此儲英時有長虹上貫青冥是惟王氣宅相先徵爰啓霸王莫紱蒼帳沛膺漸澤配德東溟臣羅隱謹頌

太祖征李筠以太宗爲大內都點檢汴民驚曰點檢作天子矣更爲一天子地邪此又人口木箭也

太平興國中蜀人張思訓製上渾儀其製與舊儀不同宛爲巧捷起爲樓閣數層高丈餘以木偶爲七十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鐘擊鼓又爲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即自執辰牌循環而出余大王父贊善公嘗入文明殿漏室中見之

國初杭粵蜀漢未入版圖總戶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五十三至開寶末增至二百五十萬八千六十五戶太宗拓定南北戶猶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此後遞增至徽廟有一千八百七十八萬之多猗可謂盛矣及乘輿南渡江淮以北悉入虜庭今上主戶亦至一千一百七十萬五千六百有奇生息之蕃

視宣和已前僅減七百萬耳尚令此虜假氣遊魂何也

太宗命儒臣輯太平廣記時徐鉉實與編纂稽神錄鉉所著也每欲採擷不敢自專輒示宋白使問李昉昉曰徐率更以博信天下乃不自信而取信於宋拾遺乎詎有率更言無稽者甲採無疑也於是此錄遂得見收

楊億作二京賦既成好事者多爲傳寫有輕薄子書其門曰孟堅再生平子出世文選中間恨無隙地楊

二門答之曰賞惜遠顏事等陷世雖書我門人
此地余謂此齊東之言也楊公長者肯相較若爾[illegible]
道君皇帝改元宣和人或離合其字曰一旦宋亡也
與蕭歸離合後周宣政爲宇文亡日同
太常音律官田琮家庭中嘗有光怪掘地得古鐘一
枚一黃鐘一中呂　上死無聲又一玉管校長于古
玉管蓋漢晉間物也其年遂遷職
趙韓王疾夜夢甚惡使道流上章醮謝道流請章上
神歸言之從枕躍起索筆自書曰情關母子弟及[illegible]

由丁人謀討協臣民子賢難違乎天意乃憑幽崇逞
此强陽竊臣氣血之良肆彼魘咒之厲倘合帝心詠
旣不誣管蔡幸原臣死事堪承謝朱均　云云　鎔封令
勿發向空焚之火甫熱倏而此章爲大風所掣吹墮
朱雀門爲人所得傳寫于時竟不悉
淳化三年冬十月太平興國寺牡丹紅紫盛開不侔
春月冠蓋雲擁僧舍塡駢有老妓題寺壁云曾趁東
風看幾巡冒霜開喚滿城人殘脂剩粉憐猶在欲向
彌陀借小春此妓遂復車馬盈門

古人稱士農工商爲四民今有六民[illegible]初何位王
禹偁上五事有云古者井田之法農即兵也今乾戈
之士不復事農是四民之外又一民也自佛教入中
國度人修寺不耕不蠶而其衣食是五民之外又一
民也
李文靖賢相也與張齊賢相不協齊賢竟以被酒失
儀罷相時人語曰李相太爾張相太甚此亦里巷之
公論也
汴京閨閣妝抹凡數變崇寧間少嘗記憶作大鬢方

額政宣之際又尚急把垂肩宣和已後多梳雲尖巧
額鬢撐金鳳小家至爲剪紙襯髮膏沐芳香花靴弓
屣窮極金翠一襪一領費至千錢今閨房中閨飾復
爾如瘦金蓮方瑩面丸遍體香皆自北傳南者
邢昺以九經及第鬱爲儒者乃傾意歆若納身垢汗
爲上說所講經木枌櫟爾雅疏其後太學生郭盛
詰昔人不分老子與韓非同傳郭注邢疏無論周公
不享其息即先人得無罪寃地下且郭逆道邪附
欽若甜雅近日今以上邪盛舉九經乞辭此疏將邢

曰孫子于之裔太學中語曰景純有孫子上
宣和中有反語云寇萊公之知人則哲王子明之將
順其美包孝肅之飲人以和王介甫之不言所利皆
皆賢者之過人皆得而見之者也
祥符中天書既降復有道士趙[illegible]等同來上寶大洞
人皇經稍記其首篇云爾時玉清虛皇上帝在玉清
景靈之宮忽從白明旛內傳下玉音滿越際亮二十
三天一時耳根共感見諸天衆速駕雲車龍鶴供臨
天路皆滿諸天既集面覲虛皇于雲陛之下劍環衆

琤交映左右虛皇口吃爾諸天聽予渙號夫天有天
皇地有地皇人有人皇天得清皇地得寧皇惟此林
林衆為太蒼下方大亂予悶是痛爰召宓羲邇茲訟
靈下撫九州[illegible]後先命處天門入方歸王天下太
平今茲嗣皇寶[illegible]聖神合壽于春東封泰山西封金
天感鎮兩[illegible]其言誕妄不[illegible]
類[illegible]廷群知其妄亦[illegible]設[illegible]受之供[illegible]
呂夷簡有經[illegible]交上至清以[illegible]不第隱[illegible]山[illegible]
以子簡[illegible]京師[illegible]之不赴命仁宗[illegible]

廢郭后呂夷簡之至清[illegible]
青山寺論家人一[illegible]反身[illegible]
卦人謎語乃今天子[illegible]使天下夫
婦之生不得終始其義[illegible]不可以反身之謙[illegible]
之而將順至此乎安在其有[illegible]
知讀書與仕宦自是兩截事幸哉天以布衣[illegible]我身
也雖然但夫自今永保祿位矣何者有所廢必有所
愛能從人主所愛處有勢力者亦必不愛爵祿以愛
其人于衆人之外也此一牘也先為相業[illegible]後為相

位賀惟但夫兩受之夷簡大怒併其子逐焉
賢士大夫亦有天理採煞處如錢唯演之下在寇萊
公是也因忍人奸亦有天理不泯處如秦檜之不盡
殺郭國子孫是也
洪駒父[illegible]云使人尚類[illegible]
廿其人[illegible]不識[illegible]
人每[illegible]而去[illegible]及[illegible]括金[illegible]
以奉命行事[illegible]不見此時情狀竟為
剛紀自利[illegible]搜索[illegible]亦大寬[illegible]

之丈夫梁蔡養於保抱之手即淮淛之間
亦未嘗眼見身到此一旦崩亂將母則倉皇無措
挾女偕身孤蓬之底乘風渡淮濁浪掀空笈筏丁寧
應魚腹魂魄盡喪相顧失色及至江上予時寄舍
逆旅清東渺渺迷極望雖騰借買舟航遊舶尼
其載一船母妻悲號至不欲渡願投江流自殺焉
檣爲風折半欲浪中滿船狂叫人心先覆
擲纜得抵潤州此蓋生平未遭之危合門木
也後嘗問人曰江必從此渡乎必當更有餘處其人
亦不知答既而可詠吳表臣上疏言大江之南上自

荊鄂下至常潤不過十郡之間其要不過七渡上流
最急者三荊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急者
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急者二建康之宣
化鎮江之瓜洲此七渡當擇官兵守之其餘數十處
或道路迂遠水勢不便或大軍往來沿捷之處於是
始知前問之人不知也之論豈虛語哉
慶曆三年　月呂夷簡以司徒歸第夏竦召至國門
而罷詔以賈昌朝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富弼爲
樞密副使弼固辭改資政殿學士乃以范仲淹代之
又以歐陽修余靖蔡襄王素充諫官一時朝野懽欣
至酌酒相慶太學博士石介因作慶曆聖德頌其詞
大激邪佞切齒其頌至范仲淹曰太后乘勢湯沸火
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太后一語仁宗含之在中不
敢出之口者亦不宜言其最微心目者如衆賢之進
如茅斯拔大如　知斯脫又曰神武不殺其默
如淵聖人不測其動　韓魏公與范文正公適
自陝來朝竦之客如有今日同者手錄此頌進于二

公此日道竦非爲諸君子慶二公大閱范拊股謂韓
曰爲此怪鬼輩壞之也韓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
孫復聞之亦曰石守道禍如於此矣
汴中可餘杭作市盤庶地上人宮及余邸寓山中深
谷枯田林麓家日魚蝦屏陳留邇莫構惟野蔥苦蕒
紅米作飯炊汁當代脂供亦不謂地上天宮有此
受享也
國朝婦人封自執政以上曰夫人尚書以上封淑人
侍郎以上封碩人太中大夫以上封令人中散大

以上封恭人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朝奉郎以上封安人通直郎以上封孺人然大人有國郡之與而武臣一準文階其後三公大將封帶王爵者妻亦受封特視正妻減階耳若郡縣君則先曾王大母亦封縣君正和二年詔除之

本朝以童子舉如國初賈黃中舉自五代不論若太宗朝洛陽郭忠恕通九經七歲舉童子科淳化二年賜泰州童子譚孺卿出身雍熙間得楊億年十一以童子召對授秘書正字咸平間得宋綬景德間撫州

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二祥符間又得李淑又趙煥以童子召對令從秘閣讀書賜年十二蔡伯希年四歲誦詩百餘篇召為秘書正字神宗朝元豐七年賜饒州童子朱天錫五經出身年九歲賜錢五萬又天錫從兄天申年十二試十經皆通賜五經出身紹興七年賜處州孝童周智出身乾道淳熙間呂嗣與王克勤賜童子出身先君子以一歲通九經以不偶丁晉公拔不以聞竟不得與前世之[illegible]刻也

壽山艮嶽在汴城東北隅徽宗所築初名鳳凰山後改壽山艮嶽周圍十餘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介亭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臺家大夫嘗承命作頌曰玉皇御天金母嬪女瑪璧成車霓映作扉龍馭崑丘烏發玄圃笑月光微看雲色阻荷露添華柳烟生嫵九重歡脊六宮遙處乃搆椒房用當金宇承綠宮皆琵琶為戶碧篠深沈青霞掩堵小臣獻頌無斗為對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真嶝覽秀軒龍吟堂之南兩壽山兩峯並峙有鴈池噰噰

亭山之西有藥寮西有叢書亭白龍沜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三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嶺畔有倚翠樓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方沼沼中作兩洲東為蘆渚浮陽亭西為梅渚雪浪亭西流為鳳池西出為鴈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亭復由磴道上至介亭亭左有極目亭蕭森亭右有麗雲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上流注山澗西行為漱瓊軒又行石間為煉丹[illegible]山三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澌閣

序有勝筠菴躡雲臺蕭閒閣飛岑亭支流別磵
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
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山之西北有
老君洞爲供奉道像之所其地又因瑤華宮火取其
地作大池名曲江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
西則是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
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
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旣成帝自爲艮嶽記以爲山在
國之艮位故名艮嶽嶽之正門名曰陽華故亦號陽

華宮宣和五年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
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牐數月乃至會初得
燕山之地因賜號敷慶神運石石傍植兩檜一夭矯
者名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臥雲伏龍之檜皆
玉牌金字書之徽宗御題云拔翠琪樹林雙檜植靈
囿上稍蟠木枝下拂龍髯茂撐拏天半分連卷虹南
負爲棟復爲梁夾輔我皇謀嗟乎檜以和議作相不
能恢復中原已兆於半分南負而一結更是高廟御
[illegible]字也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峯曰慶雲萬

態奇峯又作絳霄樓直山北勢極高峻夏出雲表蓋
工藝之巧其後舉閣興築不已四方花竹奇石悉萃
於斯珍禽異獸無不畢集命市人薛翁豢擾馴狎駕
至迎立鞭扇間名萬歲山珍禽命局曰來儀所費金
芝產于艮嶽萬壽峯只改名壽嶽
先三老碑在扶溝石牛廟後從臬下碑横裂爲二上
複破泐如圭然光瑩可鑒少嘗從祖父誦碑摩讀至
斬賊公先勇食邑遺鄉六百戶事考之東漢先人劉
傳了不可得後從衛南獲得歐陽公集古錄第釋序

世次及缺文而已最後得趙明誠金石錄始知公先
勇爲公孫勇又不知出自何書今老矣目不能觀書
徒悒悒此事不了忽從宇文學博處得鄱陽洪景伯
碑跋方知此事在范曄田廣明傳得云故城父令公
孫勇謀反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圉圉使小史侍之知
其非是守尉魏不害等共收捕之上封四人爲侯小
史竊言上聞之對曰爲侯者得東歸否上曰汝鄉名
爲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於是賜小史爵關
內侯食邑遺鄉六百戶不覺快躍而起揮冠噴地老

髮鬑鬑弗暇手握也家與詩書作何尚在五十年不知碑石上事媿已媿已

余嘗見內庫書金樓子有李後主手題曰梁孝元謂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後西魏破江陵帝亦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荊州壞焚書二語先後一轍也詩以慨之曰牙籤萬軸裹紅綃王粲書同付火燒不是祖龍留面目遺篇那得到今朝書卷皆薛濤紙所抄惟今朝字誤作金剛徽頭惡之以筆抹去後書竟如識入金也

丁謂與寇以拂萊公鬚得大拜然事未可必生平最尚禨祥每晨占鳴鵲夜看燈蕊雖出門歸邸亦必揣聽人語用卜吉兆雖有無賴于慶貧寒不振計且必死凍餓論丁一落第老儒老儒曰汝欲自振必易姓名當夫濟耳幸無忘我慶拜而聽之老儒遂改丁為丁易名宜祿使投身於謂謂大喜收之門下皆恠謂之謂不答第曰吾得此人人拜忘矣不旬月而謂果入用此人遂以寵通紀綱號大保館使佩弗倚精關說不踰年而宜祿家十萬矣老儒亦以引見竟得參授大郡至今相傳不知所謂須倒翁是何宗青門空相爭頭呼為宜祿且復姓丁愈信所命以為公眼不讀書也

道君皇帝以于闐玉造八寶為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下鈐篆印曰太極函三運神功于八索乾元用九增寶於萬年八索用九可謂切事徽廟以銀梳盛蘇合香賜之

司馬溫公保身說云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倘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先君書此以置座右以自儆其生平所遭其與遊諸公惜不早見及此遂階泰氏之禍悲哉

杭州江堤築是梁開平四年八月時錢氏始霸武肅

日以候潮通江二門之外潮水衝激版築不就以彊
弩數百射之潮水為避擊西陵遂以竹籠石植大木
固之率數歲輒復壞祥符七年潮直抵郡城守臣戚
綸漕臣陳堯佐議累木為岸實薪土以捍之武官非
便命發運使李溥按視十月壬戌溥請如錢氏故制
立木積石以捍潮波從之其後踰年隄不成年用
土天聖四年二月辛酉侍御史方謹言請修江岸二
斗門慶曆六年漕臣杜杞築錢塘隄起官浦至沙
以捍風濤浙江石塘勑於錢氏景祐中工部郎中張

夏為轉運使置捍江兵採石修塘人為立祠紹興二
十年修石堤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吏部尚書
林大鼐言潮為吳患其來已久捍禦之策莫於浙江
亭碑自江流失道潮與洲門怒號激烈千運為被民
以不寧宜額置一司究利病而後興工乾道七年十
一月十八日帥臣沈復修石堤成增石塘九十四丈
武肅王還臨安與父老飲有三節還鄉之歌父老多
不解王乃高揭吳音以歌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別是
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儂心子裏至今狂童遊女亦
今期問答之歌呼其宴處為歡喜地
汴京故宮蹕雲殿日常在步殊前悉依條載於上
宮城本五代周舊都宋因之建隆三年廣皇城東北
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周圍五里南三門
中曰乾元東曰左掖西曰右掖東西面門曰東華西
華北一門曰拱宸乾元門內正南門曰大慶東西橫
門曰左右升龍左右北門內各二門曰左右銀臺東
華門內一門曰左承天祥符西華門內一門曰右承
天左承天門內道北門曰宣祐正南門內正殿曰大

慶東西門曰左右太和正衙殿曰文德兩掖門曰東
西上閤東西門曰左右嘉福大慶殿北有紫宸殿視
朝之前殿也西有垂拱殿常日視朝之所也次西有
皇儀殿又次西有集英殿宴殿也殿後有需雲殿東
有昇平樓宮中觀宴之所也宮後有崇政殿閱事之
所也殿後有景福殿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
凡殿有門者皆隨殿名宮中有延慶安福觀文清景
慶雲玉京等殿壽寧堂延春閣福寧殿東西有門曰
左右昭慶觀文殿西門曰延真其東與君殿積慶前

建感真閣又有龍圖閣下有資政崇和宣和□閣
殿天章閣下有羣玉蕊珠二殿有寶文閣閣下亦有
嘉德延康二殿前有景輝門後苑東門曰寧陽有內
有崇聖殿太清樓其西又有宣聖化成金華西涼清
心等殿翔鸞儀鳳二閣華景翠芳瑤津三亭延福宮
有穆清殿延慶殿北有柔儀殿崇徽殿北有欽明殿
延福宮北有廣聖宮內有太清玉清沖和集福會祥
五殿建流盃殿於後苑又有慈德殿觀稼殿延□□
閣英殿隆儒閣慈壽殿慶壽宮保慈宮玉華殿其春

殿睿思殿六符殿崇慶隆祐二宮睿成宮宣和殿聖
瑞宮顯謨閣玉虛殿玉華閣觀稼宮燕寧殿□福宮
政和三年春作新宮始南向殿因宮名曰延福次曰
蕊珠有亭曰碧琅玕其東門曰晨暉其西門曰麗澤
宮左復列二位其殿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謨凝和崑
玉羣玉其東閣則有蕙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
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其西
閣有繁英雪香披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
□□秋香叢玉扶玉絳雲會寧之北疊石爲山

山上有殿曰翠微旁爲二亭曰雲巋曰層巘凝和之
次閣曰明春其高踰一百一十尺閣之側爲殿二曰
玉英曰玉澗其背附城築土植杏名杏岡覆茅爲亭
修竹萬竿引流其下宮之右爲佐二閣曰宴春廣十
有二丈舞臺四列山亭三峙鑿圜池爲海跨海爲亭
架石梁以升山亭曰飛華橫度之四百尺有奇縱數
之二百六十有七尺又流泉爲湖湖中作堤以接亭
堤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又爲茅亭鶴莊鹿砦孔翠
諸柵蹄尾動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幽勝宛若生

成西抵麗澤不類塵境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
宮東西二橫門皆視禁門法所謂晨暉麗澤者也而
晨暉門出入最多其後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
位跨城之外浚濠深者水三尺東景龍門橋西天波
門橋二橋之下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
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其後又闢之東過景龍
門至封丘門此特大槩耳其雄勝不能盡也
余汴城故居近陳州門內蔡河東畔居後有岡喬林
深竹映帶城隅中有來鶴亭王大父時有野鶴來棲

奚身抑不去蘇子瞻有詩云爲渤衙官尸披月羽氅氅酒酣亭上來看舞有客新名喚作兒了誦此詩未嘗不歎滿青衫也

子瞻又有與王大父手跡一紙云累日欲上謁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勝馳繫足疾惟葳靈仙牛膝二味爲末蜜丸空心服必効之藥也但葳靈仙難得眞者俗醫所用多薝本之細者爾其驗以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狀且脆而不韌折之有細塵起向明示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有鴝鵒眼此數者備

然後爲佳服之有奇驗癱瘓痛拘攣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馬之効二物當等分或視臟氣虛實酌以牛膝酒及熟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之不復有效若常服此即舟蔵收採皁莢芽之極嫩者如造草茶法貯之以代茗飲此効屢嘗日驗知君疾苦故詳以奉白元素書巳作稍暇當見軾白彦方足下王大父有本疾故以此方見示此紙尚存篋中渡江巳來與奧贄其贅者

又嘗乘驄馬至太和宮前忽宣平日所愛小烏其馬至御前馬足不肯進左右鞭之益咆跳不知其兆時閹人進曰此願封官耳上曰候了日官小烏乃小烏白身羽紺腸龍驤將軍然後懾然就轡

荊公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遙驚心寇盜來攻剽人皆以爲夫出婦憂荒亂也及荊公罷相子瞻召還諸公飲蘇寺中以此詩問之蘇曰于貧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爲青字荒蕪田有艸也艸田爲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旁去爲法字女

戴笠爲安字柘落木條剝石字阿儂是吳言合吳言爲誤字去家京洛爲宋字與寇盜爲賊民蓋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

家大夫嘗謂曾子固南齊書序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看其要處云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其言至約其體至備而爲之二典者

排而明之所記者豈洵其迹併與其湮微之意而傳之無不盡也至于後世諸史事迹叢脞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萃之臣亦有得赫然傾動天下之耳目而一時倫奇悖理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耶第其中反覆無應處多累句重疊爲可惜耳

汴京河渠凡四曰蔡河自陳蔡由西南戴樓門入京城繚繞向東南陳州門出曰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從東水門入京城繞州橋御路水西門出曰五丈河

來自濟鄭自新曹門入通汴河曰金水河自京城西南分京索河築隄從汴河上用木槽架過從西北水門入京城夾墻遮擁入大內灌後苑池浦先是詔析金水河透槽画水入汴北引洛水入禁中賜名天源河然舟至即啟槽頻妨行舟乃自城西超宇坊引洛由咸豐門立隄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而槽廢

吳越忠懿王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生以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薨年政六十是夕大流星墜于正寢之上光燭滿庭

緋嚮旅投身武爵特加殊遇復命儀曹辭之曰非宜遠託於荊州都督亂世大子辟爲舒司寇只爲故鄉以劉氏避武肅嫌名也

余邸寓于錢氏之舊第蒼山碧樹想見其鍾風桐因念余昔家京邑時過南宮賦大學左方禮賢宅未嘗不欽仰忠懿之賢雖喬木垂楊朱門雕砌宛若猶在于時子姓貧寒至有衣食不周者嘗讀兩朝供奉籍太祖太宗雖所賜金器六萬四千七百餘兩銀器六十萬八千八百餘兩玉石器皿一萬七千事寶玉帶

四十二條錦綺二十八萬六千二百餘疋然忠懿入貢如犀黃犀龍鳳龜魚仙人鰲山寶樹等通犀帶凡七十餘條皆希世之寶也玉帶二十四條金獅子帶一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一十萬二千餘兩錦綺二十八萬餘疋色綃七十九萬七千餘疋金飾玳瑁器一千五百餘事水晶瑪瑙玉器凡四千餘事珊瑚樹高三尺五寸金銀飾陶器一十四萬餘事金銀飾龍鳳船舫二百艘銀裝器械七十萬事白龍腦二百餘斤及歸國之初舉朝文武閣寺皆有餽遺益有國

已來所積一空矣

楓窗小牘卷下

宋 袁褧

舊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煎盤案亦復擅名如王樓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餅薛家羊飯梅家鵝鴨曹家從食徐家瓠羹鄭家油餅王家乳酪段家爊物石逢巴子南食之類皆聲稱于時若南遷湖上魚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兒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類皆當行不數者宋五嫂余家蒼頭嫂也每過湖上時進肆慰談亦他鄉寒故也悲夫

北部郎洪湛以王欽若賄賣任懿及定畧謫儋州竟死海外忽有相識遇洪大庾嶺猶儀衛赫然若有官者相識詢是後還與執手慰悲洪曰我往捕于欽若耳言訖不見其人愕然已而欽若病甚口呼洪卿寬我我以千金累卿然忠奈已索白兩不難償卿兌百也觀此則二百五十金之說猶當時鞫者默為欽若藏貨也然湛冤極矣

名畫李成以山水供奉禁中然以子姓饒貲爲官市綠玉大商不易為人落筆惟性嗜香藥名酒人齎

汴獨相國寺東宋藥家故與相國寺僧往時必□小
特紙素揮灑爲繪後即補門兩邊爲林木□□
識者謂壁畫窺入神妙惜在白壁上作
思陵帝與龍祖遊祭陵　竊極工巧自宮更哭紙錢
差小官家不喜諫官以爲俗用紙錢乃釋氏使人以
過度其親者恐非聖主所宜以奉宗天也今上成於
地曰邵堯夫何如人而祭先亦用紙錢豈生人處世
如汝能日不用一錢否乎

岳少保既死獄籍其家僅金玉犀帶數條及鎧甲兜

鍪南蠻銅弩鎗刀弓劍鞍轡布絹三千餘疋粟麥五
千餘斛錢十餘萬書籍數千卷而已視同時諸將如
某某某輩不貲玩滿堂膏田園佔幾縣享年者妾
兒滿前福祿繫懸不意如此天道亦因有不可知者

本朝曆凡十變在建隆則曰應天在太平興國則曰
乾元在咸平則曰儀天在天聖曰崇天在治平曰明
天在熙寧曰奉天在元豐曰觀天在崇寧曰占天本
幾又改曰紀元在紹興曰統元

與宗時賈昌朝撰國朝時令初景祐中丁度等承詔
編入時令後爲國朝時令以備官書最後自□人
參詳吕夢得林甫諸家月令之說爲集解訂□□
時鏡所書以四時分十二月各繫其事條流更詳明
時令見賈昌朝所奏時令見夫紹興中賈汝翼得之并
後借本乃以景祐曆書者日月之合疏列分度併取
一二名數註字音於下以備閱時之宜焉

余少從家大夫觀金明池水戰見船舫迴旋戈甲照
耀爲之日動心駭比見錢塘水軍戈船飛虎迎弄江
濤出沒聚散歘忽如神令人汗下以爲金明池事欬

如兒戲耳至如韓侍王國房王天蕩飛輪八艘踏車
製回風而者更不知何如也

熙寧元年十月詔頒河北諸軍教閱法凡弓分三等
九斗爲第一八斗爲第二七斗爲第三弩分三等二
石七斗爲第一二石四斗爲第二二石一斗爲第三

余始寓京師于紹興二年五月大火僅挈身走出避
湖上此時被燬者一萬三千餘家及家山中六年十
二月京師復火更一萬餘家人皆以爲中興之始攻
元應災致此然周顯德五年夏四月辛西城南火竹

延于內城忠懿王避居都城驛詔以其地
延燒而燬計一萬九千餘家但臨安扶救既休自上
疏東京每坊三百步有軍巡鋪又于高處有望火樓
上有人探望下屯軍百人及水桶酒缸鉤鋸斧杈梯
索之類每遇生發撲救須臾便滅

高宗在建康有大赤鸚鵡自江北來集行在承塵上
口呼萬歲宣者以手承之鼓翅而下足有小金牌有
宣和二字因以索架置之稍不餐惟比上膳以行在
草草無鸚鵡大呼卜尚樂起方響久之曰卜娘子

不敬鸚鵡道君時掌樂宮人以方響引樂者故俗
以高格私呼鳥為鸚鵡籠治下後此鳥持至臨安忽
死高宗親為文祭之以金函瘞葬何意朱紫來世兹
散禮羅剛死不遠長江來自汴水匪饑則附曰忠且
矢湖晦步高俊才可果勞呼舊人以為近侍爾亡若
斯鳥宦亦似人削去羽歸魂鴉尾借號有鳥來朝無
雄而昔為假乃仍辟紀尚饗茂謂遲遲一時大丁宵
為置筆

宋徽宗皇帝祀汾而還過伊闕親灑宸翰為銘勒石
文不知點群臣皆呼萬歲其文曰夫結而為山融而
為谷設險阻於地理資守厄於國都足以表坤載之
無疆示神州之大壯者也粵彼洪原南導高岸中分
夏禹疏川初通關塞周成相宅肇建王城風雨所交
形勢斯在靈葩珍木接畛而揚芬盤石橊泉奔流而
激響寶塔千尺蒼崖萬尋祕等覺之眞身刻大雄之
尊像豈獨勝遊之是屬故亦景貺之潛符躬薦兩圭
祀汾陰而祈民福言旋六轡摩維宅而觀土風既周
覽於名區乃刊文於眞銘曰高闕巍我羣山迤邐乃

闕王城是通伊水形勝屹為吳靈萃止蟠鬱偏摩翔
鳳為崢嶸玉河清回興山趾鴻禧再臨萬載斯紀

國朝開獻書之路祥符中獻書者十九人賜出身得
書萬七百五十四卷宣和五年三館參校榮州助教
張顒所進書一百二十二卷李東一百六十二卷皆
係闕遺乞加褒賞顒賜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七年
取索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祕閣書目比對
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闡補
承務郎宿補迪功郎

余從開封得陳從易所與太清樓校勘官宜□千六
月陳以十代興亡論更加塗竄同官皆降職
崇寧二年五月秘閣書寫成二千八十二部未寫者
一千二百十二部及闕卷二百八十九立限補錄
政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戊戌校書郎孫覿奏以唐
書尚循崇文舊目頃訪求遺書總目之外凡數百家
幾萬餘卷請撰次增入總目合爲一卷詔館等撰次
名曰秘書總目及汴京不守悉爲金虜輦車載般
江浙閩粵藏籍四庫至四萬四千四百八十

六卷較崇文舊目多一萬三千八百十七卷又思陵
以萬幾之暇御書六經論語史記列傳刊石立于大
學與翰墨之妙無媿先朝第奇秘閣逸校前少損所存
多近代編述耳

余向從汴中得見錢武肅王鐵券其文曰維乾寧四
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
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
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
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持節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
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
騭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
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偽爲昏鏡水狂謀惡迹
漸染齊人爾能披攘兇渠蕩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
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於粵於
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固政有經矣
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顯鍾繇刊
五熟之釜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
用錫其金板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泰華有如

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
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
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賚
券中使則焦楚鍠也

歐陽文忠公所作廟災記眞稿猶有余家其中敘
數處如立軍功字寫但曰起家平生曰生平振旅曰
門牖曰勇力曰威武傳戒曰英勇生能萬人敵死不
能庇一身曰生能爲脣齒也亡之主死不能保赤帥
開土之形有司曰邊界不當作叱咤四字無第曰使

余嘗憩此宅外定□□□□□□□□時余
今經停廢故得其稱今竟失□不得□□公□□
亟存惜哉
紹興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詔皇太后宮殿名慈寧三
十日□功□□□表云臣等言德之大者必盡爲物
之望以□□□□之至者必得內表之心以寧其親
之奉文武之降世某任姒之德仰模太紫前考與宮
宜昭揭於鴻名以答揚於流澤臣中賀竊以來朝置
衛遠存長樂之鴻名中禁承顏近著寶慈之茂實皆

以證王居於宸極據寶位於坤寧屬一人欽愛之風
極爲母尊崇之本載新令典允協輿情伏惟皇帝陛
下□□神明要道形于德教纘復大業對越□宗在
天之靈□慕小心躬蹈帝王爲世之行人與能而樂
□□□命以中興上推復武之□不終生爲之發方
□致天下之養用寅奉於母儀□□□之威示日嚴
於□道臣等幸竊衆志懇□□□□繇合於前章極崇
施於顯號叶情文而□□□□以增華輦道中通
朝夕燕兩宮之奉琅瑗入覲時節奉萬年之觴示垂
懌於無疆益儲休於有美伏請建皇太后宮殿以慈
寧爲名時顯仁太后尚羈虜庭讀此有堪痛哭者
下也
鵝兒花汴中謂之洗手花中元節前兒童唱賣以供
祖先今來山中此花滿庭有高及丈餘者每逢念境
泉涕泣潸然乃知杜少陵感時花濺淚非虛語也
項從臨安得見石晉授文穆王玉冊文曰惟天福八
年歲次癸卯十月丙午朔六日辛亥皇帝若曰在□
成象拱辰分將相之星惟帝念功啓土列侯王之國

朕膺以法吳越元宅稽典禮以疏封而況世著大
勳時推令器提貫彌而嗣位杖金鉞以專征將選大
朝藩籬東夏宜列諸侯之上特隆一字之封簡自朕
心叶于輿論咨爾保邦宣化忠正制載功臣起復鎮
國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
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充鎮海鎮東等軍節
度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
發運營田等使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七千戶
食實封四千戶錢佐爲時之瑞命世而生負經文緯武

之才經綸開物成務之志英華發外[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大業
社稷之勳顯榮擅東南之美茲[illegible][illegible]志不同創請
吳越之土疆執桓文之弓矢天資忠孝代有其人荷
休楫以克家爭梯航而述職嫡庶斯在信史有光是
舉彝章爰行盛典上茅衍節方推翼世之賢徽號移
車吏垂策勳之禮斯爲異數允爲真王今遣光祿大
夫檢校司徒行太子賓客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王玟使副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郎中柱
國賜紫金魚袋趙熙等持節備禮冊爾爲吳越國王

於戲開寵元臣四履錫命濮封異姓八閩命臣指河
岳以誓功俾子孫而襲爵爾纂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勿
亡必復之言更膺無窮之祚懋昭爾烈爾惟欽哉
余家藏春秋繁露中缺兩紙比從藏書家借對缺紙
皆然即館閣訂本亦復爾爾不知當時校此受賞銀
絹者得無媿乎後從相國寺資聖門買得抄本兩紙
俱全此時歡喜如得重寶架帙似爲生氣及離離而
來缺本且不可得矣
東坡歐公集序云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
之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
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
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
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
司馬溫公文集序云是文也君天下者得之足以鑒
興衰通治體公卿大夫得之足以勸忠嘉盡臣節士
庶人得之足以儉身厲行爲君子之歸以至山樵水
涯幽人放客得之則浩歌流詠斟酌厭飫隨取皆足
兩公之文真不媿蘇劉序言也

國朝自建隆至靖康自建炎至乾道大赦凡一百二
十有三恩沾於上可謂至矣嘗讀神宗即位大赦詔
曰夫赦令國之大恩所以蕩滌瑕穢納於自新之地
是以聖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捃摭吏民與
起訟獄苟有詿誤咸不自安殊非持心近厚之宜使
吾號令不信於天下其自今內外言事按察官毋
得依前舉劾具按取旨否則科違制之罪知諫院司
馬光上言切惟御史之職本以繩按百僚糾擿姦邪
之狀固非一日所爲國家素尚寬仁數下赦令或一

歲之間至於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則其可言
者無幾矣萬一有姦邪之臣朝廷不知誤加進用御
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若其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
臣恐因此言者得以藉口偷安姦邪得以放心不懼
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國家之長利也請追改前詔刊
去言事兩字帝命光送詔於中書

周顯德中嘗詔王朴考正雅樂朴以為十二律管互
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準以九尺之弦十三依
管長斷分寸設柱用七聲爲均樂乃和至景祐元年

九月帝御觀文殿詔取王朴律準觀視御筆篆寫律
準字於其底復付太常祕藏本寺模勒刻石于廳事
博士直史館宋祁爲之贊其詞曰有周有臣嗣古成
器絃寫琯音柱分律位俾授攸司譯傳來世上聖稽
古規庭閱覩嘉御正聲覩銘寶字孰爲奮芒詎能獻
勢樂府增榮乾華俯賁用協咸韶永和天地

元祐六年七月朔皇帝既視文德殿翰林學士上疏
於廷曰陛下即位尊有德親有道詔取賢良方正經
明行修藝文之士欲以本教天下其惠夫太學者教

[illegible]原也且先皇帝初斥三學舍[illegible]三下員
[illegible]聖上幸照臨其宮上以問丞相[illegible]
今成屢豐賀海內誠無事而陛下聰明仁孝好學尚
文性不因是以風動四方則事尚何可為者也祖宗
之舊章皆在可考請下有司討論以進制曰可以歲
十月庚午駕自景靈宮移伏謁孔子祠入門降輦步
就小次由東階以升奠爵再拜禮官告禮成然後
幸太學詔博士皆升堂坐諸生兩廡下乃命國子
祭酒講書之無逸終篇因而幸武成王廟而還從臣

扈從於是宰諸公賦詩以形容之在位者皆屬和十
二月詔至太學祭酒司業合其條屬以謀之曰此太
平希闊盛事也太學何敢私有必刻金石以傳之天
下爲稱且編格并序其本末格并編推成周之隆其
人君起居動作之美載於詩聲於樂者多出於左右
輔弼之臣而王之德意志慮至設官而傳道之不為
偏區也今丞相諸公賦詩與雅頌之作無異祭酒欲
得之天下與道王之德意無異宜刻石不疑元祐七
年正月十日謹序此李公格非筆也諸公詩皆七言

[illegible]唐行王堂爲前賦詩諸公爲名公[illegible]
[illegible]公忠彥蘇公轍爲公京王公巖叟范公[illegible]
[illegible]公奉世顧公臨李公之純[illegible]公燾范公
[illegible]王公欽臣孔公武仲陳公軻吳公安持豐公稷
[illegible]公琥之李公師德李公階王公葆許公彥孫公[illegible]
[illegible]公筆周公知默傅公楫宋公彬周宋公商吳公路
仁張公敦義劉公符陳公靜通鄧公忠臣李公[illegible]
凡二十六人

京[illegible]食河豚價得一死余過平江姻家張諫院[illegible]

[illegible]使事學得于煮河豚耳須臾[illegible]對余
方且其食忽有客見猶俱起蹤欵爲猫齧分犬後[illegible]
食頃之猫犬皆死幸矣哉奪兩人於猫犬之口也乃
汴中食店以假河豚餉人以今念之亦足半死

余家所藏燕丹子一序抑爲附載于此目無泰誰煞
人然後可學燕丹子有[illegible]不信有劍不神不可不讀
燕丹子從太虛覽恩怨以名教衡急氣使可以爲燕
丹子此荆軻事也有燕丹而後有荆軻也奈感太甚
怒太激威怨輕[illegible]所爲白虹貫日和歌變徵我曰
[illegible]學之不成倚柱一笑所[illegible]
[illegible]者乎余本謂夫不能學[illegible]
[illegible]而然之以燕丹子[illegible]

[illegible]康也汴中家戶門神多畫[illegible]公
[illegible]以泥金飾之識者謂虎頭男子是金飾
[illegible]兒金虜在門也不三數年而家戶被虜王公被其
酷尤甚

政和四年汝蔡有司上言連山巖石往往採擊多變
瑪瑙地不愛寶聖瑞非常乞下詔封禁以供御用時

遣中使出採担者以供用[illegible]而晶瑩成形巧絕
天工者[illegible]亦精緻預徵也出者以
警國家[illegible]爲瑪瑙者爲南方火德國家
以火德應之瑞者猶也變紫石之[illegible]也

宣和二年二月新鄭門官夫浚溝[illegible]
外滿底得一銅器如壺兩傍有環[illegible]
翠間之以綠其文曰綏和元年供工[illegible]造二
十鍊銅黃塗壺容二斗重十二斤八兩[illegible]
椽臨主守右丞周守令寶嗇夫第重六斤耳濃[illegible]

立如許權知開封府王華上之內[illegible]
石綱百卉臻集廢中美人孫大都不存[illegible]帝嘗
憲皇后宅中鮮茂倍常盆盎濫坐不獨過冬[illegible]
花此亦后隨北駕美人憔悴之應也
先正有洛陽名園記汴中園囿亦以名勝當時[illegible]
于此州南則玉津園西去一丈佛閣子王太尉[illegible]
初園陳州門外園館最多著稱者奉靈園靈嬉園州
東宋門外麥家園虹橋王家園州北李駙馬園西鄭
門外下松園王太宰園蔡太師園西水門外養種園

州西北有庶人園城內有芳林園同樂園馬季良園
其他不以名著約百十不能悉記也
王荊公字說序云文者奇耦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
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於無窮如母
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
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出於自
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此一旦但余字說多出私智
何耳
程泰之演繁露云古八婚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
其如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眾多之義若其[illegible]
中戾帳特穹廬拂廬之具證而微者耳捲柳為圈以
相連鎖可張可闔為其圓之多也故以百子總之亦
非什有百圈也其施張既成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
而用青氈通冒四隅上下便於移置耳若今禁中大
婚百子帳則以錦繡織成百小兒嬉戲狀非若[illegible]說
矣
太宗興國五年[illegible]州吉定縣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
斷其喉而殺之下部付刑憲之設蓋厚於人倫孝慈

所生實由乎天性[illegible]乃[illegible]之際固有愛憎之殊夫
責其心理難其實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之子及姑
殺婦者並以凡人論慶曆間寧州童子年九歲毆殺
人當棄市帝以童孺爭鬪無殺心止命罰金入死者
家關封民聚童子救之有因夏楚死者為其父母所
訟府上其獄當民死宰相以為可矜帝曰情可矜
法亦難屈命杖脊於之九重之上乃能究識民情如
此
臨安有諺語凡見人不下禮呼曰強團練余不知其

長者僧行之長老云錢氏有國時攻常州[illegible]
[illegible]仁澤以歸見王不拜王怒命以刃抉其目至
[illegible]元德昭救解云此謹圖線有之足以[illegible]思也
[illegible]以藥附創送歸于唐故至今以為美談
[illegible]玉牒昉于至道所載自太祖太宗秦王以下子
孫凡六百六人公主附之書以銷金花白羅紙黃金
軸銷金紅羅褾帶複以漆飾金匣紅錦襄金鎖今
室始本支次母氏次始生次宗婦次宗女次宮[illegible]
官爵次壽考次賜食然秦王以下太祖本支第云所

姓惟太宗已來爾宗室云
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月食於夜而草澤言食在
晝驗視如草澤言嘉泰二年日食五月朔太史以為
午正草澤趙太猷言午初一刻食三分而著從蔡翰
古監視渾儀祕丞朱欽則等覆驗卒如太猷所言史
官乃抵罪斎自渡江後曆差多矣
范文正之同寅而失于[illegible]韓魏公程伊川之儒正而
見謫于蘇子瞻丁謂之小人而始薦于王元之祭京
之奸邪而見取于司馬溫公李丞相之指據于[illegible]次

[illegible]居[illegible]韓蘄王之成立于金房而有[illegible]
[illegible]皆不知其然而然者也
乾德四年二月遣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illegible]西
[illegible]五年北天竺僧天息災與施[illegible]各[illegible]梵[illegible]
成及中竺僧法天有意翻譯乃詔內侍鄭守鈞於太
平興國寺大殿西度地作譯經院中設譯經堂[illegible]
序為[illegible]序為正義宮七年六月院成召息災
等人人院[illegible]梵本各譯一經命光祿卿湯悅
兵部郎中張泊潤色法進等筆受綴文慧達等證義

月[illegible]所譯經一卷詔賜藏入藏自
是[illegible]錄未載者譯之每誕聖節座月一
日即[illegible]八年改譯經院為傳法院又[illegible]院
十月甲申出新譯經五卷[illegible]九年十一月
丁丑以宰臣丁謂王欽若[illegible]使四年十二月丙
子夏竦上譯經音義七十卷[illegible]年九月[illegible]進僧
淨以華梵對參為文[illegible]七卷
冊府元龜凡一千卷三十[illegible]部千一百四門門有小
序[illegible]自李維等人人而實定于楊億其書且[illegible]

說苑國語國策管晏子淮南呂覽韓詩外傳又
[illegible]覽藝文類聚初學記等書即如西京雜記明皇[illegible]
[illegible]奇皆摘不採其編修官供億飲食皆異常等[illegible]
[illegible]及熟書宋祁有索虜島夷之號欲改去正文正公
謂為文不可改又如杜預以長歷推甲子多誤皆以
誤注其下而不改帝下手詔凡特所之亦不已
皆嗣上之復親覽摘其舛誤多出手書詰問或召對
稍不商略凡八年而成然開卷皆常日所見無甚
異聞不為藝家所重

張佛子名慶京師人也以淳化元年生生一歲而父
母俱亡亦無伯仲昆季遂養於外戚趙氏因冒其
姓趙亦未知自明趙氏之嫡有郭榮者世為右軍巡
院吏趙氏因以慶屬焉郭氏告老慶遂補郭氏之闕
實祥符二年也慶之司獄常以矜恤自持好潔獄
因其必親沐之者乃尤數躬成其徒曰人之陷于法
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為職若不知恤則罪者何所
赴愬耶飲食湯藥臥具必加精潔常為其徒悔之曰
吾儕為此乃欲要福乎慶亦負之[illegible]也好看法乎

一躬有重囚就戮則為之齋素薦佛一月[illegible]
[illegible]者欲私釋也取其夫乃視之[illegible]
[illegible]若也坐罪後遇恩得赦必自[illegible]
[illegible]若慶以至誤於盡條令矣[illegible]以今之也不誠者而[illegible]
獄常决獄官往往爲意為使慶年八十有二無病而
卒其子亨官三班借職亨六子洪左藏庫副使亨
錞元豐五年同登黃裳榜錞銳並顯薦聞封陰德有
後乃如此

轉運使盧之翰為李繼隆誣奏轉運乏糧太宗怒召

中使取之翰等人首時丞相呂端不敢言樞密副
使錢若水犯顏力諍之翰等得免黜為行軍副使後
之翰于都守見錢長揖不謝呂丞相在坐謂翰曰君
忘樞相史中邪盧大言曰錢公此舉使明主不拒諫
大臣敢直言律法無枉所當謝者在彼不在翰也
呂為憮然

太玄極為本朝儒者所議司馬溫公法之以著潛
虛邵康節每謂揚雄太玄不獨知曆法且知曆理
有仇生者少與富鄭公善後以失措去游于韓魏公

門未幾韓富不協遂怒仇謂昔有所短也及魏公卒富公至不往吊且欲甘心于仇或謂仇須面請謝仇曰刺骨之恨豈送面可消但富公正人韓公君子知正人于君子之前能不入於妒婦之條乎富公閔之于是釋然所謂難以情求可以理諭也第不吊韓公至竟爲富公身後名累

余嘗見太子玉冊用珉玉簡六十枚前後四枚刻龍塡金貫以金絲籍以錦褥盛以漆匣裝以金竿篩以螭首今諸用珉簡七十五枚

過庭錄一卷

（宋）范公稱撰

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

過庭錄一卷 內府藏本

宋范公偁撰。公偁仕履未詳。據其所言、乃仲淹之元孫、而不言其曾祖爲誰。觀其稱純禮爲右丞、純粹爲五侍郎、則必非純禮純粹二人之後。純祐惟一子曰正臣、官太常寺太祝、與所言祖光祿者不合、則亦非純祐之後。考純仁傳末稱二子正平正思。此書皆稱爲伯祖、則併似非純仁後。惟純仁傳中有歿之日、幼子五孫皆未官語。正平傳中亦稱以遺澤官推與幼弟。後蔡京興僞造純仁行狀之獄、正思與正平爭承。則純仁歿時、正思已不年幼。知純仁尚有一幼子、光祿即所廕之官。公偁之父蓋即其子。書中稱其於純仁歿後、未及釋服而卒、故後來不預行狀事、而史遂但稱純仁子二人耳。以是推之、知爲純仁之曾孫也。其書多述祖德、皆紹興丁卯戊辰間聞之其父、故命曰過庭。語不溢美、猶有淳實之遺風。惟純禮自政府出守潁昌、史以爲王詵之譖、此則以爲中官閻守忠之譖、則未知孰是也。中亦閒及詩文雜事、如記宋祁論杜詩實下虛成語、記蘇軾論中岳畫壁似韓愈南海碑語、皆深有理解。其他蘇黃集外文及燕照鄰崔鶠諸人詩詞、亦多可觀。獨黃鬚翁傳即李靖虬髯客事、而稱爲已佚之異書、則偶誤記耳。

過庭錄

宋高平范公稱

七伯祖子夷忠宣公次子也爲開封縣時道教初興有玉僊觀王文拔權貴勢傾一邑縣官升陟由其門者甚衆公到觀中王相待倨公亦不爲禮王頗不平謂公曰公後生不可簡禮朝廷宮觀特寄在境中耳邑官薦舉者其力爲多公欲之乎公笑而不荅王益憾之居無何觀中聖母殿珠環王匿之詐爲盜所取告諸朝欲以中公有旨責范某限七

日捕獲違者罷免行移極峻公親蹤知其詐乃召守界分者指問曰此熟蹤也爾輩安得不知我外日去官則不能治汝矣各痛笞之觀王在旁色變自是不復敢出旬日事稍緩會陳州報魏國夫人病危子夷求告奔問觀王意其不復來始肆出入未久魏國安公復往道中益知其實宜以告者遂竟入觀中值王出命吏開其篋得一小簿記盜典所失物及金玉非一遂就擒之觀王立伏曰某今遭遇明公即命扃其觀門考驗文案立具徑申朔廷及所屬蓋懼其有誣訴也王司得之怒甚尋奉旨玉仙觀王特特貸命杖脊配沙門島時人莫不欣快御史張安民特言於神宗范某非常才也願陛下識之紹興乙卯先子守郎曹狀奏其事詔贈直秘閣

陶岳商公父也與寇萊公同年岳調容州幕屬寇守容寇且少陶公就拜講長少禮陶納之後有啓謝寇公云與韓非同傳于老子何傷以叔向爲兄是仲尼太過

王陶樂道哲廟居東宮時師傅也哲廟登極時王退閑上力欲召用陶表謝云羽翼已成四皓不歸於再起田園粗足兩疏那見於復來遂不出又有謝賜夏藥表云陛下樂忠良之諫而臣無入告之嘉猷陛下錫藥石之良而臣無盡言之苦口一時稱之陶美姿而長身時謂之沒興眞武與文正長子監簿爲友壻范氏處長後其室死而監簿亦亡復續長姨忠宣因此跡之

先子於河東一官員家見東坡親墨春宴致語云春

爲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其身
又云王上方麴蘖群賢而恩言酒鼓吹六藝而放
鄭聲雖白雪陽春難解天顔之一笑而獻芹奉職
各盡野人之寸心今集中盡無此
理窟嘗與先子論詩曰古人規矩具在學之不難但
患不能效之耳凡人所作必盜竊一句一字謂之
工而不知在意而不在言也余嘗作詩云赤縣東
城尉他年舊業儒老爲知道馬中有拜恩珠歲月
侵餘齒風埃上短鬚願遊同老友襟韵不相孤此

乃效老杜城北一詩耳試思之
王履道同先子避地嶺外甚熟因見有顔持約王維
畫嘉陵江山圖蓋明皇幸蜀過嘉陵愛其江山命
吳道子圖於大同殿壁王維復畫小簇云江山已
瞻大同殿絃管猶喧凝碧池別寫嘉陵三百里右
丞心事與誰知蓋謂此也
邵伯溫子文康節先生子也才而有文爲陝西宣撫
司書寫機宜文字與路鈐李君交往甚熟李家有
數侍婢每遇歌宴子文必預後十餘年子文與李

氏邂逅長安而李君已死過信其妻生辰命子姪
宴子文於書舍遣舊婢出勸酒酣子文感愴宿昔
即席作詞末章云翻翻上紅裀舞姬猶是舊
精神坐中莫怪無歡與將軍是故人諸子得
之入呈其母皆感泣不自勝乃令謂子文曰宅中
得公佳詞情緒作惡難復行酒即容別日款會子
文不終席而退良久憮然曰所謂口乃禍門此事
即傳於時外日子文謁一當位而不相識問之不記
姓氏答曰此乃李家作調笑者

元祐間伶人丁線見教坊長以詼俳稱宰相新拜教
坊長副庭參即事打一俳戲之語賜絹五匹蓋故
事也元祐年呂汲公忠宣拜相日以任重爲憂容
色愁蹙未嘗少解丁生及副丁石參謝忠宣丁線
見言曰餓殺樂人也相公丁石曰今時和歲豐朝
野歡樂爾何餓爲線見指忠宣而言曰是他肴這
幾個好打鬨趂浪我輩去食何患忠宣亦爲一噱
丁石舉人也與劉莘老同發貢莘老第一丁第四
丁亦才子也後失途在教坊中莘老拜相與丁線

見同賀華老華老以故不欲廷辱之乃引見於書室中再三慰勞丁石丁石曰某憶昔與相公同貢今貴賤相去如此本無嵬見相公又朝廷故事不敢廢誠負慚汗緑見因白敬相公曰石被相公南巷口頭擲下至今趕逐不上劉爲大笑

洛陽朱敦復字無悔弁弟希眞以才豪稱有學老子者曰劉跛子頗有異行時至洛看花一日告人曰吾某日當死至期果然與之密者遂葬於故長壽宮南託無悔銘其墓者跛子劉姓河東鄉山老其

名野夫字豐髯大腹右扶拐不知年壽及平生王侯士庶有敬問怒罵掣走或偃死洛陽十年看花至政和辛卯以酒終南宮道旁家三尺無孔鐵鎚今已矣劉公有一僕曰尚志隨劉四十年劉常以畜生呼之及劉死人恐其有所得士夫競叩之尚志告曰何所得但喫畜生四十年矣無悔因作一詞曰尚志服事跛神仙辛勤了萬千般一朝身死入黄泉至誠地哭皇天旁人苦苦叩玄言不免得告諸賢禁法蝎兒不曾傳喫畜生四十年

許將沖元以前執政知大名府以剛略稱時同官曹蒙衛命察訪廣視郡縣威令甚嚴至大名見沖元當廳下轎沖元出見其倨甚很入呼法司曰不知前執政作守監司得當廳下轎否法司具條白之不許府立曹甚久復令白曹曰請就賓次以全國體曹失措而退許接武迎之謂曰在將無稱此乃朝廷禮耳公不可以人而廢國也曹氣懾無語更不問一毫事屏縮數日而去

沖元察御僚屬甚嚴一日賓僚過廳一都監曳皮鞋

而前許問曰公何得此鞋都監以爲貪意云其衙一卒能造樞密或須之否許作色曰某非無此但不敢對同官着耳都監皇恐失措坐間數十客莫不各覷其足先子自州爲兆少子文所拉沿檄至大名坐中親覩此事

黄魯直少輕物與趙挺之同試舉子所失處一文卷使蛛蛇挺之欲黜之諸公盡從魯直獨相持挺之誠其言問曰公主此文不識一二字出何家魯直良久曰出梁武懺趙以其侮己入銜之後挺之作相曾

直責鄂州召還請流人挺之令有司舉魯直作承
天寺碑云方今禽人少而不禽人多疑爲謗訕朝
廷禽人蓋謂奉佛者復責宜州時五侍郎（德孺）自
聚所還會黃于武昌志甚不平且貧甚侍郎厚贈
令諸子送至漢陽魯直有謝詩見豫章集
溫公曰某適過范淳父門邀之同去徐思之不敢輕
言被他不是個趣哄低人忠宣嘆息久之既歸謂
子孫曰淳父爲溫公所重如此
滕子京負大才爲衆忌嫉自慶帥謫巴陵憤鬱頗見

辭色文正與之同年友善愛其才恐後貽禍然滕
豪邁自負罕受人言正患無隙以規之子京忽以
書抵文正求岳陽樓記故記中云不以物喜不以
已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意蓋
有在矣戊辰十月因觀岳陽樓記遂言及此耳
忠宣舊藏一江都王馬往年自慶赴闕李伯時自京
前路延見求觀忠宣云（某）非吝但道路難爲檢尋
俟至闕未晚李日夕懇之甚力尋出李見之稱嘆
失措借歸累日用意模寫竟不能下手復還之但

以粉牌牓其上云神妙上上品江都王馬云（某嘗）
之累日不能下筆聊留數字見歸向之意時米
元章作郎每到相府求觀不與言唯遶屋狂叫而
已不盡珍賞之意然絹地朽爛爲數十片無能修
之者李因薦一匠者酬傭直四十千就書室背之
乃以畫正湊於卓上略無邪側用油紙覆微洒水
以物研之翁紙上毫釐不失然後用絹托其背遂
爲完物崇寧初歸上方矣
韓魏公在相曾爲晝錦堂記于歐公云仕宦至將相

富貴歸故鄉韓公得之愛賞後數日歐復遣介別
以本至云前有未是可換此本韓再三玩之無異
前者但於仕宦富貴下各添一而字文義尤暢先
子云前輩爲文不易如此
高荷子勉爲陝漕張求錫幕屬先子與同僚嘗遊華
州雲臺觀求錫有詩用歸字韵和者盈軸子勉末
作云親祠堂主鸞曾駐禽夢先生蝶不歸又作詩
云妄作非吾事罷官饑爾曹此心常去住何日遂
孤高鴈伴鳥瘵脫（蠅營）狗跋勞不如張仲蔚門外

長蘧嵩故疊亘有三傑同科之句
宣和間景靈宮落成御製有詩用萊字韵應制者牽
强不叶獨鄧達甫所作云殿上神光瞻舜禹壁間
俊氣識伊萊爲絕冠諸臣矣
六伯祖子正丞相長子有大才冓學嘗作孔林詩云
漢陵玉匣蠹苶山銀海空干戈百世後獨究先聖
宮樹有千年色門無數仞崇盛德包覆載遂順因
所宗坐若頫閔後頫闞鄒魯風撫膺感遺言零落
涕沾胸季頫師頫謫齊州又嘗以詩寄云歷下故

人今何在音書又已隔寒暄多年別後紛紛事何
日鐏前細細論忍見風霜摧羽翮空教江漢瀉詞
源聖朝寬大超前古郎有恩光照覆盆其才器可
知年甫三十二而卒有文集百卷曾亘爲跋其後
兵火其散亡而曾亘集中此跋亦闕其略云士之
學期於没而不朽君子之道百世以竢聖人故壽
夭之際未嘗置言鳧鶴之短長故物不能齊也雖
然有連城之璧操之甚衆中道而毀豈能使人無
槩於心哉范子正弓不及友也弓於親聞其人又

得其言皆可傳後問其所游則司馬溫公愛之問
其爲吏則年三十試吏單父方使者剝膚椎髓取
於民以自爲功子正以歲饑獨捨單父民錢十九
雖没世可以不朽矣或謂子正父祖皆名世士自
宜如此應之曰文王割烹武王雖毀叔旦舉而用
之（用當作薦）管蔡不食誰能强之則子正賢於人遠矣
元祐二年三月庚午豫章黃庭堅書
嵆山道中小市曰金店范弇學究居焉先子自許省
墳河南往來數見之貌古性直君子人也勝有酒

肆詩云喫酒二升羅麥一㪷磨麪五斤可飽十口
雖遇歲荒歌樂喧集鄉人競觀范公閉戶讀書自
若也又有戒訟詩云些小言詞莫若休不須經縣
與經州衙頭府底陪茶酒贏得猫兒賣了牛鄉人
畏而服之丁卯仲冬十七日因是觀造酒舉其事
謹許記之
嵆山隱者敏交時（一作如）閉戶著書不接世事忠宣造
其居自名其刺曰探道學古持所業謁見嘗有字
說解可字云方釘丁時必象其孔之可否又解毋

守云方爲女時未有所乳爲母則兩乳垂矣

建紫進士失記其名遊上都貧不能自給以詩干韓相魏公一聯云建紫江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韓公憐之以百千賜焉

小宋舊有一帖論詩云杜子美詩云云至於實下虛成亦何可少也先子未達後問晁以道云云昔聞於先人此蓋爲縛雞行之類如小奴縛雞向市賣云云是實下也末云云雞虫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是虛成也蓋晁氏親聞於小宋焉丁卯季冬初七日夜因看杜詩舉此謹退而記之

忠宣在陳先光祿侍行後䦨忠宣問曰八郎爾今幾歲光祿應曰恭四十六矣忠宣嘆曰爾好痴人吾所不若爾光祿愕然曰大人身爲宰相勳業如此而不若其何也忠宣曰豈謂是哉吾七歲丁楚國憂廿六丁文正憂爾今年四十六歲而父兄俱無故未嘗一日離侍側則吾豈如爾也

先君初仕平恩王簿將行拜辭右丞下居寢一端坐如木偶人終日未嘗移足至埃塵而跡無倦意家中不見喜慍之色至是問先子曰爾行裝幾擔先君時新娶實應之曰有十擔右丞曰爾初仕已如此若久宦奈何我昔赴遂州守時只有三擔罷官仍舊不惟緩急易於去就亦免衆外觀也

李毅師贄文正李夫人姪也與弟顏俱博學有大才時號二李嘗代蜀守謝上表一聯云捫參歷井都忘蜀道之難就日望雲但覺長安之遠一時稱賞由是師贄四六之名甚著

忠宣始歸許下服中先光祿卒子弟閉戶未嘗出于七叔祖年幼一日先子同至所居宅後門見賣豆者買食之劉晦升顯子民則偶見歸告晦升即以柬抵先祖曰某昨暮聞公家子弟有在門首嬉遊者丞相墳土未乾未應爾爾緣門下生有所知不敢不告先祖慙謝晦升諸子皆被責辱

梁寬梁子美從學高才受知五龍學累從徵辟爲上客寬號大梁高放人也後居岳陽太守楊壽卿頗倨很不好事寬鄙之作亭湖上號風月託寬爲記略曰世不患無風月也患無風月之佳客不患

無江山也患無江山之主人蓋譏之也
王介甫未達韓子華富彦國愛其才皆力薦於朝王
秉政頗失士望二公悔惡之張安道歸南京富公
守陳安道由陳見富公尊俎間談疾介甫不已安
道畧不荅富公曰安道是介甫耶安道曰其何嘗
謂是公自不知人今將何尤富公默然無語
崔比部諱公立韓魏公妻弟也爲人古直有操行居
許與忠宣鄰忠宣除文正服託妻子於崔于祿上
都崔晨夕顧賜始終不怠祐七伯祖爲單州推官

人來報疾篤魏國夫人驚憂欲往視之崔公力阻
曰而爲婦人夫出獨安往吾受而夫之託因立杖
于門曰出者吾杖之魏國不敢復言忠宣歸而謝
焉
魏國之姪歸比部次子子厚崔以親契數往來忠宣
家常具饌待之食稍不精崔必直言畧不自外忠
宣每爲杖費者家婢閽崔比部來皆惡之比部二
子長保孫爲忠宣婿
韓持國晩年守許崔子厚爲酒官値韓生辰獻歌頌
極諛者甚衆子厚獨以詩諷之云衣錦榮名雖烜
赫掛冠高節莫因循韓得之再三嘆味曰非君誰
爲我言於是以太子少師致仕
謝景武師直與王存正仲友善謝仕襄陽王遠至夜
叩門見之師直屣履出迎率子姪行家人禮慷慨
道舊喜而有詩云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
燈前
劉皓商父河北人質直有守爲耀之倚郭縣令郡醫
姚生以術賂結權貴豪恣莫比監司憚之郡縣僚

吏居職能媚姚生者雖上位有隙亦必含終或升
陟而去反是者禍亦不測遠邇畏恐後郡僚有老
母疾篤哀求莫一就視姚漫不加卹使人謂曰我
不可往可遣而母來郡僚不得已舁母往姚之田
畝貢賦未嘗納商父聞其風久矣至官深嫉之檢
姚所欠賦稅以公引追納承行吏以死辭劉怒叱
曰有禍我當爾吏持引至其家姚大怒毀其公引
逐親訴於守吏歸以告劉咲曰何敢爾爾乃遣繆
者四人令之曰知姚醫謁守可以我命請至不從

則奪昇而來爾等能辨此吾唯爾恵否則當拏而妻子出吾境爾輩者如其言昇姚至縣劉即戒閽者謹守不外通立姚庭下詰問曰爾庸醫賦稅敢不納邪姚厲聲與劉相抗後問曰郡官母老病篤汝寄跡郡中不就視而使其來此何理也遂命吏械之姚懾勢窮即解容俛首曰某愚無知爲上位優容至此不意明公威嚴若是幸見恕命繫於廡下凡累日姚以病告劉曰爾罪人不可歸家人欲視令此來其母八十餘還追至視疾僚屬咸快其

事就告劉曰此奇事也然不爲已甚幸容自新懲之再三始從太守與姚書頗不自潔怒劉之暴欲劾而劉先奏守過伏辜劉竟無罪劉因慨然曰此何時哉吾不可以居此即解印去先子崇寧初官河北見之常衣布袍往來閭里中浩然自樂竟不仕而姚亦悔過自克終身稱爲長者

商父質直有守初仕趙州林城令決事嚴明會鞫劫盜獄吏令盜僞通買物者十數人以狀與乞追逮意欲乘時規利商父佯爲無能者判曰並要正身遠限重斷及期如數勾至皆衣服鮮潔豪子也商父命屏鞫獄吏別以他吏引賊至庭下認之皆無識者商父曰爾能通姓名而有不識者乎賊愕然實告命盡釋之當行吏置重法一境欽畏不敢欺商父謂諸吏曰我河北村秀才深知民間利病爾乃敢爾宜屏縮以俟來者

右丞守永安軍時修曹后山陵實魯公主其事篤促郡縣甚急右丞恬不誰何監司數責詰亦不與辨但唯說知委而已事畢魯公過洛問諸郡應辦勤

怠監司共言曰餘皆集事獨范永安頑然無奉上意若在他所俱効永安則朝廷難復舉事矣某等欲奏削正恐遠方觀望以爲不能容名子爾魯公大怒曰何敢爾鄉里有喪尚相救之況君父乎右丞繼進見魯公魯公厲言曰諸司甚有語右丞緩步進曰不知諸司有何語魯公具以告右丞因悄言曰某非至愚病風豈有臣子坐視君父者朝廷抑亦取辦而已然諸司甚不體國魯公愕然曰何右丞曰山陵所在財用已羨二倍民力竭矣永安

山陵所在正宜惜一方力以堅崇奉意魯公曰何不早言右丞曰當與事時竊恐有假此規避者故不敢告今願擇精敏吏考驗之魯公首肎即命吏警督如言魯公大激切稱嘆徑奏擢爲三司判官

右丞在政府宦者閻守忠恃寵專恣一日至堂宣諭辭意甚傲諸公拱應而已右丞作色叱曰老奴何敢爾守忠退步連應曰守忠不敢在堂諸公皆爲寒心曰范公必不久居矣右丞蓋自如也未久虜使至選右丞館伴虜使忽自中批出范某言犯御

諱落職知許尋乞宮祠去

右丞居許太守韓持國秋日於郡圃會景亭置宴張樂會諸郡公程正叔及右丞以故不至持國以詩寄云曲肱飲水程夫子宴坐焚香范使君顧我未能忘舊樂綠罇紅妓對西曛

宦者李憲用事神廟朝議再興西夏之師慮有沮撓者詔天下敢有言班師者族五侍郎任陝漕乃連上章言三十六不可皆指斥時事各有微驗且曰臣世受國恩竊受盡言之誅于今日不受不言之誅于後世辭意誠切恐不免禍乃自籍家口數渫未與軍拘管以俟上命章上神宗覽之默然召宦者李舜聰問曰范某所陳徵據甚的果有否李憲假我今天下人既有何處之舜聰良久曰此事雖未皆有蓋不盡無上大悟詔卽日班師放范某罪除直龍圖閣環慶路經畧安撫使

光祿侍居相府同晁以道往見東坡項有從官來東坡揖坐書院中出見良久光祿於坡書篋中見一小策寫云武宗元中岳畫壁有類韓文南海碑呵

呵光祿與晁再三繹之不曉坡歸疑不已晁輒發問具告曲折云不知何義坡笑曰此戲言耳武宗元真廟朝比部員外郎也畫手妙一時中岳告成召宗元圖羽儀於壁以名手十餘人從行既至武獨占東壁遣群工居西幕以幃帳辟工規模未定武乃畫一長腳幞頭執撾者在前諸人愕然且縱笑之問曰比部以上命至乃畫此一人何耶武曰非爾所知既而武盡先畢其間羅列森布大小臣僚下至厮役貴賤形止各當其分幾欲飛動諸人

始大服南海碑首曰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亦何
意哉其後運思施設極盡奇怪宗元之書是以似
之也
子華爲閤長一時名公如劉原父王介甫之徒皆
在館職介甫最爲子華所厭每多折衷於介甫一
日館中會話論及劉更生介甫以當漢衰靡王莽
擅權勢不復與爭更生曉曉強聒近不知時其中
是非者相半子華繼以外至聞曰諸公所談何事
或以更生對子華問介甫曰如何介甫具告子華

曰不然更生同姓之　奚得默默就斃哉一坐服
子華至論
忠宣帥慶爲种詁誣訟坐貞守信陽時漢上有巨賊曰
羅廷擁衆雄視一隅忠直壓郡界漸三十五里一
郡皇怖失措朝夕危懼忠宣集郡寮謀守禦計皆
懦怯無敢當者有酒務秦生請行忠宣命攝巡尉
欲假之衆秦曰無益也獨以數十騎直對賊壘值
賊置宴軍勢甚張賊尉小關索者領十餘騎飲馬
河側隔河問秦曰爾何誰胡爲至此秦曰吾信陽

巡檢來取爾首爾賊笑曰爾無輕命吾當貸爾告若
曹速降吾無爾害秦罵曰狂賊敢大言吾唯爾首
之得秦因袒膊謂賊曰爾能射我乎賊挽弓射之
不中秦復射中賊喇索心而死數十人駭散秦即
鼓衆絕河掩其不備賊衆皆烏合且醉不能禦盡
竄走林谷莫敢出多獲牛馬器械凱旋而歸一境
遂安忠宣率衆郊迎厚加賞宴奏功於朝遷數官
及忠宣拜相亟訪秦欲大用而秦已死深痛惜之
巳巳十二月七日夜家君論人貴賤壽夭命不可逃

亨運未窮則大患不能相害忠宣是矣忠宣自入
仕門下多食客至貴益盛守陳以己俸作布衾數
十幅待寒士時人爲之語曰孟嘗有三千珠履客
范公有三千布被客蓋其儉也忠宣聞之乃作一
幅享用作銘辨正於是范蜀公司馬溫公皆効之
銘見家集
杜子美詩云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行字世本皆
然忠宣在永於蔣氏得六彥回家見別本乃作倒蟻倒
之意與行迴異或以爲忠宣得之於太平歲經中

蓋好奇之論也

彭思永字季長歷陽人微時嘗夢人告曰爾生爲兩制死任泰州季長異其事嘗語於親識間彭拜御史中丞未幾除知泰州彭母尚無恙深疑其行誠告執政者曰定數固不可逃奈老母在執政憐其意且預知其說乃奏易江寧季長大喜奉親之任至淮更促裝登舟一夕感疾而卒蓋泰淮亭下舟中也果如其夢季長居官嘗有詩云爭利爭名日日新滿城冠蓋九逵塵一聲雞唱千門曉誰是高眠無事人

季長長子衛明微時奉母晏夫人調官宣城簽判母難於遠涉明微年未三十遂承志掛冠歸栽花植竹築堂曰壽燕歲時奉親遊宴盡其樂晏夫人八十餘卒明微亦享上壽忠宣有詩美之見家集次子行乃祖未嘉夫人之父力學應大科未第冠過閤忽嘔血而卒

祖宗時有陝民值凶荒母妻之別地受傭民居家耕種自給逾月一往省母外川省母少　其妻出讓其夫曰我與爾母在此乃不爲意略不相顧乎民與妻相詬責不已民曰爾拙於爲生受傭於人乃復怨我妻曰誰不爲傭耶民恚其譏其母怒以犁柄擊妻一中而死事至有司當位者皆以故殺十惡論案成一明法者折之曰其妻既受人傭義當斷絕若以十惡故殺論民或與其妻姦將以夫妻論乎以平人論乎衆皆曉服遂定以鬬殺情理輕奏聞折之者被賞焉

潘究說之侍郎夙慕程正叔過洛就見之時黨事正起正叔畏避不出潘再三致恭欲見正叔不得已出說之展師弟禮請教伊川遜不受潘請之固正叔問曰公嘗讀何書潘曰嘗看語孟正叔曰有得乎曰未也伊川問曰孜孜爲善者舜之徒孜孜爲利者蹠之徒其義若何潘以爲易已也曰此不難曉先生曰雖然今之所爲善者乃古之所謂利也潘下拜悅服而去潘至許見先祖語其事曰自聞斯言悟一生之非矣

文正祖唐公有詩贈華山陳希夷五侍郎帥陝嘗刻

石傳世逸上一聯曾逢毛女話何事應見巨靈蹤
此山濃驟過春花滿地靜林中夜月當闕紛紛詔
下忽東去空使蒲輪傍往還丁卯十二月五日因
侍夜話遂錄之
陽翟許東鄰仲明賢士人也素安命生計索然讀書
不仕何嘗詩云女矮兒癡十口餘進時無業退無
廬一窗風雨韓城夜火冷燈青照舊書
陽翟崔鶚德符以文學稱鄉里有詩抵先祖云波盡
空山一病夫荊榛無路撥樵居自憐身是皮公笑

茆屋清燈夜著書後仕鄜陽有詩云記得詩狂欲
發時鄜陽湖裏月明知無人爲覓殖伊笛自捲秋
蘆片葉吹
韓康公子宗武文叔賢而有才康公有愛妾曰碧奴
康公身後家貲鉅萬妾盡携從適文叔恬然不較
鄉里服焉
張孝純永錫微時久依徐之滕縣吉氏見其淳厚頗
加顧遇許娶以女而未聘也永錫登甲科京師權
貴競擬婚永錫皆謝絕歸就吉氏女娶數年而卒

永錫漸顯吉氏復有次女雙盲無問之者永錫欲
納吉氏遜辭甚力永錫曰某荷公德令女非某娶
之則誰肯顧者意極誠確吉氏感其義從之永錫
敬待過前室生二子先卒吉氏有幼女覩永錫頗
小吉氏堅復歸之三寧生四男皆顯官有稱蓋報
施之理云
王樂道二子寔字仲弓寘字幼安卜居許昌仲弓與
先祖行遊淳厚博學君子也好客喜酒先子叔父
常謂見之必委曲留連飲食教誨而歸雖鄉里庸

夫賤士莫不誘睦誠接得其懽心平居未嘗釋卷
先子一日劇暑中追昏會歸皆已大醉偶遺衣後
往取之見仲弓披衣執策就燭之乃禮記疏也其
精勤如此鄉人敬其德幼安魏以上書闕元祐得
辠致身台諫李彥穎某與幼安以竹園爲獻後
彥道許幼安郊迎至所治之所彥上坐彥曰某何人
樞密過禮如此幼安撫其背曰某西城竹園戶爾
時曾存之在許謝客獨以康叔自奉仲弓嘗曰若
存之之富舍弟之貴寔寔不愛蓋仲弓口喫也

七伯祖子夷二子以忠宣身後得官嫁郭氏司馬氏姊二甥亦忠宣所廕也黨事再興皆竄放大臣所得恩數即納二子官仍奏二甥子夷云恐傷老姊之心

祖妣甲戌冬歿於鎮國軍先子避地倉惶中不復聞術者以意卜兆郡之水南未幾有建昌黃生者過墓下愛之問先子所居以刺投謁先子昧其人託以宅出生力請曰非有所覬特欲言少事爾先子出見生問曰水南新墳知公所塟術者爲誰也先子曰亂離中歸土是急以意自卜爾生曰幾於賠合孫吳此墳以術徵之不以久遠論來春當有天書及公公赴無疑先子曰哀苦偷生安有是理笑而謝之生曰願公謾記此言一揖而去己酉二月當路有薦先子者果有御營參謀之除

种世衡倅學淵以贓編置高州文正知其才奏授武職即陝提族爲多忠宣爲慶帥种子古爲環守執屬羌爲盜奏流南方羌過慶聲冤忠宣爲按驗果非盜釋之時介甫當柄古乘時訴忠宣挾誹變獄對獄寧州事皆無狀忠宣罷守信陽家府自洛之恩平簿免歸終光祿喪時年三十七怡然無干祿意汞嘉夫人謂以人爲親求官者多矣爾親老家貧既有一命安得置而勿問耶先子承志調原之曹掾僦寓長安於提舉劉鉛客次見緋衣老出廳事後注視先子曰公范忠宣後乎先子愕然不知爲誰應曰是也老曰見公顏頷音聲類丞相耳先子竊問其姓名老曰吾乃史師也舊供事忠宣拜尊丈於公家契甚厚委曲問行藏先子具以告相揖而去先子之任种忠憲克西夏帥京原辟史爲客一日史從种部閱正巳堂習射种曰以先祖才業只終皇城使其何人叨冒乃爾然子孫繼承至今不敢忘范文正之德中間以家叔事頗難見渠子弟欲訪其後少報先德未得其人也史具言長安邂逅先子幽折种即願使具書邀至軍前議事一見甚喜張宴酒酣謂先子曰先祖荷文正不報之恩先子曰蓋未聞也种曰公爲范氏子獨不知此乎先子曰先公以公議舉人非有私恩未嘗語

家人也安得知之种益欽嘆曰眞有家風也厚贈
先子歸曰此有聲當屈節若齊成平之役召先子
從行奏功特改秩旋　方遷階四十一歲已爲員
外郎皆种吹嘘之力也戊辰正旦侍坐伺叔兄晩
饍先子言窮達有命不可妄求因及此謹退而記
之

先子從忠宣代州措置木事調民搬運甚篤至嶺下
見一卒捨木而坐种問曰爾何人胡爲不行曰乃
華亭卒爾病未能去种命斬之先子昧意甚驚問

曰太尉何遽如此其人莫未應至是否种曰過不
在斬乃在問曰問而不斬則人人皆効此卒安能
濟事乎先子因閒宴問种所以經綸之道曰爾父
祖平日所行者是師之足矣但臨事便非是精審
決意行之雖成敗在命而吾無愧焉耳

元衣文河北人政和間爲雍之清平宰正直有守二
子皆力學舉進士家居時權陝漕恭爲與之遊後
以不能俯仰觸漕使桑眞詢爲所窘擯孟不堪其
辱欲遷正郎遂解印歸鄉以詩抵先子一聯云世
事無窮貧不盡人生有命到思量復曰僕之所享
過分二子雖未及祿亦粗知學豈能屈身爲兒輩
計哉未久一子登第戊辰十一月二十三日因夜
話及此記之

先子侍忠宣居汝判官魏中孚字誠老清潔自克之
士也同官有興作製器用老魏亦能無意每欲爲
之先令匠作者計工用若干費各具公私之數呈
輙判以且休二及解官檢一任所供且休且休錢
蓋千百緡矣先子曰士之入出官物當以此爲法

不惟可以養廉亦免剗下奉上之悔也戊辰十二
月二十一日因侍夜話語作器用事及此謹退而
記之

韓皓見素持國姪孫也寬仁有度政和間宰唐之桐
栢廣武堤決勢逼都城患在朝夕朝廷檄郡縣收
刷稻草爲薙禦計甚急時中夏舊草已盡新禾未
實上下危懼失措桐栢西城令朝廷椿草數十萬
李彦王其事輙動者流不以蔭咨官吏睥睨莫敢
窺見素呼耆老而告之曰今盛夏新舊不相及雖

嚴督者曹理難得草一而上危下迫如有設此隱奧
吾曹何以生爲也西城所樁雖有大禁吾頗往取
應急得上寬王憂下及民病吾被重責無憾一境
感泣從命韓徑入西城倉取納獨先諸所水患頓
平李彥怒欲削竄之詔司知其心遷延旬日至秋
鄉民老弱皆晝夜刈生禾補納西城倉盡爲新草
上責遂緩見素解官歸許邑人立亭城北名曰思
韓歲時相率拜望焉先子所記韓之善政極多戊
辰十二月三日

湘潭進士胡景裕好問博學信義人也舊與先子相
識京邑己酉冬避地至潭却壬之餘資行裝罄胡
亦困居乃以千錢爲贈留曰某雖貧里中有所貸公
今流落途窮少助行色先公謝其意而卻之有詩
餞先子云當年邂逅帝王畿歲月侵尋若電飛學
士榮除青鎖闥故人猶衣白麻衣尊前且鬭閑身
健眼底休論往事非第恐鋒車促嚴召片帆明發
不輕違先子有答詩見家集部
忠宣守信陽簽判李穆之夫之室有才藻魏國夫人

嘗與往來有謝魏國詩云朝來瑞靄遍郊虛果見
麻姑降陋居陶令滿籬唯有菊相如四壁但藏書
蕭條廷館門羅雀冷落盃盤食欠魚逸後二句
元祐五年季秋二日忠宣呂汲公安厚卿秉政宣仁
聖烈皇后寢疾中外憂危三公詣閤門乞入問疾
詔許之至御榻前障以黃幔哲廟黃袍幞頭立榻
左三臣立右汲公進問曰太皇太后聖躬萬福后
曰老婆待死也累年保佑聖躬粗究心力區區之
心只欲不墜先烈措世平泰不知官家知之否相

公及天下知之否辭氣憤鬱呂公未及對哲廟作
色叱曰大防等出三公遂退相顧曰吾曹不知死
所矣
忠宣尹洛謝充家叔往自河陽來至中路曰白司馬
坡秣馬歇店中欲行以馬未盡芻少待見老翁負
瓿墻下有人告曰黃犢爲人所竊矣翁因坐負瓿
累不自問須臾有以失犢告翁容色自若徐曰爾
無求必鄰家戲藏爾謝以君有疑者異而就問曰
翁家失犢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范公居此就

肯爲盜必無此理已而犢果還謝嘆息而去謝後與先子及兗丘語及此月忠宣當時信及百姓如此十月二十五日夜話言及謹退而記之

先子自許展省河南及境駐馬少憩村店頃有翁從家出汪視先子問曰明公顏容上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所居具冠帶出拜先子愕然不受翁曰某有欲言拜訖謂先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矣平生粗知守分畏法偶以意外爭鬪事至官得杖罪丞相廳坐吏引某褰裳行刑丞

相見某容貌循謹膚體素完命至廳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而何爲至此某以情告且致欲自新之意丞相曰爾果能自悔乎某感泣應命即命罰放出非特某得爲完人此鄉化之至今無鬪爭者

王子野待制家舊養學老子曰水先生頗能前知禍福甚敬信之子野正食羅列珍品甚盛水生適至子野指謂公曰試觀之何物可下 飯乎生遍視良久曰此皆未可唯饑可下飯爾

吳人孫山滑稽才子也赴舉他郡鄉人託以子偕往鄉人子失意山綴榜末先歸鄉人問其子得失山曰解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

無名子從學忠宣未幾入大學嘗題扇上畫小兒迷藏詩云誰剪輕紈織巧絲春深庭院作兒嬉路郎有意嘲輕脫只有迷藏不入詩蓋得延小兒不及迷藏也

忠宣守宛丘有二鳥類鶴灰羽赤喙遊圃衆爲異以術數致得畜之愛食虵虺入口中即爲水畜之半

年一縣虵虺幾盡竟不知其名也有廣南賈者過見之曰此擅鷄毒鳥也後死其一居無何忠宣閲廣南異物志曰擅鷄鴆鳥之別名始大驚駭即命殺而焚瘞之

湛朴子文信實君子也爲江夏縣令動省過失平居未始懈惰臨民御政必稽參條理然後行設有小愆則以狀自劾使吏望闕宣讀呼名朴則公裳唯諾于下示其改也忠宣薦其才

忠宣尹洛其佛牙院主不自檢束檄行甚彰然不犯

有司忠宣初不問也時五侍郎從居嫉惡之力勸忠宣抵其罪忠宣曰彼有犯固在不宥豈可無犯而求之乎吾兩未能後爾守此未曉後數年侍郎果守洛父忠其事有茶肆婦人文及甫之舊妾也與佛牙主通彼盜訟至府甚速佛牙侍郎忽省所過加其文氏妾恐有所吐說庭下立面鞫勘案成價罪應徒而背有大瘡吏以聞侍郎判曰非瘡非病特決戒鬬者病門郎行及甫繼至嘯門無及復回價二杖而瘡落三杖而至斃一境莫不驚伏

侍郎尹洛賈者有銀數十兩為同行所盜訟至官事迹甚明而盜者抵諱莫伏二賈者紛辨不已侍郎得其情令吏搜檢盜者身無所獲得一鎖匙而已郎當時押下吏莫能曉公潛令人往盜者家詐以其意齎匙開篋取銀盜家誠其事付納公後令引二賈至問訟者曰爾銀若干包以何物有別記驗否賈歷言無不中者即面付銀還盜者抵罪衆始服其神

許昌郭挺元傑從李方叔學父家訓寄方叔死挺有挽詩云頓悴詞林失俊英已應精爽在蓬瀛楷模昔日依元禮貧病他年累長卿無復波瀾窺大手空將日月送虛名當時頗曲為耕地秖有風灘畫夜聲

孔收寧極有道之士也視文正為友婿與忠宣持國游持國守許孔居郊常具車馬邀致郡治之養真庵同余促膝快論入聞事久而復歸一夕大雨孔告還持國獨寢庵中有詩寄云雨滴庵上茅風亂窗前竹繁聲互入耳欲寐不得熟緬懷田舍翁石

逕滑馬足連山暗秋燈一路何處宿又有訪友詩云驅車下橫嶺西走龍陽道青煙人幾家綠野山四抱鳥啼春意闌林變夏陰早知應近生廬民風故醇好又云不踏南溪路于今又幾春能來其聯轡還是舊遊人載酒真乘興談經或入神歡餘不無媿林壑可還身

許昌筆人郭純隸業甚精遠人多求之所入日限五千數足不論早暮閉肆出遊恣其所之盡醉始回雖寒暑不失一日大雨先子至西湖見郭夫婦並

酩酊笑歌而來因謂曰何不家居飲酌爲安乎郭
笑曰家中非無酒但飲之不佳耳識者或偉之
許昌進士馬磐子漸五侍郎少時受教後光祿大卿
行繼處席下爲范氏三世師磐死有二子貧甚所
居切鄰曾存之屢欲市之謝重價二馬嫠煢忍窮
不欲曰先人故廬兄弟嘗老死此不願易也鄉人服
之
外舅昌洪道爲許學正鈐束諸生嚴甚輕薄者苦怨之
昝他適書所居壁云某月某上謁良翰先輩昝歸

不解徐繹之蓋蓮姓而言乃短舌者之詈言也
王齊叟彥齡霖弟也有絶才九流無所不能宣和間
上愛琵琶博選工妙處樂府彥齡往覸工者彈撥
因默問一二工失措再拜就學焉能袒裼舞長曲
左右周旋如神觀者失色又以蹴踘馳天下名嘗
畫梅影圖形影毫釐不差萬荷間狀極纖細生意
各殊識者寶之以五行自推年止三十九果如
其言臨終有禪頌云醉魂今夜不須尋葫着武陵
溪上月

王觀與章子厚友善俱以疎散稱時號觀三停七各
言其第也子厚執政觀躡𨅊不達至堂見子厚邀
至閤中話舊欲去子厚令引馬就登觀上馬對衆
顧謂子厚曰相公莫要忘了觀三子厚頗有慚色
李禹卿文正夫人兄也爲泗倅有才畧御下頗峻官
吏怨之其姪密摭其載貨物過境上稅官以狀聞意
欲李放免持以爲訟訟作公李即判曰係禹卿大功
親並無稅物稅官如得奇貨輙欲訟于上未及發
李先追稅務官吏致獄曰吾五服內所當隱而監

吏而痛重稅邪各抵罪時楚有大獄屢易官鞫
覆累年不決上司委李令至於鞫案中取事令吏
問曰犯者慟哭服辜服作伏
光祿舊藏麻師一雪雀圖奇甚士夫嘗就看之光祿
居許李之儀端叔時任許幕屬以詩借云圖中塵
跡已冥冥說翁麻翁再興羅東筆寫副紙後舞白柿
楂零亂倚寒青欲憑妙手聊校寫亦借遺踪作典
刑老去未能忘翁相他年要伴草堂靈
鄧璋德甫永州人鄉舉入行忠宣時承館門下教授

諸孫後過長沙與故人　之遇蔣有送詩云
高談耳冷幾經秋解后長沙得少留莫畏洞庭風
浪險王翁元是濟川舟蔣出是詩名橋湖湘間後
零陵簿李良輔媚附蔡京以蔣詩聞於上蔣被貶
竄守倅舉鄧八行者皆譴謫李借此進靖康間呂
元直執政良輔至堂干祿呂偶記昔事云爾非階
范忠宣者耶命左右毀其朝服縉紳莫不快意
晁詠之道寔叔子也爲宏詞魁志大才豪意欲俯拾
青紫元符間言事坐黨廢頹鬱鬱不平爲京兆幕

屬有送高懷愿赴闕詩云當時雞犬皆霄漢自是
劉郎不得仙家本東都以禁不可歸有詩云自歎
百年家鳳闕一生腸斷國西門後骨肉淪喪獨至
都城外和陸公遜遊西池詩云傷心有恨關存歿
袖手無人問姓名蓋自傷之至也
李充子寔洛人家業資餘好學不倦從程正叔遊忠
宣招館下隨仕五六年歸洛訪叔正叔曰子久從
范何所聞見充曰范公與藍紗用某因難相從
累年但見貴者見之忘其貴賤者見之忘其賤
正叔首肯回謂門人曰李生非常才也二三子遂
往見之
先子舊藏唐末道虞有賢書送卧雲道士詩云卧雲
道士來相辭相辭倏忽何所之紫閣春深烟靄靄
東風花柳折枝枝○藥成酒熟有時節寒食恐失
松關期冥鴻一見傷弓翼高飛展轉心無疑滿酌
數盃酒狂吟幾首詩留不住去不悲醯雞蜉蝣安
得知
杜甫解悶詩云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盡玉壺

雲壑布衣鮐背死勞人害馬翠眉須先子問光祿
言此詩爲荔支作
張康節公居江南有詞云一帶江山如畫風物向秋
瀟灑水浸碧天何處斷翠色冷光相射蓼岸荻花
中隱映竹籬茅舍天際客帆高掛門外酒旗低迓
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話悵望倚危欄紅
日無言西下公晚年鰥居有侍妾曼康奉公甚謹
未嘗少違意公嘗召而謂曰吾死亦當從我爾妾
亦恭應曰唯命是從公薨妾相繼果死人以爲異

張先子野郎中一叢花詞云懷高望遠幾時窮無物似情濃離魂正引千絲亂更南陌香絮濛濛嘶騎漸遥征塵不斷何處認郎蹤雙鴛池沼水橈通梯橫畫閣黃昏後又還是斜月朦朧沉恨細思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一時盛傳歐永叔尤愛之恨未識其人子野家南地以故至都謁永叔閽者以通永叔倒屣迎之曰此乃桃杏嫁東風郎中東坡守杭子野尚在嘗預宴席有南鄉子詞末句云問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蓋年八十餘

矣

魯直在鄂州太守以其才望信重之士人以詩文投贄守必取質於魯直而報之一同人投詩頗紕繆守携見魯直意其一言少助其乏魯直閱詩良久無語太守曰此詩不知酬以幾何魯直笑曰不必他物但公庫送與四兩乾艾於尻骨上做一大炷灸之且問曰爾後敢復凑放野同人竟無所濟

一相士黃生見魯直懇求數字取信爲遊謁之資魯直大書遺曰黃生相予官爲兩制壽至八十是所謂大葫蘆種也一笑黃生得之欣然士夫間莫解其意先祖見魯直因問之黃笑曰一時戲謔耳某頃年見京師相國寺中賣大葫蘆種仍背一葫蘆甚大一粒數百金人競買至春種結仍乃瓠爾蓋譏黃術之難信也

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事傳一時貢父被召造朝茶遠送之貢父爲夜宴痛飲有別詩曰畫堂銀燭徹霄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一盃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至闕永叔直

出道者院去城四十五里迓貢父貢父適病酒未起永叔曰何故未起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爲酒病永叔戲之曰貢父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趙軌信可許人也以才稱鄉里爲陜曹属滯倒選調先子與之鄉舊既在太原趙沿檄相謁因館於書室是夕八月十四日夜先子具酒飲食宣使張永錫召先子會酌趙獨處寂寥就枕郎作一詞達先子云今夜陰雲初霽盡無外月華如水露靄晴空

風吹高樹滿院中秋意敗皎蟬先當此際怎奈何
不成況味莫近簷間休來窗上且放離人睡永錫
見之大喜贈上舍數金先子爲求薦章僅改秩而
終

舊家多藏異書兵火之後無復片紙尚記有一黃鬚
傳云李靖微時甚貧寓於此郡一富家一日靖竊
其家女而遁行至暮投一旅舍飯罷濯足於門見
一黃鬚老翁坐于側且熟視靖色非常靖恐富家
捕己者欲避之頃於身皮袋中取一人頭切食甚

閒暇靖異之乃親就問焉翁曰今天下大亂汝當
平天下然有一人在汝上若其人亡則汝當爲王
汝可從我尋之靖隨翁數程至汴州見一大第中
數人奕翁同靖立云不見其人矣頃有一披衣從
中出觀奕者蓋太宗也翁瞥曰即此人當之汝善
佐其尊遂別餞留連久之靖云此去四十五年東
夷中有一黃鬚翁殺其君而自立者即我也靖既
佐唐平亂貞觀中東夷果奏一黃鬚翁殺其君而
自立果哉異哉

邵伯恭侍郎守長安無疏去久之以書抵親識曰自去
長安唯酥梨筍將徑公在念其他漫然不復記憶可
謂風流矣

李師忠復之帥桂罷歸一詞題別云子規啼破城樓
月畫船曉載笙歌發兩岸荔支紅萬家烟雨中佳
人相對泣淚下羅衣濕從此信音稀嶺南無鴈飛
荔支烟雨蓋桂實景也

曾肇子開守亳秩滿丐祠歸江南一詞別諸僚舊云
歲晚鳳山陰看盡楚天冰雪不待牡丹時候又使

人輕別如今歸去老江南扁舟載風月不似畫梁
雙燕有重來時節

忠宣守洛游師雄景叔忠宣門生也赴陝漕任過洛
留數日啓行忠宣餞于郊拉程正叔會而使妓侑
酒蓋忘正叔之來旋悔之無及景叔以正叔年德
高議居上坐正叔亦不辭酒數行景叔啟白忠宣
曰數妓遠出頗勞某願各酧一盃遂執爵遍勸諸
妓正叔不樂忠宣甚惶怖勸將畢正叔厲言曰景
叔願公愛陝之百姓亦如此景叔執爵從容操西

晉言曰覆侍講只有此一句衷止叔亦爲一唱忠
宣意遂解
晁端彥美叔一日會賈易及東坡賈時爲臺諫嘗劾
坡於朝晁亦忘其事遂同會酒酣坡言曰某昨日
造朝有一人乘酒卧東衢略不相避某頗怒之因
命左右曰擒而縛之酒者曰恭叉 不是臺諫只
有胡綳亂綳易應聲曰誰教爾辨坡公終席不樂
美叔終身自悔拙於會客忠宣曰吾向非景叔之
役亦當抱美叔之恨矣

石蒼舒與韓魏公有舊歸拜相石至于綠留數月無
成石作詩以別歸云逸上句簾前二聖擁千官唯
有掃門霜鬢客却隨社燕入長安韓覽之憫然遂
注一官而去
滕甫元發祝文正爲皇考舅氏少侍文正側文正愛
其才待如子祝忠宣爲叔侍才好勝忠宣未嘗
與較皇祐元年同忠宣貢京師忠宣廣中物滕嘗
自取之付酒或濟困乏者忠宣亦不問也是年忠
宣登第滕失意歸文正責滕欲夏楚具無間如
此愛擊毬文正每戒之不聽一日文正尋大郎
肄業乃擊毬于外文正怒命取毬令小吏直而以
鐵槌碎之毬爲鐵所擊 作 起中小吏之額小吏
護痛間滕在傍拱手微言曰快哉文正亦優之至
登第仕宦始去後四十年忠宣自右相出帥太原
與滕爲代將行滕設宴津館會忠宣及魏國夫人
慷慨道昔日事痛飲達旦滕手作數語云當年風
月共遊王謝之庭又云道四十年之舊話曷盡懽
情其詩云昔貧門華爲湯右相有文今作魯夫人蓋

魏時封魯國一時傳其精確
崔豫忠宣長外孫也爲長安縣尉爲人自奉厚於責
物忠宣守洛崔以書求教忠宣荅之其畧曰我平
生所學唯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至立朝事君接
待僚友未嘗須臾離此又云人雖至愚責人則明
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以責人之心責己恕
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韓魏公相神宗一日得旨理汴河役兵事有問許面
對神宗謂韓曰前日汴河事如何韓對曰汴河之

役措置亦未便頗有怒容曰望陛下詳處神宗作
色言曰爲君者亦甚難矣等又不是不管又不是
待將若何魏公退步謝罪曰臣愚意無他只欲奏
陛下知責有司爲久遠之利耳韓恐懼還第聽命
者數日紹興丙辰張德遠督兵淮上先子咨議幙
中張日與僚屬語次退上之眷錫至再三先子從
容曰某嘗記韓魏公事神宗具述上事云當是時
韓公性命難保何寵錫之足云德遠始則傾聽終
變色無語同僚者以先子爲名言

元符庚辰蔡京出韓師璞當軸上詔求言其畧曰言
之當者朕有厚賞言之不當朕不加罪朕言唯信
無慮後悔於是四海之士莫不慷慨論蔡京之失
時忠宣在永州聞之驚曰師璞果能辨此乎未久
京復相舉言者寘籍外善類於是盡矣

神廟大長公主哲宗朝重於求配遍士族中求之莫
中聖意宣御器械狄詠頗美少年近臣奏曰不知
要如何人物哲宗曰人物要如狄詠者天下謂詠
爲人樣子狄詠狄青子也

文正嘗指呂許公之失士入正出師陝呂欲踈遠之故
韓夏二公悉改除節鎮蓋以武則不能在朝廷也
文正知其意思上章辭之而不受

溫公獨樂園林賦詩述之者甚衆李夷行炳大有見
山臺詩云闕上句紛紛紅紫簇虛簷山光不肯饒
春色故向花開出數尖蓋真側盡栽花卉也

緑川陳恬叔易以才名稱鄉里家貧與弟同居一日
弟忤其意遂撻之親鄉中呶者目曰愷悌君子自
號澗上丈人里人之子從叔易學文而好剔餙頭

面衆止妖嬈目爲澗上丈母

李清臣邦直平生罕作詞唯晚年赴大名道中作一
詞云去年曾宿黃陵浦鼓角秋風海鶴遼東回首
紅塵一夢中竟死不返亦無詩讖也

范蜀公六十三歲致政歸第後十餘年上欲起之者
再三蜀公表謝云六十三而告老蓋不待年七十
五而復來孰云中禮朝廷無以强之竟從其請

劉禹錫博通子史百家作諮話本草而諱於爲文時
賢頗於此譏之嘗作詩曰風定落花深一寸日高

啼鳥度千聲又云曉鶯林外千聲囀芳草堦前一
尺長歐公謂忽作人言

忠宣守陳州黨錮禍起盡竄元祐黨類忠宣以救蔡新州
爲論持正獨免時年已七十親識皆勸止之曰公
年七十中外亦不責望得辛況何自苦如是公笑
曰我受國厚恩備位宰輔合瀝血陳懇萬一感回
上意所濟非細若忤旨竄謫蓋亦分也遂自草奏
章命諸子繕封外人無知者章上即爲行計未久
謫隨州分子舍寄食許蘇二郡骨肉離別哭聲衆

不忍聞忠宣蓋怡然自若也繼安置永州魏國夫
人嘗曰吾非有仇于章相公何使我至此忠宣毎
荅之以命至道中夜失舟器肉狼狽野宿忠宣笑
謂魏國曰此亦章相公耶

文正長子監簿純祐幼有智略與富彦國家子有游
富氏引至陳設從至祭用甚盛觀者如堵器用蓋
錫造者監簿在側取一器擊而示衆曰此錫器爾
等謂何物耶富氏子大怒以爲笑已監簿徐謂曰
爾何所見吾正恐愚民致疑害爾先塋耳富子嘆

服時始十餘歲

蔡持正少於泗州週中山寺讀書僧厭其久書舍有
竹書一絕壁間云窗前翠竹兩三竿瀟洒風吹滿
院寒常在眼前君莫厭化成龍去見應難已有宰
相氣味蔡作相其詩尚存先子經過常見之

葉蒙正澤民倅撫先子謁之見一同人投詩中兩聯
云吾儕志正堅如石俗眼相看薄似雲貧病已甚
明世老賢愚留與後人分先子因賛其體過之

過庭録終

可談一卷

（宋）朱彧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萍洲可談三卷 永樂大典本

宋朱彧撰。彧字無惑、烏程人。是書文獻通考著錄三卷。而左圭刻入百川學海、陳繼儒刻入祕笈者、均止五十餘條、不盈一卷。陶宗儀說郛所錄更屬寥寥。蓋其本久佚、圭等特於諸書所引、掇拾殘文以存其概、皆未及睹三卷之本也。惟永樂大典徵引頗繁、裒而輯之、尚可復得三卷。謹排纂成編、以還其舊。雖散佚之餘、重爲綴緝、未必毫髮無遺、然較左陳諸家所刊、幾贏四倍。約略核計、已得其十之八九矣。彧之父服、元豐中以直龍圖閣歷知萊潤諸州、紹聖中嘗奉命使遼、後又爲廣州帥、故彧是書多述其父之所見聞、而於廣州蕃坊市舶言之尤詳。考之宋史、服雖坐與蘇軾交遊貶官、然實非元祐之黨。嘗有隙於蘇轍、而比附於舒亶呂惠卿。故彧作是書、於二蘇頗有微詞、而於亶與惠卿則往往曲爲解釋。甚至元祐垂簾、有政由帷箔之語。蓋欲回護其父、不得不回護其父黨。旣回護其父黨、遂不得不尊紹聖之政、而薄元祐之人。與蔡絛鐵圍山叢談同一用意、殊乖是非之公。然自此數條以外、所記土俗民風、朝章國典、皆頗足以資考證。卽軼聞瑣事、亦往往有裨勸戒。較他小說之侈神怪、肆詼嘲、徒供談噱之用者、猶有取焉。

可談　　朱彧

元豐間彧先公爲右史　神考遣使治楚州新河面
戒之曰東南不慣興大役卿且爲朕愛惜兵民大哉
王言簡而有躰
元豐六年冬祀先公導駕既進輦輦中忘設柔褥遽
取未至上覺之乃指顧問它事少選褥至遂升輦以
故官吏無罪聖度如此
舅氏胡宗堯嘉祐初引見改官舉將十七員　仁宗
問其家世或奏樞密使胡宿之子即有旨更候一任
回改官時有因失入死罪連坐於條合展舉將員改
次等官上宣諭未令改官凡三經引見幾十餘年大
臣或以爲言上曰此人曾殺朕百姓不可改官
三省俱在禁中元豐間移尚書省於大内西切近西
角樓人呼爲新省崇寧間又移於大内西南其地遂
號舊省以建左右班直或云舊省不利宰相自剏省
至廢蔡確王珪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蘇頌章
惇曾布更九相唯子容居位日淺亦謫罷餘不以存
没或貶廣南或貶散官
祖宗故事宰相呼相公節度使帶開府儀同三司元
豐官制前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亦呼相公謂之使
相　三公正真相之任呼公相尚書改令廳爲公
相廳蔡京首以太師爲公相其子攸自淮康軍節度
使除開府儀同三司遂父呼公相子呼相公時傳公
父子入侍曲宴　上云相公公相子京對云人主主
人翁際遇之盛若此
蔡持正自左揆責知安州常作安陸十詩吳處厚捃
摭箋注蔡坐此貶新州其詩有云睡起莞然成獨笑
數聲漁唱在滄浪吳注云未知蔡確此時獨笑何事
先公帥廣崇寧元年正月遊蒲澗同越俗也見遊人
簪鳳尾花作口號中一聯云孤臣正泣龍髯草遊子
空簪鳳尾花蓋以被遇先朝自傷流落後監司亦論
乃指此句以爲罪其誣注云契勘正月十二日　哲
宗皇帝已大祥豈是孤臣正泣之時鞫獄竟無他意
譏口可畏如此既不得笑又不得哭
都下市井謂不循理者爲乖角又謂作事無據者爲
没雕當入聲喪儀開揩發以一竿揭之名乖角衛士
順天幞頭有一脚下垂者其儕呼爲雕當不知名義
所起記之以俟識者
吳處厚喜屬辭知漢陽軍每謂鸚鵡洲汚鄂佳處欲
賦詩未就一日視事綱吏來告覆舟吳問所在吏曰
在鸚鵡堤吳拊案連唱大奇徐曰吾一年爲鸚鵡洲
尋一對不得天俾汝也因得未滅王梅運勾骨立有
風味朋從目之爲風流骸骨崇寧癸未余在金陵府
集見官奴中有極瘦者府尹朱世英語余曰亦識生
色髑髏否余欣然爲王勾得對
滕宗閔知楚州有監司過境本州送酒食書有臣名
即上聞既鞫獄乃書吏誤用賀月旦表無他意滕坐

送吏部監當蓋知州細銜字多欲謹書吏每患難爲
秉暇用紙寫前後銜謂之空頭表成用之故已不虔
向宗傳爲興國軍判官託士人作書與漕使小簡用
金口清光俞允等字漕使舉行取勘宄轉自解僅免
士人於書尺多不識躰要往往誤人宜謹用自不能
識者不若不發書

本朝置大宗正寺治宗室濮邸最親嗣王最貴於屬
籍最尊世世知大宗正事自宗晟迄宗漢皆安懿王
子兄弟相繼宗子盡死諸孫仲字復嗣爵判宗人人
謹厚練敏宗子率從其教誨崇寧初分置敦宗院於
三京以居踈宄選宗子之賢者莅治院中或有尊行
治之者頗以爲難令鄭初除南京敦宗院登對 上
問所以治宗子之畧對曰長於臣者以國法治之幼
於臣者以家法治之上稱善進職而遣之鄭既至宗
子率教未嘗擾人京邑甚有賴焉

王介甫居金陵作謝公墩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
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蓋晉謝安故地也謝字安石介甫名安石

蘇子瞻責黄州居州之東坡作雪堂自號東坡居士
後人遂目子瞻爲東坡其地今屬佛廟子瞻知抗州
築大堤西湖上人呼爲蘇公堤屬吏刻石榜名世俗
以當貴相高以堤音低頗爲語忌未幾子瞻遷責時
孟氏皇后京師衣飾畫作雙蟬目爲孟家蟬識者謂
蟬有禪意久之后竟廢

先公在講筵聞 神考言熊本表章用印端謹朱色
鮮明先後無小異由此受知擢用至兩制近世長吏
生日寮佐畫壽星爲獻例只受文字其畫以回但爲
禮數而已王安禮自執政出知舒州生日屬吏爲壽
或無壽星畫者但有他畫軸紅綃襄緘之必謂退回
王忽令盡啓封掛畫於廳事標所獻人名銜於其下
良久引客熟看共相瞻禮其間無壽星者或用佛像
或神鬼惟一兵官乃徉白畫二猫既至前慚懼失措
或云時有獻墓銘者吏不敢展此尤不可生日祝
壽墓銘凶事非徒失獻芹之意必須貽禍小節不可
不戒古人不欺幽隱正謂此類

熙寧中有常州太守召赴闕其人頗熟時事將有陳
述所主亦大臣有力者纔對當無不稱上意既陛見
上首問錫山去郡幾遠既非素備了不能對蓋常州
無錫縣錫山俗呼惠山守不閱圖經故不知也上顧
近臣曰爲守臣而不知境内山川其爲政可料即罷
去竟不曾開陳一言楊傑次公留心釋教嘗因上殿
神考頗問佛法大槩楊並不詩答云佛法實亦助吾
教既歸人咸咎之或責以聖主難遇次公平生所學
如此乃唯唯何也楊曰朝廷端欵明辨吾懼度作導
師不敢妄對

青州王大夫嘗知舒丹二州爲詩極鄙俚每投獻當
路留以爲笑具季父爲青楊王亦與一軸詩它日季
父見其子乃謝之其子曰大人九伯叔道君濱高明

蓋俗謂神氣不足者爲九伯豈以一千則足數耶余中表任朝議大夫以八褒赦恩轉中奉大夫其子對賀客則曰大人轉此一官方始濟事將來有遺表恩澤也余記此二事非以爲謔蓋所以開悟爲人子者司馬温公閑居西京一日令老兵賣所乘馬語云此馬夏月有肺病若售者先語之老兵竊笑其拙不知其用心也

王舒王越國吳夫人性好潔成疾王任眞率每不相合自江寧乞骸歸私第有官藤床吳假用未還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王一旦跣而登床偃仰良久吳望見即命送還

熙寧癸丑先公登第天子擢居第一爲權臣所軋故居第二大父頗不平湖州道場山有老僧爲大父言此非人事道場山在州南爲方丈筆山也低於它州故未有魁天下者僧乃丐緣即山背建浮屠望之如卓一筆既成語州人曰後三十年出狀元大觀賈安宅政和莫儔相繼爲廷試魁此吾家事非誕也

瓊管四郡在海島上士人未嘗有登第者東坡貴儋耳與瓊人姜唐佐遊喜其好學與一聯詩云滄海何嘗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東坡語姜云俟它日有驗當續成篇崇寧興學丕冒海隅四郡士人亦向進雖云墾闢已久恐鹵瘠終無嘉穀耳

常州諸胡余外氏自武平使樞密宗愈繼執政宗回宗師宗炎奕脩皆兩制宗質四子同時作監司家貲又高東南號富貴胡家相傳祖塋三女山尤美甚利子婿余母氏乃尊行如渭陽諸婿錢印黃輔國李詩蔣琦俊張巨陳舉蔣存誠皆爲顯官餘無不出常調呂吉甫太尉自言其家不利女婿不唯祿祿無用如長倩余中成婚二十餘年元祐初上疏乞誅呂吉甫謝天下後竟離婚亦云祖塋三女山相刑也余表姪李熙載狂生登第吉甫以孫女妻之自延安帥遣人納吉禮皃甚盛熙載在京師忽詣開封投牒願悔婚蔡元長尹京驚問所以並無違律及不爭財物熙載但言不喜與福建子相交元長怒叱出卒成婚時人謂呂家風水已應中州人每爲閩人所窘目爲福建子叟而憎之之辭吉甫元長皆閩人故熙載戲之耳

先公素貧元豐間久於右吏奉親甘旨不足求外補神考知之將策貴妃故事兩制奉冊執政讀冊乃躐用先公爲奉冊門下侍郎章惇爲讀冊官中貴馮宗道密謂公言上知公貧此盛禮也必有厚賜既事撿會無策妃支賜例止賜酒食而已近歲帝子蕃衍宮閣每有慶事賜大臣包子銀絹各數千疋兩雖師垣尊寵冠廷臣然自辛巳乙酉己丑三出亦有不預賜者唯何執中以藩邸時恩爲宰相首尾未嘗去位不聞其他錫賚皇子帝姬六十七人包子無遺之者家貲高於諸公天性鄙儉未嘗妄費一錢爲三公奉養如平時

余表伯父表應中博學有時名以兄寢諸公莫敢薦

紹聖間蔡元度引之乃得對衣冠肩上短下陋又廣額尖頷面多黑子望之如洒墨聲嗄而吳音　哲宗一見連稱太陋衣錯愕不得陳述而退搢紳目為奉勅陋朝士王迥美姿容有才思少年間不甚持重為狎邪輩所誣播入樂府今六么所歌奇俊王家郎乃迥也元豐中蔡持正薦之可任監司　神宗忽云此乃奇俊王家郎乎持正叩頭謝罪

舒王吳夫人有潔疾其意不獨恐汙已亦恐汙人長女之出省之於江寧夫人欣然裂綺縠製衣將贈其甥皆珍異也忽有猫卧衣笥中夫人即叱起婢揭衣置浴室下終不肯與人竟腐敗無敢收者余大父至貧掛冠月俸折支得壓酒囊諸子幼時用為脛衣先公痛念玆事既顧盡以月俸頒昆弟宗族終身不自吝一錢諸父仰禄以活不治生事晚年遷貴族人失倖大有狼狽者五叔父遂不聊生余切謂使舒王與大父易地吳夫人安得有此疾

先公嘗言昔在修撰經義局與諸公聚首介甫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吉甫曰日昱乎晝月昱乎夜燈昱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以為然吉甫所言中理歷歷可記類如此

子瞻曾為先公言晉傳間出聲字皆作二小畫于其下樂府有瑟二調歌平時讀作瑟瑟後到海南見一縣卒自云元係教坊瑟二部頭方知當作瑟二非瑟瑟也子瞻好學彌老不衰類皆如此余嘗訪教坊瑟二事云每色以二人如笛二箏二揔謂之色二不作瑟字不知果如何吉甫子瞻皆不世出之才而不相好亦猶立朝異時耳

世傳婦人有產鬼形者不能執而殺之則飛去夜復歸就乳多瘁其母俗呼為旱魃亦分男女女魃竊其家物以出兒魃竊外物以歸初虞世和甫名士善醫公卿爭邀致而性不可馴狎往往尤忽權貴每貴人求治病必重誅求之至於不可堪其所得賂旋以施貧者最愛黃庭堅常言黃孝於其親吾愛重之每得佳墨精楮奇玩必歸魯直語朝士云初和甫於余正是一兒旱魃時坐中有厭苦和甫者卒爾對曰到吾家便是女旱魃

東坡倅杭州不勝杯酌部使者知公頗有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為酒食地獄其後袁轂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疎袁語所親曰酒食地獄正值獄空傳以為笑

魯直再責黔中泊舟武昌初和甫追餞之相與憩舟中岸巾危坐魯直側席竟其恭猶子無各與黃士潘觀來不知其為初和甫頗忽略之潘黃正論本草反覆良久魯直曰吾姪前識初和甫否二人縮舌汗背

世傳杜祁公罷相歸鄉里不事冠帶一日在河南府客次道帽深衣坐席末會府尹出衙卑不識其故相有運勾至年少貴游子　來揖祁公不起揖厲聲問曰

足下前任甚處祁公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客次與坐席固不能遍識常宜自處卑下最不可妄談事及呼人姓名恐對人子弟道其父兄名及所短者或其親知必貽怨招禍俗謂之口快乃是大病

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常著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執鍬伏謁道左其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

舒王退居金陵結茅鍾山下策杖入村落有老氓張姓最稔熟王每步至其門即呼張翁張應聲呼相公一日王忽大咍曰我作宰相許時止與汝一字不同耳

駙馬都尉李端愿居戚里最號恭慎既失明猶戒勵子弟故終身無過時京師競傳州西二郎廟出聖水治病輒愈李素不事鬼神一日其子舍有疾稚家人竊往請水李聞大怒即杖其子且云使爾子果死二郎豈肯受枉法贓故活之耶若不能活又何求

先公在紹聖初識孟在蓋皇后父也時泰陵未有嗣常因景陵宮行香諸人聚首孟在忽大息或詢其故孟曰中宮蓐月滿望一皇嗣乃誕公主先公歸語所親曰孟在非長守富貴者也果如言后竟廢

沈起待制諸子有見諸王者頗喜之許以薦擢一日沈盛飾出游過相府舒王聞其在門呼入與共匕箸先令係帶沈辭不得已舒王以手褰沈所衣真珠絡直裰連稱好好自後不復得見坐此沉廢政和中臺章言一朝士有濕活居士之目謂飲不擇酒肉不擇人此數事平時人所易犯一被指斥則莫脫故舉以為少俊之戒

蔡元度子仍悟前身是潤州丹陽王家兒訪之果然妻子尚在來見之相語如昔時至八九歲漸熟世境旋忘前事

雍丘李三禮生女小師數歲則曰我是黃州黃陂與吏雷澤男耳甫年十七歲病足瘡死雍丘牛商多在黃陂尋問如合符契它日雷澤往視小師一見便呼為父政和八年小師來黃陂抱其舊母號泣又數與邑人說其平昔皆驗

先公在元祐背馳與蘇轍尤不相好公知廬州轍門人吳儔為州學教授公延鄉人方素於學舍講三經義轍為內應公坐降知壽州後在廣守與東坡邂逅各出詩文相示既得罪范致虛行責詞云詭交軾轍密與唱和媚附安李陰求進遷或以轍事語范范曰吾固知之但不欲偏枯却翁對范學於先公或疑其背師蓋國事也范操行非希旨下石者

錢遹德循為侍御史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正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夜其子死德循即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既歸而後舉哀朝廷頗知之布敗德循遂除中丞誥詞有云方蹇蹇以匪躬子呱呱而弗恤未幾德

循轉工部尚書失言路其僚頗攻擊竟論匿哀之事
德循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躁進至去匿哀請對褻瀆
軒墀德循投閑久之領宮祠而終
章惇性豪恣忽略士大夫紹聖間作翰林學士承
旨蔡京謁惇惇道衣見之蔡上言狀乃立宰相見從
官法王安禮尚氣不下人紹聖初起帥太原過闕許
見時樞府虛位安禮銳意士亦屬望將至京師答諸
公遠迎書自兩制而下皆揭角一幅封語傲禮簡或
於上前言其素行既對促赴新任怏怏數月而死
元豐間詔僧慈本住慧林禪院召見賜茶以爲榮遇
先公侍上見宣諭慈本上云京師繁盛細民逐末朕
要卿來勸人作善別無他語建中靖國元年召僧詣
禁中講經賜十禪師號及御製僧惟白續燈錄序釋
徒尤以爲盛事後賜僧揩四字禪師號揩故不受以
釣名推避之際頗不恭朝廷正其罪投之遠方無他
異術窮情露教遂不振又狂逆不道伐冢誘略多出
浮屠中宣和初乃譯正其教改僧爲德士復姓氏完
髮膚正冠裳盡華其尤異者
姚祐元符初爲杭州教授堂試諸生出易題乾爲金
坤亦爲金也蓋福建本書籍刊板舛錯坤爲釜脫二
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爲臆說而
諸生或以誠告姚取官本視果釜也大慙曰祐買着
福建本升堂自罰一直其不護短如此
昔有巨公建第落成日設諸匠列坐於子弟右或以

爲不可巨公指諸匠曰此造屋者又指其子弟曰此
賣屋者固自有序識者以爲名言可爲破家子戒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嗇每置產吝不與直爭
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時以微資取奇貨嘗置
別墅與售者反復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增少金
我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士大
夫競傳其語
潤州一監征與務胥盜官錢皆藏之胥家約曰官滿
分以裝我胥僞諾之既代去不與一錢監征不敢索
悒悒渡揚子江竟死于維揚胥得全貯遂富告歸治
田宅是年妻孕如見監征褰帷而入即誕子甚慧長
頗讀書使之就學二十歲登第胥大喜盡蕩其產挈
家至京師爲桂玉費其子調官南下已囊乏至中途
子病罄所餘召醫及維揚而死胥無所歸旅寓貧索
無聊亦死
沈括存中入翰苑出塞垣爲聞人晚娶張氏悍虐存
中不能制時被箠罵捽鬚墮地兒女號泣而拾之鬚
上有血肉者又相與號慟張終不恕余仲姊嫁其子
清直張出也存中長子博毅前家兒張逐出之存中
時往賙給張知輒怒因誣長子凶逆暗昧事存中責
安置秀州張時時步入府中訴其夫子家人輩徒跣
從勸於道先公聞之頗憐仲姊乃奪之歸宗存中投
閑十餘年紹聖初復官領宮祠張忽病死人皆爲存
中賀而存中自張亡恍惚不安舡過揚子江遂欲墮

水左右挽持之得無患未幾不祿或疑存中平日為張所苦又在患難方幸相脫乃爾何耶余以謂此婦妬暴非祿祿者雖死寃䰟猶有憑藉

廣中富人多畜鬼奴絕有力可負數百斤言語嗜慾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謂之野人色黑如墨脣紅齒白髮鬈而黃有牝牡生海外諸山中食生物採得時與火食飼之累日洞泄謂之換腸緣此或病死若不死即可畜久蓄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有一種近海者入水眼不眨謂之崑崙奴

樂府有菩薩蠻不知何物在廣中見呼蕃婦為菩薩蠻方識之南海廟前有大樹生子如冬瓜熟時解之其房如芭蕉土人呼為波羅蜜漬之可食

閩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大蛙也廣南人食蛇市中鬻蛇羹東州人每笑東南人食蛙有宗子任浙官取蛙兩股脯之紿其族人為鶉腊既食然后告之由是東南謗談少息或云蛙變為黃鵪

瓊管夷人食動物凡蠅蚋草蟲蚯蚓盡捕之入截竹中炊熟破竹而食頃年在廣州蕃坊獻食多用糖蜜腦麝有魚俎雖甘香而腥臭自若也唯燒筍一味可食先公至北虜日供乳粥一椀甚珍但沃以生油不可入口諭之使去油不聽因紿令以他器貯油使自酌用之乃許自後遂得淡粥大率南食多鹹北食多酸四夷及村落人食甘中州及城市人食淡五味中只苦不可食

慈聖光獻皇后嘗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朝臣及遍詢吏部無有此姓名者久之吳充為上相瘵瘡生頸間百藥不差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右見之告上曰此真項安節也蔣之奇既貴項上大贅每忌人視之為六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元滑稽人也與蔣相善一日見蔣即手捫其贅蔣心惡之了元徐曰沖卿在前穎叔在後蔣即大喜

故事宰相薨駕幸澆奠褰帷見尸則所陳尚方金器盡賜其家不舉帷則收去宰相吳充元豐間薨于私第上幸焉夫人李氏徒跣下堂叩頭曰吳充貧二子官六品乞依兩制例持喪仍支俸詔許之然倉卒白事不及褰帷駕與諸司斂器皿而去計其所直與二子特支俸頗相當因謂官物不可妄得如此京畿士人王庭臣嘗與邊將作門客得軍功補軍將因詣闕論父祖文臣及身為進士乞換文資即可權注一州縣考遣大喜洎詔下乃得石州攝助教不理選限終身不釐務大凡爵祿豈可以計取哉

宰相禮絕庶官都堂自京官以上則坐選人立白事見於私第選人亦坐蓋客禮也唯兩制以上點茶湯入腳床子寒月有火爐暑月有扇謂之事事有庶官只點茶謂之事事無茶見於唐時味苦而轉甘晚採者為茗今世俗客至則啜茶去則啜湯湯取藥材甘香者屑之或涼或溫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先公使遼遼人相見其俗先點湯後點茶至飲會亦

先水飲然後品味玄進但欲與中國相反本無義理朝辨色始入前此集禁門外自宰執以下皆用白紙糊燭籠一枚長柄揭之馬前書官位於其上欲識馬所在也朝時自四鼓舊城諸門啓關放下都下人謂四更時朝馬動朝士至者以燭籠相圍繞聚首謂之火城宰執最後至至則火城滅燭大臣自從官及親王駙馬皆有位次在皇城外仗舍謂之待漏院不與庶官同處火城每位有翰林司官給酒果以供朝臣酒絕佳果實皆不可咀嚼欲其久存先公與蔡元度嘗以寒月至待漏院翰林卒前白有羊肉酒探腰間布囊取一紙角視之肉臡也問其故云恐寒凍難解故懷之自是止令供清酒因傳知諸同官

狨座文臣兩制武臣節度使以上許用每歲九月乘三月徹無定日視宰相乘則皆乘之徹亦如之狨似大猴生川中其脊毛最長色如黃金取而縫之數十片成一座價直錢百千背用紫綺緣以簇四金鵰法錦其制度無殊別政和中有久次卿監者意必遷兩制預買狨座得躁進之目坐此斥罷或云狨毛以藉衣不皺先公使北虜時已作兩制乘狨座副使武臣乘紫絲座故事使雖非兩制亦乘狨張織金帶金魚重將命也大觀中國信以禮部郎中鄭久中充使奉寧軍節度使童貫充副使遂俱乘狨座

何執中第五徽時從人筮窮達其人云公不弟五何曰然其人拊掌大笑連稱奇絕因云公凡遇五即有喜慶何以熙寧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歲隨龍崇寧五年作宰相每遷官或生子非五年即五月或五日其驗如此

余幼時從母氏在常州時見錢秀才開圖書知人三世姓男子知婦姓女子知夫姓無不驗吾家三姊長適吳氏次適沈氏錢閱書皆言夫姓吳當時怪其差繆後數年沈姊離婚歸宗嫁吳寬夫不知圖書何爲而億中乃爾生齒浩繁豈此數帙文字所能該括

黃州董助教甚富大觀己丑歲歉董爲飯以食飢者又爲粿餌與小兒輩方羅列分俵飢人如墻而進不復可制董仆於地頗被毆踐家人咸咎之董不介意明日又爲具但設欄楯以序進退時或紛然迄了餘日無倦色黃岡村氓閭丘十五多積穀每幸凶歲即騰價細民苦之老年病且亟不復飲食但飡羊屎家人怜之以米餌作羊屎狀紿之入手便投去唯食眞者數月方死此氓媚佛多施廬山僧供迹亦內懼禍至冀事佛少逭責此尤不可也

元祐間有大臣不欲書名氏父常貶死朱崖寓柩不歸既貴自過海迎取已更數十年無識其父柩者於僧房中有數棺枯骨無款記不獲已乃挈一棺歸與其母合葬後競傳誤取亡僧骨殖紹聖初言者欲彈非以無驗不敢舉

可談終

高齋漫錄一卷

（宋）曾慥撰

明刻歷代小史本

高齋漫錄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曾慥撰。慥有類說，已著錄。類說自序以爲小道可觀，而歸之於資治體，助名教，供談笑，廣見聞。其撰述是書，亦卽本是意。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蹟，以至文評、詩話、詼諧、嘲笑之屬，隨所見聞，咸登記錄。中如給舍之當服赬帶，不歷轉運使之不得爲知制誥，皆可補史志所未備。其徵引叢雜，不無瑣屑，要其可取者多，固遠勝於遊談無根者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二卷，世尠流傳。近時曹溶嘗採入學海類編，而祇存五頁，蓋自他書鈔撮而成，殆以備數，遺漏宏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捃摭裒輯，視溶所收多逾什之三四。其或溶本有之，而永樂大典失載者，亦參校補入。略用時代詮次，合爲一卷。雖未必慥之完帙，然大略亦可睹矣。

高齋漫錄

宋 曾慥 撰

太祖皇帝既下河北欲乘勝取幽燕或以師老爲言太祖不能決訪
納言趙中令留守汴都走書問之趙回奏曰所得若少所失者多
非惟得少之中尤難入手又從失多之後別有關心太祖得奏即
日班師

熙寧中上元宣仁太后御樓觀燈召外族悉集樓前神宗欲數遣
黃門稟曰外家有合推恩乞疏示姓名即降處分宣仁答曰此自
有處不煩聖慮明日上問何以處之宣仁答曰大者各與絹二疋
小者分與乳餹獅子兩個時內外已歎仰后德爲不可及也

【三十七】

元豐中王岐公位宰相王和父尹京上眷甚渥行且大用岐公乘間
奏曰京師術者皆言王安禮明年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
拜由朕豈由術者之言他日縱當此補特且遲之明年春安禮果
拜右丞珪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記待知
果是命也

章公惇罷相俄落職林公希爲舍人當制々詞云悻々無大臣之節
快快非少主之臣章相寄聲曰此一聯無乃太甚林答曰長官發
惡雖職採毒無足怪也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心知稱家有無草草相聚不必過爲
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食皛飯及至乃設飯一盂蘿蔔一楪白湯
一盞而已蓋以三白爲皛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食毳飯穆父意
坡必有毛物相報比至日晏並不設食穆父餒甚坡曰蘿蔔湯飯
俱毛也穆父嘆曰子瞻可謂善戲謔者也

司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
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
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黔皙之不同其德操
一也公笑以爲然

王和父守金陵荊公退居半山每出路遇從一村僕一日入城忽遇
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自言病狀求藥公適有藥
藥取以遺之姥酬以麻線一縷云相公可將歸與相婆也公笑而
受之

東坡聞荊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
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証據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
恰是九箇

【三十七】

今人秘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爲供奉之物不得臣庶
用之故云秘色嘗見陸龜蒙詩集越器云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
千峰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鬭遺杯乃知唐已有秘
色矣

歐陽詢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記柳公權陰符經敘三公以書
名三碑又最精者

佛印禪師爲王觀文陞座云此一瓣香奉爲掃煙塵將士護世界大
王殺人不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爲其父帥多
專殺也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為延譽於朝自是名聲大振明允一日見安道問云令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答以軾近日方再看前漢安道曰文字尚看兩徧乎明允歸以語子瞻曰此老特不知世間人果有看三徧者安道嘗借人十七史經月即還云已盡其天資強記數行俱下前輩宿儒罕能及之

李賓王利用郡易躬行君子也嘗云郭林宗作王喬祖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目安否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頭顱

毗陵有成郎中宣和中為省官貌不揚而多髯再娶之夕岳母陋之曰我女如菩薩乃嫁一麻胡命成作卻扇詩成乃援筆大書云一床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而捺朱籠明點燭試教菩薩作麻胡其女亦能安分隨緣和鳴偕老兒女成行各以壽終

【三十七】 三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為商州令同試永興軍進士劉原父為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同遊南山諸寺寺有山魈為祟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魈不敢出抵仙游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來遊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

默記一卷

（宋）王銍撰

明穴硯齋鈔本

默記三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王銍撰。銍有補侍兒小名錄，已著錄。此編多載汴都朝野遺聞。末一條乃考正陳思王感甄賦事。周煇清波雜志嘗疑其記尹洙扼吭之妄。又其中所引江南野史李後主小周后事，參校馬氏二家南唐書無此文。則亦不能無誤。然銍熟於掌故，所言可據者居多。如宋太祖以周世宗幼子賜潘美爲子事，似不近理。而證以王鞏所記，乃併其子孫世系一一有徵，則尹洙事或傳者已甚，銍未察而書之。小周后事則今本江南野史已非完書，其文在佚篇之內，均未可知。未必盡構虛詞也。惟所記王朴引周世宗夜至五丈河旁見火輪小兒，知宋將代周一事，涉於語怪，頗近小說家言，不可據爲實錄耳。

王銍 性之

藝祖仕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
陽攻壽陽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取滁州距壽州四程
皆大山至清流關而止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澗又
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景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
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
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
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憩滁州城下令翌日再出
太祖兵再聚於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
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
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固知為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
祖再三扣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為與己
如何曰非其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己如何曰非其
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已敗畏其
兵出所以問計於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來
勝而出我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復奈何學
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為勝轉禍為福者今關下有徑
路人無行者雖暉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
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之後無敢躡其
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衆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
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為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
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為矣太祖大喜
且命學究指其路學究亦不肯而還入前導即下令誓師

夜出小路率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奪
門以入既入暉始聞之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戰三縱而
三擒之既主帥被擒城中咸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
自相蹂踐死亡不計其數遂下滁州即國史所載太祖曰
餘人非我敵必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既破中斷壽
州為二救兵不至壽州為孤軍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州
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寶中金瘡
被體自撫視之暉仰而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
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
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於趙某者乃天贊趙
某豈臣所能及因盛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瘡不食而
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時唱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惟
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為淮南屏蔽去金陵
纔一水隔耳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拔則淮南盡為平
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障塞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勢盡
收淮南李景割地稱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
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稱太祖為神武暉亦非常人
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真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殿
曰端命者太祖歷試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
故號端命蓋我宋之咸鎬豐沛也其趙學究即韓王普也
實與太祖定交於滁州引為上介辟為歸德軍節度巡官
以至太祖受天命卒為宗臣比跡於蕭曹者自滁州始也
王朴仕周為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
歸樞密院至今謂之二府當時宰相但行文書而已況朴

之得君哉所以世宗踐四年間取淮南下三關所向成功
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入㖔戚且倉皇
嘆嗟曰禍起不久矣世宗因問之曰臣觀玄象大異所以
不敢不言世宗云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
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
厚載門同出至野次止于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云
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迤
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大於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數
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朴
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於李穀坐上得疾而
死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歸而崩至明年而天授我宋矣
火輪小兒豈聖朝火德之兆豈偶然哉陛手復為先子言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襴乘轎子出居
天清寺世宗節名而其功德院也祖與諸將同入內六宮
迎拜有二小兒丱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
紀王　　也顧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即提去惟潘美在
後以手指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為不可耶美對曰
臣豈敢以為不可但於理未安藝祖即命追還以其一人
賜美美即收之以為子而藝祖後亦不復問其後名惟正
者是也每供三代惟以美為父而不及其他故獨此房不
與美子孫連名名承者乃其後也承為文官子孫亦然承
有才為名帥其英明有自云

徐鉉歸朝為左散騎常侍遷給侍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
煜否鉉對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
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
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鉉云我乃奉
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舊椅子
相對鉉遙望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主紗帽
道服而出鉉方拜而李主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告辭賓
主之禮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
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
鉉既去乃有旨再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
牽機藥之事延前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又
後主在賜第因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
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併坐
之遂被禍云

先子言錢俶所以子孫貴盛蕃衍者不特納土之功使一
方無兵火之厄蓋有社稷大勳然雖其子孫莫知之也從
太宗平太原既擒劉繼元以歸又旁取幽燕幽燕震恐既
迎大駕至幽州城下四面攻城而我師以平晉不賞又使
之平幽遂軍變太宗與所親厚夜遁時俶掌後軍有來報
御寨已起者凡斬六人度大駕已出燕京境上乃撥後軍
徐行故鑾輅得脫不然後軍與前軍合又虜覺之則殆矣
蓋一夜達旦大駕行三百里乃脫皆俶之功也

世傳王迥遇女僊周瑤英事或言非實託寓而為之爾是
誠不然當斯事盛傳天下禁中亦知是時皇嗣屢夭晏元
獻為相一日遣人請召迥之父郎官王璐至私第款密久
之王璐不測其意忽問曰賢郎與神僊遊其人名在帝所

果否王璐鴉惶不知所對徐曰此子心疾爲妖鬼所憑爲家中之害所不勝言晏曰無深諱不知每與皆郎言來之事有驗否王璐對曰間有後驗而未嘗問也晏曰此上旨也上令殊呼郎中密託令似以皇子屢夭深軫上心試於帝所問早晚之期與後來皇子還得定否王璐曰不敢辭後數日來云密言護令小子問之小子言其人親到九天見主典簿籍者言聖上若以族從爲嗣即聖神綿久未見誕育之期也雖其若此願相公勿以爲信以保家族晏公默然其後聞所奏者亦不敢盡言當鄭公乃晏壻也嘗公爲宰相皇子猶未降故魏文路公劉丞相王文忠首建建儲之議蓋本諸此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爲觀察使致仕時溥甚蔵不以其貴少假借每賓客至溥猶侍立左右賓客不自安引去國史言之詳矣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十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並無因問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祗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孫兒憑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湯水

太宗長子楚王元佐既病廢次即昭成太子元僖封許王最所鍾愛尹開封府擇呂端張去華陳載一時名臣爲之佐禮數優隆諸王莫比將有青宮之立王豐肥而短寡言堅功臣李謙溥姪女而王不喜之嬖愛侍妾張氏號張梳頭陰有廢嫡立爲夫人之約會冬至日當家會上壽張預以萬金令人作關捩金注子同身兩用一著酒一著毒酒來日早入朝賀夫婦先上壽張先斟王酒次夫人無何夫婦獻酬王互換酒飲而毒酒乃在王盞中張立於屏風後見之撫耳頓足王飲罷趨朝至殿廬中昏憒不知人不俟賀扶上馬至東華門外失馬仆於地扶策以歸而卒太宗極哀慟命王繼恩及御史武元穎鞫治頃刻獄就擒張及

造酒注子人凡數輩即以冬至日斷釘於東華門外贈王爲太子府僚呂端陳載俱貶官而張去華已去官旋以他事貶去云華之孫景山言親見其詳今國史載此事多微畧惟言上聞之悼冊禮命毀張之墳墓而已

晏元獻侍長安有村中富民異財云素事一玉髑髏因大富今弟兄異居欲分爲數段元獻取而觀之自額骨左右皆玉也環異非常者可比見之惘然久歎曰此豈得於華州蒲城縣唐明皇泰陵乎民言其祖實於彼得之也元獻因爲僚屬言唐小說唐玄宗爲上皇遷西內李輔國令刺客夜攜鐵槌擊其腦玄宗卧未起中其腦皆作磬聲上皇驚謂刺者曰我固知盡命於汝手然葉法善曾勸我服玉令我腦骨皆成玉且法善勸我金丹今有丹在乎固自難

死汝可破腦取丹吾乃可死矣剌㳂如其言取丹乃死孫光憲續通錄云玄宗將死云上帝命我作孔昇真人爆然有聲視之崩矣亦微意也然則此乃真玄宗之髑髏骨也因滑命瘞於泰陵云肅宗之罪著矣或云肅宗如祖乙之死可驗其非虛也

王朴仕周世宗制禮作樂考定聲律正星曆修刑統百廢俱起又取三關收淮南皆朴爲謀然事世宗纔四年耳使假之壽考安可量也嘗自謂朴在則周朝在非過論也王禹偁記朴在密院太祖時爲殿前點檢一日有殿直衝節者訴於密院朴曰殿直雖官小然與太尉比肩事主且太尉方典禁兵不宜如此太祖聳然而出又周世宗於禁中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如李穀鄭仁誨與朴之屬太祖即

位一日過功臣閣風開半門正與朴像相對太祖望見却立聳然上御袍襟領磬折鞠躬頂禮乃過左右曰陛下貴爲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指御袍此人若在朕不得此袍着其敬畏如此又開談錄云朴植性剛烈大臣藩鎮皆憚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留守時以街巷隘狹例從展拆怒廂校弛慢於通衢中鞭背數十其人忿然嗟云宣補廂虞候豈得便從決朴微聞之命左右立斃於馬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云此是大愚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廂虞候宜其死矣

呂申公爲相有長者忠厚之術故其福祿子孫爲本朝舊族嘗因知制誥有闕進擬晁宗慤仁宗曰無甚文名別命擬人申公曰臣之所見或異於是今內外之臣文字在宗慤之上者固多但宗慤父迥年逾八十受先朝尊禮若使其生見其子爲侍從且父子世掌絲綸尤爲盛事迥必重感戴足以慱聖朝孝悌之風上許之即降旨召試是日乘命至中書迥方熟睡不暇白知也既畢還家而迥老病臥於牀上注日以待宗慤之歸問今日來何晏也宗慤具白召試畢方歸故不暇白大人也問試得意否宗慤曰甚得意也迥大喜遽下牀扶行失病所在蓋父病臥于牀聞喜其子召試而忘其疾也宗慤在詞掖父之父子每同錫燕搢紳榮之宋綬云自唐以來唯楊於陵身見其嗣復繼掌書命至是有晁氏焉然則呂申公作相而卹人之老真宰相器也有後宜哉

章懿李太后生昭陵而終章獻之世不知章懿爲母也章懿卒先殯奉先寺昭陵以章獻之崩號泣過度章惠太后勸帝曰此非帝母帝自有母宸妃李氏已卒在奉先寺殯之仁宗即以犢車亟走奉先寺撤殯觀之在一大井上四鐵索維之既啓棺而形容如生畧不壞也時已遣兵圍章獻之第矣既啓棺知非鴆死乃罷遣之

丁謂當國權勢震主引王沂公爲參知政事諂事謂甚至既登政府每因閒暇與謂款必涕泣作可憐之色晉公問之數十次矣一日因問閔默對曰曾有一私家不幸事恥對人言曾少孤惟老姊同居一外生不肖爲卒想見受艱辛杖責多矣老姊在青州鄉里每以爲言言訖又涕下謂亦惻然因爲沂公言何不入文字乞除軍籍沂公曰曾既污輔臣之列而外生如此豈不辱朝廷自亦懇言於上也

言畢又涕下謂再三勉之此亦人家常事不足為愧惟早
言於上庶脫其為卒之苦爾自後謂數數勉之昭身上前
奏知沂公必涕下曰豈不知軍卒一日是一日事但終自
羞赧爾晉公每催之且謂沂公曰某日可昭身奏陳沂公
猶不欲謂又自陳之一日且責沂公門戶事乃爾緩謂當
奏候於閤門沂公不得已遂昭身既昭身踰時至將進膳
猶不退盡言謂之謚權姦私且言丁謂陰謀詭譎多智數
變亂在頃刻太后陛下若不亟行不惟臣等虀粉恐社稷
危矣太后大怒許之乃退晉公候於閤門見其甚久即頓
足摽耳云無及矣方悟知其令謂自為己謀不使之覺欲
適當山陵之事而發故也沂公既出遇謂於閤門含怒不
揖而出晉公始悟見賣含毒而已不覺也是日既至都堂
召兩府入議而不召謂謂知得罪祈哀於馮拯錢惟演及
曾等曰今日謂家族在諸公矣太后欲誅謂拯申理之沂
公奏請召知制誥就殿廬草制罷之不復宣麻太后從之
責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俄竄崖州向使謂防閑沂公則豈
有此禍故知權數在謂之上也
章獻太后智聰過人其垂簾之時一日泣語大臣曰國家
多難如此向非宰執同心協力何以至此今山陵了畢皇
親外戚各以遷轉推恩惟宰執臣寮親戚無有恩澤卿等
可盡具子孫內外親族姓名來當例外一一盡數推恩宰
執不悟於是盡具三族親戚姓名以聞奏明肅得之遂各
畫成圖粘之寢殿壁間每有進擬必先觀圖上非兩府親
戚姓名中所有者方除之

狄青善用兵多智數為一時所伏其出師討儂智高也既
行燕犒士卒於瓊林苑中將士皆列坐既酒行青自起廻
而問之曰兒郎若肯隨青者任其願同去若有父母侍養
及家私幼小畏怯不願出者請便於此處自言若大軍一
起之後敢有退避者惟有劒耳於是三軍之士感激自勵
至嶺外無一人敢有怠惰者
儂智高犯廣南破諸郡官軍屢敗朝廷震動遂遣狄青作
宣撫招討使青至洪州聞陶弼在外邑丁憂蓋弼父作廣
南官也青至微服往見弼問以方策察弼其誠為青言廣南
利害曰官吏皆貪墨不法惟欲溪洞有邊事乘擾撫中
濟其所欲不問朝廷安危謂之做邊事涵養以至今日非
智高能至廣州乃官吏不用命誘之至此智高豈能出其
巢穴至廣州哉今誠能誅不用命官吏使兵權在我一易
舊俗則賊不足破也青大奇之所以初至廣州按法誅不
遵節制出兵而敗陳崇儀而下三十餘人明日一鼓而破
賊二廣要然者用弼之策也青南討至嶺下隨軍廣南轉
運使李肅之等迎於界首其參謁青曰某等隨軍轉運
使今已入本界請大軍糧食之數及要若干頃數月日多
少青答曰此行亦無東西南北遠近所在亦無歲月多少
之期既曰隨軍轉運須着隨軍供贍人人足備若少一人
之食則先斬轉運使肅之等悚然而退故其軍食足而成
功此善為將帥者也　高遵裕之為將取靈州也邈絕粹
胡僧稱為轉運使既至軍前大陳軍儀會將校二漕同禀
此行軍糧多少月日遵裕拱黙熟計久之反覆思慮而言

曰且安排一月二漕遮嗤對遵裕呼吾吏取紙自書一月軍糧狀遺遵裕判押照會訖乃罷其後靈州城下軍潰乏食死亡幾半朝廷罪遵裕以乏食自解置獄鞫之漕使出遵裕所押一月軍令狀自解故遵裕深責而二漕止降一官以此二者觀之大帥之語默舉措可以見成敗矣

滕元發言杜祁公作相夜召元發作文字因觀其狀貌曰此骨相窮寒宰相之狀也徐左右秉燭手展書表起而觀之見眼有黑光徑射紙上元發默然曰杜公之貴者此也後與王介甫同作館職同夜直忽見介甫同展書燭下黑光亦徑射紙上因為荊公說祁公之事曰介甫他日必作相介甫歎曰子勿相戲安石豈願作宰相哉十年之間果如元發之言

董士廉關中豪俠之士佐劉滬同督築水洛城尹師魯大非之其後狄青帥渭希師魯意以違擅興板築將案誅之時士廉已罷幕府至京師青師奏朝檻車捕送欲至渭而誅之時士廉過華州華陰縣姚嗣宗知縣事姚董氣義之交也縣當具人護送而監者兵仗嚴密如護叛逆者不得語也嗣宗教護送者於路因呼士廉行第屢引兩手向上示之士廉應曰會得嗣宗意令作向上一路出此檻車也既至渭州青方坐廳事列兵仗盛怒以待之士廉在檻車中見青大呼曰狄青你這回做也你只是董士廉擬著你你今日殺了我這回做也青聞之大驚不敢誅蓋青起於卒伍而貴常有嫌疑之謗心惡聞此語因破檻車械送獄既在有司士廉得以為計矣其後反訟師魯贓罪師魯貶死而士廉從輕比者用姚嗣宗之計得脫也

狄青宣撫廣南平儂智高未出師先大陳軍儀教諸將不候大軍之到先出師不利就坐擒陳崇儀等三十餘人推出決問余襄公襄公愕然下拜而孫元規頗申理之得免提刑祖擇之問諸將兵敗亡之由擇之知必不免勃然起對曰太尉不得無禮無擇來時全口別有宣諭其密將在廳下即呼牽提刑馬遂就廳事上馬以出於甲胄兵丈之間既至所舍便發疾不滿於疑懼此所謂氣勝也蓋青武人非有擇之問言全口別有宣諭以折其謀則必不能免矣

晏元獻自西京以久病請歸京師將貢講筵病既革上將臨問之翊揚文仲謀謂凡問疾大臣者車駕既出必撤紙錢蓋已齎賞或遂不起即以予之是萬乘之再臨也遂奏臣病稍安不足仰煩臨問仁宗然之賞又病愈續賜禮以行然後數日即薨故歐陽公作神道碑言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飭太醫朝夕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數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奏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丁亥以公薨聞以不即視公為恨蓋此意也

賈襄悼利用既作官老明年會其姪汭在真定因侍婢與中館宰寵婢出之而汭猶過其家不已其夫不勝憤因汭叔不衣淡黃襖子入其家而其夫山呼汭倉卒不知避宦者為走馬奏之即唱言汭與叔利用謀不軌差王博文勘其事鍛鍊既成以大鑊煎油拉汭烹之至今都監之廨此不可入蓋汭之冤鬼猶在也歐陽叔弼言頃於青州王家

見章獻與王沂公親札一紙云曾利用與其姪男訴叛妻
理分明也須早殺却若落他手便悔不及也
王介甫初罷相鎮金陵呂吉父參知政事獨當國會李逢
與宗室世居獄作本以害王文恪陶滕章敏元發范忠宣
堯夫三人也王滕皆李逢親妹夫而忠宣李氏之甥逢之
表兄弟獄事之作范公知慶州忽承獄問元祐年范公與
逢相見語言不順范公奮筆無以為計忽老吏言某年文
正方守慶州檢架閣庫有文正奏兵士送范公赴衆公案
尚在據其年月則范公方在慶州侍下其月日不同受得
語言與李逢相見也遂據公案錄白回申臺中乃止向非
公案則無以解紛矣范公得脫而元發坐親累落職知池
州王以東宮官神宗保全之乃免

東軒 二

王介甫罷相守金陵呂吉父參知政事起鄭俠獄欲害介
甫先罷王父放歸田野王呂由是成深仇又起李逢獄以
李士寧介甫布衣之舊以寶刀遺宗室世居事欲附介甫
會朝廷再起介甫作相韓子華為次相恐介甫赴召其
事遂緩故介甫星夜來朝而得解焉李之儀端叔言元祐
中為六曹編勅刪定官見斷案李士寧本死罪荊公就案
上親筆改作徒罪王鞏本配流改作勒停劉瑾滕甫凡坐
此事者皆從輕比焉
張茂實太尉章聖之子尚宮朱氏所生章獻畏嚴劉后凡
後宮生皇子公主俱不留以與內侍張景宗令養視遂冒姓
張既長景宗奏授三班奉職入謝日章聖曰孩兒早許大
也昭陵出閤以為春坊謁者後擢用副富鄭公使虜作殿

前步帥中丞韓絳言茂實出自宮中迹涉可疑當擯引以
為殿帥蓋嘗同奉使交結有自嫌惧恐待罪然朝廷考校
茂實之除歲月非嫌疑擬出絳知蔡州獨乃止厚陵為太
子茂實入朝至東華門外居民繁用者迎馬首連呼曰
虧你太尉茂實皇恐執詣有司以為狂人而黥配之其實
非狂也茂實緣此求外郡至厚陵即位避濮邸諱改名孜
頗疑之自知蔡州坐事移曹州憂恐以卒謚勤惠滕元發
言嘗因其病問之至臥內茂實岸幘起坐其頭角巉然真
龍種也全類奇表蓋朝本內人養未有大用至節帥者於
此可驗矣其子詢字仲謀賢雅能詩有子與邸中作壻此
可怪也
韓魏公帥定狄青為總管一日會客妓有名白牡丹者因

東軒 十四

酒酣勸青酒曰勸班兒一盞譏其面有涅文也青來日遂
笞白牡丹者後青舊部曲焦用押兵過定州青留用飲酒
而卒徒因訴請給不整魏公命擒焦用欲誅之青聞而趨
就客次救之魏公不召青出立于子階之下懇魏公曰焦
用有軍功好兒魏公曰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乃好兒
此豈得為好兒耶立青而面誅之青甚戰灼久之或曰總
管立久青乃敢退蓋懼并誅也其後魏公還朝青位樞密
使避火般家於相國寺殿一日衩衣衩淺黃襖子坐殿上
自指士卒盛傳都下及其家遺火魏公謂救火人曰尔見
狄樞密出來救火時着黃襖子否青每語人曰韓樞密功
業官職與我一般我少一進士及第耳其後彗星出言者
皆指青跋扈可慮出青知陳州同日以魏公代之是夕彗

滅
王廣淵識英宗於潛邸及即位欲大用之不果然中外之
事莫不以聞又論宰執專權須收天威英神二朝俱主其
說時宰患之無如之何乃反間諫官司馬君實力言其姦
邪不可近章至八九上廣淵竟出外世徒知君實言廣淵
而不知宰相之反間也然則陰諷臺諫以逐人主親臣古
今之所不免其後神宗時君實言揚繪不當言曾公亮事
神宗御批與滕元發令喻繪云光醇儒少智未必不爲人
陰使之耳蓋廣淵被逐當言君實純直受人風指之詳而
云耳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之以謝天下
聲震殿廷是時滕元發爲起居注侍立殿坳既歸王廣淵
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元發
在螭坳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只我聽得聖語云依卿
所奏
歐陽大春湖南人元祐初爲廣州幕官嘗夢入一僧舍稍
新潔有大榜大題其西室曰宰相蔡確死於此宰既寤不
曉其旨時持正尚在相位未幾聞外補而大春以漕檄攝
知新州一日入僧舍宛然夢中所見又有西室亦如夢也
方歎息與同官言之未幾持正謫新州州無他僧寺竟居
於此寺而所卒之地悉如前夢又何異也
李宗易郎中陳州人詩文琴棊游藝皆妙絕過人前輩中
名士也晏臨淄公爲陳守屬伏暑中同諸客集於州之後
圃時炎曦赫然晏公歎曰江南盛冬烘柹當此時得而食
之應可滌暑也宗易忽對曰此極易致願借四大食合公
大驚遽令取之宗易起入於屋之西房令取合復掩關少
刻而出振衣就席徐曰可令開合既如言烘柹四合俱滿
正如盛冬初熟者霜粉蓬勃分遺衆客及其家靡不沾足
晏公曰此人能如此其事不可做自是遂疎之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以
東坡詩云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蓋欲委滕公以天下
之事也一日語及北虜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
追之僅得脫又行在服御寶器盡爲所奪從人宮嬪盡陷
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瘡發云蓋北
虜乃不共戴天之讐反捐金繒數十萬以事之爲叔父爲
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蓋已有取北虜大志其
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尤甚愴聖志之不就也
章敏公爲先子言
王君貺膀是時歐公爲省元有李郎中忘其名是年赴試
南宮將迫省試忽患疫氣癖憒同試相迫勉扶疾以入既
而疾作恍然上困睡殆不知人已過午忽有人腋下觸之
李驚覺乃鄰座也問所以不下筆之由李具言其病其人
曰科場難得已至此切勉強再三言之李試下筆頗能運
思鄰坐者乃見李能屬文甚喜因盡說賦中所當用事及
將已奏子拔過鋪在李案子上云某乃國學解元歐陽脩
請公拚拔回互盡用之不妨李自聞懷若此頓覺成篇至
於詩亦然是日程試半是歐秦半是歐誦李大感激遂覺
病去論策二場亦復如如膀出歐公作魁李亦上列遂登

俱中第云茂李於家廟之旁畫歐陽公像事之等父母以
獲祿位者皆公力也李嘗與先祖同官偶見先祖稱歐陽數以先祖為公姆言且以後世之謝星應誕以此忠疏替之敘云
京兆李植守化光觀察使士衎之孫自少年好道不樂婚
宦初為侍禁約婚甚聘既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其前
植驚走踰牆避之后時即還父母家俄選為府馬植後自
放田野往來關中洛陽汝州人以為有道之士也劉貢父
過實應僧舍與昭禪師者語壁有畫山水極妙昭語貢父
乃化光所畫貢父率然贊之曰昆侖有名瑶也非實在學
璧覩觀幻旋失惟是墨妙半壁蕭瑟崎嶬坎壈雲舒川疾
是心中象非筆端物大士觀化四海一室
先公云曾祖莊恪公平初為及第常州無錫尉時有巨盜在

境上未獲會歲旦日入謁縣宰是時循習初故事多用鎮
魯鄙朴經生為縣令而無錫令又昏老之經生也令廳吏
贊導尉廷趨而端坐於廳事受之平素尚氣不能堪徑趨
廳事揖而奮拳痛毆之踣於座下左右挽引以去一邑喧
傳尉毆死令矣平亦不顧歸而酣飲至醉群盜聞尉毆令
死大喜乘節日至邑之草市飲酒會有密報平者乘大醉
亟呼弓手并市人徑捕之諸盜俱醉且不虞尉能遽至也
平皆手殺五人擒得者二十餘人全火併獲凱旋歸邑會
令家誰辭救之得蘇功過俱奏上詔改大理評事知陽陵
縣由此知名
王荊公於楊寘榜下第四人及第是時晏元獻為樞密使
上　十人往謝晏公俟眾人退獨留荊公再三謂曰廷評

乃殊鄉里又聞德行鄉評之美況殊備位執政而鄉人之
賢者取高科實預榮焉又曰休沐日相邀一飯荊公唯唯
既出又使直省官相約飯會甚殷勤也比往待遇極至飯
罷又擁坐謂荊公曰鄉人他日名位如殊坐處為之有餘
矣且歎慕之又數十百言最後曰然有二語欲奉聞不知
敢言否晏公言至此語欲出而擬議久之晏公徐謂荊公
曰能容於物物亦容矣荊公但微應之遂散公歸至旅舍
歎曰晏公為大臣而教人者以此何其卑也心頗不平荊
公後罷相其弟和甫知金陵時說此事且曰當時我大不
以為然我在政府平生交友人人與之為敵不保其終今
日思之不知晏公何以知之復不知能容於物物亦容焉
二句有出處或公自為之言也

王荊公議阿云按問自首法眾朝紛紛惟韓持國與公議
同一日晚持國歎曰此法至近而易知之事乃與時議如
此大異持國因曰此事維與介甫同因夜來枕上不能寐
細思之亦有可議也荊公歎曰此一事安石理會來三十
年矣持國以一夕聰明勝之不亦難乎
夏英公其父行禁名廷皓因五鼓入朝時冬月盛寒見道
左有嬰兒啼甚急蓋新生子也立馬遣人燭下視之錦繃
文綵插金釵二隻且男子也夏無子因携去育之竟不知
誰氏子焉稍長其父沒王事得官潤州丹陽主簿姚鉉作
浙漕見其人物文章應試大科遂知名
章子厚作宰相日蘇州秦孫耿鎮監鎮武臣私官奴乃本
鎮富民所畜也一夕詣官奴為富民結客毆之傷重垂盡

而進且陰遣人訴于州州奏濫罪請寘于法子厚爲請僧
民誅於鎮市中監官放罪還任
神宗遣貴璫張茂則傳宣撫問韓魏公公待以舊例常禮
或謂公茂則貴密乃親信宜厚遇之公曰正謂此也我若
過禮之茂則歸奏必爲人主所窺不若且守中而已乃所
以防閑也
陳秀公罷相以鎮江軍節度使判揚州其先塋在潤州而
鎮江即本鎮也每歲十月旦寒食詔許兩往鎮江展省兩
州送迎旌旗舳艫官吏錦繡相屬於道今古一時之盛也
是時王荆公居蔣山騎驢出入會荆公病愈秀公請于朝
許帶人從往省荆公詔許之舟檝銜尾蔽江而下街衢而
於舟中喝道不絕人皆歎之荆公聞其來以二人肩鼠尾

轎迎於江上秀鼓旗艦舳正喝道荆公忽於蘆葦間駐車
以俟秀公令就岸大舟回旋久之乃能泊而相見秀公大
慙其歸也令罷舟中喝道
先子言元豐末王荆公在蔣山野次跨驢出入時正盛暑
而提刑李茂直往候見即於道左遇之荆公舍驢相就與
茂直坐於路次荆公以兀子而茂直坐胡牀也語甚久轉
日西矣茂直命張傘而日光正漏在荆公身上茂直語左
右令移傘就相公公曰不須若使後世做牛須着與他日
裏耕田
華州西嶽廟門裏有唐玄宗封西嶽御書碑其高數十丈
砌數段爲一碑其字八分幾尺餘其上漆以黃也舊有碑
樓黃巢入關人避於碑樓上巢怒并樓焚之樓既焚盡而

碑字缺剥焚損十存二三也京兆姚嗣宗知華陰縣時包
希仁初爲陝西都轉運使纔入境至華陰謁廟而縣官皆
從行希仁初不知焚碑之由使神卒循行廟內見損碑顧
謂嗣宗曰可惜好碑爲何人燒了嗣宗作秦音對曰被賊
燒了希仁曰縣官何用嗣宗曰縣中只有弓手三四十人
奈何賊不得希仁大怒曰安有此理若奈何賊不得要縣
何用且賊何人至於不可捉也嗣宗曰却道賊姓黃名巢
希仁知其戲己默然而去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
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庭出其經捨在相國寺西塔以資
薦且自書于後曰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
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

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
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大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
不損爲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
寧鳳子儀家喬氏所書在經後字極整潔而詞甚悽婉所
記止此餘皆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告豈斯人也
李師中誠之其父緯坐鎮戎軍退陣當斬誠之赴省試訟
父之寃且乞斬韓魏公以其起陝西民兵乃應賊致敗是
時誠之叔紘知開封府誠之方年十八歲一日紘坐廳視
見朝廷押上書人至階下視之乃其家六秀才也尋得釋
是年遂登科
李師中與王介甫同年進士自幼負材氣一日廣坐中稱
其少年豪傑介甫方識之見衆人稱譽其豪傑乃云唐太

宗十八歲起義兵方是豪傑渠是何豪傑衆不敢以對
劉貢父與王介父敘爲故舊荆公嘗戲貢父名曰劉攽
不直一分錢父謂其名也貢父復戲荆公名曰失女便
成宕無宀真是妬下交亂真如卜交誤當守荆公大歎而
心衡之

嘉祐中士大夫之語曰王介甫家小底不如大底謝師宰
家大底不如小底謂王安石安禮安國安上謝景初景溫
景平景回也

晏元獻以前兩府作御史中丞知貢舉出司空掌輿地之
圖賦既而舉人上請者皆不契元獻之意最後一目眊瘦
弱少年獨至簾前上請云據題賦出周禮司空鄭康成注
云如今之司空掌輿地圖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輿地之圖
而已若如鄭說今司空掌輿地之圖也漢司空也不知做
周司空與漢司空也元獻微應曰今一場中惟賢一人識
題正謂漢司空也蓋欲舉人自理會得而意於此少年歟
人乃歐陽公也是榜爲省元

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斥夏英公高文莊公曰惟竦若訥
一妖一孽後聞夏英公作相夜走處諫官之家一夕所乘
馬爲之斃所以彈章交上英公竟貽厭改除樞密使緣此
與介爲深仇其後介死英公每對官吏或公廳時失聲發
歎曰有人於界河逢見石介來後卒有投番將發掘之事
有旨下兖州驗實杜祁公罷相守兖州力爲保明乃免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右散騎常侍貶靜難軍行軍司馬
而卒於邠州鉉無子其弟鍇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
號徐十郎有鉉鍇告敕備存甚多僕嘗至攝山求所謂徐
十郎家觀之其間有自江南歸朝初授官告云歸明人僞
銀青光祿大夫知內史事上柱國徐鉉可依前銀青光祿
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存
其階官也

晏知止作府推時諸子房中案牘猶多祖宗自批判者文
字甚衆祖宗時不惟宰相雖百執事皆起復而至富鄭公
乃以太平而辭耳本朝僞臣楊大年王元之晏相皆不曾
持父母服也富公之後如陳升之亦百日則起復耳此蓋
朝廷體貌以在兵革之際乎其來否則在人耳

蹇授之以廢孟后見章子厚言後一斷當如何子厚曰除
是惟不在此地有死而已謂立劉后也然不久遂立中宮
子厚但奉行而已

范景仁父名文度爲蜀孔目官事張乖崖時見發郡人陰
事而誅之而不知其何以知之但默觀一小冊每鉤距得
人陰事必記之策上書訖入箱封題甚密文度日侍其旁
而莫測也然每觀小策則行事多殺人或行法一日乖崖
方觀小冊忽內逼起不及封箱文度遽取其小冊觀之
蓋記人細故有已行者即朱勾之未行者尚衆也文度閱
畢始悟平日所行乃多布耳目所得遂毀而焚之乖崖還
見几上箱開已色變及啓觀小冊已失之大怒之次文度
遽前請命曰乃某毀而焚之今願以一命代衆人死乞賜
誅戮乖崖問其故答曰公爲政過猛而又陰採人短長不
皆究實而誅若不毀焚恐自是殺人無窮也乖崖徐曰貧

汝一死然汝子孫必興自是益用之景仁其子也既起家
又以其一家三翰林百祿爲執政何乖崖之知人而貫文
度其後果興
小說載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者見燃燭閉目云煙氣
易以蠟燭亦閉目云煙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耶
云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觀
此則李氏之豪侈可知矣
司馬温公爲相除張茂則之子巽爲閤門使本朝無内臣
之子在閤門者君實明日語給事中蔡元度王子發曰光
不敢爭正貂以成給事之賢名耳
楊康國爲先子言治平中彭汝礪諒陰膀赴省試時以汴
河上舊者爲試院既聞膀出與同試數人自往探膀既出
門則報膀者紛然天漢橋忽有一肥衆人踐蹇自河路東
來者聞報膀者曰狀元何人對曰彭汝礪也跨蹇者聞之
即時回更不至省前康國追問隨行小童曰此雍丘許秀
才名安世也康國歎汝與聞安世第一人及第也
李公弼字仲修登科初任大名府同縣尉因檢驗村落見
所謂魚鷹者飛翔水際問小吏曰此關雎也因言此禽有
異每棲宿一窠中二室仲修令探取其巢觀之皆一巢二
室盖雌雄各異居也因悟所謂和而別者此也鷙而通者
習水而善捕魚也和而別者内此悟明仲修且歎村落猶
呼曰關雎而和而別則學者不復辨矣
東坡自海外歸至南康軍語劉羲仲壯輿曰軾不幸中過
金陵見介父論三國志曰裴松之云該洽貴忠陳壽上不

能別成書而但注三國志此所以陳壽下也蓋好事多在
注中安石舊有意重修今老矣非子瞻他人下手不得矣
軾對以軾於討論非所工蓋介父以此事付託軾軾今以
付壯輿也僕聞此於壯輿盡直記其雋言
時彥舉進士第一人後爲江東小漕因按部舟行於大江
阻風繫舟僻左港汊一山下因與同載二三舉人盡却從
者上山閑步山甚峻披荒以行及轉山背忽一小寺出於
山頂已有一老僧下山迎門曰豈非時狀元乎彥既訝了
無從者且非當路何以知其至也僧曰此寺佛殿後有人
題壁曰某年月日時狀元到寺某志之有今年今日乃其
所記之日時也某及時晨起相望久矣彥始吐實而未之
信也相與至佛殿後旋掃去積塵始見其字畫如僧言而
別有題年月則彥尚未生之前也觀其彥又曰此去十五
年官終四品彥錄之以歸嘗以語於人至大觀初彥以吏
部尚書卒尚書正四品距見題字時逕十三年矣
劉瑢河中人振家學士綜之孫也其庶母王母既生瑢而
出外瑢事嫡母任氏三十年不懈嫡母死尋訪王氏了不
能得遂棄官布衣蔬食跋足走天下訪之莫知其生死數
年而瑢志益堅誓不見母不復爲人會歲除日行次汝洛
間地名彭城者逆旅騷擾歲盡未遂所志泣於村市酒肆
中忽見日者擾攘中呼令作卦日者端策云此坤卦乘
乾卦父母交動必求訪父母令坤卦爲主則必母也因自
語曰平生求之未見而尋神臨如化之速但不須發去只
留此以俟歷惟在今日且在今一時之內所謂大慶可以

實矣瑄心雖喜能知本意而後悵悵浸乃日者嘗獻唯唯不應日者臨行猶曰即應無相忘也瑄愈惑旋聞鐃鼓喧闐乃村人嫁女於除夕也聚酒肆人奔往觀之瑄獨坐無聊已而觀者稍復還坐而各說所見一老卒在坐曰此本縣富人之女嫁此村富家其送女者所生也其壻家去此纔十里此婦人先在一大官家閒生子今作官矣又入一家再為此富家側室生兒女三人今嫁其季也故今自送嫁其正室已亡家甚富而專家事於資送女甚厚也瑄引身稍相近問翁知媼之姓氏與前主之姓乎曰此婦姓王聞前主姓劉其子小名則瑄也瑄始驚問翁何以知其詳如此兵曰我放停兵也固嘗役於其家且每視我此事故我常在心也蓋紙書其姓名狀貌以千計矣出腰間紙求中小紙示瑄因略道所以方語話醻酢閒村市小兒之慧黠者潛往報此婦人矣已而老兵問瑄詳細曰當為驗之然瑄必求母不獲而為人紿之疑似多矣意事與名字或有相同者未敢必信也已而小兒輩與老兵繼往婦人聞之亟遣騎來迎瑄瑄猶未　浸往既各細驗之真瑄也財心滋久再見於不料母子相持號慟殆絕於村市父之事定因訪日者莫見也問於村中亦曰未嘗有此也日人意以瑄純孝所感天假神靈以告之耶瑄後迎母同居久之以壽終瑄仕遇神宗累曆繁劇為世名臣二子何勃皆登科其家光顯貴盛亦天之報也

李教者鄱官郎中晷之子自少不調學左道變形匿影飛空妖術既成而精同黨皆師而信服焉晷之守以夏月晝寢于堂而堂階前井中忽雷電霹靂大震繼有黃龍自井飛出晷母驚起開目視之怖沒牀下徑死家人徐視之乃教所變龍即教也晷見母死吼怒杖之垂盡逐出教益與惡少薄游不檢一日書娼館曰呂洞賓李教同游晷知其尚存也遣人四出捕之僅乃獲矣教皇窘自縊死久之王則叛於貝州其徒皆左道用事聞教妖術最高聲言教為謀主用朝廷亦知教妖術最高果為則用不可測也聞矢大駭捕晷及教妻兒兄弟下獄其必得教雖晷言教遂出既自縊死終不信也又於娼館得教所題教與呂洞賓同游又詔天下捕李教及呂洞賓二人會貝州平本無李教者始信其真死矣乃獨令捕呂洞賓甚久乃知其當託無其人乃已雖知其貝州無李教所部監司太守如張昷之張存十數人前皆重貶晷責昭州別駕教妻子皆誅死今仁宗實錄雖載此而無如此之詳故表見之

呂文穆蒙正少時嘗與張文定齊賢王章惠隨錢宣靖若水劉龍圖燁同學賦於洛人郭延卿延卿洛中鄉先生一日同渡水謁道士王抱一求相有僧應門曰師出矣衆問僧何為師道士僧曰學術數於道士二十年矣衆因延問之僧曰吾師切戒術未精切慎毋為人言君等必欲知明日復來扣師可也明日遂見之文穆對席張王次之錢又次之劉居下座坐定道士撫掌太息衆問所以道士曰吾嘗東至於海西至流沙南窮嶺嶠北抵大漠四走天下所謂貴人以驗吾術了不可得豈意今日貴人盡在座中衆驚喜徐曰呂君得解及第無人可奉歷不過十年作宰相

十二年出判河南府自是出將入相三十年富貴壽考終
始張君後二十年作相亦皆富貴壽考終始錢君可作執
政然無百日之久劉君有執政之名而無執政之實語通
及諸弟子而遺其師郭君忿然以爲謗妄曰座中有許多
宰相乎道士色不動徐曰初不受饋必欲聞之請徐徐告
後十二年呂君出判河南府是時君可取解次年雖登科
然慎不可作京官廷卿益怒衆不自安乃散去又之詔下
文穆果魁多士而廷卿不預明年文穆廷試第一所謂得
解及第無人可壓矣後十年作相十二年有留鑰之命悉
如所言廷卿連蹇場屋至是預鄉薦鹿鳴燕日文穆[illegible]
士與席賓散獨留二人者內閣盡歡如平生文穆持[illegible]賦
詩曰昔作儒生謁貢闈今爲丞相出黃扉兩朝[illegible]辭中
東軒
別萬里煙霄達了歸羽客漸無新鶴髮故人猶有舊麻衣
洛陽譲說多才子從昔遭逢似我稀道士索紙似若復章
著乃書偶曰重日重月榮華少別筵歌罷前[illegible]師看雲叉
穆心知其異敬收之其後錢武肅府未百日罷張王先後
登庸劉守徧中朝廷議除執政命未及下而卒廷卿以文
穆極力推挽登第未久改秩後卒無一差者獨贈文穆之
偶仍致仕尤於西京以重陽日卒過假師是日大寒微霰
笙歌乃教樂鹵簿鼓吹也
鄭翰林獬郎官紓之子也獬雖負時名然累赴殿試省試
俱不利紓爲狄青征廣南辟客是時儂智高亂張未知勝
負紓家在雍丘舟中而獬赴殿試罷在京師候唱名其母
與嫂寓壐紓從軍未知吉音又憂獬仍舊黜於殿試一家
弁默皇感之次忽井尾最炊釜鳴聲甚厲震動兩岸舉家
不知所爲釜鳴未定忽岸上叔丈郎中船乃報捷者南
來且附紓書云已破儂賊殺戮殆盡走入溪洞且議賞超
遷矣語次又有北來報榜者馳至云二秀才昨日唱名而
出已狀元及第矣釜鳴蓋有爲言者
鄭毅夫幼弟名猷字獻甫風流文雅人物秀少翩翩佳公
子也又自幼隨侍毅夫守東南名郡如錢唐之類所聞佳
麗皆一時之選善讀書而詩章翰墨皆有聲毅夫既沒東
監安州酒稅安州其鄉里以便親養也父之湖南招降得
蠻酋舒光勇者溪洞生黎面色如漆聲音侏離如鬼物然
朝廷不殺以三班差使亦來監安州酒稅與猷同官猷以
其素茹蛇餡盡之人每於其家送食必作兩分與之對飡
東軒
然光勇終不快意蓋未嘗知中國士大夫家膳饌也每食饌
罷必令攔頭單於務前餅店以四錢買胡餅二枚光勇既
取食必大稱味之美以謂平生未嘗知此味也一日又以
對獻言如前猷因語之曰汝本溪洞腥臊生蠻不知有飲
食作得此坐下之物食之以爲未始有也猷謂所善曰此
事固小可以喻大凡不知而妄作者皆舒光勇之類也
王景彝以御史中丞知貢舉而王平甫被黜平甫對客云
就試前夢御街上騎驢而墜地今果爲驢子所落景彝聞
而大銜之其後平甫試大科景彝彈其士檢不修罷之
又曾子固作中書舍人還朝自視前輩輕蔑士大夫徐德
占爲中丞越次揖子固甚恭遂子固問足誰德占曰禧姓
徐子固答曰賢便是徐禧禧大怒而忿然曰朝廷用某作

御史中丞公豈有不知之理其後子固除翰林學士德占
密疏罷之又攻罷修五朝史
喻皓所造開寶塔為天下之冠康定中白晝人見塔上一
燈明頂刻數盞以至千百盞須臾大雷雨作而焚盡都人
大駭此眞天火也祖母為光子言
劉原父就省試時父立之為湖北轉運使按部至鄂州與
郡守王山民宴於黃鶴樓數日不發謂守曰吾且止此以
候殿榜兒子決須魁天下守心不平且曰四海多士雖令
似才俊豈可預料立之曰縱使程試不得意亦須作第二
人來日殿榜到州原父果第二名繼得家書云初考乃狀
為賦中小誤遂以賈黯為魁立之即以書示郡守而行所
謂知子莫若父也

頴上安希武殿直言太祖受命封丘獨守城不下其曾祖
嘗隨太祖自攻之後守封丘者奉職既入拜諸司使陳綺
門開以迎太祖即斬守門者又言其祖乃安習也太宗判
南衙時青州人携一小女十許歲詣闕理產業事太宗悅
之使買之不可得習請以置之遂與銀二物往習刀截銀
一二兩少塊子不數日竊至南衙不久太祖知之捕安習
甚嚴南衙遂藏習夫婦於宮中後至登位纔放出故終為
節度留後其青州女子終為賢妃者是也
歐公云太祖英武潞州李筠反狀至悚其奏召其子皇城
使守節言父反事皇恐汝謂彼只少你但速去來日方出
奏示羣寮守節至潞州開城降兵不血刃
慶曆三年御試進士時晏元獻為樞密使楊察晏壻也時

自知制誥避親勾當三班院察之弟寘時就試畢有魁天
下望未放榜間將　宣示兩府上十人卷子寘因以小賦
求察問晏公已之高下為晏公明日入對見寘之賦已考
定第四人出以語察察密以報寘而寘試罷與酒徒飲酒
肆間之以手擊按歎曰不知那箇衛子奪吾狀元矣不久
唱名再三考定第一人卷子進御賦中有孺子其朋之言
不懌曰此語忌不可魁天下即王荊公卷子令取第二人
卷子即王珪以故事有官人不為狀元令取第三人即殿
中丞韓絳遂取第四人卷子進呈上欣然曰若楊寘可矣
復以第一人為第四人寘方以鄙語罵時不知自為第一
人也然荊公平生未嘗略語曾考中狀元其器量高大視
科第為何等事而增重耶

楊宣懿察之母甚賢能文而教子以義小不中程輒朴之
察房心為明堂賦楊登科第二人報者至其母聽未起聞
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知此乃為人所壓若二郎
及第待不教人壓卻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寘果魁天下
歐陽文忠慶曆中為諫官仁宗更用大臣韓富范諸公將
大有為公鋭意言事如論杜曾家事通嫂婢子有曾出知
曹州即自縊死又論茶知政事王舉正不才及宰臣晏殊
賈昌朝累節職凌景陽娶富人女貫有章有贓魏庭堅踰
濫三人皆廢終身如此之類極多大忤權貴遂除修起居
注知制誥韓富既罷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為河北都運
令計議河北相賈昌朝陳執中事邊事其實宰相欲以事
中之也會令內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令

命侍從出使故事無內侍同行之理而臣實恥之朝廷從
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張氏妹一作處
州龜正之女非歐生也幼孤鞠育于家嫁姪晟晟自虔州
司戶罷以替名陳諫同行而張與諫通事發鞠於開封府
右軍巡院張懼罪且圖自解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
多醜異軍巡判官著作佐郎孫揆止劾張與諫通事不復
枝蔓宰相聞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
勘之遂盡用張前後語成案俄又差王昭明者監勘蓋以
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牘視之駭
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脩今省判所勘乃
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吃劍不得安世聞之大
懼竟不敢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資買田產立己戶
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牒三司
取錄問吏人不聞奏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降壽春監
稅公責告云不知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己族而鞠於私
門知女歸有室而納之群從向以訟起晟家之獄語連張
氏之資券既不明辨無所驗以其久參侍從免致深文除
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節往布郡條體予寬恩
思釋前咎又安世責詞云汝按制案考法當窮審而乃巧
爲情比願弭事端漏落偏陰合傳會知朕慎重獄事不聞
有司而私密省寺潛召胥役即其阿比之實尚與朋黨之
風云云其後王荆公爲蘇安世埋銘盛稱能回此獄而世
殊不知揆守之於前昭明主之於其後使安世不能有所
變改迎合也然則二人可謂奇士爾昭明後亦召用而揆

饒州人終殿中丞當張獄之興楊闢叔恰爲舉人上書陳
相力救之今宋文集中有外書嘗存之言
歐陽爲河北都運使時程文簡知大名府歐公性急自大
而文簡亦狷介不容物宰相意令二人憤爭因從而罪之
公悟其旨初至大名文簡迎於郊因問歐公所以外補之
由公數曰吾儕要會得此正唐宰相用李紳韓愈令不臺
參故例耳吾二人豈可墮其計中耶文簡亦大歎二人遂
益交懽相好宰相聞知不久有孫甥之獄
達奚盈盈傳晏元獻有之蓋唐人所撰也盈盈者天寶中
貴人之妾姿艷冠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同官之子爲千牛
備者父遣往問之因是以私計相親盈盈遂匿於其室甚
久千牛失子索之甚慇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
而又莫見其跡因問近往處其父言貴人病嘗往問之詔
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甚
無害千牛懼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問何
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簾幕屏幃如此所食物如此
勢不由己則出無患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曰如盈盈
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何久
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爲人妾者智術固可慮
矣又見天寶後掖庭感諷莫不如此國何以久安耶此傳
晏元獻手書在其甥楊文仲家其間叙婦人姿色及情好
曲折甚詳然大意若此
皇祐二年有狂人冷青言母王氏本宮人因禁中火出外
已嘗得幸有娠嫁冷緒而後生青爲藥鋪役人與高繼安

者謀之詔府自陳亦妄以仁宗與其母繡抱肚為驗知府錢明逸見其姿狀妖冶𠋫驚愕起立後明日逸以狂人置不問止送汝州編管推官韓絳上言青昭外非便宜按正其罪絕群疑翰林學士趙槩亦言青果然宜出外若其妄言則匹夫而希天子之位法所當誅遂命與鄭戩辨捕得姦狀與繼安皆處死錢明逸落翰林學士以大龍圖知蔡州府推張式李舜元皆補外世妄以宰相陳執中希溫成旨為此故誅青京師皆稱四寒殊不知執中已罷是時宰相乃文 二賢相處大事豈有誤哉

劉原父好雜記事或古或今動成卷軸予嘗見其一卷內述賤事一云蕭固為廣西轉運使時儂智高未反但詣驟亡命陰為窺邊計邊吏皆不悟固遣人諉說且奏朝廷乞與一官善撫之因令間交趾奏下樞密院難固再三固又言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至六七皆不報固既召歸智高果反城破殺吏大困一方所至驟狀至遣大臣僅能敗亡則樞密院乃歸責於固以知吉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也又一云進士滕甫敢能省字詩皇祐元年狄青成功於廣西時甫往試西旅來王詩云葱嶺占佳氣鐘表拜未央宸為佳句此皆原父親札 [illegible]元昊上 庚定中言為諸表開據不得已潘領延夕名号雷擲大恕即乞劉原踏出兵加討僧譏官與肯吏狀難以中國致旺處之之加以名号不許平設使邊患頗負且相無經古全如此者李炎鄉殿[illegible]與命東節度使出時兄加書之類皆[illegible]也是

劉原甫學際天人知永興日已被病時所親嘗舉父問在雍夏月與常客坐見一星流甚久原甫驚曰當有親王為九五者後數月乃英宗為皇子

趙至忠虜部自北虜歸明嘗仕遼中為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廷雜記之類甚多雜記言聖宗芳儀李氏江南李景女初嫁供奉官孫某為武強都監妻女皆為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鼂補之為北都教官因覽此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發花鷓鴣啼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拭汗爭看平叔郎後庭一曲時事新揮淚橫江悲去國令公獻籍朝未央敕書築第優降王稞停應不輸織室供本一官奔武疆泰淮潮水鐘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變燕清秋夢拍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却還時寧知謫手明朝事咫尺千山不可期者黃三鼓灤沅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流信雲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林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蘆鶯胡歷陰山射虎邀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偏數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君稚琴泣窮年丈夫飄泊猶堪憐余嘗遊廬山見李主有國時修真觀皆宮人施財刊姓字于碑有太寧公主永嘉公主二人皆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龍袞江南錄有一本刪潤稍有倫貫者云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而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于外多宛轉避之又韓王汝家

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歐陽公爲西京留守推官時富鄭公猶爲衆子每與公往來是時晉夫人乳媼年老不睡善爲冷淘鄭公喜啗之每晨起戒中廚具冷淘則鄭公必來公怪而問之乳媼云我老睡每夜聞統軍甲馬聲則富秀才必來明日必至以此驗也若如常夜則必不來歐公知富公必貴

尹師魯性高而褊在洛中與歐梅諸公同遊嵩山師魯曰遊山須是帶得胡餅爐來方是遊山諸公咸謂遊山貴真率豈有此理諸公群起而攻之師魯知前言之謬而不能勝諸公遂引手扼吭諸公爭救之乃免

李士寧緣以金釵龍刀遺世居坐罪許安世亦連坐焉初許既魁多士其父許珫爲越州知錄往省覲道出杭州見沈文通召食罷延之書齋玩好盡在見此寶刀以金塗變龍纏之製作精巧光芒射人安世見而數愛且屢目之文通曰少張喜此耶遂自得此刀家間疾患相繼每欲與人今公方魁天下福氣必能勝之敢以爲贈安世得之寶惜特甚而士寧素爲安世所仰一日以示士寧見遂拜曰此物乃在公所耶此徐温所佩有二刀爲其雌者士寧已得之矣此其雄也士寧爲此刀親渡海往外國求之而不得今乃近在公處歎息彌駭久之安世問其意士寧答曰我大丹未成不得仙去者此刀未獲也若得此二刀以鍊丹不惟我受其功藥成亦可分遺公矣安世素神信士寧遂舉以與之爾後寂然久之至世居事作此刀在焉乃士寧私以遺世居也士寧既坐私入宮贈詩與世居又有龍刀故坐罪配永州而詢其所由乃安世處得之故亦坐貶噫物之爲禍有如此者

先公言與閻二丈詢仁同赴省試遇一少年風骨竦秀於相國寺及下馬去毛衫乃王元澤也是時盛冬因相與於一小院中擁火詢仁問荆公出處曰舍人何久召不赴答曰大人久病非有他也近以朝廷恩數至重不晚且來雩不惟赴省試蓋大人先遣來京師尋宅子爾詢仁云舍人既來誰不願借宅何必尋元澤答曰大人之意不然須與司馬君實相近者每在家中云擇鄰必如司馬十二居家事事可法欲令兒曹有所觀効爾

政和中青溪知縣奉議郎盛侖因事對移桐廬縣丞冬至夜宰會同官至深夜明日五鼓漏欲盡往賀邑宰未出坐於客次見有緋魚人坐盛既至遽起就馬亟去且云兒子不孝某有職事未對明不可留矣侖驚問小史答云知縣尋常事祀最早夜來以會客飲酒過多失曉方設祭此其先父也

呂吉甫自寵叅知政事罷爲提舉元祐間貶爲散官居於建州凡十年再見紹聖間當預攻章子厚蔡元度先得路百計逐之老於爲師繼於蔡元長久據大權以狹大事再貶武昌至張天覺作相始爲乎上皇召爲宮使留京師吉甫作謝表云歷官三十八任受恩雖出於累朝去國四十二年留侍方從於今日徽廟大喜其有大拜意一日書于紙曰何執中除太傅平章事張商英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呂惠卿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書之矣適一士人獻宫詞百篇其一首云先帝熙寧有舊臣曾陪元宰轉洪鈞嗣皇不減周文美八十重來起渭濱徽宗改不減作不啻御書二扇一以賜吉甫般謂必相矣然何執中鄭居中方力攻天覺盡用其實遂天覺門人起大獄為奇禍而吉甫以腹疾乞致仕卒于京師其命矣乎

賀方回徧讀唐人遺集取其意以為詩詞然所得在善取唐人遺意也不如晏叔原盡見升平氣象所得者人情物態叔原妙在得於婦人方回妙在得詞人遺意非特兩人而已如少游臨死作讖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必不至於西方淨土若王荆公司馬溫公趙閱道必不如此道也非特賀晏而已凡古人之詞人盡然如此而已矣

若王荆公暮年賦臨水桃花詩還如景陽妃含歎墮宫井此喜體物者也然不可止此而已終云惆悵有微波殘粧壞難整此乃能見境而却掃除淨盡此所謂倒弄造化手也

章子厚在睦州見貢士學制放下謂郡守方通曰蔡元長改學制自舊用詩賦也有狀元也做宰相後用經義也有狀元也有宰相

章申公在睦州暮年有妾曰倩英有殊色公寵嬖之一日其子援至所居烏龍寺僧房有玉界尺在案上乃公所愛因究其所從群婢共言與僧通已久公怒令衣嬖婢布衣執爨而已未嘗箠也而罪群婢不能防閑縛而盡箠之倩英既執爨令請十二縣君供過乃援妻也縛其僧插而送郡其供出事自如牛腰即枷送獄郡守方通親鞫而丞斷之杖其背聽事震動而僧不動如山倩英執爨四十日衣久申公思之令援曰十二縣君不須出令倩英依舊伏事倩英卻着舊衣倩英堅不肯着呼至前曰相公送至州縣則送之倩英不着好衣不伏事相公倩英寧死爾言訖吞氣立死

世言章申公在睦州遇猴事是時方通為守實然也云有大猿數十遂使人擒而縛之忽於烏龍山後突出數千大青猿解縛奪去人皆莫敢近余晉仲目擊

晏元獻罷相守潁州一日岐路人獻雜手藝者作踏索之伎已而擲索向空索植立遂緣索而上快若風雨遂飛空而去不知所在公大駭莫測已而守衛排軍白公曰頃嘗

出戍曾身此等事但請閤郡城門大索必獲蓋斯等妖術未能遠出所門也如公請戒眾兵曰凡遇非街中舊有之物即以斧斫之僅周視無有最後於馬院旁一卒曰舊有馬樁五枚今有六枚何也亟斫之即大呼乃人爾遂擒妖人

章子厚少年未改倡家歐陽公薦館職熙寧初歐公作史炤峴山亭記以示子厚子厚謂至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一投漢水子厚曰今飲酒者令編劉斟酒亦可穿彩着帶斟酒亦可飲酒令婦環侍斟酒亦可飲酒終不若美人斟酒之中節也一茲山一投漢水亦可然終是突兀此壯士編劉斟酒之禮也惇欲改曰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此美人斟酒之體合宜中節故也文忠公喜而用

之
王荆公知制誥丁母憂已五十矣哀毀過甚不宿于家以藁秸爲薦就廳上寢于地是時潘夙公所善方知荆州遣人下書金陵急足至升廳見一人席地坐露頭瘦損謂以爲老兵也呼院子令送書入宅公遽取書就鋪上拆以讀急足怒曰舍人書而院子自拆可乎喧呼怒呼而左右曰此即舍人也急足皇恐趨出且曰好舍人好舍人

歐陽文忠公在兩禁因赴李都尉家會至五鼓傳呼呵殿而歸至内前禁中許趨朝之早時歐公官使人寮覘之知赴李氏集方歸明日出知同州執政留之甚力以修唐書爲言方不行

光州有村民畢姓兄弟二人養母儘力又雇二人擔糞土得錢以養母盡孝道一日至食時雇者不至兄弟皇惑夜無母飯不知所爲遂各擔籮徧村求僱擔物無有也念母過時未食茫然四顧力乏枕擔於香山觀前左忽一道士自觀中出呼二人問其困瘁狀起對以曲折道士曰我政欲淘厠汝能從我至觀中因指示其處二人共淘之皆若器皿既視之皆金器兩擔光采爛然二人欲辭適來道士已不復見問觀中無此色人因擔以示觀主聞之於官太守曰此汝應得之物官難取也盡以給之二人變其業盡以置田遂爲富人教子讀書京中進士京生二子之才之翰皆爲郡守天之施報昭顯如此

石曼卿劉潛李冠爲酒友曼卿赴海州通判將別語潛曰到官可即來相見舜約痛飲也既半載往見到倅廳門其閽者遽謂曰自此入客位勿高聲也既見謁者問知無官請衣襴鞹潛曰吾酒友也典客者曰公勿怒既至此無復去之理我爲借以衣不得已衣之坐幾兩時胸中不勝憤典謁者言通判欲息未敢傳坐幾三時餓甚怒報通判請替者請循廊受卿道服仙巾以就座不交一談徐曰何來又久之曰何處安下有關示及一典客從旁贊曰通判尊重不請久坐潛大怒索去云獻湯湯畢又唱請臨廊潛益憤趨出受卿曳其腰帶後曰劉十我做得通判過否扯了衣裳喫酒去來遂仍舊狂飲數日而罷

前希曾守蘇州時范文正守杭州極下士王荆公兄弟時寄居於杭平甫尚布衣少年也一日過蘇見希曾以道服見之平甫内不能平時時目其衣希曾覺之因曰范希文在杭時着道服以見客平甫對曰希文不至如此無禮

諸先生者失其名杭州人舉進士當赴禮部聞遇異僧憑上座傳以易數云易有三術上者不可言中者猶足了死生證心地下者知家數休咎且言子當傳吾術足以資身不必仕宦蓋子命薄也遂授其術甚驗遂不復就省試又以授其子亦驗憑上座者別去曰他時見胡釘鉸者知吾所在也後失其子章丞相當國必欲致之聲言吾已使人求得其子須來則面與之見先生遂往見章丞相大喜其學且問其子所在曰吾欲相見許言之耳且入朝薦其學不肯赴舉爲言詔特赴殿試先生悔驚走避丞相召鄉人赴殿試者令速結保鄉人泣請若忤丞相則我輩無得一官而失皆子之致矣不得已赴試而犯廟諱丞相入奏斯

學王書云云當別是一條疑前有脫字

人不欲仕故爲之爾特置第五甲既怏怏不樂一日勉仕置冠帶而作帶者極有士人風範問之則胡釘校也爲問憩上庠所在曰君既仕宦矣各行其志可也憩上庠其可得而見之也先生固請往見之曰上庠於人纔累意則知之況頃刻已萬里矣何可知其處也先生益不樂失志得疾不俟注黃甲以疾還鄉而卒獨其書人猶得之號三宮易六還易異以道得其書不可用

胡先生翼之謂滕公曰學者只守一鄉則滯於一曲則隘吝卑陋必遊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廣其聞見則爲有益於學者矣一日嘗自吳興率門弟子數人遊關中至潼關路峻隘舍車而步既上至關門與滕公諸人坐門塾少憩回顧黃河抱潼關委蛇洶湧而太華中條環擁其前一覽數萬里形勢雄張慨然謂滕公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學者其可不見之哉

滕公嘗語人胡先生有人倫鑒在太學時如資中汪輔之一時學者數百人相隨每於衆中嘗稱譽安壽厚卿曰安秀才骨相他日必貴如此數十次衆有不服者請其由先生曰此亦易見爾安君金玉色也金玉必須富貴者所用置之糞壤可乎人有瓦礫色者至多若瓦礫者何所用耶亦不待相書而後知也衆人乃服其後安公三作執政初預政時父母俱存官至觀文殿學士以終思官人學王書甚有楷法嘗書以示衆云書者一藝而已可以記言紀事非道人之所游心知之不免生死不知不障涅槃有志於道者請事斯語

潁人沈士龍字景通高節獨行過於古今尤工於詩慶曆登科既改官以秘書丞爲益州司錄會宋子京爲帥惟事飲宴沉湎日夜衙前陪費多白經景通上書子京力言羌役之害請减飲宴子京不聽又於本路轉運使趙抃閱道不行乞解官歸隱又不許遂掛衣冠於本廳載其母去官子京遣人追之不回過關無以爲驗景通言其情於關吏憐而義之聽其過關坐是勒停關吏亦得罪久之御史中丞韓絳言其非辜復官王荊公行復官詞略曰況爾之去官志於善乎後居潁元豐中卒

張君房字允方安陸人仕至祠部郎中集賢校理年八十餘卒平生喜著書如雲笈七籤乘異記麗情集科名分定錄潮說野說之類甚衆播知杭州錢唐多刊作大字版携歸印行於世君房同年白稹者有俊聲亦以文名世蚤卒有文集行於世常輕君房爲人君房心銜之及作乘異記載白稹死其友行舟夢稹曰我死罰爲魚汝來日舟過當見我矣如其言行舟見人聚觀而烏鵲噪于岸側舟問之乃漁也網得大魚其友買而放之于江中乘異記既行君房一日朝退出東華門外忽有少年捽君房下馬奮拳冠巾毁裂流血被體幾至委頓乃白稹之子也問吾父安有是事必死而後已觀者爲釋解且令君房毁其版君房哀祈如約乃得去

裴鉶傳奇曰陳思王洛神賦乃思甄后作也然無可疑李商隱詩曰君王不得爲天子半爲當年賦洛神是也按洛神賦李善五臣注云曹植有所感託而賦焉則自昔已傳

甄后之事矣至洛神賦曰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以浪浪善注曰盛年謂少壯之時不能當君王之意則誤按甄后自為袁熙妻而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平袁氏納甄后至即位之二年黄初二年而甄后被殺時年二十餘而甄后死之年文帝已三十六矣謂文帝在位七年而年四十於黄初七年乃殂即黄初二年年三十六可驗故賦謂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者意非文帝匹敵及年齡之相遠絶故也此有深旨俟考之待事知其明甚世說云甄慧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此奴云云故孔融聞五官將納熙妻也以書與曹公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孔融博學謂書傳所記

後見問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繇是觀之不獨兄弟之嫌而父子之爭亦可醜也又按洛神賦序云黄初三年予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而魏志曰黄初二年甄夫人卒乃甄后死後一年作賦也故此賦託之鬼神有曰洛靈感焉又曰悼良會之永絶哀一逝而異鄉又曰忽不悟其所舍悵神霄而蔽光又曰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訴皆鬼神死生之語也魏志曰植幾為太子數矣以任性而行不自雕勵又黄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詔曰朕於天下無所不容況植乎按此皆甄后死之年也惟李商隱詩再三言之有涉洛川詩通谷陽林不見人我來遺恨古時春宓妃漫結無窮恨不為君王殺灌均注曰灌均陳王之典籤譖王於文帝者又商隱代魏公私贈詩先於其下注曰黄初三年已隔存没追代其意何必同時時亦廣子夜吳歌之流詩云來時西館阻佳期去後漳河隔夢思知有宓妃無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時僕意李義山最號知書其必皆有據耳元微之代曲江老人百韻詩有曰班女恩移趙陳王賦感甄輝光隨顧步生死屬摇脣

嘉慶乙亥五月福波舫借觀
此書閱滲中有足補史乘所
未及如孫撰王昭明錢俶李芳
儀之類是也稼伽山人手識

揮麈前録四卷後録十一卷第三録三卷餘話二卷

(宋)王明清撰

宋龍山書堂刻本

揮麈前錄四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二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宋王明清撰。明清字仲言，汝陰人。慶元中寓居嘉興。書錄解題稱其官曰朝請大夫，宋詩紀事則曰泰州倅。未詳孰是也。是編皆其劄記之文。前錄爲乾道丙戌奉親會稽時所紀，多國史中未見事。自跋謂記憶殘闕，以補冊府之遺是也。末附沙隨程迥、臨汝郭九悳二跋，李垕一篇，及慶元二年賓錄院移取揮麈錄牒文二道。後錄爲紹熙甲寅武林官舍中所紀，有海陵王禹錫跋。第三錄爲慶元初請外時所紀，於高宗東狩事獨詳。餘話兼及詩文碑銘，補前三錄所未備，有浚儀趙不譾跋。晁公武讀書志云總二十三卷，今止二十卷。文獻通考云、前錄三卷，今四卷。後錄自跋云釐爲六卷，今多五卷。蓋久經後人分帙，故卷帙不齊如此。明清爲王銍之子，曾紆之外孫。紆爲曾布第十子，故是錄於布多溢美。其記王安石沒有神人幢蓋來迎，而於米芾極其醜詆，尤不免軒輊之詞。趙彥衛雲麓漫鈔嘗譏其載張耆宴侍從諸臣事，爲不近事理。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亦譏其載岳祀黃巢墓事，爲不經之談。然明清爲中原舊族，多識舊聞。要其所載，較委巷流傳之小說，終有依據也。

實錄院　牒　泰州
檢准淳熙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尚書省劄子
國史院狀勘會已降
聖旨指揮修
高宗皇帝實錄續奉
聖旨編修
御集今來合要
高宗皇帝朝曾任宰執侍從卿監職事等官被
受或收藏
御製
御筆手詔及奏議章疏劄子并制誥日記家集碑
誌行狀謚議事迹之類委守臣躬親詢訪如遇官
其間有已物故者詢其家子孫取索如部帙稍多
差人前去抄錄及委官點對津發赴院仍許投獻
優賜錢帛多者推賞候
指揮五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劄付院當院今訪問得泰州通判王明清
有揮麈前後錄合行照使須至公文
牒請詳牒內事理遵從已降
聖旨指揮移文王通判借本差人抄錄委官點對無

差所疾速津發赴院守等照使幸勿違滯仍先希已
依應　公文回示謹牒
慶元元年七月　初八日牒
宣教郎太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戴　溪
奉議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實錄院檢討官李　壁
中奉大夫行秘書監兼權實錄院檢討官高　文虎
朝請郎新除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實錄院修撰官石　宗昭
實錄院　牒　泰州
檢准淳熙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尚書省劄子
節文勘會已降
聖旨指揮修
高宗皇帝實錄續奉
聖旨編修
御集今來合要
高宗皇帝朝曾任宰執侍從卿監職事等官被受
或收藏
御製
御筆手詔及奏議章疏劄子并制誥日記家集碑
誌行狀謚議事迹之類今訪問得泰州通判王明清
有揮麈前後錄合行照使當院已於七月內文移

貴州大後天今多日未見依應前來須至乗行公文

牒請詳牒内事理遵從已降

聖旨指揮移文王通判借本差人抄録前項所要文

字委官點對無差漏疾速津發赴院守等照使幸勿

仍前違滞謹牒

慶元元年九月　日牒

宣教郎太學博士兼實録院檢討官戴溪

奉議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實録院檢討官李壁

奉議郎秘書省著作郎兼實録院檢討官[illegible]部郎官顔棫

朝[illegible]秘書省[illegible]兼實録院檢討官[illegible]部郎官王容

承議郎秘書丞兼實録院檢討官兼權禮部郎官鄧康

中奉大夫行軍器監兼玉牒所檢討官實録院檢討官高文虎

朝議大夫起居郎兼實録院檢討官兼權刑部侍郎劉德秀

朝請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實録院同修撰楊輔

朝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實録院同修撰應孟明

朝議大夫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兼實録院同修撰黄由

太中大夫試吏部尚書兼侍講兼實録院同修撰葉翥

揮麈前録總目

卷之一

誕節立名自唐明皇千秋節始

祖宗御像所在

祖宗誕聖之地建寺賜名

開封尹名因孟若蒙乞置

太祖詔修三代帝王祠廟配享所在

本朝功臣配享

高宗用人納言皆有明見

仁宗不以玉帶為寶以人安為寶

李和文其家書畫皆冠世之寶

以玉帶為朝儀始于熙寧

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

郡國立學自元魏獻文始

東臺西臺立號所始

崇政殿講書肇于開寶

本朝列聖潛藩升府

英宗與令鑠同年月日時生

皇朝列聖搜訪書籍

士大夫家藏書多失於讎校

紹興帝后陵寢以攢宮為名

徽宗永固陵為永祐

○卷之二

祖宗重先代陵寢詔禁樵採

歐陽文忠公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仕

國朝侍從以上自有寄祿官

舊制侍從致仕加贈四官

翰林佩魚自蒲傳正始

熙寧間始置在外宮觀

本朝官制分左右字㳂革

本朝宰相再爲樞密使

樞密使子弟皆揃班行

館職編修不可令武臣提舉

密院承旨文武互用自王荆公始

湯特進封慶國公上章不受

州縣官帶學事繫銜

五朝俱立三相

本朝宰相兼公師

本朝三入相者六人

本朝自外拜相者四人

弟草兄麻國朝以來有兩家

國朝宰相身富貴者壽者十人

本朝名公多厄於六十六

本朝宰相年少無逾范覺民張魏公

宰相見子入政府惟曾宣靖一人

本朝呂氏一家執七朝政

本朝父子兄弟爲宰執者二十餘人

韓奉常之妻可儷於唐之苗夫人

錢氏富貴三百年相續前代未見

古硯犀帶皆王氏舊物

本朝居政府在具慶下者十七人

本朝狀元登庸者六人

本朝父子兄弟俱居翰苑

雍孝聞三世俱以罪廢

本朝族望之盛

建州浦城有四甲族

浦城章氏登科題名

○卷之三

蜀中大族犯　高宗御名各易其姓

三世探花郎

錢氏一家盛事常占天台

本朝蘇蔡呂入相故事

子孫當爲祖父諱名

本朝以遺逸起者二人

國初取士極少無踰宣和之盛

配享宣聖兖鄒並列

劉器之殿試取馬巨濟巨濟不稱門生
薛叔器家有古關外侯印
台吏楊滁丹陽李格藏多唐綸軸告命
歐宋唐書不著文中子而李習之劉禹錫等載
之甚詳
歐蘇二公作文多避祖諱
賜生辰器幣並遣使命
慶曆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
衣緋綠賜金紫
本朝父子兄弟俱爲狀元有四家
監司遇前宰執節守聽即入客位通謁
張載賢者不當使鞫獄
立法貴得中制
太宗還西夏所獻鶻
朱紱自陳與姦人同姓名蔡元長大喜
徐德占讀詔聲音之訛
董彥遠連繳蔡居安爪事果補外
曾文肅夢衣綠謝恩
雱主犀帶破盆
建隆遺事詞多誣謗
張賢良應制科遇所著論中選
久在館中始呼學士

高宗得尉拒敵故得南渡
飲酒談禪貴安自然
國初吏部給出身兼說歲數形貌以防僞冒
靖康追褒或有僥倖
張文潛元帶閤職
李成因子覺爲國博贈光祿寺
○卷之四
王素同姓名者二李定同姓名者三
冋毀始於鄭獬
尹躬縣令許發賀表奏補
張逸知蜀斷政如神
南朝沙合出宰相
昔人重契義書札嚴分守
王廷德歷叙使高句麗行程所見
王仲言弱齡見知於朱希真徐致立二公
郭熙畫山水有名
呂微仲安厚卿二公賢否
姚令威得會稽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時刻
王仲言序
李賢良簡
王知府跋
前四卷秀州已嘗刊行

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汝陰王　明清

唐明皇實録去開元十七年秋八月上降誕之日大置酒合樂讌百僚於華萼樓下尚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率百官上表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布於天下咸使讌樂休假三日詔從之誕日建節蓋肇于此天寶七載八月己亥詔改爲天長節其後肅宗以九月三日生爲地平天成節史不書日文宗以十月十日生爲慶成節武宗六月十二生爲慶陽節僖宗八月五日生爲應天節昭宗二月二十二日生爲嘉會節哀帝十月三日生爲延和節梁太祖十月二十一日生爲大明節末帝九月十二日生爲明聖節唐明宗九月九日生爲應聖節晉高祖二月二十八日生爲天和節出帝六月二十七日生爲啓聖節後漢高祖二月四日生爲聖壽節隱帝三月七日生爲嘉慶節周太祖七月二十八日生爲永壽節世宗九月二十四日生爲天清節恭帝八月四日生爲天壽節　本朝　太祖二月十六日生爲長春節太宗十月七日生爲乾明節後改爲壽寧節　真宗十二月二日生爲承天節　仁宗四月十四日生爲乾元節　英宗正月三日生爲壽聖節　神宗四月十日生爲同天節　哲宗十二月七日生避僖祖忌辰以次日爲興龍節　徽宗十月十日生爲天寧節　欽宗四月十三日生爲乾龍節　今上皇帝太上皇五月二十一日生爲天申節　今上皇帝十月二十二日生爲會慶節　而　章獻明肅皇后正月八日生爲長寧節　宣仁聖烈皇后七月十六日生爲坤成節以嘗臨朝故耳五代諸君節名不見於正史以鄭向開皇記考得之唐代宗十月十三日天興節見令狐綯文集中唐順宗聖壽節見於齊抗會稽拾宅爲寺碑後唐清泰帝正月二十三日千春節見於五代史晉家人傳近董令升作誕聖録惜乎未盡也

祖宗神御像設在南京則鴻慶宮西京則奉先寺之興先會聖宮之降真殿揚州曰彰武滁州曰端命河東曰統平鳳翔曰上清太平宮又　真宗親征北郊封泰山祀汾陰則有澶淵之信武嵩山崇福之保祥華陰雲臺之集真乾德六年即都城之南安陵之舊域建奉先資福院爲慶基節　宣祖藝祖則太平興国之開先　太宗則啓聖之永隆至大中祥符中建景靈宮天興殿以奉　聖祖其後　真宗之奉真仁宗之孝嚴　英宗之英德皆在其側也又有慈孝之崇真萬壽之延聖崇先之

太明宮

永崇以奉　真宗母后　章獻明肅在崇真之旁
曰章德　章懿在奉先之後曰廣孝　章惠在延
聖之後曰廣愛在普安者二　元德曰　隆福
明德　章穆曰重徽元豐中　神宗以獻饗先後
失序地偏且遠有曠世不及親祠者迺詔有司
神御之在京者寓於佛祠皆廢徹而遷之禁中繇
藝祖而上五世合為一宮凡十一殿以世次別東
西序　帝殿一門列戟七十二殿之西廡繪畫寮
衛公王名將羅立左右內有燕寢溫清之奩玩好
畢陳而母后居其北改慶基曰天元后曰太始開
先曰皇武后曰儷極承極曰定太后曰輝德奉真
曰熙文后曰衍慶孝嚴曰美成后曰繼仁英德曰
治隆其便殿十一曰來寧曰燕娛曰靈遊曰凝神
曰天遊曰洽風曰太靈曰丹臺曰靈崑曰昭清以
五年十一月奉安　帝后塑像於新宮大赦天下
繪像侍臣于後元祐初即治隆之後宣光殿以奉
神宗紹聖初闢宮之東隅為顯承殿以宣光殿故
址為徽音殿以奉　宣仁聖烈建中靖國元年詔
以顯承介於一偏廟號未稱於是度馳道之西東
直大定南北廣袤地勢併撤省寺創為西宮建大
明宮以奉　神宗為館御之首循日遷奉親祠承
為不祧之廟以示推崇之意曲赦四畿錄功臣後

陸

如元豐故事云
西京應天寺本後唐夾馬營大中祥符二年以
太祖誕聖之地建寺錫名東京啟聖院本普護聖
營以　太宗誕聖之地太平興國六年建寺雍熙
二年寺成賜名二寺皆奉　祖宗神御　英宗以
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治平二年建齊州為興德
軍熙寧八年八月詔潛邸為佛寺以本鎮封賜名
興德禪院仍給淤田三十頃

開基節建名世多無知者建炎初嘗詔如後來所立
元聖貞元節名之類除開基節外悉皆罷去始知
為未久因考建中以後詔旨政和二年南京鴻慶
宮道士孟若蒙進狀言本宮每遇正月初四日為
創業之日修設齋醮乞置節名以示崇奉詔從其
請近見曾仲躬云若蒙亦能詩文倅南京少尹
日嘗與之遊亂後復會于三衢紹興間若蒙又以
前績自陳時秦會之當軸令勑住臨安府天慶觀
非其所欲拂衣而歸老於衢云仰惟
太上皇帝中興再造復在南都符命豈偶然哉
太祖皇帝朝嘗詔脩先代帝王祠廟每廟須及一百
五十間以上委逐州長吏躬親點檢來圖赴闕道
使覆檢令太常禮院重定配享功臣檢討儀相盡
樣給付又媧祠在晉州書傳無功臣可配太昊以

金提勾芒配祠在陳州炎帝以祝融配祠在衡州黃帝以后土風后力牧配祠在坊州高陽以玄冥配祠在澶州高辛以稷配在宋州唐堯以司徒禼配祠在鄆州虞舜以咎繇配祠在道州夏禹以伯益配祠在越州商帝成湯以伊尹配祠在河中府中宗太戊以伊陟臣扈配祠在大名府高宗帝武丁以甘盤傳說配祠在陳州周文王以師鬻熊配武王以召公配成王以周公旦唐叔虞配康王以太公畢公配秦始皇帝以李斯蒙恬王翦配漢高帝以蕭何配文帝以周勃陳平劉章宋昌配景帝以周亞夫竇嬰申屠嘉晁錯配武帝以公孫弘衛青霍去病金日磾霍光配宣帝以丙吉魏相霍光張安世配以上十帝並祠在長安後漢世祖以鄧禹吳漢耿弇賈復配明帝以東平王蒼桓榮配章帝以牟融趙憙宋安配以上三廟並在河南府魏武帝以鍾繇荀攸程昱配廟在相州文帝以賈詡王朗曹真辛毗配晉武帝以羊祜張華王濬杜預配二廟在河南府後魏孝文帝以王祥王肅長孫晟配後周文帝以宇文憲蘇綽燕公于謹盧辯配二廟在耀州隋高祖以牛弘高熲賀若弼配廟在鳳翔府唐高祖以河間王孝恭殷開山劉政會淮南王神通配廟在耀州太宗以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李靖配廟在京兆府明皇以張說郭元振王琚配廟在河中府肅宗以苗晉卿裴冕配廟在京兆府憲宗以裴度杜佑李愬配廟在同州宣宗以夏侯孜白敏中馬植配廟在耀州朱梁太祖以劉鄩敬翔葛從周袁象先配後唐莊宗以郭崇韜李嗣昭符存審配明宗以霍彥威安重進任圜配石晉高祖以桑維翰趙瑩配以上並在河南府皆著之儀制是時吳蜀未平六朝帝廟闕而不載

本朝曹武惠配享　太祖武穆配享　仁宗韓忠獻配享　英宗文定配享　徽宗父子配享自昔所無也

明清側聞紹興初劉大中以監察御史宣諭諸路回宰臣以其稱職擬除殿中侍御史　太上皇帝云且令除祕書少監宰臣啓其所以　太上曰大中所至多興獄尚有未決者一除言路外方觀望恐累及無辜　德壽之號稱哉後因閱　會要恭覩宸休恐中祕之書臣下莫得而悉窺今載其略紹興三年四月十六日知藤州侯彭老言本州賣鹽寬剩錢壹萬貫文省買到金一百六十餘兩銀壹千八百兩投進詔緣有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或恐亂有刻剥取媚朝廷侯彭老可

特降一官放罷以懲妄作所進物退還紹興十三
年四月一日宰執進呈前廣南東路轉運判官范
正國言本路上供及州郡經費全仰鹽息應辦比
因全行客鈔遂或闕乏欲自今本路州郡凡偶屯
駐兵馬去處許依客人買鈔請鹽各就本州出賣
所得息錢專充軍費　上曰法必有弊然後改未
見其弊遽先改非徒無益必致爲害凡法皆然不
獨鹽也又建炎元年十月十二日宰執詣御舟御
榻前奏事訖　上曰昨日有內侍自京師齎到內
府真珠等物一二囊朕投之汴水矣黃潛善曰可
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　上曰太古之世擿
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所以息盜爾
四年三月七日宰執進呈宣撫處置使奏大食國
進奉珠玉寶貝等物已至熙州　上曰大觀宣和
間茶馬司川茶不以博馬唯市珠玉故馬政廢闕
武備不修遂致胡虜亂華危弱之甚今若復捐數
十萬緡貿易無用珠玉曷若愛惜其財以養戰士
不若以禮贈而謝遣之乃降　旨宣司並不得受
令量度支賜以答遠人之意紹興元年三月二十
二日荊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言於澧州
州城蓮池內收得玉一片堪篆刻御寶乞差人宣
取詔御寶已足備兼自艱難以來華靡之物一無

所用令彥舟不須投進此與夫却千里馬還于闐
玉適相符合誠　帝王之盛德也
李和文遺事云　仁宗嘗服美玉帶侍臣皆注目上
還宮內侍曰侍臣目帶不已何耶對曰未嘗見此
奇異者　上曰當以遺虜主左右皆曰此天下至
寶賜外夷可惜　上曰中國以人安爲寶此何足
惜臣下皆呼萬歲
和文遺事又云其家書畫最富有吳道子天王胡瓌
下程圖唐淨心須菩提黃居寀竹鶴孫知微虎韓
幹早行圖梅鷄傳古龍江南書佛唐希雅竹李成
山水唐畫公子出獵圖黃居寀雕狐圖黃筌雨中
牡丹李思訓設色山水周昉按舞折支杏花徐崇
嗣沒骨芍藥江南艸虫獨幅山水黃荃金盆鵓鴿
大食東山茶書有懷仁真迹集右軍聖教序貞觀蘭
亭詩叙右軍山陰帖樂毅論顏魯公書劉太冲序
皆冠世之寶
熙寧八年四月岐王顥嘉王頵言蒙遣中使賜臣方
團玉帶各一條准閤門告報著爲朝儀臣等乞寶
藏于家不敢服用　上命工琢玉帶以賜二王二
王固辭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別嫌詔并以玉魚賜
之玉帶爲朝儀始于此
北齊顯祖髙祥晉陽公李元忠南齊竟陵王蕭子良

隋長孫覽復謚文宣孔子蓋出四謚之後大中祥符元年始加玄聖二字後避　聖祖諱易爲至聖熙寧中欲加謚至神元聖帝禮官李邦直以謂夫子周臣也周室諸君止稱王執以爲不可卒從其議

元魏獻文欲置學官于郡國高允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履行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束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等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事載允傳　本朝高承纂事物紀原自謂博極而不取此何耶

唐高宗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爲南臺趙璘因話錄云璘又云武后朝御史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之左臺右臺則憲臺宋曾有東臺西臺之稱明清嘗記張鷟爲朝野僉載對天后爲戲語云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是也　本朝李建中爲分司西京留司御史出以西臺目之李栖筠爲御史大夫不樂者呼爲栖筠臺蓋斥其名也

明清五世祖拾遺開寶八年以近臣薦自布衣召對講易于崇政殿然後命官崇政殿說書之名蓋建于此行事具載　三朝國史

太祖皇帝以歸德軍節度使創業升宋州爲歸德府後爲應天府　太宗以晉王即位升并州爲太原府　真宗以壽王建儲升壽州爲壽春府　仁宗以昇王建儲升建業爲江寧府　英宗以齊州防禦史入繼以齊州爲興德軍　神宗自潁王升儲以汝陰爲順昌府　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儲升延州爲延安府　徽宗以端王即位升端州爲肇慶府　欽宗自定王建儲前已升中山府　太上以康王中興升康州爲德慶府　今上以建王建儲升建安爲建寧府宣和元年六月邢州民董世旻進狀以　英宗嘗爲鉅鹿郡公又知岳州孫覿進言　英宗嘗爲岳州防禦使詔加討論時邢州已升安國軍遂以邢州爲信德府岳州爲岳陽軍是歲十月又詔以　列聖潛邸所領地再加討論以真宗嘗爲襄王升襄州爲襄陽府　仁宗嘗爲慶國公以慶州爲慶陽府　英宗嘗爲宜州刺史以宜州爲慶遠軍　神宗嘗爲安州觀察使以安州爲德安府又嘗爲光國公以光州爲光山軍　哲宗嘗爲東平軍節度使以鄆州爲東平府又嘗爲均

國公以均州爲武當軍　徽宗嘗爲寧國公以寧
州爲興寧軍其後又以　徽宗嘗爲平江鎮江軍
節度使並陞爲府又以　太宗昔嘗爲睦州防禦
使升睦州爲遂昌軍　今上皇帝即位之初陞隆
興寧國常德崇慶諸府皆以潛藩擁戴之地也
英宗在濮邸與燕王宮族人世雄厚善兩家各生子
同年月日時是生　神宗而世雄之子令鑠也
神宗後即帝位令鑠進士及第爲　本朝宗室登
科第一

國朝承五代搶攘之後三館有書僅萬二千卷乾德
以後平諸國所得浸廣　太宗鄉儒學下詔搜訪
民間以開元四部書目館中所闕及三百已上卷
者與一子出身端拱元年分三館之書別爲書庫
目曰秘閣　真宗咸平三年詔中外臣庶家有收
得三館所少書籍每納一卷給千錢卷判館看詳
委是所少書數及卷秩別無差誤方許收納其所
進書及三百卷以上量才試問與出身又令三館
寫四部書二本一置禁中龍圖閣一置後苑之太
清樓以便觀覽八年榮王宮火延燔三館焚蕩殆
遍於是出禁中本就館閣傳寫且命儒臣編類讎
校校勘校理之官始於此也嘉祐五年又詔中外
士庶許上所闕書每卷支絹一疋及五百卷特與

文資元豐中秘書省三館併歸省中書亦隨徙元
祐中重寫御前書籍又置校對黄本以館職資淺
者爲之又置重脩晉書局不久皆罷去宣和初蔡
攸提舉秘書省建言置補御前書籍所再訪天下
異書以資校對以侍臣拾人爲參詳官餘爲校勘
又以進士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皆命以官未
畢而國家多故靖康之變諸書悉不存　太上暨
蹕南渡乃下搜訪之詔獻書補官者凡數人秦熺
提舉秘書省奏請命天下專委守臣又有旨録會
稽陸氏所藏書上之今中秘所藏之書亦良備矣
承平時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
九江陳氏番易吳氏俱有藏書之名今皆散逸近
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傳録仕宦稍顯
者家必有書數千卷然多失於讎校也吳明可帥
會稽百廢具舉獨不傳書明清嘗啓其故云此事
當官極易辦但僕既薄書期會賓客應接無暇自
校子弟又方令爲程文不欲以此散其功委之它
人孰肯盡心漫盈箱篋以誤後人不若已也
紹興初　昭慈聖獻皇后升遐外祖曾公公卷以江
東漕攝一浙應辦用元符末京西漕陳向故事
也朝論欲建山陵外祖議以謂帝后陵寢今存伊
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矣宜以攢宮爲名僉以爲

當遂用之陳向權漕事見汪彥章所撰徐丞相夫人陳氏墓誌夫人向之女也

紹興戊午　徽宗梓宮南歸有日秦丞相當國請以永固爲陵名先人建言北齊叱奴皇后寔是名矣不可犯且叱奴夷狄也尤當避秦大怒幾蹈不測後數年卒易曰永祐

揮麈前錄卷之一

揮麈前錄卷之二

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汝陰王　明清

祖宗朝重先代陵寢每下詔申樵採之禁至于再三置守冢戶委逐處長吏及本縣令佐常切檢校罷任有無廢闕書于曆子太昊葬宛丘在陳州炎帝葬長沙在潭州黃帝葬橋山在上郡今坊州界高陽葬臨河縣故城東高辛葬濮陽頓丘城南臺陰城唐堯葬城陽穀林今鄆州界舜葬零陵郡九疑山今永州界女媧葬華州界夏禹葬會稽山今越州會稽縣商湯葬寶鼎縣周文王武王並葬京兆府咸陽縣界漢高祖葬長陵在耀州安北後漢世祖葬原陵在洛陽縣界唐高祖葬獻陵在耀州三原縣東太宗葬昭陵在醴泉縣北九嵕山以上十六帝各置守陵五戶每歲春秋祠御書名祝板祭以太牢諸處舊有祠廟者亦別祭饗商中宗帝大戊葬內黃縣東南陽武丁葬西華縣北周成王康王皆葬畢在咸陽縣界漢文帝葬霸陵在長安東南宣帝葬杜陵在長安南魏武帝葬高陵在鄴縣西晉武帝葬峻陽陵在洛陽後周太祖文帝葬成陵在耀州富平縣隋高祖文帝葬太陵在武功縣以上十帝置三戶歲一饗以太牢秦始皇帝葬昭應縣漢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在長安東北武

帝葬茂陵在長安西後漢明帝葬顯節陵章帝葬
敬陵並在洛陽東南魏文帝葬首陽陵在偃師縣
後魏孝文帝葬永寧陵在富平縣唐明皇泰陵憲
宗景陵俱在奉天縣肅宗建陵在醴泉縣宣宗貞
陵在雲陽縣朱梁太祖葬興極陵在伊闕縣後唐
莊宗葬伊陵在新安縣明宗葬徽陵在洛陽東北
石晉高祖葬顯陵在壽安縣以上十五帝各置守
陵兩戶三年一祭以太牢凡祭祀皆令長吏行禮
所用太牢以年代之陵戶並以陵近小戶充除二
稅外免諸雜差徭周桓王葬澠池縣東北靈王葬
河南縣柏亭西周山上景王葬洛陽城中西北隅
前漢元帝葬渭陵在長安縣成帝葬延陵在咸陽
縣哀帝葬義陵在扶風平帝葬康陵在長安縣北
後漢和帝葬慎陵塋中庚地安帝葬恭陵在長安
西北順帝葬憲陵沖帝葬懷陵並在洛陽西質帝
葬靜陵桓帝葬宣陵並在洛陽東靈帝葬文陵在
洛陽西北獻帝葬禪陵在濁城北魏明帝葬高平
陵在河清縣高貴鄉公葬洛陽瀍澗之濱陳留王
葬王原陵在鄴西晉東帝葬太陽陵在洛陽魏文
帝葬富平縣東南東魏孝靜帝葬鄴唐高宗乾陵
睿宗橋陵穆宗光陵僖宗靖陵並葬奉天縣中宗
定陵代宗元陵順宗豐陵文宗章陵懿宗簡陵並

葬富平縣德宗崇陵敬宗莊陵武宗端陵並葬三
原縣昭宗和陵葬河南緱氏縣梁末帝葬伊闕縣
後唐
末帝　葬明宗陵內以上三十八
帝常禁樵採此乾德四年十月詔也著于甲令其
後又詔曾經開發者重製棺衣常服棺槨重葬焉
東晉以降六朝陵寢多在金陵丹陽之間皆可考
識而制書不載者當時江左未平故耳先子嘗集
歷代陵名自漢高帝始名以來雖后妃追崇僭竊
無有遺者今行于世

國朝百官致仕既係守本官以合遷一官回授任子
侍從仍轉一官寄祿換東宮官熙寧初歐陽文忠
公始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仕亦特恩也
故謝表云道愧師儒乃忝春宮之峻秩身居獻納
猶兼書殿之隆名自是以為例

國朝侍從以上自有寄祿官如左右正言二史給諫
吏禮部郎中之類是也若庶僚曾經館職至於雜
流敕叙悉皆有別六見刺字便知涇渭元豐官制
既行混而為一故王荊公有流品不分之語

舊制如侍從致仕轉官遺表贈四官皆自其合遷官
上加之今則寄祿官至陞朝轉贈僅止員郎而已
蒲傳正在翰林因入對　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非

宅官比而官儀未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著爲令見于　神宗實錄東坡先生謝入翰林表曰玉堂賜篆仰淨化之彌新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中書舍人繫紅鞓犀帶自蔡少蘊始見姚令威叢語而石林自記却不及舊假服色不佩魚崇寧末王覿尚書詳定勑令啓請許之自是爲例仍許入銜具載詔書其後以除勑中不載多不署魚袋二字

國朝凡致仕班無在外閑居者有罪則落職歸班亦奉朝請或黜守偏州甚者乃分司安置不然則告老掛冠熙寧間始置在外宮觀本王荊公意以處異論者而荊公首以觀使閑居鍾山者八年

官制後惟光祿大夫及中散朝議二大夫分左右增磨勘而已初非以科第也元祐間范忠宣當國始帶左右紹聖初罷去事見常希古奏疏大觀二年又置中奉奉直二大夫徹中散朝議左右字紹興初樞密院編修官楊愿啓請再分左右自是以出身爲重

前宰相爲樞密使者寇元憲富鄭公文潞公陳秀公宣和二年鄭華原以故相領院事紹興七年秦師垣亦以前揆拜樞密使未幾復登庸近歲張魏公亦然李邦直許沖元曾令綽韓師朴爲二府後皆再入爲尚書然不久復柄用惟令綽竟止八座

舊制樞密使知樞密院奏薦子弟官補班行故富鄭公之子紹京文潞公之子貽慶皆爲閤門祗候元豐後方换文資

神宗朝詔樞密院編修經武要略以都承旨張誠一提舉誠一武臣也乞差編修官二員時王正仲胡完夫爲館職詔令兼之是夕忽御批提舉改作管勾詰朝啓　上所以　上云已差館職編修豈可令武臣提舉而樞密院編修自此始也

樞密院舊皆武臣如都承旨亦然　國初二曹俱嘗爲之熙寧中王荊公怒李評罷去命曾令綽爲都承旨自是方文武互用矣

仁宗以大中祥符七年由慶國公出閤隆興初湯特進封慶國公明清嘗以故事啓之遂上章辭不敢受改封榮國公王將明白蒙亨宣和間皆封慶公而不辭豈一時忘之耶

政和中詔天下州縣官皆帶提舉管勾學事時姚麟以節度使守蔡州建言乞免繫階　朝廷許之靖康初除去紹興中復增但改管勾爲主管時孟信安仁仲來帥會稽先人寓居孟氏與家間契分甚厚仁仲以兄事先人入境語先人云忠厚與秦會之雖爲僚婿而每懷疑心今省諭　積官先入朝然後開府從兄求一不傷時只對制先人舉此仁

仲大喜爲援麟舊請草牘以上奏入即可尋又降
旨自此武臣帥守並免入衙行之至今
國朝范魯公王文獻庸魏宣懿仁甫東鈞史館昭文
集賢三相俱全　太宗初即位薛文惠居正沈恭
惠倫盧大戎多遜　真宗咸平二年李文靖沆文
簡敏中呂文穆蒙正　仁宗至和二年劉文忠沆
文潞公彥博富韓公弼　元祐初司馬溫公爲左僕
射文潞公平章軍國重事呂正獻平章軍國事皆
三相也至三年溫公薨文呂二公在位而呂汲公
大防范忠宣純仁爲左右僕射殆四相然不久也
本朝宰相兼公師者范魯公王文獻趙韓王薛文惠
王文貞丁晉公馮文懿王文公呂文靖韓忠獻曾
宣靖富韓公文潞公呂正獻蔡師垣秦師垣陳魯
公而已餘皆罷政後方拜近日惟張魏公自外以
少傅再拜右揆
本朝三入相者趙韓王呂文穆文靖張鄧公文潞公
蔡元長雖四入而不克有終
國朝自外拜相者文潞公韓康公章子厚近年陳原
公亦驟與也
元符末曾文肅自知樞拜相公弟文昭爲翰林鏁宿
禁中面對喻旨草麻文昭力辭　上云弟草兄麻
太平美事禁中已檢見韓絳故事矣不須辭文昭

始拜命蓋熙寧初韓康公入相實持國當制
國朝以來兩家而已金坡遺事載錢希白爲文僖
草麻雖云儀同鈞衡實未嘗秉政也是時母氏年
九歲偶至東府門外觀閱歸告文肅云翁翁明日
相矣適見祗行家宣叔翁入內甚急以是逆料已
而果然
國朝宰相耳耆壽者宋惠安八十張鄧公八十六陳
文惠八十二富文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宋元獻
七十九李文定七十七曾宣靖八十龐穎公七十
六蘇丞相八十二文潞公雖至九十四而薨貶秩
中蔡師垣亦八十晚節拘籍南遷殂於中路不得
全有富貴考終
本朝名公多厄於六十六韓忠獻歐陽文忠王荊公
蘇翰林而秦師垣復獲預其數呂正惠呂文穆亦然
本朝宰相發解年少者常山春明退朝錄備見之然
無逾近歲范覺民丞相廷告日方三十一但壽止
三十七其後張魏公入相亦未四十且太夫人康
健罷相之後遷謫居外幾二十年後雖入竟不拜
元宰
國朝身爲宰相壽考康寧親見其子入政府者惟曾
宣靖一人而已
呂文穆相　太宗猶子文靖參　真宗政事相

仁宗文靖子惠穆爲　英宗曾祖爲　神宗樞使
次子正獻爲　神宗知樞相　哲宗正獻孫舜徒
爲　太上皇右丞相纔執　七朝政眞盛事也
本朝一家爲宰執者呂氏寂盛既列于前矣父子兄
弟者韓忠憲(億)子康公(絳)黃門(維)莊敏(縝)范文正
(仲淹)子忠宣(純仁)左轄(純禮)石元懿(熙載)子文定
(中立)呂參政(餘慶)弟正惠(端)陳參政(恕)子恭公(執中)
曾武惠(彬)子武穆(瑋)任安惠(中師)弟康懿(中正)張
參政(洎)孫左轄(琛)王惠獻(化基)子安簡(舉正)陳文
忠(堯叟)弟文惠(堯佐)王文獻(傳)孫康靖(貽永)章文
獻(得象)從孫莊恪(楶)丞相(惇)王樞密(博文)子忠簡
(疇)吳正肅(育)弟正惠(充)曾宣靖(公亮)子樞密(孝寬)
韓魏公(琦)子文定(忠彥)曾孫樞密(肖胄)胡文恭(宿)
姪左丞(宗愈)張榮僖(耆)曾孫忠文(叔夜)梁懿肅(適)
孫中書(子美)蔡忠懷(確)子樞密(懋)林文節(希)從子
中書(攄)蔡太師(京)子樞密(攸)鄧樞密(洵武)弟左轄
(洵仁)近日如錢參政(端禮)之於文僖史簽書(才)從
子丞相(浩)亦一家而洪右相(适)樞密(遵)爲伯仲數
十年未嘗見也王文公(安石)弟左轄(安禮)富韓公
(弼)孫知樞(直柔)
韓偕之奉常(佗)之妻魯國太夫人文氏潞公之孫魏
公之孫婦儀公之冢婦呂惠穆之外孫曾簡肅之
外曾孫呂文靖之曾外孫身見其子肖胄爲樞密
婿鄭億年爲資政殿大學士儀同執政他子與孫
俱被飾擢壽踰八袠婦人中寀有唐張延賞苗夫
人可儷之也
錢武肅(鏐)自唐乾寧中盡有二浙之地享國五世至
忠懿王(俶)以版圖來歸改封鄧國王子弟皆接節旄
其後第十四子文僖(惟演)以文章進仕昭陵爲樞密
使文僖子次對(晦)次對子(景臻)尚秦魯公主位至少
保生子伯誠(忱)亦至少師宅子悉建節伯誠子愐
和(端禮)今參知政事忠懿兄廢王(倧)之子希白(易)
希白子修懿(明逸)子飛(彥遠)兄弟對掌內外制父
子又中大科子飛子穉(勰)元祐中入禁林穉子遜
叔(倧言)至樞密直學士他位顯膺尚多雖間有以
肺腑進然富貴文物二百年相續前代所未見也
晏元獻夫人王氏國初勳臣超之女樞密使德用之
妹也元獻壻富鄭公也鄭公壻馮文簡文簡孫壻
蔡彥清朱聖子聖子女適滕子濟俱爲執政元獻
有古硯一奇甚王氏舊物也諸女相授號傳壻硯
今藏滕氏朱之孫女適洪景嚴近又登二府亦盛
事也又有古犀帶一亦元獻舊物今亦藏滕氏明
清嘗於子濟子珙處見之
本朝居政府相貝處下者王文獻盧太戎包孝肅張文

孝吳長文吳正肅呂吉父章子厚安厚卿馮彥爲曾
令綽王彥霖李士美王將明蔡居安林彥振王元忠
本朝狀元登庸者呂文穆李文定王文正宋元憲故
詩人有去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王
文安覽之不悅後數十年李士美何文縝亦以廷
魁至鼎席
唐朝世掌絲綸以爲美談而　本朝以來兄弟居禁
林者實可象儀弟望之儀宋元憲景文王荊公和
父韓康公持國蘇翰林子由曾文肅文照蔡元長元
度鄧子常子文張康伯賓老字文仲達叔通父子則
李文正昌武晁文元文莊宋翰林固懿肅適蔡文忠
仲遠延慶錢希白子飛蘇儀甫子容一家則張尚書
洎唐公璞遂明登范蜀公子功淳父元長而淳父元
長又父子也錢氏又有純老穆父焉葉道卿少蘊
而蔡君謨之於元長兄弟亦一族也外制則前人
俱嘗掌之惟曾南豐與文昭文肅兄弟三人焉孔
經父常父劉邍父贛父與從子少馮又對掌內外
制也近日於洪忠宣父子間再見之
雍孝聞蜀士之秀也元符末有聲太學學者推重之
崇寧初省試奏名第一前此　上封事剴切九重固
已默識其名至是殿策中力詆二蔡及時政未便者
徽宗大怒滅死竄海外宣和末　上思其忠親批去

雍孝聞恥上書致罹刑辟忠誠可嘉特開落過犯授
修武郎閤門宣贊舍人命竣而孝聞死矣於是錄其
子九純爲右選紹興初從張魏公入蜀魏公令屬
趙喆軍中喆誅子純坐編管既死魏公憐之復致
其子安行一官紹興間以告訐流嶺外不知所終
三世俱以罪廢與前所紀諸家不侔然亦不幸也
唐朝崔盧李鄭及城南韋杜二家蟬聯珪組世爲顯著
至　本朝絕無聞人自　祖宗以來故家以真定
韓氏爲首忠憲公家也忠憲諸子名連系字康公
兄弟也生宗字宗生子名從王字玉生子從日字
日生元字元生子從水字居京師廷有桐木都人以
桐樹目之以別相韓焉相韓則魏公家也魏公生儀公
兄弟名連彥字彥生子名從口字口生子從胄字
胄之子名連三書或謂魏公之命以其名琦字析
焉東萊呂氏文穆家也文穆諸子文靖兄弟也名
連簡字簡字生公字公字生希字希字生問字問
字生中字中字生大字大字生祖字河內向氏文
簡公家也文簡諸子名連傳字傳字生子從糸字
糸字生從宗字敍聖懿肅兄弟也宗字生子字子
字生水字水字生土字土字生公字兩浙錢氏文
僖兄弟名連惟字惟字生日字日字生景字景字
生心字心字生之存長主孫則連端字賜名也曾

武惠諸子名連玉字玉字生人字慈聖光獻是李
也人字生言字言字生日字日字生水字水字生
絲字高武烈諸子連遵字遵字生士字宣仁聖烈
兄弟也士字生公字公字生世字世字生之字兄
文元諸子名連宗字文莊兄弟也宗字生仲字仲
字生端字端字生之字之字生公字公字生子字
李文定本鄆城人既徙京師都人呼爲濮州李家
李文和居永寧坊有園亭之勝築高樓臨道都呼
爲看樓李家李邯鄲宅近念佛橋以橋名目之陳
文惠居近金水門以門名目之王文貞手植三槐
于庭都人以三槐表之王文正本北海人以青州
王氏別之王景彝居太子巷以巷名目之王審琦
太師九子以九院呼之張崇信以位顯名以侍中
家目之賈文元居廟後宋宣獻居宣明坊亦以巷
名目之宋元獻兄弟安陸人以安州表以上數家
泒源既繁名不盡連矣在江南則兩曾氏宣靖與
南豐是也曾文清兄弟亦以儒學顯又二族矣三
蘇氏大簡儀父明允兩范氏蜀公與文正是也若
莆田之蔡白沙之蕭毗陵之胡會稽之石番陽之
陳新安之汪吳興之沈龍泉之鮑皆爲今之望
族而鄱城專以戚里名家又數家不能悉數也
建州浦城最爲僻邑而四甲族皆本縣人楊氏則起
于文莊章氏則肇自鄆公蓋練夫人孫夫人陰德
世多傳焉黃氏本于子思陳氏本于秀公軒冕極
盛今仕途所至有之
浦城章氏盡有諸元子平爲廷試魁而表民望之制
科第一子厚惇開封府元正夫楶鎖廳元正夫子
綜爲國學元子厚子援爲省元次子持爲別試元
其後自閩徙居吳中族屬既盛簪裳蕃茂至今放
牓尚有居上列者章氏自有登科題名石刻在建陽

揮麈前錄卷之二

揮麈前錄卷之三

汝陰王明清

太上皇帝中興之初蜀中有大族犯 御名之嫌者
而遊宦參差不齊各易其姓仍其字而
更其音者句濤是也加金字者鉤光祖是也加絲
字者絇紡是也加草頭者苟諶是也改為句者句
思是也增而為句龍者如淵是也析為數家
累世之後昏姻將不復別文潞公自云敬暉之後
以 國初 翼祖諱而改今有苟氏子孫與文氏
所云相同蓋本一族亦是仕于南者失於相照與
此相類

李昌武宗諤之子昭遘十八歲鎖廳及第昭遘子杲
卿杲卿子士廉皆不逾是歲登甲科凡三世俱曾
為探花郎亦衣冠之盛事也

吳越國忠獻王錢佐薨其弟倧襲位未幾為其大將
胡進思所廢時忠懿王俶為台州刺史進思迎立
之元豐中王之孫[illegible]知台州其子景臻自郡入都
選尚 仁宗女是為秦魯國大長主靖康末胡騎犯闕
上避狄南來因遂卜居後數年詔即州賜第主享
之二十年壽八十六薨于天台其子伯誠居之又
二十年官至少師年亦八十餘少師子即處和也
處和之女又自台州被選為王妃去歲處和既為

執政別營甲第南北相望甚邇二家盛事常占此境

官制行置左右丞二府中班最下無有受立者元祐
中蘇子容丞相自左轄登庸時以為異恩崇寧初
徽宗亟欲相蔡元長遂用此故事時有獻詩者曰
蘇公儀形真漢相門闌聲價壓樞臣魯公終與初呂元
直自簽書樞密院入相前此所無也

張埴乃張詠之子敬翔為敬暉之孫本朝劉温叟
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至其孫几乃自度曲顛倒
樂書可笑矣近有吳儔者乃 國初功臣吳廷祚之
後祖元扆復尚主而失節於劉豫仕偽庭至樞密
使為其用心如此一律呼可歎哉

本朝以來以遺逸起達者惟种明逸常夷甫二人而
已 徽宗朝王易簡堯臣以白布衣拜崇政殿
說書欲為紳閒多不與之也王君儀尹彥明後亦
登禁從距今亦三十年矣雖屢下求賢之詔州郡
間有不應聘者而薦不至於徽宗也易簡即寓
之父尤江人夫觀中家祖守郡首薦之其後改節
以媚權臣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寓仕靖康驟拜二
府被命使虜詭變稱以辭行 欽宗震怒竄嶺外
父子南下中途為盜所害

國初每歲放牓取士極少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
已蓋天下未混一也至 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

子219 310

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校五路舉子以比人拙於詞令故優取熙寧三年廷試罷三題專以策取士非雜犯不復黜然五路舉人尤為疏略黃道夫嘗傳臚至第四甲党鑄卷子　神宗大笑曰此人何由過省知舉舒信道對以五路人用分數取末名過省　上命降作第五甲末自後人益以廣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殿試至八百五人蓋燕雲免省貢者既衆天下赴南宮試者則人前後無踰此歲之盛

崇寧中以王荊公配享宣聖亞兗公而居鄒公之上故遷鄒于兗之次靖康初詔黜荊公但另塑像不復設鄒公于舊位至今天下庠序遂兗鄒並列而虛右雖後來重建者舉皆沿襲而竟不能革也太文治云

劉器之晚居南京馬巨濟涓作少尹巨濟廷試日器之作詳定官所取也而巨濟每見器之未嘗修門生之敬器之不平因以語客客以諷巨濟巨濟曰不然凡省闈解送則有主文故所取士得以稱門生殿試蓋天子自為座主豈可復稱門生於他人幸此以謝劉公也客以告器之器之歎服其說曰是甚懽陸務觀云

元支薛叔器家有關外侯印甚奇古後考之魏建安二十三年嘗置此名也又友人家有漢蕩寇將軍章及明清有橫武將軍印皆不可考伯氏有新遷長印後考前漢書乃新室嘗以上蔡為新遷也又友人家多睦子家丞印多睦鄰名既云子之家丞秩甚卑然篆文印樣皆出諸印右皆橅得之或云亦王莽時印畢少董家有殖末央世名見於急就章

明清少游外家年十八九時從舅氏曾宏父守台州有筆吏楊滌者能詩亦可觀言其外氏唐元相國之裔一日持告身來乃微之拜相緣軸也銷金雲鳳綾新若手未觸白樂天行并書後有畢文簡夏文莊元章簡諸公跋識甚多尋聞為秦熺所取恨當時不能入石至今往來于中也又丹陽呂城閘北委巷竹林中有李格秀才者自云唐宗室系本大鄭王房出其遠祖武德中告以來告身敕書凡百餘亦有薛少保顏魯公書者奇甚明清每語親舊無遷不惜一訪而開之李生亦不勤人之觀也

文中子王通隋末大儒歐陽文忠公宋景文修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或云其書阮逸所撰未必有其人然唐李習之嘗有讀文中子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銘序載其家世行事甚詳云門多偉人則與書所言合矣何疑之有又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見于文粹

歐陽文忠公父名觀文多避上一如碧落碑在絳州龍

典官之類蘇東坡祖名序文多云引或作敘又爲
文者或倣此不知兩先生之意也
賜生辰器幣起于唐以寵藩鎮五代至遣使命周世
宗眷遇魏宣懿始以賜之自是執政爲例
至和三年宋元憲建言慶曆郊祀赦書許文武官立
家廟而有司終不能推述先典明會上指因循顧
望逡巡十載使王公薦紳下同閭巷昭穆雜用冢
人叅錯考舉甚可嗟也臣近因進對惠聞聖言謂
諸臣專殖第産不立私廟宜朝廷勸采有所未孚
將風教頹替終不可復反復至意形于嘆息臣每
求諸臣所以未即建立者誠亦有由蓋古今異儀
封爵殊制自疑成難遂格詔書權官既不講求私
家何由擅立且未信而望誠者上難必責從善而
設教者下或有違若欲必如三代有家嫡世封之
重山川國邑之常然後議之則墜典無可復之期
矣夫建宗祏序昭穆別貴賤之等所以爲孝雖有
過差是過爲孝殖産利營居室遺子孫之業或與
民爭利願不以爲恥逆夫立廟則曰不敢掌所謂
去小違古而就大違古者今諸儒之惑不亦甚乎
於是下兩制與禮官詳定制度而王文安以下廷
官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廟知樞參政同知樞密
樞以上前任見任宣徽尚書節度使東宮三少以

上皆立三廟餘官祭於寢凡得立廟者許嫡子襲
爵以主祭其襲爵世降一世死則不得別立祔廟
別祭於寢自當立廟者即祔其主其子孫承代不
許廟祭寢祭並以世數親疏遷祧始得立廟者不
祧以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廟五廟廟因衆子立
而長子在則祭以嫡長子主之嫡子死則不傳其
子而傳立廟之長凡立廟聽於京師或所居州縣
其在京師者不得於裏城及南郊御路之側既如
奏仍令別議襲爵之制其後終以有廟之子孫或
官微不可以承祭又朝廷難盡推襲爵之典遂不
果行其略已見宋次道退朝錄至嘉祐中文潞公
爲相乃上章引禮官詳定制度平章事以上許立
四廟欲乞於河南府營創家廟詔從之政和中蔡元
長賜宅京師援潞公之請既允所奏且命禮制局
鑄造家廟祭器并余丞相深以下二府皆賜之紹
興中秦會之來勲錫第又舉二例詔令討論悉如
政和之制云

錢宣靖呂文靖知制誥衣緋張益之友直鄧公子也
爲天章閣待制初當三班院侍宴集英殿猶衣緋
仁宗顧見即賜金紫呂文穆李仲詢及許仲元爲
兩制衣緋蔡元長王子發官制行後爲中書舍人
皆衣緋賈季華炎爲樞密直學士正議大夫衣綠

子219 342

本朝父子狀元及第張去華子師德梁顥子固兄弟
孫何孫僅陳堯佐堯咨四家而已後來沈文通孫
晦以祖孫相繼近年許克昌寔許安世之親姪孫
而王資深子洋俱為榜眼

舊制監司雖官甚卑遇前執政宰輔亦肩輿升廳事
宣和初薛肇明自兩地出守淮南有轉運判官年
少新進輕脱之甚肇明每不堪之到官未幾肇明
還舊廳因與首台蔡元長語及之且云乘轎直抵
脚踏子始下呵與之聲竊耳至今為之重聽其他
可知也元長大不平翊日降旨諸路監司遇前宰
執帥守處即入客位通謁自是為例　王孟玉云

熙寧中神宗命館職張載往兩浙劾知明州苗振呂
正獻與御史程伯淳俱言載賢者不當使鞫獄上
曰鞫獄豈賢者不可為之事邪弗許

明清家有徐東湖所記　太上皇帝聖語其略曰大
宗正行司將至行在南班宗子所居當作屋百間
上曰修營舍宇固非今所急然事有不得已者故
春秋於此事得其時制則不書不書者聖人之所
許也近時營造之制一下百姓輒受擾蓋緣州縣
便行科配矣又嘗語宰臣等曰為法不可過有輕
重惟是可以必行則人不敢犯太重則決不能行
太輕則不足禁姦朕嘗語徐俯異時宮中有所禁
約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推其理但
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立法貴在中制所
以決可行也

淳化三年西夏李繼捧遣使獻鶻號海東青　上賜
詔曰朕久罷畋遊盡放鷹犬郊地控邊塞時出捕
獵今還以賜卿可領之也宣和末耶律禧敗此失
國鳥乎　太宗聖矣哉

元祐名卿朱紱者君子人也嘗登禁從紹聖初不幸
坐黨錮崇寧間亦有朱紱者蘇州人初登第欲希
晉用上疏自陳與姦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以為
疑遂易名諤字曰聖予蔡元長果大喜不次峻擢
位至右丞未及正謝而卒年方四十　薛叔器云

熙寧中御史言徐德占奉祠太廟嘗廣坐云　仁宗
有遺行詔問狀坐客客不敢對以為無德占云臣
比行事至　章懿太后室因為客言章懿實生
仁宗而不及養後以帝女降后之姪瑋主乃與瑋
不協使　仁宗有遺恨臣實洪州人聲音之訛遂
至展聞　上以其言有理笑而薄罰之

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于道山食
瓜居安令坐上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
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為優欲畢校書郎董彥
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咸嘆服之識者

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 蘇訓直云

曾文肅帥定一日晨起忽語諸子曰吾必爲宰相然須南遷啓其所以公曰吾昨夕夢衣十郎緑袍比向謁見豈非它日貶司戶之徵乎後十年果登庸既爲蔡元長所擠從居衡陽已而就降廉州司戶參軍翰到取幼子紆朝服以拜命果符前夢十郎即紆排行也

韓似夫與先子言頃使金國見虜主所繫犀帶倒透中正透如圓鏡狀光彩絢目似夫注視久之虜主云此石晉少主歸獻耶律氏者唐世所寶日月帶也又命取磁盆一枚示似夫云此亦石主所獻中有畫雙鯉存焉水滿則跳躍如生覆之無它矣二物誠絶代之珍也盆蓋見之范蜀公記事矣

建隆遺事世稱王元之所述其間帥多誣謗之詞至於稱趙普盧多遜受遺 昌陵尤爲紕繆案 國史韓王以開寶六年八月免相至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始再秉衡鈞當 太祖升遐時政在外何緣前一日與盧丞相同見于寢邪稱 太祖長子德昭爲南陽王又誤矣初未嘗有此封元之當時近臣又秉史筆豈不詳知且載秦王傳中云云安有淳化三年而見 三朝國史秦王傳邪可謂亂道此特人託名爲之又案元之自有小畜集序又三黜賦與國史本傳俱云淳化二年自知制誥舍人貶商州至道二年自翰林學士黜守滁去咸平二年守本官知齊安郡而此序年月次序悉皆顛錯其僞也明矣

張賢良咸漢陽人應制舉初出蜀過夔州郡將知名士也一見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何書張無以對守曰載孟子注中因檢示之且曰不可不牢攏之也張道中漫思索著論成篇至都閣試六論以此爲首題張更不注思而就主文錢穆父覽之大喜遂閣第一黄六丈叔愚能記守之姓名嘗以見告今已忘之張即魏公浚翁也

唐文皇聚一時名流于冊府始有十八學士之號後來兀居館殿者皆稱之 國朝以來仕于外非兩制則雖帥守監司出呼寄祿官惟通判多從館中帶職出稱如蔡君謨湖州歐陽文忠公滑州王荊公舒州東坡先生杭州如此之類甚多劉贛父赴泰倅詩云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早梅明日扁舟滄海去却尋雲氣望蓬萊蓋在道山五載然後得之學士之稱施于外者繇通判而然今外廷過呼大可笑矣

建炎己酉歲二月金人舉國南寇時 太上駐蹕維揚虜既次臨淮郡相距甚邇有招信尉以所部弓

手百餘人拒敵是日也虜衆敵日虜初不測其多寡遂相拒踰半日尉與衆竟死不退於是探騎得疾走上聞乘輿百寮僅得南度儻非尉盡力以拖其鋒俾探騎得上聞則殆矣尉之姓名不傳於世可恨友人王彥國獻臣能道其詳他日當問之爲求大手筆作傳近見程可久云尉姓孫亦嘗以白國史汪聖錫矣後聞孫名榮

三朝史錢儼傳云儼能飲酒百巵不醉嘗恚無敵或言一軍校差可倫擬問其狀曰飲酒多手益恭儼曰此亦變常非善飲也東軒筆錄云馮文簡在太原以書抵王雱之曰并門歌舞妙麗吾閉目不窺但日與和甫談禪耳平父答曰所謂禪者只恐明公未達耳蓋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焉深伏其言以二條觀之萬事莫不安於自然也

本朝及五代以來吏部給初出身官付身不推著歲數兼說形貌如云長身品紫棠色有髭髯大眼面有若干痕記或云短小無髭眼小面瘢痕之類以防僞冒至元豐改官制始除之靖康之亂衣冠南渡承襲僞冒盜名字者多矣不可稽考乃知舊制不爲無意也

靖康間欲追褒司馬溫公與論以謂推范忠宣在元祐間尤爲厚德可儷而有司一時鹵莽乃誤書文正之名批旨行下遂俱贈太師蓋不知文正以忠宣德擩爲宰執已追贈至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久矣適何文縝在中書以鄉曲之故乃以張天覺厠名其間亦贈太保而天覺熙寧中自選人受章子厚知引爲察官事見邵氏辯誣爲舒信道發其私書貶斥流落于外紹聖初子厚秉鈞再薦登言路攻擊元祐諸賢不遺餘力至欲發溫公呂正獻公之墓賴曾文肅公力搭于泰陵始免其爲慘酷甚矣晚既免相末年以殺鑠道藏復職又有二蘇狂率二孔闒茸之表詩有毋關同列進不覺寸心忙之句當希古亦力言其姦後來閒中書坊開胥鈔集輒刊靖康詔書于首繇此天下翕然推尊之事有僥幸乃如此者可發一歎張文老云

建炎末贈黃魯直秦少游及晁无咎張文潛俱爲直龍圖閣文潛生前紹聖初自起居舍人出帶此職蓋甚久亦有司一時稽考之失也

李成字咸熙系出長安唐之後裔五代避地徙家營丘弱而聰敏長而高邁嗜酒善琴奕妙畫山水好爲歌詩瑣屑細務未嘗經意周世宗時樞密使王朴與之友善特器重之嘗召赴輦下會朴之亡因放誕酣飲慷慨悲歌遨遊搢紳間太府卿衛融守淮陽遣幣延請客于陳日肆觴詠病酒而

六十壽四十九子覺仕　大宗兩歷國子博士其後
以覺贈至光祿寺丞云此宋白撰誌文大略如此
王著書僕徐鉉篆覺字仲明刻　三朝國史儒學傳
敘其世家又同覺子宥仕至諫議大夫知制誥有
傳載　兩朝史傳云祖成五代末以詩酒遊公卿
間善畫寫山水至得意處殆非筆墨所成人欲求
者先為置酒酒酣落筆煙雲萬狀世傳以為寶歐
陽文忠公歸田錄乃云李成仕　本朝尚書郎固
已誤矣而米元章畫史復云贈銀青光祿大夫又
甚誤也

揮麈前錄卷之三

揮麈前錄卷之四

汝陰王明清

王繇字勤元越之蕭山人景祐初為縣令會歲歉繇
每家支錢一千以濟之期以明年夏輸絹壹匹邑
人大受其惠稱為德政繇此當路薦之蓋是時一
縑售價不逾其數爾仕止郎曹典州而已范文正
公為作墓誌具載其事王荆公當國做其法施之
天下號為和買久之本錢既不復捐且有折帛之
害世誤傳始於王儀仲　素　儀仲文正公之子早即
貴達未嘗為邑官至入座沒謚懿敏國史本傳可
考其子鞏字定國與東坡先生遊　字仲求洪
州人晏元獻公之甥文亦奇欲須黃神會而蘇子
美以其任子距之致興大獄梅聖俞所謂一客不得
食覆鼎傷衆賓者也其孫即商老　彭　以詩名列江
西派中又李定字資深元豐御史中丞其孫方叔
正民　兄弟皆顯名一時揚州人又李定　嘉祐治平
以來以風采聞嘗遍歷天下諸路計度轉運使官
制未行老于正卿乃致老　如岡　之祖蓋濟南人也
同姓名者凡三人世亦多指而為一不可不辯　李廌　陽翟人東坡先生門下士亦字方叔兩人皆以學詩章又多互傳於世
郭稹字仲微仕至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幼孤母
遂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

言禫服喪爲過禮請下有司博議因馮元等奏聽
解官申心喪始此
太祖皇帝立極之初西蜀未下益州三泉縣令閻道
馳騎齎賀表率先至闕下　上大喜平蜀後詔令
三泉縣不隸州郡遇賀慶許發表章直達稱前至
今甲令每於諸州軍監下注云三泉縣同是冬元
符末龔言序爲縣尉婦弟江端本子之薄遊至邑
令簿素與龔不叶相帥遊山經宿未回龔攝縣事
忽赦書至　徽宗登寶位龔即宣詔稱賀偶未有
子丞令子之奉表詣都令歸已無及銓曹以初品
官無奏異姓無服親之文沮之子之早負俊名曾
文肅當國爲將上取旨特補河南府助教今之上
州文學也後子之官與職俱至正郎一時以爲異
事紹興初四川制司建言陞縣爲軍失　祖宗之
指矣

張逸字天隱鄭州人登進士第以樞密直學士知
益州蜀人諳其民風華陽縣鄉長殺人誣道旁耆
縣吏受財獄具乃令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
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因始敢言而守者果服
立誅之蜀人以爲神歲飢民多殺耕牛食之犯者
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廢穡事今歲小稔
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凡四守益州逸子峋峋

亦有顯名于世峋諸孫即端明殿學士滔也
兩朝史章文憲得象傳末云初閩人謠曰南臺沙合
出宰相至得象相時沙湧可涉政和六年沙復湧
已而余丞相深大拜十餘年前外舅方公務德帥
福唐南臺沙忽再湧已而朱漢章葉子昂相繼登庸

昔人最重契義朋從年長則以兄事之齒少以弟或
友呼焉父之交遊敬之爲丈見之必拜執子姪之
禮甚恭丈人行者命與其諸郎遊子又有孫各崇
輩行略不紊亂如分守之嚴舊例書札上云啓或
止稍尊之則再拜雖行高而位崇者不過曰頓首
再拜而已非父兄不施覆字宰輔以上方曰台候
餘不敢也前輩名卿尺牘中可考今俱不然誠可
太息

太平興國六年五月詔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
白勳使高昌雍熙元年四月延德等敘其行程來
上云初自夏州歷玉亭鎮次歷黃羊平其地平而
產黃羊度沙磧無水行人皆載水凡二日次都羅
囉族漢使過者遺以財貨謂之打當次歷茅家喎
子族臨黃河以羊皮爲囊吹氣實之浮於水或以
囊駝牽木栰而度次歷茅女王子開道族行入六
窠沙沙深三尺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駝不育五
穀沙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次歷樓子山無居

人行砂磧中以日爲占旦則背日暮則向日日下
則止又行望月亦如之次歷阡羊梁劾特族地有
都督山唐回鶻之地次歷大于大蟲族接契丹界
人衣尚錦綉器用金銀馬乳釀酒飲之亦醉次歷
屋地目族蓋達于于越王子之子次至達于于越
王子族此九族達靼中尤尊者次歷拽利王子族
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湯
泉池傳曰契丹舊爲回紇牧羊達靼舊爲回紇牧
牛回紇徙甘州契丹達靼遂各爭長攻戰次歷阿
墩族經馬鬃山望鄉嶺嶺上石龕有李陵題字處
次歷格羅美源西方百川所會極望無際鷗鷺鳬
鴈之類甚衆次至托邊城亦名李僕射城城中首
領號通天王次歷小石州次歷伊州州將陳氏其
先自唐開元二年領州凡數十世唐時詔勑尚在
地有野蠶生苦參上可爲綿帛有羊尾大而不能
走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又有
礪石剖之得賓鐵謂之喫鐵石又生胡桐樹經雨
即生胡桐律次歷益都次歷納職城在大患鬼魅
磧之東南望玉門關甚近地無水草載粮以行凡
三日至思谷曰避風驛本俗法試出詔押御風御
風乃息凡八日至澤田寺高昌聞使至遣人來迎
次歷寶莊又歷六鍾乃至高昌高昌即西州也其

地南距于闐西南距大石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
雪山葱嶺皆數千里地無雨雪而極熱每盛暑人
皆穿地爲穴以處飛鳥羣萃河濱或起飛即爲日
氣所爍墜而傷翼屋室覆以白堊開寶二年雨及
五寸即廬舍多壞有水出金嶺導之周繞國城以
溉田園作水磑地產五穀惟無蕎麥貴人食馬餘
食羊及鳬鴈樂多琵琶箜篌出貂鼠白氎綉文花蘂布
俗多騎射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用開元七年
曆以三月九日爲寒食餘二社冬至亦然以銀或
鍮爲筒貯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潑爲戲謂之壓
陽氣去病好遊賞行者必抱樂器佛寺五十餘區
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
居民春月多遊羣聚遨樂於其間遊者馬上持弓
矢射諸物謂之禳災有勑書樓藏唐太宗明皇御
札詔勑緘鎖甚謹復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
佛經所謂外道者也統有南突厥北突厥大衆熨
小衆熨樣磨割祿黠戛司末蠻格哆族預龍族之
名甚衆國中無貧民絕食者共振之人多壽考率
百餘歲絕無夭死時四月師子王避暑於北廷以
其舅阿多于越守國先遣人致意於延德曰我王
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曰持朝命而來禮不當拜
復問曰見王拜乎延德曰禮亦不當拜阿多于越

復數日始出相見然其禮頗恭獅子王邀延德至其北庭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寶貨所出又兩日至漢家寨又五日上金嶺過嶺即多雨雪上有龍王刻石記云小雪山也嶺上有積雪行人皆服毛罽度嶺一日至北廷憩高臺寺其王烹羊馬以具饍尤豐盛地多馬王及王后太子各養馬放牧於平川中彌亘百餘里以毛色分別爲群莫知其數北廷川長廣數千里鷹鷂鵰鶻之所生多美草不生花砂鼠大如鼫鷙禽捕食之其王遣人來言擇日以見使者願無訝其淹久至七月見其王及王子侍者皆東向拜受賜旁有持磬者擊以節拜王聞磬聲乃拜既而王之兒女親屬皆出羅拜以受賜遂張樂飲燕爲優戲至暮明日泛舟於池中池四面作鼓樂又明日遊佛寺曰應運泰寧之寺正觀十四年造北廷北山中出硇砂山中常有煙氣涌起而無雲霧且又光燄若炬照見禽鼠皆赤采硇砂者著木底鞵若皮爲底者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變爲砂石土人取以治皮城中多樓臺草木人白皙端正惟工巧善治金銀銅鐵爲器及攻玉善馬直絹一疋其駑馬充食者纔直一丈貧者皆食肉西抵安西即唐之西境七月令延德先還其國其王始至亦聞有契丹使來貨缺

以銀葉敕之謂其王曰聞漢遣使入達靼而道出王境誘王窺邊宜早送至達靼無使久留因云高敞本漢土漢使來覘視封域將有異圖王當察之延德偵知其語因謂王曰大戎素不順中國今乃反間我欲殺之王固勸乃止自六年五月離京師七年四月至高昌所歷以詔賜諸蕃君長襲衣金帶贈帛八年春與其謝恩使凡百餘人復循舊路而還雍熙元年四月至京師延德初至達靼之境頗見晉末陷虜者之子孫咸相率遮迎獻飲食問其鄉里親戚意甚悽感留旬日不得去延德之自敘云此雖載于 國史而世莫熟知用書于編以俟通道九夷八蠻將使指者或取諸此焉

紹興丙辰明清甫十歲時朱三十五丈希真徐五丈敦立俱爲正字來過先人先人命明清出拜二公詢以國史中數事隨即應之無遺缺是受二公非常之知于弱齡希真之相予多見其詞翰中後二十年明清爲方壻敦立守滁陽以書與外舅云聞近納某字之子爲壻豈非字仲言者乎具道疇昔時事且過相溢美又數年敦立爲貳卿明清偶詣之坐間忽發問曰度今此居號侍郎橋何邪明清即應以 仁宗朝郎簡杭州人以工部侍郎致仕居此里人德之遂以名橋又問郎表德謂何明清

云兩朝國史本傳字簡之王荊公集中有寄鄭簡
之詩甚稱其賢少焉司馬季思來其去復問明淸
云溫公兄弟何以不連名明淸荅以溫公之父天
章公生于秋浦故名池從子校理公生于鄉中名
里天章長子以三月一日生名旦後守兖陵生仲
子名宣晚守浮光得溫公名光承平時光州學中
有溫公祠堂存焉彰立大喜曰皆是也且顧坐客
云卒然而酬博聞如此可謂俊人矣焉乎彰立今
墓木將拱言之於邑

郭熙畫山水名盛昭陵時嘗爲翰林院待詔熙學初
其子思登進士第至龍圖閣直學士更帥三路既
貴廣以金帛收贖熙之遺筆以藏於家繇是熙之
畫人間絶少思亦多材藝有笑談可用集行於世

元祐中呂微仲當軸其兄大忠自陝漕入朝微仲虛
正寢以待之大忠辭以相第非便微仲云界以中
霤即私家也卒從微仲之請時安厚卿亦在政府
父曰華尚康寧且具慶焉厚卿夫婦偃然居東序
時人以此別二公之賢否

姚寬令威明淸先友也著西溪殘語考古今事審爲
詳備其間一條云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
附陰陽時刻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復恐遺失故載
之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説多矣或謂天河激湧葛洪
潮說亦云地機翕張見正一經盧肇以日激水而潮生
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而濤隨施師
謂僧隱之之言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見竇叔蒙濤志源殊派異
無所適從索隱探微宜伸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
奉詔按察嶺外嘗經合浦郡廉州沿南溟而東過
海康雷州歷陵水化州涉恩平恩州住南海廣州
迨由龍川惠州抵潮陽潮州洎出守會稽越州移
蒞句章明州是以上諸郡皆沿海濱朝夕觀望潮
汐之候者有日矣汐音夕潮退也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
息消息進退十年用心頗有準的大率元氣嘘吸天隨
氣而漲斂溟渤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
重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
之精水者陰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
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敷尾切魄於上下弦
息於輝朒女六切朔而月見東方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
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
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
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
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
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於星知潮當附日而右
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盡矣或
遲速消息又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於時期矣

或問曰四海潮平來皆有漸唯浙江濤至則亘如
山岳奮如雷霆水岸橫飛雪崖傍射澎騰奔激吁
可畏也其可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
南曰龕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涌
而爲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縣名屬四明郡）吞餘
姚奉化二江（以縣爲名一屬會稽一隸四明）侔之浙江尤甚狹逼
潮來不聞濤有聲耳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亭
（地名屬會稽）北望嘉興大山（屬秀州）水闊二百餘里故海
商船船怖於上潬（水中沙爲潬徒旱切）惟泛餘姚小江易舟
而浮運河達于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潬南北亘之隔
礙洪波蹙遏潮勢夫月離震兑他潮已生惟浙江水
未泊月經潮巽潮來已半濁浪推滯後水益來於是
溢於沙潬猛怒頓涌聲勢激射故起而爲濤耳非江
山淺逼使之然也宜哉令威以該洽聞于時恨不能
知其人（明清）心謂必機博之人後以 貞宗實錄考
之大中祥符九年以燕肅爲廣東提點刑獄遂取
兩朝史燕公傳觀之果嘗自知越州移明州卷末又
云嘗著海潮論海潮圖並行于世則知爲燕無疑。

明清乾道丙戌冬奉親會稽居多暇日有親朋來
過相與悟言可紀者歸考其實而筆錄之隨手盈
秩不忍棄去遂名之曰揮麈錄非所以爲書也長
至日 明清識

右揮麈錄一編汝陰王仲言所作也紹興辛丑
迥侍叔父尉剡叔父出仲言昆仲詩詑曰此皆
小汝君千歲雪溪先生諸子也迥茫然自失其
後得與仲信仲言游雖服其該洽當時未知學
問之有味也越二十年迥塵忝末科試吏于淮
壖得奉行政事之在民者因讀荀卿子書曰法
不貳後王又讀宣王詩曰周道粲然復興於是
思熟於 本朝典故者以講論學問士大夫間訪
之未獲也忽仲言出示此書乃平昔之所期不
謂近出於朋舊之中喜可知也雖然僕有疑焉
仲言富於春秋宜以壯烈上佐時用何遽留心
於著述若僕輩衰老不適用乃可娛意於簡冊
之間耳仲言其懋哉乾道己丑八月左文林郎
饒州德興縣丞沙隨程迥可久跋

九惠素聞仲言多識前言往行真好古博雅君
子願從下風聽餘論聞所未聞爲有日矣今幸
同僚于此謂可破此願也而郡邑相距餘一舍
仲言入郡有時不得朝夕見斯心竟未能滿間
從侍流王孟玉借揮麈錄觀之殆所謂窺豹一
斑者因手抄之古人有云不見異人當得異書

今也見其人得其書何喜如焉因誌于後傾囷
倒廩尚奚自此無斬也迪功郎高郵軍教授臨
汝郭九惪書

李賢良簡

座拜手耶日辱下頋殊恨不款經夕伏惟台候
容況萬福宣政從臣出處極爲詳備受賜甚多
揮麈錄耶晩與老人伏讀其數該洽如座華可
知愧矣鄭公之說甚善切幸小留以容乞靈龍
山俯就食其祿可也一二同舍郎與兄厚善皆
以爲喜老人亦約同白廟堂且諭意京兆來早
幸過此共飯已約叔度馭宏論不宣座上覆仲
言發判學士契兄

王知府 自跋

丘明子長班范陳壽之書不經它手故議論歸
一自唐太宗脩晉書置局設官雖房元齡褚遂
良受詔而許敬宗李義府之徒厠迹其間文字
交錯紛史自此失矣劉昫之唐書薛居正之五
代史號爲二氏而職長監脩未始措辭嘉祐重
命大儒再新唐史歐陽文忠宋景文各析紀傳
故直筆糾繆之書出

國朝 三朝史爲大典之舒而進呈於天聖畫
簾之際名臣大節無所叙錄君多或有一事見
之數傳褒貶異同自建隆抵于元符信史要更
先人於是 七國朝史述焉直欲追倣遷固鋪
張揚厲爲無窮之觀雖前日宗工筆削不敢更
易但益以遺落損其重複如一姓父子兄弟附
于本傳之次增以宗室宰執世系與夫陟黜歲
月三表如唐書之制紹興戊午中執法常公聞
其事 詔奉祠中視史官之秩 尚方給札奏
御及半而 秦専柄不盡以所著進于 乙覽
獨存副本私室先人弃世野史之禁興告訐之
風熾薦紳重足而立明清兄弟居蓬衣白士所
搜匿手澤不復敢留悉化爲煙霧又十五年巨
姦歿而公道開闢 命會稽官以物搜訪遺書
于家但記憶殘缺以補冊府之闕而已故舊文
君多此與蓋自先祖早授學於六一翁之門命
意本于六一其後先人承之故先人遷官制云
汝好古博雅自其先世爲詞比事度越輩流痛
故斯文雖不傳於後代而 王言可訓于萬世
也明清弱齡過庭前言往行探尋舊事夙夕剽

聆多歷年所憂苦摧挫萬事瓦解不自意全莫能紹以續先志乾道之初竊叢祠之祿偷奉山陰親朋相過抵掌劇談偶及昔聞間有可記隨即考而筆之曰揮麈錄故人程迥可久知名士也覽而大喜手錄而識于後繇是流傳又嘗取司馬文正公百官公卿表與夫陳龢叔及紹興拜罷錄參考彌㫖進退次第年月列爲四圖衷置之坐隅以便觀覽今鏤板于閩蜀江浙矣丁酉春吝官 行都獲登太史李公仁甫之門命與其子仲信遊春容間竊出二編公一見稱道再三且以宣政名卿出處下詢如黃定章子厚之甥不麗其男而卒老于外方較蔡元長之姻婭引登言路而首論其非遂罹遠竄潘兌朱勔里人不登其門而擯斥李彝爲中司不肯觀望王黼窮鄰之網之獄而被逐燕雲之役蓋王寀之枉繇盛章父子欲害劉炳兄弟世皆士其事跡 明清 不量其愚爲公搜倫類凡二十餘條攟摭依本末告之公益喜大加歎獎又云僕兼攝天官覩銓曹有臨安龍山監稅見次君可俯就但食其祿而相與討論裨請君于朝以助我 明清 力辯以名迹不正且非其人而歸未幾公父子俱去國 明清 餞別于秀州之杉青閘下舟中相持悵然後數年仲信沒于蜀公接踵復召領史局而 明清 適官遠外參辰一見方欲造公而公已下世比焉試邑窮塞公事無多繙篋復見舊藁悽念父祖以來平生用心嗟夫師友之論設言猶在耳孰令聽之邪投老殘年感歎之餘姑以胸中所存識左方後之攬者亦將太息于斯淳熙乙巳中元日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汝陰王 明清 書

揮麈前錄卷之四

揮麈後錄總目

○卷之一

一 自漢哀帝以來歷代加上皇帝尊號
二 太祖興王之兆
三 滁州劉端命殿崇奉太祖御容
四 祖宗規撫宏遠
五 太祖藏弓弩於揚州郡治宣和間得用
六 祖宗置公庫以待過客欲使人無旅寓之歎
七 太宗收用舊臣處之編修以役其心
八 錢氏逢辰錄言朝廷典故甚詳
九 章獻太后命儒臣編書鏤板禁中
十 天聖中詔修三朝國史
十一 昭陵降誕之因
十二 神宗聖學非人所及
十三 神宗置封樁庫以為開拓境上之資
十四 神宗詔史院賜筵史官就席賦詩
十五 錄紹聖謗語與史院
十六 □布等議復瑤華本末
十七 曾布奏事上深憚服
十八 徽宗好學潛心詞藝
十九 徽宗初潛邸事迹
二十 程君奭上言皆驗
二十一 鄧洵武乞正選人官稱
二十二 政和中發毒藥庫并罷貢額
二十三 靖康中劉晏詢隨車駕次雍丘召縣令計事
二十四 編類元祐黨人立碑刊石
二十五 宰相樞密分合因革
二十六 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
二十七 自秦相擅政紀錄不足傳信
二十八 太祖誓不殺大臣言官
二十九 治平宰執進草熟狀

○卷之二

一 徽宗幸高宗幄次見金龍蜿蜒榻上
二 高宗闕奏求其生路
三 高宗興王符瑞
四 徽宗御製艮嶽記命李質曹組為古賦并百詠
詩及詔王安中賦詩
五 近日官制紊亂
六 歐陽文忠與劉遵父書問答文閣儀詞
七 吳縝著唐史糾繆五代史纂誤之因
八 皇王寶運錄載朱梁王氣一事歐陽文忠未曾見
九 京官朝參若回綱舡乘歸
十 人不樂命皆去為盜
十一 宰相奏補子弟止授九品京官自呂文穆始

二冊

二十一 通判運判所舉人數恣報
二十二 蔡勘進狀自孫何耿望建言始
二十三 寶文閣試題不分經義詩賦奏乞行
二十四 張唐英述仁宗政要與嘉祐名臣傳
二十五 韓魏公章子厚為山陵使
二十六 韓魏公出判相州不敢預聞國命呂吉父出守延安乞與樞密同奏事
二十七 丞相吳冲卿忌鄧巽成功其孫吳伴以左道伏誅
二十八 新法之行施於天下獨永康與和買
二十九 邢和叔用章子厚語以答虜使
三十 呂氏為侍郎者三人俱有子孫為相
三十一 邵堯夫識富鄭公肉食者鄙
三十二 總管之總字但從手不從絲
三十三 李常李撰常本出一族
三十四 陳崇儀廟食事因
三十五 唐宰相以宗室進者十三人如何史贊乃去七人
○卷之三
三十六 熙寧以來宰相封國公
三十七 蔡元道作官制舊典事有抵牾
三十八 方軫論列蔡京章疏
三十九 強淵明上景鍾頌
四十 王寀為林靈素中傷與劉炳俱見誅

四十一 劉庾孫啓權貴妃奪王景彝故弟果報
四十二 蔡元長不啓印匣用印仍復在匣
四十三 張柔直勸蔡元長收拾人材以救喪亂
四十四 解君除知河中府以籍口喪軀
四十五 蘭亭石刻既存而復失
四十六 張達明報唐欽叟令衛命誅童貫
四十七 楊楲雷觀同為學官相排
四十八 賀子忱李邈許叔退避
四十九 粘罕欲根刷玉牒名字賴秦中丞得免
五十 鄭居中與蔡京交惡
五十一 追贈范忠宣誤作文正
五十二 沮禹弼與曾文肅相失
五十三 蘇東坡作陳公弼傳
○卷之四
五十四 徽宗與賞元宵命王安中馮熙載進詩
五十五 陳堯臣進退終始事迹
五十六 靖康中黃時偁徐揆段光遠三人上虜酋書
五十七 張邦昌僭偽事迹
五十八 夏人沮粘罕之氣
○卷之五
五十九 論熙寧以來謚法
六十 材人所長者尉曹

八十一 江氏令樊若水獻下江南之策宋咸鄭毅夫記其事甚詳

八十二 蜀孟昶上周世宗書

八十三 國朝父子兄弟叔姪聯名顯著

八十四 黄巢明馬兒李順皆能逃命於一時

八十五 蔡伯俙以神童授官食祿七十五年

八十六 張耆無禁從諸公

八十七 韓忠獻四子奏名禮部

○卷之六

八十八 韓持國入仕首末

八十九 王平爲司理不阿旨以殺無辜

九十 李邯鄲命諸子名

九十一 司馬温公人望所歸

九十二 温公不自矜伐

九十三 王荆公死兆

九十四 晏元獻元厚之怒人犯父諱

九十五 時君卿稱王荆公於上前

九十六 蔡持正之父黄裳戒其子必報陳氏

九十七 王和父德政如神

九十八 江輔之就試自知登第

九十九 滕元發因舍弟中與楊元素失眷

一百 蘇東坡改王兵部滕元發行狀爲墓銘

百一 曾氏一門六人同牓及第

百二 馮京作主文取張芸叟置優等

百三 曾文肅薦王兵部居言路不就

百四 曾文肅爲相首末

百五 中使宣押蔡卞爲右丞

百六 夏人冦慶州老卒保其無他

百七 趙正夫與黄魯直戲劇銜怨切骨

百八 林仲平二子立名

百九 蘇東坡不肯寫司馬文正墓誌

百十 歐陽觀行狀異同

百十一 余行之結連外界罪狀

百十二 李端叔行狀文章

百十三 東坡杭州湖上會客

百十四 昭靈侯行狀首末

百十五 曾文肅王大卿結爲契家

○卷之七

百十六 國朝以來自執政徑登元台

百十七 本朝先正　御書碑額與　御書閣名

百十八 滕章敏訪荆公臨别贈言

百十九 東坡知舉時劉無言論效醉白堂記

百二十 晁以道跋魚枕冠頌

百二十一 曾文肅夫人招李子約母妻

百廿二 徐師川改陳虛中判語
百廿三 蔡元度與門下士觀畫壁
百廿四 揚康功使高麗
百廿五 方達源乞重脩汴河短垣奏跡
百廿六 東坡舟次泗上
百廿七 建中士人與曾蔡啓語兩易
百廿八 曾文肅勝沙蘇
百廿九 石豫言鄒志完冉寬及降復元祐人
百三十 毛澤民和蔡元度登蓬為詩
百卅一 錢昂輕童貫
百卅二 黃魯直浯溪碑曾公衮不欲書姓名
百卅三 郭槩善於擇壻
百卅四 王慶曾不隨曾國老濟江乃免於難
百卅五 唐質肅公孫女識受璽殿名
百卅六 王岐公在翰苑命門生供經史對
百卅七 王兵部為尉驗視識兇手殺人
百卅八 米元章倚蔡元長交大漕張勵
百卅九 呂元直奏除李良輔名
百四十 鍾正甫治鄒志完獄劉景翰謝景思
百四一 王氏書為陳元則所得
百四二 葉少蘊書火於弁山李泰發藏書火於秦
百四三 東坡在張厚之家再見徐君猷家姬為之感動
百四四 童貫以承宣使東獄坐由是為例
百四五 趙諗僞謗陷敗
百四六 高俅本東坡小史
卷之八
百四七 陳舉摘魯直塔記貶宜州舉後以進書問罰俸
百四八 王彥輔村里侍從
百四九 范寥告張懷素變
百五十 畢仲游救張懷素
百五一 蔡文饒館李易
百五二 李漢老為李昉五世孫
百五三 李誌進萬歲蟾蜍
百五四 賈明仲治童貫家得謝論數萬緡
百五五 魯空青極力昭雪陳瑩中
百五六 王宣贊名劉斯立而詆李延年至興獄累賓主
百五七 王倫隨李相至禁中自陳於殿下
百五八 舍人草東坡復官制院吏教為結尾
百五九 陳述併治鄭良俱死而族損并室
百六十 江子我不信卜者之言
百六一 朱新仲代王彥昭致語用魯公帖及柳詞
百六二 蘇叔黨不從賊脅通夕痛飲而卒
百六三 蘇叔黨薦李植於向伯恭
百六四 蔡元長貶潭自歎失人心且作詞以卒

百六五 高宗擢用徐師川
百六六 葉宗諤得婦人濟江
百六七 李元量魁天下
○卷之九
百六八 王廷秀閱世錄載明受之變甚備
百六九 顏彥文記 高宗幸海事
百七十 高宗命王兵部撰楚州守將趙立死事傳
○卷之十
百七一 吴傅朋上殿 高宗自謂九里松牌不如吴說
百七二 王球掩匿 御府器玩服御
百七三 高宗從王子裳言釋苗劉黨與掠婦女
百七四 錢穆收復平江記
百七五 秦會之脩和盟胡銓上書除名張仲宗送行詞削籍
○卷之十一
百七六 孫仲益作墓碑
百七七 徐康國傲忽觸韓璜劉剛
百七八 傅崧卿觸二執政名
百七九 范擇善赴葬
百八十 秦會之荅李元老啓
百八一 御史希秦會之言罷鐫汰濫賞
百八二 王承可以名同偏旁緣秦會之誣罔以至侍從
百八三 周葵言梁仲謨語洩去位
百八四 秦會之使馮濟川探 高宗意
百八五 方庭實強勉入廣
百八六 馬子約梁揚祖因議斷強盜罪不咸
百八七 朱希真手溪集序
百八八 名家子知郡州希合秦會之按辛永宗籍其家
百八九 觧潛為韓世忠草奏配嶺外
百九十 蔡茂世不受岳飛父子不軌之訴
百九一 曾宏父小犨誦赤壁二賦
百九二 高宗問陳掄
百九三 秦會之以姚宏不容名卒以祈雨死大理獄中
百九四 熊彥詩賀啓
百九五 錢遹迎拜騰冠痛毀時政爲冠所殺
百九六 李孝廣以貧父試卷謗訕竄廣南死其子病又爲祟
百九七 方允迪以先得 御注老子爲毛達可所賞
百九八 譚稹與梁師成言早來王音可畏
百九九 孟富文爲執政
二百 王慶曾畏秦會之不爲顯任借廣使金秦會之卒喜
二百一 曾吉父荅啓
二百二 孫立爲盜得壽州鈐轄印
二百三 王公明爲五嶽所殺
二百四 秦師垣謂魏道弼莫胡思亂量
二百五 陸農師
○揮麈後錄目卷終

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汝陰王　明清

古之尊稱曰皇曰帝曰王自秦并天下始兼皇帝之尊號寵極崇度越前載後雖有作亦無加焉漢哀帝建平二年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宇文周宣帝以大象元年禪位于皇太子衍自稱天元皇帝唐高宗上元元年帝自稱曰天皇皇后曰天后武后垂拱三年五月尊為聖母神聖皇帝天授元年九月尊為聖神皇帝長壽二年九月為金輪聖神皇帝證聖元年正月為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天冊萬歲元年九月為天冊金輪聖神皇帝中宗反正後神龍元年正月尊為則天大聖皇帝中宗神龍元年十一月尊號應天皇帝三年八月尊號應天神龍皇帝玄宗先天二年十二月尊號開元神武皇帝二十七年二月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天寶元年二月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七載五月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十三載二月上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至德元載七月傳位後肅宗上上皇天帝二載正月上太上至道聖皇天帝乾元元年正月改太上聖皇天帝肅宗至德三載正月尊號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乾元元年正月上乾元光天孝感皇帝二年正月上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代宗廣德元年七月尊號寶應元聖文武仁孝皇帝德宗建中元年正月尊號聖神文武皇帝順宗元和元年正月傳位後憲宗上應乾聖壽太上皇憲宗元和三年正月尊號睿聖文武皇帝十四年七月加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穆宗長慶元年七月尊號文武孝德皇帝敬宗寶曆元年四月尊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五年正月加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宣宗大中二年正月尊號聖敬文思神武光孝皇帝懿宗咸通三年正月尊號睿文明聖孝德皇帝十二年正月加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僖宗乾符二年正月尊號聖神聰睿仁哲明孝皇帝昭宗大順元年二月尊號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梁太祖開平二年正月尊號睿文聖武廣孝皇帝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四月尊號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明宗長興元年四月尊號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四年八月聖明神武廣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晉高祖天福二年契丹遣使奉尊號英武明義皇帝周太祖聖明文武仁德皇帝　國朝太祖乾德

元年冬十一月上尊號應天廣運仁聖文武皇帝
開寶元年十一月上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
德仁孝皇帝四年九月上應天廣運興化成功聖
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九年正月上應天廣
運一統太平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　帝
以汾晉未平不欲號一統　詔罷之至三月晉王
羣臣復上應天廣運立極居尊聖文神武明道至
德仁孝皇帝卒不受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十一
月上尊號應運統天聖明文武皇帝六年十一月
上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九年
八月上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仁德廣孝
皇帝端拱二年十二月庚申詔自前所上尊號並
宜省去今後四方所上表只稱皇帝宰相呂蒙正
等固以爲不可　上曰皇帝二字本難兼稱朕欲
稱王但嫌與諸王同耳宰相又上表請改上尊號
爲法天崇道文武皇帝後　詔省去文武二字淳
化元年二月上法天崇道文武皇帝二年九月上
法天崇道明聖仁孝文武皇帝至道元年十二月
改法天崇道上聖至仁皇帝　眞宗咸平二年十
一月上尊號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五年八月
上崇文廣武應道章德聖明仁孝皇帝景德二年
九月上崇文廣武應乾尊道聖明仁孝皇帝大中

祥符元年十二月上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
感欽明仁孝皇帝二年七月上崇文廣武儀天尊
道寶應章感欽明上聖至德仁孝皇帝天禧元年
正月上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眞佑德上聖欽明
仁孝皇帝三年正月上體元御極感天尊道應眞
寶運文德武功上聖欽明仁孝皇帝乾興元年二
月改應天尊道欽明仁孝皇帝　仁宗天聖二年
十一月上尊號聖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八年七
月上聖文睿武體天欽道仁明孝德皇帝明道二
年二月上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景
祐二年十一月上景祐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
寶元元年十一月上寶元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
神英睿孝德皇帝康定元年　帝以蝗旱之災詔
省去睿聖文武四字　英宗治平四年正月上尊號
曰體乾膺曆文武聖孝皇帝　神宗元豐三年七月
十六日詔曰朕惟皇以道帝以德王以業因時制
名用配其實何必加崇稱號以自飾哉秦漢以來
尊天子曰皇帝其亦至矣朕承　祖宗之休託士
民之上凡虛文煩禮盡已革去而近者有司羣辟
猶咸以號稱見請雖出於歸美報　上之忠然非
朕所以稽考先王之意今後大禮百官拜表上尊
號並罷先是百官上尊號翰林學士司馬光當答

詔因言治平二年先帝當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足為深耻於是群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光曰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為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自是終身不受尊號 徽宗大觀元年季秋將行明堂禮大臣議援舉皇祐故事上為親降御筆云粤在季秋將行宗祀輔臣有請願舉尊稱浮實之美毋重辭費不須上表今後更不擬舉政和七年四月己未羣臣上表冊尊為教主道君皇帝 詔止於教門章奏中稱不可令天下混用宣和五年七月丁卯太傅楚國公王黼等上皇帝尊號曰繼天興道敷文成武睿明皇帝御筆批荅曰朕獲承至尊兼三王五帝以臨九有之師無有遠邇罔不臣服荷天之鑒四序時若祥瑞游至薄言興師燕薊歸附大一統于天下蓋祖宗之靈廟社之慶惟我神考詒謀餘烈顧朕何德以堪之而群公卿士猶以炎黃唐虞之號爲未足稱循末世溢美之辭來上朕甚愧焉所請宜不允凡三上表皆不允自是內外羣臣皇子鄆王楷以下太學諸生耆老等上書以請者甚衆皆不從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欽宗建炎元年五月初一日上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高宗皇帝紹興六年六月丁未 臣秦檜以 太母回鑾之久和議已定 士民曹溥等一千三百人詣 閤進表乞上尊號 上謙抑不受令有司無得復收二十一年三月戊寅 上謂宰執曰聞大金有詔上尊號前此士庶屢有請既却而不受秦檜曰盛德之事它國亦知師仰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上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乾道六年十二月加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淳熙二年十月加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淳熙十二年十月加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太上皇帝孝宗皇帝淳熙十六年二月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太上慶元元年十一月上尊號曰聖安壽仁太上皇帝前代者見於宋元憲尊號錄明清更以他書詳考之國朝者以 史冊及前後詔旨續焉

三 太祖皇帝草昧日客遊睢陽醉臥闕伯廟夢中覺有異既醒焚香殿上取木琖珓以卜平生自裨將至大帥皆不應遂以九五占之珓盤旋空中已而大

端命殿

契 太祖益以自負後以歸德軍節度使建 國
號 大宋升府曰應天府元獻爲留守以詩題廟
中云 炎宋肇 英祖叔九方潛鱗晉用書奉占
來決天地屯庚契大横兆營曖如存閒東坡先生
作張文定碑云熙寧中公判應天府新法既㢋坊
場河渡又并祠廟㢋之官既得錢聽民爲賈區廟
中慢侮穢踐無所不至公建言宋王業所基也而
以火王閼伯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二
祠獨不免於㢋乎 裕陵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
無甚於斯天下祠廟皆得不㢋其後 高宗皇帝
炎精復輝 中興斯地灼見 天命符興休哉晏元
睢州清流閣昔在五季 太祖皇帝以五千之兵敗
江南李氏十五萬衆執皇甫暉姚鳳以獻周世宗
寔爲本朝建國之根本明清昨仕彼郡考之圖經
云皇祐五年十月因通判州事王靖建言始創端
命殿字于天慶觀之西奉安 太祖御容初以兵
馬都監一員兼管至元豐六年專差内侍一名管
勾香火每月朔望州官朝拜知州事酌獻歲朝寒
食冬至節 詔遣内侍酌獻今焉所罹兵革殿
宇焚蕩之餘茂草荊棘無片瓦尺椽存者周覩太
息還 朝上言以謂 太祖皇帝歷試於周應天

順人啓運立極功業自此而成 王業自此而創
故號端命誠我宋之咸鎬豐沛命名之意可見乞
再建 殿宇以永崇奉得 旨下禮部討論而有
司以謂增置兵衛重有浮費遂寢所陳蓋明清覩
嘗至其地恭覩 太祖入睢之偉績當其始也趙
將王教村童于山下始與 太祖交際用其計畫
俾爲鄉導提孤軍乘月夜指縱街枝取道于清流
關側蓄子乳洋而澗入自北門直擣郡治是甫暉
方坐帳中燕勞將士秦銳待戰者甚衆聞變初不測
我師之多寡遂棄其愛馬號千里雪奔東郊 太祖
追及於河梁以劍揮之人馬俱墜橋下時遂擒姚
鳳即以其衆解甲請降自此兵威如破竹盡取淮
南之地鳳之投降時正午亥刻諸寺鐘以應之至
今不改紹興壬戌郡守趙時上殿陳其事 詔付
史館東渡猶有落馬橋存焉如是則 端命之殿
其可置而不問邪
太祖嘗令於瓦橋一帶南北分界之所專植榆柳中
通一徑僅能容一騎後至 眞宗朝以爲使人每
歲往來之路歲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絡
翳塞宣和中童貫爲宣撫統兵取燕雲悉命剪薙
之遂胡馬南騖遂爲坦途使如前日有所蔽障則
未必能卷甲長驅如此亦 祖宗規撫宏遠之一

（五）也（昌言錄云）
承平時揚州郡治之東廡爲鎖屋數間上有建隆元
年朱漆金書牌云非有緩急不得輒開宣和元年
盗起浙西、詔以童貫提師討之道出淮南見之
焚香再拜啓視之乃弓弩各千愛護甚至儼然如
新貫命弦以試之其力比之後來過倍而製作精
妙不可跂及士卒皆歎伏施之於用以致成功此
蓋 太祖皇帝親征李重進時所留者仰知經武
之略明見於二百年之前聖哉帝也（辛仲由爲先公言）

（六）太祖既廢藩鎮命士人典州天下所便於是置公使
庫使遇過客必館置供饋欲使人無旅寓之歎此
蓋古人傳飡諸侯之義下至吏卒批支口食之類
以濟其乏食承平時士大夫造 朝不齎糧節用
者猶有餘以還家歸途禮數如前但少損當時過
京泛汴有上下水船之譏近人或以州郡饋遺傳
爲非者不解 祖宗之所以命意矣然貪汙之吏
倘有以公帑任私意如互送卷帳者又不可不痛
懲治之也（鑑李□云）

（七）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 太宗盡
收用之寘之館閣使修纂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
華太平廣記之類廣其卷帙厚其廩祿贍給以役
其心多卒老於文字之間云（朱希眞先生云）

太宗既得吳越版籍繼下河東天下一統禮樂庶事
（八）粲然大備錢文僖惟演嘗纂書名逢辰錄排日盡
書其父子承恩際遇及 朝廷盛典擬爲詳盡（明清）
家有是書爲錢仲韶等假去乾沒至今往來于中
安得再見以補史之闕文

（九）仁宗即位方十歲 章獻明肅太后臨朝 章獻素
多智謀分命儒臣馮章靖（元）孫宣公（奭）宋宣獻（綬）
等采摭歷代君臣事迹爲觀文覽古一書 祖宗
故事爲 三朝寶訓十卷每卷十事又纂郊祀儀
仗爲鹵簿圖三十卷、詔翰林待詔高克明等繪
畫之極爲精妙敘事于左令傳姆輩日夕侍 上
展玩之解釋諷進鏤板于禁中元豐末、哲宗以
九歲登極或有以其事啓于 宣仁聖烈皇后者
亦命取板摹印傚此爲 帝學之權輿分錫近臣
及館殿時大父亦預其賜（明清）家因有之紹興中
爲秦伯陽所取（先人云）

（十）天聖中 章獻明肅太后臨 朝詔修 三朝國史
時巨璫羅崇勲江德明用事以爲史院承受故官
屬每過進書推恩悉坐下至書史庖宰亦霑醲賞
後來因之（□□云）

（十一）章懿李后初在側微事 章獻明肅 章聖偶過閣
中欲盥手后捧洗而前 上悅其膚色玉耀與之

言　石奏昨夕忽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
云來為汝子時　上未有嗣聞之大喜云當為汝
成之是夕召幸有娠明年誕育　昭陵　昭陵幼
年每穿履襪即亟令脫去常徒步禁掖宮中皆呼
為赤脚仙人赤脚仙人蓋古之得道李君也（張唐詩話）

（十二）（祖一云見其祖 翻以家錄）
熙寧中　神宗問鄧綰云西漢張良知何緒以班馬
所論對　上曰鄧道綰以未諭　聖訓請于上
上又曰不唱綰退因取子房傳考之自從沛公入
秦宮闕至召四皓侍太子凡所運籌未有一事自
其唱之始知　天縱之學非人所及（鄧莊語先人云）

（十三）神宗遵　太祖遺意聚積金帛成器自製四言詩一
章云五季失圖玁狁孔熾　藝祖造邦思有懲艾
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每庫以
一字目之又別置詩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虔夕
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資何以成戎捷援來
所謂　御前封樁庫者是也　上意用此以為開
拓西北境土之資始命王韶克青唐其後復經理
銀夏搜取燕雲元豐五年徐禧永洛喪師之後

（十四）帝心弛矣（國史裕陵遺事云）

神宗朝　詔修　仁　英兩朝國史開局日詔史院
賜筵時吳沖卿為首相提舉二府及修史官就席
上成詩賦沖卿唱首云蘭臺開史局玉斝賜君餘
寶文求三事規摹本八書汗青裁此衰白盍歸
歟詔許從容會何妨醉上車王禹玉云曉下金門
路君筵聽召餘彝爵三壽客筆削　兩朝書身老
雖逢此恩深盡醉歟傳聞訪餘事應走使臣車元
厚之云殿帷昕對罷省戶雨陰餘　詔賜堯罇酒
人探禹穴書夔龍方客右班馬盍從歟徑醉俄歸
弁雲西見日車王君貺云累聖千年統編年四紀
餘官歸柱史筆經紀會麟書班馬才長矣　仁英
道偉歟恩招宴東觀醲酒荷盈車馮當世云天容
垂拱處風清一雨餘三長太史筆二典　帝皇書
接武知何者霑恩匪幸歟吐茵平日事何憚汚公
車曾令綽云　御府盼醇醲　君恩錫餞餘賜筵
遵故事紬史重新書燕飲難偕此風流不偉歟素
飡非所職愧附相君車宋次道云　二聖垂鴻烈
天臨四紀餘元台來密屬賜會寵刊書世業叨榮
甚君恩可報歟衮衣相照爛歸擁辟鳴車王正仲
云上聖恩論著前言攟緒餘變筵初賜醴石室載
紬書　徽範貽來者成功念昔歟欲知開局盛門
擁相君車黃安中云禮成三事宴史發　兩朝餘
偶綴金閨彥來紬石室書法良司馬否辭措子游
歟盛事逢衰懶重須讀五車林子中云調元台極

貴須宴　帝恩餘昔副名山録今裁史覩書天心
要作者國論屬誰欲寂寞懷鈆客容瞻相府東可
見一時人物之盛真迹今藏禹王孫曉匆省出以
示明倩曉云史院賜燕唱和　國朝故事也
乾道辛卯歲明清因觀元符　詔旨　欽聖獻肅皇
后傳載元豐末命其所引猶存紹聖謗語即以白
于外舅方務德云今提衡史筆汪聖錫吾所厚也
當録以似之繼而以書及焉旬日得汪報云下俞
昨日偶因奏事即爲敷陳天語甚稱所言爲當即
詔史院删去以明是非之實矣汪書之親筆今存
外舅家

昭慈孟后紹聖三年以使令爲攙禬之法九月二十
日詔徙処道宮已見泰陵實録曾文肅奏對録述
其復位本末爲備今具載之元符三年五月癸酉
同三省批　旨令同議復瑤華先是首相韓忠彥
遣其子跂來相見云因曲謝上諭以復瑤華令与
布等議若布以爲可即白李清臣侯再留畢乃白
三省且云恐有異議者布荅之古此事固無前比
上亦嘗問及布但荅以故事止有追策未有生復
位號者况有元符恐難並處今　聖意如此自我
作古亦無可違之理若於元符無所議即但有將
順而已三省自來凡有　德音及　御批未聞有
逆鱗者此無足慮但白邦直不妨跂云若此中議
定即須更於　上前及簾前再稟定乃敢宣言至
四日再留不易前議師朴云已約三省因相率至
都堂行次師朴云傅言從初議瑤華法時公欲就
重法官不敢違及至都堂傅又云當初見做廢法
斷不得准道當公式等皆不如法自是未成布云
公既知如此當初何以不言今却如此議論當時
議法論罪莫須是宰相否布當時曾議依郭后故
事且以淨妃處之三省自有人於　上前猶以爲不
須如此其後又欲取董敦逸布獨力争得不貶此
事莫皆不虚否今日公却以謂議法不當是誰之
罪傅默然布云此事且置之今日　上及簾中欲
復瑤華正以元符建立不正元符之立用　皇太
后手詔近因有　旨令蔣之奇進入所降　手詔
乃云是劉友端書外面有人進文字　皇太后並
不知亦不曾見是如何傅遽云是傅進入先帝云
已得兩宮旨令撰此　手詔大意進入布云　手
詔云非此人其誰可當皆公之語莫不止大意否
傅云是衆莫不駭之卞云且不知有此也布云顯
叔以謂　太后手詔中語故著之麻詞乃不知出
自公之奇亦云當時只道是　太后語故不敢不
著今進入文字却看驗得劉友端書　皇太后誠

未嘗見也惇頗然無怍色衆皆駭歎是日布又言
此事只是師朴親聞布等皆未曾商量來日當共
禀知　聖意無易即當擬定
聖旨進呈遂令師朴草定云瑤華廢后近經登極
大赦及累降赦宥其位號禮數令三省密院同詳
議聞奏遂退晚見師朴等皆云一勘便掐可惟可
惟六日遂以簡白師朴云前日所批　旨未安當
如今日所改定進擬師朴答云甚善然尚猶豫七
日布云所擬批　旨未安有冊改定文字在師朴
所衆皆稱善今所降　旨乃布所改定也是日
上面諭簾中欲廢元符而復瑤華布力陳以為不
可如此則彰　先帝之短而　陛下以叔廢嫂恐
未順　上亦深然之令於簾前且堅執此議衆皆
議兩存之為便　上又丁寧令固執下云韓忠彥
乃簾中所信須令忠彥開陳必聽納忠彥默然及
簾前果云自古一帝一后此事蓋萬世議論相公
已下讀書不淺須議論得穩當乃可行兼是垂簾
時事不敢不審慎語甚多不一一記布衆皆無以
奪惇却云臣思之亦是未穩當衆皆目之師朴遂
出所擬批　旨進呈云且乞依已降　指揮答臣
等講議同奏許之然殊未有定論再對布遂云適
論瑤華事　聖諭以謂一帝一后此乃常理固無

可議臣亦具曉　聖意蓋以元符建立未正故有所
疑然此事出於無可奈何須兩存之乃使章惇語曉
皇太后意旨却以復瑤華為未穩當此事本末惧
先帝者皆惇也前者
皇太后諭蔣之奇以立元符手詔
皇太后不知亦不曾見及進入乃是劉友端書寫
臣兩日對衆詰惇云所以　皇太后手詔立元符
為后　皇太后云不知亦不曾見及令蔣之奇進
入乃是友端所書莫是外面有人撰進此文字否
惇遂云是惇撰造　先帝云已得
兩宮許可遂令草定大意臣云莫非止大意否
詔云非斯人其誰可當乃公語也之奇亦云當時
將謂是　太后語故著之制詞惇云是惇語衆皆
駭之惇定策之罪固已大此事亦不小然不可暴
揚者以為　先帝亦今若以此廢元符固有因然
上則彰　先帝之短次則在　主上以叔廢嫂未
順故臣等議皆以兩存之為便如此雖未盡典禮
然無可奈何須如此　太母遂云是無可奈何兼
化元符又目下別無罪過如此甚便布云望
皇太后更堅持此論若稍動著元符則於理未便
亦答云只可如此　上又嘗諭密院云欲於瑤華
未復位號前先宣召入禁中却當日或次日降制

免張皇后令以此諭三省衆亦稱善布云如此極便
若已復位號即須用　皇后儀衛召人誠似張皇
上仍戒云執元符之議及如此宣召只作御筆意
勿云出自朕語及至簾前三省以御史三罪未定亦
不記陳此一節布遂與頴叔陳之
太后亦稱善退以諭三省云適數陳如此論已定
矣遂赴都堂同前定奏議乃布與元度所同草定
師朴先以邦直草定文字示衆人衆皆以爲詞繁
不可用遂已師朴先封以示布布答之云瑶華之
廢豈可云　主上不知其端　太后不知其詳又
下比於盜臣墨卒皆被恩恐皆未安亦是日
太后閤自認造　手詔事乃數云當初將謂支端
稍知文字恐支端所爲卻是他做布云　皇太后
知古今自古曾有似此等相否之奇亦云博更不
成人無可議者是日瑶華以犢車四還禁中至内
東門、太母遣人以冠服令易去道衣乃入中外
聞者莫不懽呼是夕鎖院降制但以中書熟狀付
學士院不宜召初議復瑶華布首白　上不知處
之何地、上云西宮可處布云如此甚便（外議云東宮祖）
（曾布八卜閤疑欲以鄭二后處以更未安）緣既復位則於　太母有婦
姑之禮豈可處之於外　上亦云然　太母有婦
姑之理豈容處之於外上亦云然　太母仍云須令

元符先拜元祐答拜乃順又云將來須令元祐從
靈駕元符只令迎虞主可也患無人迎虞主今得
此甚便又諭密院云　先帝既立元符尋便悔但
云不直不直又云郝隨嘗取宣仁所衣后服以披
元符、先帝見之甚駭卻笑云不知稱否又云元
祐本出士族不同又稱其母亦曉事二府皆云王
廣淵之女也　神宗嘗以爲參知政事命下而卒
又云初聘納時常教他婦禮以至倒行側行皆親
指教其他舉措非元符比也布云當日亦不得無
過布云　皇太后以爲如何　太母云自家左右
人做不是事自家卻不能執定得是不爲無過也
布云、皇太后自正位號更不曾生子　神宗嬪
御非不多未聞有爭競之意在尊位豈可與下爭
寵、太母云自家那裏更著他煩惱然是他
神宗亦會做得於夫婦間極周旋二十年夫婦不
曾面赤布云以此較之則誠不爲無過頴叔亦云
憂在進賢豈可與嬪御爭寵、太母又對二府云
元符元祐俱有性氣今猶恐其不相下布云
皇太后更當訓教使不至於有過乃爲盡善、
皇太后在上度亦不敢如此、太母云亦深恐他
更各有言語兼下面人多此輩亦不識好惡三省
亦云若　皇太后戒飭必不敢尔、太后又云他

兩人與　今上叔姪亦難數相見今後除大禮聖
節宴會可赴餘皆不須預他又與　今皇后不同
也三省亦皆稱善其他語多所記止此爾已上皆
曾録中語制詞略云惟東朝慈訓念久勳於別宮
且永泰上賓顧何嫌於並后至崇寧元年蔡元長
當國十二月壬申用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
石豫右司諫左膚疏詔后復居瑤華制有云臺臣
論奏引義固爭宰輔全同抗章繼上逾二十年靖
康末金人犯　闕六宮皆北　后獨不預北匿于
其家張邦昌知之遣人迎　后垂簾聽政忽突入
第中　后惶恐不知所以避之不免及　思陵中
興尊爲隆祐太后蓋　后之祖名元易元爲隆宗
建炎間　皇輿小駐會稽　后微覺風疾本閤有
宮人自言善用符水呪疾可愈或以啓后后吐舌
曰又是此語吾其敢復聞也此等人豈可留禁中
耶立命出之王嗣昌云

〔七〕徽宗初踐祚曾文肅公當國禁中放紙鳶落人間有
以爲公言者公翌日奏其事　上曰初無之傳者
之妄也當令詰治所從來公從容進曰　陛下即
位之初春秋方壯罷朝餘暇偶以爲戲未爲深失
然恐一從詰問有司觀望使臣下誣服則恐天下
向風而靡寔將有損於　聖德　上深渾服然失

〔六〕眷始於此也舅氏曾紘父云
徽宗居藩邸已潛心詞藝即位之初知南京曾肇上
所奉　勑撰東嶽碑得　旨送京東立石　上稱
其文且云兄弟皆有文名又一人尤著左相韓師
朴云鞏也子宣云臣兄遭遇　神宗擢中書舍人
脩　五朝史不幸早世其文章與歐陽脩王安石
皆名重一時　上領之繇是而知　上之好學問
非一日也

〔九〕建中靖國　徽宗初郊亦見曾文肅奏事録言之甚
詳在於當日爲一時之慶事十一月戊寅鼓嚴導
駕官立班大慶殿前導步輦至宣德門外升玉輅
登馬導至景靈宮行禮畢赴太廟平旦雪意甚暴
既入太廟即大雪出巡仗至朱雀門其勢未已衛
士皆沾濕　上顧語云雪甚好但不及時及赴太
廟雪益甚三皷未已　上遣御藥黃經臣至二相
所傳宣問雪不止來日若大風雪何以出郊布云
今二十一日郊禮尚在後日無不晴之理經臣云只
恐風雪難行布云雪雖大有司掃除道路必無妨
阻但稍衝冒無如之何兼雪勢暴必不久況
輿順動理無不晴若更大雪亦須出郊必不可升
壇則須於端誠殿望祭此不易之理已降　御札
頒告天下何可中輟經臣亦稱善乃去左相韓忠

彥欲於大慶殿望祭布去必不可但以此回奏經
臣退遂約執政會左相蔡室仍草一劄子以往左
相猶有大慶之議左轄陸佃云右相之言不可易
兼恐無不晴之理若還就大慶是日却晴蔡京何
布遂手寫劄子與二府簽書訖進入議遂定　上
聞之甚喜有識者亦去臨大事當如此中夜雪果
止五更　上朝享九室布以禮儀使贊引就盥洗
之際已見月色　上喜去月色皎然布不敢對再
詣盥洗　上去已見月色布云無不晴之理
上奠瓚至　神宗室流涕被面至再入室酌酒又
泣不已左右皆為之感泣是日閏
上却常膳蔬食以禱己卯黎明自太廟齋殿步出
廟門升玉輅然景色已開霽時見日色已午間至
青城晚遂晴見日五使巡仗至玉津園夕陽滿野
人情莫不欣悅庚辰四鼓赴郊壇幕次少頃　乘
輿至大次布跪奏於簾前請　皇帝行禮[illegible]
遂導至小次前升壇奠幣再詣盥洗又升壇酌獻
天色晴明星斗燦然無復纖雲　上每顧去星斗
燦然至小次前又宣諭布去　聖心誠敬天意感
格固須如此又升壇飲福行過半蔣之奇僕仆於
地既而當中妨　上行布以手約之遂挽布衣不
肯捨而力引之行數級復僵仆　上問為誰布云

蔣之奇　上令禮生扶之登壇坐於樂架下至
亞行禮畢還至其所尚未能起　上令人扶掖出
就外舍先還府又令遣醫者往視之及亞獻升有
司請　上就小次而終不許東向端立至望燎布
跪奏禮畢導還大次故事禮儀使立於簾外俟禮
部奏解嚴乃退　上諭都知閻守懃關安中令照
管布出壝門恐馬隊至難出恩非常也衆皆歎息
以為眷厚五鼓二府稱賀於端誠殿黎明升輦還
內先是禮畢又遣中使傳宣布以車駕還內一行
儀衛並令儹行不得壅閼布遂關鹵簿司及告報
三帥令依　聖旨及登輦一行儀仗無復阻滯比
未及巳時已至端門左相乃大禮使傳宣乃以屬
布衆皆怪之少選登樓肆赦又明日詣會聖宮
門之兩廡下所畫人馬皆有流汗之跡去慶曆丙
事時一夕人馬有聲至明觀之有汗流至今不滅
又有一小女列像齒髮爪甲皆真物身長三尺許
云　太祖微時所見嘗言　太祖當有天下然無
文字可考像龕於殿之側坐殿內（亞殿門也）
又去是月奉職程君英乃文臣程博文之子上書言
皇子名□及　御名皆犯唐明宗名宜防夷狄之
亂　詔改皇子名至是又上書乞換文資從之時
亦建中靖國元年後來果驗亦異事也因著之

神宗更定官制獨選人官稱未正崇寧初吏部侍郎
（廿一）鄧洵武上疏曰　神宗稽古創法釐正官名使省
臺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
之以階因而制祿命出之日官號法制鼎新於上
而彝倫庶政攸叙於下今吏部選人自節察判官
至簿尉凡七等　先帝嘗欲以階寄祿而未暇願
造爲新名因而寄祿使一代條法粲然大備
徽宗從其言　詔有司討論於是置選人七階蔡
（廿二）元道官制舊典乃失引之
政和四年六月戊寅御筆取會到入內內侍省所轄
苑東門藥庫見置庫在皇城內北隅拱宸門東所
藏鴆鳥蛇頭葫蔓藤鉤吻草毒汗之類品數尚多
皆屬川廣所貢典掌官吏三十餘人莫勘元無支
遣顯屬虛設蓋自五季亂離紀綱頹壞多用此物
以斃不臣者沿襲至于　本朝自　藝祖以來好
生之德洽于人心若干憲綱莫不明實典刑誅殛
市朝何嘗用此自今可悉罷貢額並行停進仍廢
此庫放散官吏比附安排應毒藥并盛貯器皿並
交付軍器所仰於新城門外曠闊迥野處焚棄其
灰燼於官地埋瘞分明封堠標識無使人畜近犯
疾速措置施行仰見　祐陵仁厚之心德及豚魚
敬録于編以詔無極

靖康元年正月戊辰金賊犯濬州　徽考微服出通
（廿三）津門御小舟將次雍丘命官宣鄧善詢召縣令至
津亭計事善詢廷以它事召之令前驅至近岸善
詢從稠人中躍出呼令下馬厲聲斥之令曰某出
宰畿邑宜示威望安有臨民而行者乎善詢曰
太上皇帝幸亳社聊此駐蹕令大驚捨車疾趨舟
前山呼拜蹈自劾其罪　徽宗笑曰中官與卿戲
耳遂召入舟中是夕阻淺船不得進　徽宗患之
夜出堤上御騾騾名鵓鴿青望睢陽而奔聞鷄啼
濱河有小市民皆酣寢獨一老媼家張燈竹扉半
掩　上排户而入媼問　上姓氏曰姓趙居東京
已致仕舉長子自代衛士皆笑　上徐顧衛士亦
笑媼進酒　上起受媼酒復傳爵與衛士媼延
上至卧內擁爐又爇勞薪與　上釋襪烘趾久之
上語衛士令記媼家地名及龍舟還京媼没久矣
（廿四）媼以白金賜其諸孫蜀僧祖秀云
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崇慶揮簾　泰陵親政時事鼎
新首逐呂正愍蘇文定明年改元紹聖四月自外
拜章子厚爲左僕射時東坡先生已責英州子厚
既至蔡元度鄧温伯迎合以謂　神宗實録誣詆
之甚乞行重修繇是立元祐黨籍凡當時位於朝
者次第竄斥初止七十三人劉器之亦嘗以語胡

德輝理見之元城道護録其間亦自相矛盾如川
洛二黨之類未始同心也 徽宗登極復皆召用
有意調一而平之蔡元長相矣使其徒再行編類
黨人刊之于石名之去元祐姦黨播告天下但與
元長異意者人無賢否官無大小悉列其中屛而
弃之殆三百餘人有前日力闢元祐之政者亦豫
厠名愚智混殽莫可分別元長意欲連根固本牢
甚然而無益也徒使其子孫有榮耀焉識者恨之
如近日揚州重刻元祐黨人碑至以蘇迥爲蘇過
叔黨在元祐年猶未裹頭豈非字畫之誤乎尤爲
無謂過字彥遠東坡先生之族子登進士第爲瀘
川令元符末應日食上言尤爲切直蔡元長旣使
其徒編類上書邪等彥遠爲邪上尤甚又入元祐
黨籍之石坐削籍編管華州遇赦量移潼川牽復
爲晉州岳安尉卒于官紹興初特贈宣教郎事見
王墍之賞所作彥遠妻史夫人墓誌及重脩瀘川
靈濟廟碑
明清頃訪徐五丈敦立于霅川徐詢以創置右府與揆
路議政分合因革明清即爲考證以對徐甚以擊
節卽手録于其所編令列于後案唐代宗永泰中
始置内樞密使二員以宦者爲之初不置司局但
以屋三楹貯文書其職惟掌承受表奏於内進呈
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而已昭
宗光化二年九月崔胤爲宰相與上密謀欲盡誅
宦官中尉劉季述王仲元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
陰謀廢上請太子監國已而太子改名縝卽位十
二月孫德昭董彥弼周承誨三人除夜伏兵誅季
述等翌日昭宗復位三人賜姓李除使相加號三
功臣寵遇無比崔胤與陸扆乞盡除宦者上與三
人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爲軍主
者若屬南司必多更變不若仍歸之北司爲便上
喻胤等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等勿堅求於是
復以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然胤自此亂矣朱
梁建國深革唐世宦官之弊乃改爲崇政院而更
用士人敬翔李振爲使二人官雖崇然止於承進
文書宣傳命令如唐宦者之職今士大夫家猶有
梁宣底四卷其間所載大抵中書奏請則具記事
與崇政使令於内中進呈所得進止却宣付中書
施行其任止於如此至後唐莊宗入汴復改爲樞
密院以郭崇韜爲使始分掌朝政與中書抗衡宰
相豆盧革爲弘文館學士以崇韜父名弘正請改
弘文爲昭文其畏之如此明宗卽位以安重誨范
延光爲樞密使二人尤爲跋扈晉高祖卽位思有
以懲戒遂廢之至開運元年復置末帝以其后之

兄馮王爲之自是相承不改 國朝因之首命趙
韓王普爲號稱二府礼遇無間每朝奏事与中書
先後上所言兩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貳 祖宗亦
頗比以閒異同用分宰相之權端拱三年置簽書
院事以資淺者爲之張遜是也官制舊典誤以爲
鄧公慶曆二年二邊用兵富文忠公爲知制誥建
言邊事繫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
俌兼樞密使 國初范質王溥以宰相兼參知樞
密事今兵興宜使宰相兼領 仁宗然之即降
旨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呂許公時爲
首相以内降納 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富
公方力爭會西夏首領乞砂等稱僞將相來降各
補借職羈置湖南富公復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
矣當厚賞以勸來者 仁宗命以所言送中書而
宰相初不知也富公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
更極論之時張文定爲諫官亦論中書宜知兵事
遂降 制以宰相呂夷簡兼判樞密院事章得象
兼樞密院事未幾或曰二府體例判字太重於是
復改呂公亦爲樞密使五年賈文元陳恭公同爲
宰相乞罷兼樞密使以邊事寧故也有 旨從之
仍 詔樞密院凡軍國機要依舊同議施行而樞
密院亦自請進退管軍臣僚極邊長吏路分鈐轄

以上並與宰臣同議從之張文定復言宰相既罷
兼樞密院則更不聚廳萬一邊界忽有小虞兩地
即須聚廳每事同議自是常事則密院專行至涉
邊事而後聚議謂之開南廳然二府行遣終不相
照熙寧初滕達道爲御史中丞上言中書密院議
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
約束郭逵修保栅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
矣夫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
守何以令天下願救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
下 神宗善之其後竟使樞密院事之大者與中
書同奏禀記先下候中書退後進呈本院常程公
事凡揀三省密院同奉 聖旨者是也建炎初置
御營使本以 車駕爲行幸總齊軍中之政而以宰
相兼領之故遂專兵柄樞密院幾無所干預呂元
直在相位自以謂有復辟之功專恣尤甚臺諫以
爲言元直既罷政遂廢御營司而宰相復兼知樞
密院事自范覺民爲始爾後遂兼右府矣秦會之
獨相十五年帶樞密使至紹興乙亥會之殂次年
沈守約万俟元忠拜相遂除去兼帶中書與樞府
又始分矣

云 徐彰立語明清云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
政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

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日曆則因
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爲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
官制屬秘書省　國史案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
僚墓碑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執政
之所日錄於一時政事最爲詳備左右史雖二員
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僚
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
聖語則可得而記錄者百司關報而已日曆非二
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
爲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之類以爲虛辭
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泛稱德行功業不以爲
信可也所載事跡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誣亦
何可盡廢云度在館中時見重修　哲宗實錄其
舊書崇寧間師多貴游子弟以預討論於一時名
臣行事既多所略而新書復因之于時急於成書
不復廣加搜訪有一傳而但載歷官先後者且據
逐人碑誌有傳中合書名猶云公者讀之使人不
能無恨新唐書載事倍於舊書皆取小說　本朝
小說尤少士大夫縱有私家所記多不肯輕出之度
謂史官欲廣異聞者當擇人敍錄所聞見如段太
尉逸事狀鄭侯家傳之類上之史官則庶幾無所
遺矣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　神宗

見之遽命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潁州以其間
所記述有未欲廣者因盡刪去之又惡其太少則
雜記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秩既繕寫進入
而舊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而元書蓋
未嘗出之也
夢立又語明清云自高宗建炎航海之後如日曆起
居注時政記之類初甚圓備秦會之再相繼登維
垣始任意自專取其紹興壬子歲初罷右相凡一
時施行如訓誥詔旨與夫斥逐其門人臣僚章疏
奏對之語稍及於己者悉皆更易焚棄繇是亡失
極多不復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來十五年間凡
所紀錄莫非其黨姦諛諂佞之詞不足以傳信天
下後世度比在朝中嘗取觀之太息而已
明清嘗謂　本朝法令寬明臣下所犯輕重有等未嘗
妄加誅戮恭聞　太祖有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
臣言官違者不祥此誠前代不可跂及雖盧多遜
丁謂罪大如此僅止流竄亦復北歸自晉公之後
數十年蔡持正始以吳處厚訐其詩有譏訕語貶
新州又數年章子厚黨論乃興一時賢者皆投炎
荒而子厚迄不能自免爰其再啓此門元祐間治
持正事二三公不與千慮之一失使如前代則姦
臣藉口當喋血無窮也明清嘗以此語朱三十

五丈希真大以爲然 太祖甚喜得之曹勛云從
徽宗在燕山面喻云尓勛南歸奏知 思陵
明清嘗得 英宗批可進狀一紙于梁才甫家治平元年宰執書臣而不姓且花押而不書名以歲月考之則韓魏公曾魯公歐陽文忠公趙康靖作相叅時也但不曉不名之義後閱沈存中筆談云本朝要事對禀常事擬進入畫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始悟其理不知今又如何耳

揮麈後錄卷之一

揮麈後錄卷之二

汝陰王明清

一 宣和中燕諸王于禁中 高宗以困於酒倦甚小偈幄次 徽宗忽詢康王何往乎左右告以故 徽宗幸其所視之甫入即返驚鄂默然内侍請于上 上云適揭簾之次但見金龍丈餘蜿蜒榻上不欲呼之所以亟出數息久之云此天命也豁是異待焉(趙士㒟老云)

二 高宗嘗語呂頤浩云朕在宮中每天下奏案至莫不熟閱再三求其生路有至夜分御可以此意戒刑寺官允於治獄切當留心勿草草頤浩再拜稱賛即以 上旨喻之(婁安孔惠云)

三 曹功顯勛語 明清云昨從 徽宗北狩至燕山逃歸 顯仁令奏 高宗曰 上爲康王再使虜中欲就鞍時 二后洎宮人送至廳前有小婢指兒者見四金甲人狀貌雄偉各執弓劍擁衛 上體婢指示衆雖不見然莫不畏肅 后即悟曰我事四聖香火甚謹必其陰助今陷虜中愈當虔事自後夜深必四十拜止更令奏 上宜嚴崇奉以荅景貺 高宗後駐蹕臨安即 詔於西湖建觀像設以祀甚爲壯麗又云 后未知 上即位嘗用象戲局子裹以黃羅書康王字貼於將上擲香爐曰今三

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入九宮者必得天位
一擲其將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　后以手加
額喜甚即具奏　徽廟大喜復謂　后曰瑞卜昭
應異常可無慮矣
元符末掖廷訛言祟出有茅山道士劉混康者以法
籙符水爲人祈禳且善捕逐鬼物上聞得出入禁
中頗有驗崇恩尤敬事之寵遇無比至於即其鄉
里建置道宮甲于宇內祐陵登極之初皇嗣未廣
混康言京城東北隅地叶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
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占熊
不絕　上甚以爲喜繇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興
矣一時佞倖因而逢迎遂竭國力而經營之是爲
艮嶽宣和壬寅歲始告成　御製爲記云京師天
下之本昔之王者申畫畿疆相方視址考山川之
所會占陰陽之所和據天下之上游以會同六合
臨觀八極故周人胥宇於岐山之陽而又卜澗水
之西秦臨函谷二殽之關有百二之險漢人因之
又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帶以黃河清渭之川宰制
四海然周以龍興卜年八百秦以虎視失於二世
漢德弗嗣中分二京何則在德不在險也昔我
藝祖撥亂造邦削平五季方是時周京市邑千門
萬肆不改棄之而弗顧漢室提封五方阻山浮渭
屹然尚在也捨之而弗都于胥斯原在浚之郊通
達大川平皋千里昆雖輿宅故今都邑廣野平陸
當八達之衝無崇山峻嶺襟帶於左右又無洪流
巨浸浩蕩汹湧經緯於四疆因舊貫之居不以襲
險爲屏且使後世子孫世世修德爲萬世不拔之
基垂二百年于茲　祖功宗德民心固於泰華社
稷流長過於三江五湖之遠足以跨周軼漢蓋所
恃者德而非險也然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其作靈
臺則庶民子來其作靈沼則於牣魚躍高上金闕
則玉京之山神霄大帝亦下遊廣愛而海上有蓬
萊三島則帝王所都仙聖所宅非形勝不居也傳
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是山可爲功不可書於是
太尉梁師成董其事師成博雅忠藎思精志巧多
才可屬乃分官列職曰雍曰琮曰琳各任其事遂
以圖材付之按圖度地庀徒僝工累土積石畚插
之役不勞斧斤之聲不鳴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
之深淵與泗濱林慮靈璧芙蓉之諸山取瓌奇特
異瑤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
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
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
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欄曲檻而穿石
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

復谿而旁隴連綿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峰峙立其下則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趺芬芳馥郁結高宗廟諱山根號萼綠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外方內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岩祈真之嶝攬秀之軒龍吟之堂清林秀出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峯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鴈池池水清泚漣漪鳧鴈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噰噰北直絳霄樓峯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幾千里而方廣兼數十里其西則參朮杞菊黃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秔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巢雲高出峯岫下視群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白龍沜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岩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於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爲蘆渚亭曰浮陽西爲梅渚亭曰雪浪沼水西流爲鳳池東出爲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磴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木倚石排空周環曲折

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巉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間西行爲漱玉軒又行石間爲鍊丹亭凝觀圌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斯閣北岸萬竹蒼翠蓊鬱仰不見明有勝筠菴躡雲臺蕭閒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爲山莊爲回溪自山蹊石罅搴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凋四向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幽谷深巖之底而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會紛萃而填委也眞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所能爲者此舉其梗槩焉及夫時序之景物朝昏之變態也若夫土膏起脈農祥晨正萬類胥動和風在條宿凍分沼泳淥水之新波被石際之宿草紅苞翠萼爭笑並開於煙暝新鶯歸燕呢喃百囀於木末攀柯弄蕊藉石臨流使人情舒體墮而忘料峭之味及雲峯四起列日照耀紅桃綠李半垂間出於密葉芙蕖菡萏蘊藹嫋嫋搖莖弄芳倚縻於川湄蒲菰荇蕖茭芡葦蘆沿岸而泝流靑苔綠蘚落英墜實飄巖而鋪砌披清風之廣莫

蔭繁木之餘陰清虛爽塏使人有物外之興而忘覊紲之勞及一葉初驚蓐收調辛燕翩翩而辭巢蟬寂寞而無聲白露既下草木搖落天高氣清霞散雲薄逍遙徜徉坐堂伏檻曠然自怡無蕭瑟沉寥之悲及朔風凛洌寒雲陰幕萬物調謝禽鳥縮慓層冰峨峨飛雪飄舞而青松獨秀於高巔香梅含華於凍霧離樹擁幕體道復命無憔悴去暮之歎此四時朝昏之景殊而所樂之趣無窮也朕萬機之餘徐步一到不知崇高貴富之榮而騰山赴壑窮深探嶮綠葉朱苞華閣飛陛玩心愜志與神合契遂忘塵俗之繽紛而飄然有淩雲之志終可樂也及陳清夜之醮奏梵唄之音而煙雲起於巖竇火炬燦於半空環珮雜遝下臨於脩塗狹徑迅雷掣電震動於庭軒戶牖既而車輿冠冕往來交錯嘗甘味酸覽香酌醴而遺瀝墜核紛積牀下俄頃揮霍騰飛乘雲沉然無聲夫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信矣朕履萬乘之尊居九重之奧而有山間林下之逸澡溉肺腑發明耳目恍然如見玉京廣愛之舊而東南萬里天台鴈蕩鳳凰廬阜之奇偉二川三峽雲夢之曠蕩四方之遠且異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并包羅列又兼其絕勝颯爽溟涬參諸造化若開闢之素有雖人爲之山顧豈小哉山在國之艮故名之曰艮嶽則是山與泰華嵩衡等同固作配無極壬寅歲正月朔日記又命睿思殿應制李質曹組各爲賦以進質賦曰宣和四年歲在壬寅夏五月朔艮嶽告成命小臣質恭詣作古賦以進臣質伏惟惶懼學術荒陋不足以奉詔正衣冠屏息稱誦　宸製如日月照曜至於經營終始與其命名之意義備載　奎文使執筆之臣徒震汗緇伏辭莫不能鋪然臣之際遇千載一時敢不祗若休命於是虛心滌慮再拜稽首而獻賦焉其詞曰　偉茲嶽之宏厚兮固艮基於坤軸躋穹隆之高標兮俯萬象於林麓一氣肇其吐吞兮割陰陽於晦豈信天造而地設兮行聖心之神欲相美於艮維兮廣信載之假福允定命以亘休兮同淵源之乃卜惟真兆兮東洽圓帝祚之無疆瞰於後都之是宅兮壓周原之匪臧誠體國之有制擬形勢而辨方伊岡聯與阜爲疊巘瑤兮綿長倚若屢空之非心融至道以垂裳即崇山之奧區昔曹操且蒼苔於川澤之阻御限江湖之勝陡嶺曾城與丹丘仍颺取之求翔鳴滾鶴於蓬萊巴陵於夜決露煙霞之超絕殆未遑乎康莊時萬機之餘暇頫六轡以高驤覽天步之輪跡怡聖情而弗忘俾飛雲以川泳均草木之有光軒重閣之敞敞植

梅桃以時尚擬八仙之桂檜孫潤氣以蹟香屹舞
手之奇石導風泆以前鄭仰　奎文之聖述如震
慄乎春雷兼虞商之渾灝類雲漢之昭回蟠夙之
臣不敢久以伏讀兮一再誦而心開爍八龍之御
藻覺虎卧之煤埃惟明光之絢練永作鎮於鈞臺
俄北行而少進驚泛雪之虚闢弁分翠綠以雙抗
兮沃泉中湛而凝碧伊留雲與宿霧佐清致於瑶
席飲甌面之瓊腴貯風生於兩腋登和容於射圃
慢弧矢之神威流芳馨於素華且舒笑而忘歸撫
路雲之欄楯驚倚翠之翬飛陟半山而前矚虚巘
亘其繩直聳嶷觀而比列視鑑湖之湜湜忽峥嶸
而環合想圓山之嘉名敵玉霄之閬洞仙其過而
寓息冀煉丹以服餌生身體之羽翼闢瓊津與清
斯望龍江而西東何茂脩之夾植兮演漾而溶溶
覯山莊之派別引回谿而曲通挹飛岑於秀發倚
躡雲之崇崇處虛蕭閒之遂宇貯毫楮於厰中延勝
筠之宿潤發五蓋之遊蒙無雜卉以周布端此君
之迎逢委檜陰之修逕出高陽之酒亭奉千鍾之
湛露傾葵藿於堯階欲洗練其神宅耳漱瓊之泠
泠度金霞而矯首介亭屹其上征險至騰於九折
升雲棧而心驚有排衙之巨石間珎木之數叢為
嶢妙之絕巘類瑶臺之玉京宜帝真之下臨後電

掣而雷鳴繼神光之燭壇響環珮之琮琤何天人
之無間本　皇上之精誠路逶迤而東轉經極目
之蕭森下來會之茂嶺披合歡之華林始祈真於
磴杪終攬秀於軒陰啓龍吟之虚堂面紫石之高
壁分竹齋於向背佛不老之泉依雯擢雲之翔鶱
若騰躍於天地蹜萬松之峻嶺設兩關而嶔崎垂
躍龍之瀑布與蟠秀而東馳翻練光以參與仰奇
峯而登躋矧梅盧之二渚結雲根與浮陽俄就東
而絕嶮復淵澄而洺方他名風以號硯乃飲波之
洋洋既流碧之霞錯又環山之翼張巖霞堂之三
秀奏九華之玉真根白雲之已遠追音徽之尚存
壯阿閣以巢鳳擬萬木之巖春何鍾淂之寵奕仰
拱霄之是鄉宛書館之幽致擅著古之佳名極驚
蛇而走虺知草堂之縱横隨宿流而喜賦郗秋風
之謠聲揭崑崖兮承嵐相崇堯而抗衡彼會真之
高館想羣玉之遂清儼蹤梅之盈萬常沐雨而披
煙儼氷姿於萼綠非取媚而爭妍駭白龍之噴激
絳霄以遊目祭萬壽之南山瀉烏龍之垂霤注騰
落銀漢於九天方巢雲之入望且黄果之綿連登
弛於石間企嶙嶙之峻岏諒絕壁而可攀欣藥寮
之西闢蘊丹華之秀巖羅玉芝與靈桂産南燭之
非凡下丁香之窈窕有間植之松杉嗟禾麻兮寂

來蘋秀稷兮惟鄴開西莊以務本信農事之匪閑
俯明秀之傑閣睎梅若及春華假霜風之老檜跂
鳳翼之欹斜蔭櫝栗之芸館豁凝思之雅堂備上
臺之珍文若星燦而霞蔚蓋聞赤縣神州之謚
方壺員嶠之言既不周之具載亦同紀於崑崙定
洪荒之與者宜姑置而勿論窮山川於疇昔效子
長之飛騫登岱宗而佇眙嘗歷井於天門瞻巍然
之日觀視危繹之駿奔維祝融之巨鎮聳紫蓋之
奇峯標赤城而霞起滴九疑之翠濃覩羅浮與鴈
蕩望廬阜之橫空陟嵩高之峻極有一室之重巒
森峩峩之太華若秀色之可餐聳天平於林慮睇
玉壘之仙壇何諸山之瓌異均賦美於一端豈若
茲嶽神模聖作拗衆德而大備冨千嵒兮萬壑何
小臣之深觀忽承　詔而駭愕拾章門之圭竇詣
鈞天之廣樂驚蓬心與蒿目瞻胥次之頫瞩欲粗
窮其勝槩徒喙息乎林薄蜂房櫛比視閭閻也垤
蟻往來觀市人也縈紆如綫貫河流也布棊縱橫
俯阡陌也累塊積蘇羅層臺也翻飛蚊聚燕翩跡
也其體崇崇旁日月也其用浩博行變化也歷歷隱隱
以電掃兮雲溶溶而承宇既崛起以崔巍兮又盤
互而深阻遠而望之則或抗戾以分聯或附從而
黨伍或蹬然而仰或偃然而俯或相蹲踞或相旁

午迫而視之則或如躍龍或如踞虎或若會同之
冠冕或若騰翳之環堵或引接而維持或參差而
齟齬或名三奇或號太古萬形千狀不可得而備
舉也而又瑕石詭畔峰峭峻巖巉鑿之秀發於淮
之北太湖之異來自江之南伏犀抱犢紫金之峯
凌雲透月瓊玉之嵓漾幾攀而固結成碧翠之煙
崖植湘水之丹橘列洞庭之黃柑盈待鳳之猗梧
聳負霜之楩柟貫層霄蔓以森茂青綸紫葵
曄曄而鬖鬖遠凌雲而蹊谷仰綿蘿於其間虹梁
金豆旅楹有閣嘉玉碣之輝潤騰雲楣之爛斑臨
飛陛之揭孽森乎彼之汪洋艤青翰投文竿却龍
舟而弗御規就橋而甦安得元珠於赤水仰神聖
之在宥推無為於象先攜堯仁之天覆且帝澤之
旁流復上昭而下漏宜乎絕珠殊祥駢至迭臻潛
生沼之丹魚萃有數之皓獸神爵棲其林麒麟臻
其囿屈軼茂而蓂莢滋紫脫華而朱英秀何動植
之休嘉衷自天之多祐臣又聞積水成淵而蛟龍
生積土成山而風雨興皆物理之自然豈人力之
所能蓋嘗觀雲氣之靄靄時出沒而相仍作寰區
之潤澤肇五穀之豐登而流為霖而復歛抱靈壁之
層層舉茲山之盡美渠可得而誦稱尒乃或遐瞩
以寄情或周覽以詫興衆彩迭耀呂目迷而不能

得挹羣纇互鳴目耳惑而不能得聽何神用之莫
測使凡氣之無定品物流形各正厥命如文王之
在靈臺民樂其有德武王之居鎬京物不失其性
豈若左太華而右褒斜爲長楊之藉南丹水而北
紫淵爲上林之盛而已哉夫昔唐堯訪四子於藐
姑射之山周穆賓西王毋於瑤池之上是皆爲要
妙而有輕天下之心務逸豫而有和雲謠之唱蓋
琴華之遠遊徙赤子之在望惟　吾皇之至神撫
廣愛之遐想曾何遠於九重蓬瀛之清賞得忠
寡之信臣協規制於明兩廷丹款以爰諏僉賢勞
之艱掌迄成功於九仞說見知於天獎凡經營於
六載之間而爲萬世無窮之休豈不盛哉曹組太
臣伏蒙　聖慈宣示李質所進艮嶽賦特命臣繼
作顧臣才短學疎豈能仰副　睿旨進退皇懼不
知所裁謹齋心百拜以賦其辭曰客有游於轂之
下以問京師之主人曰東北之隅地勢綿連岡嶺
秀深氣象萬千不知何所而乃如此焉主人曰
國家壽山子孫福地名曰艮嶽客曰蓋聞五星在
天五嶽在地東有泰山甲於區宇下臨滄溟旁跨
齊魯南有衡山祝融紫蓋綿亘爲址九向九背西
有太華三峯揷天抗臓函谷横斜渭川北則常山
以限天驕太河朔漢仰其穹崇中則嵩高與天峻

極襟帶河洛屏翰京國復見茲於中都何前此而
未識且山嶽之大天造地設開闢之初元氣凝結
是豈人爲願聞其說主人曰清濁既分爰其陰陽
播之大鈞孰爲主張是必造物區處維綱今以一
人之尊大統華夏宰制萬物而役使羣衆皇成兆
民而道濟天下夫惟不爲動心侔於造化則茲嶽
之興固其所也而況水浮陸走天助神相凡動之
咨來萬物之享上故適再閏而歲六周旱萬盈千
巖芳菲丹青之寫圖障也客曰嶽有五焉今益其
一在於五行數則差失主人曰客不聞五行在天
乃六氣君火以名相火以位寒暑運行曾無越次
殊此有形創於神智生生不窮悠遠之義然則五
岳視三公之官艮岳爲多男之地乃其宜也夫何
疑議客肯首久之曰吾見乎岳之外矣吾聞乎岳
之說矣獨有未詳孰知其中益甚蕃錦十二　皇居
九重深嚴毖莫內外莫通願子陳其次第庶幾因
以形容主人唯唯曰其大則可以既舉其細則莫
能縷數雖　乘輿有時臨幸雖山岳亦類於庭廡
請先陳其岩谷岡巒之體勢後狀其樓觀池臺之
處所皆聖作而神述盡妙規而傑矩夫艮者八卦
之列位岳若衆山之總名高爲峯則秀拔拱爲岫
則崢嶸龕色曉靜風光曉凝陟崔嵬而直上俯蹬

道以覽乎雜花異香莫知其名佳木嫩葉欣欣其榮雄特立於諸峯之右者乃主乎壽衆之以南極之星所謂山者如此溪若龍龕深若雲竇鎖煙霞於杳冥留風雨於昏晝或秉炬而可入或捫扃而可叩石磊磊以巉巖木森森而聳秀聞則流潤雲蒸可卜以陰晴之候所謂洞者如此爲山之屛爲洞之扃奉乎上則安若揆槲託於下則覆若穹檻珍叢幽芳古木長藤龍絡蔽虧高低相沓鳥啼花發則春容淡蕩霜降木脫則石角崚嶒所謂巖者如此兩山之間氣聚其中泉木斯茂泉流暗通或重羅以暝晝或偃草而進風最長春之翠茸挺堅節之霜松每晨曦之照耀靄朝霧以交濛所謂谷者如此又有岡則隱然而起勢連山谷殊萃岏之峯巒類縈紆之林麓白雪照夜則寒梅盛開紅雲嬌春則仙桃極目恍如望千畝之錦非巖之秀橫石壁壘豆若岡阜既草木以敷榮復地形之延袤迢迢大度隔絕遐荒落落萬松得名錢塘今移根於南北亦不限於炎涼至若溶溶大波瀦爲巨派其流則小其合則大瑩上下之天光徹淺深之湍瀨有巨魚以潛波龍舟而夾載岸容萬柳春風柔柯飛花滿空長條拂波或趁景而移棹或鳴桹而笑歌此謂之江者回環山根縈帶奇石淺以湯

谷深以凝碧溶漾不窮流衍漱激泛桃花之露紅浮洞天之春色輕鷗文禽棲息其側荷花不斷雲錦舒張或聚而爲曲沼或漲而爲橫塘煙梢露蒂交翠伍昂此之謂溪者夫山洞巖谷岡嶺江溪既略陳矣予獨不見樓有絳霄朱欄倚空露晴雲之縹緲掛瑞日之曈曨綺疏凝霧天香散風賞星辰之逼近如霄漢之穹隆招飛仙於蓬壺揖素娥於蟾宮莫旌鶴馭稅駕其中又不見閣有具鳳異乎高崗並丹穴之瑞應其雄喈喈翽翽以翱翔即其軒檻架以傑閣施五彩之翬雉下九霄之鸞鷟因太平之象會鄉廟之人置酒大酺歸美達辰值夏日之句頌南風之薰其北也諸山之上衆木之杪俯雲壑之沉沉視煙霄之杳杳西聘太行於晴霽東望海霞於清曉山龍拔石嶙峋抱長風之回互宇導明月之湧冰輪齋心耸比於崆峒精禱每延乎上真見飄飄之仙馭隨裊裊之青芬視其榜曰介亭有抹衡蒼碧之前陳者也因山高下周以回廊如璧月之環坐豥復晴曦之騰光玩牙籤之甲乙發寶書之秘藏徐遶砌而散步閒挾策而寓興花雖芳而晝寂鳥雖啼而人靜彷彿隱士之山堂取逸人之三逕其榜曰書館其蓬戶陳編之可並者也亭有勝筠周以美竹倚其篠之寶檻近藍田之叢玉巳

交憂而近砌復扶疎而出屋分月影之瑣碎聽風
聲之斷續遊歷不到清意自生日蒼雲之翳翳而
霜節之亭亭挺然不刊四時長青宸襟對爽固以
既名且館曰蕭閑深庭邃宇夾萬籟之清風無九
夏之劇暑捿寓懷之寶玩備　宸章之褒擢前橫
江練傍列山莊或遺乘槎而上灘或笑嗚石而爲
峯超然燕處眞逍遙自適之鄉雜花爭姸紅紫相
鮮或引繩而爲逕或瀰望而成川錦繡照空而明
煥風露散曉而香傳肅然行列若羽林之萬騎粲
然艶粧如宮女之三千四時之候參差不齊異壓
埃之桃李雜紛蹂以成蹊斯獲林華之秀見錢王
之珎題至若山莊竹籬蘿幕芬蔚暇綠篛之共茂
夾脩逕而高出俯以愛其蒼翠之承步仰以見雲梢
之蔽日軒亭欄檻各相方而搆名故扶晨散綺洞
煥秀瀾隨所寓而不一晴波融怡是爲瞻泚望風
中之飛練接雲際之虹霓南山巍然而蒼翠北渚
湛若而漣漪聽雝雝之下集覩肅肅以高飛朝離
乎雪霜之野暮宿乎葭葦之湄雖恩波之可泳豈
隨陽之恨遲練以幽芳華綠華堂何王顏之濟佇
見奇姿之異賞鄙江梅之尚紅陋臘梅之太黃得
天上碧桃之露掩薰爐清遠之香恍聖情而異寔
蒙天笑以增光故賜神仙之號闊珠戶而敞文窓

然而如此之類安能悉紀若夫麻姑仙髮變而巳客
曰子之所陳心存意識或欲周知何從皆得主人
曰人間天下飛著動植率在其中不可殫極姑陳
述乎二三而巳猿累立言於千百非若子虛上林之
夸大兩京三都之緣飾碩難狀於言詮徒充塞乎
胷臆客曰姑置其事請質所疑何一隅之形勢若
千里之封坼主人笑曰嘻夫耳目之不際何可以
意圖思慮不至孰可以強知望壺中者初不察其
天地遊武陵者亦豈意其有桃溪別都邑紛華之
地藏十洲三代山之奇客又曰蓋聞橘不踰淮貉不
踰汶今茲草木來自四方原莫知夫遠近物理地
宜請得而論主人曰　天子神聖明堂頒朔視四
海爲一家通天下爲一氣若其迹則車書混同究
其理則南北無異故草木之至微不參根荄於易
地是豈資於人力蓋已默然運於天意故五岳之
嶽也天臨宇宙五岳之望也列於百神茲岳之崇
也作配萬壽彼以滋庶物之蕃昌此以壯天支之
擢秀是知眞人膺運非特役巨靈而驅五丁自生
民以來蓋未之有客恍然聞所未聞於是鼓舞懽
忻頌詠太平等乾坤之求久又詔二臣共作艮嶽
百詠詩以進艮嶽勢連坤軸近乾崗地首東維鎭
八方江不風波山不險子孫千億壽無疆介亭雲

棧横空入翠煙躋攀端可躡飛仙介然獨出諸山上磊磊排衙石蒲前極目亭千里飛鴻坐上看山川風月在憑欄不知地占最高處但覺恢恢天宇寬國山亭軒檻正在翠微中欲雲雲生四面峯巒擁地鋪紅瑪瑙嶙峋山聳碧芙蓉路雲亭地高天近性憑欄下視浮雲咫尺間只怕輕雷起岩際不知飛雨過山前半山亭憑高玉臺每從客中路脊閒憩六龍塵外有人如到此便須行徹最高峯蕭森亭曉日玲瓏宿霧開四聲時有好風來不塵班竹林中見却似松根琥珀堆鎖雲亭山下深林起白雲白雲飛處斷紅塵伴行直到高峯上舒卷縱横不礙人清賦亭四海熙熙萬物和太平鄉裏只賡歌欲追林下騷人意却是臨流得句多敲絲亭斷虹飛雨過天涯碧落浮雲不復遮明日陰晴真可卜倚欄來此看餘霞瀾斯亭天波萬斛瀉鎔銀跨水横橋麗（高宗廟諱）新但取真堪濯纓意王皆金闕本無塵煉丹亭藥爐龍虎正交馳五色雲生固濟涅凡骨欲逃三万日君王曾賜一刀圭瑠波亭水影搖暉動碧虛日華凌亂上金鋪安知不是鮫人寶往往淵中得夾珠小隱亭古木回環石路横君山初不在崢嶸聖人天下藏天下小隱聊爲戲事名飛岑亭微雲將雨洗層巒石磴莓苔路屈盤

正是江南最佳處仰看真奇翠俯澄瀾草聖亭落筆縱横走電光近臣時得賜雲章龍盤鳳翥皆天縱渴驥奔蛇不是方書隱亭吾皇聖學自天亶載籍源流一一通宵旰萬機營四海更將心醉六經中高陽亭仙舟時倚碧溪灣花外青旗映淺山不醉閒風緣底事要看家欲似人間雍雍亭聖主從來不射生池邊群鴈恣飛鳴成行却入雲霄去全似人間好弟兄志歸亭玉京金霞長不夜松篁泉石更留人廣寒宮殿秋偏好待看林梢月色新入仙館蟠桃初熟玉京春圓屋如規户牖新盡是瑶池高會客豈容塵世飲中人環山館峯巒回合聳雲屏嵐霧環光面面横開户忽驚千仞翠痕高方見九重城芸館玉堂金馬貴名儒黄本牙籤付石渠向此别藏三萬卷不憂中有蠹書魚書館蓮燭詞臣在外庭青錢學士已登瀛回廊屈曲隨巖阜挾策何妨取次行蕭閑館書草吹來種種香好風移韻入松篁丹臺紫府無塵事倚覺壺中日月長漱瓊軒淺碧分江入衆山山深無處不潺閑軒最近寒溪口噴薄松風響佩環書村軒甲乙森然盡貯書披籤曾授會中儒萬機多暇時來此玉軸牙籤自卷舒雲岫軒山上飛雲片片輕雲山相似倚空明從龍本合封中去爾石光從望處生梅池玉鈿

句無鑑新磨香逐風來水上多應爲橫斜詩句好
故教疎影瀉平波 雁池暮天飛下一行行淺渚平
沙足稻粱有此恩波好游泳何須辛苦去衡陽 硯
池黑雲凌亂曉光舒氣接崑崙冷不冰能餘鬱勃元
皆御墨游魚吞卻化鯤鵬 林巒花連雲接道映樓
臺茂苑奇花日日開但得如春天一笑芳菲何必
曉風吹綠滿樓臺 反飛虹跨閣風捲簾瀉海日瞳
矓佳時自有群仙到笑語雲霞縹緲中 倚雲樓梯
空牕戶半山間滴滴風光照畫欄六月火雲揮汗
日雲堆覺石屏寒 奎文樓龍蟠螭盤出風雲鎮玉
填金聖製新自與六經垂日月更令奎自仰星辰
巢鳳閣朝陽鳴處有高梧争似珠簾映綺疏丹穴
來儀聽九奏不妨於此長鵷鶵 竹岡蒼玉萬竿竹
森無數新篁出妙林已有鳳山調玉律正隨天籟
作龍吟 梅岡閒遠峯嶺玉樹見春逐陽和動地來
不似前村深雪裏夜寒惟有一枝開 萬松嶺蒼蒼
森列萬株松終日無風亦自風白鶴來時清露下
月明天籟滿秋空 蟠桃嶺不到瑤臺白玉京海中
仙菓但聞名何人爲報西王母嶺上如今種已成
梅坡雪林橫夜月交光萬壑風來馥郁香聖主乾
坤爲度量包藏曾不限遐荒 三秀堂牕戶深沉畫
不開鳳凰時下九層臺月明夜靜聞環珮知有霓

旌羽扇來 萼綠華堂綠萼承趺玉蕊輕清香縷續
度簷楹天教不雜開桃李賜與神仙物外名 岩春
堂桂影亭亭淥碧溪尋芳曲徑披暗香迷 碧桃閣後
晴風暖花外幽禽自在啼 躡雲臺萬木琅玕密不
開林深明碧瓊高臺更無一點遊塵到但覺雲隨
步步來 玉霄洞披香尋徑古花中蝶引蜂隨路不
窮但見凌霄纏古木洞天應與碧虛通 清虛洞天
玉關金鎖一重重只見桃源路暗通行到水雲空
洞處恍如身世在壺中 和容廳白羽流星一點明
上林飛鴈幾回驚弓開月到天心滿風外唯聞中
的聲 泉石廳紫汗流碧與環山月地雲堦在兩間
有此清冷居物外方知塵土屬人寰 揮雲亭天風
吹作海濤聲揮斥浮雲日更明波上石鯨時吼雨
只知樓閣是蓬瀛 泛雪廳月陶巽下九重天來試
人間第一泉正在水聲山色裏六花浮動紫甌圓
虛妙齋武王屈已尊箕子黃帝齋心問廣成惟道
集虛觀衆妙超然將見不能名 壽山太上御名 大崇高
秀氣連清風不老月長圓春遊玉座時相對花發
鶯啼億萬年 杏岫山上晴霞與綵雲芳菲時節鬪
花繁分明自有神仙種不是青旗賣酒村 景龍江
闊通河漢碧涵空影倒光山曉翠重聞說巨魚時
駭浪只應風雨是神龍 鑑湖水天澄徹坐寒光一

片平波六月凉移得會稽三百里不數金扁贊知
章㨾溪霏霏紅雨落清浮流出山中直至今休道
仙源在平地空教人向武陵尋回溪穿雲透石落
潺潺縈浦餘波尚繞山只被風光迷向背不知流
水正回環滴滴巖春碧苔青潤石嶙皴泉脈涓涓濕
白雲疑有天仙深夜過丁當環珮月中聞榴花器
絕域移根上苑栽又分紅綠向品限數字已枝
間蒲灼灼花猶葉底開枇杷品結根常得近林巒
晚翠誰憐却歲寒不見龍文摟桿面方知垂實作
金丸日觀曉朝陽初上海霞紅五色雲生碧洞中
回首爛柯人自老棊聲猶在石門東雨花品紛紛
泊泊弄晴暉曾逐春風上紛來不爲胡僧說貝葉
仙家長有碧桃花盧渚萬葉梢梢秋意初斜風細
雨遶江湖誰知雪壓波澄後更與宮中作畫圖梅
渚只借晴波爲曉鑑不隨花鳥作江雲未須吹笛
風中去多得清香水際聞櫻蓮谷折花且與酒相
薰結雜隨酒入唇一陣暗香無覓處不知幽谷巧
藏春秋香谷玉屏花繁淡淡黃碧當曾伴紫欄芳
月明露洗玉秋葉山迴風傳七里香松谷實藏煙
鎖畫蒼苔看得地何須作棟梁聞道九龍扶輦過一
山風又作笙簧長春谷洞天風物幾人知暗得陰
陽造化機不似寒鄉待鄒律四時品際有芳菲相

御不嫌春老花飛濕要聽秋來雨打聲一自彩根
來禁籞朝陽常有鳳凰鳴松徑夾路成行一樣清
吟風篩月自亭亭雲章正寫人間瑞坐待雲根長
茯苓百花徑紅紫交加一徑通翠修柔蔓絡玲瓏
日晴煙暖微風度百和香薰錦綉中合歡徑絲絲
拂拂機中錦綉纏茸茸馬項纓却似漢宮三十六
黃昏時節掩羅衫竹徑翠葉吟風長淅瀝寒梢擘
露忽高低有時杳杳穿雲去碧玉交加四望迷雪
香徑夾徑梨花玉作英年年寒食半陰晴要看雪
色無邊際十二樓前月正明海棠舞清明微雨欲
開時收什狂香付整齊但得浣花春在眼不須扶
上杜鵑啼百花舞衆香芬馥著人衣雲母光寒露
未晞圓得春風勝綺幕紛紛紅紫鬬芳菲蠟梅舞
冶葉偈條不受羈翠鈐輕束最繁枝未能隔絕蜂
相見一一花房似蜜脾飛來峯突兀初驚倚碧空
翠嵐仍與瑞煙重昊僧莫作西來認真是蓬萊第
一峯留雲石白雲何事苦留連中有嵌空小洞天
却恐商品要霖雨因風時到日華邊宿霧石飛煙
自遶龍樓駐瑞氣長隨海日開獨有春風花上露
夜深多伴月明來辛夷塢山中常愛早梅開不待
暄風暖景催似與東君書造化筆頭春色最先來
搭揭磊砢金丸畫不如空濛香霧幾千株歷恰綠

橘秋江上却被人間喚木奴海棠川清明時候暖
風吹葉暗花明滿目開石在劒門猶北向錦江春
色亦須來仙李劉芭社靈蹤亘古存混元龍蜕出
風塵移根更接蟠桃嶺結子開花萬方春岩石壁
沒水攀蘿琢馬肝齋持堅潤出風湍潛滿每恨端
谿遠疊作山中峭絶看梅棠園枝紅實見秋成曾
按方書合五行不還漢宮金屋壁比間吞餌得長
生濯龍峽山東著煙細路通噴泉飛雨洒晴空真
龍豈許尋常見故作雲間飲澗虹不老泉來從雲
竇不知遠湧出碧岩無暫停花落鶯啼春自晩潺
湲長得坐中聽柳岸牽風拂水弄春柔三月花飛
滿御樓不似津亭供悵望一生長得繫龍舟柳路
六丁開劍只通秦此地天臨萬國春駐蹕有時思
叱馭服勞王事愛忠臣辟宗已聞須朔向明堂百
草猶思一一嘗天意應怜民疾苦欲蹟仁壽佐平
康太華茅廬結草鋪茅不用華白雲深處列仙家蕭
騷風玉千竿竹琴葉濃陰襯碧霞祈真碧壇上爐
香裊翠煙雲罥風馭已翩翩吾皇奉道明靈降惟
德從來可動天躑躅歸春風曉日亂晴霞艶艶初
開一山歸花疑是仙琴紅玉軫醉歸遺在紫皇家山
莊重崖置屋亦常關下法龍眠小隱山縱有青牛
不耕稼但聞犬吠白雲間西莊低作柴扉短作籬

日晴雞犬自熙熙躬耕每以農爲本稼穡艱難舊
亦知東西關天上人間自不同故留關鑰限西東
姓名若在黃金籍日日朝元路自通敷春門帝力
無私萬國通尚思寒谷待春風欲將和氣均天下
都在熙熙造化中」又詔翰林學士王安中令登豐
樂樓望而賦詩云日邊高擁瑞雲深萬井喧闐正
下臨金碧樓臺雖禁御煙霞岩洞却山林巍然適
高亭韻陣千齡運仰止常傾四海心此地去天真尺五
九霄岐路不容尋 資字文伯熙陵時參知政事昌
齡之曾孫組字元寵顕昌陽翟人俱有才思晩始
際遇丞授右列侍祐陵時寵臣皆内侍梁師成所
引遂得愛幸資少不檢文其身賜號錦體謫仙後
隨從北狩組建辰未久而没官止副使有子即勔
也頗能文 祐陵即以其父官補之後獲幸
高宗位至使相錄之于秩以紀當時之盛也王稱
作東都事略載留僧祖秀所述游華陽宮記不若
是之備也是時獨有太學生鄧肅上十詩備述花
石之擾其末句去但願君王安万姓圃中何日不
東風 詔屏逐之靖康初李伯紀啓其事薦其才
召對賜進士出身後爲右正言著亮直之名于當
日肅字志宏南劒人有文集號栟櫚遺文三十卷
詩印集中

祖宗以來除拜二府必遷六曹侍郎或諫大夫當時
爲侍從官在今皆太中大夫以上是以從官入參
機務也登兩制必左右正言前行郎中爲之今承
議郎以上是以朝臣而論思獻納也元豐官制行
裕陵考唐六典太宗用魏鄭公爲祕書監參知機
務故事易執政爲中大夫王和父蒲傳正是矣而
從臣易爲通直郎猶曰朝官舒亶徐禧是也已爲
殺矣近日錢師魏登政府坐謀舉降二官明清即
以啓之以謂自昔以來未有朝請大夫而參知政
事者且大臣有過當去位不當降罰不報
明清嘗觀歐陽文忠與劉原父書問其入閤儀詞其
詳複見兩賢文集中近閱田宣簡儒林公議語簡
而詳今載于左 國家承五代大亂之餘每朔望
起居及常朝並無仗衛或數年始一立冬正仗當
世人士或不識 朝廷容衛迄至缺然 太宗朝
常 詔史館修撰楊徽之等校定入閤舊圖時江
南張洎獻狀述朝會之制得失明著且要古今之
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爲外朝在唐爲大
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百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
殿即唐之宣政殿在周爲中朝在漢爲前殿在唐
爲正衙凡朔望起居冊拜后妃皇太子王公大臣
對四夷君長試制策科舉人在此殿也昔東晉太

極殿有東西閤唐置紫宸上閤法此制也且人君
恭已南面嚮明而理紫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
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勾陳羽衛之嚴故
雖隻日常朝亦猶立仗前代謂之入閤儀者蓋隻
日御紫宸上閤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
仗候勘契畢喚仗即自東西閤門入故謂之入閤
今 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爲上閤甚非憲度
況 國家繼百王之後天下隆平凡百憲章咸從
損益惟視朝之禮尚自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
德殿南北相對殿前地位連橫街亦甚廣博伏請
改創此殿作上閤爲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政
殿即唐之延英是也爲雙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
臨御之式允協前經今論以入閤儀注爲 朝廷
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竊按舊史中書門下御史
臺謂之三署爲侍從供奉之官今常朝之日侍從
官先次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
侍從官則東西對拜甚失北面朝謁之禮今請准
舊儀侍從官先次入起居畢在左右分行侍立於
冊班之下故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執政班入
起居庶免侍從官有東西對拜之文得遵正禮至
慶曆三年予知制誥時始詔臺省侍從官隨宰相
正班北面起居其他則無所更焉

嘉祐中　詔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重脩唐書時有
蜀人吳縝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請于文忠願預
官屬之末上書文忠言甚懇切文忠以其年少輕
佻距之縝鞅鞅而去逮夫新書之成廼從其間指
摘瑕疵爲糾謬一書至元祐中縝游官蹉跎老爲
郡守與五代史纂誤俱刋行之紹興中福唐吳仲
實元美爲湖州教授復刋于郡庠且作後序以謂
鍼膏肓起廢疾杜預實爲左氏之忠臣然不知縝
著書之本意也　張仲宗去

明清家有續皇王寶運錄一書凡十卷王景彝家所
藏印識存焉多叙唐中葉以後事至扵詔令文檄
悉備唐史新舊二書之闕文也但殊之文華所恨
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未曾見之其載黃巢王氣
一事盡存舊詞姑綴于編中和三年夏太白先生
自號太白山人不拘禮則又去姓王竟不知何許
人也金州耆宿云每三年見入州市一度自見此
先生賣藥已僅三四十年顏皃不改不老其年夏
六月三日太白山人修謁金州刺史檢校尚書左
僕射兼御史大夫崔堯封云本州直北有牛山傍
有黃巢谷金桶水且大寇之帥黃巢凌刼州縣盜
據上京近巳六年又僞國大齊年號金統必應王
氣在北牛山伏請聞奏斸京掘破牛山則此賊自

李彥

敗散堯封聽之大喜且具奏巢與之言話移時太
白山人禮揖而去堯封遂差州官齎量點諸縣義
丁男日使萬工掘牛山一箇月餘其山後崖崩十
丈以來有一石桶桶深三尺徑三尺桶中有一頭
黃腰獸桶上有一劒長三尺黃腰見之乃吻然歎
聲自撲而死堯封遂封劒及畫所掘地圖所見石
桶事件聞奏僖宗大悅尋加堯封檢校司徒封博
陵侯黃巢至秋果衰是歲中原克平如昭洗王涯
等十七家之詔亦見是書也

舊制京官遣朝不許步行每自外任代還朝參日步
軍司即差兵士三人馬一疋隨從得差遣朝辭畢
所屬徑關排岸司應副回綱船乘坐以歸如在蘇
杭間居止即差浙西綱船選人改官授告有日閤
門関步軍司差人馬如五人改官即五騎十五人
伺候内前授告了各乘馬以故一時戲語云宜徐
行照管踏了選人

祖宗開國以來西北兵革既定故寬其賦役民間生
業每三畝之地止收一畝之稅緣此公私富庶人
不思乱政和間諜利之臣建議以爲版籍隱稅
賦乃創置一司號西城所命内侍李彥主治之盡
行根刷拘催專供御前支用州縣官吏無卻顧之
心竭澤而漁急如星火其推行爲尤者京東漕臣

王燮劉寄是也人不堪命遂皆去而爲盜胡馬未
南牧河北蜂起游宦商賈已不可行至靖康初智
勇俱困有啓于　欽宗者　命靳彥倉斥逐寄以
掏下寬恤之　詔然無鄉從之心矣其後散爲巨
寇于江淮閒如張遇曹成鍾相李成之徒皆其人
也外舅云

⑩沈義倫盧多遜爲相其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
遂以爲常今之朝奉郎也呂文穆爲相當任子奏
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
能老於巖穴不能霑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
褓膺此寵命恐罹譴責乞以臣釋褐時所授官補
之自是止授九品京秩因以爲定制以至　今日

⑪太平興國五年詔通判得舉選人充京官通判所舉
人數與提刑等至熙寧三年置諸路提舉常平廣
惠倉各添舉員有旨今後通判更不舉選人充京
官運判比提刑減人數之半也

⑫唐制郊祀行慶止進勳階五代肆赦例遷官秩本朝
因之未暇革也　章聖時左司諫孫何與起居郎
耿望言其非制
上嘉納之遂定三年磨勘進秩之法孫鄰幾家傳云

⑬官制未改時知制誥今之中書舍人但演詞而已不
聞繳駁也康定二年富文忠爲知制誥先是　昭
陵聘后蜀中有王氏女姿色冠世入京備選
章獻一見以爲妖豔太甚恐不利於少主乃以嫁
其姪從德而擇郭后位中宮　上終不樂之王氏
之父蒙正由劉氏姻黨屢典名藩未幾從德卒至
是中批王氏封遂國夫人許入禁中文忠適當草
制封還抗章甚力遂併罷其旨外制繳詞蓋自
此始崇觀閒姦倖用事賄賂關節干祈恩澤多以
御筆行下朱書其旁云稽留時刻者以大不恭論
流三千里三省無所干預大啓倖門爲官途之捷
徑宣和五年有黃冠丁希元者得幸爲侍晨道錄
自去晉公之孫忽降　御筆丁謂輔相　真宗建
仁宗即位有定策之功未經褒贈可特贈少保官
其後五人時盧秉猶爲吏部尚書抽其牘請對
啓于　上云使謂過可湔洗則　累朝叙郎久矣
獨至今乎倘罪惡顯然一旦褒錄豈不駭四方之
聽於是命格不下自是　御筆遂有執奏不行者
矣二者皆甚盛之舉也

⑭張唐英字次功西蜀人與天覺爲同包兄也熙寧中
仕至殿中侍御史嘗述　仁宗政要上于朝又盡
作昭陵朝宰執近臣知名之賢諸傳於其中今世
所謂嘉祐名臣傳者是也特政要中一門耳然印
本亦未盡爲明清家有政要全書可考次功父文

㊄范蜀公作墓碑
韓魏公嘉祐末以翊戴功輔　英宗既爲　永昭山
陵使使事畢而上不豫矣不敢辭位四載而永厚
陵成以元宰復護葬于洛
魏公先自
上疏云自有唐至于五代
山陵使事訖求去今　先帝已祔廟而臣兩爲山
陵使悍然不能援故事去位則是不知典故何以
勝天下之責雖　陛下欲以私恩留臣顧中外公
議且謂臣何　神宗再三留之卧家不出遂以司
徒兩鎮節度使判鄉郡相州
元符末章子厚爲永泰山陵使子厚專權之久人
情疑閙有曾誕數文著作詞略云草草山陵職事
厭厭能相情懷語故事也紹興間會稽因山秦會
之爲固位之計廼除孟仁仲爲攢宮使以代其行
仁仲不悟其機事竣猶入國門會之怒諷言路引
以論列出典金陵
㊅熙寧初韓魏公力辭機政以司徒侍中判相州已命
未辭忽報西邊有警會宣竒乞召公同議廷中神
宗從之公辭云已去相位今卽臣也但當奉行詔
書豈敢預聞國論時人以爲得體元豐末呂吉父
以前兩地守延安過闕乞與樞密院同奏事　上

親批云弼臣議政自請若前輕躁矯誣深駭
朕聽免朝辭疾速之任已而落職知單州其後吉
父貶建州安置東坡先生行制辭云輕躁矯誣德
音猶在謂此也
㊆孫叔易近爲先人言大觀中自南京教授差作試官
回次朱遷鎮閱邸報吳仲兄弟以左道伏誅坐中
監鎮使臣古某少日作吳冲卿丞相直省官親見
元豐中交趾李乾德陷邕廉州　詔郭逵討之
神宗問所以平交趾者逵曰兵難預度願馳至邕
管上方略師往遂復邕州進次富良江又破之擒
賊將洪眞太子者於是乾德議降而逵以重兵壓
富良江與交人止一水之隔冲卿忌其成功堂帖
令班師逵遁留不進交人大入全軍皆覆逵坐貶
秩作儲冲卿孫也此蓋天報之古當時詩人陳傳
作佐郎將古林中生致左郎將名王頭顱十四五
乾德可禽嗟不謀同惡相濟能包羞降書冊冊過
中洲中軍傳呼笑點頭繖蓋奇功成勿藥喜君臣擲
觴頭多罍元戎凱旋隔天水夜經桄榔趁決里馳
將十萬人性命換得交州數張紙
㊇明清前錄載和買起于王綵後閱范蜀公東齋記事
云　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之
絕時預給官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於官和買紬

綃蓋始於此然在昔止是一時權宜措置於一歲之間或行於一郡邑而已至熙寧新法乃施之天下示爲準則是時越州會稽縣民歲出倉所貸穀多舊額不除至今爲害而不能革惟婺州亦願縣有一弊[illegible]老農鼓師鄉民不令稱貸且云官中豈可打交道邪衆不敢請獨此一邑遂無是患聞今不然

紹聖初孟后廢處道宮偶遼國遣使來 詔命邢和叔館之邢白時宰章子厚曰北使萬一問及瑤華事何以爲詞子厚曰當云罪如 詔書已而北人不及之忽問曰 南朝近日行遣元祐人何邪邢即以子厚語荅之歸奏 泰陵大喜以謂善於專對 劉季高云

五代時有姓呂爲侍郎者三人皆多族俱有後仕本朝爲相呂琦晉天福爲兵部侍郎曾孫文惠端相太宗呂夢奇後唐長興中爲兵部侍郎孫文穆蒙正相 太宗曾孫文靖夷簡相 仁宗衣冠最盛已具前錄呂咸休周顯德中爲戶部侍郎七世孫正愍大防相 哲宗異哉

冨鄭公晚居西都嘗會客于第中邵康節與焉因食羊肉鄭公顧康節云煮羊惟堂中爲勝堯夫所未知也康節云野人豈識堂食之味但林下蔬筍則常喫耳鄭公赧然曰弼失言 邵公濟云

治平初詔改諸路馬步軍部署爲總管避 厚陵名也考之前史總字皆從手合作摠字非從絲無疑出於一時矜考不審公牘襲至今不可更矣

李成季昭玘元祐左史自號樂靜居士五代宰相李濤五世孫濤至本朝以兵部尚書莒國公致仕尚書當時階官也其家自洛徙齊成季猶子漢老邴也中興初位政府一時大詔令多出其手秦少游作李公擇常行狀云遠祖濤五代時號稱名臣仕皇朝爲兵部尚書封莒國公莒公少時仕於湖南有一子留江南公其裔孫也所以今爲南康建昌人世號山房李氏成季與公擇鄉里雖各南北要是本出一族子孫皆昌盛不知後來兩家曾叙昭穆否耳

儂賊犯交廣毒流數州諸將久無成功狄武襄既受命類征首責崇儀使陳曙斬之余襄公皇恐降階祈求武襄慰藉遣之於是軍聲大振竟破賊而桂人爲崇儀建廟見祀事至今唯謹東坡先生以書抵廣西憲曹子方云閑居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或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於地中如何如何武襄必

無溢詞而屢入墓事之益嚴又有東坡之說如此
不可曉也隆興初帥臣張維奏詔賜其廟額曰忠
愍賜高郵人進士及第後换右列靈之王平甫撰
其碑志甚詳其壻許光疑始以布衣自嶺外護其
喪以歸人皆多之後登第終吏部尚書

唐書特立宗室傳贊乃云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
甫姦諛幾亡天下程知柔在位無所發明林甫在姦
臣傳知柔相昭宗附宜惠太子業傳後第五卷止
叙七人適之峴勉夷簡程石回 然李麟乃懿祖後李逢吉李
蔚俱隴西同系李宗閔出鄭王房李揆亦出隴西
宰相共十三人也不同作一傳何耶

揮麈後録卷之二

揮麈後録卷之三

汝陰王明清

宋興已來宰輔封國公者已見宋次道春明退朝録
自熙寧以後者今列于後

陳丞相秀 王文公舒荆 王文恭郇岐 韓獻肅康
章子厚申 韓文定儀 蔡元長嘉魯魏陳楚 童貫楚徐涇成益
何正憲 鄭文正榮崇宿 余源仲豐徐 劉文憲原
鄧子常莘 王黼崇慶 蔡攸英燕 白丞相崇
呂忠穆成 張忠獻和魏 秦忠獻慶魏益冀 張循王清河廣
韓蘄王英福 秦熺嘉 陳文恭信福 湯進之岐榮
虞忠肅雍 史文惠魯魏 陳正獻福申 梁文靖鄭 趙丞相沂
王丞相沂福 周丞相益許 留丞相申 京丞相翼 謝丞相

蔡元道祐官制舊典極其用心甚為詳縝但篇有抵
牾或出於穿鑿者有所未免明清嘗略引舊文以
證數項于印本上僉貼呈似遂初尤丈延之深以
歎賞其帙尚存尤丈歿不復惹紀姑以一條言之
熙寧三年許將以磨勘當遷宰相王安石方欲抑
三人之進取遂轉太常博士初下筆方成太字堂
後官以手約定具陳 祖宗舊制當遷右正言安
石乃改大字右筆作口字曰知前堂後官猶能
執 祖宗之法耳時先公掌外制乃見而知之者
明清以謂磨勘吏部成法非宰相所得而專縱使

初之王荆公之文過執拗出於其知當新法之行
與韓富歐范司馬諸公與之爭甚不能回其吝過
一時更能轉其筆耶元道去先公即延慶王荆公
薦李洛深時蘇子容李才元宋次道繳其改官除
監察御史之命荆公改授延慶即爲書行延慶學
仲遠文忠齋之子也別命書讀始此
才通與化人與蔡元長鄉曲姻婭之舊元長薦之以
登要路其子軫宏放有文采元長復欲用之軫聞
之即上書訟元長之過旣達乃貶元長取其疏自
辯古大觀元年九月十九日勅中書省送到司空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魏國公蔡京劄子奏伏蒙云云
示方軫章疏一項論列臣睥睨社稷內懷不道效
王莽自立爲司空效曹操自立爲魏國公視
祖宗神靈爲無物玩 陛下不啻若嬰兒專以紹
述熙豐之說爲自媒之計上以不孝劫持人主下
以謗訕詆誣恐赫天下威震人主禍移生靈風聲
氣熖中外畏之天臣保家族不敢議小臣保寸祿
不敢言顛倒紀綱肆貪妄作自古爲臣之姦未有
如京今日爲甚爰自崇寧已來交通閹寺通謗宮
禁竊國用則若糞土輕名器以市私恩內自執政
侍從外至帥臣監司無非京之親戚門人政事上
不合於天心下悉結於民怨若設九鼎鑄大錢豈

三衛興三舍祭天地於西郊如此之類非獨無益
又且無補其意安在京乃妄作必持說刼持上下
曰此先帝之法也此三代之法也或曰熙豐遺意
未及施行仰惟 神考十九年間典章文物粲然
大備豈蔡京不得馳騁於當年必欲妄施於今日
以罔在天之神靈乃欲奏請盡乞作 御筆指揮
行出語士大夫曰此 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揮更
不施行則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己過則
稱君必欲 陛下欽天下怨而後已是豈 宗社
之福乎天下之事無常是亦無常非可則因之否
則革之惟其當之爲貴何必三代之爲哉今專云云
百年間所傳者二十一君所可稱者 太宗一人
而已當時如房杜王魏智慮才識必不在蔡京之
下竊觀正觀間未嘗一言以及三代後世論 太
宗之治者則曰除隋之乱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
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京不
學無術妄以三代之說欺 陛下豈不爲有識者
之所笑也元豐三年發殿前解字二千四百六十
間造尚書省分六曹設二十四司以揔天下機務
落成之日車駕親幸命有司立法諸門牆壁輒
增脩改易者徒貳年京惡白虎地不利宰相盡命
毀坼收置禁中是欲利 陛下乎是謂之紹述乎

括地數千里屯兵數十萬提置四輔郡遣親信門
人為四輔州總管又以宋喬年為京畿轉運使移
諷兗州父老詣闕下請 車駕登封志在為東京
留守是欲 乘輿一動投間竊發呼吸群助不知
宗廟社稷何所依倚 陛下辨措聖躬於何地臣
嘗中夜思之不覺涕泗橫流也臣聞京建議立方
田法欲擾安業百姓借使行之豈不召亂乎又況
數年間行鹽鈔法朝行夕改昔是今非以此脫賺
客旅財物道途行旅謂 朝廷法令信知集各未
行旬浹又報鹽法變矣鈔為故紙為棄物家財蕩
盡赴水自縊客死異鄉孤兒寡婦號泣籲天者不
知其幾千萬人聞者為之傷心見者為之流涕生
靈怨歎皆歸咎於 陛下然京自謂恭虔無傷矣
皇天后土之有靈乎所幸者 祖宗不馳一騎以
得天下仁厚之德涵養生靈幾二百年矣四方之
民不忍生事萬一有壟上之耕夫等死之亭長嘯
聚亡命於一方天下響應不約而從 陛下何以
枝梧其禍乎內外臣僚皆京親戚門人將誰為
陛下使京乘此時談笑可得 陛下之天下也
元符末年 陛下嗣服之初忠臣義士明目張膽
思見太平投匭以陳己見者無日無之京鉗天下
之口欲塞 陛下耳目為邪等賊虐忠良天下之

士皆以忠義為羞方且全身遠害之不暇何暇救
陛下之失乎柰何 陛下以京為忠貫星日以忠
臣義士為謗訕詆誣或流配遠方或除名編置或
不許齒仕籍以言得罪者無慮萬人矣誰肯為
陛下言哉蔡攸者妻孥一頑童耳京遣攸日與
陛下游從嬉戲必無文武堯舜之道啓沃 陛下
惟以花栽怪石籠禽檻獸舟車相銜不絕道路今
日所獻者則曰臣攸上進明日所獻者則又曰臣
攸上進故欲愚 陛下使之不知天下治亂也久
虛諫院不差人自除門人為御史京有反狀 陛
下何從而知臣是以知京必反也臣與京皆壺山
人也妄讖云水遶壺公山此時方好看京諷部使
者繫狼以遶山日者星文謫見西方日蝕正陽之
月天意所以啓 陛下聰明者可謂極也柰何
陛下略不省悔默悟帝意止於肆恩赦開寺觀避
正殿減常膳舉常儀以答天戒而已然國賊尚全
首領未聞梟首以謝天下百姓此則神民共憤
祖宗含怒在天之日久矣 陛下勿謂雉鳴乎鼎
穀生于朝不害 高宗太戊之德九年之水七年
之旱不害堯湯之聖古人之事出於適然今日之
事禍發不測天象人情危慄如是伏惟 陛下留
神聽覽念 藝祖創業之難思履霜堅冰之戒今

日氷已堅矣非獨履霜之漸願　陛下早圖之後
悔之何及臣批肝爲紙瀝血書辭忘萬死叩　天
閽區區爲　陛下力言者非恭　陛下爵祿而言
也所可重者　祖宗之廟社所可惜者天下之生
靈而自忘其言之迫切　陛下殺之可也赦之可
也竄之可也臣一死生不繫於重輕　陛下上體
天戒下顧人言安可愛一國賊而忘廟社生靈之
重乎冒瀆天威無任戰慄之至謹備錄如右臣讀
之駭汗若無所容臣以愚陋備位宰司不能鎮伏
紀綱託無毫髮報稱徒致姦言干凟　聖聽且人
臣有將必誅之刑告言不實有反坐之法臣若有
是事死不敢辭臣若無是事方軫之言不可不懲
伏望　聖慈付之有司推究事實不可不問取進
止　詔軫削籍流嶺外後竟殂于貶所元長猶用
其兄會爲待制家間偶存此疏錄以呈太史李公
仁甫載之長編當是時也元長領天下事誰敢言
者軫獨能奮不顧身無所回避如此使　九重信
其言逐元長元長悟其說急流勇退則　國家無
後來之患元長與軫得禍俱輕三者備矣
宣和元年八月丁丑　皇帝詔大晟作景鐘是月二
十五日鍾成　皇帝以身爲度以度起律以律審
聲以聲制鍾以鍾出樂而樂宗焉乃以祀天地享
鬼神朝萬國罔不用乂在廷之臣再拜稽首上頌
明明天子以身爲度有景者鍾衆樂所怙於昭于
天乃眷斯觀揚于大庭罔不時序億萬斯年受天
之祜此翰林學士承旨強淵明之文也偶獲斯本
謹錄于右
王寀輔道樞密韶之子少豪邁有父風早中甲科善
議論工詞翰曾文肅蔡元長薦入館爲郎後以直
秘閣知汝州考滿守陝年未三十輕財喜士賓客
多歸之坐不覺察盜鑄免官自負其材受辱不善
是時羽流林靈素以善役鬼神得幸而輔道之客
莫其後用乘時所好昌言輔道有術可致天神
靈素上挃不得施蓋其客亦能請紫姑作詩詞而
已非林之比輔道固所不解然實不知客有此語
也輔道嘗對別客謂靈素太誕妄安得爲　上言
之其言適與前客語偶合工部尚書劉炳子蒙者
輔道毋夫人之姪孫也及其弟煥子宣俱長從班
歆豔一時時開封尹盛章新用事忌炳兄弟進思
有以害其寵未得也初炳視輔道雖中表然炳性
謹厚每以輔道擇交不慎疏之會炳姑適王氏於
輔道爲嫂一日輔道語其嫂曰其父欲謁子蒙兄
弟奉從容然不得其門而入柰何嫂曰俟我至其
家可往候之輔道於是如其教候炳於賓舍炳之

始得通炳逡巡循不欲見迫於其姑勉强接之旣
就坐談論風生亹亹不勌炳大歎服入告其姑曰
久不與王叔言其進乃介自恨不及也因遣持馬
人歸止宿其家自是始相親洽殆至興獄未及歲
也前客語旣達霽素霽素怒泣請于　上且增
加以白之曰臣以羇旅倚　陛下寵靈而姦人造
言累及君父乞放還山以避之不然願置對與之
理上令逮捕輔道與所言客姚坦之王大年以其
事下開封使者至輔道自謂無它亦不以介意語
家人曰辯數乃置無以爲念也至獄中刻木皆出
孫求書且謂輔道曰昔蘇學士坐繫烏臺時嘗戲
吏實其等之父祖蘇學士旣出後每恨不從其乞
翰墨也輔道喜作歌行以贈之觀之甚怡然而盛
京以炳之故得以甘心矣因上言詞語有連及炳
者乞併治之　上曰炳從臣也有罪未宜草草炳
旣聞　上語不疑其他一日　上幸寶籙駐蹕齋
宮從官皆在焉炳越班而奏簾外曰臣猥以無狀
待罪近列適有中傷者非　陛下保全已虀粉矣
再拜而退炳旣謝已舉首始見章在側注目瞪視
惶駭失措深以爲悔翌日章以急速請對因言案
與炳腹心誹謗事驗明白今對衆越次上以欺罔
陛下以營惑羣臣禍將有不勝言者幸　陛下

裁之　上始怒是日有　旨內侍省不得收接劉
炳文字炳猶未知之以謂事平矣故不復關防章
旣歸遣開封府司錄孟彥弼押捕吏實鑒等數人
即訊炳於家炳因服出見分賓主而坐詞氣慷慨
無服辭彥弼旣見其不屈欲歸而實鑒者語彥弼
曰尚書几間得案一紙字足以成案矣遂亂抽架
上書適有炳著撰某章艸之至底見炳和輔道詩
尚未成首云白水之年大道盛掃除荊棘奉高眞
詩意謂輔道嘗有嫉惡之意時尚道目　上爲高
眞爾鑒得之以爲奇貨歸以授章章命其子幷釋
以進云白水謂來年庚子案舉事之時炳指案爲
高眞不知以何人爲荊棘將寘　陛下於何地乎
非所謂大逆不道乎但以此坐輔道與客皆極刑
炳以官高得弗誅削籍寘海外媒責授團練副使
黃州安置凢王劉親屬等第斥謫之幷擢爲校書
省正字數日而死出現其父已爲蚍矣華陽張德
遠文老子蒙之婿也又幷娶德遠之妹目覩其事
且當時亦以有連坐送吏部與監當故知之爲詳
嘗謂明倩曰德遠死無人言之者矣子其因筆無
惜識之文老嘗爲四川茶馬東坡先生賦張熙明
萬卷堂詩即其父也文老博極羣書尤長史學發
言可爭故盡列其語又益知世所傳輔道遇宿寃

〔六一〕之事爲不然云

王景舜故弟在京師太子巷初開寶間江南李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留不遣建宅以賜故都人猶以太子目之也從善死後歸王氏宣和初崔貴妃者得幸祐陵未有子有劉康孫者卜祝之流以術蒙恩甚厚爲遥郡觀察使言之於崔之兄曰王氏所居巷名既佳而宅中有福氣宜請於上崔遣人告於妃妃以致懇 上 上諭京尹王革令籌圖之革即呼王氏子弟道指意王諸子愚騃不知時變遷延未許崔欲速得之會舍旁有造磬者時都下初行當十錢崔訹人誣告王諸子與鄰人盜鑄即爲掩捕鍛錬顯實而沒其宅遂以賜崔崔氏旣得之 上幸其居設酺三日榮冠一時未幾崔命康孫禱於宅中樹下適有爭寵者譖於 上及中宮去崔氏姊弟夜祠祭與巫覡祝詛叵測會 上嘗夢明節劉妃泣愬以爲人厭勝致死 上因以語妃妃抗 上語頗不遜 上怒付有司捕康孫等窮治康孫款承實嘗以 上及崔妃所生年月禱神求嗣且祈固寵呪詛則無之猶坐指斥誣謗康孫於宅前國醫曹孝忠併坐流竄孝忠亦倖進爲康車二子濟渙俱冒館職至是皆斥之孝忠嘗侍明節藥故也仍命縣康孫首于所祝樹上制云

貴妃崔氏乏柔順進賢之志弼蓄罔上之私惑于奇邪陰行媢道散貲產以掠衆譽招術者以彰虛聲祝詛同列以及於死生指斥中宮而刑於切害談命術以徼後福挾厭勝以及乘輿可降充庶人移居別院崔兄除名婢姊妹並遠外編管距王氏之籍不及一歲去陳成季迪去時任大理卿親鞫其事

〔六二〕承平時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秤印匣而後開蔡元長秉政一日秤匣頗輕疑之搖撼無聲吏以白元長元長曰不須啓封今日不用印復携以歸私第翌日入省秤之如常日開匣則印在焉或以詢元長元長曰是必省吏有私用者偶倉猝不能入倘步措急索則不可復得徒張皇耳

〔六三〕蔡元長晩年語其猶子耕道曰吾欲得一好士人以敎諸孫汝爲我訪之耕道云有新進士張觷者其人游太學有聲學問正當有立作可備其選元長頷之涓辰延致入館數日之後忽語蔡諸孫云可且學走其它不必諸生請其故云君家父祖姦僭以敗天下指日喪亂惟有奔竄或可脫死它何必解耶諸孫泣以愬于元長元長愀然不樂命置酒以謝之且詢以救弊之策觷曰事勢到此無可言者目下姑且收拾人材改往修來以補萬一然無

及矣元長爲之垂涕所以叙劉元城之官召頒才
叔揚中立之徒用之蓋縁此也耕道名佃君談之
孫覺字乖直南劍人後亦顯名于時 已上二事才 文延之六
靖康中有解背者東州人爲郎于朝未嘗與人接談
虜騎南冠擇西北帥守時相以其謹厚不泄謂沈
鷙有謀遂除直龍圖知河中府背别時相去其實
以訥於言故尋常不敢妄措辭於朝列今一旦付
委也如此背之一死固不足惜切恐 朝廷以此
擇人嫺謀悞矣解竟没於難世人以饒舌擬禍者
多而背延以箝口喪軀昔所未聞也 外舅去
薛紹彭既易定武蘭亭石歸于家政和中 祐陵取
入禁中龕置睿思東閤靖康之亂金人盡取 宗
御府珍玩以北而此刻非虜所識獨得留焉宗汝
霖爲留守見之并取内帑所掠不盡之物馳進于
高宗時駐蹕維揚 上每寘左右踰月之後虜騎
忽至 大駕倉猝渡江竟復失之向叔堅子固爲
揚帥 高宗嘗密令冥搜之竟不獲 向叔去
靖康初童貫既以誤國竄海外已而下詔誅之
欽宗喻宰執云貫老姦狡須得識其面目者銜
命追路即所在而行刑廢免差誤唐欽叟時爲首
相太朝臣中有張澂字達明者與貫往還宜令其
往 詔除澂監察御史以行澂字達明有一小女

十餘歲王雪可憐素所愛時天寒欲卯欽忽聞有
此役駁愕戰掉袖拂湯酒撫沃其女立死達明號
慟引道怨欽叟切骨至南雄州而貫就戮明年欽
叟免相留京二聖北遷虜人立張邦昌爲主且驅
廷臣連銜列狀欽叟僉名畢仰藥而殂建炎中達
明爲中司適欽叟家陳乞卹典達明言欽叟不能
抗虜之命雖死不足褒贈繇是恩數盡寢至今不
能理也 余方叔去
馮檝濟川雷觀公達靖康中俱爲學官于京師皆蜀
士也而觀以上書得之檝寔先達焉一日檝出策
題問諸生經旨觀摘其疵訐之於稠人中曰自王
安石曲學邪說之行蔡京挾之以濟其姦遂亂天
下今日豈可尚習其餘論耶檝曰子去歲爲學生
嘗以書偏投求爲蔡氏館客豈忘之耶前牘尚存
請張爲幻乃尔是繇同浴而譏裸裎也二人大忿
坐是諭列皆絀爲監當 郭公才
賀子忱允中靖康中爲郎或有薦其持節河北者子
忱微聞之忽就省户作中風狀顛仆於地呼之不
醒同舍郎急命舁之以歸即謝開封府乞致仕得
勑買舟南下初無所苦也李邈彥思以武官爲樞
密都承旨朝論亦將有所委任亦効子忱之舉時
聶山尹都以謂此風不可長翌日啓 上以謂邈

詐疾退避後來何以使人　詔龥降兩官除河北
提點刑獄兼攝真定府日下出門竟死於難子忱
紹興初以李泰發薦落致仕又三十年爲參知政
〔六九〕事晚節末路持祿固位而已 向荊父云
秦會之嘗對外舅自言靖康末與莫儔俱在虜寨粘
罕二太子者謂搜尋宗室有所未盡儔陳計於二
賊乞下宗正寺取玉牒其中有名者盡行根刷無
能逃矣會之在傍曰尚書之言誤矣譬如吾曹人
家宗族不少有服屬雖近而情好極疎者有雖疏
同姓而恩義反不及異姓者多矣平時富貴既不
與共一旦禍患乃欲與之均以人情揆之恐無此
〔七十〕理粘罕者曰中丞之言是由此異時之
王劉既誅竄適鄭達夫與蔡元長交惡鄭知蔡之嘗
薦二人也忽降　旨廷劉炳所薦並令吏部具姓名以
聞當議降黜宰執既對左丞薛昂進曰劉炳臣嘗
薦之矣今炳所薦尚當坐而臣薦炳何以逃罪京即進
曰劉炳王寀臣俱曾薦之今大臣造爲此謀是欲傾臣
臣當時所薦者材也固不保其往今在庭之臣如
鄭居中等皆臣所引以至於此今悉叛臣矣臣亦
不保其往願　陛下深察　上笑而止由是不直
〔七一〕達夫即再降　旨劉炳所薦並不問亦文老云
明倩前錄記靖康中贈范文正恐是悞書近日李文

授孟傅去當時遍是進擬忠宣　欽宗改文正之
名付出身仍於其旁批去不欲與崇元祐文
授去得之於曾文清文清吳元中妻兄宜知其詳
〔七二〕溫益字禹弼　徽考以端邸舊僚即位未久擢尹開
府　欽聖因山曾文肅爲山陵使益爲頓遞使梓
宮次拔橋以人衆柱折幾陷時外祖空青公侍文
肅爲山陵所主管文字偶問左右曰頓遞使何在
不虞益之在旁忽應曰益在斯由是怨外祖入骨
髓時蔡元長已有中禁之援使運力爲引重至於
斥文肅于　上前元長大感之遂以爲中書侍郎
興大獄欲擠文肅父子於死地賴　上保全之得
免未幾益卒於位後元長復用其子萬石爲閤學
〔七三〕士以報之 曾玉隆云
東坡先生平生爲人碑誌絕少蓋不妄語可故也其
作陳公弼希亮傳叙其剛方明敏之業殆數千言
至比之　長孺非有以心未易得之然其後無聞
心竊疑焉比閱孫叔易外制集載其所行陳簡齋
去非爲參知政事封贈三代告詞始知迺公弼之
孫取張巨山所作去非墓碑視之又知爲公弼仲
子忱之孫焉簡齋出處氣節翰墨文章爲中興大
日才冠善惡之報時有後先其可謂無乎
揮麈後錄卷之三

汝陰　王　明清

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睿謨殿張燈預
賞元宵曲燕近臣命左丞王安中中書侍郎馮熙
載為詩以進安中云上帝通明闕神霄府受天九
光環日月五色麗雲煙紫袖開三極瑤墀列萬仙
希夷塵境斷參鼎玉經傳妙道逢昌運真王撫契
賢龜圖規大壯龍位正純乾穹昊覲無間皇居擬
自然剛風同變化祥氣共陶甄層觀星漢上重闉
斗柄邊摩空七雉峻冠嶠六鼇連夢想何曾到階
升信有緣昕朝初放仗密宴忽開筵清禁來鳴蹕
偕郎入盃宥歎鋪金苹閣鬱陽涤微箕案霽景留屏
砌雷文繪楣椽宮簾波錦漾殿榜字金塡花擁魏
巍座香浮秩秩筵高呼稱萬億韶奏侍三千華炬
推堯曆元璣候舜璿氷霜知臘後梅柳認春前造
化應呈巧芳菲已鬪妍樛枝敷檻小多葉露桃鮮
錯落飛盃斝鏘洋雜管絃承雲歌歷歷回雪舞翩
翩綺襪祥氛合銅壺永漏延鎬京方罷醼義馭曰
停鞭乃聖情深渥諸臣意更虔宗藩親宿衛相帝
拱閤顛側弁恩光狹中觴謌舞旋寶葺蒲袖御
果得加籩華肯嬉遊盛俄追步武逝騰身樓道表
送日夾城嘤仰捐蒼龍象穹臨艮嶽蓟謳歌紛廣

陌簫鼓樂豐年赫奕揩轝樵砯奇集市鄽博處多
祖跣飲肆競蹁躚番衎開朱邸雈萬照彩橡橋虹
彎青畫江練泮澱獸手折周廬曉張燈別院先餘
霞搖綺峯列箔含珠躔浩蕩三山聳稜層十丈蓮
再趁天北極却立棟東偏既用家人禮仍占聖製
篇兒觥從酩酊蟾魄待嬋娟轉盼隨親指環觀得
縱穿曲屏江浪發巨柱赤虬纏光透垂枝并晶街
帶壁錢蕭臺千級峻重屋八窗全就席花叢匝行
樽紫袖揎交輝方爍爍起立復闐闐遂宇會盛過
中宵勝賞尊鋪陳尤有韻清雅不相沿户箔明珠
串欄釭水碧捲規模商鼎鑄欽識魯壺鐫奏曲琴
箏柱唐粧儼鬟蟬宋襟珠綴領高朵翠為鈿喜氣
排寒江輕颶洗靜使扃琳耤璣組方鼎姓龍涎瑪
瑙供盤大玻瓈琢瑤圓暖金傾小榼屠玉釀新泉
帝子天才異英姿棣萼聯頻看揮斗筆端是吸鯨
川推食俱均逮攘衾及隊捐海釐初破殼江柱乍
離悄寧數拔綿雀休論縮頭鯿南珎誇飣餖北饌
厭烹煎賜橘懷頹卵酡顏醻寶船言歸荷惠末
節笑拘攣放鑰嚴扃啓籠紗逸足牽水輪掛銀漢
夜色映華韉人識重熙象功參獨斷權五辰今不
忒六氣永無愆天紀承三古時雍變八埏比閭增
板籍獼場罷弋鋋文軌包夷夏絃歌徧幅員恢儒

癸藻薦作士極息式爲慶育貽謀顯多男景福綿延
衡常種穡遵路益平平亭障令踰隴耕耘久際熙
信通鵬海係威賓犬戎擅東擬封雲岱西狩歛䎃
灑琳科宣蔡發玉府下雲軿帝籍勸初搢宮蚕長
自眠蠶絲登六寢稃米秀中田廟鶴垂昭格壇光
臨吉蠲靈芝滋菌蓂甘醴湧澤溪含教花風輦頌
經衆疾痊雨隨親禱降河避上流遷執契 皇猷
洽拔圖福物驗太和輸雲蘥妙用絕跡筌此際
君臣悅應先簡冊編雅稱盛聖草頌述鼓咽咽詎
比千齡運循閏四始綏壽臣起草布陋質愧鴛鈆
騤俾陪幾政由來出眷懷恩方拜綸綍報未効驚
消遙席叨臨勸几踐第曲拳雖無三峽水曾步八
花塼論望知難稱才慳合勉摛鈎天思盡賦賡續
白雲殘熙載去化工欲於陽春到先教元旦戩裴
草疑冰封地萬木偃誰向雪中探天巧瑤璣星回
斗指寅羣芳未知時已春人心蕩漾趁佳節燈夕
獨冠年華新昇平萬里同文軌并邑相連通四裔商
蘭膏競吐夜烘春和叔回車避柔轡龍鶴九禁倚
天開温風更覺先春來試燈不用雨花俗迎陽為
却寒權寬宜和初載元冬尾瑞白纔消塵不起種
清光賞属欽鄰錦綉雲龍頌算者初開傳韶開層
謨步障幾里承金鋪調音度曲三千女正傚廣樂

陳清都過雲妙唱韓娥侶回雲飛花稱獨步千春
蟠木效紅英獻壽覓當筵首金蕊上林曉色煙靄輕
景龍遊人歡笑聲霞裾月珮擁仙仗翠鳳挾輦起
平成銅華金掌散晶彩翠碧重重簇珠玭先從前
殿望脩廊日出綺霞紅藹海神光通透雲母屏驪
龍出拜波濤徐鶩煌煌鰲座承天命座下錯洽如明
星構前王業真核旅獸炭銀爐夜初鼓震天重屋
訝雲屯榮道崱嶺臺疑蜃吐削檻火柱回萬牛蘭燭
璧碎色光浮周圍照耀眼界徹冰壺漾月生珠流
點點金錢盡街壁豹髓騰輝綵銀礫絲篁人籟有
機緘繳繹清音傳屋壁須更隨躍登會寧如驂鸞
鶴遊紫清影蟠倒影上浮空纖雲不點惟光明四
壁垂簾玉非玉銀釭吐艷相連屬琴欄横帶碧玻
璃一朶遠雲承日轂萬光閃爍爭吐吞燭龍衘耀
輝四照又如電母神鞭馳金虵着壁不可捫瑞信
奇工通造化豈比胡人能幻假冊青漫數顧虎頭
盤礴解衣未容寫此時 帝御鈞天臺紫垣兩兩
明三台尚方飲器萬金寶真古玉未見誇宣雷帝傍
侍女雲華品玉立仙標及時韻四音促柱泛笙簫
應有翔鸞落千仞龍瓶瀉酒如流泉 御廚絡繹
紛珎羞錯遝爭欲供天笑伏倒頹顛虹吸川厭厭
夜飲方歡洽玉漏頻催鼓三疊金門初下醉歸時

正見氷輪上城堞微臣去歳陪清班恩詩誤辱重
瞳觀小才易窮真鼠技拜賦愧譬相如檄獲道彥
爲二集中今不復印行故錄於此
宣和初　徽宗有意征遼蔡元長鄭達夫不以爲然
童貫初亦不敢領略惟王黼蔡攸將順贊成之有
諜者云天祚見有亡國之相班列中或言陳堯臣
者婺州人善丹青精人倫登科爲畫學正黼聞之
甚喜薦其人于　上令銜命以覘之擢水部員外
郎假尚書以將使事堯臣即挾畫學生二負俱行
盡以道中所歷形勢向背同繪天祚像以歸入對
即言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謹寫其容以進若以
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
也并圖其山川嶮易以上　上大喜即擢堯臣右
司諫賜予鉅萬燕雲之役遂決時堯臣方三十三
歳遷至侍御史會蔡元長復將起預政事黼諜堯
臣望風上疏以元長前日不合人情狀攻之初擠
朝堂然　上猶眷元長黜堯臣爲萬州監稅而元
長竟不告廷堯臣繼寢是行黼敗堯臣亦遭斥建
炎中監察御史李宋疏其爲黼鷹犬誤國之罪始
詔除其初秦會之主洋高客堯臣以緒州掾曹同
爲京東漕同試官因以厚其會之擅國遂盡復故
官雖不敢用招至武林每延致相府款密叙舊堯

臣以前所錫萬金築園亭于西湖之上極其雄麗
今所謂陳侍御花園是也會之殂湯致遠爲御史
欲露臺評而周爲高方崇堯臣之事凡致遠之腹
心力回護之遂先以壽終李仁父長編載胡交
修綴其祠命之章尤摘其奏其黜罷爲高作行狀
以蓋前迹爲高後亦悔之會之炎炎時前御史敵
於國門外建事以此可見　爲高之子樂云
靖康之變士大夫紀錄排日編綴者多矣其間蓋亦
有說事爲近從親舊家得其時進士黃時偁徐揆
段光遠三人所上虜酋書皆大宋進士黃時偁謹
齋沐裁書于大金二帥曰嘗謂良藥苦口利於病
忠言逆耳利於行若夫樂軟熟而憎鍼切取諫美
而捨忠良雖堯舜無以致治時偁淮右寒生家襲
儒業老父每訓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罔可輕言
自取戮辱由是鉗口結舌守分固窮未曾敢以片
言辯時是非方今　國家艱難苟有見聞寧忍甘
蹈盲聾之域非不知身爲宋民不當以狂妄之辭
干冒元帥聰聽也非不知一言忤意死未塞責也
直欲内報　吾君之德外先二元帥之名一身九
死又何憾焉時偁切覩　我宋自宗寧以來姦臣
誤國竊弄威柄者有之妨公害民者有之大啓倖
門壅遏言路者有之所以元帥因之遂有此舉

道君太上皇帝親降詔書反已痛責斷出宸心乃
傳大寶 今皇帝即位未久適丁國難以孝行感
彰天人咸服今元帥斂城不下蓋爲此也時佣伏
覩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國書止爲催督金銀表
段有去須索之外必不重取禮數優異保無它虞
柰何都民朝夕思念然頂煉臂延頸跂踵以望
御車之塵也元帥豈不念天生萬民而立之君以
主治之乃復須索他物絡繹不絕參酌以情雖不
足以報再生之萬一然方冊所載自古及今未聞
有大事既央反緣細故而延萬乘之君者謹以國
書似非初意愚切惑之念我 國家養蓄傷財也
民之事結怨連禍之人尚可目也曰內侍伶倫妓
女是已曰宮室衣服聲樂是已今軍前一一須索
唯復謂此悉皆國害堅欲爲我痛拔其根株耶亦
欲驅挐歸境以爲自奉之樂耶軍機深密非愚所
可得而知也法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
暴亂止奢侈又曰爲彫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
事者必禁之願元帥詳覽此章孰思正論殺人以
挺與刃無以異也儻使宿姦復被新寵是猶禾莠
相雜而耕者未耘膏肓之疾而醫者未悟則將日
漸月漬習以成風不害此而害彼何時已矣時佣
憎不知書愚不練事言切而其意甚忠事雖小而

所繫甚大方議修書鋪陳管見未及形言衆乃自
禍嗚呼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老蠹巨惡難於逃覆
載之中也且如內侍藍訢醫官周道隆樂官孟子
書俱爲平昔僥濫榮冗今取過軍前坐席未暖乃
忘我宋日前恩寵之優不思兩國修講和好之始
尚循故態妄興間諜稱有金銀在本家窖藏遂煩
元帥椎問考諸人用心雖粉骨碎軀難塞滔天之
罪請試陳之今焉明降 御筆根括金銀以報大
金活生靈之恩切須盡力不可惜人情苟可以報
大金者雖髮膚不惜只是要有盡取於是有司累
行勸諭及指爲禁物稍有隱藏以軍法從事其間
豈根括非不盡心上至 宗廟器皿下至細民首
飾鍪其所有欲酬再造而 天子且曰朕可以報
金國者雖髮膚不惜凡爲臣子固當體國愛君足
兩以上盡合送納藍訢等不務濟 朝廷之急報
元帥之仁輒抵冒典憲埋窖金銀慳吝庸迴無如
此之甚者若使未過軍前則人人蓄爲私貲論當
時根括指揮已合誅戮切恐遂人耶緣有司根取
犒賞亦嘗囚禁抉此爲仇意要生事厥罪尤不可
赦愚竊正當拔擢之際猶敢懷姦罔上取快一時
異日安居爲國患也必矣亮元帥智周萬物不待
斯言察見罪狀文王問太公主臨如何太公答曰

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聖人垂教良有以也伏望元
帥攜乾坤之度垂日月之明毋納讒譖以玷大德
將藍許等先賜行遣徇首京城不惟掃蕩宿釁又
可以懲戒後人仍願元帥務全兩國之驩以慰生
靈之心請我 鑾輿早還禁衛軍前或有所闕
朝廷亦必不違書之青史傳爲盛事豈不韙歟太
學生徐揆等謹獻書于大金國相元帥太子元帥
揆等聞昔春秋魯宣公十一年伐陳欲以爲縣申
叔時諫曰諸侯之從者曰討有罪也今縣陳是貪
其富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
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後之君子莫不多申
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且想其
風采爲不可及昔 上皇任用非人政失厥中背
盟致討元帥之職也大肆縱兵都城失守 社稷
幾亡而復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
靈幾死而幸免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入陳之功未
能遠過 我宋皇帝以萬乘之尊兩造轅門議貢
軍之貲加徽號之請越在草莽信宿迺返國中喁
喁企望屬車塵者屢矣今生民無主境內騷然忠
義之士食不下嚥又聞道路之言以金銀未足
天子未還揆等切惑之蓋金銀之產不在中國而
在深山窮谷之間四方職貢歲有常賦邦財既盡

海內蕭然帑藏爲之一空此元帥之所明知也重
以去歲之役增請和之幣獻犒賞之資官吏征求
及於編戶都城之內雖一婦之飾一器用之微
無不輸之於上以酬退師之恩也又自兵興以來
邦國未寧道路不通富商大賈絕迹而不造境京
師屢民蓄積素厚者悉散而之四方矣閒有從官
王族仰給於俸祿者飦粥之外儲無長資豈復有
金銀之多乎今雖 天子爲質猶無益於事也元
帥體大金皇帝好生之德每以赤子塗炭爲念大
兵長驅直抵中原未嘗以屠戮爲事所以愛民者
至矣凡元帥有存 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乃
以金銀之故質君是猶愛人子弟而辱及其父祖
與不愛奚擇元帥必不爲也昔楚子圍鄭三日克
之鄭公肉袒牽羊以迎左右曰不可許王曰其君
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春
秋書之後世以爲美談揆等願元帥推惻隱之心
存終始之惠反其君父損其元數班師振旅緩以
時月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獻則楚子封陳之
功不足道也國中之人德元帥之仁豈敢頃忘傳
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揆等雖卑賤輒敢說死以
紓君父之難惟元帥矜之大宋進士段洸遠謹齋
沭裁書百拜獻于大金元帥軍前僕嘗讀春秋左

傳有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又甞讀禮記聘義有
曰輕財重禮則民遜矣讀至於斯未甞不三復斯
言掩卷長嘆切謂非賢聖之人疇能如此仰而思
之在昔　太祖皇帝膺天明命以揖遜受禪奄有
神器爲天下君　創業垂統重熈累洽垂二百年
東漸西被南洽北暢薄海內外悉爲郡縣殊方絕
域悉爲鄰國聘問交通絡繹道路其間義重禮隆
恩深德渥方之他國惟大金皇帝爲然比年以來
本朝不幸姦臣用事宦官擅權罔知陳善閉邪而
格其非罔知獻可替否而引之當道欺　君誤
上蠹國害民靡所不至姦臣可罪庶民可弔事一
至此則弔民問罪之師有不得已而舉也共惟大
金元帥舉問罪之師施好生之德念　今聖之有
道憫斯民之無辜效兵不下宗社再安生靈獲全
深厚之惠若海涵而春育生成之賜若天覆而地
載兩國永和萬姓悅服夫如是則親仁善鄰爲以
加於此哉特枉　鑾輿爲民請命重蒙金諾與國
通和　帝謂髮膚亦所不惜況於金帛豈復有辭
宵旰焦勞不遑寢食官户根括急於星火竭帑藏
之所積罄貧下之所有甘心獻納莫或敢違雖廣
蕩之恩難以論報而有限之財恐或不敷久留
聖駕痛切民心夙夜匪懈而事君之禮廢於朝號

泣旻天痛君之民痛於道仰望恩慈再垂矜念冀
聖駕之早還慰下民之痛切夫如是則輕財重禮
爲以加于此哉伏念光遠草茅寒士沐浴膏澤涵
泳　聖涯悛受其賜于茲有年才疎命薄報德無
階今茲　聖駕蒙塵于外僕雖至愚喑嗚泣涕疾
首痛心其於庶民尚幸仰賴元帥再生之恩若天
地無不覆載於人無所不容僕是以敢輸忠義激
切之誠干冒威嚴仰祈　垂聽俯賜矜憐無任戰
懼皇恐哀懇之至不宣擾攘之際排難解紛伏節
死誼有如此者嘉其忠義慨慷歲久慮不復傳所
以錄之
張邦昌爲虜人所立反正之功蓋出于呂舜徒呂氏
自敘甚詳不復重紀咎其端者堂吏張思聰也
應天中興思聰已死　詔特贈宣教郎思聰守謀
道知書能文甞從先人學今其子孫尚有事刀筆
于省中者然亦不振虜人立張僞詔與其謝牘併
錄于後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
一日辛巳　皇帝若曰先　皇帝肇造區夏務安
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方國措
于治平粵惟　有宋爰乃通隣貢歲幣以交歡馳
星軺而講好斯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大造于宋
也(指斥不錄)今者國旣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非

貪土遂致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
疏通神姿睿哲在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
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傒擇其賢者非予
其誰是用遣使諸部官都署尚書左僕射權簽書
樞密事韓昉持節備禮儀以璽綬冊命爾爲
皇帝以援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
除西夏封新疆場仍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
脩汝勿疲于述職聘問歲致汝無綏於忱誠於戲
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而臨之君不能獨理
故樹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非賢不守其于
有位可不慎歟予懋乃德嘉乃丕休日愼一日雖
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
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今月初七
日依奉　聖旨特降樞臣俯加封冊退省庸陋之
資何堪對揚之賜尋因還使附致感悰願亟拜於
光儀屬少伸於謝禮未聞台令殊震危衷遂遣從
官具敷誠懇重蒙𠡠諭仰戴眷存然而揣自未前
撫躬無措恐浸成於斡綴實深積於兢惶伏望恩
慈早容趍謁俟取報示徑伏軍門拳拳之誠併留
面叙不宣謹白建炎元年　詔云九月二十五日
三省同奉　聖旨張邦昌初聞以權宜攝國事嘉
其用心寵以高位雖知建號肆赦度越常格支優

賞賜錢數百萬緡猶以迫於金人之勢其示外者
或不得已比因鞫治他獄始知在內中衣赭衣履
黃袍宿福寧殿使宮人侍寢心迹如此甚負　國
家遂將盜有神器雖欲容貸懼　祖宗在天之靈
尚加惻隱不忍顯肆市朝今遣奉議郎試殿中侍
御史馬伸問狀止令自裁全其家屬仍令潭州日
給口券常切拘管先是　祐陵在端邸有妾畫者
籍惠黠　上憐之小故出嫁爲都人聶氏婦
上即位頗思焉復召入禁中以其嘗爲民妻無所
稱但以彭婆目之或呼爲聶婆婆其實未有年也
恩倖一時舉無與比父黨夫族頗招權顧金錢士
大夫亦有登其門而進者逮　二聖北狩彭以無
名位獨得留內庭虜人強立邦昌僭位之後雖竊
處寢居多不敢當至尊之儀服御之僞未始易也
寢殿之遂不敢獲也一夕偶置酒彭生秉邦昌之
醉擁之曰官家事已至此它複何言即衣之赭色
半臂邦昌醉中猶能却彭呼二三宮人力挽而穿
之益之以酒挾邦昌入福寧殿使宮人之有色者
侍邦昌寢邦昌既醒皇恐而趍就它室急解其衣
固已無及矣邦昌卒坐此以死蓋詔中及之者
也姑叙邦昌初終于狀焉烏乎彭生者誠可誅矣
然當時在庭之臣被　二聖寵榮者尚奉賊稱臣

賣降恐後彼小人也又何足道哉（事出……）

粘罕相金國取大遼繼接 我朝既歸乃欲伐夏國

夏人陰爲之備久矣忽求與於夏言欲與萬人夏

人從其請先以所練精兵每一馬以二人御之給

言于金人曰萬馬雖有然本國之人牽攏今以五

千人押送請遣人交之粘罕遣人往取皆善騎射

者其實欲以窺之也至境未及交馬夏人群起金

國之兵悉殲夏人復持馬歸國粘罕乘退自此不

敢西向發一矢（王盧外祖太……）

揮麈後錄卷之四

揮麈後錄卷之五　汝陰　王　明清

謚以節惠孟子謂名之幽厲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易

三代以來君臣務取美稱遂至失實

國朝諸謚宋常山退朝錄備載之止於熙寧三年

明清謹續之于後然聞見未廣姑存所記懼遺落

尚多當嗣益之

后謚

慈聖光獻

宣仁聖烈

昭慈　昭懷

欽聖獻肅　欽成　欽慈

顯恭　顯肅　顯仁　明節

憲節　憲聖慈烈

成穆　成恭

妃謚

昭靜（貴妃）　明達懿文（後追册爲明達皇后）

明節和文（後追册爲明節皇后）　靖淑（賢妃王）

太子謚

沖憲（茂）　元懿（敷）　莊文（愭）

諸王謚

端獻　端懿　沖僖　悼敏（揖）　沖穆（材）

哀獻 俊　沖厚 門　惠 价　沖惠 僴

公主謚

賢惠 蜀國公主王晉卿室　賢穆 韓嘉彥室　賢德懿行 王師約室

賢穆明懿 錢景臻室　賢惠 張敦禮室　賢靜 柔志公主

淑和 崇福公主　沖懿 賢福公主　惇穆 懿福公主　順穆 介福公主

宗室謚

恭憲 世雄　恭孝 宜旦仲從士歟克寬　榮穆 宗暉　僖簡 宗景

康孝 仲御　僖靖 承裕　僖安 仲汾　恭僖 宗博

僖穆 宗璞　和恭 承顯　康僖 克戒　勤孝 宗愈

彰和 克和　僖惠 宗隱宗勉　修安 克敦　孝靖 宗綽

簡獻 仲恕　安憲 宗[illegible]士　孝恪 仲蔚　彰恪 仲揆

良僖 仲嬰[illegible]　孝僖 宗袞仲癸　僖惠 仲[illegible]　榮思 宗諤

孝良 仲臯令蓮　修簡 仲苑　和僖 仲防　欽修 仲碩

榮孝 仲荇仲韋　孝穆 世賊　惠孝 仲銓　孝修 世將令鑄

孝恪 世脩全[illegible]　安恪 仲珫　孝簡 世[illegible]　順思 仲[illegible]

孝恪 仲撩　孝恭 世恪世括　彰孝 仲趨　孝彰 仲僕

恭惠 叔統　純僖 仲麗　惠和 檢之　忠孝 世表叔[illegible]叔充

榮惠 世設　良恪 克章叔[illegible]令壙　安良 世[illegible]　容孝 叔亞

惠恭 世策　榮恪 叔[illegible]叔[illegible]　恭宣 世鳴　榮敏 叔[illegible]

良恭 世亨　良憲 叔敖　益 世逢　孝敏 士[illegible]

思恪 叔安　莊靖 叔苗　莊節 叔[illegible]　温獻 令圍

良裕 士[illegible]　忠敏 令[illegible]　孝榮 令鐸　良懿 令[illegible]

安惠 世顯　安僖 秀王　温靖 士崗

恭靖 士[illegible]士[illegible]不[illegible]　襄靖 令應　文獻 令[illegible]

忠靖 上瑤　康 宗旦

宰相謚

宣靖 曾魯公公亮　忠獻 韓魏公琦　文忠 富韓公弼 張天覺商英

忠烈 文潞公彥博　正獻 呂申公公著　忠肅 劉同老摯 [illegible]

正愍 呂汲公大防　忠宣 范堯夫純仁　忠懷 蔡持正確

文恭 王禹玉珪　正憲 吳沖卿充　莊敏 韓玉汝縝

文定 韓儀公忠彥　文 王荊公安石　獻肅 鄭[illegible]公[illegible]之

文憲 劉[illegible][illegible]初正夫[illegible]　文正 司馬温公[illegible]　清憲 胡正夫[illegible]之

文肅 [illegible]　忠穆 [illegible]成公[illegible]　文和 [illegible]

忠定 [illegible]　文恭 陳康伯　正獻 陳福公[illegible]

文惠 [illegible]　文靖 [illegible]　文忠 [illegible]

執政謚

文憲 蘇公易簡　文定 張方平公[illegible]　文忠 歐陽[illegible]太

清獻 趙少[illegible]　康靖 趙[illegible]　章簡 [illegible]張子[illegible]公[illegible]

簡翼 [illegible]公　脩簡 [illegible]公[illegible]　莊定 王[illegible]存[illegible]

恭敏 [illegible]　定簡 温[illegible]　忠定 [illegible]

忠穆 [illegible]公[illegible]　安簡 [illegible]公亢　襄敏 王公韶

康懿 何中正　康節 張公昇　忠肅 [illegible]公[illegible]庭

文敏 呂吉父[illegible]　恭愍 [illegible]　恭敏 薛公向

獻簡 [illegible]公[illegible]　敏肅 蔡公[illegible]　懿簡 [illegible]

溫靖 孫公圖　莊敏 章公榮　文節 林子中
文簡 張康國 鄧洵武　文正 范元度　忠憲 种公師道
忠肅 劉立道 大中　忠文 張根 李彥弼　文懿 曾肇 韶仁
安惠 鄧聖求 呂伯　忠武 韓蘄王世忠　忠烈 張憲 王俊
忠獻 胡安公 世將　敏肅 魏道弼 朱巨　武穆 岳公飛
敏節 王子尚 爽　章簡 張彥正 程元鳳 克俊　忠敏 左光弼 與求
莊定 劉共父 珙　莊簡 李泰發 光　簡穆 平 大資 李
簡惠 周葵 義　莊敏 汪明遠　文安 洪景盧 遵
安簡 王公剛中　榮敏 劉渭之 康　啓節 王正道 倫

文臣諡

文穆 范成大　忠文 宋蜀公 尹穡 年　文恪 王中丞 儔

四十五

章敏 蔡元發 甫　懿恪 三宣 撫民　文憲 翰林 周必大 明
文簡 程大昌 李燾　宣簡 李浦 彥文　忠愍 李若水 侍郎
忠憲 歐陽傳　忠毅 向子韶　忠簡 張克戩
忠顯 劉公韐　文昭 曾翰 林筆　莊節 王復
恭愍 錢歸善 唐重　定愍 胡唐老　威愍 宋汝霖
剛愍 曾逢原 孝序　文靖 楊時 郎侍　文定 胡侍御 安國
忠襄 楊邦乂　勇節 郭永　莊敏 蔣中
忠壯 章誼　康節 邵先生 雍　節孝 徐仲車 積
忠定 劉元城 安世　文康 葛勝仲 青　忠惠 蔡君謨 襄
文忠 東坡先生　忠宣 洪光弼 皓　獻簡 陳升彥 良翰
獻肅 胡周伯 沂 張大經 彥文　康肅 吳明可 芾　文清 曾吉父 幾

忠肅 陳瑩中 公海 瓘　忠介 王子飛 雲　清敏 豐稷 之
清孝 葛書思 君　僖敏 張如瑩　賢節 王庠
忠鄰 志宇 佐　忠確 張克公 戩　僖簡 莊公 岳
肅愍 宇文虛中　節肅 龔彥和 大　文惠 韓公 晉
文僖 姚祐 壽　忠敏 任德翁 伯雨　惠懿 貴 僕

武臣諡

忠愍 高永年　武莊 郝質　武恪 賈逵
忠敏 姚麟　武愍 劉法　忠節 李彥仙
忠壯 徐徽言 彥博　穆武 高繼勳　恭勇 楊惟忠
勤惠 王德 林　勤毅 宋守約　康理 楊應詢
康簡 高鈞 俊　威肅 劉仲武　勇節 郭永

三

忠勇 蘇緘　武安 吳玠　武順 吳璘
莊愍 种師中　毅肅 劉公 昌祚　忠介 楊宗閔
恭毅 楊震　武恭 楊存中　剛烈 劉位
忠 朱沖　勤威 馮守信　武僖 劉光世
武穆 劉錡　忠烈 趙立　義節 王忠植
莊敏 王厚　毅勇 關師古　壯愍 曲端
襄毅 楊政

外戚諡

恭敏 李遵勗 王師約　壯恪 劉永年　惠節 向傳範
康懿 向經　良僖 劉安民　榮穆 劉從愿
良顯 王惠　榮縱 向宗回　榮僖 高公繪

榮穆陳守貴　榮毅張綸　榮安王詵
端節韓嘉彥　僖靖鄭紳　恭榮鄭翌之
恭簡邢煥　安毅郭崇义　忠節高世則
榮懷高公紀　忠定曹誘　恭靖韓同卿
端靖郭師禹

內臣諡

忠靖劉有方　忠良賈詳　忠簡劉瑗
僖儉張茂則　忠愍李舜舉　僖敏宋用臣
忠敏李憲　安恪盧守勤　忠憲甲和
榮恪郝隨　恭僖王中正　恭敏芣老
恭節馬世寧　勤惠王仲　榮節康履

大中祥符間　章聖祀汾陰至泰山下聚觀者幾數萬人闐擁道路彎蹕不能進　上以詢左右或云村民所畏者尉曹也俾彈壓之即命亟召之少焉一綠衣少年躍馬疾馳而前羣衆大呼官人來矣奔走辟易而散　上笑云我不是官人邪王闢之

樊若水夜釣采石世多知之宋咸笑談録云李煜有國日樊若水與江氏子共謀江年少而黠時李主重佛法即削髮投法眼禪師爲弟子隨逐出入禁苑因遂得幸佛眼示寂代其住持建康清涼寺號曰小長老眷渥無間凡國中虛實輩盡得之先令若水走　闕下獻下江南之策江爲內應其後李主既俾各命以官江後累典名州家于安陸子孫亦無聞鄭毅夫爲江氏書目記載文集中云舊藏江氏書數百卷缺落不甚完予凡三歸安陸大爲搜訪殘秩墜編往往得之閭巷間無遺矣僅獲五百十卷通舊藏凡千一百卷江氏遺書具此矣江氏名正字元叔江南人　太祖時同樊若水獻策取李氏仕至比部郎中嘗爲越州刺史越有錢氏時書正借本謄寫遂并其本有之及破江南又得其逸書兼吳越所得殆數萬卷老爲安陸刺史遂家焉書盡萃其書架室貯之正既歿子孫不能守悉散落於民間火燔水溺鼠虫齧弃并奴僕盜去市人裂之以藉物有張氏者所購最多其貧乃用以爲爨凡一篋書爲一炊飯江氏書至此窮矣然余家之所有幸而僅存者蓋自吾祖田曹始畜之至予三世矣於余則固能保有之於其後則非余所知也然物亦有數或存或亡安知異日終不亡哉故記盛衰之迹俾子孫知其所自則庶乎或有能保之者矣書多用由拳紙方冊如笏頭青縑爲標字體工拙不一史記晉書或爲行書筆畫尤勁其末用越州觀察使印亦有江氏所題余在杭州命善書者補其缺未具也明清案馬令作南唐書及龍袞作江南野史云比朝聞李後主崇奉釋氏陰選

少年有經業口辯者往化之謂之一佛出世号爲
小長老朝夕與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
又說令廣施梵刹營造塔像身被紅羅銷金三事
後主因譏其太奢乃曰 陛下不讀華嚴經爭知
佛富貴自是樸樣縱恍兵機守禦之謀恍然而弛
帑廩漸虛財用且竭又使後主於牛頭山大起蘭
若千間聚徒千衆旦暮設齋食無非異方珍饌一
日食之不盡明旦再具謂之折倒時議謂折倒爲
煨之讖及大兵至獲爲營署北朝又俾僧於采石
磯下草庵自云少而草衣木食後主遣使齎貨供獻
以往倖爲不受乃陰作通穴及累石爲塔闊數圍
高逾數丈而夜量水面及王師克池州而浮梁遂
至繫于塔穴以渡南北不差毫釐師徒合圍召小
長老議其拒守對曰臣僧當揖退之於是登城大
呼而揮麾兵乃小却後主喜令僧俗兵士誦救苦
觀音菩薩滿城沸湧未幾四面矢石雨下士民傷
死者衆後主復使呼之託疾不起及誅皇甫繼勳
之後方疑無驗乃鴆而殺之觀宋鄭所記則知李
氏國破之際所鴆者非真又以計免而歸
本朝遂饗兵牧之任也
三朝史孟昶傳云其在蜀日改元廣政周世宗既取
秦鳳昶撰致書世宗自稱大蜀皇帝世宗怒其抗

禮不荅其書真迹今藏樓大防所用録于左七月
一日大蜀皇帝謹致書于大周皇帝闕下 竊念自
承先訓恭守舊邦匪敢荒寧于茲二紀頃者晉朝
覆滅何建來歸不因背水之戰爭遂有仇池之土
地洎審遣君歸北中國且空暫興敝邑之師更復
武都之境斷下闕寶爲下國之邊陲其後漢主徑自
并汾來都汴浚開征東之未息尋神器之有歸伏
審貴朝先皇帝應天順人繼統即位奉玉帛而未
克承弔卹之空遺但傷嘉運之難諧適對新權之
且隔以至前載忽恣蕃徒據舉全師土疆尋隸於
大朝將卒亦拘於貴國幸蒙皇帝惠其首領以
衣裘徧禪盡補其職員士伍徧加於糧賜則在彼
無殊於在此敝都寧比於推都方懷全活之恩非
有放還之望今則指揮使蕭知遠馬從謹等押領
將士子弟共計八百九十三人已到當國具審皇
帝迴開仁惻深念支離厚給衣裝兼加巾屨給公
程之驛料散還分之緡錢仍以負傺之迴還安知
所報此則皇帝念疆場則已經革幾代舉干戈則
不在盛朝特軫優容曲全情好永懷厚義常貯微
衷載念前在鳳州支敵虎旅偶於行陣曾有拘擒
其排陣使以立已下尋在諸州安排及令軍募收
管自來各支廩食並給衣裝仰緣比者不測宸襟

未敢放還鄉國今既先蒙開釋已認沖融歸朝雖
愧於後時報德未酬於此日其胡立已下今各給
鞍馬衣裝錢帛等尊差御衣庫使李彥昭部領送
至貴境望垂宣旨收管矧以昶昔在幽閩即離并
都亦承皇帝鳳起晉陽龍興汾水合敘鄉關之分
以陳玉帛之懽儻蒙惠以嘉音即行專馳信使謹
因胡立行次聊陳感謝詞莫披述伏惟仁明洞垂
鑒念不宣 明清嘗跋其後云歐陽文忠公五代史
世家序云蜀險而富故其典章粲然此書文亦奇
尤先生所謂豈非出於世俗降表李昊斯言信歟
項歲姚令威注五代史惜乎不見是卷也

國朝以來父子兄弟叔姪以名望顯著爲縉紳稱之
於一時者如二呂正獻端左丞餘慶二賈可象低
望之儼二孫次公何鄰幾僅二宋元憲庠景文祁
二錢子高彥遠子飛明逸二蘇才翁舜元子美舜欽
二吳正肅育正憲充二程明道先生顥伊川先
生頤二章莊敏楶申公惇二張橫渠先生載天祺
戩二邵安簡亢不疑必二蔡元長京元度卞二鄭
德夫久中達夫居中二鄧子能洵仁子常洵武三
陳文忠堯叟文惠堯佐康肅堯咨三蘇文安先生
洵文忠軾文定轍三沈存中括文通遘睿達遼三
王荊公安石平父安國和父安禮三孔經父文仲
常甫武仲毅甫平仲三曾南豐先生鞏文肅布文
昭肇三韓康肅絳持國維莊敏縝三范蜀公鎮子
功百祿淳夫祖禹三劉原父敞贛父攽仲馮奉世
是也

太宗實錄淳化五年五月李順之平帶 御器械張
舜卿奏事言臣聞順已遁去諸將所獲非也
太宗云平賊纔數日汝何從知之徒欲害人功爾
上怒叱出將斬之徐曰前代帝王赦殺人正爲
此輩然其父戍邊以死遂貰之但罷近職舜卿父
訓爲定遠軍節度使卒於鎮故 上念之 明清後
觀沈存中筆談云蜀中劇賊李順陷劍南兩川關
右震動 朝廷以爲憂後王師破賊梟李順收復
兩川書功行賞了無間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順
尚在廣州巡檢使臣陳文璉捕得之乃眞李順也
年已七十餘推驗明白囚赴闕覆按皆實 朝廷
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斬順賞文
璉二官仍除閤門祗候文璉家有李順案款本末
甚詳順本蜀江王小波之妻弟始王小波反於蜀
中不能撫其徒衆乃共推順爲主順初起悉召鄉
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財粟據其生齒足用
之外一切調發大賑貧乏錄用材能存撫良善號
令嚴明所至一無所犯時兩蜀大饑旬日之間歸

李重進　明馬兒　姚泓　駱賓王　黃巢

之者數萬人所向州縣開門延納傳檄所至無復守壘及敗人常懷之故順得脫去三十餘年乃始就戮如此則當平蜀時逃去無可疑矣信知盜亦有道焉然舜鄉非　太宗之全育則歸於巡矣頃見王仁裕洛城漫錄云張全義爲西京留守識黃巢于羣僧中而陶穀五代亂紀云巢既遁免祝髮爲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着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暉又僧史言巢有塔在西京龍門號翠微禪師而世傳巢後住雪竇所謂雪竇禪師即巢也然明州雪竇山有黃巢墓歲時邑官遣人祀之至今而太平廣記載則天時宋之問謫官過杭州遇駱賓王于靈隱寺披緇在大衆中與之問詩有樓觀滄海日門枕浙江潮之句唐夷堅集言南嶽寺僧見姚泓五季之閒錄云　太祖仕周受命北伐以杜太后而下寄于封禪寺抵陳橋推戴韓通聞亂亟走寺中訪尋欲加害焉主僧守能者以身蔽之遂免　太祖德之即位後極眷寵之年八十餘臨終語其弟子曰吾即澤州明馬兒也馬兒五代之巨寇也贊寧續傳載去開寶末江州圓通寺旦過寮中有客僧將寂俄袒其背以示其徒有彫青李重進三字云我即其人脫身煙焰至于今日而近日陸務觀倩尊

姚平仲　逃命

錄言老內侍見林靈素于蜀道李吹仲李自云嘗遇姚平仲于廬山授其入段錦之術未知果否要是夠黠之徒多能逃命於一時皆此類文瑾洪進之子也

真宗實錄召試神童蔡伯俙授官之後寂無所傳明倩因於故書中得其奏狀一紙今錄于此司農少卿管勾江州太平觀蔡伯俙奏臣輒陳愚懇仰凟眷聽退省愆尤甘俟竄殛臣見係知州資任乞管勾宮觀奉勅授前件差遣於舒州居住自熙寧八年八月三日到任伏念臣先於大中祥符八年

真宗皇帝遣內臣毛昌達宣召賜對試誦　真宗皇帝御製歌詩即日蒙恩釋褐授守秘書省正字臣遭遇之年方始三歲及賜臣　御詩云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終篇後批閏六月十五日勅賜見刊刻在本家收秘續蒙宣赴東宮侍仁宗皇帝讀書朝夕親近頗歷歲年以臣父龜從進士及第臣幼小難以住京因乞將帶出外又蒙恩賚優渥其後臣年一十七歲以家貧陳乞差遣仁宗皇帝聖念矜憐特依所乞仍有旨餘人不得援例自茲累歷任使今來本任至來年二月當滿切念臣幼稚幸會叙官從事勉勵愚拙今已白首重念臣生事蕭條累族重大又無得力兒男可以

供侍一日捨祿無以爲生幸遇　皇帝陛下至仁至
治無一物失所其於老者惠卹尤深臣以祥符八
年三歲甲子庚申節未至衰老欲望　聖慈特賜
許臣再任管勾江州太平觀一任覬仍廩稍得養
單貧祗飭閨門相傳忠孝庶幾補報以盡餘齡候
勑旨蓋元豐初計其年尚未七十司農少卿今之
朝議大夫也碌碌無所聞豈非聰明不及於前時
耶　御詩明倩偶記其全篇七閩山水多才俊三
歲奇童出盛時家世應傳清白訓男兒自得老成
姿初當移步來朝謁方及能言便誦詩更勵孜孜
圖進益青雲千里看前期後閑朱興仲續歸田錄

去伯倚字景蕃與晏元獻俱五六歲以神童侍
仁宗於東宮元獻自初梗介蔡最柔媚每太子過
門閾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踐祚元
獻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舊恩常領郡頗
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上識其姓名必曰藩邸舊
臣且令轉官凡更　四朝元符初致仕已八十歲
矣監司薦之乞落致仕與宮祠其辭略云蔡伯倚
年八十歲食祿七十五年余謂人生名位固可得
罕得綿長如此者以上朱錄中語曰併載之

張耆既貴顯嘗啓　章聖欲私第置酒以邀禁從諸
公上許之既畫集盡驩曰更願畢今夕之樂幸毋
辭也於是羅幃翠幕稠疊圍繞繼之以燭列屋蛾
眉極其殷勤豪侈不可狀每數杯則賓主各少憩
如是者凡三數諸公但訝夜備如是之永暨至徹
席出戶詢之則去已再晝夜矣　宋蔡仲言

韓忠憲億景祐中參　仁宗政事天下稱爲長者四
子仲文綜子華絳持國維玉汝縝俱禮部奏名忠
憲啓　上曰臣子叨　陛下科第雖非有司觀望
然臣既備位政府豈當受而有之天下將以謂由
臣故致此臣雖不足道使　聖明之政人或以議
之非臣所安也臣教子既已有成又何必昭示四
方以爲榮觀哉乞盡免殿試唱第幸甚誠懇再三
上嘉歎而允所請忠憲既薨仲文子華玉汝相繼
再中科甲獨持國曰吾前已奏名矣當遵家君之
言何必布之遠方耶不復更就有司之求故文潞
薦持國疏云曾預南宮高薦從不出仕宦其後子
文知制誥子華玉汝皆登宰席持國賜出身至門
下侍郎爲　本朝之甲族云[illegible]六韓凡十韓[illegible]詩卻不及此

揮麈後錄卷之五

汝陰王明清

韓持國既以忠憲任爲將作監主簿少年清修不復以軒冕爲意將四十矣猶未出仕宋元憲欲薦孔寧極旼偶觀其詩卷廼得持國所和篇誦之大喜遂捨寧極而薦持國繇是賜第入館嘉祐中與司馬文正呂正獻王荆公號爲四友元祐初登政府後坐弃地入黨籍謫居均州遇赦復官以朝議大夫致仕年八十四以卒嘗語其猶子仲子寔曰以昔日受命覃恩上課計以歲月寄禄恰及是官復何憾耶元龍元吉即其後也楊如晦云

仁宗朝侍御史王平字保衡候官人章聖時初爲許州司理參軍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旁家收繫之吏捕得驢指爲殺女子者訊之四旬田旁家認收繫其驢實不殺女子保衡意疑甚以狀白府州將老吏素彊了不之聽趣令具獄保衡持益堅老守怒曰掾懦耶保衡曰坐懦而奏不過一免耳與其阿旨以殺無辜又陷公於不義校其輕重孰爲愈耶州將因不能奪後數日河南移逃卒至許劾之乃實殺女子者田旁家得活後因衆見州將謝曰微司理幾悞殺平人此與夫錢淡成何異位雖不顯保衡娶曾氏宣靖之妹生三子回字深父同字子直向字容季俱列兩朝史儒學傳所著書傳于薦紳爲多深父子汝字道原詩大尤奇有集先人作序行於世陰德之報有從來矣

李邯鄲命諸子名世人難曉後見孫長文云邯鄲之長子壽朋取三壽作朋之義次子復圭本三復白圭幼子德芻以三德芻其指如此宜乎人所不解也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疊足聚觀即以相公目之馬至於不能行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願識者司馬相公之風采耳呵叱不退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一時得人之心如此晁武子云

溫公在相位韓持國爲門下侍郎二公舊交相厚溫公避父之諱每呼持國爲秉國有武人陳狀省中詞色頗厲持國叱之曰大臣在此不得無禮溫公作皇恐狀曰吾曹叨居重位覆餗是虞詎可以大臣自居邪秉國此言失矣非所望也持國愧歎久之於此亦見公之不自矜也李粹伯云

王荆公在金陵有僧清曉於鍾山道上見有童子數人持幡幢羽蓋之屬僧問之曰往迎王相公幡上書云中含法性外習塵氛到寺未久聞荆公薨

晏元獻父名固在相位有朝士乃固始人往謁元獻
問其鄉里朝士曰本貫固縣元獻怒曰豈有人而
諱始字乎蓋其始欲避之生得談以應也前人亦
嘗記之又元厚之作參知政事日有下狀陳乞恩
例者啓曰爲部中不肯依元降旨揮厚之亦怒曰
止爲汝不依元降　旨揮耳 粹伯云

【九三】治平中有時君卿者鄭州人與王才叔厲淵爲中表
游學郡庠坐法被答以善筆札去爲穎邸書史裕
陵以其有士風每與之言時王荊公賢學翕然君
卿數稱道于　上前寖以縣是注意踐祚之後驟
加信任然初非荊公結之而才叔是時亦光顯矣
君卿後至正任團練使卒于元祐間　哲宗實録
有傳存焉其子希孟以醫學及第南渡後康志升
允之帥浙西辟爲機幕明受之變擭上廷有從逆
之言爲章宜叟誼斥退者後辟之初流于嶺外宜
叟録此大用

【九四】蔡持正之父黄裳任陳州録事參軍年逾七十陳恭
公自元台出爲郡守見其老不任職揮之令去黄
裳猶豫間恭公去倘不自列當具奏牘員斥黄裳
即上掛冠之請以太子右贊善大夫致仕今之通
直郎也卜居于陳力教二子持正與碩苦貧困饘
粥不繼久之持正登第黄裳臨終戒以必報陳氏
其後持正登政路恭公之子世儒以羣婢殺其所
生坐獄而世儒知而不發持正請并坐　神宗去
執中止一子留以存祭祀如何持正云五刑之贖
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其可赦邪竟寘極典世儒
子後以娶宗女補武官或云大將陳思恭即其孫
思恭子龜年嘗爲東宮春坊 孫長文云

【九五】熙寧中王和父守開封忽內降付下文字一紙云武
德卒擭之于宮墻上陳首有欲謀亂者姓名凡數
十人和父令密[illegible]獨有一薛六郎
者居甜水巷以典庫爲業和父令以禮呼來至廷
下問之云汝平日與何人爲冤薛云老矣未嘗妄
出門初無仇怨再三詢之云有族妹之子倫落在
外旬日前忽來見投貸貫不從怒罵而去初亦無
他和父云即此是也令釋薛而追其甥方在瓦市
觀傀儡戲才十八九矣捕吏以手從後捉其衣帶
回頭失聲曰豈非那事疎脫邪既至不訊而服和
父曰小鬼頭没三思至此何以窮治杖而遣之一
府歎伏 劉季高云

【九六】汪輔之宣州人少年有俊聲皇祐中貢舉開封以周
以宗彌爲賦題場中大得意既出宣言于衆以爲
解魁偶與數客飲于都城所謂壽州王氏酒樓間

隣閣有吳晉士人亦同場試者誦其所作輔之方
舉酒失措墜栝即就約共坐詢其姓氏乃云湖州
進士沈初也輔之去適聞公程文必奪我首薦然
我亦須作第二人後數日榜出果然是汪輔之登
第熙寧中爲職方郎中廣南轉運使蔡持正爲御
史知雜摭其謝上表有清時有味白首無能以謂
言涉譏訕坐降知虔州以卒有文集三十卷行於
世後數年與東坡之獄蓋始於此而持正竟以詩
譴死嶺外 韓德全太

九 元豐中先祖訪滕章敏公元發於池陽時楊元素過
郡二公同年生款留甚懽一日元素忽問公曰令
弟職漢在否先祖坐間甚訝其語伺小間因啓公
公曰熙寧初甫與元素俱受 主上東知非常益
眷遇諫偶同上殿陳于 上曰曾公亮久在相位
有妨賢路上曰然卿等何故都未有文字來明日
相約再對草疏已畢會弟中見之夜馳密以告曾
暨至殿前未出奏牘 上怒曰豈非欲言某人耶
其中事悉先來辨析文字見留此卿等爲朕耳目
之官不慎密乃尔言遂不行吾二人緣此失眷元
素所以深恨之東坡先生作滕公挽詩云先帝知
公早虛懷第一人謂受裕陵眷最先也又云高
平風烈在威敏典刑存滕蓋范文正之外孫而授
兵法于孫元規滕公舊身寒苦兄弟三人誓不異
居而有衆徹之弟即申號悍甚妄無所不至公一
切置之元祐中公自高陽易鎮維揚道経長次國
門先祖自陳留來會與朝士皆集舟次秦少游時
在館中少游辱公之知寂早吊畢來見先祖于舟
因爲少游言其弟凌讞諸孤狀少游不平策馬而
去翌日方欲解維開封府遣人尋滕光祿舟甚急
乃御史中丞蘇轍劄子言元發昔事 先帝早蒙
知遇有弟申從來無行今元發既死或恐從此凌
暴諸孤不得安居緣元發出自孤貧兄弟別無合
分財產欲乞特降 旨揮在京及沿路至蘇州已
來官司不得申干預家事及奏薦恩澤仍常覺察
奉 聖旨令開封府備坐榜舟次詢之乃少游耶
日徑往見子由爲言其事所以然耳昔人篤於風
誼乃尔今蘇黃門章疏中備載其劄子

十 先祖從滕章敏帳府踰十年每語先祖曰公不但僕
之交游寔師友焉平日代公表啓世多傳誦今載
東坡公文集中者寔先祖之文也章敏死先祖爲
作行狀東坡公取以爲銘詩其序中易去舊語裁
十數字而已章敏初名甫字元發元祐初以避高
十一 魯王諱以字爲名
曾客公諱易占字不疑歐陽文忠識其碑曰少有大

志知名江南爲文忠所稱如此則其人固可想矣既以豪俠自任　信州玉山令有過客楊南仲文采可喜氣槩頗相投公厚臨其行會與郡將錢仙芝不叶椐摭公以客所受爲賄公引伏受垢不復自辯竟除名徙英州以赦自便將刻其書於朝行次南都而卒時公子南豐先生子固已名重於世適留京師而杜祁公以故相居宋自來逆旅爲辦後事公既不偶以卒再娶朱夫人年未三十無以自存領諸孤歸里中南豐昆弟六人久益淪落與長弟華甫與每不利於春官里人有不相悅者爲詩以嘲之曰三年一度舉場開落殺曾家兩秀才有似簷間雙燕子一雙飛去一雙來南豐不以介意力教諸弟不舍晝夜嘉祐初與長弟及次弟布文肅公妹婿王補之無咎王彥深幾一門六人俱列鄉薦既將入都赴省試子將拜別朱夫人於堂下夫人歎曰是中得一人登名吾無憾矣榜出唱第皆在上列無有遺者是俗遇元夕第三夜多以更闌時微行聽人語言以卜一歲之通塞子固兄弟被薦時有鄉士黃其姓者亦預同升黃面有瘢俚人呼爲黃瘢子諸曾俱往赴省試朱夫人亦以收燈夕往閭巷聽之聞婦人酬酢告醬法云都得都得黃瘢子也得已而捷音至果然入兩榜文昭中第

兄弟三人數年之間並齊華貴曾氏盛此遂與公永外祖太

張芸叟治平初以　英宗諒闇將赴春試時偶當世主文柄以公生明爲賦題芸叟誤疊曆明字試罷自分黜矣及榜出乃居第四芸叟每稱負念省場中鹵莽延尔然未嘗輒以語人也當世後不相聞至元祐中芸叟以秘書監使契丹當世留守北門經由始脩門生之敬置酒甚驩酒半當世謂芸叟曰京頃作知舉時秘監賦中重疊用韻以論策甚佳因自爲改去擢置優等尚記憶否芸叟方飲不覺杯覆懷中於是再三愧謝而去前輩成人之美有如此者然得人材如芸叟者雖重疊用韻亦何愧哉 宋朱希真先生云

曾文肅爲相明清祖王兵部作郎一日文肅曰主上令薦臺諫當以公應　詔先祖辭曰某孕知非常一旦使居言路儻萌望有所不當言之則有負恩地不言則寔辜任使願受始終之賜幸甚文肅歎息而寢其議故外祖祭先祖文曰昔我先公知公最久引公諫垣公辭不就進退之際益敬素守謂此也

曾文肅元符末以定策功爰立作相登意信任建言改元建中靖國收召元祐諸賢而用之首逐二蔡而元長先已交結中禁膠固久矣雖去國而眷

東方澴自是屢欲召用而文肅輒尼之一日
徽宗忽顧首相韓文定去北方帥潘有關人處否
文定對以大名府未除人必刻批出蔡京除端明
殿學士知大名府仍過闕朝見文肅在朝堂一覽見
愕然忽字呼文定去師朴可謂鬼劈口矣翌日白
上以為不可上乾笑曰　朕嘗夢見蔡京作宰相
御為能過邪數日後臺諫王能甫吳材希旨攻文
肅上為罷二人文肅自恃以安然元長來意甚
銳始蔡偉之欲代范雎也甫次國門除尚書右丞
踰月之後文肅擬陳祐甫守南都元長以謂祐甫
文肅姻家許之乎　上面因遂忿爭次日入都堂
方下馬則一頂帽之卒喏于庭去錢殿院有狀申
啓視之乃殿中侍御史錢遹論文肅章疏副本文
肅即上馬徑出城外觀音院蓋承平時執政丐休
待罪之地也是晚鎖院宣翰林學士郭知章草免
文肅相制知章啓上未審詞意褒貶如何　上去
當用美詞以全體貌詰旦告廷以觀文殿學士知
潤州尋即元長為相時崇寧元年六月也陛辭之
際尉藉甚渥去秋晚相見抵潤未久而詔獄興矣
臺諫紛副本始於此 世父舅去
錢穆父與蔡元度俱在禁林二公雅相好元祐末穆
父先坐命詞以本官知池州元度送之郊外促膝

劇談繾綣不忍捨忽吏來請元度去已降旨內
翰除右丞中使將來宣押矣穆父起賀之元度喜
甚卒然而應曰十也何人不謂禮絕之敬生於坐
上　錢穆父亦為色動 蔡子因去
范德孺帥慶州日忽夏人入寇圍城甚急郡人惶駭
未知為計嗟諸將士無有以應敵其鋒者麾下有
老指揮使獨來前曰願勸軍令狀保無它范信之
已而師果退去德孺大喜厚賜以賞之且詢其逆
料之策老卒曰是無它術吾但大言以安衆耳儻
城破各自以逃竄何暇更尋一老兵行軍法邪 是忒子去
趙正夫丞相元祐中與黃太史魯直俱在館閣魯直
以其魯人意常輕之每庖吏來問食次正夫必曰
來日喫蒸餅一日聚飯行令魯直云欲五字從首
至尾各一字復合成一字正夫沈吟久之曰禾女
委鬼魏魯直應聲曰來力勑正整叶正夫之音闔
坐大笑正夫又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
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魯直曰想俱是蘿蔔與瓜
虀爾正夫銜之切骨其後排擯不遺餘力卒致宜
州之貶一時戲劇貽禍如此可不戒哉 陸務觀去
林仲平 鼎 仁宗朝著儒也二子希旦邵頗早擅克家
之業仲平沒有二幼子尚在襁褓未名既長兩兄
遂析其名示不忘父訓曰希曰旦曰邵曰頗後皆

爲閭人衣冠指爲名族 宋賢之大

范景仁嘗爲司馬文正作墓誌其中有曰在昔熙寧陽九數終謂天不足畏謂民不足從謂 祖宗不足法乃裒頑鞫凶託東坡先生書之公曰二丈之文軾不當辭但恐一寫之後三家俱受禍耳卒不爲之書東坡可謂先見明矣當時刊之紹聖之間治黨求疵其罪可勝道哉 陸務觀云

歐陽觀本廬陵人家世冠冕一祖兄弟自江南至今凡擢進士第者六七人觀少有辭學應數舉舉屢階明薦咸平三年登第授道州軍州推官考滿以前官迁于泗州當淮汴之口天下舟航漕運輳萃之所因運使至觀數既不即見郡守設食召之不起因爲所彈奏殆于職務遂移西某州追成資而卒于任所觀有目疾不能遠視苟輟讀行句去牘不遠寸其爲人義行頗聽先出其婦有子隨母所育及登科其子詣之待以庶人常致之于外寒燠之服每苦于單弊而親信僕隸至死曾不得侍宴語然其骨殖卒賴其子而收葬焉右龍衮字君章所著江南野録載歐陽觀傳觀乃文忠父文忠自識其父墓云太僕府君長子諱觀字仲賓咸平三年進士及第以文行稱於鄉里少孤事母至孝丁儲原太君憂時尚貧士教授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歲時祭祀淨佃鳴咽至老猶如平生喜待士戒家人俸勿留餘而居官以廉恕爲本官至泰州軍州判官卒年五十九 大中祥符三年二十日卒于官 葬吉水縣沙溪保之瀧崗累贈兵部郎中夫人彭城郡太君鄭氏年二十九而公卒居貧守節自誓躬紡無紙筆以荻畫地教其子脩學書卒年七十二 皇祐四年三月 [illegible] 附葬瀧岡 墓誌□撰居士人知制誥工部郎中判 有子曰早卒曰脩觀文忠所述則觀初無出婦之跡文忠又叙其考妣之賢如此衮蜈何人與文忠爲鄉曲豈非平時有宿憾與夫析望不至云爾信夫毀譽不可深信不獨君臺駁二書而已不可不爲之辯文忠公親筆今藏其孫役家 明清親見之

元豐中太原府推官郭時亮首薦授余行之有文字結連外界 神宗語宰相王歧公曰小人妄作固不足慮行之士人爲此恐有謀非使時陸農師爲學官與公素不相知欲秉此擠之奏曰學官陸佃與之厚善乞召問之翌日 上令以他事召直講陸佃對事未竟也 上徐問曰卿識余行之否佃曰臣與之有故初亦甚厚臣昨歸鄉里越州行之來作山陰尉携其妻子而捨其母臣以此少之自是往來甚疏 上曰儻如此不足以成事矣然農師

由此遂受知　神宗不次拔擢乃知窮達有命鉒
當國者不能巧抑其進焉行之既罷靳時亮改京
秩辭不受時人有詩太行之三截斷時亮一生休
行之靖之族孫也　陸務觀云
李端叔之儀趙郡人以才學聞於世弟之純亦以政
事顯名爲中司入座終以老龍帥成都兄弟韻頑
于元祐間端叔於尺牘尤工東坡先生稱之以爲
得發遣三昧東坡帥定武辟爲簽判以從朝夕酬
唱實王甚權建中靖國初爲樞密院編修官曾文
肅薦于　祐陵擢賜出身擢右史成命未頒而爲
御史錢遹論列報罷去國之後貴頗昌偵范忠
宣公疾篤口授其指令作遺表　上讀之悲愴之
餘稱賞不已欲召用之而蔡元長入相時事大變
祐陵裂去　御書世濟忠直之碑又降　旨　御
書院書碑首擇更不施行且興獄治遺表中語端
叔坐除名編管太平州會赦復官因卜居當塗奉
祠著書不復出仕適郭功父祥正亦寓郡下文人
相輕遂成仇敵郡娼楊姝者色藝見稱于黃山谷
詩詞中端叔喪偶無嗣老益無憀因遂畜楊于家
已而生子遇郊禋受延賞會蔡元長再相功父知
元長之惡端叔也乃諷豪民吉生者訟于朝謂冒
以其子受蔭冒籍受誣又坐削籍亦略見　徽宗
實錄楊姝者亦被決功父作俚語以快之云七十
餘歲老朝郎曾向元祐說文章如今白首歸田後
却與楊姝洗杖瘡其不樂可知也初端叔嘗爲郡
人羅朝議作墓志首云姑孰之溪其流有二一清
而一濁清者謂羅公也蓋指濁者爲功父功父益
以怨深刺骨焉久之其甥林彥振擒執政門人吳
可思道用事于時相子訟其冤方獲昭雪盡還其
官與子端叔終朝議大夫年八十而卒代忠宣之
表今載于此生則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畢
餘忠輒將垂盡之期仰瀆甚高之聽臣中謝伏念
臣賦性拙直亘生艱危忠義雖得之家[illegible]
同於人欲未始苟作以干譽不敢患失以營私蓋
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
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粵自治平擢爲御史繼逢
神考進列諫垣在職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
符擁節持橐守邊晚叨宥密之司再席鈞衡之任
遇事輒發更不顧身因時有爲止欲及物故知盈
滿之當戒弗思禍釁之陰乘万里風濤僅脫江魚
之葬四年瘴癘幾從山鬼之遊忽遭　睿聖之臨
朝首關纖介之舊物復官易地還使宣恩而臣目
已不明無復仰瞻於舜日身猶可勉或能親奉堯
言豈事理之能諧冀神明之見舍未復　九重之

入覲卒然四體之不隨空歎田畝之還上負乾坤
之造猶且強親藥石貪戀歲時儻狗馬於沉迷或
稍紓於報效今則膏肓已逼氣息僅存泉路非遥
聖時永隔恐叩閽之莫及雖結草以何為是以假
須臾偷生刳心瀝懇庶皇慈之俯賜深愚意之无祂
臣若不言死有餘恨伏望 皇帝陛下仁心寡欲
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覆遠絕朋
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擢拔幽隱以盡人材屏斥
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無輕議邊事包容狂
直而無遽逐言官若 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祐
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 泰陵實有
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復悉以 聖恩而特
敘尚使存殁猶汙瑕疵又復未解疆場之嚴兹惟
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
念無令後患常軫 淵衷臣所重者 陛下上聖
之資臣所愛者 宗社無疆之業苟斯言之可采
則雖死而猶生矣不詞窮形留神逝努興中道元
鎮作相提舉重循 太陵實錄書成加恩呂居仁
在玉堂取其中一對云惟 宣仁之誣謗未明致
哲廟之隆靈不顯于麻制中時人以為用語親切
不以蹈襲為非也端叔自號姑溪老農文有集六
十卷與先人往還者為多今尚有其親筆藏于家

將生之子名堯光嗣其家風止于選調家今猶在
宛陵姑孰之間村落中明清前年在宣城亦嘗令
訪問則狼狽之甚至有不可言者蓋端叔正始
之失使人慨歎王稱東都事略云端叔姑孰人非也
姚舜明庭輝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東坡
先生云公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于山
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
其所適晡後鳴鑼以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之
類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
中士女雲集夾道以觀千騎之還實一時之勝事
也姚令去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潁之初家潁上縣百社村
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為宣城令以才能稱
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氏臺之
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
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
蓼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
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
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
為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者投于合淝之西山以
死為龍穴山九子皆化為龍而石氏葬關州公之
兄為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

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潁間父老之口載于歐陽文忠之集古録云以上東坡先生所撰潁州昭靈侯廟碑宋元章作辯名諭刻于後云當有人而名路斯者乎蓋蘇翰林據舊碑以名路當是句斷斯潁上人也唐人文贅多如此宋刻略云亦明清比仕寧國因民訟度地四至有宣城令張路斯祠堂基者坡碑言侯嘗任宣城令則知名路斯無疑元章辯之誤矣明清向入壽春恭嘗以職事走淮有昭靈行祠而六安縣有鄭公山山下有龍穴今涸矣乃與公所戰者鄭祥遠也因併記之

曾文肅自高陽帥易青杜道出相臺馮文簡作守相見之本郡有一寄居王大夫名尚恭年高不出仕有鄉曲之舊頗一見公露小懇欲使其自言相予共飯可乎文肅領之翌日併之同坐郎之甚溫請間云某有一子頗知官業趣向不幸早死唯手足際自云初任荆南掾曹秩滿僦舟泛江而下偶與一婁婦共載因而野合有娠既抵京師分首聞婦人免身得雄後售與曾尚書家作妾今計其子亦十餘歲矣不知果否文肅云某向任三司使日置一獲云本貴種失身自傳攜一小兒來見俱隨行其以兒子畜之坐上曰令呼來大卿公一見抱持大慟云面見與亡兒無少異者今頎以見予文肅云雖如此然事不可料聞公今歲當任子願爲內舉畢稱補牒來當遣人送歸王且悲且喜彼此俊皆如文約文肅諸子兄弟名連絲字表德上以公字此子取名約字公詳示不忘曾氏而公詳之異母弟亦連名絢字公敏後易緻功公詳仕至郡守終奉直大夫緻功子炎以公詳蔭入仕嘗爲樞密使妻婦在文肅家生二子李本 爾族如一家焉婦亦姓王果名族後第乃信孺章與其子鼎相繼尹京云 外祖手記

揮麈後録卷之七

汝陰 王 明清

一六 國朝以來自執政徑登元台不歷次揆而升者薛文
惠呂正惠畢文簡丁晉公王文惠龐莊敏韓獻肅
司馬文正呂正愍章申公何清源鄭華原白蒙亨
徐擇之沈守約葉子昂獨相而久者章子厚是也
故其罷相制云爲之不置次輔所以責其成功後
來秦師垣豈止倍其數邪前此如王文公蔡師垣
雖信任之篤古今所無見之訓詞然中書右府各
皆官備而未始專持柄權歲月之深如是秦得志
之後有名望士大夫悉屏之遠方凡齰齕委靡不
振之徒一言契合自小官一二年即登政府仍止
除一廳循故事伴拜之制俸食充位而已蓋循舊
制一府一員伴拜不可闕也稍出一語斥而去之
不異奴隸皆褫其職名恩數奏薦俱不放行猶庶
官去

一七 御書碑額其始見之宋次道退朝録 御書閣名或
傳蔡元度爲請 裕陵書以賜王荆公家未詳也
次道所紀碑名之後韓忠獻曰 兩朝顧命定策
元勳曾宣靖曰 兩朝顧命定策亞勳富文忠曰
顯忠尚德司馬文正曰清忠粹德趙清獻曰愛直
高武烈曰决策定難顯忠基慶高康王曰克勤敏
功鍾慶韓獻肅曰忠弼孫温靖曰純亮范忠宣曰
世濟忠直韓文定曰世濟厚德姚兕曰世濟忠武
趙隆曰旌忠馮文簡曰吉德王文恭曰元豐治定
弼亮功成蔡持正曰元豐受遺定策勳臣折可適
曰旌武劉仲偃曰旌忠褒節陳長卿曰褒功顯德
秦敏學曰清德啓慶。 御書閣名王文公曰文謨
丕承蔡元長曰君臣慶會元度曰元儒亨會吳靳
老曰勳賢彙才父曰耆英劉德初曰儒賢亨會楊
正父曰安民定功 運與德史直翁曰清忠亮直
秦會之曰决策和戎精忠全德鄭達夫云動賢承
訓何伯通云嘉會成功蔡攸曰濟美象賢余源仲
曰賢弼亮功鄧子常曰世濟忠嘉白蒙亨曰醇儒
王黼曰得賢治定蔡持正曰褒忠顯功蔡攸曰繼
衣美慶朱勔曰顯忠童貫曰褒功高俅曰風雲慶
會秦會之曰一德格天楊正父曰風雲慶會史直

一八 翁曰明良亨會其它尚多未能盡紀當俟續考

元豐中先祖同滕章敏王荆公于鍾山臨別贈言云
立德廣量行惠恭特爲兩公別後之戒安石亦終
身所行之者也先祖去以其所見前二語則相公
誠允蹈之但末後之言相公在位時行青苗免役

一九 之法于天下未審如何公默然不應

東坡先生爲韓魏公作醉白堂記王荆公讀之云此

韓白優劣論示元祐中東坡知貢舉以光武何如高帝爲論題張文潛作參詳官以一卷子携呈東坡云此文甚佳蓋以先生醉白堂記爲法東坡一覽喜曰誠哉是言擢寘魁等後拆封乃劉燾無言也

東坡先生爲兵部尚書時爲說之言黃州時陳慥相戲曰公只不能作佛經曰何以知我不能曰佛經是三昧流出公未免思慮出耳曰君知予不出思慮者胡不以一物試之陳不肯曰公何物不曾作題目今何可相煩者復強之乃指其首魚枕冠曰頌之曰假君子手爲予書焉可也陳於是筆不及盆墨紙且笑曰便作佛經語耶說之請公書是頌曰不揆輒欲著其作頌始初本末如此以視後之學者而留落頽墮負其初志三十有三年矣今年以其頌歸謝甥伋伋聞而有請所不得辭遂亟識之并以當時所書李潭馬贊歸伋宣和七年乙巳二月十六日丁巳朝請大夫致仕晁說之題右晁四丈以道跋東坡書著之于編欲使後人知作文之所因眞迹今藏謝景思家

李撰字子約毗陵人曾文肅在眞定李爲敎授家素窮約夫人嘗招其母妻燕集時有武官提刑宋者妻亦預席宋妻盛飾而至珠翠耀目李之姑婦所服浣衣不潔情各携其子俱來宋之子眉目如畫衣裝華煥李之子瘁甚然皆絃誦如流左右共哂之夫人笑曰教授今雖貧諸郎俱令器它時未易量提刑之子雖楚楚其服但趍走之才耳子約五子四登科三人至侍從二人爲郎彌綸彌大彌性彌遜彌正也宋之子後止於閤門祗候果如夫人之言 老親云

陳瑊虛中瑩中之弟也以名家典郡知吉州日徐師川通判郡事師川恃才傲世不肯居人下嘗取虛中所判抹而改之然非所長也虛中語師川曰足下塗抹瑊之批判雖不足道然公所改抹未當奈何况夫佐官妄改長官已判於法不輕即呼通判廳人吏將坐以罪師川知己之屈也祈原之虛中曰此亦甚易君可使瑊之前判如故即便釋吏矣師川於是以粉筆塗去己之改字以呈虛中虛中遂貫之虛中能以理服師川不復飾非皆可喜也

蔡元度爲樞密與其兄內相搏力祈解政遷出于郊外觀音院去留未定也平時門下士悉集焉是時所厚客已有叛元度者元度心不能平飯已與諸君步廊廡觀壁間所畫熾盛光佛降九曜變相方群神逞威之際而其下趍走有稽首默敬者元度笑以指示羣公曰此小鬼最叵耐上面勝負未分他底下早已合掌矣客有慚者

元祐初揚康功使高麗別蔡從諸公問以所委皆不
答獨蔡元度曰高麗磬甚佳歸日煩爲置一口不
久康功言還遂以磬及外國奇巧之物遺元度甚
豐它人不及也或有問之者康功笑曰當僕之度
海也諸公悉以謂役於巨浸不復以見屬獨元度
之心猶冀我之生還吾聊以報其意耳 韓簡伯云

汴水湍急失足者隨流而下不可復活舊有短垣以
限往來久而傾圮民佃以爲浮屋元祐中方達源
爲御史建言乞重脩短垣護其堤岸疏入報可遂
免渰溺之患達源名蒙桐廬人陳述古壻多與蘇
黄游奏疏見其家集中用載於此臣聞爲治先務
在於求民疾苦與之防患去害至於一夫不獲若
已推而納於溝中昔者子產用車以濟涉未若大
禹思溺者之由已溺之心如此故能有仁民之實
形於政令而下被上施欣戴無斁今汴堤修築堅
全且無車牛渟淖故途人樂行於其上然而汴流
迅急墜者不救頃年並流築短墻爲之限隔以防
行人足跌乘馬驚逸之患每數丈輒開小缺以通
舟人維纜之便然後無顛溺之虞此來短墻多隨
而依岸民廬皆蓋浮棚月侵歲展岸路益狹固已
疑防患之具不周矣近軍巡院禁內有馳馬逼墜
河者果於短墻頹圮之處也又聞城內續有墮溺
者盖由短墻但係河清兵士依例修築而未有著
故官司不常舉行欲望降指揮京城沿汴南北兩
岸下至泗州應係人馬所行汴岸令河清兵士並
流修墻以防人跌馬驚之患每數丈聽小留缺不
得過二尺或有圮毀即時循補其因裝卸官物權
暫拆動者候畢即日完築或有浮棚侵路亦令徹
去委都水監及提舉河岸官司常切檢察令天下
皆知 朝廷惜一民之命若保赤子聖時之仁術
也達源生三子元脩字時敏元若允迪元發道縱
皆有才名于宣政間允迪嘗爲小蓬出以爲陰德
之感時敏之子即務德也

東坡先生自黃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上
偶作詞云何人無事燕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鬧
史君還太守劉士彥本出法家山東木強人也聞
之亟謁東坡云知有新詞學士名滿天下京師便
傳在法泗州夜過長橋者徒二年況知州邪切告
收起勿以示人東坡笑曰軾一生罪過開口常是
不在徒二年以下 張唐佐云

建中初曾文肅秉軸與蔡元長兄弟爲敵有當時文
士與文肅啓略云扁舟去國頌聲惟在於曾門策
杖還朝足迹不登於蔡氏明年文肅南遷元度當
國即更其語以獻曰幅巾還朝輿頌咸歸於蔡氏

扁舟去國片言不及於曾門士大夫不足羨如此

老觀 土山 木元 章

紹興中章子厚在相位曾文肅居西府文肅忽苦腹疾子厚來視病坐間文肅忽思滕沙粥時外祖空青先生曾公卷在侍側咄嗟而辦文肅食之甚美子厚猶未去也詢其速致之術空青云適令於市中買滕沙餅糖中買來取其穰入粥中故耳子厚賞歎云宅自轉運使才也其後空青仕宦累數歷輸乾

石豫者寧陵人外舂而中狡崇寧初以交通閹寺姓名達于崇恩嬭是至位中司首言鄒志完再竄昭州昭慈復從瑤華降復元祐人立黨籍碑皆其疏也當時士大夫莫不憤其姦宄後五十年其子敦義爲廣東提刑坐贓黥隸柳州

毛澤民受知曾文肅擢寘館閣文肅南遷坐黨與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鎮潤州與澤民俱臨川王氏壻澤民傾心事之惟謹一日家集觀池中鴛鴦元度席上賦詩末句云莫學飢鷹飽便飛澤民即席和以呈元度曰貪戀恩波未肯飛元度夫人笑曰豈非適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者邪澤民慚不能舉首 吳傳朋云

錢昂治郡有聲以材能稱於崇觀間嘗帥秦州時童貫初得幸爲熙河措置邊事恃寵驕倨將迎不暇獨昂未嘗加禮昂短小精悍老而矍鑠一日赴天寧開啓待貫之來久之方至昂問之曰太尉何來暮邪貫曰偶以所乘騾小而難驅動必跳躍適方欲揉鞍忽盤旋庭中甚久以此遲遲昂曰太尉之騾雄也雌耶貫對曰雌者也昂曰既尔難柰何不若閹之貫雖一時愧怒而莫能報其後貫大用事卒致遷責 陸務觀云

崇寧二年黃太史魯直竄宜州攜家南行泊于零陵獨赴貶所是時外祖曾空青坐鉤黨先徙是郡太史留連逾月極其歡洽相予酬唱如江緃書事之類是也帥游浯溪觀中興碑太史賦詩書姓名于詩左外祖急止之云公詩文一出即日傳播某方爲流人豈可出郊公又遠徙蔡元長當軸豈可不過爲之防邪太史從之但詩中云亦有文士相追隨蓋爲外祖而設

元祐中有郭槩者東平人法家者流遍歷諸路提點刑獄善於擇壻趙清憲陳無己高昌庸謝良弼名位皆優而謝獨不甚顯其子廸任伯後爲參知政事無已集中首篇送外舅郭大夫詩是也趙高子孫甥壻皆聲華籍甚數十年間爲薦紳之榮耀焉良弼顯道之弟也

曾國老 附 崇寧中爲湖北提舉學事時王寀曾作學

事司幹當公事按行諸郡與之偕行次漢陽欲絕江之鄂渚國老約慶會晨炊相與同渡慶會辭以茹素自於客館飯畢而後追路國老快快亟登舟慶會食未竟忽聞國老中流不濟舡中無一人免者慶會後四十年爲參知政事國老弟即文清用其邸典補官身貴而後有聞 仲躬云

錢忱伯誠妻瀛國夫人唐氏正肅公介之孫既歸錢氏隨其姑長公主入謝 欽聖向后于禁中時紹聖初也先有戚里婦數人在焉俱從 后步過受釐殿同行者皆仰視榜釐爲離夫人笑于旁曰受禧也蓋取宣室受釐之義耳 后書回顧主曰好人家男女終是別蓋后亦以自謂也 陸子逸云

明清於王岐公孫曉浚明處見歧公在翰苑時令門生董供經史對偶全句十餘冊限當時不曾傳之也

先祖初任安州應城尉有村民爲人所殺往驗其尸而未得賊先祖注觀之次有苦手持蓋于後先祖即令縛之云此人兩日前差出是處面有爪痕而尸手爪有血以是驗之當尔訊治果然

米元章崇寧初爲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直達綱運置司真州大漕張勵深道見其滑稽玩世不能俯仰順時深不樂之每加形迹元章甚不能堪會蔡元長拜相元章知己也陡私僕剏恣于元長乞於衙位中刪去所帶制置發運司五字仍降 旨請給序位人從並同監司元長悉從之遣僕持人勅命以來元章既得之閉户自書新刺夌晨拜命畢呵殿揑入謁直抵張之廳事張驚愕莫測及展刺郎講鈞敵之禮始知所以既退憤然語坐客云米元章一生證候今日乃使着矣後元章以能書得幸祐陵擢列星曹 國朝以任子爲南宮舍人者惟龐樹賢元英與元章二人元章晩益豪放不拘繩檢故蔡天啓作其墓碑云君與西蜀劉涇巨濟長安薛紹彭道祖友善三公風神蕭散蓋一流人也又去冠服用唐規制所至人聚觀之視其眉宇軒然進趍襜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知其爲米元章也

李良輔者撿人也元符末在永州主歧陽簿有教授李師聃祖道蜀中老儒黃太史魯直之姻家善士也范忠宣遷郡祖道作詩慶其生初有江邊閑艤濂川舟之句良輔與之有隙遂上其本祖道坐此削籍流九江良輔用賞改秩浚至郡守建炎初呂元直當軸良輔造朝求差遣元直舊知其事詢所以然良輔猶以爲績効歷歷具陳之元直笑曰初未知本末之詳正欲公自言之尔即命直省吏拘于客次奏于 上除其名人皆快之 余晉仲云

鄒志完元符三年自右正言上疏論中宮事除名竄

新州鍾正甫將漕廣東次年上元廣帥朱行中約
正甫觀燈已就坐矣忽得尚書省令往新州制勘公
事正甫不待揖行連夜星馳以往抵新興追逮志
完赴司理院荷校囚之正甫即院中治事極其恭
虔志完甘為机上肉矣詰旦忽令推吏去其杻械
請至簾下勞問甚勤云初無其它正言可安心置
慮歸休偈與某亦便還司矣志完出正甫果去且
遣騎致饋極腆志完惘然不知所以又明日郡中
宣 徽宗登極赦書蓋正甫先已知矣未幾志完
被召遂登禁路紹興二十年秦會之罷右僕射制略
云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逮竊居位以
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又云予
奪在我豈云去朋黨之難終始待御斯無負君臣
之義此綦叔厚之文從職告詞云聳動四方之聽
朕志為移建明二策之謀尔材可見謝任伯之文
綦謝姻家也秦大憾之先是 高宗有親批云秦
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人心大搖怨讟載路丁卯
歲啓 上詔毀去執拜罷錄謂載 訓詞也至乙
亥歲秦復知 御札在任伯之子伋景思處作劄
子自陳大槩云 陛下是時尚未深知臣所以有
此乞行抽取得 旨下台州從伋所追索得之是
秋又令其婣黨曹泳為擇酷吏劉景若擢守天台
專欲鞫劾景思寓居外邑黃巖山間景視事之次
日遣捕吏追逮景思直以姓名傳檄縣令差人防
護甚峻景思自分必死比抵郡城外艤舟中望見
景備郊迎之儀一見執禮甚恭呈館舍則美其帷
帳厚其飲食景思叵測是晚置酒延佇座間笑語
極驩而罷始聞早已得會之訃音矣又踰旬景思
拜慶牧之命 二事絕相類然終不知所與之獄謂
何也

先祖早歲登科游宦四方留心典籍經營收拾所藏
書逮數萬卷皆手自校讎貯之于鄉里汝陰士大
夫多從而借傳元符末坐黨籍謫官湖外乃於安
陸卜築為久居計悉輦置其半于新居建炎初寇盜
蜂起惟德安以邑令陳規元則帥衆堅守秋毫無
犯事聞擢守本郡先祖之遺書留置宅中悉為元
則載之而去後十年元則以閣學士來守順昌亦
保城無虞先祖汝陰舊藏書猶存又為元則所掩
有二處之書盡歸陳氏先人每以太息然無理從
而索之先人南渡後所至窮力抄錄亦有書幾萬
卷明清憂患之初年幼力弱秦伯陽遣浙漕吳彥
猷渡江攘取大半丁卯歲秦會之擅國言者論曾
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謗時政初未知為李泰發
家設也是時明清從舅氏曾宏父守京口老母懼

爲凡前人所記　本朝典故與夫先人所述史藁
雜記之類悉付之回祿每一思之痛心疾首後來
明淸多寓浙西婦家煨燼之餘所存不多諸姪輩
不能謹守又爲親戚盜去或它人久假不歸今遺
書十不一存每一歸展省舊廬不忍復登但流涕
而已

唐著作郎杜寶大業幸江都記云隋煬帝聚書至三
十七万卷皆焚于廣陵其目中蓋無一帙傳於後
代靖康俶擾中秘所藏與士大夫家者悉爲烏有
南度以來惟葉少蘊少年貴盛平生好收書逾十
万卷寘之霅川弁山山居建書樓以貯之極爲華
煥丁卯冬其宅與書俱蕩一燎李泰發家舊有萬
餘卷亦以是歲火於秦豈厄會自有時邪

徐得之君猷陽翟人韓康公壻也知黃州日東坡先
生遷謫于郡君猷周旋之不遺餘力其後君猷死
於黃東坡作祭文挽詞甚哀又與其弟書云軾始
謫黃州舉眼無親君猷一見相待如骨肉此意豈
可忘哉君猷後房甚盛東坡常聞堂上絲竹詞中
謂表德元來字勝之者所最寵也東坡北歸過南
都則其人已歸張樂全之子厚之恕矣厚之開燕
東坡復見之不覺掩面號慟妾乃顧其徒而大笑
東坡每以語人爲蓄婢之戒君猷子端益字輔之
娶燕王元儼孫女爲右階頗有文采建炎中富季
申登樞府以其故家奏以永嘉路分都監時曾覿
爲雙穗鹽場官與其子本中厚善曾既用事薦本
中于　孝宗遂得密侍禁中韓氏子弟亦有攀緣
而進者本中娶趙氏從聖野之孫即磻老家女也
韓副直云

故事兩制以上方乘狨座餘不預也大觀中童貫新
得幸以泰寧軍承宣使副禮部尚書鄭允中使遼
國遂俱乘狨座蓋是爲例 韓勉夫云

隆興改元歲明淸在會稽因爲友人言先人初爲曾
氏壻嘗於外家手節曾文肅公日錄有庚辰歲在
相位日一帙真迹外家後來失去見於外祖曾空
青　三朝正論後序矣先人節本偶存焉其中一
則記趙諗事諗弟諒於渝州所居柱上題云隆興
二年天章閣待制判湖南北等路安撫使再題云
隆興三年隨軍機宜李時雍從行諗不軌事發繫
取其柱赴制勘所并具奏其所題之意諒坐此亦
死如此則隆興之號豈可犯耶友人云願借一觀
遂以假之亟馳元本送似當軸者繼即開陳遂改
乾道之號友人繇此遷晉用然先人手澤不可復
取而此書不傳于世矣友人後登從班交往既厚
不欲書其姓名初諗以甲科爲太常博士謁告省

其父庭臣于蜀道中夢神人授以詩云天錫雄材
勑與戡征西纔罷又征蠻冕旒端拱披龍袞天子
今年二十三蓋此有猖狂之志伏誅時適及歲刑
部郎中王吉甫獨引律中文以謂口陳欲反之言
心無真實之狀吉甫坐絀 詔改渝州爲恭州謚
初登第時太常少卿李積中女有國色即以妻之
成婚未久而敗或云馮時可者謚遺腹子也

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史筆札頗工東坡自翰苑出
帥中山留以予曾文肅文肅以史令已多辭之東
坡以屬王晉卿元符末晉卿爲樞密都承旨時
祐陵爲端王在潛邸日已自好文故與晉卿善在
殿廬待班解后王云今日偶忘記帶篦刀子來欲
假以掠鬢可乎晉卿從腰間取之王云此樣甚新
可愛晉卿言近創造二副一猶未用少刻當以馳
內至晚遣俅賚往值王在園中蹴鞠俅候報之際
睥睨不已王呼來前詢曰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
之漫令對蹴遂愜王之意大喜呼隸輩云可往傳
語都尉既謝篦刀之況并所送人皆輟留矣由是
日見親信踰月王登寶位 上優寵之眷遇甚厚
不次遷拜其儕類援以祈恩 上云汝曹爭如彼
好脚迹邪數年間建節循至使相遍歷三衙者二
十年領殿前司職事自俅始也父敦復復爲節度
使兄伸自言業進士直赴殿試後登八坐子姪皆
爲郎潛延閣恩倖無比極其富貴然不忘蘇氏每
其子弟入都則給養問卹甚勤靖康初 祐陵南
下俅從 駕至臨淮以疾爲解辭歸京師當時侍
行如童貫梁師成輩皆坐誅而俅獨死於牖下 胡
元功云

揮麈後錄卷之七

汝陰王明清

四七 黃太史魯直本傳及文集序云太史罷守當塗奉圡
隆之詞寓居江夏嘗作荊南承天寺塔記湖北轉
運判官陳舉承風指採摘其間數語以爲幸災謗
國遂除名編隸宜州時崇寧三年正月也明清後
閱 徽宗詔旨云大觀二年二月壬午淮南轉運
副使陳舉奏臣巡按至泗州臨淮縣東門外忽見
一小蛇長八寸許在臣船上舜以燭照之已長四
尺有餘知是龍神以箱複金紙迎之遂入箱中并
箱複送至廟中知縣黃登差人報稱所有箱內揭
起金紙錢已失小蛇止有開通元寶錢一文小青
虫一箇次日早差人賫送臣船臣切思之神龍之
示人以事必以其類以臣承乏漕事實主財賦不
示以別物而示以錢者以其如泉之流行於天下
而無窮也不示以別錢而示以開通元寶以其有
開必有通而無壅也示之以青虫一者其虫至微
背首皆青腹與足皆金色青東方色也示其有生
意金西方物也示其有成意也臣切以謂神龍伏
見 陛下復修 神考漕運與鹽法使內外財賦
豐羨流通不滯一方而無有壅塞公私通行靡有
窮竭故見斯異臣不敢隱默謹述事由并開通元
寶錢一文及小青虫一箇盛以塗金銀合子謹專
人詣闕進呈奉 聖旨陳舉特罰銅二十斤其進
開通錢并青虫兒塗金銀合封全並於東水門外
投之河中以戒詭誕敬綴于編仰見 祐陵聖聰
明察燕斯踰是而知所謂陳舉者誠无忌憚之小
人所爲若是不獨宜州之一事也遺臭千載可不
四八 戒哉

伯祖彥輔以文學政事揚歷中外甚久元符中爲司
農卿 哲宗欲擢貳版曹已有定論有賣卜瞽者
過門呼而問之云何日可以有喜術者云目下當
動殊不如意壽數却未艾更五年後作村里從官
是時伯祖已爲朝議大夫偶白事相府言忤章子厚
遂掛冠去國明年 徽廟登極已而遇八寶恩轉
中大夫又以其子陞朝迁太中大夫又數年年八
十一廼終伯祖名得臣自號鳳臺子有注和杜少
四九 陵詩歷史行於世

大觀中有妖人張懷素以左道游公卿家且說以謂
金陵有王氣欲謀非常分遣其徒游說士大夫之
負名望者有范寥信中成都人蜀公之族孫始名
祖石能詩避事出川以從懷素懷素令寥入廣以
誅黃太史魯直時魯直在宜州危疑中聞其說亟
掩耳而走已而魯直死寥益困遂詣 闕陳其事

朝廷與大獄坐死者十數人家以無學籍投左藏
庫副使賜予甚厚家又言潤州進士湯東野德廣
寶貲助其埀橐而趣其行德廣自布衣授宣義郎
司農寺簿賜緋衣家每對客言其若繇舜於皆直縱
吏之使曾直在泰柯 男氏魯家 父太

張懷素本舒州僧也元豐末客遊邑之陳留常插花
滿頭佯狂縣中自稱落花和尚言人休咎頗驗群
小從之如市知縣事畢仲游怒其惑衆翕至廷下
索其度牒乃淮南李氏所給也仲游不問杖之從杖
一百斷治還俗逐出境自是長髮從衣冠遊號
落拓野人初以占風水爲生又以淫巧之術走士
大夫門因遂猖獗既敗捕獲于真州城西儀真觀
室中有美婦人十餘獄中供出蹤跡本末時仲游
死已久 詔特贈太中大夫官其二孫史冊不載
畢氏千照存焉

蔡文饒巍師維揚郡庠有士子狂者不拘細行以豪
自任文饒聞其名呼與之言遂延致書室以教諸
子且不責以課程已而文饒易鎮青社携與俱行
邦人疑之經歲辭歸文饒賜遺甚厚又惠擬簡一
去此竊釋褐所賜足下不脫亦當魁天下官職壽
數與蔡相埒後皆如其言李即順之易建炎龍
飛第一人也 蔡宣仲 太

五代李濤與弟澣俱負才望澣仕晉爲内相耶律德
光犯京師虜之以歸仕契丹亦顯有瀚歷集十卷
濤後相漢獨及見 本朝有傳載 三朝史中濤
五世孫即漢老邴也漢老之弟唐老嶲建炎初守
越州隨虜北去亦爲之用事有可笑如此者

道家者流謂蟾蜍萬歲背生芝草出爲世之嘉祥政
和初黃冠用事符瑞翔集李譓以待制守河南有
民以爲獻者譓即以上進 祐陵大喜布告天下
百官稱賀于廷上表云九天睿福潛及今歲萬歲
蟾蜍背生神芝本實二物名各一芝或黏附其或
能延壽乃合爲於一體允特異於百祥命以金盆
儲水養之殿中浸漬數日漆絮敗潰盡顯迹露
上怒黜譓爲單州團練副使謝表云芹獻以爲美
野人之愛則深卿棗而可欺子產之志焉在謨至
之孫也 玉

政和中將作監賈譓明仲奉 詔爲童貫治賜第于
都城既落成貫往謝之貫去久勞神觀而忽忽竟
未能小致翌早朝退無他幸見過點心而已明仲
領其意詰朝既見貫主不交一談頃之一卒持二
物若寶蓋瓔珞狀張於貫及已之上視之皆真珠
也各命二雙鬟捧卓子一隻至所坐前又令庖人
持銀鐐篭即廳之側燎火造包子以酒食行凡三

每一行易一卓允果楪酒杯之屬初以銀次金又
次以玉其製作奇絕目所未覩三杯即撤實亦詞
出甕至局中然後歸舍見數人立于門去大傅致
意適來大監坐間受用一分器皿及雙鬟案以令持
納計其直踰數萬緡實錄此雄豪至今以富聞湘
中證達之孫也 曹雲仲云
宣和庚子蔡元長當軸外祖曾空青守山陽時方朧
掾二浙甚熾初元長怨陳瑩中以陳嘗上書詆文
肅編置郡中欲外祖甘心焉既至外祖極力照觸
之適瑩中告病外祖即令醫者朝夕診視具疾之
進退與夫所供藥餌申官已而不起亦令作佛事
僧衆下至囟肆之徒悉入狀用印係案僚吏以為
何至是外祖曰數日之後當知之已而 朝廷遣
淮南轉運使陸長民體究去盜賊方作未審陳瑩
之死虛實外祖即以案牘繳奏以聞人始服先見
之明 中父男云
劉斯立 跋 忠肅同老之子克家能文自號學易老人
有集行於世政和中以忠肅在黨籍屏居東平杜
門却掃息交絕遊人罕識其面有戚里子王宣贊
者來為州鈐轄家饒財多聲妓重義好客解舍適
同里巷聞斯立之賢有願交之意託人寄聲欲致
一飯之款斯立從之且併招斯立所厚善者預席

從郡中假倩觴之人極其豐洽有李延年者嘗坐
法失官亦居是邦頗厠其間王君距之延年大不
平適往京師理雪時王黼為中司延年與之有舊
因往謁之黼問東平近有何事延年即以王君開
燕為言黼又詢席間有何説延年去廣坐中又官
閏二月九日之事客退黼遣吏以紙授延年令筆
其語延年出於不虞宛轉其詞黼見之怒云當先
送大理寺延年皇恐迎合以遷就之且引坐客李
褫為證黼即以上聞 詔付廷尉鞫治遣吏捕斯
立于鄆方以忠肅諱日飯僧佛寺就齋所會赴天
獄鍛鍊訊掠極其苦楚惟褫抵讕不承方欲移理
間斯立之猶子長言聞斯立之困辱年少氣銳遂
自陳言從已出獄具長言直刑寬海島斯立編管
壽春府席間王賓既皆坐罪下至奏夫執事倡優
侍姬悉皆決杖延年 詔復元官此亦一客不得
食而然然比之奏邸獄冤則尤為酷焉褫清臣子
斯立王定國壻也 [illegible]
王倫字正道三槐王氏之裔祖端父毅俱以材顯母
晁氏昭德族女家貧無行不能治生為商賈好椎
牛酤酒往來京洛放意自恣浮沉俗間亦以俠自
任賙人之急數犯法幸免聞士大夫之賢者傾心
事之先人在京師正道間亦款門先人以其倜儻

待頒加禮一日從先人乞詩送行云天下將乱欲
入廬山爲道士宣和末先人去　國不復相聞正
道少與孫仲益有布衣舊仲益官中都每周旋之
靖康末李士美罷相就第正道忽首造拜於堂下
士美問其所以自言願隨相公一至禁中有欲白
于　上士美曰方此閑觴士非所預也正道自此
日掃其門會有　旨令前宰執赴　殿廷議事正
道又拜而懇曰此倫效鳴之時也士美不得已因
携之而入倫自陳於殿下曰臣　眞宗故相王旦
之孫也有致君澤民之術無路而不得進宣和中
嘗上書言大遼不可滅女真不可盟果如臣言今
圍城既急它無計策臣謹當募死士數萬願
陛下侍　上皇挾諸王奪萬勝門決圍南幸
欽宗忠之慰勞甚厚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且以
片紙批曰王倫事成日可除尚書兵部侍郎倫既
拜賜翌日再對自言已得豪俠萬餘衆願效死幸
陛下勿疑即行時宰相何文縝已主和議正道恐
髮上衝冠文縝斥曰若何人敢至此耶正道曰尔
何人乃至此耶又曰萬一天子蒙塵雖誅相公數
百輩何益文縝怒以謂狂生言既不用恐爲乱請
上誅之且乞就令衛士執之　上意未決正道懼
無以自脫時仲益在禁中因求計仲益仲益曰非

日所拜小戎文字在否正道覓得取　御批以示
之仲益曰得此足矣子但立於從班中誰敢呵子
豈有無故就殿上擒一侍郎之理乎倫從其言入
厠侍臣之列人果不敢削翌日文縝始畫　旨送
御史府倫已得間出都矣　二聖北去　高宗即
位於宋倫走　行在所上書自伸前志乞使沙漠
問　二聖起居自布衣拜五品借侍從以往制詞
略云胄出公侯資兼智勇　朕方修同晉國命魏
絳以和戎汝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經年始
還不用久之　徽宗內問至起拜龍圖閣學士爲
梓宮奉迎使復登二府凡三四往返竟留虜中倫
雖無大過人然膽大敢爲既貴之後凡往日故舊
與夫屠販之交悉以自隨而任以官既拘于虜虜
人欲用爲留守不從而殺之褒卹甚厚李平仲孫
長文玄言如此先人爲之作御劍銘今載家集中
靖康中東坡先生追復元職時汪彥章在掖垣偶不
當制舍人不學而思避彥章戲曰公無草草將家
對黃三字慚而怨之又一日當草一制將畢矣倦
思結筆不來省中來催促不容緩愈窘窘搜思甚
久院吏倉猝啓曰弟去服我休命往其欽哉可矣
舍人然而用之
宣和中有鄭良者本茶商交結閹寺以進至祕閣修

擢廣南轉運使特恩自恣部內有民室畜一瑪瑙盆每盛水則有二魚躍其中良聞之厚酬其價不售遂為一番舶賈訥者所得良遣人經營云已進御矣初未嘗也良即奏以謂訥厚藏寶貨服用僭擬乘輿得　旨令究實良即以兵圍其家捕其妻孥械繫而搜索之訥之弟誼方醉卧初不知其繇仗劍而出遂至紛敵良即以誼拒命殺人聞奏奏下誼伏誅訥配沙門島靖康初元訥以赦得自便至京師知時事之變擊鼓訟冤初蔡攸嘗海外織遣監察御史陳述明依追路誅之述度嶺而攸授首就以述為廣漕代良併往鞫治之述入境良往迓之既坐檻下枷訊施以慘酷良即承罪錮押往英州聽　勑勑未下而良死旅殯僧寺述從發利不法為人所訟制勘得情　詔述除名英州編管至郡寓僧舍纔步廊間覩良旅櫬在焉驚悸得疾而卒攢室相並至今猶在含冤吞噬何異酷吏之索鐵籠耶 趙子曲浦云

江子我端友知經明道雖舉中外後盡弃舊業焚棄才然年亦逢暮惟留心內典苦身自約不復有世間之意結廬都城之外惟先人時時過之每春容畢景也乙巳歲春與之俱至相藍訪七肆子我云吾既無功名之心何所問也先人強之嘗者布入字畢曰官人來年狀元及第矣子我顧先人去術者之妄有如此者相子一笑而去次年值欽宗登極下詔搜訪遺逸吳元中作上台以子我名聞賜對便殿有言動聽自布衣拜承事郎尚書兵部員外郎可謂奇中矣子我休復孫也

朱新仲少仕江寧在王彥昭幕中有代彥昭春日留客致語云寒食止數日間才晴又雨牡丹盡十數種欲拆又芳皆魯公帖與牡丹譜中全語也彥昭好令人歌柳三變樂府新聲又嘗作樂語曰正好歡娛歌葉樹數聲啼鳥不妨沉醉拚畫堂一枕春酲又皆柳詞中語

蘇過字叔黨東坡先生季子也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目之靖康中得倅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綠林殺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即其子肯隨爾輩求活草間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此節也 趙表之云

蘇叔黨以黨禁屏廢穎昌極無憀有泗州招信士人李植元秀者鄉風慕義歲一過之以遲徊以師資焉且致饋餉甚腆叔黨懷之宣和末向伯恭出為淮漕自京師枉道以訪叔黨留連請委叔黨道李之義風而屬其左顧之伯恭入境首令訪問加禮以待未幾金虜南寇　高宗以元帥在河北伯恭

即命李賓金帛往訪問行府犒師并上表勸進行
數程而與前驅遇已而 飛龍 御天補承務郎
〔四三〕縣是遂被 眷知後來官職俱至列卿王獻臣云
蔡元長既南遷中路有 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
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以別云爲愛
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東風如今去逐它人手
誰復尊前念老翁初元長之竄也道中市食飲之
類問知蔡氏皆不肯售至於詬罵無所不道州縣
吏爲驅逐之稍息元長轎中獨歎曰京失人心一
至於此至潭州作詞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
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到瑶池闕下 玉殿五

回命相彤庭幾度宣麻止因貪此戀榮華便有如
今事也後數日卒門人呂川卞老醵錢葬之爲作
〔四四〕墓志廼曰天寶之末姚宋何罪云 馮子容云
明清嘗於呂元直丞相家觀 高祖御札一幅云朕
比觀黃庭堅集見稱道其甥徐俯師川者聞其人
在靖康中立節可嘉今致仕已久想不復存可贈
左諫議大夫或尚在即以此官召之其後乃知師
川避地廣中即落致仕以右奉直大夫試左諫議
大夫赴行在所門蔭者以爲榮觀師川既至闕入
對益契 上意賜出身入禁林不旋踵遂登政府
初師川仕 欽宗爲郎 二聖北去張邦昌僭位

師川獨不拜庭下持其用事之臣大呼號慟卒不
自汙掛冠以去故 上有立節可嘉之語闔城中
嘗畜一婢子名之曰昌奴遇朝士來即呼至前驅
使之既登省密頗驕傲自滿朱藏一趙元鎮並居
中書師川幾視之每除一登第者則曰又一經義
之士嘗與元鎮論兵視元鎮曰公何足以知此元
鎮曰鼎固不足以知之豈若師川之讀父書邪師
川大不堪而無以酬之卒不安位而去後然於知
信州師川德占禧之子也德占以吉甫薦命官後
爲給事中計議邊事永洛之敗死之事具 國史
東坡先生行吉甫謫詞有大力引狂生之謀馴致

永洛之敗是也德占一子裕陵憐之擢除中補通
直郎後來一向以詩酒自娛放浪江南山川間食
祠祿者四十年始調通判吉州平生羅務者二數
考宣和末方入朝後來登用甚驟焉既沒而眷寵
終不少衰其子瑀嘗出示 高宗所賜 御書光
武紀後復 親批云卿近進言使朕熟看世祖紀
以益中興之治因思讀之十過未若書一編之爲
愈也先以一卷賜卿雖字札惡甚無足觀者但欲
知 朕不廢卿言耳師川沒後十年瑀貧不能家
上表繳進此書乞任使託明清爲表既千乙覽
上爲之惻然面諭執政令即日除瑀官云

建炎初　高宗駐蹕維揚虜騎忽至　六飛即日南渡百僚寓身揚子江津舟人乘時射利停橈水中每渡一人必須金一兩然後登船是時葉宗諤爲將作監逃難至江濟而實不携一錢彷徨無措忽覩婦人于其側美而艷語葉云事有適可者妾亦欲凌江有金釵二隻各重一兩宜濟二人而涉水非女子所習公幸負我以趍葉從之且舉二授以示篙師旹首令前婦人伏于葉之背而行甫扣船舷失手婦人墮水而没葉獨得逃生悵然以登南岸葉後以直龍圖閣帥建康其家影堂中設位太揚子江頭無姓名婦人豈鬼神托此以全其命乎

李金字元量淮水人家世業儒其母懷娠彌之日晨起庖下金鳴其可畏聲絕免身育男其父即名之曰金既長廼負才名于未第時建中靖國龍飛遂魁天下政和末自省郎出牧眞州向伯恭爲判官忤漕意對移六合尉伯恭但書稽衛時蔡元長之甥陳求道爲通判郡事金席間戲語太此所謂終不去帝號者也是時語禁正嚴求道告訐于朝與大獄金坐免官就擢求道守儀眞死則死矣終不去帝號事見晉書載記小敘王始之語

揮麈後錄卷之九

汝陰王明清

王廷秀字頴彦四明人靖康初以李泰薦爲學官高宗即位擢登言路著書號閑出録其中一條載明受之變甚備盡其所目擊是時宰輔如朱呂二張俱有記録務多　復辟之功差皆不同有如聚訟不若頴彦之明白無偏今録于左建炎己酉三月一日宣麻以朱勝非爲相罷葉夢得左丞王淵自平江來上殿對畢除簽書樞密院既受命之次日有　旨只依兩府恩例不預省事四日廷秀入對以初除察官未經上殿故也五日入起居畢復宣麻殿門即閉外幾宮門已閉廷秀與察官林之平同伯留於翰林院前久之入學士直舍李邴爲內翰從官王綯孫覿都司葉份亦在少次聞宣宰執去苗劉兵殺內侍且欲必得康履曾攜監廷有一閣走入學士院自匿不死卧前廁間　駕御樓軍士山呼康履復走入內中步軍太尉吳湛尋捕得於小亭仰壓上擒以付苗劉即時斬首標之　宣諭以內侍有過當爲治之二將與轉官其下對我等若欲轉官祇用牽兩疋馬與內官何必來此已而復召侍從百官廷秀從諸公上樓見　上坐金漆椅子宰執從官并三衙衛士百

官皆侍立左右樓下兵幾千數苗劉與數人甲冑
居前出不遜語謂　上不當即大位將來
淵聖皇帝歸來不知何以處此語乃陳東應天上
書中有之故二兇挾以脅制欲　上爲内禪之事
宰相從百官出門下委曲諭之使退不從左右請
言　太后出處分於是　上遣人請　太后久之
太后乘黒竹輿從四老宫監至樓上命儀鸞司設
帷幄垂簾置坐不能具止坐輿中傳旨下諭亦不
肯從又肩輿至門下　太后在輿中親宣諭且以
上仁孝曉夕思念　二聖勵兵選將務復雠雪耻
太尉等皆名家不須如此二兇抗言必欲　太后
輔太子聽政　太后曰以太平時此事猶不易況
今強敵在外太子幼小决不可行不得已當與
皇帝同聽政委諭久之堅不從　太后復上樓
上白事於竹輿前言事無可奈何須禪位　太后
未允又令與百官同議自朱勝非以下皆不敢出
言獨有一着緋官負進前曰　陛下當從三軍之
言衆甚駭之時有杭州通判章誼面折之曰如何
從三軍之言其人逡巡無語　上亦怪而問其姓
名自陳太朝散郎主管浙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時
希孟　上顧翰林學士李邴令草詔邴乞　上御
扎取紙筆就椅子上寫　詔以金人强横當退避

寫畢令持　詔下宣示二兇兵退　上亦徒
步歸内中時已未刻百官方出見道傍卧尸迹籍
皆内侍也是日凡官者非入直在内皆爲其所殺
而財物盡刼取明日　太后垂簾朱勝非等疾不
出　太后使人宣召又命執政親往府中召致之
太后復遣老宫監宣諭乃出自是二兇更至朝堂
道間傳呼都統太尉從以殭虜兇焰可畏行者開
道避之迫脅要索惟意所欲初一劄子凡十事如
改元請　上從外宫之類宰執委曲調護其中有
甚不可行者八日遂改元明受張浚自平江遣士
人馮轓來議欲以　上爲元帥領兵移書痛責二
兇二兇諷　朝廷以尚書召張浚不從又拜韓世
忠節度使除張俊秦鳳路總管使領兵歸不從俊
降麻建節度使知秦州遣人賫麻制授二人二人
械其使送平江獄又欲起兩浙新舊弓手之半赴
行在廷秀入疏止之時吕頤浩張浚韓世忠劉光
世張俊同議引兵問罪復辟又加康允之待制劉
蒙直閣吴説金部郎中兼提舉市舶小人鼓動乘
時求差遣而得之者甚多有范仲熊者轉運判官
沖之子祖禹之孫也嘗陷虜逃歸日與二兇交遊
其賓客王世修張逵王鈞甫馬柔吉皆締暱五日
之事仲熊實與聞至是二兇諷顔岐薦上毁除省

郎言凡臺諫章疏乞露姓名行下其意蓋欲言者
懼二兇不敢斥言其罪十六日　上出眷聖宮以
顯忠寺為之也內人六十四人肩輿過二兇遣人
偵伺恐匿內侍故也擒到內官曾擇　太后降旨
竄嶺外既行一程後追回斬之亦二兇意也又欲
以其親兵代禁衛守　眷聖宮挾　天子幸徽宣
弃衛東宰相曲折諭以禍福且以忠義歸之以安
其反側顧浩等領兵次嘉禾二十五日召百官聽
詔書大意去狄人以　眷聖不當即位兵禍連年
今當降位為　皇太弟兵馬大元帥嗣君為皇太
姪　皇太后臨朝聽政退避大位務在息兵在庭
愕然廷秀與中司欲留班論列以臺諫唯廷秀與
鄭瑴二人遂不果就退　眷聖宮立班久之
上御坐起居罷宰執上殿奏事議論幾數刻傳宣
令百官先退仍去巳會得復聞　上語宰執云若
此傳之後世豈不貽笑哉次日早鄭瑴入對且言
既降位号則乘輿服御亦皆降殺豈將易赭服紫
耶當夜歸亦作奏狀令吏寫亭午方畢即進入未
後　太后宣召同中丞對簾前宰執皆在鄭瑴對
乞次召廷秀　太后云今日之事且因臣下有文
字宰執商量且欲　眷聖皇帝總領兵馬耳廷秀
對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号豈容降改聞之天

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
之間易二君一朝降　兩朝位号也　太后乃云
必是殿院不曾見諸人文字相公可同殿院往都
堂看前後文字便見本末既退即隨兩府至都堂
朱勝非顏岐王孝迪路允迪張澂皆在坐朱相自
青囊取文字數紙次第以示最上乃持服人奉議
郎宋所書次即張浚奏言　眷聖皇帝當為天下
兵馬大元帥下數紙不暇詳觀其間亦有士人上
書者意皆略同廷秀語朱相去此事　朝廷當有
善後計但天子位号欲降於理未安廷秀既當言
責不敢嘿嘿章疏言語狂直朱曰公為言官自當
言責發蓋章疏中有及大臣者復語諸公曰昨日之
詔不可布于外必召變而張澂去若以五日時事
勢豈爭此名位耶張欲行詔出廷秀請少緩明日
鄭瑴入章引舜禪禹而親征有苗唐　睿宗上畏
天戒禪位太子而大事自決用其議遂寢二十五
日　詔書鄭瑴遂遷西樞以中書舍人張守為中
丞顧浩等會兵赴日將至兇徒氣挫乃使王世脩
與宰執議　天子復正往來數日四月一日辰時
降　旨召百官　眷聖宮起居門外侍班次見宰
執遣吏來問户部尚書孫覿借金帶至立班次忽
有戎裝襆帶官員綴從官班問之乃是王世脩

方除工部侍郎賜袍帶未至先令綴班方借假帶之錄蓋自渡江後宰執從官並取乘輿帶今此異數用安反側世脩王能甫之姪前此選人知鄭州滎澤縣虜兵偶不曾到而是邑全李綱特與改官遂爲苗傅幕賓午後　上出百官起居畢即上馬百官擁班先行迎於內東門外（杭州太守常視事大廳之北）至是世脩具袍帶明日有　旨正朝以苗傅爲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使其避張韓之兵別路而往又須制賜鐵券帶礪之誓三日聞韓將前軍至臨平爲二兇設伏掩殺四日夜二兇拔寨道餘杭門出轉龍山趨富陽而去明日韓將劉兵皆入以張浚簽書呂樞密頤浩右僕射朱勝非知洪州張浚知江州韓將遣人擒王世脩鞫始謀并拘其妻子有旨令劉光世勘斷晚有文字至臺申差察官監苗實　朝廷亦恐諸將鍛鍊非實情也是時察官唯陳戩獨負將臺吏并司獄至光世寨取王世脩實款其初王世脩嘗與二兇語闕官忿橫而劉光娣之上自揚州奔播過浙西道吳江左右官者以射鴨爲樂至杭州日群閹遊湖山世脩以劄子具陳其事張澂不納世脩惸惸而退以其劄子示正彥憤然曰公甚忠義要須與公協力同去此輩俄又聞王淵爲樞密愈不平苗劉乃與世脩等謀先斬

王淵然後殺內侍議已定初四日部分兵馬且使人語淵云臨安縣界有強盜欲出擒捕五日早令世脩伏兵於城西橋下俟淵過即捽下馬斬之繼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无鬚者皆殺然後領兵伏闕請罪耳　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依所招具奏明日戮之於市吳湛以轄二兇領中軍寨於宮門前申請除宰執侍從餘人悉於中軍寨門下馬使悍卒持挺誰何至毆擊從人損壞輿轎廷秀兩章劾皇城司格令并律文關入法理會僅以章行而悍將復匿之而不出廷秀以臺中被受榜於皇城司前軍士方少戢至是湛亦戮焉并獻王元左言皆殿帥以當日坐視二兇之悖不略詰何故也六日廷秀對既言錢塘非可居當圖建康爲暫都計　上亦知此非更二章言王世脩等及康允之劉家兵說范仲能讀云論仲能事　上甚怪之乃曰范仲能莫不如是對曰臣不知其它但在宣和末進用貫出梁師成門下又入文字言希孟　上初怒甚便欲梟首宰執言此當自有論列故廷秀章上再貶賀希孟死流嶺南而賞誼兩官顯彥又記　高宗六飛幸海事去巳酉十一月駕幸會稽晚者報虜人分兵渡江一自採石入建康一自黃州過興國軍度採石者杜充兵要擊於中流

小捷奏乞　上親征二十五日駕起會稽至錢清
聞虜人十九日已度大江二十六日駕自錢清回
明州避虜十二月七日至明侍從百官皆散唯宰
執從行留張俊軍于越辛企宗領中軍李質領禁
衛護從士卒不滿數千泉福州海船皆至朝堂郎
爲航海計衛兵不欲行九日遂羣譟欲狙擊宰執
十一日以張思正兵來城中捕亂者殺其爲首數
人餘分隸五軍以御營使司參議官劉洪道知明
州與張俊舟兩易十六日早上自府衙出東渡門
登舟十八日　御舟泊定海縣二十日參政范宗
尹入城探報十六日已陷杭州大肆焚殺宗尹即
回從駕張俊以所領軍自越來明知越州李鄴遣
兵逆虜於浙江三捷既而衆寡不敵鄴遂遣人賫
書投拜虜人按兵入越俊兵在明衆賊先而恣掠
鄉將城中人家少遂出城以清野爲名環城三十
里居民皆遭其殺劫或以金帛牛酒餉之幸免與
紛爭殺之有城南湯家子先毆其卒走報衆痛
擊垂死積稻稈蔽之兵去人或救之者尚活而膚
體已焦裂少刻而死二十七日虜引兵自餘姚道
藍溪入黃鄭東廒直抵湖塘分屯於湖中田舍二
十八日俊引兵禦之小却於是虜人自城下呼請
遣人來寨中議事明日俊遣姪徐人抵虜寨虜因

釋甲與語欲如越官吏投拜拒之自後相持不敢
動正月二日午間西風虜兵乘之叩西門時俊與
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死一酋虜奔北墮
田間或墜水勢當追而襲敗之而俊亟令收兵要
之得失略相當僅能却之而已且張皇奏捷而棄
動其後肆旨文太鄭水斷絕其太半蓋謂是也其
夜虜兵拔寨西去俊遣人候伺知虜人聚餘姚治
攻具請於臨安之大酋益兵將復來俊托以　上
旨召赴從八月尽起其衆入台行甚速而李質亦
以班直繼行思正千餘徒屯江東而背思正洪道
猶過從夜歛城中居民出者已十七八有士人率
衆叩洪道馬首願留以禦賊洪道紿曰予當數赴
敵而勝若等事無慮後下令民迁城外者得取其
家之什物儲峙於是舟入城者數千隻洪道擇其
大者留使官吕稱取公使高麗兩庫金銀器皿幞壓
之而實於舟藏餘粮載之海船而洪道所將
精卒僅千人橫肆乘亂剽掠州人怨之十三夜洪
道微服出城既過東岸殺人追襲乃使盡撤浮橋
之版居人扶携以綆索而渡卒復邀奪其所賫擁
排過抑墜水者數千哀呼震天地城中惟崇節作
院廂軍與無賴惡少僅千人以監果使吕弁監
酒務李木者將之凡此皆欲僥倖賊不至掠取公

私之物者十四日虜果復至營前後欄樹寨前遣老弱婦女運瓦礫填塹十五夜植砲架十餘對西門十六日以數砲碎城樓守者奔散奔東南縋城而出或浮木渡江生死相半而奔逃村落者与賊遇由是遍州之境深山窮谷平時人跡不到處皆爲虜人搜剔叢榛如探巢取卵殺掠不可勝數既而破定海以舟絶洋刼昌國縣復欲攻象山縣至碕頭風雹大作（俗謂碕頭海道至險處也）遂回大寨自正月十六日陷明州至二月三日方去其酋長請於臨安之大酋（大酋乃四太子）云搜山檢海已畢其明州取指揮報去依揚州例故自二月初遣人四面放火城中惟東南角數佛寺與僻巷居民偶得存者虜人既去城外群小以船盜取公私錢物而村落究頑殺人攘刼毒甚於虜州縣官逃避未還有鄞安義張郛者受虜人僞命竊爲安撫張爲通判且授安義以兩浙運司印一紐安義遂領州事數出牓自命其子知鄞縣鄮不遑以援取十二日慈溪縣令林叔豹領鄉兵入城見安義奪其印遺虜人十二人在開元寺病不前者叔豹誅之十六日通判蔣康自象山歸郡官稍稍繼至洪道亦自台回至奉化縣言已受命制置浙東且檄發料兵遂之越不知傳松卿前此已收捜也洪道留奉化縣北向日誅求益甚而所將精卒暴横市肆邑人蔣璉免得人也前此群聚防守者虜兵不至自以爲功方肆強梁會洪道卒有毆其黨者一夕歃引數千人圍岳林寺欲縱火而殺洪道縣丞白彦奎哀祈泣懇以和解之必使洪道殺毆人之卒不得已取其卒杖流之乃定洪道既入城使張思正縱其麾下斲民居窖藏逃遁之家偶脫死餓饑甚矣歸故址取所藏給朝夕則群卒強奪之錐末餘榱楹簷雜可爲薪者人不得有公遣數百輩持長竿大鉤拗擢河陂沚井閒謂之闌遺錢物輸公十不一二洪道復許配強斂併得四万緡獻之行朝欲蒙失守之罪

三月十二日乘輿自温航海至明時井邑已焚蕩舟由城外徑之越因言者罷洪道以向子忞知明州顥彦家居四明之海濵具知其詳

建炎庚戌先人任樞密院編脩十月淮南宣撫司奏楚州城陷鎮撫使趙立死之　高宗命先人撰其傳以進乙覽嘉歎久之今載于後趙立徐州張益村人政和初隷州之武衛軍中出戍江南値方臘乱從軍往言習知山川人情向背累歴戰功声名隱然又戍大名府以捕賊功補本軍都虞候資政殿斈士王復守徐州立在帳下是時金賊已尽得河北兵勢彌熾轉戰京東所至官吏望風避去建

炎三年三月犯徐州重圍既合復率軍民登城力
戰命立專往來守禦外援不至孤城益危立六中
飛矢三中兵刃猶拔矢裹瘡灑血以戰復忠之自
持卮酒揮涕以賞立賊帥粘罕在城下憤其難拔
大益攻具城破復堅坐廳事不肯逃遣人謂賊曰
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捨僚吏
與百姓賊猶喻復投降復不從罵賊求死由是与
尽室百口俱被害立巷戰奪門以出爲賊所得夜
殺守者入城潜求復冤撫之慟哭親爲掩瘞立知
賊兵乘勝貪得城中弛備鼓率殘兵邀擊於外斷
賊歸路盡焚營帑奪舟船金帛數千計撥擊紛散
四出軍聲復振尽團鄉民爲兵歃血相盟戮力平
賊退者必斬立之叔衆後期而至立謂曰叔以我
故乱法何以臨衆促命斬之威震諸軍一鼓破賊
道去追躡殺獲甚多遂推立爲長衆瘡痍之後拊
循其民恩意戶至召使復業井邑一新　朝廷授
忠翊郎權知徐州事立奏爲復置廟城中賜名忠
烈每出師與歲時必率衆泣禱曰公爲　朝廷
守節以死必能陰佑遺民也衆人聞之歸心焉杜
充守建康軍兼徙南京東宣撫使命會兵楚州立
提忠義山寨鄉兵數万人赴是時賊号扐落郎君
者圍楚益急往來艱梗立斬刈道路乃能行至淮
陰與賊遇自晡至夕且行且戰出没賊中凡七破
賊無有當其鋒者遂抵城下楚人披圍夕開立來
惟迎鼓舞是時立中箭鏃入舌下堅不可取命醫
以鐵箝破齒鑿骨鈕去移時乃出流血盈襟左右
毛髮皆聳而立顏色屹然不變建康失守就命立
權楚州事時四年正月也然賊騎未退益兵不已
用鵝車對樓飛砲架數百事攻州南門半月間登
城者數十立皆率兵捍戰後分四門出師擒殺賊
大敗解圍驅殘兵去渡淮六十里駐孫村浦立又
敗之至五月賊號四太子軍者自二浙歸又來於
州之九里涇欲斷楚粮道立又大破之會　朝廷
分置諸鎮嘉立殊勳超轉徐州觀察使承楚州漣
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初劉豫簒據鄆州聞立在
徐州遣立故人葛進等三人賚書誘令供税賦立
大怒不撤封斬之至是又遣沂州進士劉偲自鄆
挾兩縣兵持旗牓誘立降且言金人大兵將臨必
屠一城生聚立令擒出就戮偲呼曰我非公故人
乎願公聞一言而就死立曰吾知忠義爲國豈恤
故人耶速令纏以油布焚死市中且表其旗牓於
朝廷於是立忠義之声傾天下遠近嚮風下之賊
又益以太子兵留天長諸兵皆會孫村浦立念敵
以衆抗孤軍非屢戰不能成功挺師襲之賊大敗奪

器甲數千計諸小寨皆潰立私謂僚屬曰今賊自山東濟師不已城中粮且盡則無以善其後將先取京東已陷没諸郡窒賊路及求粮旁邑則吾事濟矣且京東諸州本吾民也聞我之來必解甲相迎是時鹽城縣水賊張琪者秉亂嘯張立親往禽之併是粮食將經營京東行至寶應縣而承州報賊復聚揚州立遂歸而賊舟傳城立慨然曰賊終不捨去惟有竭節死守此州而已出北門臨城濠外誓衆曰不進而退者必遭溺死我且併族亦家矣於是又大捷生致首領三百人賊以數十艘循潮河觀城立取火箭射燒賊艦往救則出兵劫之焚溺死者淨盡無餘擒渤海千户李彝師等五十人立每劫賊寨必殺獲不貲或命僞於城頭張樂安飲賊疑立在坐立乃縋城潛入賊寨殺戮矣立念賊傾國而至擯蘭激烈致二書於賊酋龍虎大王等曰尔擁金帛万艘我以楚州全師能各見大陣較勝負亦英雄也賊不答至九月初城守百餘日矣賊併兵列大寨城下立擁六騎出呼曰我鎮撫也首領賊其來接戰酋縻有二騎襲其背立跋馬回顧左右手奮兩槍賊俱墜地奪俊騎將還賊於寨中發五十餘騎追立立怒目大呼人馬俱辟易明日列三陣邀戰立以三隊應之賊旁鐵騎數百橫分其陣而

圍之又中飛矢立奮身突出重圍持挺左右大呼賊落馬者不知數是月十六日賊大進攻具攢車洞砲架以千計薄東門又明日填濠將進立率游備本寨卧龍穿火濠禦月城賊不備忽報賊將分布兵馬近城矣立笑曰將士不用相隨吾將觀其詭計淺深且令此賊足馬隻輪不返上城東門未半忽自外飛砲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猶曰我終不能與國滅賊矣令舁致三聖廟中聲言疾病祈禱使賊不悟言絶而終然人聞其死知城必陷失聲巷哭不可止衆以參議官程括權鎮撫使猶守旬日至二十九日賊聞哭聲知立死百計攻城烈火亘天然抑痛扶傷老羸雖婦人女子亦挽賊俱溺於冰凍間　天子震悼御史謂立之功近世一人雖張巡許遠不能過詔輟朝一日特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賜謚忠烈與十資恩澤俟復楚用監護葬事建立廟宇以旌其忠時駐蹕越州令寺觀作仙佛齋醮為立及戰没將士資冥福所以致厚於其終者靡有不及　擷立自起小校至爲將帥忠義之氣挺然鐵石其心雖手攫虎兕足蹈河海不少變渝與士卒同甘苦一飯必上下均齊故人固其志以死每捷奏必言賊行滅矣無足憂者願上寬宵旰之念方　主上以文武之略啓中興之運擢立於

畀晦隱微授以淮南一道其知之深矣右僕射兼知樞密院范宗尹嘗抽擢中興廊廟大臣皆嘉立忠義每於勸賞尤詳酬於內者惟恐後也而立亦不負君相之知又如此是時王復之子倚爲樞府官屬 朝廷命專主楚州奏報聞立被圍又命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大將陳思恭會諸道兵水陸並進屢責將帥促令渡江以援楚州故賊聞救兵且至乘之益急使立而無死將尽殄群醜少俐人神之憤然觀其所建立足以震耀於世雖未能酬其滅賊之心而氣亦伸矣 贊曰身與義不兩立義存而身可亡此古烈丈夫專於報國忠孝之心託以死而無悔也觀立天挺英勇風節凜烈皆彰城從昔名將帥所出其山川氣俗性習所鍾然耶先是 詔州縣遇寇至許挈其民退保山谷而立不爲也意其不忍與城俱亡使少假之肯與賊俱存哉所以立死至城破天爲沉陰晝晦而雨雹隱隱照爛竹帛其心明著天與 聖王知之矣智力雖躓於一時而名譽慟動萬世也張巡許遠皆出縉紳卿相之族聞見習熟臨難行其所知易矣立起自行伍奮不謀身較其時與勢比巡遠爲尤難也列其終始大節與攻戰百數特詳焉庶幾爲後世忠臣義士之勸

揮麈後錄卷之九

揮麈後錄卷之十

汝陰 王 明清

吳傅朋說知信州朝辭上殿 高宗云朕有一事每以自愧卿書九里松牌甚佳向來朕自書易之終不逮卿所書當令仍舊說皇恐稱謝是日降旨令根尋舊牌尚在天竺寺庫堂中即複令張掛取 宸奎榜入禁中說所書至今揭于松門仰見聖德謙仁之不伐也 傅明自云

靖康末駙馬都尉王師約之子球爲龍德宮都監祐陵北狩 御府器玩服御不能盡從者悉爲其權有埶以南度事露下廷尉伏罪 高宗欲戮之時叔祖子裳爲棘卿啓于 上曰球誠可殺但倘非其隱匿則諸物悉爲虜得無從復歸 天上矣 上於是貸而不誅先人摹得其古 玉印數十令假于楊伯虎丈曷未歸

建炎己酉 高宗駐蹕于建康閣中會苗傅劉正彥獻俘于朝檻車幾百兩先付之大理獄將盡戶諸市子裳請對以陳古在律俱當誅死然其中婦女有雇買及鹵掠以從者倘殺之未免無辜願賜哀矜 上瞿然曰卿言極是朕思慮之所不到即詔除二兇妻子之外餘皆釋放歡呼而出

周望字仲弼蔡州人有口材好談兵嘗爲康邸記室

子219 116

建炎初呂元直從而引用之驟拜一府　髙宗嘗
明越命其經畧淮浙付委甚重而昧於戎機駕馭
無術遂至紛亂平江一城取爲荼毒責昭化軍節
度副使連州安置以死紹興己卯其家自理詔復
故官澤及其子時凌明甫哲爲右正言明甫平江
人也親見其鄉里被害之酷遂上疏疏其罪命廼
寢吳越錢穀作收復平江記考從紀實不能采其
文華之要雖有浮冗之詞不欲易之建炎四年庚
戌春二月金人首領四太子者自明越還師由臨
安府襲秀州二十五日犯平江府午漏未盡四刻
兵自盤門入刼燬官府民居殆盡積聚虜掠子女
金帛乃縱火延燒煙焰見二百里凡五晝夜三月
初一日出閶西冦常潤於是平江府燬之既士民
前後遷避得脫者十之二三遷避不及或殺者十
之六七謹按靖康之亂金人再犯闕　太上皇帝
淵聖皇帝北狩　今上皇帝即位于睢陽改元建
炎是年秋移幸江都三年己酉春金人南牧淮甸
二月初三日　大駕渡楊子江幸杭州金人叩江
而不濟已廼歸國四月　大駕西還駐蹕于金陵
寵其府號易江寧爲建康議者謂金陵六朝建國
襟帶大江㟁嶺廻合北貫淮汴西引川峽南洞襄
漢東壓吳越甌閩荆廣之區四達之國也資其富

饒基本　王業以經理中原收復京洛實爲勝筭
開封尹杜充又司留鑰天下屬望至是召赴行在
命爲淮南京東西宣撫處置使俾挽重兵保諸路
又請　隆祐太后領皇太子帥六宮及宗室近屬
前往江表百司庶府非與軍興之事者悉從焉
上獨與宰相呂頤浩暨三數大臣以次侍從官留
金陵治兵　詔書有誓堅一死以保群生之語士
民讀詔感泣奮厲以爲　中興之期可指日而慶
矣杜公旣有成命淹廻未遣人心稍惑之閏八月
一日　詔云朕嗣位累年寅奉基緒愛育生靈凡
可以和戎息兵者卑辭降禮無所不至而敵人猖
獗追逐凌犯未有休息之期朕甚憚之比命杜充
提兵防淮然大江之北左右應援我所守者一由
荆襄至通泰敵之可來者五六兵家勝負雖可預
言所議衆多未易偏聽輙念旬月莫適決擇朕將
定居建業不復移蹕與夫右趣鄂岳左駐吳越山
川形勢地利人情孰安孰危孰利孰害以至彼我
之所長步騎之所宜何險可守何地可戰甚地之
錢物可運甚郡之粟穀可漕其各悉心致思以告
于朕昔　漢高帝詢臣良將多矣鄗雒之計已定
及聞婁敬一言而用之之意立決吾士大夫之確
論、朕豈不能虛懷而樂從哉三省可示行在職

事官共條具以聞於是群臣爭進避敵之計拜杜
公尚書右僕射留鎮金陵不復北渡矣二十五日
大駕廼復南巡九月初四日駐蹕于平江府二十
五日、詔休兵已兼旬可消日進發詔目引孟子
巡狩補助爲說始平江人猶幸於駐蹕倚以爲安
至是惶遽失望盡前比　駕後諸軍多亂不靜
人既畏之又慮胡騎乘冬深入於是遠有散之浙
東閩部者而近者亦自匿於山巔水涯之際
詔以工部侍郎湯東野爲守臣又命同知樞密院
周望爲淮浙宣撫使宿兵府城將官陳思恭巨師
古張俊曾珏李貴[illegible]等悉隸望節制又詔
駕後諸軍盡命先路行獨以禁衛諸班扈蹕九月
初四日　駕與平江幸無擾其民復拊循安集周
望遣諸將各部署所隸兵分護境內河內除賊郭
仲威領其下萬衆至自通州屯泊于虎丘山時
大駕駐會稽十一月有　旨金人於和州欲渡采
石又自黃州渡兵已至興國軍界取二十五日發
蹕前去浙西爲迎敵之計吳人復引領望幸未幾
建康府報是月十八日磯砂渡將官張超失守賊
登岸杜丞相遣都統制官陳淬提領岳飛劉剛等
二萬人分陣頭迎戰又命王𤫉全軍一萬三千人
相繼往來策應二十日陳淬與賊遇于馬家渡凡

十餘合日暮戰酣勝負略相若會王𤫉領西兵畔
敵擬鎮江府韓世忠江州劉光世應援皆不赴世
忠已望風循海道潛去於是陳淬孤軍力弱不能
當賊進逼建康城下守臣陳邦光降之通判楊邦
義死焉杜丞相奔儀真收拾潰士移保淮甸　大
駕頓于越州之蕭山縣群臣復勸南避乃幸四明
於是平江大震恐周望湯東野集耆老士夫僧道
訪問所以爲計者且曰今戰守皆已無策矣蓋其
意在迎降而欲衆發其端士民不荅而罷望欲諸
將兵歸城中懼其抗賊取怒也已而金人自建康
取捷徑劫廣德軍掠湖州南境破屬邑長興武康
安吉遂犯臨安府之餘杭縣遂越臨安府守臣康
允之去之民自爲守六日而陷渡錢塘江降越州
守臣李鄴遂犯四明以窺　行在有　詔周望湯
東野等固守平江等望自謂虜不敢犯境而過姑
少安遂倚郭仲威爲腹心併盡護諸將與張俊曾
珏居城中遣巨師古控扼吳江陳思恭屯楞伽山
李閎羅屯常熟縣思恭兵無紀律村落五十里間
皆被其害周望詰責之斬隊將武節郎張振乃戢
而郭仲威居城府外爲忠勇之論望委任之不疑
士民亦頗望信以爲重晏然按堵如平日而郊居
遷避之家往往而復平江城堞宇壯而地下聚水

四圍渠塹深廣周望又竭取民財錢穀以鉅萬計
庫廩充牣兵器犀利沛然有餘力以是人益安之
過明年春正月而來傳言者多云賊自越州踊來
路返金陵或又謂自臨安府昌化縣道宣歙趍當
塗渡江而歸杭無疋馬隻輪矣望等素不嚴斥堠
而四境無尉野無烽火但以傳言爲信乃遣張俊
陳思恭等統兵規入杭州以邀收復之功俊等行
涉旬纔及秀州陳思恭偵知傳言者非實走間道
潜軍于湖州烏墩鎮以覘變二月十八日張俊馳
報金人犯秀州崇德縣俊統兵迎擊于宣店走之
平江之人且喜且懼以俟捷十九日徵鄉兵發
太湖洞庭東西山千艘命用頭巡檢湯舉摠之前
赴吳江陣于簡村二十一日金人犯吳江縣巨師
古兵不戰而潰更以太湖民舟爲向導歸于西山
二十二日郭仲威遣千兵拒守于尹山已而退師
二十三日府中令民逐便出城留少壯者登埤以
守是日金人遊騎掠城東郭仲威兵未合而返守
臣湯東野出奔周望以郡印付仲威二十四日仲
威會諸將飲城上士民老幼數萬叩頭出血請加
守禦之備仲威奮髯語衆曰即發遣騎兵虜行破
矣民恒無擾人猶信之日欲晡金人大集于城下
仲威及曾班兵火廣化寺又火墜官李世康宅埜

仲威等皆宵遁其下自城南轉劫居民北出齊門
而去民之得出郭者多爲所害明日金人遂據城
諸將奔遁潜伏外邑覘胡人之行也旣以兵還三
月初二日張俊至自崑山初三日巨師古至自洞
庭李閻羅曾班郭仲威等至自常熟初五日陳思
恭至自烏墩各以力勝惟仲威竊據之揭牓于市
曰本軍已逐退金人收復府城或聞亦用此奏
上周望自遁所良久乃出領兵之吳興十五日始
有　詔周望等平江失守可發遣諸將兵往常州
以比衝襲金人以功贖過去初金人燒劫之餘金
帛錢穀尚多仲威即據城縱兵掠取晝夜搜抉不
已遺民間訪舊居即執之笞責苦楚窮問埋藏之
物民益寃憤故自金人南渡硐砂破金陵廣德杭
秀常潤明越惟平江被害最深蓋以兵多將傭民
始倚之而不去既墮虜計則又再遭官軍之毒是
夏疾疫大作米斗錢五百有自賊中逃歸者多困
餓僵仆或驟得食而死橫屍枕籍道路溪港爲實
哭聲振天地自古喪乱之郡未有如是之酷也稽
目覩其事幸以身免因迹階乱之由與夫敗亡次
敘記之以備後世史官採擇目之曰收復平江府
記者本郡仲威揭示之文具爲吳人諱於不復去
建炎四年四月二十日記仲威出于寇盜號郭大

乃明年除揚眞二州鎮撫使在郡長惡不悛劉平叔光世爲淮浙宣撫置司京口遣其將王德禽仲威至麾下殺之

紹興戊午秦會之再入相遣王正道爲計議使以脩和好十一月樞密院編修官胡銓邦衡上書曰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頼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 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日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且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牢不可拔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鑑不遠而倫乃欲 陛下效之夫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 陛下之位 祖宗之位也奈何以 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 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 陛下一屈膝虜人則 祖宗社稷之靈盡汚夷狄 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 朝廷之宰輔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穉之所羞而 陛下忍爲之邪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 梓宮可還 太后可復 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 陛下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見矣而 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䘏忘 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以 陛下爲何如主也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則 梓宮決不可還 太后決不可復 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 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不爲慟哭流涕長太息哉向者 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尚未肯臣虜況今 國勢既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欲臣之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 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故謂不斬王倫 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固不足道也秦檜爲心腹大臣而不爲之計 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 陛下於唐虞而欲導 陛下爲石晉者禮部侍

郎曾開以古議折之檜乃厲聲責之曰侍郎知故
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拒諫已自可知而乃建
議曰令臺省侍臣僉議可否蓋畏天下議已令臺
省侍臣共分謗耳有識者皆以謂　朝廷無人吁
可惜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
伯者之佐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
大國之相也反驅衣裳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檜
也不惟　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也孫近傅
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
伴食中書漫不知可否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
和檜曰　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
三發問而近三不答但云已令臺諫侍臣議之矣
嗚呼身為執政不能參賛大政徒取容充位如此
若虜騎長驅近還能折衝禦侮耶竊謂秦檜孫近
皆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
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
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
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　朝廷求活
耶疏入責為昭州鹽倉而改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注福州簽判蓋　上初無深怒之意也至壬戌歲
慈寧歸養秦諷臺臣論其前言弗效　詔除名勒
停送新州編管張仲宗元幹寓居三山以長短句
送其行云夢遶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
黍底事崑崙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
狐兎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生易老悲如許更南
浦送君去涼生岸柳銷殘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斷
雲微度萬里江山知何處回首對床夜語鴈不到
書成誰與目盡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
舉大白聽金縷邦衡在新興嘗賦詞云富貴本無
心何事故鄉輕別空使猿驚鶴怨誤薜蘿風月囊
錐剛要出頭來不道甚時節欲駕巾車歸去有豺
狼當轍郡守張棣繳上之以謂譏訕秦愈怒移送
吉陽軍編管棣乃擇使臣之刻核者名游崇者押
封小項筒遞海邦衡與其骨肉徒步以涉瘴癘路
人莫不憐之至雷州太守王彥恭趯餞不幸而有
識道使臣者行橐中有秦彥恭遣人捕獲送獄
奏治別差使臣護送仍厚餽以濟其渡海之費邦
衡賴以少甦彥恭繇此賢士大夫推重之棣訐邦
衡後即就除湖北提舉常平秉節一日而殂又數
年秦始聞仲宗之詞仲宗掛冠已久以它事追赴
大理削籍焉邦衡因朱崖幾一紀方北歸至端明
殿學士通奉大夫八十餘而終謚忠簡此天力也
此一段皆邦衡之子㴚手為删定

揮麈後錄卷之十

汝陰王明清

孫仲益每爲人作墓碑得潤筆甚富所以家益豐有爲晉陵主簿者父死欲仲益作誌銘先遣人達意于孫云文成縑帛良粟各當以千濡毫也仲益欣然落筆且溢美之既刻就遂寒前盟以紙筆龍涎建茗代其數且作啓以謝之仲益極不堪即以駢驪之詞報之略云米五斗而作傳絹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見也立道旁碣雖無愧詞諛墓中人遂成虛語 翟無逸云

韓璜叔夏爲司諫奉使江外回赴堂白事徐康國爲兩浙漕亦以職事入謁中書康國自謂跋扈之久率多傲忽既詣省候于廊廡以待朝退一綠衣少年已先在焉天尚未辨明康國初不知爲叔夏也貌慢之偃然坐胡床雙展兩足于火路子之上目視雲霄久之始問曰足下前任何處綠衣曰乍脫州縣時方事之殷外方多以獻利害得營糴之命因以末任使者康國疑爲此等易之曰 朝廷多事之際隨材授官乍脫州縣者未易遽干要除有堂吏過與之揖康國且詫于綠衣曰此某中奉也某在此儻非諸公調護亦焉能久安耶語未終丞相下馬遣直省吏致意康國曰適以韓司諫奉使迴得 旨有所問未及接見吏引綠衣以登回首揖康國而趍康國始知爲諫官驚悵恐怖脚路子飜空灰火滿地皇灼而退是時有流言劉剛據金陵叛剛知之束身星馳詣 闕自明適康國某日再造有黲袍後生武士復在焉康國反前日之識先揖而問之曰適從何來武士曰來自建康康國遽問曰聞劉剛已反公來時如何武士作色曰吾即劉剛吾豈反者想公欲反耳康國又慚而去越數日竟爲叔夏彈其交結堂吏臣所目覩而罷 外舅云

傅崧卿子駿以都司奉使二浙回行在所時王唐翁張全真爲參政子駿既至堂中諸公問以部使者郡太守治狀子駿曰浙東提點刑獄王詡殊不職次欲啓知明州張汝舟始悟適犯唐公諱矣思所以避之卒然曰明州張守尤無狀頃刻之間二執政姓名俱及之 錢德載云

范擇善同宣和中登第得江西教官自當塗奉雙親之官其父至上饒而殂寓于道旁之蕭寺中進退彷徨主僧憐之云寺後山半適有一穴不若就葬之不但免般挈之勞而老僧平日留心風水此地朝揖絕勝誠爲吉壤擇善從之即其地而殯之其後擇善驟貴登政府乃謀歸祔于其祖兆請朝假

以往改卜時老僧尚在力勸不從才從之後擇善
以飛語得罪于秦會之未還朝言者希指攻之云
同以迁葬為名謁告于外擅擾州縣迁謫而死趙
宣明云
李漢老與秦會之賀進維垣啓云推赤心於腹中君
既同於光武有大勳於天下相自比於姬公秦答
之云君既同於光武仰歸美報上之誠相自比于
姬公真敢犯貪天之戒漢老得之皇恐者累月
建炎末范覺民當軸下討論之制論崇觀以來冗濫
受賞迁擢與夫入仕之人官曹殽亂宜從銷汰自
此僥倖之徒屏迹不敢出紹興辛酉御史廷言以
謂方事之殷從軍之人多有受前日之濫賞者願
丞罷此文以安反側　詔從之蓋是時秦會之初
用事也先是宣和初鄭達夫為相達夫與會之俱
華陽王氏婿會之以其兄梓材拜婿于達夫會傳
墨卿使高麗達夫俾梓材以傔從墨卿補下班祗
應洎回即以獻頌直赴　殿試　祐陵實錄亦畧
載之又王顯道瞻以達夫婿冒寵位中大夫祕閣
脩撰且會之夫人同包也金彥行安節爲諫官嘗
陳其事于會之蹤中二人擯跡累年至是御史希
會之之旨以爲之地蘇此二人俱彼竣用不及一
歲皆登從班

建炎末先人爲樞密院編脩官被　旨專一纂集
祖宗兵制書成進呈　高宗皇帝覽之稱善　諭
宰臣范覺民宗尹云王某所進兵制甚佳朕連夕
觀之爲目痛可改官與陞擢差遣賜其書名曰樞
庭備檢時秦會之爲參知政事素與先人議論不
同雖更秩然自此去　國矣王鈇字承可會之舅
氏王本觀復之子會之心欲用之薦于　上謂有
史才名適與先人偏旁相似上忽聞之豈非脩兵
制者乎會之即應之云是也　詔再除樞屬徐獻
之琛亦王氏婿與會之爲中表而師川之族承會
之知　高宗眷念師川不替一日奏事啓　上云
徐俯身後伶俜可憐有弟琛能承兄之業願陛
下擢用之　上從其請其後承可獻之皆爲貳卿
會之並緣同　上率皆類此
紹興乙未周躬義葵爲侍御史梁仲謨汝嘉爲戶部
尚書躬義欲論之甫屬藁而泄其事于仲謨時秦
會之秉鈞仲謨致懇救于會之會之領略之是夕
躬義牒閤門明朝有封事求對翌日會之奏事即
擬除躬義爲左史　天意未允躬義方待引會之
下殿即喻閤門云周葵已得　旨除起居郎隔下
又明日躬義立螭直前劾之　高宗喻會之云周
葵遷易之何也會之云周葵位長言路碌碌無所

建明且進退百官臣之職也儻以臣黜陟不公願先去位　上云不須如此是日批出周葵與郡遂出守當川秦含怒未已思多方誤之未幾易守平江會李仲永椿年爲浙漕疵辦北使會之嚮意仲永使爲之所仲永之回即入奏動義在郡錫燕虜使飲食負覆致行人有詞講和之初不宜如此動義落職罷郡謝表云錐穿夫是使各司其職耳然王事有關是誰之過歟自是投閑十五年

紹興庚申秋虜人敗約復取河南故地秦會之在相位蹤迹頗危時爲濟川樞爲貳卿一日相見告之云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如前此元老大臣皆不足處獨君鄉袞未測淵衷如何公其爲我探之翌日濟川求對啓　上云金冠長驅犯淮勢須興師如張某者當且以戎機付之　高宗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濟川亟以告秦秦甚喜且感濟川云適觀　天意樞必被逐願乞瀘川以爲書繡至晚批出馮樞令與外任遂以樞爲梓制帥瀘南在任九十二年 張文老云

方公美庭實與化人其父宣和中嘗爲廣南提學以卒公美後登科至紹興間自省郎爲廣東提刑以母憂去官服闋復除是職公美辭以不忍往秦會之不樂降　旨趣行公美強勉之官謝上表云三

含教育先臣之遺家尚存一笑平反慈母之音容忝述讀者哀之已而竟没於嶺外 蘇少連云

馬子約純 紹興中爲江西漕時梁企道揚祖爲帥每強盜勑下皆貸命必配湖州嶺部吏至郊外即殺之江中如此者屢矣子約云使其合死則自正刑典以其罪止於流故赦其生猶或自新既斷之後即平人亦倘如此與殺無罪之人何以異乎二公由此不咸後以它事交愬于朝俱罷去初熙寧中子約父勲厚默知登州建言乞移放沙門島罪人勲厚時未有嗣帝錫一子嘗壽八十仕至諫議大夫前人已記之矣子約隆興初以太中大夫致仕壽八十一而終太中蓋官制前諫議大夫也

紹興丁卯歲 明清 從朱三十五丈希真乞先人文集序引文既成矣出以相示其中有云公受今維垣益公深知倚用而不及 明清 請至此啓云竊有疑焉朱丈云勤儒與先丈皆秦會之所不喜此文傳播達其間聽無此等語至攖禍 明清 云歐陽文忠與王深父書云吾徒作事豈爲一時當要之後世爲如何也朱丈歎伏除去之

近有名家子知郡州時孝永宗爲湖南總管駐郡下永宗兄弟早侍　上有眷秦會之方自虜中來歸與富季申爭寵指諸子爲黨會之深嫉之及會

之登師垣既寵其兄介宗道宗部守迎合檜求宗
冒請全俸合計以賊會之得所申大喜下本郡閱
實焉求宗實以當立軍功許給有　御札非僞守
先以計取得之以送秦矣秦既當路無從辯白竟
準以盜論流端州盡籍其家以責又選郡僚之苛
酷者使錄槖一簪不得與積既及數猶謂所遣官
有前赴其家燕集以其器勸酒今乃不見豈隱之
邪殘刻有如是者 呂晳中

紹興壬戌罷三大帥兵柄時韓王世忠爲樞密使語
馬帥解潛曰雖云講和虜性難測不若姑留大軍
之半于江之北觀其釁以其爲我草奏以陳此事
解用其指爲劄子韓上之已而付出秦會之語韓
云何不素告我而遽爲是邪韓覺秦詞色稍異矣
卒皇恐即云世忠不識字此乃解潛爲之使其上
耳秦大怒翌日毀潛單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
竟死嶺外 張子韶云

榮茂世薿爲湖北漕置司鄂州有都統司統制官王
俊以其舊主帥岳飛父子之不世狀詣茂世陳首茂
云我職掌漕計它無所預卻之俊遂從總領汪叔
詹陳其事汪即日上聞秦會之得之藉以興羅織
之獄殺岳父子知茂世不受理深怨之而　高宗
於茂世有霸府之舊秦屢加害而不從秦死榮竟
登從班汪許岳之後獄方竟而殂豈非命歟 辭故

舅氏曾宏父生長綺紈而風流醖藉聞于薦紳長於
歌詩膾炙人口紹興中守黃州有雙鬟小顰者頗
慧黠宏父令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二賦客至代
謳人多稱之見于謝景思所敘刊行詞策後歸上
饒時鄭顧道呂居仁晁恭道俱爲寓客日夕往來
杯酒流行顧道教其小獲亦爲此技宏父顧鄭笑
曰此真所謂效顰也後來士大夫家與夫尊俎之
間悉轉而爲鄭衛之音不獨二賦而已 明清兄弟
兒時先妣製道服先人云須異於俗人者乃佳舊
見黃太史魯直所服絕勝時在臨安呼匠者教令
染之久之始就名之曰山谷褐數十年來則人人
數之幾遍國中矣

秦會之爲相。高宗忽問陳桷好士人今何在可惜
閑卻當與一差遣會之乃繆以元承爲對云今從
韓世忠辟爲宣司參議官元承季任適同姓名
上笑云非也好士人豈肯從軍耶因此遂召用 仲
男去

姚宏字令聲越人也父舜明廷輝嘗任戶侍令聲少
有才名呂元直爲相薦爲刪定官以憂去秦會之
當國要求官不報張如瑩焰與令聲爲中表令聲
托爲和之秦去廷輝與其靖康末俱位栢臺上書

粘罕乞存趙氏拉其連銜持牘去經夕復見歸竟不僉名此老純直非狡獪者聞皆宏之諱也録是薄其爲人如瑩以告令聲令聲曰不然先人當日固書名矣今世所傳秦所上書與當來者大不同要易其語以掠美名用此岡人以僕嘗見之所以見忌已而言達于秦秦大怒思有以害之會令聲吏猻調知衢州江山縣適當元旱有巡檢者自言能以法致雷雨試之果然而邑民訟其以妖術惑衆追赴大理竟死獄中初令聲宣和中在上庠有僧妙應者能知人休咎語令聲云君不得以令終候端午日伍子胥廟中見石榴花開則奇禍至矣令聲初任監杭州稅任三載足迹不敢登吳山將赴江山也自其諸暨所居趍越來訪帥意既歸出城數里值大風雨亟憩路旁一小廟中見庭下榴花盛開妍甚可愛詢祝史云此伍子胥廟其日乃五月五日令聲慘然登車未幾遂罹其禍宋寶學令威閎學詳博注史記行於世三乘九流無所不通紹興辛巳歲完顏亮舉國冠淮江浙震恐令威云木德所照當以無它故　詔書云歲星臨於吳分者是也、高宗幸金陵以其言驗令除郎　召對奏事之際得疾仆於　榻前徐五丈數立戲云太史當奏客星犯帝座甚急、上大怒之亟用其弟閎憲于朝憲無它材能不逮二兄後登政府命也

能叔雅彥詩伯通之孫早有文名紹興初入館擢郎奏會之秉鈞指爲趙元鎮客擯不用者十年　慈寧回鑾會之以功陞維垣叔雅以啓賀之云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會之大喜起知永州已而擢漕湖北其後王日嚴曦爲少蓬權直禁林會之加恩取其聯入制詞中翌日即除禮部侍郎甲戌歲策士于庭有引此以對大問者遂冠天下　薛仲藏云

外舅方務德有聞見手記近事凡六條今悉録之錢遹爲侍御史有長子之喪聞曾文肅失眷亟上彈章既施行然後謁告歸葬中執法吳伯舉天用當制其詞云思蹇蹇以匪躬遂呱呱而弗子未幾擊吳罷去鄭亨仲云臚冠犯浦江境上遹具衣冠迎拜道左對渠兜痛毀時政以倖苟免寇謂遹受朝廷顯秩之厚如此乃敢首爲訕上之言亟命其徙竄之亨仲居浦江目覩其事汪彥章詔旨中作遹傳亦甚詆之

李孝廣崇寧間爲成都漕以黜撿卭州士人費又章直方私試試卷詞理謗訕龐汝翼課冊係元祐學術識詆元豐政事上聞三人並竄廣南孝廣遷官後紹興庚戌孝廣之子倞爲疾于婺州謂有妖孽

招路時中治之時中始不肯言倷託親舊扣問其
詳時中云有一費乂者獨不肯但已且莫知其故
尋以告倷倷云若尓其疾不復起矣因自道向來
費乂等事寔倷以告其父後又輩俱客死于路
政和初方允迪將就廷試前期聞　御注老子新頒
賜宰執欲得之以備對會允迪與薛登明有連亟
從問之乃云無有也一日入薛書室試啓書篋忽
見之盡能記憶洎廷試果發問毛達可友稱對策
大喜即欲置魁選而強隱季淵明爲參詳官力爭
謂其間贅　聖德處有一二語病必欲置十名之
後達可尤力辨既而中夜退之時中人絡繹於諸
公間万一轉而上聞非徒無益乃議寘十二名猶
在甲科是時陳彥方以術得幸又令使預占今歲
甲科幾人彥云七人而中人輩欲神其說密諭主
司僅取此數既而傳擬翊以上舍薛尚友盛并以
執政子皆寘甲科卒取十人允迪乃在乙科第四
允迪即外舅之仲父也
紹興初經從嚴陵邢鈐轄招飯時老瑞趙寏輔在焉
坐間邢趙相語云頃記吾曹同在延福宮時事否
趙唯唯因叩其事邢云一日梁師成譚稹坐于延
福宮門下二人寔從王營西城所李彥者過門下
馬致禮于譚梁甚恭既去譚謂梁早來聞王音否
可畏哉趙問梁何言答云適見李彥恭稱前納西
城所羨餘三百万緡上顧彥云李彥莫教做
弄一火大賊來斫却你頭後怎奈何不數年彥果
以横斂被誅
孟富文庾爲户部侍郎紹興辛亥之歲邊遽少寧廟
堂與一二從官共議以謂不若乘時間隙分遣諸
將削平諸路盜賊其方張不易擒者莫如閩之范
汝爲乃以命韓世忠而世忠在諸將雖號勇鋭然
病其難制或爲州縣之害當選從官中有風力者
一人置宣撫使世忠副之以行而在廷寔籍其選
衆乃謂孟人物既厓厚且嘗爲韓所薦首迁本部
尚書遣之又以爲韓官已高亦非尚書所能令乃
欲以爲同簽書　上意已定時洪成季擬爲禮部
尚書呂丞相以孟除與成季參預之命同進上留
擬狀値連數日假告而已甚播初沈必先爲侍御
史時嘗擊王成季至是沈召還舊列成季亦復爲
宗伯以呂丞相初拜未欲論也至是聞將大用亟
奏成季罷去　上意以謂二相初拜薦二執政其
一已先擊去其一萬一又有議之者二相俱不安
矣遂亟批出富文除參知政事蓋適記前日除富
文誤當成季所擬官二相亦恐紛紛不復甲前説
也然亦議定從闕中使還即罷之而會逢多事在位

獨久凡三年然後去國。
紹興壬戌夏　顯仁皇后自虜中南歸　詔遣參知
政事王次翁與　后弟韋淵迓于境上時虜
主亦遣其近臣與內侍凡五輩護　后行既次燕
山虜人憚於暑行　后察其意慮有他變稱疾請
于虜少須秋涼進發虜許之因稱貸于虜之副使
得黃金三百星且約至境倍息以還　后既得
金營辦佛事之餘盡以犒從者悉皆懽然途中無
間言由此力也既將抵境上虜必欲先得所貸然
後以　后歸我　后遣人諭指于韋淵淵詞曰
朝廷遣大臣在焉可徵索之遂諭于王初王之行
也事之纖悉受顧指于秦丞相獨此偶出不料
虜人趣金甚急王雖所賫甚厚然心懼秦疑其私
相結納歸欲擠其位必貽秦怒執不肯償相持
界上者凡三日　九重初不知曲折但與先報
后渡淮之日既愆期張俊爲樞密使請備邊憂慮
百出人情洶洶謂虜已背盟中變矣秦適以疾在
告　朝廷遂爲備邊計中外大恐時王聣以江東
轉運副使爲奉迎提舉一行事務從王知事急力
爲王言之不從聣乃自裒其隨行所有僅及其數
以與之虜人喜　后即日南度疑懼釋然而王不
預也王歸白秦以謂所以然者以未始禀命故不

敢專秦以王爲畏已果大喜已而　后泣訴于上
王其大臣不顧國家利害如此萬一虜生它計于
數日間則使我母子不相見矣　上震怒欲暴其
罪而誅之初樓炤仲輝自樞府以母憂去位終制
起帥浙東儲之欲命謝于虜君至是秦爲王營救
回護謂宜遣柄臣往謝之於是輟仲輝之行以爲
報謝使以避　上怒遽歸　上怒稍霽然終惡之
秦諭使辭位遂以職名奉祠已而引年安居于四
明秦終憐之餽問不絕秦之擅國凡居政府者莫
不以微過忤其指例以罪行獨王以此情好不替
王卒特爲開陳贈卹加厚諸子與婿親戚族人添
差浙東者又數人以便其私議者謂秦居政府二
十年間終始不貳者獨見王一人而已
曾文清吉父孔毅父之甥也早從學于毅父文清以
蔭入仕大觀初以銓試合格五百人爲魁用故事
賜進士出身紹興中明清以啓贄見云傳經外氏
早侔仲尼之間居提筆文場曾寵平津之爲首文
清讀之喜曰可謂着題矣後與明清詩云吾宗擇
婿得羲之令子傳家又絕奇甥舅從來多酷似弟
兄如此信難爲徐敦立覽之笑云此延用前日之
啓爲體備報耳
孫立者壽春人少爲盜敗竄伏淝河中覺有物隱

然抱持而出乃沐匣一啓視之銅印一顆云壽州兵馬鈐轄之印印背云大平興國八年鑄後三十年以從軍之勞差充安豐軍鈐轄安豐即昔日壽州也遂用此 明清爲判官日親見之

楊原仲愿秦會之腹心爲之鷹犬凡與會之異論者黜除殆盡以此致位二府出守宣城王公明與原仲爲中表原仲爲之經營舉州改官得知蘄水縣往謝原仲歘集醉中戲語原仲云昔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與渠書其間頗及秦之短尚記憶否公明初出無心也原仲聞之色如死灰即索之云偶已焚之原仲自此疑公明慮其以告秦出入起居跬步略不蹔捨夜則多以人陰加防守公明憂求歸而不從深以爲苦如此者幾歲原仲移帥建業途中亦如是焉既抵金陵館于玉麟堂後宇諸司大合樂閑燕守卒輩往觀優戲稍怠公明忽覩客船纜于隔岸亟與其親僕絜囊橐而登之遁去會嵗原仲呼之則已遠矣即遣人四散往訪之邈不可得原仲憂撓成疾而斃 蘇訓直云

魏道弼良臣與秦會之有鄉曲共學之舊秦既得志引登禁路道弼恃其久要一日啓于秦曰某昨夕不寐偶思量得一事非晚 郊祀如還客之久在遐方者可曰赦内徙以名和氣秦曰足下今作何官道弼云備員吏部侍郎秦復曰且留了銓曹職事不須胡思亂量翌日降 旨魏良臣與郡出守池州已而罷去世言秦有度量恐未必然也

建中靖國初陸農師執政時天下奏案率不俟命農師語時相云罪疑惟輕所以讞上一門引領以望其生今一切從死所傷多矣時相然其言自是有末減者乾道初忽降 旨揮云法令禁姦理宜畫一比年以來旁緣出入引例爲弊殊失刑政之中應今後犯罪者有司並據情欵直引 條法定斷更不奏裁是時外舅方務德爲刑部侍郎入議云切詳今來 旨揮今後犯罪者有司並據情欵直引 條法定斷更不奏裁切恐其間有情重法輕情輕法重情理可憫刑名疑慮命官犯罪議親貴之類州郡難以一切定斷今來除並不得將例冊引用外其有載在 勅律條令明言合奏裁事件欲乞並依建隆二年二月五日 勅文參詳到事理施行得 旨從請二者皆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明清頃焉不自度量嘗以聞見漫緝小帙曰揮麈録輒以鏤板正疑番是于師友之前久矣竊伏自念平昔以來父祖談訓親交話言中心藏之尚餘不少始者之思慮筆之簡編傳信之際或招怨尤今復惟之侵尋晚景倘弃而不録恐

一旦溘先朝露則俱煙滅泯誠爲可惜若夫於其中間善有可勸惡有可戒出於無心可也豈在於因噎而廢食朝論之暇濡毫紀之總一百七十條無一事一字無所從來釐爲六卷名之曰揮麈後錄尚容思索嗣列于左紹熙甲寅上元日汝陰王明清書于武林官舍半山樓

古之史官小事書于簡牘所謂廣記備言者在此東漢以後傳記益衆皆以爲史筆之資然而詮擇不精疑信相半紬書者病之汝陰王仲言家傳史學三世矣族黨交游無非一時名公巨人平日談論皆後學之所未聞者渡江以來簡冊散亡老成凋落於是有攷焉曩嘗筆其所聞爲揮麈錄既又續之所記益廣其間雅健之文著述之體誠有所自來也儻使遂一家之言當不愧實錄 太海陵王禹錫謹書

揮麈後錄卷之十一

揮麈第三錄總目

卷之一

孝宗登真如寺鐘樓
○高宗東狩四明日錄
○劉希范責鄉志全書
○婁陟明上 高宗書
吳處厚與蔡持正不和
曾南豐碑陳無己邪和叔爲實錄檢討官
○卷之二
龍眠三李 ○宋惠直樂語
九江畔工李仲寧不肯刊黨籍姓名
蘇叔黨善畫窠石
徽宗宣曾空青至行宮
錢遜叔貽宿州
張夫人哭魏夫人詩
劉季高謫居安世
○秦會之陳議狀
○王勿安草檄
○王稟徐徽言李鎖忠義事迹
呂張以勤王檄諸郡
曾空青跋真草千字文略
李夫人盡獲群賊

向伯恭徐端益忠義
趙叔近守秀州
卷之三
劉珏黃大本朱弁行狀
高宗召見張九成
呂元直趙元鎮相排
許志仁善戲謔
蔡肖交稍自梁仲謨始
○曾空青辯謗錄
岳侯與王樞密葬地同
黃達如監察御史
洪景伯試克敵弓銘
鄭亨仲節制尊嚴
曹庭堅遭遇秦相
建炎荊州遺事
湯致遠帥浙東
陳師禹責降
孟仁仲上表
万俟元忠薦汪明遠
鄭恭老上殿陳劄子
陳忠肅得罪秦師垣
李泰發寓書秦相
汪明遠宣諭荊襄
王權和州與虜接戰
胡明仲奪謚
湯進之封慶國公
尤延之博物洽聞
揮麈第三錄總目終

揮麈第三錄卷之一

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汝陰王　明清

○一 佛宇掛鐘之閣多虛其中蓋欲聲之透徹也孝宗潛躍在幼歲時偶至秀州郡城外真如寺登鐘樓游戲而僧徒先以蘧篨覆空處　上悞履其上遂并墜焉旁觀之人失色無措亟往視之乃屹然立于席上略無驚怖之狀此與夫　國史所載太祖皇帝少年日人馬俱墮于汴都城樓者若合一契焉　陳揆彥緝云

○二 明清前年歲底百僚夏日訪尤丈延之語明清云中興以來省中文字亦可引證但建炎己酉之冬高宗東狩四明登舶涉險至次年庚戌三月回次越州數月之間翠華駐蹕之所排日不可稽考柰何明清即應之曰自昔以來大臣各有日錄以書是日君臣奏對之語當時呂元直為左僕射范覺民為參知政事張全真為簽書樞密院皆從上浮于海早晚密衛于舟中者樞密都承旨辛道宗兄弟也逐人必有家乘存焉今呂范二家皆居台州全真鄉里常州若行下數家取索日錄參照則瞭然不遺時刻矣延之云甚善使當理會繼而延之病矣不知曾及施行否去秋赴官吴陵舟過茂苑訪一親舊觀其所藏書目得己酉年李方叔正民代

言詞扱從行航海所紀頗備明清所緝後錄取王
顥彥錢穆記錄其間於此亦有相犯者姑悉存之
所恨尤先生不及見之耳其目云中書舍人李正
民乘桴記曰建炎己酉秋七月車駕在金陵初一
日下詔奉隆祐　太后六宮外泊六曹百司皆之
南昌命簽書樞密院事滕康資政殿學士劉珏同
知從衛三省樞密院治常程有格法細務及從官
郎吏皆分其半從行八月十六日隆祐登舟百司
餞於內東門閏八月一日內出　御筆以固守建
康或左趨鄂岳右駐吳越集百官議于都堂羣臣
皆以鄂岳道遠恐饋餉難繼又慮車駕一動即江
北群盜必乘虛以窺吳越則二浙非我有乃決吳
越之行十三日制以呂頤浩為左僕射杜充為右
僕射繼又命杜充以江淮宣撫使留建康府公江
諸將並聽節制二十四日從官以下先行二十六
日　車駕離建康府九月八日　行在平江府十
一日以翰林學士張守簽書樞密院周望為兩浙
宣撫使留平江府初命周望為江南荆湖宣撫使
駐兵鄂州以控上流以頤浩不可離　行在乃改
命焉十月二日從官以下先發初五日　車駕離
平江府十三日　行在越州入居府廨百司分寓
十一月二十日知杭州康允之遣人押到歸朝官

其人云自壽陽來報金人數道並入已自釆石濟
江以未得杜充周望奏報　朝廷大駭集從官議
欲移蹕江上親督諸將為迎敵之計宰相侍從同
對于便坐或謂且遣兵將或謂宜募敢戰士以行
宰相呂頤浩又自請行議未決退詣都堂午間得
周望奏狀錄到杜充書虜騎至和州已召王𤫊移
師南渡杜充親督師詣釆石防守　朝廷稍安從
官乃請遣兵應援建康又分兵守衢州信州隘路
慮胡騎自江黃間南渡或從趨衢信以迫　行在
也二十一日命傅崧卿為浙東防遏使令召募土
豪以備衢信得江州報胡人破黃州由鄂州渡江
向興國軍洪州是日有中使自洪來云隆祐一行
已於十一月初八日起發往虔州矣二十二日從
官又請對慮胡騎不測馳突請以郭仲荀輕兵三
千從　車駕至平江府倚周望韓世忠兵以為援
仲荀方自杭來士卒老幼未至易作去計而令張
俊兵以次進發既對上以張俊重兵不可留遂決
議皆行退命直學士院汪藻草詔曉諭軍兵以迎
敵之說乃以二十三日先發兵三千　車駕以二
十五日起行既至錢清堰宿頓是夜得杜充奏我
師敗績又康允之奏人馬已自建康府徑路犯杭
州界遂倉猝回鑾二十六日次越州城下從官對

于河次亭上議趨四明呂頤浩奏欲令從官已下
各從便而去上以爲不可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
可不扈從若如此則　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
郎官以下或留越或徑歸者多矣二十七日以御
史中丞范宗尹參知政事是日早　駕詣都堂撫
諭將士移御舟過都泗堰不克二十八日晚出門
雨作自是路中連雨泥淖吏卒老幼暴露不勝其
苦命兩浙轉運使陳國瑞沿路排頓用炭一千二
百斤猪肉六百斤以給衛士十二月五日　車
駕至四明居于府廨　朝廷召集海舟甚急監察
御史林之平自春中遣詣福建召募海船至是相
繼而至　朝廷甚喜十一日親從班直百餘人因
宰執早朝至行宮門外邀宰相問以欲乘海舟何
往頤浩諭以利害乃退上命辛永宗勒中軍盡捕
諸班直因之十三日誅其首者十有餘人並降隸
諸軍以特御史趙鼎爲御史中丞十四日臺諫請
對　上諭以不得已之意又探報虜人已入杭州
劉俊引兵出戰不勝康允之走保赭山詔六曹百
司官吏並於明越溫台從便居住於是左右司御
營使司參議官皆留十五日大雨群臣欲朝至殿
門有旨放散惟宰執入對既退　車駕遂登舟至
定海宰執從行十六日從官以次行吏部侍郎蘇

遲之以疾辭不至詔給事中汪藻乞陸行
以從十八日聞有使人至命范宗尹趙鼎復回明
州以修贄既至乃前所遣報信使臣而已十九日
車駕至昌國縣二十四日遣權户部員外郎李承
造往台州刷錢帛二十五日早得越州李鄴奏去
虜人已在西興下寨別令人馬自諸暨趨嵊縣徑
入明州乃議移舟之溫台是日范宗尹趙鼎回至
行在二十六日啓行自是連日南風舟行艱穩而
日僅行數十里二十九日歲除庚戌正月一日
大風碇海中二日北風稍勁晚泊台州港口三日
早至章安鎮駐舟知台州晁公爲與李承造皆來
上幸祥符寺從官迎拜於道左是日得餘姚把隘
官陳彦報人馬至縣迎擊乃退又得韓世忠奏見
在青龍鎮就糧欲俟敵人之歸爲擊討初命世忠
駐兵鎮江控扼後聞胡人自采石濟師上命追世
忠赴　行在又欲令移軍常州呂頤浩請以
御筆召之上曰　朕與世忠約堅守今聞乃來於
是遣中使齎　詔世忠聞采石失守已離鎮江府
登海舟矣至得奏上優詔荅之四日象山縣報人
馬至明州張俊爲戰守備明州西城外民居盡燹
之矣然其意亦欲來赴　行在也晚得康允之奏
繳到杜充書已在真州與劉位聚兵爲邀擊計徐

州趙立以師三千來援建康守陳邦光及戶部尚
書李梲皆降于虜六日張俊奏去二十九日正月
初二日允敵殺傷相當又得二十八日奏及差人
賫到二級上命辛企宗以兵一千赴明策應又出
手詔趣杜充趙立劉位激勵使戰以爲後圖皆親
書示宰執乃遣之而辛企宗不行七日周望奏常
州有緋抹額賊衆犯外城知州事周杞守子城以
拒賊赤心隊劉晏出戰敗之又言知秀州程俱率
官吏棄城保華亭縣又探建康人馬皆焚粮草收
金銀稍稍渡江北去自稱李成人馬去八日張思
正奏去張俊出兵擊退虜騎思正與劉洪道李質
分兵追躡九日張俊已自台州陸趨　行在意恐
金人小舠濟師而來力不能拒又前此屢奏求海
舟　朝廷報以方聚集遣行欲其且留明州既得
此奏甚以爲憂又慮李鄴已迎降虜人以越爲巢
穴其經營未已也十日郭仲荀責授汝州團練副
使廣州安置以擅離越州及妄支散錢帛又夜過
行在不乞　朝見等罪也十二日滕康遣使臣奏
隆祐一行已到虔州前此得信州探報去十七日
到吉州又去二十一日有人馬至吉州東岸知州
楊淵棄城走　朝廷深慮胡人追躡然本謀南昌
之行意謂虜人未必侵犯雖離建康日得密旨令

緩急取　太后聖旨便宜以行後至平江議者乃
去自蘄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可抵南昌　朝廷
始以爲憂遂命劉光世自淮南移軍于江州以爲
南昌外蔽既至而軍中月費十二萬緡知州事權
邦彥以用度不足告于　朝廷命洪州三省密院
應副至十一月中權邦彥乃奏言得東京府故吏
辛報其父已身亡遂解官持服　朝廷雖遽命起
復而邦彥已離郡去及胡騎渡江光世乃言初謂
蘄黃間賊寇遣兵迎擊既知其爲金人遂回軍隆
祐以初八日行胡騎以十四日到城下於是知州
王子獻以下皆走胡騎入犯撫州執知州事王仲
山以其子樺知州事令根括境內金銀走洪州送
納虜怒其少去撫州四縣不及洪州一縣乃知信
州陳杌探報也十三日劉洪道奏金人再犯境上
遣兵拒之及陳彥在餘姚屢獲首級及稱李鄴並
無関報文字然台州探報越州並放散把隘人兵
及管待虜人与之飲燕又命父老僧道赴杭州知
其必迎降矣十四日張俊自台州來執胡人一名
至　行在戮之知邵武軍張琞奏有光澤縣弓手
同胡人一騎至軍稱有大軍千餘人繼至已行斬
首於是福建諸州皆震恐知福州林遹奏乞遣兵
防守又自言老病不任事乃命集英殿修撰程邁

代之十五日胡人再犯餘姚　朝廷欲遣張公裕
以海舟數千載兵直抵錢塘江下燒爇胡人所集
舟舡衆以公裕素不知兵又慮海舟反爲胡人所
得皆以爲不可十六日雨雷發聲十七日劉洪道
人以十三日一更水陸並進直至城下洪道与張
思正皆引兵出天童山先是李質巳擅趨台州
朝廷方降三官令還四明巳無及矣又聞南昌胡
騎入潭州而洪撫建昌之間稍稍剽去建昌通判
晁公邁申先因出城招集民兵以軍事付訓練官
承信郎蔡延世凡八易回延世拒而不納十八日
移舟離章安鎮始張俊既移軍　朝廷議分遣其
將領李兵應援明州上不欲遣乃止謂他時駐蹕
之後資以彈壓蓋　行在諸軍此皆精甲全裝稍
整齊亦又批令　劉洪道等皆退避其鋒然議者皆
慮明既失守則海道可虞而　行在必不敢安也
十九日晩雷雨又作二十日泊青嶼門二十一日
泊溫州港口二十二日余被旨奉使江浙問安隆
祐宮自後不復記錄聞　行在巳駐溫州矣巳上
李所記云耳明備又聞是歲越州郡守李鄴既以城
降通判曾悫罵賊不屈而死全家被害獨乳婢抱
一嬰兒獲免有宣教郎知餘姚縣李穎士者募鄉
兵數千列其旗幟以捍拒之賊既不知其地勢又

不惻兵之多寡爲之小却彷徨不敢進者一晝夜
縣是　大駕得以自定海登舟航海事平　詔特
贈悫直秘閣命其弟悊子宗以官穎士遷兩官擢
通判州事時又有宋煇者爲大漕治事秀州之華
亭縣聞　龍艘巳泊巨浸即運米十萬石以數大
船轉海訪尋　六飛所向至章安鎮而與御舟遇
百司正闕續食賴此遂濟多事之際若二人煇與
穎士者亦可謂奇績而悫之忠節皆恨世人未多
知之穎士福州人登進士第紹興中爲刑部郎中
煇敏求之孫後爲秘閣修撰知臨安府悫南豐先
生之孫宗即所逃嬰兒也嘗知南安軍
志全既以元符抗疏徙新州繼又遭温益鍾正甫
之困辱禍患交晨瀕於死所建中靖國之初　召
還自流人不及一年遂代言西掖傷弓之後噤不
出一語吳興劉希范時爲大學生以書責之陳義
甚高去珏少而學經究觀春秋責備賢者之義私
切疑之以謂世之賢者不易得也求之百餘年間
所得不過十數人求之億萬人間所得不過一二
人苟有未至猶當掩蔽以全其名柰何反責其備
哉及長式觀史氏耻覩昔人特立獨行以自著見
者甚衆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能終始一德以
全公忠之節者幾希稱於當年孚全令名著於史

氏鮮有完傳豈特賢者之過哉亦當時君子不能
相與輔其不及之罪也然則春秋責備之義其乃
垂戒萬世欲全賢者之善此某所以不避僭易輒
獻所疑於門下也某自爲兒童即聞閤下場屋之
名及有知識又誦閤下場屋之文固以閤下爲當
今偉人然未敢直以古人大節望閤下也暨游太
學在諸生中往往有言前數年有博士鄒公經甚
明文甚高行甚修不能低回當世以直去位方且
歎息願見風采而不可得未幾閤下被遇　泰陵
進列諫垣極言時政萬里遠謫方是之時某亦東
下所過郡縣每見親朋故舊下及田夫里婦必問
閤下兒孰似年今幾逢　天子之怒誰與解之家
累之重誰與恤之莫不咨嗟稱誦或至泣下前此
以言得罪者衆矣閤下之名獨隱然特出不知何
以致此豈忠信之誠感於人心者深而然耶則天
下所以待閤下雖亦不爲不重矣　今天子嗣位
首加褒擢授以舊職繼拜司諫乃直起居乃典文
誥歲未再周職已五易越錄超等罕見其比則　天
子所以望閤下雖亦不爲不大矣爰自入朝以來
天下之士翹首跂踵冀閤下日以忠言摩　上不
謂若今之爲起居舍人者止司記錄而已也不謂
若今之爲中書舍人者止事文筆而已也踰年之

間不過言一張商英之不可罪爾其他不聞有所
發明言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某人可用某人不
可用有識之士私切疑之始閤下之爲博士不顧
爵位力言經術取士之美拂衣而歸非知有紹聖
之報也其爲諫官不避誅責極陳中宮廢立之失
遠貶蠻徼非知有　今日之報也誠以信其所學
行其所志耳然昔以博士而言之今以侍從而不
言昔未信於君而言之今信於君而不言此人之
所以疑也爲閤下解者曰閤下之不言以職非臺
諫也疑者曰　唐文宗命魏謩以兩省屬皆可論
朝廷事故范希文爲秘閣校理則言人主不宜北
召爲壽爲東南安撫則言郭后不宜以小過廢爲
天章閣待制則言時政所以得失爲開封尹則言
遷進所以公私後世之議希文者以稱其愛君忠
國不聞罪其侵官也今以職非臺諫而不言是不
以希文自處也爲閤下解者又曰閤下之不言以
當今無大得失也疑者曰　唐太宗嘗怪舜作漆
器禹雕其俎諫者數十不止褚遂良謂諫者救其
源不使得開橫流則無復事矣當今庶政之行雖
曰盡善亦豈無過舉者乎百官之閒雖日多才亦
豈無姦佞者乎從官相繼而出豈皆以不稱職乎
言官相繼而逐豈皆以其罪乎事之若制器雕俎

者尚多也乃以非大政事而不言是不以舜禹事
其君也則閤下不免天下之疑必矣方閤下有正
言之命人人相賀其君子曰爲我發聲正言公抑
宜城堅於守政不以久位爲心自謂古不可禁故
能全其名白居易力爭安危不以被斥介意晚益
不褒故能全其節公其切倚勿跋引　明主於三
代之隆以全令名以利天下其小人曰爲我善祝
正言公没直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内委絲以數直
諫不得久居中公其慎言毋去　朝廷今閤下未
肯力言時事豈亦哀矜小人不忍違其所請乎豈
亦有意君子所謂有待而言乎伏願閤下上思
聖主進用之意下思君子跂望之心數陳讜言以
輔　聖政使堯舜成康之治復於一朝閤下之功豈
淺淺哉其性介且僻動與世忤又惡奔競之風往
來京師幾五歲矣其於公卿權貴雖有父兄之舊
未甞一登其門輙造門下以獻所疑非敢求之也
盖以　天子仁聖切於治正古人所謂難得之時
每欲自爲一書以獻又恥與覬覦恩賞者同受疑
於世私念當今　天子素所深信莫如閤下者公
忠直道而行亦莫如閤下者閤下不言誰爲　吾
君言之故陳所疑以裨萬一狂易之罪誠無所逃
然區區之意非獨爲閤下計也爲　朝廷計也非

獨爲　朝廷計爲天下計也未識能賜垂聽否志
全錄是後進讜論曾文肅薦之祐陵欲令再位言
路不契上指文肅云臣近日屢採訪其議論極通
疏兼稍成時名頗更優容　上云何可得它如此
上又云宰相執政所引人才如浩前年是宣德郎
令作兩制已多時　朕所欲主張人才又却似難
蓋崇恩以宿憾言先入矣未幾文肅罷政志全再
竄昭州此文肅手記云爾希范名孫後登第浸登
華要建炎初拜同知三省樞密院竟以功節聞於
時爲　中興之名臣子孫稍具錄二條也
先正有言　太祖舍其子而立其弟此天下之大公也
周王薨　章聖取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
慮也　仁宗皇帝感悟其說制詔　英祖入繼大
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
天下者獨　陛下一人而已恭惟　陛下克己憂
勤備嘗艱難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
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
惟　陛下追念　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
寧以來諛臣進說推　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
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後寂寞無聞奔迸藍縷僅
同民庶臣恐祀豐于昵仰違天鑒　藝祖在上莫
肯顧歆此　二聖所以未有回鑾之期黠虜所以

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所以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
陛下於子行中遴選　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
親王使牧九州以待　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
廣選　宣祖　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
班以備環列庶幾上尉　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
望臣本書生白首選調垂二十年今將告歸不敢
終默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　陛下裁赦此章陟
明上　高宗皇帝書此陟明名寅亮永嘉人早負
才名游上庠有聲南渡後始爲上虞丞　大駕
駐蹕上陟明扣閽抗疏以陳是說首發大計之端
上讀之大以歎寤富季申時爲樞密從而薦之即
令　召對改官除監察御史告詞云汝後造策名
慷概自任上書論事憂國甚深有大用之意未
幾會秦師垣入相嫉之擯其前任微罪廢斥以終
先人與之有太學同舍之舊封事之初實縱臾之
手寫副本以見遺云時紹興元年十一月也或云
陟明被讒後還鄉值江漲父子沒於巨浸未知果否
蔡持正既孤居陳州鄭毅夫冠多士通判州事從毅
夫作賦具處厚與毅夫同年得汀州司理來謁毅
夫聞與持正遊明年持正登科浸顯於朝矣處厚
辟王荊公薦去從滕元發辟師正辟於中山大忤
荊公抑不得進元豐初師正薦於王禹玉甚蒙知
遇已而持正登庸處厚乞憐頗甚有啓云播告大
廷延登右弼釋天下霖雨之望尉海內岩石之瞻
帝渥俯臨輿情共慶共惟集賢相公道包康濟業
茂贊襄秉一德以亮庶工遏群邪以持百度始進
陪於國論俄列侍於政經論道於黃閤之中致身
於青霄之上竊以閩川出相今始五人蔡氏登庸
古惟二士澤干秦而騁辯汲汲霸圖義輔漢以明
經臨屆暮齒孰若遇休明之運當強仕之年尊主
庇民已陪揆廷之貴代天理物遂躋鼎石之崇處
厚早辱埏陶竊深欣躍豬苓馬勃敢希乎良醫之
求木屑竹頭願齊乎大匠之用然持正終無汲引
之意是時王蔡並相禹玉薦處厚作大理寺丞會
尚書左丞王和甫與御史中丞舒亶有隙元豐初
改官制　天子勵精政事初嚴六察亶彈擊大吏
無復畏避最後糾和甫尚書省不用例事以侵和
甫和甫復言亶以中丞兼直學士院在官制既行
之後祗合一處請給今亶仍舊用學士院廚錢蠟
燭爲職罪亶奏事殿中　神宗面詰亶亶力請付
有司推治　詔送大理寺亶恃主眷盛隆自以無
疵欲因推治益明白且　上初無怒亶意姑從其
請而已處厚在大理適當推治曾擊和甫而和甫
與禹玉合謀傾亶亶事得明必參　大政亶若罪去

則禹玉及引和甫並位將代持正矣處厚擬坐佑
禹玉鍛鍊傅致固稱贋作自盜贓是時大理正王
言甫等二十餘人咸言贋乃夾謀非贓罪明白禹
玉和甫從中助下寘于獄坐除名之罪當處厚執
議也持正密遣達意捄寘處厚不從故寘雖得罪
而御史張汝賢楊畏先後論和甫諷有司陷中司
等罪出和甫知江寧府致大臣交惡而持正大怒
處厚小官擬動朝廷離間大臣欲黜之未果會
皇嗣晏天處厚論程嬰公孫杵臼存趙孤事乞訪
其墳墓　神宗喜禹玉請擢處厚館職持正言反
覆小人不可近禹玉每挽之憚持正輒止終　神
宗之世不用　哲宗即位禹玉爲山陵使辟處厚
掌牋表禹玉薨持正代爲山陵使首罷處厚山陵
畢事處厚言嘗到局乞用衆例遷官不許出知通
利軍後以賈種民知漢陽軍種民言母老不習南
方水土　詔與處厚兩易其任處厚詣政事堂言
通利軍人使路已借紫矣改漢陽則奪之一等作
郡請仍舊持正笑曰君能作眞知州安用假紫邪
處厚積怒而去其後持正罷相守陳又移安州有
靜江指揮卒當出戍漢陽持正以無兵留不遣處
厚移文督之持正寓書荊南帥唐義問因留之義
問令無出戍處厚大怒曰汝昔居廟堂固能害我

今貶斥同作郡耳尚敢爾耶會漢陽僚吏至安州
者持正問處厚近耗吏誦處厚秋興亭近詩云雲
共去時天杳杳鴈連來處水茫茫持正笑曰猶亂
道如此吏歸以告處厚處厚曰我文章蔡確乃敢
譏笑耶未幾安州舉子吳缺名自漢江販米至漢
陽而郡遣縣令陳當至漢口和米吳[illegible][illegible]當規
欲免糴且言近離鄉里時蔡丞相作車蓋亭十詩
舟中有本續以寫呈既歸舟以詩送之當方盤量
不暇讀姑置懷袖處厚賦置酒秋興亭遣介亟召
當當自漢口馳往既解帶處厚問懷中何書當曰
適一安州舉人貴蔡丞相近詩也處厚亟請取讀篇
篇稱善而已蓋已貯於心矣明日於公宇冬青堂
箋注上之後兩日其子柔嘉登第授太原府司戶
至侍下處厚迎謂曰我二十年深仇今報之矣柔
嘉問知其詳泣曰此非人所爲大人平生學業如
此今何爲此將何以立於世柔嘉爲大人子亦無
容迹於天地之間矣處厚悔悟遣數健步剩給緡
錢追之馳至進郎去郎吏方往閣門投文書適被
俄頃時小兒子久居安陸皆親見之又伯父太中
公與持正有連聞處厚事之詳世願處厚首興告
訐之風爲搢紳禍者幾數十年因備叙之[illegible]
六
秦會之暮年作示孫文云曾南豐辟陳無已邪和叔

為　英宗皇帝實錄檢討官初呈藁無巳便家許可至邪乃遭横筆又幾舉數稱亂道邪尚氣跽以請曰願善誘南豐笑曰措辭自有律令一不當卽是亂道請公讀試為公隙括邪疾讀至有百餘字南豐曰少止涉筆書數句邪復讀南豐應曰以書略不經意既畢授歸就編歸閱數十過終不能有所增損始大服自爾識關鍵以文章軒輊諸公間以上秦語其首略太史之始出秦方氣燄熏天士大夫爭先快覩而傳之今猶有印行者存焉是時明清考　國史及前輩所記卽嘗與蘇仁仲剟直父子言之矣案曾南豐元豐五年受　詔脩　五朝史為中丞徐禧所沮寢命繼丁憂而終蓋未嘗濡毫初亦不曾脩　英宗實錄也陳無巳元祐三年始以東坡先生得欽之李邦直孫同老薦于朝自布衣起為徐州教授距南豐之沒後十年始仕亦未始預編摩也邪和叔元豐閒雖為崇史館校書郎不兼史局　英宗實錄熙寧元年曾宣靖提舉王荊公時巳入翰林請自為之兼實錄脩撰不置官屬成書三十卷出於一手東坡先生嘗語劉壯輿羲仲云此書詞簡而事備文古而意明為國朝諸史之冠不知秦何所據而云羲仲道原子也

元祐中舒州有李元工者以文鳴薦紳間與蘇黃游兩集中有與其唱和而李伯時以善丹青妙絕冠世且好古博雅多取三代以來彝鼎之類為考古圖又有李元中字畫之工追蹤鍾王時號龍眠三李同年登進士第出處相若惟以先貴每相忘其後位俱不顯

先大父大觀初從郎曹得守九江自鄉里汝陰之官有同年生宋邑贈者姑溪人其子惠直為德化縣主簿迎侍其父以來先祖愛其清俊好學甚用席之教以習宏詞科日與出題以其所作來呈不復責以吏事會王彥昭渙之出帥長沙令作樂語以燕犒之時有王積中者知名士也以特起為侍書御史判官且俾預席其藁卒不存但記燈三聯云少年射策有賢太傅之文章落筆驚人繼沈中丞之翰墨從來汝潁之間固多奇士此去瀟湘之地逢故人況有錦帳之郎官來為東道且邀紅蓮之幕客共醉西園先祖讀之大喜以謂句句着題薦之于時相何清源卽除書局巳而中詞科自此登名籍其惠直字子溫其子廸既也紹興間杂貫亦不復相聞今又未知其子孫猶知之否

九江有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　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寧使劖之仲寧曰小人家舊貧窶止因開蘇内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姦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餽以酒而從其請

十　宣和中蘇叔黨游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者同一小轎至傳　旨宣召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才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上以小涼傘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脩廊内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　上已先坐披黃背子頂青玉冠宮女環侍莫知其數弗敢仰視始知爲崇高莫大之居時當六月積冰如山噴香若煙霧寒不可忍俯仰之間不可名狀起居畢　上諭之曰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它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　上起身縱觀賞歎再三命宮人捧賜酒一鍾錫賚極渥拜謝而下復循廊閤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從所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胡元功云

十一　徽宗靖康初南幸次京口駐蹕郡治外祖曾空青以江南轉運使來攝府事應辦忽宣至行宮　上引至深邃之所問勞　勤渥命喬貴妃者出焉　上回顧語喬曰汝在京師每問曾三此即是也特令汝一識耳蓋外祖少年日喜作長短句多流入中禁故爾取七寶盃令喬手擎觴酌并以盃賜之外祖拜既而出　明清少依外氏實耳猶及見之今不知流落何所

十二　錢遜叔伯言穆父之子臨政有風采知宿州日有虹縣士民陳詞舉留邑宰守貪酷之聲遜叔先已聞之至是衆趨廷下遜叔令吏卒舉挺擊出左右言似不須如此遜叔笑云彼中打將來此間打迴去　蘇仁仲云

十三　曾文肅熙寧初爲海州懷仁令有監酒使臣張者一女甫六七歲甚爲惠黠文肅之室魏夫人憐之教以誦詩書頗通解其後南北睽隔紹聖初文肅柄事樞府時張氏女已入禁中雖無名位以善筆札掌命令之出入忽與夫人相聞夫人以夫貴號封瀛國稱舊禁庭始相見叙舊自後歲時遣問夫人没張作詩以哭云香散簾幃寂塵生翰墨閑空傳三壼譽無復内朝班從此絕迹矣後四十年靖康之變張從　昭慈聖獻南渡至錢唐朱忠靖筆錄所記　昭慈遣其傳導及王正之議張夫人者即其人也年八十餘終　先姨子云

李高彖未達時嘗安世度師中山以貧甚攜之寢
道書往謁之既至彼館勞甚至酒食游戲徵逐與
處日而略無一語及他時河北盜賊已充斥留連
逾月李高興懷歸之念因謾扣之嘗言足下之來
何許度豈不能曉其故若相挽留耶少刻使令差
將兵二百防護行李以濟大河廻回三日之間僥
饞獨置其所得凡萬緡去 姚令則云
靖康丙午冬戎亂華次歲之春京城不守於其時趕
妾有易置時秦會之爲御史中丞陳議狀云檜切
緣自父祖以來七世事 宋身爲禁從職當臺諫
荷 國厚恩其媿無報今大金重兵臨已拔
之城操生殺之柄威制官吏軍民等必欲滅 宋
易姓檜忘身盡死以辯非理非特忠其主也欲明
聖朝之利害爾趙氏自 祖宗以至 嗣君一百
七十餘年功德基業比隆漢唐實與兩晉項緣姦
臣叛盟結怨隣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致生靈
被禍京都失守 嗣君皇帝致躬出郊懇求和於
軍前兩元帥並議已布聞於中外矣且空斜帑藏
居民之所積追取 鑾輿服御之所用割兩河之
地恭爲臣子今乃變異前議自敗斯盟致 二主
銜怨 廟社將傾爲臣之義安得忍死而不論哉
自 宋之於中國號令一統綿地數萬里德澤之

內疆場爲大子孫蕃衍充翔四海德澤在外百姓
安業前古未有興亡之命雖在天有數焉可以一
城而決廢立哉新室莽奪東漢中興於白水東漢
絕於曹氏劉備王蜀唐爲朱温竊取李克用父子
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蓋繼志之德澤在人者淺深
根基堅固雖陵遲之甚然四海英雄必畏天之威
而不敢窺其位古所謂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
之謂也西晉武帝因宣景之權以竊魏之神器德
澤在人者淺加以惠帝昏亂五王爭柄自相殘戮
故劉淵石勒以擾中原猶賴王導溫嶠輩輔翼元
皇江左之任踰於西京石勒欺天罔上交結外邦
以篡其主晉於天下也得之以契丹少主失德任
用非人而忘大恩當無德澤下及黎庶特以中國
藩籬之地以贈戎人天下其何思之哉此契丹所
以能滅晉也 宋之有天下 九世有德比隆漢
唐實異兩晉切觀今日討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
國之臣盡策定計所以必滅 宋者非忠於大金
也假滅 大宋以報其怨尔曾不知滅大遼者大
金 大宋共爲之也 大宋既滅大金得不防閑
其人乎須者 上皇誤聽姦臣李良嗣父兄之怨
滅契丹盟好之國乃有今日之難然則因人之怨
以滅人之國者其禍不可勝言繆爲計者必又曰

滅宋之國在絶兩河懷舊之恩除鄰國復仇之志
而已又曰大金兵威無敵天下中國之民可指揮
而定若大金果能滅　宋兩河懷舊之恩亦不能
忘果不能滅　宋徒使　宋人之宗屬賢德之士
唱義天下竭　國力以北向則兩河之民雖異日
撫定之後亦將去大金而歸　宋矣且天生南北
之國域各異也晉爲契丹所滅周世宗復定三關
是爲晉祚報恨然則今日之滅　趙氏豈必　趙
氏然後復仇哉雖中原英雄亦將復報　中國之
恨矣檜今竭肝膽捐軀命爲元帥言廢立之義以
明兩朝之利害伏望元帥不恤群議深思國計以
辯之於朝若或有讒佞之言以矜已功能傷敵國
之義適貽患於異日矣又況禍莫大於滅人之國
昔秦滅六國而六國滅之符堅滅燕而燕滅之頃
童貫蔡攸貪土地以奉　主欲營私而忘國計也
兵境上欲滅大遼以取燕雲之地方是時也契丹
之使交馳接境祈請於前爲貫攸之計宜僞許而
從其請乃欲邀功以兼人之地遂貽患於　主而
宗廟危今雖焚屍戮族又何益哉今元帥威震中
原功高在昔乃欲用僻闇之論矜一巳之功其於
國計亦去失矣貫攸之爲可不鑒哉自古兵之強
者固有不足恃劉聰石勒威足以制愍懷而劉於

李矩數千之衆符堅以百萬之師衂於淝水之孤
旅是兵強而不足恃也大金自去歲問罪中國入
境征伐巳踰歲矣然所攻必克者無他以大金久
習兵革　中國承平百年士卒殆練將佐不得其
人而然也且英雄世不乏材使士卒異日精練若
唐藩鎮之兵將相得人若唐肅代之臣大金之於
中國能必其勝負哉且世之興亡必以有德代无
德以有道而易無道然後皇天佑之四海歸之若
張邦昌者在　上皇時專事燕游不務規諫附會
權倖之臣共爲蠹　國之政今日　社稷傾危生
民塗炭雖非一人所致亦邦昌之力也天下之人
方疾之若仇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豪
必共起而誅之非特不足以代宋亦不足以爲大
金之屏翰矣大金必欲滅　宋而立邦昌者則京
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
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檜不顧斧越之誅戮族
之患爲元帥言兩朝之利害伏望元帥稽考古今
深鑒斯言復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特　大宋
蒙福實大金萬世之利不勝皇恐懇告之至第二
狀太檜巳具狀申大元帥府外有不盡之意不敢
自隱今更忍死瀝血上于台聽伏念　前主皇帝
違犯盟約既巳屈服而今日存亡繼絶惟在元帥

是說司馬伸之文

不然則有監國　皇大子自　前主恭命出郊以來鎮撫居民上下　帖然或許就立以從民望若不容檜等伸臣子之情則望賜矜念趙氏　祖宗德无失德内外親賢皆可擇立若必擇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致雲擾生靈塗炭卒未得旺檜等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自　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九世天下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又況檜等世食君祿方今　主辱臣憂之時上爲　宗社下爲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逃死伏望　台慈更賜矜察無任哀懇痛切皇恐隕越之至此書得之于丹陽蘇著廷藻云頃爲秦之孫塤客因傳其本詞意忠厚文亦其奇使會之誠有此而無紹興再相擅國因　上專殺尚威則謂非賢可乎昔人有詩云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恭未篡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

靖康末虜騎渡河直抵京城危蹙之甚　欽宗命王勿安襄爲西道摠管招集勤王之師以爲救援勿安辟先人爲幹當公事先人爲草檄文凡四丈以以道讀之激賞不已云此出師表也今録于後叛服者夷狄之常性勢有汙隆忠義者臣子之大方道無今古矧黃屋有阽危之虞而赤縣無援助之師念　聖神施德於　九朝方黎庶痛心於四海敢緣尺牘盡露肺肝在昔高帝被圍於平城文皇求盟於渭水將相失色智勇吞聲蓋自竹帛已來有斯妖孽之類致鬼區獸夷之肆恭豈人謀神理之能容蠢彼小羌尤爲遺燼聲教僅通於上國名號不齒於四夷緣威懷之並施乃信義之俱棄

聖上天臨万宇子育群生宵旰要兼夷夏之心夕惕紹　祖宗之業豈思屈己猶召固以跳梁繼好息民更執迷而猖獗始鴟張於沙漠再豕突於　帝畿既逆圍之弛防又廟堂之失策鯨食蠶旁吞於黑水提搶直拂於紫躔睥睨望萬雉之墉蹂踐連千里之境蹂躙我郡邑魚鱉我人民氛祲煙塵共起焰天之勢衣冠士庶咸罹塗地之冤赤子何辜蒼天不弔寇攘驅掠不可數知焚蕩傷夷動以万計然而天惟助順神必害盈終無摩壘之兵僅保傳城之衆能接歲而再至既經時而何施今則脊尾俱搖腹背受敵舊地皆失内潰有強隣之侵衆心自離外援無諸國之助咸聞氣奪尚敢尸居匪惟難犯於金湯固已自迷於巢穴鼠無牙而穿屋情狀可知羊羸角以觸藩進退不果尚假息游魂於城下已叩閽請命於軍中而況六師用壯以方張諸將不謀而同會熊羆之旅則帶甲百萬騄驥之足則有驟三千人知逆順而四面聲馳士識恩讎

而方萬響動務施遠略必解長圍速殄貔虎之師
盡掃犬羊之衆嘯聚之黨將就戮除醜類之徒尋
當殄滅俏時並進旨曰克平義動顯幽包胥泣秦
庭之血誠開金石霽雲射浮圖之甎盍思古人謂
誓死起救於將顛勿令後日義擁兵坐觀而不赴
其恭被耆笄外總戎昭警罪非良敢效流馬之運
輪蹄並進盡握水犀之軍戈矛相望於道途舳艫
銜尾於淮海已浮楚澤前壓師瀆誓資衛社之何
盟共濟勤王之盛舉望龍虎之氣行瞻咫尺之天
聽烏鳥之聲益勞方寸之地同扶 王室各奉
天威誓爲唇齒之依期壯輔車之勢共惟某官誠
深體國義切愛君忠孝貫於神明威名慴於夷虜
決策定難素高平日之謀拯溺救焚豈有渝時之
久雪 宗祧之大憤拯黎庶之横流勢方萬全士
在一舉九金鼎就難逃魑魅之形萬里塵清求肅
乾坤之照秉彼瓜分之後在我敵行而請賞滯而
言至誠斯盡
竊惟 國家道得仁義蓄養天下自一命以上隨其
器宇各霑恩澤 祖宗以來平時獎待群臣之恩
至厚者蓋慮一旦緩急之間責其盡節死職以忠
報 朝廷伏見須者虜兵所加靡然風偃知名之
士幾無而僅有於亂離中陰訪得三人焉若不論

之 朝廷寘處忠臣義士衛寬有價無以自明太
原總管王稟當虜人作難之時在圍城中奮忠竭
義不顧一身一家之休戚遇一兩日輒領輕騎出
城馬上運大刀徑造虜營中左右轉戰得虜級百
十方徐列歸率以爲常宣撫使張孝純視城之危
一日會監司食議欲降虜稟知之率所將刀手五
百人謁孝純列刀於前起論曰汝等欲官否衆曰
然稟曰惟 朝廷立功則官可得又曰汝等欲賞
否衆曰然稟曰惟 朝廷禦敵則賞可致且曰汝
等既欲官又欲賞宜宣力盡心以忠衛國借如汝
等輩流中有言降者當如何群卒舉刀曰願以此
戮之又曰如稟言降當如何卒曰亦乞此戮之又
曰宣撫與衆監司言降當如何卒曰亦乞此戮之
孝純自後絕口不復敢言降事而城中兵權盡在
稟矣又於守城過有隄備虜人巧設機械屢出奇
計見攻稟隨其來必以意應解之後圍益急民益
困倉庫軍儲且盡城中之人互相哭食拔甲之士
致煮弓弩筋膠塞飢勢力既竭外援不至城既陷
父子皆負 太宗皇帝御容赴火而死又有晉寧
知軍徐徽言虜騎攻城極力保護綿歷時月嬰城
之人疲於守禦虜騎既登城軍士散走徽言奮臂
疾呼獨用弓矢斧鉞盡殺先登者衆見知軍如此

氣乃復振虜亦稍卻後爲監門官宣賛舍人石贇
開門縱敵已入知不可柰何遂置妻妾兒女於空
室中積薪自焚且仗劍坐廳事前虜人至者皆手
刃之須臾積尸多虜衆群至遂爲所擒酋長貴其
英毅深欲活之使降徽言不降使之跪徽言不跪
與酒令飲既授酒以盃擲虜面曰我尚飲虜賊酒
乎慢罵不已虜怒持刃刺徽言袒裼就刃刃未及
死罵聲不絕又有真定帥臣李邈城破被虜復令
作帥邈曰坐邈不才使一城生靈陷於塗炭縱邈
無恥復受官爵有何面見　朝廷及一城阜老乎
卒不肯受尋之燕山虜亦欲保全之而邈意略不
少屈又不肯去頂髮虜人責之邈見而爲僭謂曰
更以二分潤官虜大怒牽赴市令斬將刑神色不
變言笑如平時告刑者曰願容我辭南朝　皇帝
以死拜訖南向端坐就戮燕山之民皆爲之流涕
此三者蓋人傑也惜不逢時使不得成功於世然
當是之時怙亂要生靡所不有而舉舊風節如此
質之古人誠未多得應　朝廷未能究之使忠義
之士與庸人共就湮沒實可憫悼伏望矜恤將畢
等忠烈寵之錄命葬之衮服建祠以圖其像載事
實以刊之碑仍乞訪尋子孫重加旌異且令制付
史官以旌忠孝少勵偷俗之薄若此紙須歲得之

故人榮茝次新几間雖失所著人姓氏嘉其用心
忠憤激切故用錄之曰而專者三人行事冀開封
人追封安化郡王錫者其賻擢其子爲樞密院屬
官曾丞相懷即其婿也徽言衢州人贈晉州觀察
使謚忠壯程致道爲作誌銘邈臨江軍人名係(中)
之子曾南豐之甥進士及第累爲監司與蔡元長
不叶換右階以青州觀察使死節贈少保謚忠壯
有道亂士迫之兄也

(六)建炎己酉苗傅劉正彥反呂張二公檄諸州之兵以
勤王檄至雲川郡守梁端會賓客誦之外祖曾公
卷在坐衆未及言公奮然曰逆順明甚出師無可
疑者閉數日二兒取兵公讀檄使人毋令還當
是時微公幾殆　高宗反正中司張全真守白發
其忠　詔進職一等矣　閱全真奏議集中載其
薦牘亦已刊行故不復錄

(十九)外祖跋董令升家所藏真草書千文略云崇寧初在
零陵見黃九丈魯直云元祐中東坡先生餞四丈
穆父飲京師寶梵僧舍因作草書數紙東坡賞之
不已穆父無一言問其所以但云恐公未見藏真
真迹爾庭堅心切不平紹聖貶黔中始得藏真自
叙於石揚休家諦觀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
異回視前日所作可笑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也

錢義妻德國夫人李氏和文之孫女早歲人物姝麗
建炎初侍其姑秦魯大主避虜入淮次真州而爲
巨寇張遇衝劫骨肉散走度大江抵句容境上復
爲賊之遺黨十餘人所略同時被虜儕類六十輩
姿色皆勝歐之入村落閒無人迹之境悉置一古
廟中每至未曉則群盜皆出剽掠其固至深夜迺
歸必獲金繒酒肉而來盡推埋得之逾旬無計可
脫一日午間忽聞廟外有嗽咳之音諸婦出隙中
窺之一男子坐于右上即呼來隔戶與之語男子
去我荷擔于此所謂貨囊者婦各以實告且祈哀
以求生路許以厚圖報謝其人復去此距巡檢司
才十餘里吾當亟往告之以賞捄若等今夕必濟
幸無怖也何用報乎至夜盜歸醉飽而寢忽聞鑼
聲甚振迺巡檢者領兵至矣盡獲賊徒無一人脫
者詢婦輩各言門閥皆名族貴家於是遣人以禮
津送其歸夫人後享富貴者數十年頃歲其子儁
道端英奉版輿過天台夫人已老親爲明清言之
向伯恭爲淮南漕張邦昌僭竊于京師遣向之甥劉
逵齎僞詔來伯恭不啓封焚之械繫逵于獄遣官
奉表勸進 高宗于河北其後以此東 上之知
至位法從掛冠而去寵遇極渥世所共知而胡仁
仲宏作其行狀亦嘗及焉時又有徐端益字彥思

婺州人也爲宿州虹縣武尉邦昌赦書至邑邑令
以下迎拜宣讀如常儀端益不屈膝而起事定伯
恭爲言于 朝詔授文資後終於朝請大夫子亦
登科彥思博學多聞與先子游從所厚者也先人嘗
以詩著其節誼淳熙戊申冬明清調官于臨安解
后其次子于相府方識之以其父前績祈造化于
周益公坐客莫有知者於立談閒迺指明清爲引
證舊聞益公稱上得 旨令與屬官差遣
趙叔近者宗室子登進士第有材略建炎初爲兩浙
提刑統兵平錢塘之亂擢直龍圖閣時 大駕駐
維揚以選掄守秀州治績甚著或有言其貪汙者
免所居官拘係于郡遣朱芾代其任芾到官未久
頗肆殘酷軍民怨憤有荼酒小卒徐明者帥其衆
囚芾迎叔近復領州事叔近知事不可遏登廳呼
卒徒安尉而告之曰新守具虐不卹致汝輩所以
爲此我當爲汝等守印請于 朝別差慈祥愷悌
之人來拊此一方群卒俯伏不敢倡獗表牘未及
徹 閶而 朝廷已聞 詔遣大軍往討之先
是王淵在京爲小官時狎露臺娼周者稔其亂後
爲叔近所得挈歸家淵每對人切齒是時適淵爲
御營司都統制張韓俱爲淵部曲淵命張提師以往
張素以父事淵拜辭于廷淵云趙叔近在彼張默

子219 177

解其指將次秀境叔近乘涼輿以太守之儀郊迎于郡北沈氏園張即叱令供折方下筆而群刃悉前斷其右臂叔近號呼曰我宗室也衆云汝既從逆何云宗室已折首于地秀卒見叔近被殺始忿怒返戈嬰城以距敵縱火毆略一郡之内喋血荼毒翌日破關誅其首惡雖曰平定然其擾尤甚凱旋行闗第功行賞焉張於亂兵中獲周娟以獻于淵淵劳之曰勲置甚當但此婦人吾豈宜納君當自取之張云父既不取某焉敢耶時韓在旁淵顧曰汝留之無嫌也韓再拜而受之既歸韓甚以寵嬖爲韓生子韓既貴盛用遂享國封之榮　朝廷後知叔近之死於不幸　詔特贈集英殿修撰制詞云士有以權濟事當時頼之未幾爰人國之于令公議歸之此　朕所深悼者也可無恩典以光泉壤哉爾屬籍之英吏能優裕昨者忝來適所臨典旁近部狂寇三發悉頼爾以定一方怙然而適與禍會可謂亘不幸矣御史以冤狀聞　朕用盡傷追榮論譔式表忠勤尚或有知歆此休命官其二子　鄒浩然云

汝陰　王　明清

劉廷者開封人向氏甥頗知書少年不撿無家可歸從張懷素左道于真州一日懷素語廷云吾嘗遣范信中往説諸遷客于湖廣間久之不至聞從京口入都矣豈非用心不善乎子其往京師偵探之廷假裝西上道中小緩而進比次國門則見懷素與其黨數人皆鎖頸纍纍而過防護甚嚴廷皇怖休于旅邸又數日變易名姓買舟南下有二白衣隷輩與之共載既相欵洽忽自云我開封府捉事使臣也君識一劉廷秀才否近以通謀爲逆事露官遣我捕之君其爲我物色焉廷略不露其蹤跡次臨淮岸分背自此遁迹江淮間建炎初　思陵中興應天廼更名誨上書自奮應募願使虜廷召對稱　旨自韋布授京秩直秘閣借侍從以行將命有指擢直顯謨閣守楚州制詞云耿將使指之光華備歷征途之嶮岨命分憂於列郡併進直於清班己酉歲金寇渡淮誨走奔錢塘時　大駕已幸四明杭守康志升允之棄城而遁軍民廼共推誨領郡適虜寨于郊外誨登錢唐門樓遣人下與計事有唱言誨欲以城獻賊者爲衆所殺時有黃大本者江湖浪人也靖康初蔡絛劾丁晉公賂海

商遣妻之討使大本持書于吳元中去自謂不出
蔡氏可乎心應知之蓋謂其父疇昔有保護東宮
之功果爲開封府所獲上之元中坐此免相然元
長竟得弗誅大本已酉歲亦以上書補京官假朝
奉大夫直祕閣奉使北方既歸爲純州貴紐縣丞
坐贓趙元振秉鈞恨其前日與蔡氏爲地使元長
得逃於戮遂正刑典又有朱弁字少章徽州人學
文頗工早歲漂泊游京洛間晁以道爲學官于朝
一見喜之歸以從女弁以啓謝之去事大夫之賢
者以其兄子妻之又以李虛中之術較量休咎游
公卿間　六飛在惟揚有薦之者授脩武郎閤門
宣贊舍人副王正道倫出疆被拘在朔廷因正道
之歸貴表于　上去節上之旌盡落口中之舌徒
存數馬角之未生塊飛雪窖拳龍髯而莫逮泱灑
氷天　上覽之感愴厚卹其家留匈奴九十九歲
紹興壬戌始與洪光弼張才彥俱南歸易宣教郎
直祕閣主管佑神觀以終旅殯于臨安近朱元晦
以其族人爲作行狀而尤先生延之作誌銘遷葬
于西湖之上有聘遊集三十卷曲洧紀聞一書事
多出於晁氏之言世頗傳之及與洪張爲輶軒唱
二四 和集去歲　朝廷錄其孫爲文學去
明清頃有洸必先日記言奏事殿中　高宗去近有
人自東京逃歸聞張九成見爲劉豫用事可怪必
先奏去張九成在其鄉里臨安府鹽官縣寄居去
行闕無百里而遠兩日前方有文字來乞將磨勘
一官回授父改緋章服幸　陛下裁之　上去如
此則所傳妄矣可笑不若使與一差遣召來盖子
韶廷試策流播偽齊人悉諷誦故傳疑焉翌日降
二五 旨除祕書郎
呂元直秉鈞既久又侍上泛海回越益肆其功自任
威福趙元鎮爲中司上疏力排之元直移元鎮爲
翰林學士元鎮引司馬溫公故事以不習駢儷之
文不肯就職且辭且攻之章至十數上元直竟從
策免以優禮而去元鎮徑除簽書樞密院事時建炎四年八月也
許志仁龍舒之秀士能詩善謔早爲李伯紀之門賓伯
紀捐館諸子延緇徒爲佛事群僧請讚悔之詞于許
延取汪彥章昔所行謫詞中數語以授之僧徒高唱
云朋邪罔上罪消滅期出盗名罪消滅如此者不一
諸子憤怒詢其所繇知出于志仁詬責而逐之李元叟云
紹興初梁仲謨汝嘉尹臨安五鼓往待漏院從官皆在焉
有據胡床而假寐者旁觀笑之又一人云近見一交椅樣甚
佳頗便於此仲謨請之其說云用木爲荷葉且以一柄插于靠
背之後可以仰首而寢仲謨云當戲爲諸公製之又明日入朝
則九在坐各一張易其舊者矣其上所合施之物悉

備焉莫不歎伏而誦之今建官者皆用之蓋始於此
外祖曾空青任知信州日嘗辯宣仁聖烈誣謗以進
于 高宗皇帝首尾甚詳今備錄之切伏惟念
宣仁聖烈皇后遭無根之謗四十餘年 陛下踐
祚之初首降 德音昭示四方明 文母保祐之
功誅姦臣貪天之慝 赫然威斷風動天下溥海
內外皷舞懽呼小臣幺微嘗冒萬死於建炎元年
八月內備錄先臣遺記扣 閽以陳蓋自紹聖以
來大臣報復元祐私怨造爲陷天之謗上及 宣
仁先臣某方位樞筦論議爲多臣於家庭之間固
已與聞其略而先臣親書記錄尤爲詳盡其後蔡
渭緘文及甫等僞造之書附會廢立之謗當時用
事之臣至以謂 神考非 宣仁所生以實傾搖
廢立之迹欲以激怒 哲宗賴 哲宗皇帝天姿
仁孝洞照譎妄而又先臣每事極論痛伐賊謀故
於 宣仁終不能逞其姦計是時蔡京撰造
仁宗欲以庶人之禮改葬章獻意在施之 宣仁
先臣所陳乃以謂天命何可移易 宣仁必無此
心乞 宣諭三省於 詔命之中推明 太母德
意時 哲宗聖諭云 宣仁乃婦人之堯舜又蔡
京以謂不誅焚邸則天下根本未正先臣所陳乃
以謂就令焚邸有謀亦當涵容闊略豈唯傷

先帝篤愛兄弟之恩亦恐形迹 宣仁上累
聖德時 哲宗又有他必不知之語雖追貶王珪
力不能回而於珪責詞中猶用先臣之言增四句
云 昭考與子之意素已著明 太母愛孫之慈
初無間隙 哲宗至再三稱善元符之末 太上
皇帝踐祚 欽聖獻肅垂簾之初先臣又嘗陳三
省言元祐廢立之事 欽聖云先他孃孃豈有此
意又云無此事又云當時不聞誰敢說及此事蓋
欽聖受遺神宗同定大策禁中論議無不與聞歎
息驚嗟形於 聖語誣罔之狀明白可知建崇寧
之後蔡京用事首逐先臣極力傾擠寘之死地一
時忠良相繼貶竄方逞其指鹿爲馬之計豈復以
投鼠忌器爲嫌顛倒是非甘心快意至與蔡楙等
撰造宫禁語言事跡加誣 欽聖欺罔 上皇以
誑惑衆聽 國史所載臣雖不得而見然以紹聖
不得伸之姦謀施於崇寧擅權自肆之後其變亂
是非巧肆詆誣亦不待言而後知也然彼不知者
公論所在判若黑白於 陛下聖德亦已久矣又
況 二聖玉音如在先臣記錄甚詳乃欲以一二
姦人之言欺天罔地成其私意今日之敗必至之
理也本末事實盡載先臣 三朝正論伏望
聖慈萬機之暇特賜 省覽付之外廷宣之史官

播告中外使天下後世曉然皆知 哲宗仁孝之
德初無疑似 欽聖歎息之語深切著明而四十
餘年間止緣二三姦臣賊子興訛造訕以報 簾
幃之怨貪天之力以掩 巍巍之功使 宣仁聖
烈皇后保佑大德返遭誣衊今者考正是非誅鉏
謗議陰霾蔽蝕之除然後赫然 日月之光旁燭
四海焜燿萬世與天地合德於無窮也先臣不昧
亦鼓舞於九泉之下矣此紹興三年五月也 三
朝正論士大夫家往往有之

(二十)
紹興庚申歲明清侍親居山陰方總角有學者張堯
叟唐老自九江來從先人適聞岳侯父子伏誅堯
叟云傑去歲在羗廬正覩岳侯葬母儀衛甚盛觀
者填塞山間如市解后一僧爲傑言岳葬地雖佳
但與王樞密之先塋坐向既同龍虎無異掩壙之
後子孫須有非命者然經數十年再當昌盛子其
識之今廼果然未知它日如何耳王樞密廼襄敏
本江州人葬其母于鄉里有十子輔道既罹横逆
而有名字者爲開封幕過橋墮馬死名端者待漏
禁門簷瓴冰柱折墜穿頂而没後數十年輔道之
子奕獬彥融以勳德之裔 朝廷録用以官把麾
持節升直内閣奕獬二子萬全萬樞今皆正郎而
諸位登進士第者接踵豈非幸之後凡三十年備

淳究誣諸子若孫暱從縲紲進蹠清華昔日之言
猶在耳也

(四十一)
紹興癸亥和議初成有南雄太守黃達如者老蒲還
朝獻言請盡誅前此異議之士庶幾以杜後患秦
會之尋之薦爲監察御史方數日廣東部使者韓
球按其贓汙鉅萬奏牘既上雖秦亦不能揜僅止
罷紲人亦快之

(四十二)
洪景伯兄弟應博學宏詞以克敵弓銘爲題洪惘然
不知所出有巡鋪老卒覩于案閒以問洪云官人
欲知之否洪笑曰非而所知卒曰不然我本韓世
忠太尉之部曲從軍日目見有人以神臂弓舊樣
獻于太尉太尉令如其制度製以進 御賜名克
敵弓以歲月告之洪盡用其語首云紹興戊午五
月大將太古主文大以驚喜是歲遂中科目若有
神助焉此蓋熙寧中西人李宏中創造因內侍張
若水獻于裕陵者也 李平叔云

(四十三)
鄭亨仲剛中爲川陝宣撫御制諸將極爲尊嚴吳璘
而下每入謁必先堦墀然後升廳就坐忽璘除少
保來謝語主閽吏乞講鈞敵之禮吏以爲白亨仲
亨仲云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
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取吾頭可矣堦墀之儀不可
易也璘皇恐聽命人皆韙之

政和末秦會之自金陵往參成均行次當塗境上值
大雨水衝橋斷不能前進廬中居民開門邀延一
士子教其子弟士子於書室窗中窺見秦徒步執
蓋立風雨中淋漓慄然甚憐之呼入令小憩至晚
雨不止白其主人推食挽留而共榻翌日晴霽送
之登途秦大以感激秦既自叙其詳復詢士之姓
名云曹筠庭堅也秦登第即官顯絕不相聞久之
曹建炎初以太學生隨 大駕南幸至維揚免省
策名後為台州知錄老不任事太守張偁封移為
黄巖主簿無憀之甚時秦專權久矣曹一夕偶省
悟其前此一飯之恩因謀諸婦婦吴越錢族曉事
曹頗解事謂曰審爾何不便遡之第因便介姑作
詩以致祈懇末句云浩浩秦淮千萬頃好將餘浪
到灘頭其淺陋不工如此秦一覽恍然興念以删
定官召之尋改官入臺遂進南牀 高宗惡之親
批逐出秦猶以為集英殿修撰知衢州未幾坤維
闕帥即擢次對制閫全蜀到官之後弛廢不治遂
致孝忠之變秦竟庇護之奉祠而歸秦没始奪其
職云

大務德帥荆南有寓客張黥者延魏公之族子出其
延翁所記建炎荆州遺事一編示務德云孔彥舟領
衆十餘萬破荆南城是時 朝廷方經理北虜未
暇討捕群盜張單騎入城說諭彥舟使之効順
朝廷著名青史勿墨丹書為天下笑彥舟感悟與
部下謀咸有納款之意張又語之云太尉須立勞
効庶為 朝廷所信四川宣撫乃我之叔父也目
今去 朝廷甚遠俟見太尉云立功當為引領頭目
人入川參宣撫以求保奏推賞如何彥舟云甚好
今有一項虜人往湖南劫掠聞朝夕取道襄陽以
歸北界待與攔截勦殺以圖報國張云此項虜寇
人數不多又是歸師在今日無甚利害鼎州一帶
有賊徒鍾相衆號四十萬乃 國家腹心之疾太
尉儻能平此 朝廷必喜將士以此取富貴何患
不濟諸將皆喜云此亦何難彥舟亦首肯張遂促
其出師一戰而勝賊徒無遺張遂與彥舟具立功
人姓名及歸降文字與彥舟心腹數人俱入蜀謁
魏公行至夔州又遇劇賊劉超者擁數萬衆欲往
湖南劫掠張又以說彥舟之言告之且言太尉或
肯相從我當併往宣撫司言之超亦聽命駐軍于
夔州不為鹵掠之計以俟 朝命張行未及宣撫
司數舍遇族兄自魏公處來問何幹且以兩事告
之族兄者從而攫金張答以此行止為 朝廷寬
顧憂及救數路生靈之命豈有閑錢相助其人不
悅徑返往見魏公先言以為張受三賊賂甚厚其

謀變詐不可信魏公然之張至宣撫司乞推賞孔
彥舟部由以彥舟爲王師且令屯駐荊南使之彈
壓鍾相餘黨招撫襄漢荊湖之人復耕桑之業魏
公忿不從姑令彥舟領部曲往黃州屯駐大失望
徒黨皆不樂黃州之行以謂宣司不信其誠心遂
率衆渡淮降虜紹興初楊幺復嘯聚鍾相餘黨二
十萬占洞庭湖襄漢湖湘之民蹂踐過半至今州
縣荒殘不能復舊劉超者只駐軍夔州後過劉季
高自蜀被召趙　朝與降書又奏　朝廷大喜季
高之進用繇此而得之以上悉張曰叙云尒不欲
易之

湯致遠鵬舉守婺州與通判梁仲寬厚善仲寬者越
人也晚得一婢甚媚寵之一旦辭去遂爲天童寺
長老德範者所有納之于方丈梁邑邑以終湯時
帥長沙有過客爲湯言之且悲且憤識之曾中明
午湯易帥浙東入境即天童甫至寺中急呼五百
禽生憎決而遂出大以快意然德範者與婢一舸
東去已踰月被捷之旣入院蓋未久也

陳師禹汝錫處州人也以才猷宣力于中興之初
高宗自四明還會稽領帥浙東當稽擭之後安輯
經理美效甚著適奏會之自北方還　朝素懷眦
睚以它罪坐師禹貶簞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旣
行一程次楓橋鎮客將朱禮者夜起鼓師于衆曰
責降官在法不當差破送還人一喏而散師禹不
免雇倩使令以之貶所時王昭祖揚英爲帥屬在
旁知狀雖憤怒之而莫能何也後十八年昭祖以
吏部郎出爲參謀官朱禮者巳爲大吏適湯致遠
來爲帥湯素負嫉惡之名開藩未久昭祖白其事
于湯令搜訪其姦贓黥竄象州一郡翕然師禹孫
師點也

吳棫才老舒州人飽經史而能文決科之後得湛州
縣晚始得丞太常紹興間尚須次也娶孟氏仁仲
之妹貧往依焉仁仲自建康易帥浙東吉者諭謝
上表中多譏刺　詔令分析仁仲辯數以謂幺齊
筆研實託人代作孟雖放罷尋亦引聞秦會之令
物色知假手于才老臺評遂上罷其新任錄是廢
斥以終有毛詩叶韻行於世

汪明遠澈任衡州教授以母憂歸從吉後造　朝從
秦會之仍求舊闕詞其懇到秦問何苦欲此
汪去彼中人情既熟且郡有兩臺可以求知秦愈
疑之不與廼以沅州教授處之既不遂意而地偏
且遠汪家素貧稱貸赴官極爲不滿到郡見井邑
之荒涼游從之寥落尤以鬱陶心竊怒秦而不敢
言也適方務元忠與秦異議自參政安置持歸故

從沅江汪回謫之投分甚懽日夕往還三載之間益以膠固万俟還　朝繼而大拜首加薦引力爲之地入　朝七年間遂登政府事不可料有如此者

鄭恭老作肅甲戌歲自知吉州回上殿陳劄子云郡中每歲以黃河竹索錢輸于公上黃河久陷僞境錢歸何所乞行蠲免其他循襲仍此等者亦乞盡令除放　高宗嘉納且諭前秦丞相而稱奨再三焉秦大怒諷部使者誣以爲在任不法興大獄而繩治之逮吏及門而秦殂遂免

紹興己卯陳瑩中追謚忠肅其子㶊之正同適爲刑部侍郎往謝政府有以大魁爲元樞者忽問云先丈何事得罪秦師垣邪㶊之曰先人建中初爲諫官力言二蔡於未用事時其後以此遷謫流落無有寧日其人若醒悟狀曰此所以南度後便爲參政也蓋後誤以爲陳去非然不知初又以爲何人也

李泰發之遷責海外也欲寓書秦丞相以祈内徙而無人可遣門人王彥恭趯罷雷守閑居全州泰發乃作秦書託王爲尋端使王鄰之居有李將領者坐兵侯事編置于郡與閭里通情趯令其子司法者從李將就僱一隸遣往會稽投書于泰發家既至越泰發子弟不敢以人入都乃就令此介自往相府投之既達于秦忽令問李參政今在何所遠人倉猝遽對云李參政見在全州與王知府鄰居蓋誤以李將爲泰發也且云有王法司與李參政親以書付我令來蓋錯愕之際又稱司法爲法司也秦怒於是送大理寺根勘行下全州體究李光擅離貶所如何輒敢存留在本州且追王趯并王法司赴獄而全州適有法司人吏姓王者亦與彥恭舍甚近俱就逮後體究得泰發初未嘗離昌化但誣彥恭以前任過惡除名勒停編置辰州王法司者惜然不知亦勒認贓罪杖脊當時聞者無不笑而憐之

汪明遠爲荆襄宣諭使逆亮遣劉萼領兵號二十萬侵犯襄漢間荆萼諸軍復捷俘虜人多僉軍語我師云我輩皆被虜中僉來離家日父兄告戒云汝見　南朝軍馬切勿向前迎敵但只投降他日定放汝歸父兄再有相見之期儻不從誨戒必遭南軍殺戮有聞此語以告明遠者遂與幕僚謀之建議盡根刷俘虜之人借補以官縱遣北歸歡躍而去乾道改元虜人再來侵犯荆鄂亦出師入北界縱遣之人有來爲鄉道者諸將皆全壁而歸

逆亮篡位之後偶因　本朝遣使至其闕廷有畏慴者遂有輕我之心即謀大舉僉刷以北人爲兵欲以百萬南攻止得六十七萬以二十七萬侵淮東

敵劉信叔亮以四十萬自隨由淮西來與王權相遇而王權之衆不能當在和州對壘權盡遣渡船過南岸與其衆誓云　國家養汝輩許時政要今日以死上報衆皆唯唯兩軍堅壁不動權以二三腹心自隨手執諸軍旗號戒諭諸將云不可妄動且看虜軍有陣脚不固不肅者看吾舉逐軍旗号先舉動虜軍數重之内有紫傘往來傳呼者莫知其意虜軍先來犯陣遇大雨遂退復駐軍于舊寨無一不肅諸將遂語權云虜軍如此我軍如何可戰權云諸公不可説此語今日正當報國之時宜盡死于此不可有一人異議諸將云太尉欲與諸軍死此却將甚軍馬與　國家保守江面權悟其言遂言當從諸人議往南岸叫船渡軍馬還與國家保江却自往　朝廷請罪又與諸將討論軍馬渡江有殿後者必為虜騎所追合損折一軍半人馬又要一將殿後統制官時俊云願為殿後保全軍馬過江衆服其勇王琪是時為護　聖馬軍統制亦同行云所部軍馬乃　主上親隨太尉不可失却他一人一騎遂令護　聖馬軍先渡諸軍次第而濟虜騎果下馬來追襲時俊牌手當之幸所失不致如筭之數諸軍遂就采石各上戰艦以備虜人權為樞密行府押諳　朝廷竄于海外

逆亮築臺江岸刑白馬祭天自執紅旗麾諸軍渡江行至中流為采石戰艦迎敵時俊在舟中令軍士以寸札弩射虜人赴水者多盡皆退走亮知江岸有備遂全軍過揚州軍士奏凱未及登岸虞丞相允文以參賛軍事偶至采石遂與王琪報捷于朝虞自中書舍人除兵部尚書自此遂柬　眷知琪除正任觀察使諸將在江中獲捷者亦皆次第而遷水軍統制盛新功多而獲賞最輕嘗憤而死建康采石軍士至今憐之次年春初明清從外舅起帥合肥道出采石親見將士言之直書其語不復潤色以文云

隆興初有胡昉者大言夸誕當國者以為天下奇才力加薦引命之以官曾未數年為兩衛漕一日語坐客云　朝廷官爵是買吾曹之頭顱豈不可畏適聞人伯卿阜民在坐末趨前云也買脫空胡默然

前録載湯進之封慶國公也明清嘗陳之章聖之初封湯始疑以為未然於史館檢閲然後封章其所上劄子迺云自天聖以來未有敢以為封者然又不知宣和中王黼白蒙耳皆嘗受而失於辭避是不曾詳於稽考也

明清晩識遂初尤延之先生一見傾蓋若平生權借宰引重恩誼非輕公任文昌一日忽問云天臨殿

在於何時邪明清云自昔以來蓋未有之紹興初
米元章爲令畿邑之雍丘遊治下古寺寺僧指方
丈云頃 章聖幸亳社千乘萬騎經從嘗駐蹕于
中元章即命彩飾建碑嚴其羽衛自書榜之曰天
臨殿時呂升卿爲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以謂下
邑不白 朝廷擅創殿立名將按治之蔡元長作
內相營救獲免聞有自畿邑攜來得見之者即從
袖間出文書迺元章所書贊也云才方得之公可
謂博物洽聞矣翌日入省揚言稱道于稠人廣衆
中焉樓大防作夕郎出示其近得周文矩所畫重
屏圖 祐陵親題白樂天詩于上有衣中央帽而
坐者指以相問云此何人邪明清云頃歲大父牧
九江於廬山圓通寺摹江南李中主像藏于家今
此繪容即其人文矩丹青之妙在當日列神品蓋
畫一時之景也亟走介往會稽取舊收李像以是
似面兒冠服無豪髮之少異因爲跋其後樓深以
賞激繼而明清丐外得請以詩送行後一篇云逺
叔陳迹邈寥寥聖筆真相從焉揚談笑於懷情易
厚典刑使我意差强重尋舊畫論中主古殿遺文
話阿章舊事從今向誰問尺書時許到淮鄉
明清前年所述 蹕路假居于臨安之七寶山
俯仰觀眺聚山林江湖之勝于几案間襟懷灑

然記憶舊聞筆揮麈後錄既萃成編去歲讀外
從叔贅丞海角涉筆之暇無所用心省之曾次
隨手濡毫又擭數十事不覺盈帙漫名曰揮麈
第三錄凡所聞見若來歷尚晦本末未詳姑且
置之以待乞靈于博洽之君子然後敢書斯亦
習氣未能掃除猶雞肋之餘味耳慶元初元仲
春丁巳明清重書于吳陵官舍住客亭

揮麈第三錄卷之三

揮麈録餘話總目

○卷之一

一 帝王自有真
二 王荊公薦常秩
三 任世初上書乞取燕雲
四 高宗却獻燒金及藥術
五 葉夢得奏對 聖語
六 建炎符兆
七 高宗幸台州祥符寺
八 趙元鎮責黃彥鄧
九 洗之才引經被逐
十 孝宗儲祥
十一 紹興中選擇宗子
十二 張思叔言事多驗
十三 祐陵與蔡元長賡歌
十四 蔡元長作太清樓特燕記
十五 蔡元長保和殿曲燕記延福宮曲燕記
十六 祐陵召東宮
十七 祖宗兵制名樞廷備檢
十八 王文恭草制辦下多時
十九 近世衣冠之盛
二十 蔡敏肅帥平涼作喜遷鶯詞
二十一 東坡入翰林被旨
二十二 富文忠上章自劾
二十三 司天監亢瑛上奏
二十四 曾文肅有壽詞
二十五 陳禾節義敢言
二十六 林子中野史
二十七 黃慶基摘東坡語以爲詆誣
二十八 士林佳話
二十九 景煥述野人閑話
三十 事有相類而禍福不侔
三十一 王文穆爲同年尉
三十二 東坡送章守湖州詩
三十三 錢穆父行章子厚告詞
三十四 周美成再進汴都賦表
三十五 詞人蹈襲
三十六 沈睿達書帶詞

○卷之二

三十七 丁晉公端研
三十八 王荊公集句詩詞
三十九 周美成夢中得瑞鶴仙詞
四十 周美成風流子詞
四十一 蔡元度燕曾文肅

四一 耿南仲席上不作詩

四二 張如瑩與聶蒖逐王黼明同官 張涇

四三 徐與舞變轉調二郎神

四四 東坡記發冢小話

四五 艮嶽奇石

四六 朱勔葬父

四七 風和尚知人休咎

四八 蔡攸曲燕禁中

四九 李邈換武

五十 詹堅老與李端初交代

五一 黃謙狡獪

五二 王嬳道詠梁師成賜第

五三 劉跋子知人禍福

五四 蔡元長令費孝先畫卦影

五五 蔡元長建第錢塘

五六 胡宗哲陳舉永清王閥

五七 蘇元老謝表

五八 李泰發謝表

五九 潭州天寧寺有承乾摟

六十 韋絢嘉話虛誕

六一 向子固維揚夢果應

六二 康倬詭易姓名

六三 王佾戲向宗厚

六四 朱叡叔醫田登母

六五 王子耳醫吐舌

六六 李氏醫腸癰

六七 王定觀服丹砂 大方

六八 丁廣服丹藥

六九 秦會之還朝入相

七十 印行書籍自毋丘儉始

七一 靖康議狀乃馬伸之文

七二 秦會之誕范覺民

七三 秦會之以秦熺爲乞手

七四 王𡺸公復官

七五 殺帥蜀之職自王曆始

七六 宗室入蜀自趙德夫始

七七 康宣仲冊居雲川

七八 秦會之擢張師言

七九 向伯恭奏補陳序

八十 王俊首岳侯狀

八一 南都老盜自陳

八二 呂元直除馬子約英州

八三 呉幵莫儔貴逐

八四 國朝六曹尚書寄祿

八六 王兵部跋李伯時古器圖語
八七 劉士祥蕃利
八八 張彥實居西掖
八九 王仲言作慈寧殿賦
九十 相蔡元長題趙覽堂字
九一 林開相蔡元度子
九二 九江舟中盜鑄錢
九三 賞心亭長短句
九四 張韓奏凱
九五 秦會之題跋鄭德象
九六 甄保義賈機宜
九七 唐崔相國德政碑
九八 顏魯公墨帖
九九 圖石讖語
一百 趙知府跋

此書浙間所刊止前錄四卷 學士大夫恨不得見全書今得 王叔府宅眞本全帙四錄條章無遺誠冠世之異書也敬三復校正鋟木以衍其傳 覽者幸 鑒 龍山書堂 謹咨

揮麈錄餘話總目終

揮麈後錄餘話卷之一

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汝陰王 明清

（一）永昌陵卜吉命司天監苗昌裔往相地西洛既覆土昌裔引董役内侍王繼恩登山巔周覽形勢謂繼恩曰 太祖之後當再有天下繼恩默識之 太宗大漸繼恩乃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樞密趙鎔知制誥胡旦布衣潘閬謀立 太祖之孫惟吉適洩其機呂正惠時爲上宰鎖繼恩而迎 真宗于南衙即 帝位繼恩等皆竄責前人已嘗記之熙寧中昌齡之孫逢登進士第以能賦擅名一時吳伯固編三元衡鑑幷九河合爲一者是也逢素聞其家語與方士李士寧醫官劉育從宗室世居共謀不軌旋皆敗死詳見國史靖康末趙子崧守陳州子崧先在邸中剽竊此說至是適天下大亂 二聖北狩與門人傅亮等歃血爲盟以俟非常傳檄有云 藝祖造邦千齡而符景運 皇天佑 宋六葉而生眇躬繼知 高宗已濟大河惶懼歸命遣其妻弟陳良翰奉表勸進 高宗羅致元帥幕 中興後亟欲大用會與大將辛道宗爭功道宗得其文緣進之詔置獄京口究治得情高宗震怒然不欲暴其事以它罪竄子崧于嶺外此與夏賀良赤精子之言劉歆易名以應符讖何

以異哉豈知授千歲之統　帝王自有真邪
㊁熙寧初王荆公力薦常夷父乞以丼放之禮召之
上云放輩詩酒自娛而已豈有經世之才如常秩
肯來　朕當以非常之禮待之故制詞云幡然斯
來副　朕虛佇蓋宣德音也
㊂靖康初李伯紀薦任申先世初自布衣錫對　欽宗
忽問云卿在前朝曾上書乞取燕雲世初云誠有
之臣是時爲見遼國衰弱謂我若訓練甲兵遲以
歲月乘此機會可以盡復燕雲舊地初非欲結小
羞擣其巢穴此書尚在可賜看覽　上云曾見之
使如卿言燕雲之地何患不得繼以歎息即批出
賜進士出身自是進用世初伯雨之子也
㊃高宗應天中興之初大臣有薦瀘州草澤岳知一者
有康濟之略隱居鳳翔府得　旨令守臣錢蓋等
津發至　行在所既入　朝廷以所燒金及藥術
爲獻　詔云　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人仰三省
發遣赴元來去處日下施行仍將燒金合用什物
於街市推毀
㊄建炎己酉以葉夢得少緼爲左丞纔十四日而爲言
者所攻而罷其自記奏對　聖語備列于後一日
進呈知婺州蘇遲奏乞減年額上供羅　聖訓問
祖宗額幾何臣等對　皇祐編勑一萬四間今數
幾何臣等指蘇遲奏言平羅婺羅花羅三等共五
萬八千七百九十七疋　聖訓驚曰若哉民何以
堪臣等奏建炎　赦書諸崇寧以後增添上供過
數非　祖宗舊制自合盡罷今遲奏乞減一半
聖訓曰與盡依　皇祐法臣等奏今用度
祖宗時不同却恐減太多用度不足即不免再拋
買或致失信欲且與減二萬疋并八千有零數臣
等奏　陛下至誠卹民可謂周盡　聖訓復云如
此好事利益及民一日且做得一件一年亦有三
百六十件臣等退　御筆即從中出曰訪聞婺州
上供羅舊數不過一萬疋　崇寧以後積漸增添
幾至五倍近歲無本錢皆出科配久爲民病深可
矜恤今後可每年與減二萬八千匹并零數者爲
永法仍令本州及轉運司每年那融應副本錢足
備臣等即施行　車駕初至臨安府霖雨不止一
日臣等奏事畢因言州治屋宇不多六宮居必隘
窄且東南春夏之交多雨蒸潤非京師比　聖訓
曰亦不覺窄但卑濕爾然自過江百官六軍皆失
所　朕何敢獨求安至今寢處尚在堂外當俟將
士官局各得所居迁從之人稍有所歸　朕方敢
迁入寢臣等皆言　聖心如此人情孰不感動
車駕始至臨安府　手詔郎官以上悉皆許薦人

材蓋特恩也一日進呈待從官等奏狀　聖訓諭
臣等曰今次所薦人材不比已前當須擇其可取
者便擢用之乃命並召赴都堂審察翌日復命臣
等曰郎官等所薦士不若便令登對　朕當親自
延見之早朝退遍閱諸処章奏未嘗閑今後進膳
罷令後殿引見及晩朝前皆可引三班庶得致曲
臣等奏但恐上勞　聖躬若　陛下不倦接見疏
遠搜訪賢能天下幸甚於是再　批旨行下一日
初進對　聖訓首言陳東歐陽澈可贈一官并与
子或弟一人恩澤始罪東等出於倉猝然是以言
責人　朕甚悔之今方降　詔使士庶皆得言事
當使中外皆知此意臣等即奏　詔言甚善　聖
訓復曰馬伸前此責去亦非罪可召還或曰聞伸
已死　聖訓曰不問其死但　朝廷召之以示不
以前責爲罪之意乃問伸自何官責臣等皆曰自
衛尉少卿　聖訓曰可復召爲衛尉少卿臣等奏
詔而退東等於是皆贈官及与子或弟恩澤一人
并　詔所居優䘏其家進呈湖州民王永從進錢
五十萬緡佐国用臣等言户部財用稍集亦不至
甚闕　聖訓曰如此即安用徒有取民之名却之
或曰已納其伍万緡矣今却之則前後異同
聖訓曰既不闕用可併前已納還之仍　詔今後

富民不許陳獻臣等皆言　聖慮及此東南之民
聞風當益感悦一日　聖訓諭臣等言過江器械
皆散亡甲所失尤多　朕每躬擐甲冑閲武於宮
中以勵衛士乃知舊所造甲有未盡善如披髆皆
用鐵背肘幾不可引以當緩急如何屈伸今皆
親自裁定損益與舊不同極便於施行令兩浙路
諸州分造甲五十副一以新様爲之臣等皆言
陛下留意武事前所未講盡經　聖慮此前史所
以稱漢宣帝器械技巧皆精其能朝退内出新様
甲一副示臣等舊轉肘鐵葉處皆易以皮屈伸無
不利便他皆類此其後陳東歐陽澈俱贈秘撰各
又官其二子仍賜田十頃

（六）高宗建炎二年冬自建康避狄幸浙東初度錢塘至
蕭山有列拜于道側者揭其前云宗室趙不衰以
下起居　上大喜顧左右曰符兆如是吾無慮焉
詔不衰進秩三等是行雖涉海往返然天下自此
大定矣不衰即善俊之父此與　太宗征河東宋
捷之祥一也是時選御舟梢工又有趙立畢勝之讖

（七）建炎庚戌正月三日　高宗航海次台州之章安鎮
落帆于鎮之祥符寺前屏去警蹕易衣徒歩登岸
時長老者方陞座道祝　聖之祠　帝趾忽前聞
其稱讃之語甚喜戒左右勿令驚惶而諦聽之少

焉千乘万騎畢集始知爲六飛臨幸野偕初不閑
禮節恐怖失措從行有司始教以起居之儀 李承之云

(八)紹興中趙元鎭爲左相一日入　朝見自外移竹栽
入内奏事畢亟往視之方興工於隙地元鎭詢誰
主其事曰内侍黃彦節也元鎭即呼彦節詰責之
曰頃歲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將復蹈前轍
耶命勒軍令狀日下罷役彦節以聞　上翌日
元鎭奏事　上諭曰前日偶見禁中有空地因令
植竹數十竿非欲以爲苑囿然　卿能防微杜漸如
此可謂忠矣爾後儻有似此等事勿憚以警
朕之不逮也 彦節自云

(九)沈之才者以碁得幸　思陵爲　御前祗應一日禁
中與其類對奕　上諭曰切須子細之才遽曰念
玆在玆　上怒云技藝之徒廼敢對　朕引經邪
命内侍省打竹篦二十逐出 康宣仲云

(十)秀州外監張浩自云少隸軍籍嘗爲杭清閘官虞候
一日晚出郊過嘉興縣忽覩丞廳亦光照天疑爲
回祿亟入視之云趙縣丞之室適免身得雄是誕
育　孝宗也浩之子楧今爲監官家于縣橋之西
可質焉 張浩自云

(十一)紹興壬子　詔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時訪求宗
室伯字號七歲以下者十人入宮備選十人中又
擇二人焉一肥一癯遂留肥而遣癯賜銀三百兩
以謝之未及出　思陵忽云更子細觀遂令二人
叉手並立忽一猫走前肥者以足蹴之　上曰此
猫偶尔而過何爲遽踢之輕易如此安能任重耶
遂留癯而遣肥者癯者乃阜陵也肥者名伯浩後
終於温州都監 趙子導彦伢云

(十二)辛巳歲顔亮寇淮江浙震動有處州遂昌縣道流張
思廉者人稱爲有道之士言事多驗時李正之大
正爲邑尉從而問之思廉以片紙書云 孝宗御名 乃在
仙初得之殊不可曉次年　阜陵改名正儲登極
李正之云

(十三)明清須於蔡徽處得觀　祐陵與蔡元長壽歌一軸
皆真迹也今錄于後己亥十一月十三日南郊祭
天齋宮即事賜太師報本精禋自國南先期清廟
宿齋嚴層霄初今上御名同雲霽暖吹俄回海日遲十
萬軍容氷作陣九街驚尾玉爲塵肅雍顯相同元
老行慶均釐四海霑太師京恭和雪晴至日日
初南帝舉明禮祀事嚴萬尾旗中寒色在一輪空
外曉光遲雲和龍輴開氷轍風暖鸞旗拂地塵共
喜天心扶　聖意珠璣更誤寵恩霑晨采齊明拱
面南濃雲深入夜更嚴風和不放瓊英落日暖高
隨玉漏遲照地神光臨午陛鳴皐仙羽下重層五

門回仗如天上看皋鷄竿雨露霑袞龍朱履午階
南大輦鸞鳴羽衛嚴玉輅下回黃道穩金烏初上
白雲遲五門曉吹開旗尾萬騎花光入帽簷已見
神光昭感格鶴書恩下萬邦霑飲福初回入陛南
凝旒袞對百神嚴睍消塵入康衢瑞神應光隨北
陛遲丹檻雅開中扇影朱繩鶴下五門聲群生鼓
舞明禋畢却憶花飛舞袖雲乘廟森嚴常有詩賜
太師已曾和進禋祀禮成以目擊之事依前韻再
進今亦用元韻復賜太師非特以此相困蓋清時
君臣賡載亦一時盛事耳靈鼓黃麾道指南紫壇
蒼璧示凝嚴縣翩玉羽會霄下煌赫神光愛景遲
爲喜鑾輿回鳳闕故留芝蓋出虹霓禮天要作斯
民福解雨今當萬物霑太師以彼賜遲字韻詩前
後凡三次進和蓋欲示其韻愈嚴而愈工耳後以
前韻又賜太師天位迎陽轉斗南子官山立盡恭
嚴共欣奠玉煙初逆爭奉回鑾日已遲歸問雪中
誰詠絮宜搜花底自巡簷禮成却喜歌盈尺端爲
來趁萬蝸霑(唐杜甫詩巡簷索共梅花笑盡雪中也)太師呂京題神
霄宮下馬神霄第一回晴空宮殿九秋開月中桂
子看時落雲外仙耕特地來參差碧瓦切昭回繡
戶雲軿次第開仙伯九霄曾付託得隨真主下天
來神霄玉清萬壽宮慶成卿以使事奉安聖像聞

有二詩書幣俯同其韻復賜太師碧落金風爽氣
回聚霄下喜瑞霞開經營欲致黎元福敢謂詩人
詠子來曈曚日馭曉光回金碧相宜王府開步武
煙霞還舊觀百神應喜左元來卿日召卿等自御
私第泛舟經景龍江游擷芳園靈沼聞卿有小詩
今俯同其韻賜太師景龍江靜喜安流玉色閑看
浴翅鷗已覺西風頗無事何妨穩泛濟川舟登山
想見留雲際賞日還能傍水涯對此已多重九興
先輸黃髮賞黃花錦繡煙霄碧玉山縈紆靜練照
晴川留連不惜腰㕑去雅興難忘既醉還上清寶
籙宮立冬日講經之次有羽鶴數千飛翔空際公
卿士庶衆目仰瞻卿時預榮觀作詩紀實來上因
俯同其韻賜太師以下上清講席鬱蕭臺俄有青
田萬侶來蔽翳晴空疑雪舞低徊轉影類雲開翩
翰清泠遥相續應瑞移時尚不回歸美一章歌盛
事喜今重見謫仙才上巳日賜太師金明春色
正芳妍修禊佳辰集衆賢久矣從陽羅曠是沛然
膏雨潤農田乘時騰挾花盈帽胥樂何辭酒滿船
所賴燮調功有自行期高廩報豐年衛元長之孫
自玄當其父祖富貴鼎盛時悉貯于隆儒育會閣
此百分之一二焉國禍家難之後散落人間不知
其幾也

初陵癸巳歲蔡元長自錢唐趣召舟相詔特錫燕于
太清樓極承平一時之盛元長作記以進去政和
二年三月、皇帝制詔臣京宥過實赦復官就第
命四方館使榮州防禦使臣童師敏賚詔召赴
闕臣京頓首辭繼被 御札手詔責以大義惶怖
上道於是欽至于郊曲燕于垂拱殿祓禊于西池
寵大恩隆念無以稱 上曰朕孜周宣王之詩吉
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 御諸
友炰鱉膾鯉其可不如古者 詔以是月八日開
後苑太清樓命內客省使保大軍節度觀察留後
帶 御器械臣譚稹同知入內內侍省事臣楊戩
內客省使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帶 御器械臣
賈祥引進使晉州管內觀察使勾當內東門司臣
梁師成等伍人總領其事西上閤門使忠州刺史
尚藥局典 御臣鄧忠仁等一十三人掌典內謁
者職有司請辦具上 帝弗用前三日幸太清相
視其所曰於此設次於此陳器皿於此置尊罍於
此膳羞於此樂舞出內府酒尊寶器琉璃馬瑙水
精玻璃翡翠玉曰以此加爵致四方美味螺蛤蝦
鰒白南海瓊枝東陵玉蘂與海物惟錯曰以此加
籩豆 御府寶帶宰相親王以玉執政以通犀餘
花犀曰以此實筐教坊請具樂奏 上弗用曰後

庭女樂肇自先帝輟奉天臣未之見其陳于庭
上曰不可以燕樂廢政是日視事垂拱殿退召臣
何執中臣蔡京臣鄭紳臣吳居厚臣劉正夫臣侯
蒙臣鄧洵仁臣鄭居中臣鄧洵武臣高俅臣童貫
崇政殿閱弓馬所子弟武伎引強如格各命以官
遂賜坐命宮人擊鞠臣何執中等辭請立侍 上
曰坐乃坐於是馳馬舉仗翻手覆手丸素如綴又
引滿馳射妙絕一時賜賚有差乃由景福殿西序
入苑門就次以憩 詔臣蔡京曰此跬步至 宣
和卽昔言者所謂金柱玉戶者也厚誣宮禁其令
子攸掖入觀焉東入小花逕南度碧蘆叢又東入
便門至宣和殿止三楹左右挾中置圖書筆硯古
鼎彝罍洗陳几案臺榻漆以黑下宇純朱上棟飾
綠無文采東西廡側各有殿亦三楹東曰瓊蘭積
石爲山峯巒間出有泉出石竇注于沼北有 御
札靜宇牓梁間以洗心滌慮西曰凝方後曰積翠
南曰瑤林北洞曰玉宇石自壁隱出嶄巖峻立幽
花異木扶疏茂密後有沼曰環碧兩旁有亭曰臨
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寧左躡道以
登中道有亭曰琳霄垂雲騫鳳層巒不大高峻俯
視峭壁攢峯如深山大壑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
玉華玉華之側有 御書牓曰三洞瓊文之殿以

君臣淫泆
自取滅亡

奉　高真旁有種玉綠雲軒相峙臣奏曰宣和殿
閣亭沼縱橫不滿百步而修真觀妙發號施令仁
民愛物好古博雅玩芳綴華放在寓適無金項璧
無珠瑙堦無玉砌而沼池巖谷谿澗原隰太湖之
石泗濱之磬澄竹山茶崇蘭香茝芘華而紛郁無
犬馬射獵畋游之奉而有鷗鳧鴈鶩鶖鷺鸂鶒
魚鼈鷗雀飛而上下無聲色絲竹魚龍曼衍之戲
而有松風竹韻鶴唳鶯啼天地之籟適耳而自鳴
其際齊清寧雅素若此則言者不根蓋不足恤日
午謁者引執中以下入女童樂四百靴袍玉帶列
排場肅然無敢謦欬者宮人珠籠巾玉束帶秉
拂壺巾劍鉞持香毬擁　御床以次立亦無敢離
行失次皇子嘉王楷起居升殿側侍進趨莊重儼
若成人臣執中等前賀曰皇子侍燕宗社之慶樂
作御奏如儀聲和而繹群臣司樂宜略去苛禮飲
食起坐當自便無間執事者以寶器進上量滿酌
以賜命皇子宣勸群臣惶恐飲釂又以惠山泉建
溪毫琖烹新貢太平嘉瑞鬥茶飲之　上曰日未
晡可命樂殿上笙簧琵琶箜篌方響箏簫登陛合
奏宮娥妙舞進　御酒　上執爵命掌樽者注群
臣酒曰可共飲此杯群臣俯伏謝　上又曰可觀
群臣凭陛以觀又頓首謝又命宮娥撫琴擘阮已

而群臣盡醉臣竊考鹿鳴之什冠於小雅而忠臣
嘉賓得盡其心既醉太平之時醉酒飽德人有士
君子之行在昔君臣施報之道在於飲食燕樂之
間大清自眞君閒宴以迄于今飲食之設供張之
盛樂奏之和前此未有勤倦之恩禮意之厚相與
無間之情亦今昔所無竊實君臣千載之遇而臣德
輶智獮曾不足仰報萬分昔仲甫但齊式遄其歸
而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召虎受命錫以圭瓚虎拜
稽首對揚山休作召公考　天子萬壽然則上之
施光下之報宜厚而臣老矣論報無所切不自量
慕古人之[redacted]謹稽首再拜誦曰　皇帝在　御政
若稽前昔周宣王燕嘉吉甫曰來彼京賓始予輔
厥初有爲鳴子和彼式遄其歸遠于吳楚勞還于
庭飲至于寢既又享之其開禁御有來帝車相覲
其所於此勝姜於此樂無海物惟錯于以加俎何
錫予之寶儲及笙簫鼓鏘鏘後庭姿女　帝曰宣
和不迷趾步入昔有言金柱玉戶　帝命予依尔
掖尔父乃瞻庭除乃歷殿廡綠飾上棟漆朱下宇
梁無刻雕楹不采組有石巖巖有泉濟濟體道清
心於此燕處彼言厚誣何恤何處帝執帝爵勸酬
交舉毋拘其儀毋間笑語有喜惟王飲之俾飲臣
拜稽首千載之遇君施臣報式　燕且譽臣拜稽

旨明命共賦　天子萬年受　天之祜
蔡元長所述太清樓特燕記既列于前又得保和殿
曲燕延福宮曲燕二記今復載于左方　宣和元
年九月十二日　皇帝召臣蔡京臣王黼臣越王
俁臣燕王似臣嘉王楷臣童貫臣嗣濮王仲忽臣
馮熙載臣蔡攸燕保和殿臣蔡脩臣蔡儵臣蔡鞗
東曲水朝於玉華殿　上步西曲水循酴醾架至
太寧閣登層巒林霄褰風垂雲亭景物如前林木
蔽蔭如勝始至保和殿三楹楹七十架兩挾閣無
綵繪飾侔落成於八月而高竹崇檜已森然前
中楹置御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彝器王左
挾閣曰妙有設古今儒書史子楮墨右曰日宣道
家金櫃玉笈之書與神霄諸天隱文　上步前行
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邃古尚古鑑古作古傳古
博古秘古諸閣藏　祖宗訓謨與夏商周尊彝鼎
鬲爵斚卣敦盤盂漢晉隋唐書畫多不知識駭見
上親指示爲言其概因指閣內此藏卿表近字札
無遺者命開櫃櫃有朱隔隔內置小匣匣內羅以
繒綺得臣所書撰叔妣劉氏制臣進曰札悉文鄙
不謂襲藏如此念無以稱報頓首謝抵玉林軒過
宣和殿列岫軒天真閣凝德殿之東崇石峭壁高
百丈林壑茂密倍於昔見過翠翹燕閣諸處賜茶

全真殿　上親御擊注湯出乳花盈面臣等惶恐
前曰　陛下略君臣夷等爲臣下烹調震懼惶怖
豈敢啜頓首拜　上曰可少休乃出瑤林殿中使
馮皓傳旨留題殿壁喻臣筆墨已具乃題曰瓊瑤
錯落密成林檜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
不知身在五雲深頃之就坐女童樂作坐間賜荔
子黃橙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師文浩剖橙分賜
酒五行再休許至玉真軒軒在保和西南廡即安
妃妝閣命使傳旨曰雅燕酒酣添逸興玉真軒內
看安妃詔臣賡補成篇臣即題曰保和新殿麗秋
輝詔許塵凡到綺闈方是時人自謂得見妃矣既
而但畫像掛西垣臣即以謝奏曰玉真軒檻暖如
春只見丹青未見人月裏常娥終有恨鑑中姑射
未應真須臾中使召臣至玉華閣　上手持詩曰
因卿有詩況姻家自當見臣曰頃緣葭莩已得拜
望故敢以詩請　上大笑妃素妝無珠玉飾綽約
若仙子臣前進再拜敘謝妃荅拜臣又拜妃命左
右披起　上手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臣
奏曰禮無不報不審酬酢可否於是持瓶注酒授
使以進再坐徹女童去羯鼓　御侍奏細樂作蘭
陵王揚州散古調酬勸交錯上顧群臣曰桂子三
秋七里香七里香桂子名也臣指頂許對曰麥雲

九夏兩岐秀臣攸曰雞舌五年千歲棗臣曰蒴英
九且萬齡黃乃賡載歌曰君臣燕衎昇平際屬句
論文樂未央臣奏曰　陛下樂與人同不問高卑
日且暮久勤聖躬不敢安　上曰不醉無歸更勸
迭進酒行無算　上忽憶紹聖春宴召號二句問
曰卿所作否餘句云何臣曰臣所進詩歲久不記
上曰是時以疾告假　哲宗召至宣和西閣問所
告假者對曰臣有負薪之疾不果預需雲之燕
哲宗曰蔡京旨有佳句曰紅臙青煙寒食後翠華
黃屋太微閒不可不赴　上曰臣敢不力疾遵奉
是日侍漏東華　哲宗已遣使詞來否語罷命郝
隨持盃以勸九三酬大醉免謝扶出因沉吟曰記
上下句有曰集英班者繼而曰不能晚奏集英班
日照雲龍下九關紅臙青煙寒食後翠華黃屋太
微閒繼又曰三天樂奏三春曲萬歲聲連萬歲山
欲識君臣同樂意天威咫尺不違顏臣頓首謝曰
臣操筆注思於今二十年　陛下語及方省憶
然不記一字　陛下藩邸已知臣蓋非　今日豈
勝榮幸再拜謝　上輪指曰二十四年矣左右皆
大驚非　聖人孰與夫此臣又謝曰臣被知藩邸
[illegible]者紹聖　兩朝遭遇臣駑下衰老無毫髮稱報
上曰屢見　哲宗道卿但爲章得筆沮已忘不及用

朕時年八歲垂髫侍側上曰　哲宗疑慮然若有
所思問曰大臣以謂不當紹述　朕深疑之奏曰
臣聞子紹父業不當問人何疑之有　哲宗駭曰
是兒有大志如此由是劉摯呂大防相繼斥逐紹
述自此始臣奏曰　陛下曲燕　御酒樂欣交通
而追時惟　哲宗付託與紹述之始孝友篤於
誠心非臣之幸社稷天下之幸因再拜賀編已下
皆再拜　上又曰嘗記合食與卿否臣謝曰是時
大禮禁嚴厨饌不得入貿食端邸蒙　陛下賜之
臣被遇自茲終身不敢忘又曰崇政殿試卿在西
幕詳定時因入持翁求書得二詩皆杜甫所作詩
曰户外昭容紫袖垂[redacted]聽　御座引朝儀香飄合
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五夜漏聲催曉箭
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
雀高臣曰　崇寧初蒙宣諭尚猶在　上曰今尚
在也臣曰自古人臣遭遇或以一能一技見知當
時名顯後世臣章句片言二十年前已蒙收錄崇
寧以來被遇若此君臣千載蓋非一日君之施厚
臣之報豐臣無尺寸孤負恩紀但知感涕　上曰
卿可以安矣臣又奏曰樂奏繽紛酒觴交錯方事
燕飲上及繼述下及故老若朋友相與銜盃酒接
殷懃之歡道舊論新顧臣何足以當臣請序其事

以示後世知　今日燕樂非酒食而已夜漏已二鼓五奏衆前奏弓罷始退十三日臣京序延福宮曲宴記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執親王等曲宴于延福宮特召學士承旨臣李邦彥學士臣宇文粹中與示異恩也是日初　御睿謨殿設席如外廷賜宴之禮然器用殽品瓌奇精緻非常宴比仙韶執樂和音曼聲合變爭節亦非教坊工人所能髣髴　上遣殿中監蔡行諭臣曰此中不同外廷無彈奏之儀但飲食自如食味果實有餘者自可攜歸酒五行以碧玉酘宣諭侍宴諸臣左前此曲宴早坐未嘗宣勸今出異數少憩于殿門之東廡晚召赴景龍門觀燈玉華閣飛陞金碧絢耀疑在雲霄閣設衛撙約樂于下都人熙熙且醉且戲繼以歌謳示天下與民同樂之恩後太平之盛事次詣摛綪殿後入崆峒洞天過霓橋至會寧殿有八閣東西對列曰琴碁書畫茶册經香臣等縱觀之自崆峒入至八閣所陳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也映徹熀煌心目俱奪閣前再坐小案玉斝珍異如海陸羞鼎又與睿謨不同酒三行甚速起詣殿側縱觀　上謂保和殿學士蔡脩曰引二翰苑子細看一一說與詩諭再三次詣成平殿鳳燭龍燈燦然如畫奇偉萬狀不可名言　上命近侍取茶具親手注湯擊拂少頃白乳浮醆面如疏星澹月顧諸臣曰此自布茶飲畢皆頓首謝既而命坐酒行無筭後出宮人合曲妙舞蹁躚態有餘妍九目劉見　上諭臣邦彥臣粹中曰此盡是嬪　御自來翰林不曾與此集自卿等始又曰翰林志誰修太宰去翰奏去承旨李邦彥　上顧臣邦彥曰好翰林志可以盡載此事此卿等榮遇臣邦彥謝不敢瓊瑤玉舟宣勸非一上每親臨視使釂復顧臣其曰李承旨善飲仍數被特勸夜分而罷臣仰惟　陛下加惠親賢共享太平肆念詞臣許陪乖席宗工之末周於侍遇略去常儀臣邦彥粹中首膺異數親承玉音俾編載榮遇以侈北門之盛盖　陛下崇儒右文表異鼇禁用示眷矚之意誠千載幸會也竊伏惟念一介微臣粤自布衣叨膺識擢凡所蒙被度越倫輩曾微毫忽以助山嶽茲侍燕衎咫尺威顏獨誤眷獎至官而不名豈臣庸揣所能稱塞臣切觀文武之盛始於憂勤而逸樂繼之鹿鳴之燕群臣嘉賓得盡其心故天保之報永永無極臣雖幺陋敢忘歸美之義輒揚盛蹟備載于篇使視昔七之臣知聖主曲宴內務自臣等始謹錄進呈伏取進止

宣和末祐陵欲內禪稱疾作令召東宮先是　欽宗在朱邸每不平諸侍臣之恣横至是內侍數十人

擁鄆王楷至殿門時何瓘以殿帥守禁衛仗劍拒
之鄆王趨前曰太尉豈不識楷耶瓘指劍以示曰
瓘雖識大王但此物不識耳皆皇恐辟易而退始
亟趨　欽宗入立李子成可父太
建炎庚戌先人被旨脩　祖宗兵制書成賜名樞廷
備檢今藏于右府其詳已見後録摘有引文存于
家集用録于後臣竊聞　祖宗兵制之精者葢能
深鑒唐末五代之弊也唐自盜起幽陵藩鎮竊據
外抗王命内擅一方其末流至於朱溫以編户殘
冦挾宣武之師睥睨王室必傒天子禁衛神策之
兵屠戮俱盡劫迁洛陽乃可得志如李克用王建
楊行密非不忠義旋以遐方孤鎮同盟欲王室皆
悲叱憤懣坐視兇逆終不能出一兵内嚮者　昭
宗親兵既盡朱溫羽翼已就行密輩崎嶇於一邦
初務養練不能遽成此内外俱輕盜臣得志之患
也後　唐莊宗萃名將握精兵父子轉戰二十餘
年僅能滅梁功成而驕兵制不立弗虞之患一夫
夜呼内外瓦解故李嗣源以老將養病私第起提
大兵與趙在禮合於甘陵返用莊宗直擣大梁之
術徑襲洛陽乘内輕外重之勢數日而濟大事其
後甘陵舊卒恃功狂肆邀求無窮至一軍盡誅血
膏原野而明宗爲治少定如李從珂晉高祖劉知

遠郭威皆提本鎮之兵直入中原而内外拱手聽
命者循用莊宗明宗之意也周世宗知其弊始募
天下亡命寘於帳下主親衛之兵爲腹心肘腋之
用未及期年兵威大振敗澤潞取淮南内外兼濟
莫之能禦當是時　藝祖皇帝歷試諸難親總師
旅應天順人曆數有歸則躬定軍制紀律詳盡其軍
製親衛殿禁之名其營立龍虎日月之號功臣勲爵
優視公師至檢校官皆令僕臺憲之長封敘父母
妻子榮名崇品悉以與之郊祀赦宥先務賠軍不
士金幣縑錢無所愛惜然令以威嚴峻其等差爲
一階一級之法動如行師俾各伏其長待之盡矣
爲出戍法使更出迭入無顧戀家室之意殊方異
邦不能萌其非心僅及三年已復更戍爲卒長轉
負之例定其功賞超轉資級以彼易此不使上下
人情習熟又其下懍懍每有事新之懼樞府大臣
侍便殿專主簿員限三日畢事命出之後一日迁
陛不得少留此　祖宗制兵垂法作則大指也器
甲精堅日課其藝而無怠惰者矣選爲拱首嚴其
軍號精其服飾而驕銳出矣中都二防製造兵器
旬一進視謂之旬課列置武庫故械器精勁盈切
充積前世所無至纖至悉舉自宸斷臣下奉行惟
恐不及其最大者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鎮大臣一

日而列於環衛守衛伏駁汗聽命不暇更用侍從
館殿郎官拾遺補闕代爲守臣銷累朝跋扈偃蹇
之患於呼吸俄頃之際每召藩臣朝令夕至破百
百年難制之弊使民享安泰於無窮者衆心已定
利害素分剛斷必行故也其定荆湖取巴蜀浮二
廣平江南者前後精兵不過三十餘萬京師屯十
萬足以制外變外郡屯十萬足以制內患京師天
下無內外之寇者此也京師之內有親衛諸兵而
四城之外諸營列峙相望此京師內外相制之兵
也府畿之營雲屯數十萬之衆其將副視三路者
以虞京城與天下之兵此府畿內外之制也非特
此也凡天下兵皆內外相制也以勇悍忠實之臣
分控西北邊孔道何繼筠守滄景李漢超守關南
以拒虜郭進在邢州以禦太原姚內斌守慶州董
遵誨守通遠軍以捍西戎傾心委之讒謗不入來
朝必升殿賜坐對 御飲食錫賚殊渥事事精豐
使邊境無事得以盡力削平東南僭偽諸國者得
猛士以守四方而邊境夷狄無內外之患者此也
州郡節察防團刺史雖召居京師謂之遙授至於
一郡則盡行軍制守臣通判名銜必帶軍州其佐
曰簽書軍事及節度觀察軍事推官判官之名雖
曹掾悉曰參軍一州稅賦民財出納之所獨曰軍

資庫者蓋稅賦本以贍軍者其實於一州官吏與
將雇者使知一州以兵爲本咸知所先也晉轉運
使於逐路專一飛輓芻粟餽軍爲職不務科斂不
抑兼并富室連我仟陌爲國守財不綏急盜賊竊
發邊境擾動兼并之財樂於輸納皆我之物所以
稅賦不增元元無愁歎之聲兵卒安於州郡民庶
安於田閒外之租稅足以贍軍內之甲兵足以護
民城郭與村鄉相資無內外之患者此也一州錢
斛之出入士卒之役使令悉貳郡者當其事一兵
之寡一米之微守臣不得而獨預其防微杜漸深
矣出銅虎符契以發兵驗其機括不得擅興以革
僭冒節度州有三印節度印隨本使在闕則納于
有司觀察印則長吏用之州印則書符錄事掌用
至暮歸於長吏凡節度使在鎮兵杖之屬則觀察
屬官用本使印判狀焉田賦之屬則觀察屬官用
本使印簽狀焉刺屬縣則用州印本使判狀焉故
命師必曰某軍節度某州管內觀察等使某州刺
史必具此三者言軍則專制兵旅言管內則專總
察風俗言刺史則治其州軍此 祖宗損益唐制
軍民之務職守之分俾各歸其實也逐縣置尉專
捕盜賊濟以縣巡檢之兵不足則會合數州巡檢
使之兵又不足則資諸守臣兼提舉兵甲賊盜公

事與一路帥臣兼兵馬鈐轄者故兵威強盛鼠偷
草竊尋即除蕩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若臂運指
如尾應首廉不相資也凡統馭施設制度號令人
不敢慢者功過必行明於賞罰而已明於賞罰則
上下奮勵知所聳動而姦宄不敢少踰繩墨之外
事必立就也怒蜀大將之貪暴也曹彬獨無所汙
自客省使隨軍都監超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
度使以賞之御便殿閱武第其藝能連營俱令轉
資至於荆罕儒戰死責部將不効命斬石進等二
十九人雄武兵白晝掠人於市至斬百輩乃止川
班直訴賞則盡戮其將校而廢其班　太祖嘗曰
撫養士卒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然神機
所照及物無遺察人之心而人盡死力班太原之
下則謂將士曰尒輩皆吾腹心爪牙吾寧不得太
原豈忍令害尒輩也或訴郭進僭第用筩瓦如諸
王制則曰吾於郭進豈減兒女耶　祖宗賞罰雖
明有誠心以及物故天下用命兵雖少而至精也
逮咸平西北邊警之後兵增至六十萬皇祐之初
兵已一百四十萬矣故翰林學士孫洙號善論
本朝兵者其言古者兵一而已今內外之兵百餘
萬而別爲三四又離爲六七也別而爲三四禁兵
也廂兵也蕃兵也離而爲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

戰者也給漕輓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繕河防者
兵也供寢廟者兵也養國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
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　今日者也前世
制兵之害未有甚於今日者也蓋常率計天下之
戶口千有餘万自皇祐一歲之入一億二千六百
餘萬而耗於兵者常十八而留州以供軍者又數
百萬也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之兵計之無
十戶而資一廂兵十畝而給一散卒矣其兵職衛
士之給又浮費數倍何得而不大竭也況積習元
弊又數十年教習不精士氣不振揀兵則點數而
已宣借則重疊妄濫逃亡已久而衣糧自如疲癃
無堪而虛名具數元豐中　神宗謂宰臣吳充曰
祖宗以來制軍有意凡領在京殿前馬步軍司所
統諸指揮置都使虞候分領之凡軍中之事止責
分領節度之人則軍衆自齊責之既嚴則遇之亦
優故軍　校轉資有由行伍不久已轉至團練使
者王者之衆不得不然若諸路則軍校不過各領
一營耳周室雖盛至康之後寖已衰微　本朝太
平百餘年由　祖宗法度具在豈可輕改也自昔
夷狄橫而窺中國者先觀兵之盛衰然則兵備可
一日忘哉蓋　祖宗相承其愛民之實若出一心
謂民之作兵者多與兵之仰者衆而民不可重困

也故張齊賢欲　益民兵呂蒙正曰兵非取於民
不可而　真宗以傜役擾動邊人遂止河東河北
旣置義勇軍以韓琦忠亮急於備邊猶欲刺陝西
民爲義勇諫官司馬光抗章數十萬言其不可熙
寧中命天下教保甲盛於元豐　本周官寓兵於
農之意聯什伍之民族黨相保舉三路言之允有
百萬人天下稱是旋亦廢罷盖兵雖可練而民不
可重擾也　本朝旣以民作軍矣又求之畎畝則
州郡內外皆兵前世所未有也此　祖宗重以民
爲兵也臣謹列自建國已來兵制沿革與夫　祖
宗禦戎備邊又諸軍興廢所因詳著於篇者凡二
百卷又序　祖宗聖意之不見於文字者爲之序
然竊嘗謂後世誦帝堯之德惟知茅茨不翦土階
三尺而已至史謂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則堯及物
之功與天地等矣惟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具
是四者堯德乃備則固由所見淺深於其惟　祖
宗以聖神文武斡運六合鞭笞四夷悉本於兵其
精神心術之微盖不在迹然効　神宗重規疊矩
之盛在本聖心而其迹顯豈能盡今臣之淺拙雖
欲紬繹傳載所有不能知也
熙寧三年曾宣靖爲昭文相以疾乞解機政久之除守司
空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王文恭爲內相

當制進進章　神宗讀至高旗擁節遥臨陝土之郛闉
館珍臺獨稽浮丘之袂顧文恭嘆云此句甚熟想備下
多時文恭云誠如聖訓歸語其子仲修云吾自聞賈公
丐去即辦此一聯數服上之精鑒如此 蘇仁仲云
裕陵深韓魏公定策之勳崇德報功不次擢其子儀
公忠彥參大政未及柄用而魏公夔甚爲不滿故
丞用曾宣靖之子令綽執事樞柄時元豐官制初
行肇建東西二府俾與宣靖入居處得之爲搢紳
之美談後二十年儀公始相　祐陵　思陵中興
與念故家所以富鄭公之孫季申直柔儀公之孫
似夫肖胄相繼賜第爲右府又三十年令綽之孫
欽道懷亦賜出身登宰席皆近世衣冠之盛事若
蔡元長之於攸秦會之之於熺盖廝僕不足道也
熙寧中蔡敏肅挺以樞密直學士帥平涼初冬置酒
郡齋偶成喜遷鶯一闋霜天清曉望紫塞古壘寒
雲衰草汗馬嘶風邊鴻翻月壠上鐵衣寒早劍歌
騎曲悲壯盡道　君恩難報塞垣樂盡韝鞬錦帶
山西年少談笑刀斗靜烽火一把常送平安耗
聖主憂邊威靈遐布驕虜且寬天討歲華向晚愁
思誰念玉關人老太平也且歡娛不惜金尊頻倒
詞成閑步後園以示其子朦朦置之袖中偶遺墜
爲雁門老卒得之老卒不識字持令筆吏辨之適

郡之蹋匙素與筆吏治 因授之會 賜衣換出使
至敏肅開燕蹋尊前執板歌此敏肅怒送獄根治
倡之儕類祈哀于中使爲援于敏肅敏肅舍之後
令謳焉中使得其本以歸達于禁中宮女輩但見
太平也三字爭相傳授歌聲遍掖庭遂徹于 宸
聽詰其從來迺知敏肅所製 裕陵即索紙批出
玄王開人老 朕甚念之擬免有闕留以待汝以
賜敏肅未幾遂拜樞密副使 御筆見藏其孫積
家吏言獻肅交結内侍進詞柄用又不同也
元祐二年東坡先生入翰林暇日會張秦晁陳李六
君子于私第忽有旨令撰賜奉安 神宗御容禮
儀使呂大防口宣茶藥詔東坡就牘書之於赫
神考如日在天顧群公曰能代下一轉語否各辭
之坡隨筆後書云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躔次必有
所舍群公大以聳服導引鼓吹詞蓋亦其時作真
迹今藏明清處 二事曾圖華去
富文忠公熙寧二年再相王荆公爲參知政事始用
事與文忠不協文忠力丐去以使相判河南府上
章自劾繼改亳州今錄于此清時竊祿難逃素食
之譏白首佐朝遂起蔽賢之謗幸 聖明之洞照
舉毫髮以無遺顧此薄材尚容具位中謝切念臣
業非經遠識寡通方少因章句之科得偕群俊長

脫簪書之秩獲事三朝 仁宗之覆遇匪輕英廟
之丁寧尤甚旋屬大人繼照飛龍在天恩旨措於
先基忽避遺於萬物淵蘋何美雜圭璧以薦羞槽
馭已疲復騁驊騮之材駑殫力雖勞於負乘小心更
甚於履冰果不克堪遂貽彈劾如安石者學強辯
勝年壯氣豪論議方鄙於古人措置肯謀於僚黨
至使山林末學草澤後生放自得之良心慕人傳
之異說頗頗者子譊譊其書是以干名足以取貴
搢紳朝序者非安石之黨則指爲俗吏圜冠教學
者異安石之學則笑爲迂儒嘆古人之不生恨斯
文之將喪臣切觀安石平居之間則口筆丘旦有
爲之際則身心管商至乃忽故事於 祖宗肆巧
識於中外喜怒惟我進退其人待 聖主爲可欺
視同僚爲不物臺諫官以茲切齒謂社稷付在何
人士大夫因不動心以 朝廷安用彼相爲臣及
此事主若何臣非不能秉筆華衮之前而正其非
覆身青蒲之上而排其失重念 陛下方當淵默
堯舜中和禹湯同天德之尚 待人臣之有體徒
高唇吻莫補聰明且區區晉都尚有相先之下佐
況赫赫昭代豈有不和之大臣愚念及斯衆言頤
此伏乞 陛下特申雄斷大決群疑正安石過舉
之譯以幸保家邦白臣等後言之罪而俾歸田里

如其尚矜微朽匭以便藩不唯有逐於物情亦以
不妨於賢路如是則始終事聖史傳不附於姦朋
去就爲臣物議康歸於直道其臨甍二表尤爲懇
切明甫家舊有之今不復存東坡先生公神道碑
玄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者也徐勣立國紀亦載
其略至於謂宮闈之臣不可使之專總兵柄人心
不服易以敗事後來童貫之徒是矣駿哉先見之
明焉

熙寧初司天監亢瑛奏後三十年西南有亂出于同
姓是時方議皇族補外官於是詔宗室不得往授
川峽差遣至建中靖國初趙諗叛于渝州相距果
三十年其言遂驗繼而瑛又言丙午丁未亦都不
守乘輿有播遷之厄不可輕改 祖宗之法恐致
召亂王荆公大怒黥於陵竄瑛英州 韓知命云

曾文肅十子寂鍾愛外祖空青公有壽詞云江南第
家有盛歡實見三世文章稱大手一門兄弟獨良有
籍甚衆多推千里足來自渥洼池莫倚善題鸚鵡
賦青山須待健時歸不似傲當時其後外祖果以
詞翰名世可謂父子爲知己也

陳禾字秀實四明人政和初爲右正言明日張勝展
盡底蘊時稱得人 徽宗批出除給事中會宦官
童貫黃經臣恃貴幸驕險且與中執法盧航相爲

表裏搢紳側目莫敢言者禾曰吾備位臺諫
朝廷有至可慮者一遷給舍則非其職此而不言
後悔何追未受 告命即抗疏上言力陳漢唐之
禍不可不戒此隙一開異日有不勝言者惟
陛下留意於未然論列既久 上以日晚頗飢拂
衣而起曰 朕飢矣未審抗上衣泣奏曰 陛下
少留容臣盡竭愚衷 上爲少留禾曰此曹 今
日受富貴之利 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孰爲重
輕願 陛下擇之 上衣裾脫落 上曰正言碎
朕衣矣禾奏曰 陛下不惜碎衣臣又豈惜碎首
以報 陛下其言懇切 上爲之變色且曰卿能
如此 朕復何憂内侍請 上易衣 上止之曰
留以旌直節翌日經臣率其黨訴于 上前曰國
家極治如此安得有此不祥之語繼而盧航上章
謂禾一介書生言事狂妄東臺之除既寢復責授
信州監酒久之自便丐祠奉親還里先是陳瑩中
寓居郡中禾交遊日久又遣其子正彙來從學後
瑩中論列蔡元長得辜禾上書力爲救解及正彙
告發蔡氏事父子俱就逮監獄者知瑩中與禾游
謂言必自禾發教文取證禾答以事誠有之罪不
敢逃人謂禾曰豈宜以實對禾曰禍福死生等自
有數豈肯以一死易不義耶僅得分贈著皇固所

顧也　朝廷指以爲黨勸停宣和中起守龍舒以
卒事見高抑崇閌所述行狀紹興間史直翁爲相
上其所著易與春秋傳特官其孫近脩　四朝史
無人爲之立傳此節義遂失傳於後世可勝太息
林子中有野史一編世多傳之其間議論與平日所
爲極以背馳殊不可曉豈非知公論不可揜欲盡
其迹於天下後世耶
東坡先生雖竄斥于紹聖元符然元祐中黃慶基趙
君錫賈易之徒已摘取其所行訓詞中語以爲誣
詆後來施行蓋權輿於是史冊可以具考
近人作好事如鄭介夫鄒志完陳瑩中士林每以爲
佳話然如王和父之救東坡先生江民表之乞不
深治蔡邸獄豐相之於　祐陵前辯元祐諸公之
無罪方軫之上書力詆蔡元長之失雍孝聞之奉
廷對李彪之擬賢良策數二蔡之姦二人者俱罹
刑辟之類尚多皆人之所難言惜乎世人之不盡
知也
成都人景煥野人閑話著乾德三年所述其間載蜀
後主一條今錄於後蜀後主孟氏諱昶字保元尊
號　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道號玉霄子承
高祖纂業性多明敏以孝慈仁義在位三紀已來
尊儒尚學貴農賤商初用趙季良毋昭裔知政事
李仁罕趙廷隱等分主兵權李昊徐光溥掌機
王處回爲樞要無何政教殊滯恩澤難遲一旦赫
怒誅權臣張業出王處回自命二相（李昊徐光溥）開獻
納院創貢舉場不十餘年山西潭隱者俱起庸蕭
多士赳赳武夫亦一方之盛事城內人生三十歲
有不識米麥之苗者每春三月夏四月有遊浣花
香錦浦者歌樂掀天珠翠閧咽貴門公子乘彩舫
遊百花潭窮奢極麗諸王功臣已下皆置林亭異
果名花小類神仙之境見兵部王尚書珪題其子詩
其一聯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皆
此類也自大軍收復蜀主知運數有歸宗即納款
識者聞之嘉歎蜀主能文章好博覽知興亡有詩
才嘗爲箴誡頒諸字人各令刊刻於坐隅謂之頒
令箴曰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惠
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寛猛
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
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　朕之賞爵固不踰
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
爲誡體　朕深私治平中張次功著蜀檮杌亦書
是箴與此一同
章獻明肅初自蜀中汎江而下舟過眞州之長蘆有
閑僧法燈者築茅庵岸旁燈一見聽其歌聲許以

必貴倒囊倖置入京繼遂遭際及位長樂猶尚在
后捐奩中百萬緡命淮南兩浙江南三路轉運使
創建大刹工巧雄麗甲于南北俾燈住持賜予不
絕李邯鄲爲之碑至今存焉　皇祐初名僧合全
號全大道以道行價重禪林住廬山圓通寺忽一
男子貨藥入山自云帝子全見其狀兒頗異厚資
其行使往京師自陳鞠治得其妄延都人令緒之
男青也誅之全坐驗配郴州郡中令荷禁城之土
經歲當盛暑怨弛擔市中作頌云今朝六月六老
全受罪足若不登天堂定是入地獄言訖跌坐而
化郡人即其地建塔焉事有相類而禍福不侔如
此者徐勤立國紀廼云全與青俱弃市誤矣

〔廿一〕王文穆欽若以故相來守杭州錢唐一老尉蒼顏華
髮矣文穆初甚不樂詢其履歷乃同年生則然哀
之遂封章于朝　詔特改京秩尉以詩謝之云當
年同試大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
相東君元没兩般風晁武子云

〔廿二〕章俞者郇公之族子早歲不自拘撿妻之母楊氏年
少而寡俞與之通已而有娠生子初產之時楊氏
欲不舉楊氏母勉令留之以一合貯水緘置其內
遣人持以還俞俞得之云此兒五行甚佳將大吾
門雇乳者謹視之既長登第始與東坡先生締交
後送其出守湖州詩首云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
猶愛水雲鄉以爲譏已由是怨之其子入政府俞
尚無恙嘗犯法以年八十勿論事見　神宗實錄
紹聖相天下坡渡海蓋脩報也所謂燕國夫人墓
獨處而無祔者即楊氏也章彥仲云

〔廿三〕元豐末章子厚爲門下侍郎以本官知汝州時錢穆
父爲中書舍人行告詞云鞅鞅非少主之臣悻悻
無大臣之操子厚固怨之矣元祐間穆父在翰苑
詔書中有不容群枉規欲動搖以指子厚尤以切
當紹聖初子厚入相例遭斥逐穆父既出國門蔡
元度餞別因誦其前聯云公知子厚不可撩撥何
故詆之如是穆父愀然曰鬼劈口矣元度曰後來
代言之際何故又及之穆父笑曰那鬼又來劈一
劈了去朱希真先生云

〔廿四〕周美成邦彥元豐初以太學生進汴都賦　神宗命
之以官除太學錄其後流落不偶浮沈州縣三十
餘年蔡元長用事美成獻生日詩略云化行禹貢
山川內人在周公禮樂中元長大喜即以祕書少
監召又復薦之上殿契合　詔再取其本以進表
云六月十八日賜對　崇政殿問臣爲諸生時所
進　先帝汴都賦其辭云何臣對曰賦語猥繁歲
月持久不能省憶即勑以本來進者雕蟲末技已

玷國恩芻狗塵言再干 睿覽事起所望憂過於
策切惟漢晉以來才士輩出咸有頌述爲國光華
兩京天臨三國鼎峙奇偉之作行於無窮共惟
神宗皇帝盛德大業卓高古初猶皆悉平百廢具
舉、朝廷郊廟罔不崇飾倉廩府庫罔不充切經
術學校罔不興作禮樂制度罔不釐出振扶片地
罔不留行理財禁非動協成算以至鬼神懷鳥獸
若縉紳之所誦習載籍之所編記三五以降莫之
與京未聞承學之臣有所歌詠於今無傳視古爲
愧臣於斯時自惟徒費學廩無益治世萬分之一
不揣所堪裒集盛事鋪陳爲賦冒死進投先帝哀
其狂愚賜以首領特從官使以勸四方臣命薄數
奇旋遭時變不能俛仰取容自觸罷廢漂零不偶
積年于茲臣孤憤莫伸大因未報每抱舊業淚四
橫流不啻於今得望天表親承 聖訓命錄舊文
退省荒蕪恨其少作憂懼怕惑不知所爲伏惟
陛下執道御有本於生知出言成章匪由學習而
臣也欲騁雲漢之麗自呈繪畫之工唐突不量誅
死何恨 陛下德侔覆燾道侔飛沉致絕異之祥
光出幽之神璽豐年屢應瑞物畢臻方將泥金
泰山鳴玉梁父一代方冊可無述焉如使臣殫竭
精神馳騁筆墨方於茲賦尚有靡者焉其元豐元
年七月所進汴都賦弁書共二策謹隨表上進以
聞表入 乙覽稱善除太對內祠其後宣和中李
元叔長民獻廣汴都賦 上亦甚喜除秘書省正
字元叔定之孫也

〔二五〕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陰鏗詩也李太白取用之
杜子美太白詩云李白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後人
以謂以此譏之然子美詩有蛟龍得雲雨鵰鶚在
秋天一聯已見晉書載記矣如冰肌玉骨清無汗
水殿風來暗香滿孟蜀王詩東坡先生度以爲詞
昔人不以蹈襲爲非南部煙花錄夕陽如有意偏
傍小窗明唐人方域詩新唐書藝文志有方域詩
一卷煙花錄一名大業拾遺記文詞極惡可疑而
大業幸江都記自有十二卷唐著作郎杜寶所纂
明清家有之永平時揚州印本也

〔二六〕沈睿達遼文通之同包長於歌詩尤工翰墨王荊公
曾文肅學其筆法荊公得其清勁而文肅傳其眞
楷登科後游京師偶爲人書裙帶詞頗不典流轉
鬻于相藍內侍買得之達于九禁近幸嬪 御服
之遂塵 乙覽時 裕陵初嗣位勵精求治一見
不悅會遣監察御史王子韶察訪兩浙臨遣之際
上諭之曰近日士大夫全無顧藉有沈遼者爲倡
優書裙帶之辭于裙帶遂達 朕聽如此等人豈

可不治子韶抵浙中適褚莲爲吳縣令子韶希旨以它罪劾奏時荆公當國爲申解之　上復仲前説竟不能釋疑遂坐深文削籍爲民其後卜居池陽之齊山有集號雲巢編行於世

揮麈餘話卷之一

揮麈餘話卷之二

汝陰王明清

三七 丁晉公自海外徙宅光州臨終以一巨篋寄郡帑中上題云候五十五年有姓丁來此作通判可分付開之至是歲有丁姓者來貳郡政即晉公之孫計其所留年月尚未生啓視之但一黑匣貯大端研一枚上有一小竅以一棊子覆之揭之有水一泓流出無有歇時温潤之甚不可名狀丁氏子孫至今珍之文陳公密鎮未達時嘗知端州聞部内有富民蓄一研奇甚至破其家得之研面世所謂鸜鵒眼者成一黑龍奮迅之狀可畏二鸜鵒眼以爲目每遇陰晦則雲霧輒興公密没歸于張仲謀詢政和間遂登金門　祐陵置于宣和殿爲書府之用靖康之亂龍德宫服御多爲都監王球藏匿事露下大理　思陵欲誅之子棠叔祖爲棘卿爲之營救止從遠竄其後北歸以此研謝子棠至今藏子家二研真希世之寶也

三八 明清嘗於王瑩夫瓘處見王荆公手書集句詩一紙云海棠亂發皆臨水君知此處花何似京月白紛紛香風隔岸聞囀枝黄鳥近隔岸聲相應隨意坐莓苔飄零酒一杯今不知在何所

三九 周美成晚歸錢塘鄉里夢中得瑞鶴僊一闋悄郊原

帶郭行路永客去車塵漠漠斜陽映山落歛餘紅猶戀孤城闌角淩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綉鞍緩引春酌不記歸時早暮上馬誰扶醒眠朱閣驚飈動幕猶殘醉遶紅藥嘆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何事又惡任流光過却歸來洞天自樂未幾方臘盜起自桐廬擁兵入杭時美成方會客聞之倉黃出奔趍西湖之墳庵次郊外適際殘臘落日在山忽見故人之妾徒步亦爲逃避計約下馬小飲于道旁旗亭聞鶯聲于木杪分背少焉抵庵中尚有餘醺困卧小閣之上恍如詞中逾月賊平入城則故居皆遭蹂踐旋營緝而處繼而得請提舉杭州洞霄宮遂老焉悉符前作美成嘗自記其詳今偶失其本姑追記其略而書于編

周美成爲江寧府溧水令主簿之室有色而慧美成每款洽于尊席之間世所傳風流子詞蓋所寓意焉新綠小池塘風簾動碎影舞斜陽羨一作金屋去來舊時巢燕土花繚繞前度莓牆繡閣鳳幃深幾許聽得理絲簧欲說又休慮乖芳信未歌先咽愁轉清商暗想新粧了開朱戶應自待月西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問甚時却與佳音密耗擬將秦鏡偷換韓香天使教人霎時廝見何妨新綠待月皆簿廳亭軒之名也

鄧文肅初與蔡元長兄弟皆臨川王氏之親黨後來位勢既隆遂爲仇敵崇寧初文肅爲元長援其捐位文肅以觀文守南徐時元度帥維揚赴鎮過郡元度開燕甚勤自爲口號云並居二府同事三朝悵契闊於當年喜逢迎於斯地又云對掌紫樞參大政同扶赫日上中天譏爲恭敬如是而中實不然巳而與獄文肅遂遷衡陽

元祐初滕章敏帥定武時耿晞道南仲爲教授偶燕集郡僚章敏席間作詩坐客皆和獨晞道辭云某以經義過省不習爲詩章敏之壻何絢直滑稽名世忽云熙寧中　裕陵後苑射弓而殿帥林廣云不能　上詢其故云臣本出弩手閤坐大笑

李處遯邵鄭之孫政和初以直秘閣知相州外甥張澄如瑩縣宗女夫爲承節郎侍行掌扎牘之寄時聶貫遠山爲郡博士王將明用爲決曹掾如瑩處甥館既與二公往還且周旋甚至悉皆懷感王聶同年生也始甚歡而聶於樂籍中有所屬意王亦昵之每戒不令前聶根之因而遂成仇怨其後甫改名黼爲相薦如瑩易文階除樞密院編修巳而更秋爲郎聶後以蔡元長稱其剛方有立薦之改名昌權侍從黼大用事貶聶散官安置衡州並街

黼矣靖康時事大變召登政府黼之誅死聶有力焉而聶亦以是歲出使至絳州被害黼初敗如瑩蹤跡頗危賴聶之回互竟無它南渡之後出入中外浸登要途至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拜慶遠軍節目以終四十三年無一日居閑　中興以來如瑩一人而已　孫長文云

徐幹臣伸三衢人政和初以知音律爲太常典樂出知常州官自製轉調二郎神之詞云悶來彈鵲又攪碎一簾花影謾試著春衫還思纖手熏徹金虬燼吟動是愁端如何向但怪得新來多病嗟舊日沈腰如今潘鬢不堪臨鏡重省別時淚濕羅衣猶凝爲我厭厭日高慵起長託春酲未醒鴈足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亭芳景空佇立盡日闌干倚遍晝長人靜既成會開封尹李孝壽來牧吳門李以嚴治京兆號李閻羅適出郡下幹臣大合樂燕勞之喩羣娼令謳此詞必待其問乃止娼如戒歌至三四李果詢之幹臣蹙頞云某頃有一侍姬色藝冠絕前歲以亡室不容逐去今聞在蘇州一兵官處屢遣信欲復來而今之主公靳之感慨賦此詞中所叙多其書中語今焉適有天幸公擁麾于彼不審能爲我之地否李云此甚不難可無慮也既次無錫賓贊者請受謁次第李云郡[illegible]當至楓橋

橋距城十里而遠翌日艤舟其所官吏上下望風股栗李一閱刺字忽大怒云都監在法不許出城延亦至此使郡中萬一有火盜之虞豈不殆哉斥都監下階荷校送獄又數日取其供牘判奏字其家惶懼求援宛轉哀鳴致懇李笑云且還徐典樂之妾了來理會其官者解其指即日承命然後舍之　曾仲共云

東坡先生出帥定武黃門以書爲士往謁之東坡一見云某記得一小話子昔有人發冢極費力方透其穴一人裸坐其中語盜曰公豈不聞此山號首陽我乃伯夷焉有物邪盜慊然而去又往它山鑱治方半忽見前日裸衣男子從後拊其背曰勿開勿開此乃舍弟墓也　徐彭立云

政和建艮嶽異花奇石來自東南不可名狀忽靈璧縣貢一巨石高二十餘丈周圍稱是舟載至京師毀水門樓以入千夫舁之不動或啓于　上云此神物也宜表異之　祐陵親洒宸翰云慶雲萬態奇峯仍以金帶一條掛其上石即遂可移省夫之半頃刻至苑中　李平仲云

潘兊字説之吳門人仕　祐陵爲侍從宣和初奉祠居里中時郡民朱勔以倖進寵眷無比父冲殂勔護喪歸葬鄉閭傾城出迓而潘獨不往潘之先塋

適有山林形勢近冲新阡而欲得之延僧敬于淄杜門弗納而時恩肖淺遣人諷之且席以薰天之勢淄一切拒之而歸京師果想于 上降 御筆奪之已而又訹御史誣之以罪而褫淄之職雖抑之於一時而異人至今稱之曾黃肯當時云

〔四八〕秣陵時有僧妙應者江南人往來京洛間能知人休咎其說初不言五行形神且不在人之求而告之佯狂奔走初無定止飲酒食肉不拘戒行人呼之爲風和蔡元長褫職居錢塘一日忽直造其堂書詩一絕云相得端明似虎形摇頭擺腦得人憎看取明年作宰相張牙努口喫衆生又書其下云衆生受苦兩紀都休已而悉如其言紹興初猶在廣中蛻寂于柳州明清投轄錄中亦書其略蘇訓直云

〔四九〕蔡攸嘗侍 徽宗曲宴禁中上命連沃數巨觥婁至顛仆賜之未已攸再拜以懇曰臣鼠量已竆逮將委頓願 陛下憐之 上笑曰使卿若死又灌殺一司馬光矣始知溫公雖遭貶斥于一時而 九重固自敬服如此樂壽時之云

〔五十〕李彥思邈曾文肅之甥早歲及第文采爲政稱于一時蔡元長與之連䏻亦喜之後元長與文肅交惡始惡之政和初自江外作邑歸時元長以師垣秉鈞入謁之後元長語其所厚曰李邈面目如此所欠一顆耳彥思聞之皇恐即上書欲類投筆比再見元長元長曰公乞易武早已降 旨換授兆宅使矣邈聞語即趍廷下效使臣之喏云李邈謝太師更不再升階而出元長笑云李彥思元來了得邈一解即除知保州見闕中父男云

〔五一〕晉大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時李傅正端初爲少卿初入之時堅老哀鳴曰某遠方舉人不幸抵此祈公憐之端初怒裸裡談詬曰子背尖如此誠姦人也因困辱之已而牓出奏名所犯既輕在法應釋得以與事自此各不相聞後十餘年端初爲淮南路轉運副使既及瓜堅老自郎官出爲代端初固忘之而堅老心未能平也相見各叙牓生平而已既再見端初頗省其面目猶不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嘗僻后朝路中耶風采堂堂非曩日比也堅老荅曰風采堂堂固非其所自見但不知比往時背不尖否端初愧怍而罷端初有子即粹伯奧全也粹伯廼外祖之遺體不但曾氏之指節可驗而高明豪放酷肖之粹伯亦不自隱禮待二家均一世亦多知之傳正邯鄲公外孫也

〔五二〕鳳翔府太平觀主道士張一宗先出入黃安中之門甚久安中坐此彈章中頗及之有閩人黃謙者狡獪

人也自買度牒遂投景先求為弟子因得以識安中後歸閩遂任武夷山每對客必目安中為家兄人以其名連易卦頗以為然安中至里中焚黃謙亦謁之安中以景先之故稍禮之遂安中北還謙宣言送伯氏出關以山轎送其後所至官吏皆所覩示不疑也安中既多在北方而閩距京師稍遠安中名重一時謙藉其聲勢大為姦利人不敢何一日安中遣姪歸邵武聞有客道其事者姪大不平云須當痛治之謙伺其來候於道左伏謁禮甚恭方欲詰其事謙曰無廣此言耶假虎威耳舉勝甚厚遂為款留數日不問而去自是衆益信之人之無良有如是者謙後至政和間遂得幸為道官 黃宋翰云

(三三) 王履道初自大名府監倉任滿至京師浩然無所向會梁師成賜第初成極天下之華麗許士庶入觀履道髯兩角以小籃貯筆墨徑入就其新堂大書歌行以美之末云初䝉道人攜筆而出主隸輩見其人物偉勝詞翰妙絕衆目巨側時方崇尚道教直以為神仙降臨不敢呵止亟以報師成師成讀之大喜即令物色延見索其它文益以擊節薦之云 上不數年登禁林入政府基於此也 謝景夷云

(三四) 劉跂子者洛陽人知人死生禍福歲一至京師前輩雜說中多記之至宣和猶在蔡元長正炙盛聞其入都在大房中下大房者外方居養福田院之類即令其子絛屏騎從往訪之跂子以手揮之勿令前且取一瓦礫用土書一過字吏無它語絛歸以告于元長元長悟其言而不能用遂至于敗

(三五) 蔡元長帥成都嘗令費孝先畫卦影歷歷悉見後來無差𡧬之失末後畫小池龍躍其中又畫兩日兩月一屋有蝌吻一人掩面而哭不曉其理後元長内竄死於潭州昌明寺始悟焉 蔡絛云

(三六) 蔡元長少年鼎貴建第錢塘極為雄麗全占山林江湖之絕勝今 行在殿前司是也宣和末金寇豕突盡以平日之所積用巨艦泛汴而下置其宅中靖康初下籍沒之 詔遣毛達可友守杭州達可元長門下士也緩其施行密諭其家藏隱逾半所以蔡氏之後皆不貧又嘗以金銀寶貨四十擔寄其族人家海鹽者已而蔡父子兄弟誅竄不暇往索盡掩為己有至今海鹽蔡氏富冠浙右 胡元功云

(三七) 紹聖初治元祐黨人秦少游出為杭州通判坐以修史詆誣道貶監處州酒稅在任兩浙運使胡宗哲觀望羅織劾其敗壞場務始送郴州編管黃曾直罷守當塗寓居荊南作承天院塔記湖北轉運判官陳舉迎合中司趙正夫發其中含謗訕遂編管

宜州陶輿者乃宗哲之壻可謂兆禍丑倒也
（五八）蘇在廷元老東坡先生之從孫自幼即卓然東坡許之元符末入大學東坡已度海每與其書委曲詳盡宣和中歷館職郎曹奉常言者論其宗元祐學術罷爲宮觀而謝表乃云念昔黨人偶同高祖士大夫頗少之 張文老云

（五九）靖康中蔡元長父子既敗言者攻之發其姦惡不遺餘力蓋其門下士如楊中立孫仲益之類是也李泰發光時爲侍御史獨不露章且勸勿爲大甚坐是責監汀州酒稅謝表云當垂涕止彎弓之射人以爲狂然臨危多下石之徒臣則不敢士大夫多稱之 陸務觀云

（六十）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其坐罪始責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既抵貶所寓居于郡中天寧寺寺有平楚樓取唐沈傳師目傷平楚虞帝魂之句也朝廷遣殿中侍御史馬伸賜死讀詔畢張徘徊退避不忍自盡執事者趣迫登樓張仰首急視三字長歎就縊 錢東之元城云

（六一）趙德夫明誠金石錄云唐韋絢著劉公嘉話載武氏諸碑一夕風雨失龜趺之首凡碑上武字皆不存巳而武元衡遇害後來考之武字皆完龜首固自若韋絢之妄明矣而益知小說傳記不足信也明倩後見元和姓纂絢乃執誼之子其虛誕有從來也

（六二）建炎戊申冬 高宗駐蹕維揚時未經兵燼井邑全盛向子固叔堅來赴調于行在所冠蓋闐委偶解后金壇士子郭珣瑜者因與共處于天寧寺僧殿之供卓下一夕夜半忽呼郭覺而語云有一事甚異適夢吾服金紫來領此郡皆荊榛瓦礫之場非復今日入城亦有官吏父老輩相迎皆蕭索可憐公衣綠袍于衆客中不可曉也已而虜人南寇六飛度江城之內外悉遭焚毀後二十年叔堅果擢帥將郭登第未幾爲郡博士迓于郊外始悟前夢相與咸歎 向荊父云

（六三）康倬字爲章元祐名將識之子少日不拘細行游京師生計既蕩析遂偶一娼始來即詭其姓名曰李宣德情意既洽婦人者亦戀戀不忍捨爲章謂曰吾既無室家汝肯從我南下爲偕老之計乎娼大然之橐中所有甚富分其半以遺姥指天誓曰不相棄替賃舟出都門泝汴行裁數里相與登岸小酌旗亭伺娼之醉爲章解纜亟發娼拗怒戟手於河滸爲章弗顧也娼既爲其所紿倉黃還家後數年爲章再到京師過其門娼母子即呼街卒錄之爲章略無憚色時李孝壽尹開封威令凜然既至府爲章自言平時未嘗至都下無由識此曹恐有

貌相肖者願試詢之尹以問娼娼曰宣德郎李某也爲章遠云已即右班殿直康倬也尹曰誠倬也取文書來爲章探懷中取吏部告示文字以呈之尹撫案大怒曰信知浩穰之地姦欺之徒何所不有命重杖娼之母子令衆通衢剔刷爲章而遣之李尹自以謂益顯神明之政矣爲章自此折節讀書易文資有名於世後來事浸露李尹聞之嘗以語外祖曰僕爲京兆而康爲章能作此奇事可謂大膽矣與之其子也 宏父舅云

〔64〕向宗厚復方建炎末爲樞密院計議官復方美髯而若滑稽之狀裹華陽巾纏足極長於鈎距同舍王俯公爲嘗戲語之曰君唐明皇時四人合而爲一何邪向曰願聞之公爲曰君狀類黃幡綽頭巾類葉法善脚類楊貴妃心腹似安祿山席間一笑復方不懼後程致道行其祠部員外郎告詞云汝佩服高古操復甚恭又以戲之 向止叔云

〔65〕宋道方毅叔以醫名天下居南京然不肯赴請病者扶携以就求脉政和初田登守郡母病危甚呼之不至登怒云使吾母死亦以憂去殺此人不過斥責即遣人禽至廷下荷之云三日之内不瘥則吾當誅汝以徇衆毅叔曰容爲診之既而曰尚可活處以丹劑遂愈田喜甚云吾一時相困辱然豈可不刷前耻乎用太守之車從妓樂酬以千緡俾群卒負于前增以綵釀導引還其家甸日後田母病復作呼之則全家遁去田母遂殂蓋其疾先已在膏肓宋姑以良藥緩其死耳 程可久云

〔66〕王況字子亨本士人爲南京宋毅叔壻毅叔既以醫名擅南北況初傳其學未精薄遊京師甚淒然會鹽法忽變有大賈覩揭示失驚吐舌遂不能復入經旬食不下咽尫羸日甚國醫不能療其家憂擢牓于市曰有治之者當以千萬爲謝況利其所售之厚姑往應其求既見賈之狀忽發笑不能制心以謂未易措手也其家人怪而詰之況謬爲大言荅之曰所笑者輦轂之大如此乃無人治此小疾耳語主人家曰試取鍼經來況謾檢之偶有穴與其疾似是者況曰爾家當勤狀與我萬一不能活則勿尤我當爲若鍼之可立效主病者不得已亦從之急鍼舌之底抽鍼之際其人若委頓狀頃刻舌遂伸縮如平時矣其家大喜謝之如約又爲之延譽自是翕然名動京師既小康始得盡心肘後之書卒有聞於世事之偶然有如此者況後以醫得幸宣和中爲朝請大夫著全生指迷論一書醫者多用之 外舅云

〔67〕楊介吉老者泗州人以醫術聞四方有儒生李氏子

棄業願娶其女以授其學執子壻禮甚恭吉老盡
以精微告之一日有靈壁縣富家婦有疾遣人邀
李生以往李初視脉云腸胃間有所苦邪婦曰腸
中痛不可忍而大便從小便中出醫者皆以謂無
此證不可治故欲屈君子李曰試爲籌之若姑服
我之藥三日當有瘳不然非其所知也下小元子
數十粒煎黃耆湯下之富家依其言下膿血數升
而愈富家大喜贈錢五十萬置酒以問之曰始切
脉時覺芤脉現於腸部王叔和脉訣云寸芤積血
在胷中關内逢芤腸裏癰此癰生腸内所以致然
所服者乃雲母膏爲丸耳切脉至此可以言醫矣
李後以醫科及第至博士李穜元秀即其從子也
丁富公臣云

六八 王禪定觀者亓存殿帥恩之子有才學好與元祐故
家遊范元實溫潛溪詩眼中亦稱其能詩政和末
爲殿中監年二十八矣眷東甚渥少年貴仕酒色
自娛一日忽宣召入禁中上云朕近得一異人能
製丹砂服之可以長生久視煉治經歲而成色如
紫金卿爲試之定觀忻躍拜命即取服之才下咽
覺胷間煩燥之甚俄頃煙從口中出急扶歸已不
救既殮之後但聞棺中剝啄之聲莫測所以已而
火出其内頃刻之間遂成烈焰室廬盡焚開封府

尹亟來救之延燒數百家方止但得枯骨于餘燼
中亦可怪也 范子濟云

六九 丁廣者明清里中老儒也與祖父爲輩行嘗任保州
教授郡將武人而通判者戚里子恣多姬侍以酒
色沉縱會有道人過郡自言數百歲能煉大丹服
之可以飽者欲而康強無疾然後飛升度世守貳
館之以先生之禮事之選日啓丹竈依其法煉之
四十九日而成神光屬天置酒大合樂相慶然後
擘之廣聞之裁書以獻乞取刀圭以養病身道人
者以其骨凡不肯與守貳諦之爲請僅得半粒廣
折然服之不數日郡將通判皆疽發於背道人宵
遁守貳相繼告殂廣腰間亦生癰甚皇恐呼醫飲地
漿解之得愈明年考滿改秩歸里中疾復作又用
前法稍痊偶覺熱躁因澡身水入瘡口中不能起
七〇 金石之毒有如此者併書之于此以爲世誡云
秦會之初自虜中還朝泛海至楚州楚守楊揆子才
疑以爲僞即欲斬之館客管當可者謂揆曰萬一
果然 朝廷知之匪便不若津遣赴行在真假自
辨矣揆於是遣人陰加防閑護送至會稽會之既
相訪尋當可官其二子揆尋迹天台不敢出者逾
二十年會之末年始得劉尋以爲六州守欲與秦
謝二家併治之而會之死高宗偶記其姓名召用

之後爲次對累典名播斯亦命也
毋丘儉貧賤時嘗借文選于交游間其人有難色發
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爲宰
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載陶岳五
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鍔書五經
倣其製作刊板于國子監監中印書之始今則盛
行于天下蜀中爲最明清家有鍔書印本五經存
焉後題長興二年也

明清第三錄載秦會之靖康末議狀全編比見秦姪
常保孫言嘗聞之于游定夫之孫九言云獨馬伸
先覺之文也初會之爲御史中丞虜人議立張邦
昌以主中國先覺爲監察御史抗言于稠人廣坐
中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可坐視緘默不吐一詞當
共入議狀乞存趙氏會之不答少焉屬稿遂就呼
臺史連名書之會之既爲臺長則當列于首以呈
會之會之猶豫先覺帥同僚合辭力請會之不得
已始肯書名先覺遣人疾馳以達虜酋所以秦氏
所藏本猶云檜等也先覺中興初任殿中侍御史
以亮直稱于一時爲汪黃所擠責監濮州酒稅後
高宗思之以九列召示以大用而先覺已死會之
還自虜中據言已功盡掠其美名遂取富貴位極
人臣勢冠今古先覺子孫淳泊閩中先覺有甥何
琉者慷慨自任得其元稿累欲上之而馬氏子止
之云秦會之凶焰方熾其可犯邪紹興乙亥春琉
忽夢先覺衣冠如平生云秦氏將敗趣使往陳之
琉即持其稿以叩閽會之大怒誣以他罪下琉大
理竄嶺外抵沅所未幾而會之果殂其家訟冤詔
復琉故官後至員郎先覺忠績遂別白于時游與
馬鄰牆而居得其詳云

秦會之與先覺同在廟堂二公不相咸虜騎初退欲
定江西二守臣之罪康倬知臨江軍棄城而走撫
州守王仲山以城降仲山會之婦翁也先覺欲寬
之會之云不可既已投拜委質於賊其甚麼話不曾
說豈可貸邪蓋詆先覺嘗仕僞楚耳

秦熺本王㬇之孽子㬇妻鄭氏達夫之女㬇縣婦家
而早達鄭氏怙勢而妒熺既誕即逐其所生以熺
爲會之乞子會之任中司虜犯北去夫婦偕行㬇
留熺于會之夫人伯父王仲嶷豐父家豐父子時
憍而傲每凌侮之其後會之用其親黨遍躋要途
獨時每以參議官處之王浚明云

王仲嶷字豐父岐公之孫有風采善詞翰四六尤工
以名字與郡政和末爲中大夫守會稽頗著績效
如乾湖爲田導水入海是也童貫時方用事貫喜
腳氣或云楊梅仁可療是疾豐父裒五十石以獻

之才可知矣後雖特制再任不屢貶職但召以對前後惟豐父一人初歧公為首台元豐末命或云歧公有異議紹聖親政追貶萬安軍司户諸子皆勒停不得入國門奪所賜第以予王荆公家崇寧初以為臣不忠列黨籍碑至是豐父既有内援而又鄭達夫歧公之壻相與申理遂洗前誣詔盡復歧公爵謚祐陵又題其墓刻云元豐治定弼亮功成之碑御筆云嘉祐中英宗立為皇子王珪時為學士預聞大議近因其子仲嶷以其詔藁來上始得究其本末廼知 神考擢寘政府厥有攸在協贊事功維持法度十有六年元豐末上自有子發

言自珪遂定大策安宗廟隧碑未立惻然于懷賜額親筆書題此政和七年二月丙子也豐父謝表有金栝賜第玉篆題碑之對建炎初知袁州虜人寇江西坐失守削籍與馬子約皆寓居永嘉豐父兄仲山同時牧臨川以城降坐廢子約酒酣戲之云平原太守吾兄也後秦會之再入相會之仲山壻也豐父以啓懇之云黄紙除書久無心於夢寐青氊舊物尚有意於陶鎔會之為開陳詔復元官奉祠放行奏薦時豐父寄祿已為通議大夫不問職名所以諸孫皆奏京秩年八十餘卒有子曉亦能文

祖宗以來帥蜀悉雜學士以上方為之李璆西美坐

蔡元長黨久擯不用紹興中廼以女適秦會之夫人之弟王曆因而内相昵結起帥瀘南已而復次對制閫成都自是蜀帥職始殺矣其後曹筠王剛中是也　張文老云

熙寧三年詔宗室出官從政于外方惟不許入蜀鄭亨仲本秦會之所引自温州判官不數年登禁近遂以資政殿大學士宣撫川陜亨仲駕馭諸將有理諸將雖外敬而内憚之適亨仲有忤秦之意因相與媒孽言其有跋扈狀秦聞之謀于王顯道晙云不若遣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不棄焉於是創四川總領財賦命德夫至坤維

得晁公武子止于今落中辟為幹辦公事俾令采訪亨仲陰事欲加以罪又以德夫子善充為總領司幹辦公事越常制也子止又引亨仲所逐使臣魏彦忠者相與物色其失上聞遂興大獄竄籍亨仲即召德夫為版曹云　張文老云

宣仲布建炎初自其鄉里山陽避寇南來所攜鉅萬至臨安寓居吳山之下舍館甫定而郡兵陳通等亂囊橐悉為劫掠一錢不遺夫婦徬徨宣仲昔在京師為學官日與侍晨道士時若愚游至是聞若愚用事賊間姑往訪之一見甚篤綈袍之義且云吾從盜所得寶貨盈屋敗露指日悉錄于官矣

縱盡以與君無憾然度必不能保今有兩篋以授
子可亟去此庶有生理又令二校防護出關而返
宣仲夫婦既倖脫厄買舟趨雲川來依外祖空青
公空青館置于所泊僧舍宣仲張子能壻也外祖
戲曰君眞是沒興徐德言矣按堵之後啓篋視之
皆黃金也計其所失無毫釐之差宣仲後坐淵黨
擯不用藉此得以自存焉 宣仲自云
靖康初秦會之自御史丐祠歸建康僦舍以居適當
炎暑上元宰張師言昌訪之會之語師言此屋褊
可居但每爲西日所苦柰何得一凉棚備矣翌日
未曉但聞斤斧之聲會之起視之則松棚已就詢
之匠者云縣宰中方創一棚昨日聞侍御之言即
輟以成此會之大喜次年會之入爲中司北去又
數年還朝已而拜相時師言年逾七十會之於是
就官簿中減去十歲擢知婺州把麾持節者又踰
十年然後掛冠老于潛皖近九十而終師言詩文
甚佳多傳於世 李元度云
陳彥育享丹楊士子從後湖蘇養直學詩造其三昧
向伯恭爲浙漕訪養直于隱居彥育適在坐一見
喜之邀與之共途益以契合遂以其愛姬寇氏嫁
之攜歸適年伯恭登從班廼啓于 思陵云寇氏
萊公之元孫其後獨有此一女乞以一官與其夫

陳彥遂詔特補和州文學伯恭爲自製贊寘觀勞
令人賫黃牒往併授之并以白金爲鑲彥育方教
村童于陋巷持書人至彥育疑非其所有至出補
牒見其姓名始拜命望踰意表不勝驚喜閭巷爲
之改觀其後終于刪定官 明清有其詩一秩至今
尚存也 向止叔云
明清壬子歲仕寧國得王俊所首岳侯狀于其家云
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差充京東東路兵馬鈐轄
御前前軍副統制王俊右俊於八月二十二日夜
二更以來張太尉使奴廝兒慶童來請俊去說話
俊到張太尉衙令虞候報覆請俊入宅在蓮花池
東面一亭子上張太尉先與一和尚何澤點着燭
對面坐地說話俊到時何澤更不與俊相揖便起
向燈影黑處潛去俊於張太尉面前唱喏坐間張
太尉不作聲良久問道你早睡也那你睡得着俊
道太尉有甚事睡不着張太尉道你不知自家相
公得出也俊道相公得出那裏去張太尉道得衢
婺州俊道既得衢州則無事也有甚煩惱張太尉
道恐有後命俊道有後命如何張太尉道你理會
不得我與相公從微相隨朝廷必疑我也朝廷交
更番朝見我去則不必來也俊道向日范將軍被
罪 朝廷賜死俊與范將軍從微相隨俊元是雄

威副都頭轉至正使皆是先將軍兼係右軍統制
同提舉一行事務心懷忠義到今　朝廷何曾賜
罪太尉不須別生疑慮張太尉道更說与你我相
公處有人來交我救他後道如何救他張太尉道
我遣人馬動則便是救他也後道動後甚意以張
太尉道這裏將人馬老小尽底移去襄陽府不動
只在那駐劄朝廷知必使岳相公來彈壓撫喻後
道太尉不得動人馬若太尉動人馬朝廷必疑岳
相公越被罪也張太尉道你理會不得若　朝廷
使岳相公來時便是我救他也若　朝廷不肯交
相公來時我將人馬分布自據襄陽府後道諸軍
人馬如何起發得張太尉道我虜劫舟船盡裝載
步人老小令馬軍便陸路前去後道且看國家患
難之際且更消停張太尉道我待做你安排著待
我交你下手做時你便聽我言語後道恐軍中不
伏者多張太尉道誰敢不伏傅選道我不伏後道
傅統制慷慨之人丈夫剛氣必不肯伏張太尉道
待有不伏者剿殺後道這軍馬做甚名目起發張
太尉道你問得我是我假做一件朝廷文字教發
我須交人不疑後道太尉去襄陽府後面張相公
遣人馬來追襲如何張太尉道必不敢來赶我投
他人馬來到這裏時我已到襄陽府了也後道且

如到襄陽府張相公必不肯休繼續前來收捕如
何張太尉道我又何懼後道若番人探得知必來
夾攻太尉南面有張相公人馬北面有番人太尉
如何處置張太尉冷笑我別有道理待我遮裏兵
才動先使人將文字去與番人萬一支吾不前交
番人發人馬助我後道諸軍人馬老小數十萬襄
陽府粮如何張太尉道這裏粮盡數著船裝載前
去郢州也有粮襄陽府也有粮可喫得一年後道
如何這裏數路應副錢粮尚有不前那裏些小粮
一年已後無粮如何張太尉道我那裏一年已外
不別做轉動我那裏不一年交番人必退我遲則
遲動疾則疾動你安排著張太尉又道我如今動
後背嵬遊奕伏我不伏後道不伏底多張太尉道
姚觀察背嵬王剛張應李璋伏不伏後道不知如
何明日來我這裏聚廳時你請姚觀察王剛張應
李璋去你衙裏喫飯說與我這言語說道張太尉
一夜不曾得睡知得相公得出恐有後命今自家
懣都出岳相公門下若諸軍人馬有語言交我怎
生置擘我東則東隨他人我又不是都統制　朝
廷又不曾有文字交我管他懣有事都不能管得
至三更後俊歸來本家次日天曉二十三日早衆
統制官到張太尉衙前張太尉未坐俊叫起姚

觀察於教場内亭子西邊坐地姚觀察道有甚事大哥俊道張太尉一夜不曾睡知得相公得出大段煩惱道破言語交俊來問觀察如何姚觀察道既相公不來時張太尉管軍事節都在張太尉也俊問觀察道將來諸軍亂後如何姚觀察道與他彈壓不可交亂恐壞了這軍人馬你做我覆知太尉緩緩地且看國家患難面道罷各散去更不曾說張太尉所言事節俊去見張太尉唱喏張太尉道夜來所言事如何俊道不曾去請王剛等只與姚觀察說話來覆太尉道恐兵亂後不可不彈壓我遊奕一軍鈐束得整齊必不到得生事張太尉道既姚觀察肯弄道他人馬整齊我做得尤穩也你安排著俊便唱喏出來自後不曾說話九月初一日張太尉起發赴樞密院行府俊去辭張太尉道王統制你後面粗重物事轉換了著我去後將來必共這邊一處你收拾等我來叫你重念俊元係東平府雄威第八長行因本府關糧諸營軍兵呼千等結連俊欲劫東平府作過當時俊食祿本營不敢負於國家又不忍棄老母遂經安撫司告首奉　聖旨補本營副都頭俊後來繼而金人侵犯中原俊自靖康元年首從軍旅於京城下與金人相敵斬首及俊口内中箭射落二齒奉　聖旨特換授成忠郎後來並係立戰功轉至今來官資俊不敢仰報　朝廷今來張太尉結連俊起事俊不敢負於國家欲伺候將來赴樞密行府日面諮張相公前告首又恐都統王太尉別有出入張太尉後面別起事背叛臨時力所不及使俊陷於不義俊已於初七日面覆都統王太尉訖今月初八日納狀告首如有一事一件分毫不實乞依軍法施行乃俊自出官已來立到戰功所至今來官資即不曾有分毫過犯所有俊應干告敕宣箚在家收附外有告首呼千等補副尉都頭宣繳申外庶曉俊忠義不曾作過不敢負於國家謹具狀披告伏候指揮次歲明清入朝始得詔獄全案觀之岳侯之坐死乃以嘗自言與　太祖俱以三十歲為節度使以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握兵之日受庚牌不即出師者凡十三次以為抗拒詔命初不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又云岳雲與張憲書通謀為亂所供雖嘗移紙既不曾達繼復焚如亦不知其詞云何且与元首狀了無干涉鍛鍊雖極而不得實情的見誣罔孰所為據而遽皆處極典覽之拂膺非後來詔書湔洗追褒則沒地銜冤於无窮所可恨者使當時推鞫酷吏漏網不正刑典耳王俊若初以小兵徒中反告而轉資晚以押

將而妄訐主帥逐疊富貴雖卒鈐欸一時傾險不
足比數考其終始之間可謂怪矣曾狀雖甚爲鄙
（八二）俚之言然不可更一字也
田登知南都一日詞狀忽二人扶一瘂老之人至庭
下自云平日善爲盜某年日某處火燒若干家即
某爲之假此爲姦至於殺人或有獲者皆冤也前
後皆百餘所未嘗敗露後來所積既多因而成家
遂不復出所扶之人即其孫也今年適八十自陳
於垂死之際欲得後人知之而已登大驚鄂命左
（八三）右縛之則已殂矣　程可久云

焉子約純質材自任好面折人人敬長之建炎中呂
元直作相子約求郡元直拒之徐云有英州見闕
公可往否子約曰領鈞旨待先去爲相公蓋一宅

（八四）予奉祓　朱新仲云
靖康之末二聖北狩四海震動士大夫祓死不暇往
來賊中洋洋自得者吳幵莫儔二人路人所知也
事定皆竄逐嶺外秦會之爲小官時幵在禁林嘗
封章薦之蹤見其文集中稱道稱三秦驟此進用
後爲相遂放二人逐便幵除人也内自愧怍不敢
（八五）還里卜居于鞠上秦遡以其壻曾端伯慥知虔州
國朝以來六曹尚書寄祿今之金紫銀青光祿大夫
之官也雖不登二府亦循途而還國初如寶儀陶
穀邪舄後來楊文莊張忠定晁文元孫宣公馬忠
肅余襄公元豐官制後易今名如滕章敏王懿敏
王懿恪范蜀公之類　祐陵時溫昌石孟昌齡王
革父子宋喬年盛章詹度皆爲金紫銀青光祿大
夫極多不止此中興後宋貺益謙伏景盧邁僎宜
（八六）奉大夫上課陳乞悉挺不行

李伯時自畫其所蓄古器爲一圖極其精妙舊在上
蔡畢少董良史處少董嘗從先人求識于後少董
死遯歸秦伯陽熺其後流轉于其壻林子長捕今
爲王順伯厚之所得真一時之奇物也先人跋語
云右古器圖龍眠李伯時所藏因論著自畫以爲
圖也今藏于友畢少董家凡先秦古器源流莫先
於此軌矣昔孔子刪詩書以堯舜殷周爲終始至
於繫辭言三皇之道則罔罟耒耨衣裳舟楫所從
來者而繼之曰後世聖人者欲知明道立法制器
咸本於古也本　朝自歐陽子劉原父始輯三代
鼎彝張而明之曰自古聖賢所以不朽者未必有
託於物然固有託於聖賢而取重於人者歐陽子
舉此論而龍眠賡續然後煥然大備所謂三代遺
矣萬一不存左右採獲幾見全古惟龍眠可以當
之也此圖既物之難致者而得之又少董以聞道
知經爲朝廷識拔則陳聖人之大法指陳根源貫

（△）萬古惟一理其將以春秋待帝傍矣顏伯録以見予

靖康之亂省部文字散失不存南渡之後有禮部老吏劉士祥者大爲姦利士子之桀黠者相與表裏云某歲曾經省試下合該年免既下部則士祥但云省記到因而僥倖遂獲推恩者不知其數 辟叔昭云

（△）張彦實 御諱 番易人子以公參政大父行有東窗集行於世自知廣德軍移湖造朝除著作郎秦會之當軸其兄楚材爲秘書少監約彦實觀梅于西湖楚材有詩彦實次其韻云天上新驂寶輒回看花仍趁雪英開折歸忍負金蕉葉笑挿新臨玉鏡臺女堞未須鏘角調錦囊先喜助詩材以是自是謂矣手葉底覓尋好句來時楚材將婚故及玉鏡臺事會之見之大稱賞曰且夕當以文字官相處遂擢左史再遷而掌外制楊原仲並居西掖代言多彦實與之潤色初亦無他彦實偶戲成二韋筆絶句云包羞曾借虎皮蒙筆陣仍推兎作鋒未用毛錐分別即今同受管城封原仲以爲誚己大怒譖于會之誅言路彈之彦實以本官罷爲宮祠謝表云雖造化之有生有殺本亦何心然臣下之或賞或刑咸其自取屏居數年求休致先除次對帥南

（△）昌雖生不及拜命而身後盡得侍從恩數

紹興壬戌夏顯仁皇后歸就九重之養伯氏中信年十八作慈寧殿賦以進云臣聞乾天稱父坤地稱母天地至大以言之以父母者明其尊崇博厚無以加也是以圓首方足皆仰之壽之欲報欲奉無不極盡稽古以來聖人之盛莫過堯舜而孟子以謂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恭惟 皇帝陛下繼大人之明宜日中之豐體堯邁舜盡古明王以治天下發爲號令典誥廟謨宸斷親仁善鄰開物成務者莫不以孝爲首臣聞孔子謂曾參曰明王以孝治天下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仰惟陛下尊養者以 皇太后鑾從未還顧見之心致軫宵旰四方兆民延頸指日以望來音久矣斯焉天人交孚鄰邦修睦寔若旋太息師偃革寰宇之間遂臻安堵恭奉驂駕言歸闈庭凡在動植孰不手舞足蹈慶哉臍奄適觀古初史無前比臣伏以老氏三寶以慈爲首乾元之道萬國咸寧洪惟慈寧之殿合爲慈名超軼前世致安之道蹈是以始形勢制作煥乎其有文章儀刑萬邦風化際薄無所不及若堯之光被四表舜之不冒海隅蒼生者行見于今日其盛烈也臣生長當世熏陶漸摩德義之人目覩心欣不能自已思欲須良圖協恭式化成規誠開金石感動遠邇以彰聖治莫大之慶而昭述巨美者有日矣輒因殿之名以推原萬一至於辭意淺陋言

語膚寥不能挾奇摘異以爲偉不惟不能亦所不敢也臣謹昧死再拜而作賦焉臣恭惟　皇帝之嗣位十六載也海宇謐清四方砥平受上天之眷命紹洪基於大明邇安遠至措刑寢兵入熙𤎩兮春臺物蕩蕩兮由庚六服承德衆心咸城所以復炎德之輝而邁周邦之衡先是聯檝從待錄國兌享天心咸有一德式恭來歸權動九域乃命羣工擇基之隆儲祥之勝爰建閎安之上宮刻辟肅然而赴職百執鐘然而效忠受即行關以成厥功於是上高擬天下嫓法地削甘泉之鍪祭舞含元之修麗按太極之規模就坤靈之實勢乃諏龜筮龜筮協從乃稽萬物萬物無異帝曰欽哉乃彰鴻名懋以覆育於天下寧以鎮服於寰瀛兮將昭徵音於太姒而表思齊於周京者也有頒有遷或降或昇揆之以日榘之登登經始勿亟百堵皆興伎者獻其伎能者精其能不召往兮恭來闓安兮垠開倉昊馳耀兮黃祇助培運郢碩之斤斧攻杞梓之良材萬杵散雨兮千鑊轉雷爲長督繩兮而公輸削墨夏育治礫兮孟賁搬磉兮隆隆兮伐喬枝勢轞轞兮谽谺厜長林巨植兮亡年之產而萬年之材輾如闋直如貴兮崔嵬于時山壤獻靈川流效祉陸架水浮風屯雲委輻湊鱗集衡行櫛比以㚇於殿之址也於是匠民經營百藝騈并礦焉而磽硼焉而硼高下曲折塗壁丹青此興造之本意而動作之形容也既而四周凌天而岌嶪九門參空而伶俜闢百常兮屋千尋皆棟爵兮建銑儈儈千栭閈閎旋楹岫綺對砌疊霞翼翬彤雉洋洋金碧煌煌神鴟展吻而呀呀文犀厭牖而赫張寶排象拱列星閣梁按桷纍纍藻藻鉛黃致瑰琺瑁翡翠明璫方疏圓井瑂連斗扛枅櫖上承柱石下當騰雙猊兮盤礎刻怒兒兮伏相其蟠也顏九淵之虬屈其翥也若千仞之鳳翔或倒丈添於儒杜或鳥孤桐於嶧陽烏枝橫截細薛交相纂榜桷與椅積梭柵兮跋音蓋天下之奇餘盡羽樂而國擬夫然未足以比其制未足以形其雄蜿蜒龍擬飛雲架空出入兮日月吸呼兮雨風閒重軒兮暈玉鱗萬瓦兮游龍高下髮直左右翼從西八東九金礫珉鎔乎寫三山之景坐移羣玉之峰甚渢渢兮樂融融入如遇兮出如逢映斗杓而曈曨挹天漢兮春容觀其巨鎮在南長江在東前擁後鎮盤錯在隆占皇圖之奕奕擅佳氣之葱葱天海相際造化溟濛雕題貫脊大艑舶艨艟蕁撞戴斗兮瓶浮索援皆馳驅而致恭采肅恒之楛矢職夷黥之布賓上則天目於潜之山鳳凰南北之巔嶢巖巀嶭𡼖窕回

旋狀羣羽之集飛若萬馬之奔川海門之潮滄溟
之淵湧洶奔於勢如朝焉皆足以小崤函而吞涇
渭等河雒而隘隴岍夫以此而駐蹕貫一制而萬
全然而不以爲離宮不以爲別宇而獨以奉長樂
之安而爲承顏之所故能遠邁漢唐參歷三五貝
雖兼天下之奉極天下之貴亦人所樂而天所與
也凡臣所鋪張而陳之者尚可名言之也非比三
吳之盛麗九折之容備六宮之深嚴萬物之侈治
不足以隆一人之孝於無窮於是俯而拜仰而重
曰當乎法駕言歸宗祐生輝千丈萬騎如指如臂
備一時之盛禮慶萬國之洪禧望閶闔兮瑞霧徽
劃觚稜兮祥威挺馭巖巖之玉輦建飛龍之朱旗
華蓋徽杠天顯驂菲增日星之光明喝老幼之提
攜千官之班兮鵷鷺兆民之欣兮嬰孩喜懽動於
堪輿澤周流於道路樂極者或至於抃躍感深者
爭先於馳鶩沈漻晏然兮屏翳收風霧霾不興兮
豐隆霽然雙闕敞兮如升萬室昂兮如訴若乃萬
壽誕日之辰一人會朝之際濟濟峨峨群臣在位
皆輔皇而弼要過房杜兮力魏奉玉巵兮瓊筵展
采儀兮文陛　皇帝躬蹈事親之美以獨高于萬
世進退禮樂抑崇下貴隆帝業兮倍載懽覩聖人
兮千萬歲然後數茲曆化徧于中下尊卑樸範兮

盈里閭胥澤洽漉兮盛王霸士在衛士在朝而農
在野百度脩明萬彙閒暇無有遐邇靡如姻婭四
海安若覆盂九有甚如太華於是有客相謂曰子
聞今日之盛事歟曰然嘻爲堯舜神人以和運紹
五帝獄訟謳歌但無爲而已矣於致養以云何豈
若我皇躬勤儉之資恢隆平之時約己以奉太母
之訓致美以化群黎之爲端壹心而應感斥衆異
之肝雖煥爛方冊照溢書詩哉且客聞歷代之制
乎土階之卑不免乎儉固雕椽之飾不免乎驕奢
魯夸靈光而但述土木之巧魏稱景福而徒爲制
作之華俱遊觀之是云美文辭之足誇又豈若我
皇猷定邦家以成孝道允邵懿鑠哉且上棟下宇
聖人所取也至德要道聖人之孝也作可楚宮能
修泮宮諸侯之功也與其論諸侯曷若言聖道與
其言雄壯曷若言聖德明明我　宋得天下之統
蒸哉　祖宗膺器之重殆二百年休聲無疆下之
所奉者惟君上之所承者惟親當君身九重之寶
而親安萬乘之尊蓋匹夫之孝曾閔所難不足以
言惟振域中之大饗天下之養然後爲重也已析
而合既失而得然後爲喜之至也曠古所無一旦
在己漢唐所恨自我而得凡是數者兼而有之不
特爲四方之賀又將爲萬世之光寵也今是殿也

不奢不陋不高不卑合禮之界與天下齊以是爲固鞏於鼎龜以是爲寶保若山岳雖廣八荒而爲城闕溟渤而爲池符圓天而爲蓋立棟梁於四維亦奚有宜乎於是再拜而歌曰舜禹高旻覆下民兮與物爲春澤無垠兮一人孝至通帝意兮金石可開不可移兮上下合契定大議兮法駕六飛言還歸兮勑以慈寧爲殿名兮厥功告成百室盈兮兕之克安若石盤兮四方瞻觀化益寬兮天人合應助其證兮光啓中興祖武繩兮紹復大運法堯舜兮旋澤由軫會然順兮孝道克全鑒上天兮壽祿萬年其永延兮聖人孝兮感人深責成賢輔兮儁功克恢廣殿軒軒兮巨厦深沉晨昏之養兮萬乘親臨財豐俗阜兮寫于薰琴百姓克愛兮諸侯克欽豈萬國兮得其懽心宮殿之制已陳之矣天子之孝既備述矣四方之心見於斯矣口軟字碎其言卑矣欲昭聖孝永無極矣日月爲字天爲卑矣許顗彥周跋云王仲信此賦如河決泉涌沛乎莫之能禦也天資辭源之壯蓋未之見昔柳柳州云辨如孟軻淵如莊周壯如李斯明如賈誼哀如屈原專如揚雄柳州論之古人以一字到今不可移易願吾仲信兼用六語而加意於莊屈當與古人並驅而爭先矣伯氏天才既高輔以承家之學經術文章超邁今古眞草篆隸沈著痛快天文地理星官曆翁之所歎伏肘後卜筮三乘九流無不玄解丹青之妙模寫煙雲落筆人藏以爲寶奏賦之時與范志能成大詔俱赴南宮其後志能登第名位震耀而伯氏坎壈以終與言流涕如昔人二老歸西伯賦云一爲尚父一爲餓者雖升沈之不同其趣一也

〔九十〕蔡元長元符末閒居錢塘無憀中春時往雲川游郊外慈感寺寺僧新建一堂頗偉勝元長即拈筆題云超覽堂適有一客在坐白云能相字起賀云以字占之走召入見而臣字旁觀如月四字居中當在初夏已而果然

〔九一〕蔡元度娶荊公之女封福國夫人止一子子因的是也談天者多言其壽命不永元度夫婦憂之一日盡呼術者之有名如林開之徒集于家相與決其疑云當止三十五歲元度顧其室云吾夫婦老矣可以放心豈復見此逆境邪其後子因至乾道中壽八十而終然其初以恩倖爲徽猷閣學士靖康初既蔡氏敗例遭削奪恰年三十五蓋其祿盡之歲繇是而知五行亦不可不信也

〔九二〕大觀丁亥家祖守九江夜登庾樓遠望大江中燈焰明滅坐客以爲漁火家祖曰不然是必爲姦者遺

吏往捕之頃刻而至乃舟中盆鑄錢其模如火甲
(九三) 狀每出炉則就水中蘸而取之焉
宣政中有兩地早從王荊公學以經術自任金之文
采自建業移帥維揚臨發作長短句題于賞心亭
云為愛金陵佳麗𨒂分符來此擁麾忽又向淮東
便是咫尺人千里畫鼓一聲催起那內人齊跪江山
存興我重來斟別酒休辭滿官中以碧紗籠之後
有輕薄子過其下刮去有字改作沒字我字易作
你字往來觀之莫不啓齒
(九四) 唐牛奇章玄怪録載蕭至忠欲出獵羣獸求哀于山
神云當令巽二起風滕六致雨翌日風雨蕭然不復
出郊建炎中金冠駐楚泗間時張韓擁兵于高郵
虜壁于泉塗師大入二將自料非其敵深以為快
將欲交鋒之際風雨大作虜衆辟易散走損折甚
多因遂奏凱范師厚直方滑稽之雄也為參賛軍
事矣云焉知張七韓五乃得巽二滕六力那聞者
為之鬨堂
(九五) 鄭德象滋晩守京口怠於為政湯致遠鵬舉為兩浙
漕宣言俟應辨虜使至郡按治之時秦會之當國
德象求援于秦蓋宣和初秦赴試南宮鄭為參詳
官其所取也至是湯別秦以行秦云鄭德象久不
通問有少書信煩為提撕之湯因面授之湯視緘題
云粵自中呈判府顯謨侍郎先生門下具位秦檜
(九六) 謹封湯得之惘然而改𨒂奏其治狀遂移帥江東
靖康間戎務方殷有士子貫元孫者多游大將之門
談兵騁辯頗捐不暇自稱貫機宜時有甄陶者奔
走公卿之前以壽詩事大夫多使令之號甄保義
空青先生曾戲以為對云甄保義非真保義貫機
宜是假機宜翟公巽每誦之于廣坐以為笑談元
(九七) 孫建炎龍飛為特奏名第一人
明清紹興壬午從外舅帥合肥郡治前有四豐碑屹
然有樓基在焉上云唐崔相國德政碑李華文張
從申書天寶中所立也詞翰俱妙命工摹打是時
大兵後工匠皆逃避未歸已而明清持牧貴造朝
私念復來必須償此志繼而外舅易鎮京口後十
年明清赴壽春幕道出于彼始再往訪之則不復
存詢之云前歲武帥郭振者取以砌城矣大以悵
然悼卒無知亦何足責付之一歎
(九八) 明清去夏歸於山陰郡齋中見王成之信所刋其寶
藏顏魯公墨帖自題其後極為夸大固已訝其字
畫不工及觀其後有云揚徽之蘇易簡張泊錢易
同觀于玉堂之署尤為可疑遂亟取玉堂題名及
史冊諸傳考之揚文莊初未嘗入翰苑雖蘇太簡
自雍熙六年至淳化五年出入禁林十年而錢希

白以天聖四年方掌内制距大簡之在院相去凡閱四十五年希白卒年五十五是時方爲兒童何緣而同造金坡耶今春高郵守張仲思願寄以真家藏秦少游所臨蘭亭刻置董堂墨本見遺後少游題云元豐二年八月書時年五十九案少游本傳及誌銘云以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五十三而龍井題名元豐五年三十六則又焉得元豐二年年五十九乎二物皆屬其明驗是而知凡入石跋識不可不審也

紹興甲子歲衢婺大水今首台余處恭未十歲與里人共處一閣凡數十輩在焉閣被漂幾沒空中有聲云余端禮在內當爲宰相可令愛護之少選一物如黿鼉其長十數丈來負其閣達于平地一閣之人皆得無恙又三衢境内地名張步溪中有石里人號曰團石有讖語云團石圓出狀元團石仰出宰相乙丑歲水囓石忽如圓鏡明年劉文孺章魁天下前歲大水石乃側仰而去年余拜相此與閩中沙合南臺蓋相似也 此信叔說云

易貴多識前言往行詩貴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至於多聞見則欲守約而守卓寡聞見則曰無約而無卓古人有取乎博洽者於此可見識以寡陋之爲吾病不淺也范武之問報丞籍談之忘司典可以鑒矣記札有云學然後知不足敎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世之旁搜廣採貪多務得者其亦以自反自強者有以加力於其先故其知識聞見之多日以博洽自然人鮮得而企及雪溪先生東太史叔子仲信仲言史學得之家傳惟父子志趣高遠學問器識率加於人一等故所以自期者亦然與衆不同雖經史子集傳記與夫九流百家道釋之書皆已饜飫方且以爲未足而又求所未聞訪所未見常有歉然不滿之意益泰華所以不得不高須渤所以不得不深也歟一鑛自幼服膺雪溪先生之名恨不得摳衣趨隅在弟子列所幸得從仲信仲言遊仲信寓越之蕭寺一鑛以敝廬密邇時一相過未嘗不劇談終日有補於茅塞爲多仲言後居錫館于嘉禾每與契闊之歎仲信著京都歲時記廣古今同姓

名錄留心內典作補定水陸章句洞曉天文作新
乾曜真形圖此皆平昔幸得以窺一斑者不寧惟
是其發爲稗官小說尤不碌碌仲言著投轄錄清
林詩話玉照新志揮麈錄毘季之所作類皆出人
意表且學士大夫之所欲知者益信夫父子之埤
洽雖名卿鉅公無不欽服敬慕蓋有自來遂初尤
文一時之鴻儒也淹貫古今罕見其比一日詔仲
言以天臨殿與南唐中主畫像仲言詳陳本末無
一不符遂初驚愕歎仰以爲世不多得至形諸公
送行奏傍詳擬欲告于上收寘史館不果仲言又
嘗剴切上封事[illegible]因不自揆以拙句贅諸公後有
去信史除青簡封章窒息蠹者以此揮麈所錄尤
仲言平日之用功深者三復以觀非志不分力不
衰加之歛然不論者朝夕于懷未易得此是不可
以無傳也前錄先已刊行後錄餘話[illegible]備數昭武
日仲言移書見委顧淺見寡聞亦欲以其素所未
知者期天下之共知是以喜而承命因俛龍山張
君得以繼之若夫博洽如仲言父子者則勿以見
誚可也慶元庚申秋七月既望昭武假守淺儀趙
不䜣師厚父　、　揮麈餘話卷之二終

玉照新志六卷

（宋）王明清撰

明刻唐宋叢書本

玉照新志六卷（內府藏本）

宋王明清撰。此書多談神怪及瑣事，亦閒及朝野舊聞及前人逸作。所載胡舜申己酉避亂錄，頗詆諆韓世忠，明清不爲置辨。蓋當時相去甚近，毀譽紛紛，尚未論定。宋齊愈獄牘一條，深不滿於李綱，則朱子語類亦有是語，非好詆諆正人。他如王堯臣諫取燕雲疏、李長民廣汴都賦、姚平仲擬劫寨破敵露布，皆載其全文，足資參證。又如載曾布爲馮燕水調歌頭排遍七章，爲詞譜之所未載，亦足以見宋時大曲之式。蓋明清博物洽聞，兼嫻掌故，故隨筆記錄，皆有裨見聞也。其曰玉照新志者，自序謂得一玉照於永嘉鮑子正，又獲米南宮書玉照二字，揭之寓舍，因以名其所著書云。

玉照新志卷一

宋　王明清

慶元丙午明清得玉照一於友人永嘉鮑子正色
澤溫潤製作奇古真周秦之瑞寶也又獲米南宮
書玉照二字因揭寓舍之小室屏跡杜門思索舊
聞凡數十則綴緝之名曰玉照新志務在直書初
無私意爲善者固可以爲準的爲惡者又足以爲
龜鑑兼有奇怪詭譎亦存乎其中若夫人禍天刑
則付之無心可也

神廟聖意銳於圖治熙寧之政既一切變更法度開
邊之議遂興洮河成功梅仙拓地然後經理西南小
蠻韓存寶以弗績誅繼而永樂大衄徐禧之徒死之
由是厭於佳兵上亦焦勞成疾
元祐初政宣仁高公共議捐其所取紹聖崇寧紹述
之說復熾遂棄地之柄臣取青唐進築湟鄯復至
宣和又倣乃啓燕雲之役馴至靖康之禍蓋本于
紹述思之令人痛心疾首焉
元祐黨人天下後世莫不推尊之紹聖所定止七十
三人至蔡元長當國凡所背己者皆著其間殆至三
百九人皆石刻姓名頒行天下其中愚智溷淆不可
分別至於前日詆訾元祐之政者亦獲厠名矣唯有
識議論之熟者始能辨之然而[illegible]根實其於元祐嫉
惡太甚焉呂汲公梁况之劉器之定王介甫親黨呂
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親黨安厚卿曾子
宣而下十人榜之朝堂范淳父上疏以爲殲厥渠魁
脅從罔治范忠宣太息語同列曰吾輩將不免矣後
來時事既變章子厚建元祐黨果如忠宣之言大抵
皆出於士大夫報復而卒使國家受其咎悲夫

元祐初修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黃秦
晁張是也故詞采粲然高出前代紹聖初鄧聖求蔡
元長上章指以爲謗史乞行重修蓋舊文多取司馬
文正公涑水紀聞如韓富歐陽諸公傳及叙劉永年
家世載徐德占事王文公之詆永年常山呂正獻
之評曾南豐安陶借書多不還陳秀公[illegible][illegible]有取
引據多之新史於是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且究
問前日史臣悉行遷斥是取王荊公日錄[illegible]進以刪

有點號朱畧本隊營中上書令文罰謂今狄史而歷
宗廟者也其所從來亦有本焉讀之者熟究而改之
當知此言不誣

趙論者其先本出西南夷猓賊其族黨來降陽以國
姓至論不竭其力乃與其黨今造買册成等宣言欲
誅君側之姦其語頗肆狂悖然初無兵之謀建中
靖國曹事既殺論亦皤然息心下京師法官時曾文
肅當國一見而其才而薦之擢國子博士論竭告省
其父母于蜀中其徒勾結以前事告變獄既逮以反

逆伏誅父母妻子悉皆流竄改其鄉里渝州爲恭州
又爲亦坐責告詞略云逮未可用之才輒爲逆謀之
首是也究其始止由猖怨妄作遂至殺身覆宗爲世
之下永負寇盜之名學者亦當以輕剽爲戒焉

明清每閱唐史甘露事未嘗不流涕也嗟夫士大夫
處於唐亡臣不幸罹此後來無人別白可恨近觀續
皇朝實運錄入[illegible]光啓四年正月詔云太和九年
故宰臣王涯以下十一家並是陷逆名本承密旨望
令忠憤終被冤誣六十餘年幽枉無訴宜沾沛澤用
慰泉扃從與洗雪各復官爵兼訪其子孫與官使首
冤之魂亦信於九原矣惜乎劉昫宋景文歐陽文
忠不見此詔載之於新舊唐史以爲闕文如襄贈常
濬孟昭圖一人之文亦其時以見之洪景盧容齋三
筆不復重錄

明清家昔有盧載范陽家志一書叙其祖多遜行事
之詳爲嘆務觀假夫因循不曾往索尚能彷彿記其
二三則云多遜素與李孟雍穆厚善多遜竄逐後萬
里相望聲迹妙絶時法禁嚴郵報不至海外一日忽

報中書後有參知政事李多遜云此必孟雍若登政
府吾必北歸矣舍人徵裝已而果移容州團練副使
未渡江浸忽見江南李士衣冠如平生問云相公何
以至此多遜云屈後主所之云汝屈何如我屈由是
感疾而殂

又多遜門下士有种英蘇冠者平生最器重之得罪
之後賓客奔散獨英冠二人徒步送至天涯而還英
後易名放卽明逸冠易名易簡遂天下爲參知政事
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一賢爲容副使遜之孫與

□文忠□在洛陽縣内其後文忠爲作泉銘銘循
其□守□方□事敢決者一與東坡先生遊東坡推
爲前輩詞中所謂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
有能爲樂府號張三影者行□□世人　東坡作哀
詞者　蘇承相子容□□人□□名士也
王子高□其容□人□□世皆知之子高初名迥後
以傳其詞□□中□□改名□□□□聞與蘇黃遊
其□見於尺牘東坡先生又作芙蓉詩□□決別之時
芙蓉城神丹一粒告曰無戚戚後當偕老於澄江之

上有所本喻子開時方十八九巳而結婚何氏十年
而寡居年四十再娶江陰□□之女方二十矣合卺
之後睨其妻則清盼冶容修短合度與前所遇無纖
□之異詢以前□同□□□而□江□□之□名
遂□□由是遂爲澄江人焉服其□年八十餘□□
□□□□□□外□□□□之□明之□
□□□□□□以見□□□□□□□
□□□□□□遂州人□□□□□□外
□□之□□□□□□□□□□詞

我昔官房子嘗問患□□又云和繁終歸道□將不
葬矣今乃印在秦少游集中朋之子即爲和寧也少
游沒於元符末子開大觀中猶在其誤明矣
明清述揮麈錄列本朝諸帝以潛藩爲節府今又敬
以徽宗爵□□之云正和中□年十二月巳亥宜德
郎王□等言本貫遂州按九域志都督府遂州爲遂
寧郡武信□□度使元豐八年陛下初封遂寧郡王
紹□□年□以遂寧郡王出閣與蘇潤□州時同而
事可録本州遂寧縣元符二年縣下慧明院秋冬間

忽睹佛像五次出現父老咸曰遂寧佛出越三年奉
陛下即位此其群凡乞改府額詔升爲遂寧府又詔
已上嘗封蜀國公升蜀州爲崇慶府政和七年十
月壬午詔以宿州零壁爲靈璧縣以眞州爲儀眞郡
通州爲靜海郡秀州爲嘉興郡從九域圖志所奏請
也實錄與三州圖經及儀眞通州嘉興□志皆所不
載明清嘗渡□禮部乞行下□州□□施行
□□□　□甲申□□□外□□人□奏切見朝廷
□之官有天子□者謂之□□□□而諸□府亦

不得講侍讀官此擬稱學府官之不□□□入
太宗皇帝初開府時□□置諸王侍講後有侍讀官
蘇于和叟之議若以爲文宗改曰王侍講爲泰諸王
講讀諸門教授爲名從之且皇族學官尚不可與王
府同稱而王府官豈可同天子講讀之號詔諸上府
侍講改爲直講侍讀改爲贊讀大宗字嗣父之時知名
士也
宣和七年十一月乙未知昌州蘇起奏臣昨准指揮
祭□□□在彼以□爲灾令應事仍行下四縣依此

施行自此風雨調順禾稼滋茂既已收刈枯茇又復
生穗每畝得穀一石至七八斗乞令諸路州縣劾此
施行詔脩覽奏不樂云起詔後一至於此何以彼在
位其幕飾乎詔豈不是相侮可送吏部
惡彼所舉書纔手還更挽須日相看不是時便忍使
鶯鶯□□□□按村驛風雨惡通夕憶外巴蕉窗裏人
分明是上心頭滴裕陵紀書其後云此□□住不知
何人所奏求盆以詔當行者今宸翰尚□□宗
宣和末禁中能言□□□□之所有未□一□常之

所不到一日忽報池面蓮花盛開非常年比裕陵攜
嬪御閣官凡數十人往觀之既至彼則有婦人俯首
凭欄者若熟寢狀上云必是先在此祇候太早不得
眠所以然諭左右勿恐懼見其髮如雲素頸瑩玉
呼之凝然不顧上訝之自以所執玉麈揮觸之愕然
而起回首乃一男子鬚髯如戟面長尺餘四目若電
極爲可畏驚駭之人悉皆辟易驚仆上亦爲之失措
急遂不□□急命回輦未幾京城失守狩於朔方
□□抽摩修武宦孝聞事節詩近見秋浦不□合云

孝聞田舍外皆陵池州以孝當有詩云官田種秫陶
元亮□□生摩□史李在今郡人猶傳誦之孝聞沒
後和州道士□□姓名皆而爲孝聞走江湖門其才
亦不下孝聞有□則羽兩文云無守陵之慈頭有無
夜之寒飢激東坡最恐詩云文星落處天亦泣此老
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
間便覺無清氣海外何人識古風平日高篇亂以惜
六丁收拾付窮官宣和初至京師道得李祐陵酬其
人同及林靈素之卒錫姓名朱廣漢至紹興中猶在

宰會稽之天長觀明宗父嵗之而洪崇寺少

中記其一事云

鄭紳者京師人少日以賓贊事政府坐累被逐貧窶之甚妻棄去適他人一女流落宦寺家不暇訪其生死日益以困偶往相監問命於日者日者驚曰後當富極品未論其他而今已爲觀察且喜在今日君其識焉同行儕輩笑且排之甫出寺門有快行家者數輩官召甚急始知其女已入禁中得幸九重矣卽除閤門宣贊舍人未及歲以女正長秋拜廉察不數年位登師垣爵封郡王極其富貴榮寵妻再適張公經實緣肺腑亦至正任承宣使韓毛斯士鄭氏壻也見語如此

東坡先生知杭州馬中玉成爲浙漕東坡被召赴闕中玉席間作詞曰來時吳會猶殘暑去日武林春已暮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歡情未舉眉先聚別酒多斟君莫訴從今寧忍看西湖擡眼盡成腸斷處東坡和之所謂明朝歸路下塘西不見鶯啼花落處是也中玉忠肅亮之子仲甫猶子也

詩話云昭陵時近臣賦詩一聯云奏帝宮成陳勝起明皇殿就祿山來或有譖于九重上覽其首句云朱衣吏引上高臺郞不復現天顔以爲器量如此何足觀耶嗚呼昭陵豈不見全篇觧盡以過目則不可回互矣此堯舜之用心宜乎享國

聖朝种明逸抗疏辭歸終南舊隱上命設燕禁中令廷臣賦詩以寵其行獨翰林學士杜鎬辭以素不習詩誦北山移文一遍明逸不懌云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處哉熙寧中王荆公進用時有王一介中甫者以詩譏之云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荆公不以爲忤但賦絶句云莫向空山見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蓋取於此中父三衢人也昭陵時中制科仕裕陵爲從官子況之彥允漢之彥周濟之彥昭渦之彥楚皆近世名卿今家居京口

明清近觀熙寧起居注云元豐四年慈聖光獻皇后上仙裕陵追慕至忘寢食適高麗上言能使返魂上亦信之使試其術且執其施行云太廟齋郎姜適進

□稍代虞部郎中正觀之子光祿寺丞綽之姪為學
道休官不法能致（致一作敉）

玉照新志卷二

宋　王明清

陳瑩中諫垣集首之許奕創懇於建中靖國崇寧初蔡元長召拜同知樞密院事卒于位恩數甚渥後二年其子郊擢福建轉運判官登對歸與客言移若之容不合相法終當有播遷之厄客告其旨遂坐誅弟邪送潞州編管處厚亦追貶單州團練副使具劄詔旨至重和元年燕雲之役與處厚之姪孫堯臣以布衣詣京師扣閽上書力陳不可且極言一時之失逾

為上本有御批云比緣大臣建議欲恢復燕雲故地王堯臣遠方書生能陳歷代興衰之迹達於朕聽臣僚咸謂毀薄時政首沮大事乞行竄殛朕以承平之久言路壅蔽敢諫之士不當寘之典刑僚加爵賞僉論何私堯臣崇寧四年已曾許用處厚遺表恩澤奏補因處厚貶降遂寢不行今處厚本書復舊官可特追復正奉大夫給還遺表恩澤特先補堯臣承務郎此九月二十二日施行明清伏讀至是泣落闌干始知承偕從諫如轉圜而淵衷初亦知北征為非特當

卜大臣唯務迎合將順以邀功不復爲國家計至
禍亂可不痛哉
裕陵初復西邊境土夷人初不知姓氏詢之邊人云
皇帝何姓云姓趙皇后何姓云姓向大朝直臣爲誰
云包樞密拯是也於是推其族類各從其姓至今有
仕於中朝者氏多有劉
明清家有所藏中書舍人行詞白贊少蘊始出
於姚令威寬所親孫仲益所作曾侍仁仲行狀
云以大觀元年十一月除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三

品服故事三品服角帶佩金魚爲飾一日徽宗顧見
公謂曰在日給舍等耳而服色相絕如此詔令太中
大夫以上屏帶垂魚自公始也與姚所記少異
爲舉者處州縉雲人與先人太學同舍生有才名於
宣政間登第之後累任州縣積官至承議郎居鄉邑
以疾不起界適上課當遷員郎而綸軸未頒有王令
沐者南都人文安堯臣之後爲縉雲令告其家云未
須發喪少俟令下眾要帶不敢令沐力勉之且爲亟
遣价赍牒入都投進以其省劄回日始到然後舉哀令
沐爲保任申郡遣澤遂沾其子即進之思退也侈申
詞升賜出身盡歷華要位登元台震耀一時亦異事
也故書之
明清捉輯錄所叙劉快活事後來思索所未盡者今
列於編外曾祖空青文肅之第三子也執活號以三
運使呼之[illegible]晚歲舅氏宏父談天者多言他日
必爲卿相[illegible]官職俱是正郎去不得矣文肅當
國先祖爲起居郎中一日忽見過曰我今日見曾三
又見他日當爲公之子婦時先妣方五六歲又謂先

人曰曾三女汝之夫人也歸見文肅呼先祖字云王
樂道之子三運使之壻此見他日名滿天下然位壽
俱嗇奈何已而文肅罷相遷宅衡陽北歸後先祖守
九江遣先人訪文肅於京口一見奇之遂以先妣歸
焉後所言一一皆合不差毫釐其他類此尚多不能
悉記異哉
明清揮麈後錄載周邦彥所記陳堯臣決伐燕之策蓋
出於天下公論而堯臣之子倚則嘗行行都張全真
參政言[illegible]

仁齋長編云紹興元年正月十四日辛丑中書舍人
胡交修言人臣之罪莫大於誤國誤國之罪莫大於
興兵之役者無出[illegible]之臣大[illegible]未戮次
者先蔡而陳堯臣者猶得[illegible]食祿官[illegible]而不
治當時以上皇宗社之禍靈下啟四方之痛憤哉堯
臣首圖召亂不知罪惡之重乃敢自引矜乞爲郡守
今[illegible]切切食祿臣愚伏望廟堂削奪堯臣在
身官[illegible]方以感其惡以謝生靈爲後世臣子
之戒[illegible]堯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指揮更不施

行者之丁編蓋知鄭之言不厚誣且非明清之私意
事見長編第一百五十九之註後閱中興日曆李燾
奏乞行遷貴高宗云豈可以自乞差遣反遣貶邪止
罷祠祿

王彥國獻臣招信人居縣之近郊建炎初虜人將渡
淮獻臣坐於兩居小樓望見一老士大夫彷徨阡陌
間携一小僕負一匣投於空廻之所獻臣默然識之
事定往[illegible]其[illegible]蕪然尚存[illegible]乃自祭天乎書稿一
卷[illegible]在[illegible]枝上花千餘首[illegible]中語十分清麗何見
省句後說中大戶不如君獻臣後南渡寓居餘杭常
出以示余眞奇物也閱後以歸劉綱公舉矣又云建
炎間避地本化境上一二僕隸偕行嘗夜過渡月色
微明有數人先往焉忽問云非上[illegible]臣解元行李否
但見其軀幹長大語聲雄勵心竊疑之忽徑劃水面
而渡彼岸波濤洶湧久之獻臣惶怖幾斃見不知爲
何怪後亦無他

近[illegible]者本舒州村人爲富室蒼頭奴隨其主翁爲父
擇葬地于郊外山間與葬師偕行得一穴最勝師指

示其主云葬此它日須出名將在傍默識之是夕乃
背其父之遺骸瘞于其所主是初不知爲何人也已
而逃去爲盜坐法黥流又數年天下亂遂嘯集爲頭
敗[illegible]其面爲兩旗自號旗兒軍寇擾淮甸閭人頗識
之朝廷遣[illegible]之遂以來降後累立功至防禦使
自紹興[illegible]以來身使[illegible]由官私[illegible]以[illegible]之
然當年之綱隆興[illegible]使往大[illegible]山中[illegible]太學門
臨安尹命官吏持紙往蘇太[illegible]有[illegible]學程宏圖
者關陝立其下[illegible]太學賢[illegible]家傳才之地何

歎於道旁堯佐不令登仕進以白戶戶以上[illegible]
加嘆久之遂免予今佋之宏圖後登第上記其姓名
喜其有守擢大理司直遷丞而卒宏圖番陽人嗣翰
亦佳然使酒難近人多忌之
乾道中趙渭師老為臨安尹時[illegible]瑺日昇權寵一時
有別墅在西湖惠照寺西地連鄰之社壇張欲取以
廣其園渭老欣然領命有州學教授者入議狀以謂
戎祀國之大事豈可輕徇閹寺之欲易不屋之祭耶
力爭之卒不能奪而止忘其姓名或云石斗文亦淵

未知孰是焉
錢處和紹熙甲子歲為明州通判招魏南夫處賓館
史直翁乃南夫同舍生偶罹橫逆拘係適歲當行科
舉南夫為請與處和薦之懇太守始得就試遂預首
薦明年登進士第調餘姚尉復與南夫為代其後二
公皆登揆路處和雖亦參預然常行宰相事異哉
思陵紹興乙亥歲秦檜之死更化之初寘台諫之徒
張常先而下前後凡十四人比於德大業恥言人過
一時之風合以付昭陵後來[illegible]察宣政綠避來筆之
臣有託其門求從者咨詢不書是故賞者為之憤然
近修實錄乃用其徒工典益黨史局不但未必發明
偉績且使秦氏姦惡於上亦掩深用歎惋
高抑崇閎紹興中為禮部侍郎時秦檜以本官奉祠
四明里中疾篤丐休致且為書懇於秦乞復職名庶
幾後及後人秦是時有制雖侍從未復元職格其賞
延父遂其家困苦之狀秦覽書憐之呼持書之僕來
云人生計如何而僕者曉解事乃妄增其產業以白
秦秦怒云高抑崇死猶誑人如此竟寢其請至秦

亡始追復次對而獲卹典
隆興三年趙汝愚廷試第一時外舅為刑部侍郎禮
傳既歸明清啟云適曾祖賀否宗室魁天下今日創
見可謂盛事體宜為慶外舅擊節云班行中無人舉
此今無及矣太息久之
紹興乙卯張安國為右史明清與仲信兄鄭舉善部
世顧李大正李泳多館于安國家春日諸友同遊西
湖至普安寺於窗戶間得玉釵半股青蚨半文想是
上人歡洽所分授偶遺之者各賦詩以紀其事歸錄

似安國云我當爲諸公攷校之明清云淒凉寶鈿初
分際愁絶清光欲破時安國云仲言宜在第一俯仰
今十年矣主賓之人俱爲泉下之塵明清得存於世
追懷如夢黯而記之

紹興辛巳冬完顏亮自斃於揚州明年正月詔遣外
舅方務德帥淮西明清寔從行至建康與張安國會
於郡外安國之姊夫李瞻伯山外姑之甥鄭端本德
初其迹皆士子也是時得旨令蔡童行往採戰没之
骸于城上外草蔣山天禧二寺得二十萬以二月六

日自采石與一大艦渡長江是夏孝宗即位明清與
伯山德初俱以異姓補官外舅安國皆正席禁路備
雖悉祝髮胥屠想是日日辰絶佳耳

歐陽詢云蘇子美挽詞奏邸獄寃誰與辨高僑客死
世通悲以爲用事親切而世不知高僑客死之義後
來紹興中秦檜勢方熾嘗託其客陰外之往高問
于明清偶省記得見吳地記後漢梁鴻客吳門死
於高僑孟子美亦然因以告之檜甚以賞激未幾倉
[illegible]亦逝矣

[illegible]令隋大仲任見客問發寶龍是左前衛[illegible]狀於
笑曰余肆怨一長鬚作男子衣背有孔十餘人皆歎
息云昔凡罡足帝遊京師見之後不與相見今日
之騷殆與昔時無異焉仲任知其爲人也言下作佛
其巳失之矣

紹[illegible]戰明清任發書亭因軍節度判官時括替
[illegible]月以獨坐前貧來爲郡守宣城舊例每支
[illegible]兵官俱樂倉中是歲十二月散糴明清
入倉小綠遣在其門見諸君聯車而出悉有

怨[illegible]之狀詢之曰通判周世詢建議欲以去歲售粟
支其半群卒慰其陳腐橫挺於庭出不遜語欲入白
誠常矣且衆兵隨其後明清亟止之云可復歸俟久
一兩今車前二官長傳呼諭之云僉判適自府中來
巳得府台有令盡支新米乘今專知史孔自史君
告以從便宜之故於是卒徒歡呼解散無敢譁者不
然亦幾殆焉將守由此遂相論薦然露章不欲及也

汪彥章在京師嘗作小闋云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
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箇霜天閑却傳杯手

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間聲之坐客有挾怨者遂納檜相指爲新製以譏檜之檜之怒諷言者逐之於永

嘉靖丙子何文績栗相廣騎初退將議欲率文武百僚拜乞乾重節上壽文績命吏部郎中方允迪元若爲三表才上即允所請後三表不復用文績與允迪大稱歎賞不已且云恨不果用然當諷佳句於百僚之上也今列晉後第三表辭云爲天子壽與黃帝之英姿請祝聖人允執唐虞之謙稱載陳惆儻冀勛淵

東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勇智聖知聰明性稟東宮主器盛德久孚於寰瀛內禪屬意大計果安於社稷屬精爲治側身修行儉奉已而厚事親寬御衆而盤承祖繼震風之令且華晉師之歌呼五百歲爲春秋寧循精於南楚二千年而華實盡還取於西池何辟意之物休嘗錫儀而因拒伏望昭一人之有慶納萬壽之無疆晒彼太宗而獨辭而必再超乎孝武中岳呼而止三幸賜俞音或從公愿第三表云節紀千秋歸美薦形於劍牘享加三夏降謙而郊乎衆觴效菩與

情頻于震聽皇帝陛下兆於變化生而神靈學建巳誕彌之辰應虹流長發之瑞盡仁皇之忠厚指發乾元於向辰自有仁祖之聰明數同天於過信正心誠意勤儉邦家地闢大開而除妖災雷勵風行而成功治龍樓問寢欣西宮鳴蹕之還虎符發兵至北鄙控弦之遠式全不構允謂中興豈有首臨蘭殿之期亦嘗力拒華封之祝伏望皇帝陛下制行不以己欲禰用錫民登五成三傑亦茲之高宴桑田東海播爾壽之冊歸周蓬萊日之懷克受後天之算

玉照新志卷三

宋　王明清

秦妙觀宣和名倡也色冠都下畫工多圖其貌售於外方陸升之仲高山陰人詞翰俱妙晚坐秦黨中遂廢於家嘗語明清曰頃客臨安浙中一老婦人造前揖而丐於市襤褸以濯足泣訴於升之曰官人曾識秦妙觀否妾即是也雖掩抑困悴而聲音舉措固自若也各與之金而遣之去仲高言已淚落盈睫余因念其晚年流落不偶時相似耳言猶在耳與悵

太息

明清家舊有常子允元祐中在館閣同舍諸公手狀如黃秦晁張諸名人皆在焉後爲龔頤正易去比觀洪景盧容齋三筆乃云見於王順伯所以爲高子允者常名立汝陰人與家中有鄉曲之舊夷父秩之子熙寧初父子俱以處士起家子允爲崇文館校書郎元祐中再入館後坐黨籍謫永州監稅以卒石刻碑中可攷此卷乃子允與大父者而景盧指爲高君不知高子允又何人耶

杜子美作酒中八仙狀飲酒中之樂甚至由是觀之子美亦好飲者不然又安得醉中訴嚴武幾至殺身耶

宣和中外祖曾空青公守山陽有空符之子韓璡者以御筆來爲轉運司勾當公事年未冠而率略之甚一日語外祖云先丈曾爲何處差遣外祖云曾在中書後詢云何年耶答云建中靖國之初自右府而過璡大笑云豈有察院而過中書省乎蓋謂其僚類而然外祖即應之云先公自知樞密院拜右僕射璡默

然圖僚爲闔絕倒

世稱薦福碑事見楚僧惠洪冷齋夜話夫處嬰彥發伐自饒州通判歸語之云薦福寺雖號番陽巨刹元無此碑乃惠洪僞爲是說然東坡已有詩曰有客打碑來薦福之句豈惠洪初名德洪政和元年張天覺罷相坐關節竄海外又數年同僧如易名惠洪字覺範次此書則坡下世已逾一紀洪與坡蓋未嘗先接恐是已有人及之者耶非洪之鑿空矣洪本筠州高安人嘗爲縣小吏黃山谷喜其聰慧教令讀書爲浮

其後汪內翰彥章名舍都默作叙首舜者塔銘即
其人也
符子著駒本蜀人父為峽州夷陵令老矣有一妾子
著不能奉之父怒逐出因傭賃於先生罪竄是郡駒
父事於甚謹而不能忘于著父逐之後走京師於已
及召大用事子著往投之於不知其得罪於其父也
獻其所業偶裕陵忽問還論中有何人材於即出子
著詩文以進首篇太乙真人之句上覽奇之即批出
賜進士及第除秘書省正字不數年遂掌外制

紹聖中有王毅者文貞之孫以滑稽得名除知澤州
不稱其意往別時宰章子厚曰澤州油衣甚佳良久
又曰出陽極妙毅曰啓相公待到後當終日坐地披
著油衣食陽也子厚為之啓齒毅契之子倫也

石才叔蒼舒雍人也與山谷游從尤妙草聖家藏圖
書甚富文潞公帥長安從其借所藏褚遂良聖教序
墨蹟一觀潞公愛翫不已因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
僚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盛稱公者為真反以才
叔收為僞才叔不出一語以辨笑啓潞公云今日
方知蒼舒孤寒潞公大門生客赧然

蔡襄在昭陵朝與歐公齊名一時英宗即位韓魏公
當國首為二公同登政府先是君謨守泉南日晉江
令章拱之在任不法君謨按以贓罪坐廢終身拱之
望之表民同胞也不見脫訟寃於朝又撰造君謨乞
不立厚陵為皇子疏刊板印售于相藍中人得之遂
干乙覽英宗大怒君謨幾陷不測魏公力為營救事
見司馬公齊記及歐公奏事錄記之甚詳君謨終不
自安乞補外出守杭州已而憂去終故魏公與君謨

帖云尚抑柄用此當軸者之愧也親筆今藏呂子和
千叔處

先祖諱字子野未登第少年日攜歐公書贄見王文
恪子范丘一見甚青顧云某與公俱六一先生門下
士他日齊名不在我下子野前已有之當以吾之字
為贈先祖遂更字樂道先祖伯諱不及文恪而名譽
籍甚於熙寧間稱之曰文恪長子仲弓實韓持國壻
持國夫人實相國親姊由是情益稔熟仲弓之弟即
幼安始名寧後以有犯法抵死者故易名寘而仍舊

[illegible]以[illegible]人[illegible]皆在
[illegible]工部檄文[illegible]之
秦檜初登第王仲岷以其孫女妻之仲岷後避靖康諱
改名仲山仲山升睿庸人也禹玉了而鄭建夫禹玉
婿建夫之室檜妻之親姑也建夫嘗閩處以密州
教授翟公巽為守前席之代還薦于朝科學官維而
實緣鄭氏中宏詞科與汧力為其才學除郎靖康中
張邦昌使虜鈐買為屬以行邦昌使還拜相為吕舜
徒好問為引入臺後中司虜會粘罕要有易置君位

監察御史馬伸首倡大義上書粘罕言其不然檜倡
為臺長列名冠虜怒捕檜與其妻王氏於北方檜既
陷于虜以自行張邁於虜之左威悟室之門悟室嘉
主和議者也見紹興截乃放自意得其要領約以得
歸而舉密縱之使攀其妻航海自揚抵漣水軍虜始
至淮上既退郡人推土豪丁超者領郡事虜至遂殺
超虜退衆復超于承領軍事年方十八九矣觀假丹
至楚州令與客丁安道偕行幾為郡守楊揆所斬賴
於之館賓丁當可振之得免時帖工[illegible]

會之不敢忘遂以彼復往楚泛舟至會稽入一江門
思陵方自溫州東狩入越暫以駐蹕富季申為中丞
露章乞還其職於外亦按其前日之忠即從其請尋
參政府綸行在扶引公孫為參政季申為右府當翟
二公後皆不合而紛競二公罷政然卷存其職名示
以報德檜乃建北客歸北南人留南之策盡欲與悟
室相應大咈人情遂從策絕故制以自謂得權而卑
事嘗發動於四方建盍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
則獨屏斥素期識黜告去發動四方之聽服志

為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投閒屢歲呂頤浩趙
鼎張浚皆為相主戰者也適酈瓊以亦州叛而聲遠
以東積粘罕誅允劉豫廢斥悟室大用思陵亦厭
由兵檜起帥府東入對之際揣摩天意適中機會申
講和之謀遂為已任大契淵衷繼命再相以成其事
凡虜中所取北客悉以還行盡取兵權殺岳飛
父子其議乃定遂太母旭鑾以鼓滅鋒逾二十年此
檜之功不可掩者也故洪光弼於稠人廣衆中品吉
悟室扎其衛帥之語切中其病乃遣遠竄及夫求去

加之後扶虜之勢權傾海内不知有上鈐制中外脇
持薦紳開告訐之門興羅織之獄士大夫重足而立使
其無死奈何此檜之罪不可逃也紀之于帙可不戒
哉其後挽達夫之子億年覩儀政所以稍天之罪流
放南州既放逐便卜居於章貢以其壻曾惇作郡守
王道安爲江淮守帥以覩爲觀察使邦昌家屬悉得
匿浙中皆酬私恩也

秦檜既殺岳氏父子其子孫皆徙重湖閩嶺日賑錢
米以活其命紹興間有知廉州者建言叛逆之後不

應留乞絶其所急使盡殘年秦得其牘令札付岳氏
而已士大夫爲官爵所鉤用心至是可謂狗彘不食
其餘矣不欲顯言其姓名以爲搢紳之戒

東坡南遷北歸次毘陵暇久旱得雨有里人袁點思
與有一絶六言春美人回鳳帶繡衣男子返雲車上
天一笑渾無事從此人間樂有餘書以是坡大喜爲
之重寫且以手柬褒之至今袁氏刻石藏於家點後
仕至朝請大夫以名字典郡云

爛州并淮上知名士也登第之後留侯交辟久之
得通判湖州楊[illegible]惑之
哲與偕老[illegible]以誕日嘗作詞[illegible]代作[illegible]云
身若浮萍尚乞憐於塵世命於葉薄最漸於幺[illegible]
適個凡初用輪試由妄緣業如許流落至今桃李本
半殘何滋於苑囿燕鶯已懶空鎖於樊籠隻影自憐
甘心誰究香爐經卷早修清淨之緣歌扇舞衫尚掛
千康之籍伏願來青眸於天上脫禁鋼於人間既往
修來收因結果璧纏織履早諧夫婦之儀墮珥
遺簪免脫羅剎朝之苦人之所願天不可誣仲楊

社事與其說切然點竒甚矣尋即俱去適王禾可錢
為郡守與之僻大方有取刑罰之功皆已忘蕭乃之
相乃與大險[illegible]性坐發 十餘年建奏檜姻娅發船
[illegible]絲而入小光縣出守荊本以疾終於淮東儀幕

宋 王明清

高公軒者宣仁之疎族也政和末為滄州儀曹考滿衷鳴于外臺及將帥自惟孤寒無從求知於當路但各乞一改官照牒障面而歸以張鄉閭足矣人皆憐而與之既至京師乃詣部自陳薦狀已足乞以照牒為用先是放散適有主之者從其說而施行之遂引改秩蔡元長時當國聞之遂下令今後不得妄發照牒公軒中興後為檢正諸房文字

外舅曾空青政和中假守京口衆送貢士張彥正綱首薦手字秀水衆送沈元用晦紹興開牧上說衆送生曾鶴應於三人皆為廷試第一其後身貝曾宏父知台州鹿鳴燕中上作詩以餞之末句云三郡有魁天下士明年未必隆家聲是歲天台李可當覆事有不同如此者沈元用文通孫也初名杰家於秀之崇德縣後為人假了奏案至將陸鎖閉上因之云名見公子仲此人必不凡可從潤略時方崇道教故上遂降旨令今後此不得人科場而已彷彿無所仕

耳外祖守秀城舅氏宅[illegible]門館者才色冠一時舅氏悅之席間忽云有士人沈公六者其人六藝絕倫不幸坐累遂罷試頭余何宏父云薦如君言吾合牒門客一人尚未有人翌日訪舅氏一見契合易其名曰晦是歲牒而首選明年為天魁才數月即入館為郎奉使二浙經由嘉禾麗張其徒曰我今日邁往庭參門生耶

承子賢凌季文俱武林人少長同肄業鄉里宣和末居湖湖中間東西兩岸居民稀少有地居多一人夜

同步河之西見一婦人在前衣教楚楚因縱步就之常不及觀望迥遠忽見回顧一人而笑真絕色也方欲前之乃緩步行水面而東二公驚駭而退

王君安國合肥人政和中為郎京師其子婦有身訪乳婢女儈云有一人丈夫死未久自來售身安國以二萬得之又一年安國自國子司業丐外得守宛陵皆家之官舟次泗州一男子竊于艙前云乳婢之夫也求索其妻安國驚駭欲究其詳忽不見歸語乳婢亦愕然無說至夜乳婢忽竄去遍索不可得詰旦舟

居乃見尸浮於水面
元符末臣公為太學博士輪對建言北郊行事大府
然其昔前偏後僻不合古制詔行下太常寺中奏云
自來前僻後偏必是太官行禮之所伺謁之誤哲宗
顧宰臣笑云如此豈可作學官只與一閑散去處改
端王府記室參軍未幾隨邸龍飛風雲感會至登宰
輔矣其大震擁一將禍福倚伏有如此者
李漢老邴少年日作漢宮春詞膾炙人口所謂問玉
堂何似茅舍疎籬者是也政和間自書省丁憂歸山

東服終造朝舉國無與立談者方悵悵無計時王黼
為首相忽遣人招至東閣開宴延之上坐出其家姬
數十人皆絕色也漢老惘然莫曉酒半羣唱是詞以
侑觴漢老私切自欣除目可無慮矣甚大醉而歸又
數日有館閣之命不數年遂入翰苑
江鐸字彥文衢人元符中為太學生徽宗登極應
詔上書陳大中至正之道言頗剴切上大喜召對稱
旨賜進士及第除太學正自此聲名籍甚陸農師為
左丞以其子妻之政和末為太常少卿蒙上之知將
有禮遇之命時陸氏已亡再娶錢氏泰魯大王女也
偶因對揚奏畢上忽問云聞卿近納錢景臻女為室
亦好親情言訖微笑是晚批出改除宗正少卿彥文
知非美意即丐外出知處州由是遂擯不復用
明清揮麈餘話載馬伸首乞立趙氏事後尚之游誠
之凡言與前輩說有異同者今重錄其所記于後靖
康初秦檜為中丞馬伸為殿中侍御史一日有人持
文字至臺云虜軍前令推立異姓來未及應語之間
馬遽云此天位也虜安得而易舍立趙氏其誰立

秦始入議狀連名書之已而二帝北狩秦亦陷虜獨
馬公主臺事排日以狀申張邦昌狀云伏覩大金太
宰相公權主國事未審何日復辟謹具申太宰相公
伏乞指揮施行至康王即位日乃止有門弟子何先
者邵武人字太和嘉王榜登第少師事馬公其後秦
檜南歸攘立趙氏之功歸已盡掠其美名取富貴位
極公槐勢冠今古何公常太息其師之事湮沒欲辯
明其忠每引紙將書輒為其子所譏以謂秦方勢燄
震主豈可蹈危機援家禍然何公私自為馬公行狀

通常在也紹興甲戌以左宣義郎任辰州通判時
滿一夕忽夢馬公示冠相見與語如平生親既寤驗
其子曰馬先生英靈不泯爾恨九泉如此有意屬我
乎掛其意復哭之其子鑰哀慟不復問告其父曰俟
斯人死上之未幾太和曰不然此一來先死瞑目有
餘恨後日當受代即手書一狀聞于朝其詞尤委曲
明允但云自太師公相陷虜之後獨中丞御史馬
伸抗書以復辟事申邦昌云云且以所作行狀繳納
乞付史館立傳以旌其忠入馬遞馳達然後解紉以

孫夫得之怒凡一路鋪兵悉遭痛治仍下廷尉追捕
何公甚急獄吏持文移至邵武而太守張扯者驚愕
因措就坐得疾越翌日始甦扶腋至廳事方啓封視
牒則所追者左朝奉郎何先也方遣吏往村落追赴
以行既對吏而栢臺考吏巳先在棘寺但謂何康蹤
有馬伸爲殿院本官聞有此狀也令臺吏勿申令狀
棘寺以上書不實擬降一官罷前任思陵重違檜意
聖語因而擬太輕特追兩官羈置英州蓋紹興甲戌
歲也後一年乙亥檜死川御批何兌所犯委是冤枉

有司別行追復元官放還住[illegible]
朝散郎何在貶所皆無恙歸至里門退以戒相見責
爲公之事明白一笑病瘵對廷鞫欲用之弗起僅能
食祠官之祿一年而已鑰乃誠之姨夫是以知其詳
及建寧諸鄉老長搢紳之與何太和相厚者皆能言
其事
明清近又得伸上邦昌全文用列於後云伸伏見逆
胡犯順劫二聖北行且逼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
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虜兵之退必能復辟也忠

臣義士不忍就死獄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
必立趙孤也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
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
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强虜之威使人游說康王
俾令南道然後擁有中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
公必無是心但爲虜人所迫未能盡[illegible]然如此亦
人不便衆人心未了一旦斯聞雖有忠義之心相公
必不能自明所城生靈必遭塗炭辜負相公之初心
矣伏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幾取太后命而後

行仍承迎本康王歸京日下關門拆勞四方勸王之
師以示無間內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專事措行
拘收候立是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為
福伊周再出無以復加儻以仲言為不然即先次就
戮仲有死而已必不敢輔於公為叛臣也邦昌於是
始下一令一切改正
胡偉元遺新安人也携其父舜申所述乙巳泗州錄
己酉避亂錄二書相示叙假攝時事今列於後乙巳
泗州錄云宣和乙巳予家寓居泗州之後捘廳適在

寶積門出門即淮河有友一二人在南山如鄭兄仰
為其父為發運司屬官解宇在焉以故無三五日予
不至南山常時至彼講論文字是時朱勔父子正得
志勢位炎炎舟上下京浙則託往來降御香其實欲
所過州縣將迎之勤也是年秋朱汝賢自浙中來以
降御香泗州官吏迎于陡山陡山與城四里許在淮
西南岸過是無路可行故止於此邀迎其船汝賢俾
指揮到城中亭子上相見官吏皆迎候于亭及船至
之名與尚書日承宣徽息矣候久之令門通日隱

[illegible]身方見守伍[illegible]是日[illegible]之
不平子[illegible]此事於[illegible]未死且[illegible]
勔父子終范如何其後金虜入[illegible]部[illegible]上[illegible]道任
日閒京師事不一未幾朱勔竄以小事于[illegible]
已放歸田里矣不敢出見人人亦不顧之日有京師
權貴與中官下來者頗多皆著皂衫而策驢行于
街市又幾日聞上皇已在發運司行衙矣人初不信
及往觀但見船一隻泊於河步以結鼓壁矢張於船
前聞之上皇果在衙中侍衛蕭然又數日運馬纔到

市上皂衫貴人益多凡前此門所費俸官侍之用事
者聞之往往在焉俄又聞童貫亦至或有見坐帳
中黑肥軀幹極人皆聞之貫大王也軍馬令皆渡淮
駐於南山後間高休于南山管臨候之翁仲亦同在
彼因普照寺老講疏於南山始知之是時也管臨南
山即已東淮之北矣實今日之古北亦自東京來至
南山無控扼之所也俄又聞上皇發發運衙城上之
[illegible]漁人取魚於淵又旬日上皇移市南南自是京
人來者日夕繼踵備知虜兵即賊之事以上皇

宮尚[illegible]存[illegible]而至益盛一蒙駝騎[illegible]
人浮中以貨物之重恐必不收也又因歲時上皇亦
還皆親至塔下燒香每入寺寺中人皆竊出施僧伽
鉢盂袈裟至綉與衣於身先是以普照寺大半爲神
霄玉清宮至是御筆畫圖以半還寺寺僧迎駕出城
得御筆歡喜上皇初至之時寺之緊要屋宇還之爲
多占所還道流盡拆去門窗及再還仰并所拆門窗
外之道流猶氣矣明年秋余同弟汝士往用學赴試
汝士預薦而余遭黜獨還泗州侍親時伯兄汝明再

爲監察御史汝士寓南臺公廨以待省試以得道間
聞爲幾死蒼國學諸生例患脚氣故桑是府也使予
是年省薦必死于京師及聞太原失守邵陵河不可
居借船於發運方孟卿遂得親來湖州[illegible]趁過閘仰
聞落不可復關而泗州寺亦亂矣嗚呼金虜憑陵國
家頗危實上之人爲權倖誘惑造成此禍而朂一人
亦在數蒼朂乃姑蘇市井人始以高貲交結近習進
奉花石造御前什物積二十年職以充進大臨司等
今或作其意以改進御筆繼之應造什[illegible]皆私於朂

將所應才及所分之一餘皆竊以自潤及分遺權倖
以徼恩寵故朂建節庶子係官承宣觀察使下逮廝
役日爲橫行媵妾亦有封號朂與其子汝賢汝功各
立門戶招權鬻爵上至侍從下至省寺外則監司以
至州縣長吏官屬由其父子以進者甚衆貨賂公行
其門如市於是朂之田產跨連郡邑歲收租課十餘
萬石甲第名園幾半吳郡皆奪士庶而有之者居處
園第悉擬宮禁服食器用上僭乘輿建御容殿於私
家在京則以養種園爲　徙居民以爲宅所占官

舟兵級月費錢糧供其私用及上皇禪位放歸田里
其假道泗州也虛敵船門惟恐人知之亦無面以見
人未幾安置廣南籍沒財產既而取首級家屬悉竄
以此觀之宜乎召金虜之禍而致國之危焉然所以
造禍者豈止朂之一人耶因思宣和間京師奢侈正
爲一相識言曰書之內作色荒數語古人法度之嚴
如此是謂者有一則必亡豈有兼是數者而復有逾
於此者安得無禍乎靖康果有其應或曰若如此而
無禍則古人之言必妄得書皆不足信者而業費辭

說卜念老矣切慮遺忘遂追思所見書之於編云

玉照新志卷五

宋　王明清

明清嘗於曾少卿處見其□□遇手書所作詩一首殆五十年猶能全記今錄於此樓臺縹緲路岐傍共說研真白玉堂林樹風高低絳節靈宮香冷鬱虛皇名傳六合何昭晰事隔三清限渺茫欲識當年漢家意竹宮猶殿更凄涼

□□□大公家藏其書極淺陋鄙俚然見之唐李習之文集令以文中子為一律觀其中猶引周漢以來事□□也打落開乞後書爲之文中子想亦是唐所錄□□□□沫□紹不朝阮逸爲之潤色所以辭達於理如市井間所印百家姓明清嘗詳攷之似是兩浙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何則其首云趙錢孫李蓋趙氏本正朔趙氏乃本朝國姓所以錢次之孫乃忠懿之正妃又其次則江南李氏次句云周吳鄭王皆武肅而下后妃無可疑者

中興初政治米務愈退翁鐵斷綮得之陸務觀云是東大駕自維揚倉猝南行之□□□皆散失□□行□□

曰因餘於左然紳與臣[illegible]後為左右所賞其
啓為宗云靖康之末虜人議立僞主意在張邦昌而
退翁適在衆中發於憤躁掌上寫書以示所厚云央
狄設意如是坐有數人隨聲唱之故及於[illegible]思陵御
外降之詔追復元官錄其子孫元贖云建炎元年七
月二十八日尚書省札子臣僚上言新除諫議大夫
宋齊愈昨二月初間同王時雍等在皇城司聚議乞
立異姓人金賜詔舉身立狀時雖時雍等恐懼不
敢[illegible]書姓名而齊愈執筆奮然大書張邦昌
三字乃出其狀以示四坐無不驚駭齊愈自言自
往[illegible]月在告不出欺誕名此聞左右時雍等實齊愈
也今使居諫議大夫之任一時陛下未知其人耶佞
而朝廷未有人論吏乞聖裁七月八日同奉聖旨宋
齊愈罷諫議大夫令御史臺王賓置司根勘具案聞
奏今據王賓勘到宋齊愈招念人送前淵聖皇帝出
城未回知孫傅承倚軍前遣吳开等將文字稱廢淵
聖共舉堪為人主一人及與孫傅等乞不廢淵聖皇
帝須管於異名中選舉例久[illegible]中齊愈知孫傅等在

於司集議道到本司見衆官及坐子上文字不曾
賓次齊舉一人齊愈問王時雍等時雍曰金人令
與开等密諭意在張邦昌今已寫下只空姓名又
看得元來文字稱舉軍前有官以此參驗王時雍言
語即是要舉張邦昌齊愈忽[illegible]時別[illegible]不測為見开
了時[illegible]傳說又日[illegible]欲[illegible]齊愈
輒曰[illegible]於紙上書寫張邦昌[illegible]名三字欲要於衆
狀內[illegible]時[illegible]稱是文字[illegible]几集
議官齊愈令人吏依紙上所寫張邦昌[illegible]字係時雍

等[illegible]中狀係時雍等姓名分付吳开莫儔將去其
衆[illegible]別無齊愈姓名仍蒙勘問時[illegible]下不招
再蒙取會到中書舍人李會狀二月下旬間忽有左
司員外郎宋齊愈自外至見商議未定即於本司廳
前取紙筆[illegible]取紙一片書寫張邦昌三字即
不是文字[illegible]失色皆莫敢應別無
[illegible]其[illegible]宋齊愈手自將去會即非
[illegible]間亦在
[illegible]到[illegible]未久多

不識之及根取元狀[illegible]子勘方[illegible]建炎元年五
月一日赦書內一項昨金人迫脅張邦昌僭號實非
本心已復歸舊班其應干供奉行事之人並與於免
法[illegible]宋齊愈係謀叛不道已[illegible]不分首從勅
犯[illegible]斷[illegible]法用刑[illegible]合[illegible]除名
犯[illegible]從[illegible]一[illegible]罰銅十
斤情重[illegible]宋[illegible]命[illegible]為士大夫當守節
義國家艱難之際不能死節乃探金人之情親書僭
逆之名姑議立異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前并受偽命

四條之比可特不原赦依斷斷命尚書省出榜曉諭
吳江[illegible]份文藉云唱之者楊愿也紹興中[illegible]參檢
[illegible]僉書樞密院命矣近又得張拭欽夫記其父魏公
後語益明其風指左證之冤今備書云建炎元年大
人胡南[illegible]郎[illegible]外郎時宋退翁齊愈為諫議大
夫[illegible]相如[illegible]京[illegible]置三省於行宮李公
綱[illegible]默月餘矣[illegible]下[illegible]人過退翁省中見退
翁笑曰今日李僕射有三[illegible]李公素有名譽所建明
乃[illegible]一欲括盡天下之[illegible] 欲括東南之民財聽

[illegible]勸輸不限以數其[illegible]兵[illegible]二千人
[illegible]五百人[illegible]以為[illegible]曰胡可行也退翁曰
然西北[illegible]之馬今不可得[illegible]江淮以南[illegible]兵[illegible]可
庸耶民財[illegible]其等[illegible]恐[illegible]至于
負[illegible]若[illegible]增二千[illegible]費十萬緡[illegible]養今時[illegible]郡[illegible]此
那[illegible]且不能[illegible]況外增耶[illegible]方論其不可矣
[illegible]其札以[illegible]人人人日不可[illegible]何也
[illegible]相不勝任論去諫官職也[illegible]有身為相未
[illegible]事而公[illegible]力駁之彼[illegible]獨不怒者公欲論其

不可相[illegible]退翁不樂曰吾故為其有餘名但欲論此
[illegible]事[illegible]而論[illegible]大人即退臥省中[illegible]曰人雖至
交亦有不可言者[illegible]日退朝[illegible]郎[illegible]亦入見退翁上
[illegible]少頃[illegible]退省門[illegible]遇[illegible]見其有得色[illegible]日適
奏[illegible]人人[illegible]曰恐公受[illegible]此[illegible]矣退翁
人[illegible]四日[illegible]邪[illegible]也
在[illegible]已定今載於[illegible]錄可[illegible]日[illegible]以
而歸[illegible]鄉人聞之曰今日[illegible]邦昌
[illegible]於堂以示之而李丞相[illegible]以為退翁求

狩覓匿其藁而恍李會卓諭退翁死李公擬罷朝後
上亦聞其詳惻然仁閔復退翁官其子已卯夏試侍
旁問之致私志云見之長編靖康二年二月注李忠
定號為中興名相而私意害人亦復如是與夫褚河
南之潛劉洎陸[illegible]一律矣白圭之玷可
勝嘆哉其後御史馬伸疏忠定之罪首以三事為言
洪芻駒父等獄案亦得之陸務觀云亦是其省部散
失史冊所遺者建炎元年八月十四日尚書省送到
侍御史黎確奏準尚書省劄子五月十八日同奉聖

旨訪聞昨來京城閉門凡王府主第及宗室戚里之家
以至庶民根括金銀官司周懿文王及之余大均胡
思陳沖等因緣為奸隱匿財物萬數浩瀚及聚歛歌
樂無所不為士大夫負國至此難以一例寬貸可差
黎確馬伸就臺根勘具案聞奏施行洪芻罷諫議大
夫張才卿罷刑部郎中胡思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
陳沖並先已放罷今勘到其所犯刑名下項降受
朝散郎前太僕少卿陳沖昔行親戚宅抄劄將王府
果子喫用拘化歸家與內人同坐喫酒令內人唱曲

子兒牙簡隱匿公然受犒賞酒并錢將出剩金銀待
隱匿入已收掌未曾收討絹六百一十五疋除輕罪
外準條監主自盜若絞刑贓罪處死除名該大赦原
免緣五月十八日奉聖旨難以一例寬貸根勘聞奏
前大理卿周懿文抄劄景王府喫窖煎等摩孩羅士
兒孩兒等歸家受犒設酒錢及喫宮人酒果交勸討
贓六疋六尺除罪外準條行下合杖六十公罪贓外
各五十不曾計到摩孩羅贓如不滿百文便城內竊
盜杖八十如滿百文杖一百贓罪定斷後贓外杖九

十罰銅九斤入官放罷在赦前合原朝議大夫前刑
部郎中張才卿着起發親宅金銀喫內人酒果等
與內人邊氏離三四步坐喫酒令內人張福奇唱曲
子受犒設酒將抄札扇兒摩孩兒等歸家受酒估贓
計絹羅八疋七尺除輕罪外準條與所部接坐合徒
二年私罪官減外徒一年半罰銅二十斤入官放朝
散大夫洪芻著抄札見景王府祗候人曹三馬後嬌
託余大均放出將來本家同宿顧行祗候人準條監
守自犯姦合流二千里恩以官減外徒三年追一

官罰銅二十斤除名勒停朝請郎前吏部員外郎王及之抄扎金銀見官屬將帶德皇后親妹追提苦辱並不施行及喫受許王府婢妤佐酒食不鈐束覺察人吏與鄭紳家女使婢奴等私通及偷設酒與括金銀間與包換入已計贓二十五疋除特旨外準條便以私物貿易官物計利以盜論合加徒流雖罪追六官除名勒停朝散大夫前司農卿胡思推釋張邦昌表內不入前本語言及抄扎棣華宅有祖宗實錄借看及覓兩件不合借破馬太僕寺差到馬數不見

□人工府公然乘騎不見實錄十冊認是親事官去失除贓罪外係不應為重合杖八十贓罪外杖六十先次據于照人說出逐人罪犯朝請郎前添差開封少尹余大均往景王府喬貴妃位抄扎到金銀與內人喬念妃並李飲酒唱曲子以為首金銀為由放喬奴與馬歸家收家什賊縱人隱藏根括荒了一隻寄金銀盤內於內取出麝香二十臍係依開尹納了除罪輕外親內不估到所盜麝香錢如滿十貫係監主自盜加役流遠追界官除名勒停如滿三十五疋合

絞刑贓罪除名朝奉郎主客員外郎李彝差往王府抄扎與內人曹氏等飲酒及與內人喬念奴等飲酒並坐知余大均洪芻等將□賈曹氏等放令逐便請洪芻等筵會令曹氏女子唱曲子除贓罪外準條李彝係不應出謁而謁合徒二年私罪追兩官勒停案後收坐該赦原五月十八日同奉聖旨余大均陳沖洪芻情犯深重並當誅戮各特貸命除名勒停長流沙門島永不放還王登州交割張才卿責授文州別駕雷州安置李彝責授茂州別駕新州安置王及之

責授隨州別駕恩州安置胡思責授沂州別駕連州安置並依斷其後駒父渡海有詩云問山不問還家夢風月猶隨過海身竟沒於島上又由婦人為死甚可哀右之醜也不欲宣之有子倂字仲本亦能詩爲徐師川壻嘗出知永州

明清前志紀孫仲益童子之年謁東坡之句得之仲益子長文云其家世居毘陵之森祖益仲益之先人教村童於市中東坡元祐四年自禁林出牧杭州時也案仲益以辛酉生是歲八歲也近觀周益公仲益

之集序云得之于蔣常之五方所者韻語陽秋且上之云東坡自南海歸時仲益巳年二十一矣嘗是元豐乙丑自汴過常州時東坡自黃州內徙未始至洛社而海南歸終毗陵由是二知蔣開十說皆非嘗以長人文之言爲正也

玉照新志卷六

宋 王明清撰

陳倫驛在京師聞邢恕引丘二鼎之間居爲上元驛朱令忠縱火欲害李克用之時事自應廷立極之地也始藝祖推戴之初陳橋守門者拒而不納遂如封丘門抱關吏望風啓鑰遂即帝位暫封丘而官陳留者以旌其忠於所事焉後來以驛爲班荆館爲虜使迎候之所至宣和五年因曾藻一建言遂命羽流居之釣號口鴻烈觀假擾之後又不知如何耳

宋成汶談錄云祖宗以來殿試用三題爲以先納卷子無錯犯者爲魁開寶八年廷考王嗣宗與陳識齊納賦卷擊顧命二人角力以爭之而嗣宗[illegible]嗣宗遂居第一名而以識爲第二人其後嗣宗領長安秭故自從官歸終南山隱一日嗣宗往訪之故命留姓罪并開宗依受之放以爲非[illegible]嗣宗怒云舍人敎牧牛見去時嗣宗已狀元及第矣放目昌言與角力見較曲直[illegible]公事既上嗣部放往居洛川以避之已上

[illegible]中云兩司馬公[illegible]不紀[illegible]日言
各方面[illegible]乃太[illegible]與國四年[illegible]且榜第二人[illegible]
宗[illegible]乃[illegible]公[illegible]紀[illegible]宗是[illegible]以[illegible]梁
渡長江爲賊題蓋當年下江南一戰[illegible]捷[illegible]
靖康元年虜人初犯京師种師道爲宣撫使令伯紀
以右丞爲親征行營使伯紀命大將姚平仲[illegible]劫賊
寨數日前行路皆知之虜先爲備初出師以爲功在
頃刻令爲官方允廸爲露布忽報失利上震驚於是
免伯紀師道亦罷復建和議汪彥章靖康詔有云方

會之文非也今列於後臣聞天生五材自古無去兵
之理武有七德聖王以保大爲先蓋中國之撫四夷
猶上穹之統羣物必春生而秋殺當仁育而義征故
黃帝嚴親征於涿鹿高宗嘉靖尚遠克於鬼方夏
禹舞干而格有苗周宣[illegible]帥而伐獫狁[illegible]
爲顯庸[illegible]當[illegible]人之物與[illegible]慎[illegible]時之人[illegible]國爲
[illegible]十[illegible]天誅猶將如雲憤四郊之多壘[illegible]甲[illegible]日[illegible]
一怒以安民鋪張於洪休以明示於德意恭惟陛下
[illegible]由天錫聖本生知挺[illegible]正[illegible]邦之資[illegible]冠帶百蠻

[illegible]者大一統[illegible]之年[illegible]
國[illegible]
小邦宜修[illegible]措之[illegible]乃連[illegible]共縱
野心始盜燕雲之[illegible]天驕
竟窺日[illegible]上皇不貲之異[illegible]悔意天罰久
安而弛備可以憑陵驟驅[illegible]羣[illegible]攻雖[illegible]
如[illegible]北射天[illegible]長[illegible]而侵雲[illegible]於超海盡矣[illegible]
之[illegible]爲之雄少[illegible]以暫休假請和而[illegible]索求
[illegible]之金帛割三鎮[illegible]之土疆且質宰臣仍

安[illegible]伯[illegible]外夷之生命深軫淵衷不由從近[illegible]
[illegible]御[illegible]欲其全賊[illegible]我[illegible]情愈[illegible]重
[illegible]而[illegible]散輕兵而益[illegible]我州縣[illegible]二輔
[illegible]我人民欲[illegible]我牛馬發[illegible]取貨增[illegible]於田[illegible]
[illegible]兵[illegible]思[illegible]仲[illegible]其[illegible]通
於人[illegible]取殄滅將[illegible]於死地似絶命[illegible]
之形有[illegible]共見臣[illegible]大[illegible]容[illegible]一[illegible]之
聞[illegible]備六師之衆[illegible]其[illegible]令
所加[illegible]之[illegible]色[illegible]分[illegible]之

宿將鼎來勤王之勇士霧集正月某日某官种師道
統若干人來某日某官姚平仲若干人來某官种師
中統若干人來諸處將兵排日以列於此以誇大之
各懷義槩願淨妖氛奮不顧身古之名將弗過前無
橫陣勢難與賊俱生馳逐習進止齊約束明而申令
孰卿得其道而咸作使慮善以動而惟厥成以戰雖
能禦之有禮其可用也籌運玉帳無忘矢遺鏃之勞
氣吞沙漠斷匹馬蹄輪之返二月一日計議已定部
分晁邈是夜子時范瓊領二千騎銜枚而西斫營以

入致羣賊之自擾引大兵而夾攻殺氣干霄呼聲動
地臣於是時躬帥禁旅嗣承德音出榮德門至班荊
館既親行陣而督戰亦度緩急以濟師蜚廉効靈鼓
疾風而向敵回祿助扇烈火以燎原天道甚明人心
爭奮掃崖穴之盤結變灰燼於須臾臣又分兵以解
范瓊之圍遣騎以助平仲之進疾如破竹順若建瓴
日逐潰圍已示桀驁鸞鼓之狀單于行詭將羈僇頸
笞背之刑覩獲醜之繼來信犁庭之可得其僉賊道
窮矢盡糧絶人饑走尚殺於自馳闘猶向於困獸三

日卯時出師而戡戰闘賊壘若數重士怒益張逸不
止競執偷兩折賊紛蹀血而履腸其日午時某人先
遣衛兵等三百易皇地康王從行之人出金賊不意
挾康王上馬由某門以歸衆智同慾神謀間發全棠
棣之愛副鶺鴒之求子儀見虜之誠斯焉可擬平原
歸趙之計彼若亡奇某日申時某人手刃金賊太子
其人擒獲叛將藥師勵厥渠魁垂街張不漏之網生
致反虜下吏責未酬之愚兇徒潰而冰消餘衆驚而
鳥散函加追躡寧俾遁逃賓貨詎存苟進詎慚於馬

齒武威方用豈洪未議於虎皮遂收十全之功何謝
八先之略臣蓋惟上帝以儆晉佑宋眷王以昌唐應
天曰未龍姿鳳膺神與之異風聲鶴唳助成師至之
威豈容小醜之迷昏未知初政之精勵臨事而濯雖
有在庭之合辭惟斷乃成盡出帝陽之獨運果因多
算遂奏膚功挽天河以洗甲兵裂扇國而夷阬谷受
命清廟方定謀以出征餞喜端門俄大獻而奏凱火
通甘泉而啓大帝騎至渭水而激太宗故知王業之
難允發天顏之喜折隨何而置酒效豈專於周儒賀

小白而來觴請無忘於在莒臣猥忝邇列初乏長才
聖謨洋洋上禀新書之妙虎臣蹻蹻旁資羣策之良
不敢貪天以爲功正欲與衆而偕樂臣無任瞻天望
聖踴躍慶快之至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建炎已酉奉康志升允之帥浙西辟先人入幕府時
高宗南幸先人揣知胡亂未已是各虜騎果至所道
之境悉如先人言今載于後其間及其時而弗思之
而不及此天下事所以大壞而不可救藥也先事而
圖者非利害有以見於外英明有以主于內則紛紛

滿前一是一非何以適從此賤子瞽言冀于信察也
自以蒙呂公孫遇有日矣賓筵初試有蒙辟置恩德
重大非特一已知之士大夫傳以聳動也服辭去膈
色不以爲忤未忍默默以負於門下也切惟朝廷以
錢唐重鎭付與左右附綏制置重任兼而有之明公
虔奉睿意令以威駕風馳電駛懲惡護善百廢俱起
千里之間歌頌載塗杭民圖像以奉明公既保令名
而與俱矣則圖惟厥終所謂公之危安其可忽哉其
仕于此爲日滋久以覽觀山川攷驗圖史輒有以爲

耳目之助而非苟然也杭州在唐雖不及會稽姑蘇
二郡因錢氏建國始盛前以西境言之北有常潤下
連大江浙西觀察使治所在京口蓋相距數百里形
勢也其東滄溟雖海山際天風濤豪壯然海門中流
至淺狹不可浮大舟匪夷狄能窺其南則浙江以限
吳越惟州西境無大山長川虛怯可虞錢鏐本臨安
人始因宣歙羣盜來直青師雄作亂自鄉里起兵保
臨安人始因臨安至敗以黃巢於八百里威名益振
遂分建八都於兩境精兵各千人互相策應新城縣

聖安都杜稜守之富陽縣靜江都聞人宇守之臨安
縣石鏡都董昌守之餘杭縣龍泉都凌文舉守之鹽
官縣海昌都則徐及北關鎭則劉孟容臨平鎭則曹
信浙江鎭則阮結又羅都兵馬寨童泉臨安議建八
都堂於府第日與賓幕聚議至建霸府也累世皆大
興佛寺於西湖匪持祈福爲觀美而已實據諸峰之
險爲候望也結婚四郡犄角以備江南蓋錢鏐本臨
安人故知形勢爲盡由今觀之今昔雖異利害一同
自餘杭無五十里城名霍山平路如砥可徑抵城下

今日議者惟於滁濠二州置帥宿兵不知西境乃先務也其愚過計萬一虜過江陵不可攻直抵吉安贛德以指錢唐則數百里應響是邦危矣伏望慈察一方之利大從邦人之至願考六都舊迹別行措置使金陵宣歙與我相表裏出兵據險守要事無不濟餘杭臨安兩邑土豪比諸孫昆為饒銳擇其守令例假一官以鼓舞之使扼其要路逾於金湯矣其少游蒲中觀張睢陽畫像切歎其眉宇英威凜然真足以定睢陽矣況其胸中哉今明公文武忠孝屏翰王室保

斯人以更生又朝奏夕下與聖旨相唯喏何惜建此於朝而始終錢唐之人也今皇輿新渡浙江明公能自此大振軍聲連紛江東挫其賊鋒校之輕重張睢陽何足道哉有守禦圖一本隨以為獻犯分妄言無以辭誅或稍因關瑕呼之使前更畢其初說又幸矣

曾吉父早歲入館然平生不曾關陞後來雖有監司郡守猶帶權發遣也吉父為廣西漕背舉其屬吏姓黃者改官赴部告行忽吉父云有一事久擬奉白先生早往下關陞于門下實有利害耳曾氏父子每與

答言以資一笑徐敦立守滁有郡博士葛鎮者欲上書於朝乞將王安石親黨盡行竄謫以副本呈似敦立笑云度之斥謫不足道然公鄉有利害鎮詢其說敦立笑云度乃王氏壻倘從公言折了一紙舉狀矣鎮赧然二事相類故記之